
《聊齋誌異》

蒲松齡



《聊齋誌異》

自序

披蘿帶荔，三閩氏感而為騷；牛鬼蛇神，長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鳴天籟，不擇好音，有由然矣。松落落秋螢之火，魑魅爭光；逐逐野馬之塵，罔兩見笑。才非干寶，雅愛搜神；情類黃州，喜人談鬼。聞則命筆，遂以成編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郵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積益夥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於斷髮之鄉；睫在眼前，怪有過於飛頭之國。湍飛逸興，狂固難辭；永託曠懷，癡且不諱。展如之人，得毋向我胡盧耶？然五父衢頭，或涉濫聽；而三生石

上，頗悟前因。放縱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廢者。

松懸弧時，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，偏袒入室，藥膏如錢，圓粘乳際。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。且也：少羸多病，長命不猶。門庭之淒寂，則冷淡如僧；筆墨之耕耘，則蕭條似鉢。每搔頭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？蓋有漏根因，未結人天之果；而隨風蕩墮，竟成藩溷之花。茫茫六道，何可謂無其理哉！獨是子夜熒熒，燈昏欲蕊；蕭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為裘，妄續幽冥之錄；浮白載筆，僅成孤憤之書。寄託如此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驚霜寒雀，抱樹無溫；吊月秋蟲，俛闌自熱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間乎！

康熙己未春日 柳泉自題

考城隍

予姊丈之祖，宋公諱燾，邑廩生。一日，病臥，見吏人持牒，牽白顛馬來，云：「請赴試。」公言：「文宗未臨，何遽得考？」吏不言，但敦促之。公力疾乘馬從去。路甚生疏。至一城郭，如王者都。移時入府廡，宮室壯麗。上坐十餘官，都不知何人，惟關壯繆可識。檐下設幾、凳各二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與連肩。几上各有筆札。俄題紙飛下。視之，八字云：「一人二人，有心無心。」二公文成，呈殿上。公文中有云：「有心為善，雖善不賞；無心為

惡，雖惡不罰。」諸神傳讚不已。召公上，諭曰：「河南缺一城隍，君稱其職。」公方悟，頓首泣曰：「辱膺寵命，何敢多辭？但老母七旬，奉養無人，請得終其天年，惟聽錄用。」上一帝王像者，即命稽母壽籍。有長鬚吏，捧冊翻閱一過，白：「有陽算九年。」共躊躇間，關帝曰：「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，瓜代可也。」乃謂公：「應即赴任；今推仁孝之心，給假九年，及期當復相召。」又勉勵秀才數語。二公稽首並下。秀才握手，送諸郊野，自言長山張某。以詩贈別，都忘其詞，中有「有花有酒春常在，無燭無燈夜自明」之句。公既騎，乃別而去，及抵里，豁若夢寤。時卒已三日。母聞棺中呻吟，扶出，半日始能

語。問之長山，果有張生，於是日死矣。後九年，母果卒。營葬既畢，浣濯入室沒。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，忽見公鏤膺朱巾賁，輿馬甚眾，登其堂，一拜而行。相共驚疑，不知其為神。奔訊鄉中，則已歿矣。公有自記小傳，惜亂後無存，此其略耳。

耳中人

譚晉玄，邑諸生也。篤信導引之術，寒暑不輟，行之數月，若有所得。一日，方趺坐，聞耳中小語如蠅，曰：「可以見矣。」開目即不復聞；合眸定息，又聞如故。謂是丹將成，竊喜。自是每坐輒聞。因俟其再言，當應以覘之。一日，又言。乃微應曰：「可

以見矣。」俄覺耳中習習然，似有物出。微睨之，小人長三寸許，貌獐惡如夜叉狀，旋轉旋上。心竊異之，姑凝神以觀其變。忽有鄰人假物，扣門而呼。小人聞之，意張皇，繞屋而轉，如鼠失窟。譚覺神魂俱失，復不知小人何所之矣。遂得顛疾，號叫不休，醫藥半年，始漸愈。

屍變

陽信某翁者，邑之蔡店人。村去城五六里，父子設臨路店，宿行商。有車伕數人，往來負販，輒寓其家。一日昏暮，四人偕來，望門投止，則翁家各客宿邸滿。四人計無復之，堅請容納。翁沉吟思得一所，

似恐不當客意。客言：「但求一席廈宇，更不敢有所擇。」時翁有子婦新死，停屍室中，子出購材木未歸。翁以靈所室寂，遂穿衢導客往。入其廬，燈昏案上；案後有搭帳衣，紙衾覆逝者。又觀寢所，則復室中有連榻。四客奔波頗困，甫就枕，鼻息漸粗。惟一客尚朦朧。忽聞靈床上察察有聲，急開目，則靈前燈火，照視甚了：女屍已揭衾起；俄而下，漸入臥室。面淡金色，生絹抹額。俯近榻前，遍吹臥客者三。客大懼，恐將及己，潛引被覆首，閉息忍咽以聽之。未幾，女果來，吹之如諸客。覺出房去，即聞紙衾聲。出首微窺，見僵臥猶初矣。客懼甚，不敢作聲，陰以足踏諸客；而諸客絕無少動。顧念無計，不如著衣以

竄。裁起振衣，而察察之聲又作。客懼，復伏，縮首衾中。覺女復來，連續吹數數始去。少間，聞靈床作響，知其復臥。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褲，遽就著之，白足奔出。屍亦起，似將逐客。比其離幃，而客已拔關出矣。屍馳從之。客且奔且號，村中人無有警者。欲扣主人之門，又恐遲為所及。遂望邑城路，極力竄去。至東郊，瞥見蘭若，聞木魚聲，乃急搗山門。道人訝其非常，又不即納。旋踵，屍已至，去身盈尺。客窘益甚。門外有白楊，圍四五尺許，因以樹自幃；彼右則左之，彼左則右之。屍益怒。然各浸倦矣。屍頓立。客汗促氣逆，庇樹間。屍暴起，伸兩臂隔樹探撲之。客驚仆。屍捉之不得，抱樹而僵。

道人竊聽良久，無聲，始漸出，見客臥地上。燭之死，然心下絲絲有動氣。負人，終夜始蘇。飲以湯水而問之，客具以狀對。時晨鐘已盡，曉色迷濛，道人覘樹上，果見僵女。大駭，報邑宰。宰親詣質驗。使人拔女手，牢不可開。審諦之，則左右四指，並卷如鉤，入木沒甲。又數人力拔，乃得下。視指穴如鑿孔然。遣役探翁家，則以屍亡客斃，紛紛正嘩。役告之故。翁乃從往，舁屍歸。客泣告宰曰：「身四人出，今一人歸，此情何以信鄉里？」宰與之牒，齎送以歸。

噴水

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，所僦第，甚荒落。一夜，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，聞院內撲撲有聲，如縫工之噴水者。太夫人促婢起，穴窗窺視，見一老嫗，短身駝背，白髮如帚，冠一髻，長二尺許，周院環走，疏急作鶴步，行且噴，水出不窮。婢愕返白。太夫人亦驚起，兩婢扶窗下聚觀之。嫗忽逼窗，直噴櫺內；窗紙破裂，三人俱仆，而家人不之知也。東曦既上，家人畢集，叩門不應，方駭。撬扉入，見一主二婢，駢死一室。一婢鬲下猶溫。扶灌之，移時而醒，乃述所見。先生至，哀憤欲死。細窮沒處，掘深三尺余，漸露白髮；又掘之，得一屍，如所見關，面肥腫如生。令擊之，骨肉皆爛，皮內盡清水。

瞳人語

長安土方棟，頗有才名，而佻脫不持儀節。每陌上見游女，輒輕薄尾綴之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郊郭，見一小車，朱葦繡幃；青衣數輩，款段以從。內一婢，乘小駟，容光絕美。稍稍近覘之，見車幔洞開，內坐二八女郎，紅妝艷麗，尤生平所未睹。目炫神奪，瞻戀弗舍，或先或後，從馳數裡。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，曰：「為我垂簾下。何處風狂兒郎，頻來窺瞻！」婢乃下簾，怒顧生曰：「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，非同田舍娘子，放教秀才胡覘！」言已，掬轍土左風右揚無生。

生瞋目不可開。才一拭視，而車馬已渺。驚疑而返。覺日終不快。倩人啟臉撥視，則睛上生小翳；經宿益劇，淚簌簌不得止；翳漸大，數日厚如錢；右睛起旋螺，百藥無效。懊悶欲絕，頗思自懺悔。聞《光明經》能解厄。持一卷，浼人教誦。初猶煩躁，久漸自安。旦晚無事，惟趺坐捻珠。持之一年，萬緣俱淨。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，曰：「黑漆似，叵耐殺人！」右目中應雲：「可同小遨遊，出此悶氣。」漸覺兩鼻中，蠕蠕作癢，似有物出，離孔而去。久之乃返，復自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「許時不窺園亭，珍珠蘭遽枯瘠死！」生素喜香蘭，園中多種植，日常自灌溉；自失明，久置不問。忽聞此言，遽問妻：「蘭花

何使憔悴死？」妻詰其所自知，因告之故。妻趨驗之，花果槁矣。大異之。靜匿房中以俟之，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，大不及豆，營營然竟出門去。漸遠，遂迷所在。俄，連臂歸，飛上面，如蜂蟻之投穴者。如此二三日。又聞左言曰：「隧道迂，還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啟門。」右應雲：「我壁子厚，大不易。」左曰：「我試闢，得與而俱。」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。有頃，開視，豁見幾物。喜告妻。妻審之，則脂膜破小竅，黑睛熒熒，如劈椒。越一宿，幃盡消。細視，竟重瞳也，但右目旋螺如故，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。生雖一目眇，而較之雙目者，殊更了了。由是益自檢束，鄉中稱盛德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鄉有士人，偕二友於途，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，戲而吟曰：『有美人兮！』顧二友曰：『驅之！』相與笑騁。俄追及，乃其子婦。心赧氣喪，默不復語。友偽為不知也者，評鷺殊褻。士人忸怩，吃吃而言曰：『此長男婦也。』各隱笑而罷。輕薄者往往自侮，良可笑也。至於瞋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慘報矣。芙蓉城主，不知何神，豈菩薩現身耶？然小郎君生闢門戶，鬼神雖惡，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。」

畫壁

江西孟龍潭，與朱孝廉客都中。偶涉一蘭若，殿宇禪舍，處份不甚弘敞，惟一老僧掛搭其中。見客

入，肅衣出訝，導與隨喜。殿中塑志公像。兩壁圖繪精妙，人物如生。東壁畫散花天女，內一垂髻者，拈花微笑，櫻脣欲動，眼波將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覺神搖意奪，恍然凝想。身忽飄飄，如駕雲霧，已到壁上。見殿閣重重，非復人世。一老僧說法座上，偏袒繞視者甚。朱亦雜立其中。少間，似有人暗牽其裾。回顧，則垂髻兒，靦然竟去。履即從之。過曲欄，入一小舍，朱次且不敢前。女回首，舉手中花，遙遙作招狀，乃趨之。舍內寂無人；遽擁之，亦不甚拒，遂與狎好。既而閉戶去，囑勿咳，夜乃復至，如此二日。女伴共覺之，共搜得生，戲謂女曰：「腹內小郎已許大，尚發蓬蓬學處子耶？」共捧簪珥，促令上鬢。女

含羞不語。一女曰：「妹妹姊姊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歡。」群笑而去。生視女，髻雲高簇，鬢鳳低垂，比垂髻時尤艷絕也。四顧無人，漸入猥褻，蘭麝熏心，樂方未艾。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，縲鎖鏗然；旋有紛囂騰辨之聲。女驚起，與生竊窺，則見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綰鎖挈槌，眾女環繞之。使者曰：「全未？」答言：「已全。」使者曰：「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首，勿貽伊戚。」又同聲言：「無。」使者反身鶚顧，似將搜匿。女大懼，面如死灰，張皇謂朱曰：「可急匿榻下。」乃啟壁上小扉，猝遁去。

朱伏，不敢少息。俄聞靴聲至房內，復出。未幾，煩喧漸遠，心稍安；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。朱

跼踖既久，覺耳際蟬鳴，目中火出，景狀殆不可忍，惟靜聽以待女歸，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。時孟龍潭在殿中，轉瞬不見朱，疑以問僧。僧笑曰：「往聽說法去矣。」問：「何處？」曰：「不遠。」少時，以指彈壁而呼曰：「朱檀越何久游不歸？」旋見壁間畫有朱像，傾耳佇立，若有聽察。僧又呼曰：「游侶久待矣。」遂飄忽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，目瞪足栗。孟大駭，從容問之，蓋方伏榻下，聞扣聲如雷，故出房窺聽也。共視拈花人，螺髻翹然，不復垂髻矣。朱驚拜老僧，而問其故。僧笑曰：「幻由人生，貧道何能解。」朱氣結而不揚，孟心駭而無主。即出，歷階而出。

異史氏曰：「幻由人生，此言類有道者。人有淫心，是生褻境；人有褻心，是生怖境。菩薩點化愚蒙，千幻並作。皆人心所自動耳。老婆心切，惜不聞其言下大悟，披發入山也。」

山魃

孫太白嘗言：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。麥秋旋裡，經旬始返。啟齋門，則案上塵生，窗間絲滿。命仆糞除，至晚始覺清爽可坐。乃拂榻陳臥具，扃扉就枕，月色已滿窗矣。輾轉移時，萬籟俱寂。忽聞風聲隆隆，山門豁然作響。竊謂寺僧失扃。注念間，風聲漸近居廬，俄而房門闢矣。大疑之。思未定，聲已入

屋；又有靴聲鏗鏗然，漸傍寢門。心始怖。俄而寢門闢矣。忽視之，一大鬼鞠躬塞入，突立榻前，殆與梁齊。面似老瓜皮色；目光睽閃，繞室四顧；張巨口如盆，齒疎然長三寸許；舌動喉鳴，呵喇之聲，響連四壁。公懼極；又念咫尺之地，勢無所逃，不如因而刺之。乃陰抽枕下佩刀，遽拔而斫之，中腹，作石缶聲。鬼大怒，伸巨爪攫公。公少縮。鬼攫得衾，猝之，忿忿而去。公隨衾墮，伏地號呼。家人持火奔集，則門閉如故，排窗入，見狀大駭。扶曳登床，始言其故。共驗之，則衾夾於寢門之隙。啟扉檢照，見有爪痕如箕，五指著處皆穿。既明，不敢復留，負笈而歸。後問僧人，無復他異。

咬鬼

沈麟生雲：其友某翁者，夏月晝寢，朦朧間，見一女子搴簾入，以白布裹首，縗服麻裙，向內室去。疑鄰婦訪內人者；又轉念，何遽以凶服入人家？正自皇惑，女子已出。細審之，年可三十餘，顏色黃腫，眉目蹙蹙然，神情可畏。又逡巡不去，漸逼臥榻。遂偽睡以觀其變。無何，女子攝衣登床，壓腹上，覺如百鈞重。心雖了了，而舉其手，手如縛；舉其足，足如痿也。急欲號救，而苦不能聲。女子以喙嗅翁面，顴鼻眉額殆遍。覺喙冷如冰，氣寒透骨。翁窘急中，思得計：待嗅至頤頰，當即因而嚙之。未幾，果及頤。翁乘勢力齒乞其顴，齒沒於肉。女負痛身離，且

掙且啼。翁齒乞益力。但覺血液交頤，濕流枕畔。相持正苦，庭外忽聞夫人聲，急呼有鬼，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。夫人奔入，無所見，笑其魘夢之誣。翁述其異，且言有血證焉。相與檢視，如屋漏之水，流枕浹席。伏而嗅之，腥臭異常。翁乃大吐。過數日，口中尚有餘臭雲。

捉狐

孫翁者，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。素有膽。一日，晝臥，彷彿有物登床，遂覺身搖搖如駕雲霧。竊意無乃壓狐耶？微窺之，物大如貓，黃毛而碧嘴，自足邊來。蠕蠕伏行，如恐翁寤。逡巡附體：著足足痿，著

股股上而下大。甫及腹，翁驟起，按而捉之，握其項。物鳴急莫能脫。翁亟乎夫人，以帶繫其腰。乃執帶之兩端，笑曰：「聞當善化，今註目在此，看作如何化法。」言次，物忽縮其腹，細如管，幾脫去。翁大愕，急力縛之，則又鼓其腹，粗於碗，堅不可下；力稍懈，又縮之。翁恐其脫，命夫人急殺之。夫人張皇四顧，不知刀之所在。翁左顧示以處。比回首，則帶在手如環然，物已渺矣。

菽中怪

長山安翁者，性喜操農功。秋間菽熟，刈堆隴畔。時近村有盜稼者，因命佃人，乘月輦運登場；俟

其裝載歸，而自留邏守。遂枕戈露臥。日稍暝，忽聞有人踐菽根，咋咋作響。心疑暴客。急舉首，則一大鬼，高丈餘，赤髮鬚鬚，去身已近。大怖，不遑他計，踴身暴起，狠刺之。鬼鳴如雷而逝。恐其復來，荷戈而歸。迎佃人於途，告以所見，且戒勿往。眾未深信。越日，曝麥於場，忽聞空際有聲，翁駭曰：「鬼物來矣！」乃奔，眾亦奔。移時復聚，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。翼日，果復來。數矢齊發，物懼而遁。二三日竟不復來。麥既登倉，禾黠雜還，翁命收積為垛，而親登踐實之，高至數尺。忽遙望駭曰：「鬼物至矣！」眾急覓弓矢，物已奔翁。翁仆，齧其額而去。共登視，則去額骨如掌，昏不知人。負至家中，

遂卒。後不復見。不知其何怪也。

宅妖

長山李公，大司寇之侄也。宅多妖異。嘗見廈有春凳，肉紅色，甚修潤。李以故無此物，近撫按之，隨手而曲，殆如肉上而下大。駭而卻走。旋迴視，則四足移動，漸入壁中。又見壁間倚白梃，潔澤修長。近扶之，膩然而倒，委蛇入壁，移時始沒。

康熙十七年，王生俊升設帳其家。日暮，燈火初張，生著履臥榻上。忽見小人，長三寸許，自外人，略一盤旋，即復去。少頃，二小人舁一棺人，長四寸

許，停置凳上。安厝未已，一女子率廝婢數人來，率細小如前狀。女子衰衣，麻紵束腰際，布裹首；以袖掩口，嚶嚶而哭，聲類巨繩。生睥睨良久，毛森立，如霜被於體。因大呼，遽走，顛床下，搖戰莫能起。館中人聞聲畢集，堂中人物杳然矣。

王六郎

許姓，家淄之北郭，業漁。每夜，攜酒河上，飲且漁。飲則酌地，祝雲：「河中溺鬼得飲。」以為常。他人漁，迄無所獲，而許獨滿筐。一夕，方獨酌，有少年來，徘徊其側。讓之飲，慨與同酌。既而終夜不獲一魚，意頗失。少年起曰：「請於下流為君

驅之。」遂飄然去。少間，復返，曰：「魚大至矣。」果聞唼呷有聲。舉網而得數頭，皆盈尺。喜極，申謝。欲歸，贈以魚，不受，曰：「屢叨佳醢，區區何足雲報。如不棄，要當以為長耳。」許曰：「方共一夕，何言屢也？如肯永顧，誠所甚願；但愧無以為情。」詢其姓字，曰：「姓王，無字，相見可呼王六郎。」遂別。明日，許貨魚，益沽酒。晚至河干，少年已先在，遂與歡飲。飲數杯，輒為許驅魚。

如是半載。忽告許曰：「拜識清揚，情逾骨肉。然相別有日矣。」語甚悽楚。驚問之。欲言而止者再，乃曰：「情好如吾兩人，言之或勿訝耶？今將別，無妨明告：我實鬼也。素嗜酒，沉醉溺死，數年

於此矣。前君之獲魚，獨勝於他人者，皆仆之暗驅，以報酹奠耳。明日業滿，當有代者，將往投生。相聚只今夕，故不能無感。」許初聞甚駭；然親狎既久，不復恐怖。因亦歛虛欠，酌而言曰：「六郎飲此，勿戚也。相見遽違，良足悲惻，然業滿劫脫，正宜相賀，悲乃不倫。」遂與暢飲。因問：「代者何人？」曰：「兄於河畔視之，亭午，有女子渡河而溺者，是也。」聽村雞既唱，灑涕而別。明日，敬伺河邊，以覘其異。果有婦人抱嬰兒來，及河而墮。兒拋岸上，揚手擲足而啼。婦沉浮者屢矣，忽淋淋攀岸以出，藉地少息，抱兒徑去。當婦溺時，意良不忍，思欲奔救，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，故止不救。及婦自出，疑

其言不驗。抵暮，漁舊處。少年復至，曰：「今又聚首，且不言別矣。」問其故。曰：「女子已相代矣；仆憐其抱中兒，代弟一人，遂殘二命，故舍之。更代不知何期。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？」許感嘆曰：「此仁人之心，可以通上帝矣。」由此盯聚如初。數日，又來告別。許疑其復有代者。曰：「非也。前一念惻隱，果達帝天。今授為招遠縣鄔鎮土地，來日赴任。倘不忘故交，當一往探，勿憚修阻。」許賀曰：「君正直為神，甚慰人心。但人神路隔，即不憚修阻，將復如何？」少年曰：「但往，勿慮。」再三叮嚀而去。

許歸，即欲治裝東下。妻笑曰：「此去數百里，

即有其地，恐土偶不可以共語。」許不聽，竟抵招遠。問之居人，果有鄔鎮。尋至其處，息肩逆旅，問祠所在。主人驚曰：「得無客姓為許？」許曰：「然。何見知？」又曰：「得勿客邑為淄？」曰：「然。何見知？」主人不答，遽出。俄而丈夫抱子，媳女窺門，雜沓而來，環如牆堵。許乃告曰：「數夜前，夢神言：淄川許友當即來，可助為資斧。祇候已久。」許亦異之，乃往祭於祠而祝曰：「別君後，寤寐不去心，遠踐曩約。又蒙蒙示居人，感篆中懷。愧無腆物，僅有卮酒；如不棄，當如河上之飲。」祝畢，焚錢紙。俄見風起座後，旋轉移時，始散。夜夢少年來，衣冠楚楚，大異平時。謝曰：「遠勞顧問，

喜淚交並。但任微職，不便會面，咫尺河山，甚愴於懷。居人薄有所贈，聊酬夙好。歸如有期，尚當走送。」居數日，許欲歸。眾留慫慙，朝請暮邀，日更數主。許堅辭欲行。眾乃折柬抱襆，爭來致贐，不終朝，饋遺盈橐。蒼頭稚子畢集，祖送出村。炎欠有羊角風起，隨行十餘裡。許再拜曰：「六郎珍重！勿勞遠涉。君心仁愛，自能造福一方，無庸故人囑也。」風盤旋久之，乃去。村人亦嗟訝而返。許歸，家稍裕，遂不復漁。後見招遠人問之，其靈應如響雲。或言：即章丘石坑莊。未知孰是。

異史氏曰：「置身青雲，無忘貧賤，此其所以神也。今日車中貴介，寧復識戴笠人哉？余鄉有林下

者，家綦貧。有童稚交，任肥秩。計投之必相周顧。竭力辦裝，奔涉千里，殊失所望；瀉囊貨騎，始得歸。其族弟甚諧，作月令嘲之雲：『是月也，哥哥至，貂帽解，傘蓋不張，馬化為驢，靴始收聲。』念此可為一笑。」

偷桃

童時赴郡試，值春節。舊例，先一日，各行商賈，綵樓鼓吹赴藩司，名曰：「演春」。余從友人戲矚。是日遊人如堵。堂上四官，皆赤衣，東西相嚮坐。時方稚，亦不解其何官。但聞人語齟齬，鼓吹聒耳。忽有一人，率披發童，荷擔而上，似有所白；萬

聲洶動，亦不聞為何語。但視堂上作笑聲。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。其人應命方興，問：「作何劇？」堂上相顧數語。吏下宣問所長。答言：「能顛倒生物。」吏以白官。少頃復下，命取桃子。術人聲諾，解衣覆笥上，故作怨狀，曰：「官長殊不了了！堅冰未解，安所得桃？不取，又恐為南面者所怒。奈何！」其子曰：「父已諾之，又焉辭？」術人惆悵良久，乃雲：「我籌之爛熟。春初雪積，人間何處可覓？惟王母園中，四時常不凋謝，或有之。必竊之天上，乃可。」子曰：「嘻！天可階而升乎？」曰：「有術在。」乃啟笥，出繩一團，約數十丈，理其端，望空中擲去；繩即懸立空際，若有物以掛之。未幾，愈擲

愈高，渺入雲中；手中繩亦盡。乃呼子曰：「兒來！余老憊，體重拙，不能行，得汝一往。」遂以繩授子，曰：「持此可登。」子受繩，有難色，怨曰：「阿翁亦大憤憤！如此一線之繩，欲我附之，以登萬仞之高天。倘中道斷絕，骸骨何存矣！」父又強鳴拍之，曰：「我已失口，悔無及。煩兒一行。兒勿苦，倘竊得來，必有百金賞，當為兒娶一美婦。」子乃持索，盤旋而上，手移足隨，如蛛趁絲，漸入雲霄，不可復見。久之，附一桃，如碗大。術人喜，持獻公堂。堂上傳示良久，亦不知其真偽。忽而繩落地上，術人驚曰：「殆矣！上有人斷吾繩，兒將焉托！」移時，一物墮。視之，其子首也。捧而泣曰：「是必偷

桃為監者所覺，吾兒休矣！」又移時，一足落；無何，肢體紛墮，無復存者。術人大悲，一一拾置筥中而合之，曰：「老夫止此兒，日從我南北游。今承嚴命，不意罹此奇慘！當負去瘞之。」乃昇堂而跪，曰：「為桃故，殺吾子矣！如憐小人而助之葬，當結草以圖報耳。」坐官駭詫，各有賜金。術人受而纏諸腰，乃扣筥而呼曰：「八八兒，不出謝賞，將何待？」忽一蓬頭僮首抵筥蓋而出，望北稽首，則其子也。以其術奇，故至今猶記之。後聞白蓮教能為此術，意此其苗裔耶？

種梨

有鄉人貨梨於市，頗甘芳，價騰貴。有道士破巾絮衣，丐於車前。鄉人咄之而不去；鄉人怒，加以叱罵。道士曰：「一車數百顆，老衲止丐其一，於居士亦無大損，何怒為？」觀者勸置劣者一枚，令去，鄉人執不肯。

肆中佣保者，見喋聒不堪，遂出錢市一枚，付道士。道士拜謝，謂眾曰：「出家人不解吝惜。我有佳梨，請出供客。」或曰：「既有之，何不自食？」曰：「我需持此核作種。」於是掬梨大啗。且盡，把核於手，解肩上鑊，坎地深數寸，納之而覆以土，向市人索湯沃灌。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，道士接浸坎處。萬日攢視，見有勾萌出，漸大；俄成樹，枝葉

扶疎；條而花，條而實，碩大芳馥，纍纍滿樹。道士乃即樹頭摘賜觀者，頃刻而盡。已乃以鑿伐樹，丁丁良久，乃斷；帶葉荷肩頭，從容徐步而去。

初，道士作法時，鄉人亦雜立眾中，引領注目，竟忘其業。道士既去，始顧車中，則梨已空矣。方悟適所俵散，皆己物也。又細視車上一靶亡，是新鑿斷者。心大憤恨。急跡之，轉過牆隅，則斷靶棄垣下，始知所伐梨木，即是物也。道士不知所在。一市粲然。

異史氏曰：「鄉人憤憤，愍狀可掬，其見笑於市人，有以哉。每見鄉中稱素封者，良朋乞米則怫然，

且計曰：『是數日之資。』或勸濟一危難，飯一糲獨，則又忿然計曰：『此十人、五人之食也。』甚而父子兄弟，較盡錙銖。及至淫博迷心，則頃囊不吝；刀鋸臨頸，則贖命不遑。諸如此類，正不勝道。蠢爾鄉人，又何足怪。」

勞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聞勞山多仙人，負笈往游。登一頂，有觀宇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團上，素發垂領，而神光爽邁。叩而與語，理甚玄妙。請師之。道士曰：「恐矯情不能作苦。」答言：「能之。」其門人甚眾，薄暮畢集。王俱與稽道，遂

留觀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隨眾採樵。王謹受教。過月余，手足重繭，不堪其苦，陰有歸志。

一夕歸，見二人與師共酌，日已暮，尚無燈燭。師乃剪紙如鏡，粘壁間。俄頃，月明輝室，光鑒毫芒。諸門人環聽奔走。一客曰：「良宵勝樂，不可不同。」乃於案上取壺酒，分賚諸徒，且囑盡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壺灑何能遍給？道各覓盞盃，競飲先酉爵，惟恐樽盡；而往復挹注，竟不少減。心奇之。俄一客曰：「蒙賜月明之照，乃爾寂飲。何不呼嫦娥來？」乃以箸擲月中。見一美人，自光中出。初不盈尺，至地遂與人等。纖腰秀項，翩翩作「霓裳舞」。

已而歌曰：「仙仙乎，而還乎，而幽我於廣寒乎！」其聲清越，烈如簫管。歌畢，盤旋而起，躍登幾上，驚顧之間，已復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「今宵最樂，然不勝酒力矣。其餞我於月宮可乎？」三人移席，漸入月中。眾視三人，坐月中飲，鬚眉畢見，如影之在鏡中。移時，月漸暗；門人然燭來，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。幾上餚核尚故。壁上月，紙圓如鏡而已。道士問眾：「飲足乎？」曰：「足矣。」「足宜早寢，勿誤樵蘇。」眾諾而退。王竊欣慕，歸今遂息。

又一月，苦不可心情，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。心不能持，辭曰：「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，縱不能得長

生術，或小有傳習，亦可慰求教之心；今閱兩三月，不過早樵而暮歸。弟子在家，未諳此苦。」道士笑曰：「我固謂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當遣汝行。」王曰：「弟子操作多日，師略授小技，此來為不負也。」道士問：「何術之求？」王曰：「每見師行處，牆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」道士笑而允之。乃傳以訣，令自咒畢，呼曰：「人之！」王面牆，不敢入。又曰：「試人之。」王果從容入，及牆而阻。道士曰：「俯道驟入，勿逡巡！」王果去牆數步，奔而入；及牆，虛若無物；回視，果在牆外矣。大喜，人謝。道士曰：「歸宜潔持，否則不驗。」遂助資斧，遣之歸。

抵家，自詡遇仙，墜壁所不能阻。妻不信。王效其作為，去牆數尺，奔而入，頭觸硬壁，驀然而踣。妻扶視之，額上墳起，如巨卵焉。妻揶揄之。王慚忿，罵老道士之無良知而已。

異史氏曰：「聞此事，未有不大笑者；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，正復不少。今有傖父，喜火毒而畏藥石，遂有舐癰吮痔者，進宣威逞暴之術，以迎其旨，詒之曰：『執此術也以往，可以橫行而無礙。』初試未嘗不小效，遂謂天下之大，舉可以如是行矣，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。」

長清僧

長清僧，道行高潔。年八十餘猶健。一日，顛仆不起，寺僧奔救，已圓寂矣。僧不自知死，魂飄去，至河南界。河南有故紳子，率十餘騎，按鷹獵兔。馬逸，墮斃。魂適相值，翕然而合，遂漸蘇。廝仆環問之。張曰：「胡至此！」眾扶歸。入門，則粉白黛綠者，紛集顧問。大駭曰：「我僧也，胡至此！」家人以為妄，共提耳悟之。僧亦不自申解，但閉目不復有言。餉以脫粟則食，酒肉則拒。夜獨宿，不受妻妾奉。

數日後，忽思少步。眾皆喜。既出，少定，即有諸仆紛來，錢簿谷籍，雜請會計。公子托以病倦，悉卸絕之。惟問：「山東長清縣，知之否？」共答：「

知之。」曰：「我郁無聊賴，欲往游矚，宜即治任。」眾謂新瘳，未應遠涉。不聽，翼日遂發。抵長清，視風物如昨。無煩問途，竟至蘭若。弟子數人見貴客至，伏謁甚恭。乃問：「老僧焉往？」答雲：「吾師曩已物化。」問墓所。群導以往，則三尺孤墳，荒草猶未合也。眾僧不知何意。既而戒馬欲歸，囑曰：「汝師戒行之僧，所遺手澤，宜恪守，勿俾損壞。」眾唯唯。乃行。既歸，灰心木坐，了不勾當家務。

居數月，出門自遁，直抵舊寺，謂弟子：「我即汝師。」眾疑其謬，相視而笑。乃述返魂之由，又言生平所為，悉符。眾乃信，居以故榻，事之如平日。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，哀請之，略不顧瞻。又年余，

夫人遣紀綱至，多所饋遺。金帛皆卻之，惟受布袍一襲而已。友人或至其鄉，敬造之。見其人默然誠篤；年僅而立，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死則魂散，其千里而不散者，性定故耳。余於僧，不異之乎其再生，而異之乎其人紛華靡麗之鄉，而能絕人以逃世也。若眼睛一閃，而蘭麝熏心，有求死而不得者矣，況僧乎哉！」

蛇人

東郡某甲，以弄蛇為業。嘗蓄馴蛇二，皆青色；其大者呼之大青，小曰二青。二青額有赤點，尤靈

馴，盤旋無不如意。蛇人愛之，異於他蛇。期年，大青死，思補其缺，未暇遑也。一夜，寄宿山寺。既明，啟筍，二青亦渺。蛇人悵恨欲死。冥搜亟呼，迄無影兆。然每值豐林茂草，輒縱之去，俾得自適，尋復返；以此故，冀其自至。坐伺之，日既高，亦已絕望，怏怏遂行。出門數武，聞叢薪錯楚中，上穴下悉同上字作響。停趾愕顧，則二青來也。大喜，如獲拱璧。息肩路隅，蛇亦頓止。視其後，小蛇從焉。撫之曰：「我以汝為逝矣。小侶而所薦耶？」出餌飼之，兼飼小蛇。小蛇雖不去，然瑟縮不敢食。二青含哺之，宛似主人之讓客者。蛇人又飼之，乃食。食已，隨二青俱入筍中。荷去教之，旋折輒中規矩，與二青

無少異，因名之小青。炫技四方，獲利無算。

大抵蛇人之弄蛇也，止以二尺為率；大則過重，輒便更易。——緣二青馴，故未遽棄。又二三年，長三尺余，臥則筍為之滿，遂決去之。一日，至淄邑東山間，飼以美餌，祝而縱之。既去，頃之復來，蜿蜒筍外。蛇人揮曰：「去之！世無百年不散之筍。從此隱身大谷，必且為神龍，筍中何可以久居也？」蛇乃去。蛇人目送之。已而復返，揮之不去，以道觸筍。小青在中，亦震震而動。蛇人悟曰：「得毋欲別小青也？」乃發筍。小青徑出，因與交首吐舌，假相告語。已而委蛇並去。方意小青不返，俄而踽踽獨來，竟人筍臥。由此隨在物色，迄無佳者。而小青亦

漸大，不可弄。後得一頭，亦頗馴，然終不如小青良。而小青粗於兒臂矣。先是，二青在山中，樵人多見之。又數年，長數尺，圍如碗；漸出逐人，因而行旅相戒，罔敢出其途。一日，蛇人經其處，蛇暴出如風。蛇人大怖而奔。蛇逐益急，回顧已將及矣。而視其首，朱點儼然，始悟為二青。下擔呼曰：「二青，二青！」蛇頓止。昂首久之，縱身繞蛇人，如昔弄狀。覺其意殊不惡，但軀巨重，不勝其繞；仆地呼禱，乃釋之。又以首觸筥。蛇人悟其意，開筥出小青。二蛇相見，交纏如飴糖狀，久之始開。蛇人乃祝小青：「我久欲與汝別，今有伴矣。」謂二青曰：「原君引之來，可還引之去。更囑一言：深山不乏食

飲，勿擾行人，以犯天譴。」二蛇垂頭，似相領受。遽起，大者前，小者後，過處林木為之中分。蛇人佇立望之，不見乃去。自此行人如常，不知其何往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蛇，蠢然一物耳，乃戀戀有故人之意。且其從諫也如轉圜。獨怪儼然而人也者，以十年把臂之交，數世蒙恩之主，輒思下進復投石焉；又不然，則藥石相投，悍然不顧，且怒而仇焉者，亦羞此蛇也已。」

斫蟒

胡田村胡姓者，兄弟採樵，深入幽谷。遇巨蟒，

兄在前，為所吞；弟初駭欲奔，見兄被噬，遂奮怒出樵斧，斫蛇首。首傷而吞不已。然頭雖已沒，幸肩際不能下。弟急極無計，乃兩手持兄足，力與蟒爭，竟曳兄出。蟒亦負痛去。視兄，則鼻耳俱化，奄將氣盡。肩負以行，途中凡十餘息，始至家。醫養半年，方愈。至今面目皆癢痕，鼻耳惟孔存焉。噫！農人中，乃有弟弟如此者哉！或言：「蟒不為害，乃德義所感。」信然！

犬奸

青州賈某，客於外，恆經歲不歸。家畜一白犬，妻引與交，犬習為常。一日，夫至，與妻共臥。犬突

人，登榻，嚙賈人竟死。後裡舍稍聞之，共為不平，鳴於官。官械婦，婦不肯伏，收之。命縛犬來，始取婦出。犬忽見婦，直前碎衣作交狀。婦始無詞。使兩役解部院，一解人而一解犬。有欲觀其合者，共斂錢賂役，役乃牽聚令交。所止處，觀者常數百人，役以此網利焉。後人犬俱寸磔以死。嗚呼！天地之大，真無所不有矣。然人面而獸交者，獨一婦也乎哉？

異史氏為之判曰：「會於濮上，古所交譏；約於桑中，人且不齒。乃某者，不堪雌守之苦，浪思苟合之歡。夜叉伏訂，竟是家中牝獸；捷卿入竇，遂為被底情郎。雲雨臺前，亂搖續貂之尾；溫柔鄉里，頻款曳象之腰。銳錐處於皮囊，一縱股而脫穎；留情結於

鏃項，甫飲羽而生根。忽思異類之交，真屬匪夷之想。彪吠奸而為奸，妒殘兇殺，律難治以蕭曹；人非獸而實獸，奸穢淫腥，肉不食於豺虎。嗚呼！人奸殺，則擬女以劓；至於狗奸殺，陽世遂無其刑。人不良，則罰人作犬；至於犬不良，陰曹應窮於法。宜支解以追魂魄，請押赴以問閻羅。」

雹神

王公筠蒼，蒞任楚中。擬登龍虎山謁天師。及湖，甫登舟，即有一人駕小艇來，使舟中人為通。公見之，貌修偉。懷中出天師刺，曰：「聞騶從將臨，先遣負弩。」公訝其預知，益神之，誠意而往。天師

治具相款。其服役者，衣冠鬚鬣，多不類常人。前使者亦侍其側。少間，向天師細語。天師謂公曰：「此先生同鄉，不之識耶？」公問之。曰：「此即世所傳雹神李左車也。」公愕然改容。天師曰：「適言奉旨雨雹，故告辭耳。」公問：「何處？」曰：「章丘。」公以接壤關切，離席乞免。天師曰：「此上帝玉敕，雹有額數，何能相徇？」公哀不已。天師垂思良久，乃顧而囑曰：「其多降山谷，勿傷禾稼可也。」又囑：「貴客在坐，文去勿武。」神出，至庭中，忽足下生煙，氤氳匝地。俄延逾刻，極力騰起，才高於庭樹；又起，高於樓閣。霹靂一聲，向北飛去，屋宇震動，筵器擺簸。公駭曰：「去乃作雷霆耶！」天師

曰：「適戒之，所以遲遲；不然，平地一聲，便逝去矣。」公別歸，志其月日，遣人問章丘。是日果大雨雹，溝渠皆滿，而田中僅數枚焉。

狐嫁女

歷城殷天官，少貧，有膽略。邑有故家之第，廣數十畝，樓宇連亙。常見怪異，以故廢無居人；久之，蓬蒿漸滿，白晝亦無敢入者。會公與諸生飲，或戲雲：「有能寄此一宿者，共釀為筵。」公躍起曰：「是亦何難！」攜一席往。眾送諸門，戲曰：「吾等暫候之，如有所見，當急號。」公笑雲：「有鬼狐，當捉證耳。」遂入，見長莎蔽徑，蒿艾如麻。時值上

弦，幸月色昏黃，門戶可辨。摩娑數進，始抵後樓。登月臺，光潔可愛，遂止焉。西望月明，惟銜山一線耳。坐良久，更無少異，竊笑傳言之訛。席地枕石，臥看牛女。

一更抽盡，恍惚欲寐，樓下有履聲，籍籍而上。假寐睨之，見一青衣人，挑蓮燈，猝見公，驚而卻退。語後人曰：「有生人在。」下問：「誰也？」答雲：「不識。」俄一老翁上，就公諦視，曰：「此殷尚書，其睡已酣。但辦吾事，相公倘儻，或不叱怪。」乃相率入樓，樓門盡闢。移時，往來者益眾。樓上燈輝如晝。公稍稍轉側，作嚏咳。翁聞公醒，乃出，跪而言曰：「小人有箕帚女，今夜於歸。不意有觸貴

人，望勿深罪。」公起，曳之曰：「不知今夕嘉禮，慚無以賀。」翁曰：「貴人光臨，壓除凶煞，幸矣。即煩陪坐，倍益光寵。」公喜，應之。人視樓中，陳設芳麗。遂有婦人出拜，年可四十餘。翁曰：「此拙荆。」公揖之。俄聞笙樂聒耳，有奔而上者，曰：「至矣！」翁趨迎，公亦立俟。少選，籠紗一簇，導新郎入。年可十七八，丰采韶秀。翁命先與貴客為禮。少年目公。公若為僮，執半主禮。次翁婿交拜，已，乃即席。少間，粉黛雲從，酒載，換車為肉，音ニク，意大塊的肉霧霈，玉碗金甌，光映幾案。酒數廳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。女奴諾而入，良久不出。翁自起，拏幃促之。俄婢媪數輩擁新人出，環佩，換❖為

王左王右寥下半部然，麝蘭散馥。翁命向上拜。起，即坐母側。微目之，翠鳳明王當，容華絕世。既而酌以金爵，大容數斗。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，陰內袖中。偽醉隱幾，頹然而寢。皆曰：「相公醉矣。」居無何，新郎告行，笙樂暴作，紛紛下樓而去。已而主人斂酒具，少一爵，冥搜不得。或竊議臥客；翁急戒勿語，惟恐公聞。移時，內外俱寂，公始起。暗無燈火，惟脂香酒氣，充溢四堵。視東方既白，乃從容出。探袖中，金爵猶在。及門，則諸生先俟，疑其夜出而早入者。公出爵示之。眾駭問，公以狀告。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，乃信之。

後公舉進士，任於肥丘。有世家朱姓宴公，命取

巨觥，久之不至。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，主人有怒色。俄奉金爵勸客飲。諦視之，款式雕文，與狐物更無殊別。大疑，問所從制。答雲：「爵凡八隻，大人為京卿時，覓良工監製。此世傳物，什襲已久。緣明府辱臨，適取諸箱篋，僅存其七，疑家人所竊取；而十年塵封如故，殊不可解。」公笑曰：「金杯羽化矣。然世守之珍不可失。仆有一具，頗近似之，當以奉贈。」終筵歸署，揀爵馳送之。主人審視，駭絕。親詣謝公，詰所自來。公乃歷陳顛末。始知千里之物，狐能攝致，而不敢終留也。

嬌娜

孔生雪笠，聖裔也。為人蘊藉，工詩。有執友令天台，寄函招之。生往，令適卒。落拓不得歸，寓菩提寺，佣為寺僧抄錄。寺西百餘步，有單先生第。先生故公子，以大訟蕭條，眷口寡，移而鄉居，宅遂曠焉。一日，大雪崩騰，寂無行旅。偶過其門，一少年出，丰采甚都。見生，趨與為禮，略致慰問，即屈降臨。生愛悅之，慨然從人。屋宇都不甚廣，處處悉懸錦幕，壁上多古人書畫。案頭書一冊，簽雲：《琅嬛，換為女瑣記》。翻閱一過，皆目所未睹。生以居單第，意為第主，即亦不審官閥。少年細詰行蹤，意憐之，勸設帳授徒。生嘆曰：「羈旅之人，誰作曹丘者？」少年曰：「倘不以駑駘見斥，願拜門牆。」

生喜，不敢當師，請為友。便問：「宅何久錮？」答曰：「此為單府，曩以公子鄉居，是以久曠。仆皇甫氏，祖居陝。以家宅焚於野火，暫借安頓。」生始知非單。當晚，談笑甚歡，即留共榻。味爽，即有僮子熾炭火於室。少年先起入內，生尚擁被坐。僮人，白：「太公來。」生驚起。一叟人，鬢髮皤然，向生殷謝曰：「先生不棄頑兒，遂肯賜教。小子初學塗鴉，勿以友故，行輩視之也。」已而進錦衣一襲，貂帽、襪、履各一事。視生盥櫛已，乃呼酒薦饌。幾、榻、裙、衣，不知何名，光彩射目。酒數行，叟興辭，曳杖而去。餐訖，公子呈課業，類皆古文詞，並無時藝。問之，笑雲：「仆不求進取也。」抵暮，更

酌曰：「今夕盡歡，明日便不許矣。」呼僮曰：「視太公寢未；已寢，可暗喚得奴來。」僮去，先以鄉囊將琵琶至。少頃，一婢入，紅妝艷絕。公子命彈汀妃。婢以牙撥勾動，激揚哀烈，節拍不類夙聞。又命以巨觴行酒，三更始罷。次日，早起共讀。公子最慧，過日成詠，二三月後，命筆警絕。相約五日一飲，每飲必招香奴。一夕，酒酣氣熱，目注之。公子已會其意，曰：「此婢乃為老父所豢養。兄曠邈無家，我夙夜代籌久矣。行當為君謀一佳耦。」生曰：「如果惠好，必如香奴者。」公子笑曰：「君誠『少所見而多所怪』者矣。以此為佳，君願亦易足也。」

居半載，生欲翱翔郊郭，至門，則雙扉外扃。問

之，公子曰：「家君恐交遊紛意念，故謝客耳。」生亦安之。時盛暑溽熱，移齋園亭。生胸間重起如桃，一夜如碗，痛楚呻吟。公子朝夕省視，眠食都廢。又數日，創劇，益絕食飲。太公亦至，相對太息。公子曰：「兒前夜思先生清恙，嬌娜妹子能療之。遣人於外祖處呼令歸，何久不至？」俄僮人白：「娜姑至，姨與松姑同來。」父子疾趨入內。少間，引妹來視生。年約十三四，妖波流慧，細柳生姿。生望見顏色，口頻呻頓忘，精神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「此兄良友，不啻胞也，妹子好醫之。」女乃斂羞容，揄長袖，就榻診視。把握之間，覺芳氣勝蘭。女笑曰：「宜有是疾，心脈動矣。然症雖危，可治，但膚塊已

凝，非伐皮削肉不可。」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，徐徐按下之。創突起寸許，高出釧外，而根際余腫，盡束在內，不似前如碗闊矣。乃一手啟羅衿，解佩刀，刃薄於紙，把釧握刃，輕輕附根而割。紫血流溢，沾染床席，而貪近妖姿，不惟不覺其苦，且恐速竣割事，俛傍不久。未幾，割斷腐肉，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瘻。又呼水來，為洗割處。口吐紅丸，如彈大，著肉上，按令旋轉：才一周，覺熱火蒸騰；再一周，習習作癢；三周已，遍體清涼，沁入骨髓。女收丸入咽，曰：「愈矣！」趨步也。生躍起走謝，沉痼若失。而懸想容輝。苦不自已。自是廢卷痴坐，無復聊賴。公子已窺之，曰：「弟為兄物色，得一佳偶。」問：

何人？」曰：「亦弟眷屬。」生凝思良久，但雲：「勿須。」面壁吟曰：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」公子會其指，曰：「家君仰慕鴻才，常欲附為婚姻。但止一少女，齒太稚。有姨女阿松，年十八矣，頗不粗陋。如不見信，松姊曰涉園亭，伺前廂，可望見之。」生如其教，果見嬌娜偕麗人來，畫黛鸞蛾，蓮鈎蹴鳳，與嬌娜相伯仲也。生大悅，請公子作伐。公子翼日自內出，賀曰：「諧矣。」乃除別院，為生成禮。是夕，鼓吹闐咽，塵落漫飛，以望中仙人，忽同衾幄，遂疑廣寒宮殿，未必在雲霄矣。合卺之後之後，甚愜心懷。一夕，公子謂生曰：「切磋之惠，無日可以忘之。近單公子解訟歸，索宅甚急，意

將棄此而西。勢難復聚，因而離緒縈懷。「生願從之而去。公子勸還鄉閭，生難之。公子曰：「勿慮，可即送君行。」無何，太公引松娘至，以黃金百兩贈生。公子以左右手與生夫婦相把握，囑閉眸勿視。飄然履空，但覺耳際風鳴，久之曰：「至矣。」啟目，果見故里。始知公子非人。喜叩家門。母出非望，又睹美婦，方共忻慰。及回顧，則公子逝矣。松娘事姑孝；艷色賢名，聲聞遐邇。

後生舉進士，授延安司李，攜家之任。母以道遠不行。松娘舉一男，名小宦。生以迕直指，罷官，上四下圭礙不得歸。偶獵郊野，逢一美少年，跨驪駒，頻頻瞻顧。細看，則皇甫公子也。攬轡停驂，悲喜交

至。邀生去，至一村，樹木濃昏，蔭翳天日。入其家，則金漚浮釘，宛然世族。問妹子，則嫁；岳母，已亡，深相感悼。經宿別去，偕妻同返。嬌娜亦至，抱生子掇提而弄曰：「姊姊亂吾種矣。」生拜謝曩德。笑曰：「姊夫貴矣。創口已合，未忘痛耶？」妹夫吳郎，亦來拜謁。信宿乃去。

一日，公子有慊色，謂生曰：「天降凶殃，能相救否？」生不知何事，但銳自任。公子趨出，招一傢俱人，羅拜堂上。生大駭，亟問。公子曰：「余非人類，狐也。今有雷霆之劫。君肯以身赴難，一門可望生全；不然，請抱子而行，無相累。」生矢共生死。乃使仗劍於門，囑曰：「雷霆轟擊，勿動也！」生如

所教。果見陰雲晝暝，昏黑如上左醫右，下石。回視舊居，無復外門內干宏，惟見高塚巋然，巨穴無底。方錯愕間，霹靂一聲，擺簸山嶽；急雨狂風，老樹為拔。生日眩耳聾，屹不少動。忽於繁煙黑絮之中，見一鬼物，利喙長爪，自穴攫一人出，隨煙直上。瞥睹衣履，念似嬌娜。乃急躍離地，以劍擊之，隨手墮落。忽而崩雷暴裂，生仆，遂斃。少間，晴霽，嬌娜已能自蘇。見生死於旁，大哭曰：「孔郎為我而死，我何生矣！」松娘亦出，共舁生歸。嬌娜使松娘捧其首；兄以金簪撥其齒；自乃撮其頤，以舌度紅丸入，又接吻而呵之。紅丸隨氣入喉，格格作響。移時，醒然而蘇。見眷口滿前，恍如夢寤。於是一門團外內

樂，驚定而喜。生以幽壙不可久居，議同旋裡。滿堂交贊，惟嬌娜不樂。生請與吳郎俱，又慮翁媪不肯離幼子，終日議不果。忽吳家一小奴，汗流氣促而至。驚致研詰，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，一門俱沒。嬌娜頓足悲傷，涕不可止。共慰勸之。而同歸之計遂決。生入城，勾當數日，遂連夜趣裝。既歸，以閑園寓公子，恆反關之；生及松娘至，始發扃。生與公子兄妹，棋酒談宴，若一家然。小宦長成，貌韶秀，有狐意。出遊都市，共知為狐兒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於孔生，不羨其得艷妻，而羨其得膩友也。觀其容可以忘飢，聽其聲可以解頤。得此良友，時一談宴，則『色授魂與』，尤勝於『顛倒衣』」

裳』矣。」

僧孽

張姓暴卒，隨鬼使去，見冥王。王稽簿，怒鬼使誤捉，責令送歸。張下，私洩鬼使，求觀冥獄。鬼導歷九幽，刀山、劍樹，一一指點。末至一處，有一僧孔股穿繩而倒懸之，號痛欲絕。近視，則其兄也。張見之驚哀，問：「何罪至此？」鬼曰：「是為僧，廣募金錢，悉供淫賭，故罰之。欲脫此厄，須其自懺。」張既蘇，疑兄已死。時其見居興福寺，因往探之。入門，便聞其號痛聲。入室，見瘡生股間，膿血崩潰，掛足壁上，宛冥司倒懸狀。駭問其故。曰：「掛

之稍可，不則痛徹心腑。」張因告以所見。僧大駭，乃戒葷酒，虔誦經咒。半月尋愈。遂為戒僧。

異史氏曰：「鬼獄渺茫，惡人每以自解；而不知昭昭之禍，即冥冥之罰也。可勿懼哉！」

妖術

於公者，少任俠，喜拳勇，力能持高壺，作旋風舞。崇禎間，殿試在都，仆疫不起，患之。會市上有善卜者，能決人生死，將代問之。既至，未言。卜曰：「君莫欲問仆病乎？」公駭應之。曰：「病者無害，君可危。」公乃自卜。卜者起卦，愕然曰：「君

三日當死！」公驚詫良久。卜者從容曰：「鄙人有小術，報我十金，當代禳之。」公自念，生死已定，術豈能解；不應而起，欲出。卜者曰：「惜此小費，勿悔勿悔！」愛公者皆為公懼，勸罄橐以哀之。公不聽。

倏勿至三日，公端坐旅舍，靜以覘之，終日無恙。至夜，闔戶挑燈，倚劍危坐。一漏向盡，更無死法。意欲就枕，忽聞窗隙上穴下卒同上字有聲。急視之，一小人荷戈入；及地，則高如人。公捉劍起，急擊之，飄忽未中。遂遽小，復尋窗隙，意欲遁去。公疾斫之，應手而倒。燭之，則紙人，已腰斷矣。公不敢臥，又坐待之。逾時，一物穿窗入，怪獰如鬼。才

及地，急擊之，斷而為兩，皆蠕動。恐其復起，又連擊之，劍劍皆中，其聲不上而下大。審視，則土偶，片片已碎。於是移坐窗下，目注隙中。久之，聞窗外如牛喘，有物推窗櫺，房壁震搖，其勢欲傾。公懼覆壓，計不如出而斗之，遂眊然脫屣，奔而出。見一巨鬼，高與檐齊；昏月中，見其面黑如煤，眼閃爍有黃光；上無衣，下無履，手弓而腰矢。公方駭，鬼則彎矣。公以劍撥矢，矢墮；欲擊之，則又關矣。公急躍避，矢貫於壁，戰戰有聲。鬼怒甚，拔佩刀，揮如風，望公力劈。公猱進，刀中庭石，石立斷。公出其股間，削鬼中踝，鏗然有聲。鬼益怒，吼如雷，轉身復剝。公又伏身入；刀落，斷公裙。公已及脅下，猛

斫之，亦鏗然有聲，鬼仆而僵。公亂擊之，聲硬如柝。燭之，則一木偶，高大如人。弓矢尚纏腰際，刻畫猙獰；劍擊處，皆有血出。公因秉燭待旦，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，欲致人於死，以神其術也。

次日，遍告交知，與共詣卜所。卜人遙見公，瞥不可見。或曰：「皆翳形術也，犬血可破。」公如言，戒備而往。卜人又匿如前。急以犬血沃立處，但見卜人頭而皆為犬血模糊，目灼灼如鬼立。乃執付有司而殺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嘗謂買卜為一痴。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人？卜之而爽，猶不卜也。且即明明告

我以死期之至，將復如何？況借人命以神其術者，其可畏尤甚耶！」

野狗

於七之亂，殺人如麻。鄉民李化龍，自山中竄歸。值大兵宵進，恐罹炎昆之禍，急無所匿，僵臥於死人之叢，詐作屍。兵過既盡，未敢遽出。忽見闕頭斷臂之屍，起立如林。內一屍斷首猶連肩上，口中作語曰：「野狗子來，奈何？」群屍參差而應曰：「奈何！」俄頃，蹶然盡倒，遂寂無聲。李方驚顫欲起，有一物來，獸首人身，伏嚙人首，遍吸其腦。李懼，匿首屍下。物來撥李肩，欲得李首。李力伏，俾不可

得。物乃推覆屍而移之，首見。李大懼，手索腰下，得巨石如碗，握之。物俯身欲齒乞。李驟起，大呼，擊其首，中嘴。物嗥如鴟，掩口負痛而奔，吐血道上。就視之，於血中得二齒，中曲而端銳，長四寸余。懷歸以示人，皆不知其何物也。

三生

劉孝廉，能記前身事。與先文賁兄為同年，嘗歷歷言之：一世為晉紳，行多玷。六十二歲而歿。初見冥王，待如鄉先生禮，賜坐，飲以茶。覩冥王盞中，茶色清澈；己盞中，濁如醪。暗疑迷魂湯得勿此耶？乘冥王他顧，以盞就案角瀉之，偽為盡者。俄頃，稽

前生惡錄；怒，命群鬼卒下，罰作馬。即有厲鬼繫去。行至一家，門限甚高，不可逾。方趲起間，鬼力楚之，痛甚而蹶。自顧，則身已在櫪下矣。但聞人曰：「驪馬生駒矣，牡也。」心甚明瞭，但不能言。覺大餒，不得已，就牝馬求乳。逾四五年，體修偉。甚畏撻楚，見鞭則懼而逸。主人騎，必覆障泥，緩轡徐徐，猶不甚苦；惟奴僕圉人，不加韉裝以行，兩踝夾擊，痛徹心腑。於是憤甚，三日不食，遂死。

至冥司，冥王查其罰限未滿，責其規避，剝其皮革，罰為犬。意懊喪，不欲行。群鬼亂撻之，痛極而竄於野。自念不如死，憤投絕壁，顛，莫能起。自顧，則身伏竇中，牝犬舐而腓字之，乃知身已復生於

人世矣。稍長，見便液亦知穢；然嗅之而香，但立念不食耳。為犬經年，常忿欲死，又恐罪其規避。而主人又豢養，不肯戮。乃故嚙主人，脫股肉。主人怒，杖殺之。

冥王鞫狀，怒其狂獠，笞數百，俾作蛇。囚於幽室，暗不見天。悶甚，緣壁而上，穴屋而出。自視，則伏身茂草，居然蛇矣。遂矢志不殘生類，飢吞木實。積年余，每思自盡不可，害人而死又不可；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。一日，臥草中，聞車過，遽出當路；車馳壓之，斷為兩。

冥王訝其速至，因蒲伏自剖。冥王以無罪見殺，

原之，准其滿限復為人，是為劉公。公生而能言，文章書史，過輒成誦。辛酉舉孝廉。每勸人：乘馬必厚其障泥；股夾之刑，勝於鞭楚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毛角之儔，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；所以然者，王公大人之內，原未必無筆角者在其中也。故賤者為善，如求花而種其樹；貴者為善，如已花而培其本：種者可大，培者可久。不然，且將負鹽車，受羈上繁體馬，下中，音zhōng，同繫，拴馬足的繩索，與之為馬；不然，且將啖便液，受烹割，與之為犬；又不然，且將披鱗介，葬鶴鶴，與之為蛇。

┌

狐入瓶

萬村石氏之婦，崇於狐，患之，而不能遣。扉後有瓶，每聞婦翁來，狐輒遁匿其中。婦窺之熟，暗計而不言。一日，竄入。婦急以絮塞其口，置釜中，火罩，音 *qian2*，燒熱湯而沸之。瓶熱，狐呼曰：「熱甚！勿惡作劇。」婦不語。號益急，久之無聲。拔塞而驗之，毛一堆，血數點而已。

鬼哭

謝遷之變，宦第皆為賊窟。王學使七襄之宅，盜聚尤眾。城破兵入，掃蕩群醜，屍填墀，血至充門而

流。公入城，扛屍滌血而居。往往白晝見鬼；夜則床下磷飛，牆角鬼哭。一日，王生白皋迪寄宿公家，聞床底小聲連呼：「白皋迪！白皋迪！」已而聲漸大，曰：「我死得苦！」因哭，滿庭皆哭。公聞，仗劍而入，大言曰：「汝不識我王學院耶？」但聞百聲嗤嗤，笑之以鼻。公於是設水陸道場，命釋道懺度之。夜拋鬼板，則見燐火營營，隨地皆出。先是閩人王姓者，疾篤，昏不知人者數日矣。日夕，忽欠伸若醒。婦以食進。王曰：「適主人不知何事，施飯不庭，我亦隨眾？之？原字待考」。食已方歸，故不飢耳。」由此鬼怪遂絕。豈鈇鑿鐘鼓，焰口瑜伽，果有益耶？

異史氏曰：「邪怪之物，惟德可以已之。當陷城

之時，王公勢正火瓦赫，聞聲者皆股慄；而鬼且擲揄之。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？普告天下大人先生：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，願無出鬼面以嚇人也！」

真定女

真定界，有孤女，方六七歲，收養於夫家。相居一二年，夫誘與交而孕。腹膨膨而以為病也，告之母。母曰：「動否？」曰：「動。」又益異之。然以其齒太稚，不敢決。未幾，生男。母嘆曰：「不圖拳母，竟生錐兒。」

焦暝

董侍讀默庵家，為狐所擾，瓦礫磚石，忽如雹落。家人相率奔匿，待其間歇，乃敢出操作。公患之，假作庭孫司馬第移避之。而狐擾猶故。一日，朝中待漏，適言其異。大臣或言：關東道士焦暝，居內城，總持敕勒之木，頗有效。公造廬而請之。道士朱書符，使歸粘壁上。狐竟不懼，拋擲有加焉。公復告道士。道士怒，親詣公家，築壇作法。俄見一巨狐，伏壇下。家人受虐已久，啣恨綦深，一婢近擊之。婢忽仆地氣絕。道士曰：「此物猖獗，我尚不能遽服之，女子何輕犯爾爾。」既而曰：「可借鞫狐詞，亦得。」戟指咒移時，婢忽起，長跪。道士詰其裡居。婢作狐言：「我西域產，人都者一十八輩。」道士

曰：「輦轂下，何容爾輩久居？可速去！」狐不答。道士擊案怒曰：「汝欲梗吾令耶？再若遷延，法不汝宥！」狐乃蹙怖作色，願謹奉教。道士又速之。婢又仆絕，良久始更生。俄見白塊四五團，滾滾如毛求，附檐際而行，次第追逐，頃刻俱去。由是遂安。

葉生

淮陽葉生者，失其名字。文章詞賦，冠絕當時；而所如不偶，因於名場。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，見其文，奇之；召與語，大悅。使即官署，受燈火；時賜錢谷恤其家。值科試，公游揚於學使，遂領冠軍。公期望綦切。闈後，索文讀之，擊節稱嘆。不意時數

限人，文章憎命，榜既放，依然鍛羽。生嗒喪而歸，愧負知己，形銷骨立，疾若木偶。公聞，召之來而慰之。生零涕之已。公憐之，相期攷滿人都，攜與俱北。生甚感佩。辭而歸，杜門不出。

無何，寢疾。公遺問不絕；而服藥百裹，殊罔所效。公適以忤上官免，將解任去。函致生，其略雲：「仆東歸有日；所以遲遲者，待足下耳。足下朝至，則仆夕發矣。」傳之臥榻。生持書啜泣。寄語來使：「疾革難遽瘥，請先發。」使人返白，公不忍去，徐待之。逾數日，門者忽通葉生至。公喜，逆而問之。生曰：「以犬馬病，勞夫子久待，萬慮不寧。今幸可從杖履。」公乃束裝戒旦。抵裡，命子師事生，夙夜

與俱。公子名再昌，時年十六，尚不能文。然絕慧，凡文藝三兩過，輒無遺忘。居之期歲，便能落筆成文。益之公力，遂入邑癢。生以生平所擬舉子業，悉錄授讀。闈中七題，並無脫漏，中亞魁。公一日謂生曰：「君出余緒，遂使孺子成名。然黃鐘長棄，奈何！」生曰：「是殆有命。借福澤為文章吐氣，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，非戰之罪也，願亦足矣。且士得一人知己，可無憾，何必拋卻白寧，乃謂之利市哉。」公以其久客，恐誤歲試，勸令歸省。生慘然不樂。公不忍強，囑公子至都，為之納粟。公子又捷南宮，授部中主政。攜生赴監，與共晨夕。逾歲，生入北闈，竟領鄉薦。會公子差南河典務，因謂生曰：「此去離

貴鄉不遠。先生奮跡雲霄，錦還為快。」生亦喜，擇吉就道。抵淮陽界，命仆馬送生歸。

歸見門戶蕭條，意甚悲惻。逡巡至庭中，妻攜簸具以出，見生，擲具駭走。生淒然曰：「我今貴矣。三四年不覿，何遂頓不相識？」妻遙謂曰：「君死已久，何復言貴？所以久淹君柩者，以家貧子幼耳。今阿大亦已成立，將卜窆窆。勿作怪異嚇生人。」生聞之，憮然惆悵。逡巡入室，見靈柩儼然，仆地而滅。妻驚視之，衣冠履上白下與如脫委焉。大慟，抱衣悲哭。子自塾中歸，見結駟於門，審所自來，駭奔告母。母揮涕告訴。又細詢從者，始得顛末。從者返，公子聞之，涕墮垂膺。即命駕哭諸其室；出橐營喪，

葬以孝廉禮。又厚遺其子，為延師教讀。言於學使，逾年游泮。

異史氏曰：「魂從知己，竟忘死耶？聞者疑之，余深信焉。同心倩女，至離枕上之魂；千里良朋，猶識夢中之路。而況繭絲蠅跡，嘔學士之心肝；流水高山，通我曹之性命哉！嗟乎！遇合難期，遭逢不偶。行蹤落落，對影長愁；傲骨嶙嶙，搔頭自愛。嘆面目之酸澀，來鬼物之揶揄。頻居康了之中，則鬚髮之條條可丑；一落孫山之外，則文章之處處皆疵。古今痛哭之人，卞和惟爾；顛倒逸群之物，伯樂伊誰？抱刺於懷，三年滅字；側身以望，四海無家。人生世上，只須合眼放步，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。天下之昂藏淪

落如葉生其人者，亦復不少，顧安得令威復來，而生死從之也哉？噫！」

四十千

新城王大司馬，有主計仆，家稱素封。忽夢一人奔入，曰：「汝欠四十千，今宜還矣。」問之，不答，徑入內去。既醒，妻產男。知為夙孽，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，凡兒衣食病藥，皆取給焉。過三四歲，視室中錢，僅存七百。適乳姥抱兒至，調笑於側。因呼之曰：「四十千將盡，如宜行矣。」言已，兒忽顏色蹙變，項折目張。再撫之，氣已絕矣。乃以余資置葬具而瘞之。此可為負欠者戒也。

昔有老而無子者，問諸高僧。僧曰：「汝不欠人者，人又不欠汝者，烏得子？」蓋生佳兒，所以報我之緣；生頑兒，所以取我之債。生者勿喜，死者勿悲也。

成仙

文登周生，與成生少共筆硯，遂訂為杵臼交。而成貧，故終歲常依周。以齒則周為長，呼周妻以嫂。節序登堂，如一家焉。周妻生子，產後暴卒。繼聘王氏，成以少故，未嘗請見之也。一日，王氏弟來省姊，宴於內寢。成適至。家人通白，周坐命邀之。成不入，辭去。周移席外舍，追之而還。甫坐，即有人

白別業之仆，為邑宰重笞者。先是，黃吏部家牧佣，牛蹊周田，以是相詬。牧佣奔告主，捉仆送官，遂被笞責。周詰得其故，大怒曰：「黃家牧豬奴，何敢爾！其先世為大父服役；促得志，乃無人耶！」氣填吭臆，忿而起，欲往尋黃。成捺而止之，曰：「強梁世界，原無皂白。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？」周不聽。成諫止再三，至泣下，周乃止。怒終不釋，轉側達旦。謂家人曰：「黃家欺我，我仇也，姑置之。邑令為朝遷官，非勢家官，縱有互爭，亦須兩造，何至如狗之隨嗾者？我亦呈治其佣，視彼將何處份。」家人悉慫恿之，計遂決。具狀赴宰，宰裂而擲之。周怒，語侵宰。宰慚恚，因逮系之。

辰後，成往訪周，始知入城訟理。急奔勸止，則已在囹圄矣。頓足無所為計。時獲海寇三名，宰與黃賂囑之，使捏周同黨。據詞申黜頂衣，旁掠酷慘。成人獄，相顧淒酸。謀叩闕。周曰：「身系重犴，如鳥在籠；雖有弱弟，止足供囚飯耳。」成銳身自任，曰：「是予責也。難而不急，烏用友也！」乃行。周弟贖之，則去已久矣。至都，無門入控。相傳駕將出獵，成預隱木市中；俄駕過，伏舞哀號，遂得准。驛送而下，著部院審奏。時閱十月余，周已誣服論闕。院接御批，大駭，復提躬讞。黃亦駭，謀殺周。因賂監者，絕其食飲；弟來饋問，苦禁拒之。成又為赴院聲屈，始蒙提問，業已飢餓不起。院臺怒，杖斃監

者。黃大怖，納數千金，囑為營脫，以是得朦朧題免。宰以枉法擬流。周放歸，益肝膽成。

成自經訟系，世情盡灰，招周偕隱。周溺少婦，輒迂笑之。成雖不言，而意甚決。別後，數日不至。周使探諸其家，家人方疑其在周所；兩無所見，始疑。周心知其異，遣人蹤跡之，寺觀壑谷，物色殆遍。時以金帛恤其子。又八九年，成忽自至，黃巾氈服，岸然道貌。周喜把臂曰：「君何往，使我尋欲遍？」笑曰：「孤雲野鶴，棲無定所。別後幸復頑健。」周命置酒，略道間闊，欲為變易道裝。成笑不語。周曰：「愚哉！何棄妻孥猶敝履也？」成笑曰：「不然。人將棄予，其何人之能棄。」問所棲止，答

在勞山之上清宮。既而抵足寢，夢成裸伏胸上，氣不得息。訝問何為，殊不答。忽驚而寤，呼成不應；坐而索之，杳然不知所往。定移時，始覺在成榻，駭曰：「昨不醉，何顛倒至此耶！」乃呼家人。家人火之，儼然成也。周固多髭，以手自捋，則疏無幾莖。取鏡自照，訝曰：「成生在此，我何往！」已而大悟，知成以幻術招隱。意欲歸內，弟以其貌異，禁不聽前。周亦無以自明。即命仆馬往尋成。數日，入勞山。馬行疾，仆不能及。休止樹下，見羽客往來甚眾。內一道人目周，周因以成問。道士笑曰：「耳其名矣，似在上清。」言已，徑去。周日送之，見一矢之外，又與一人語，亦不數言而去。與言者漸至，乃

同社生。見周，愕曰：「數年不晤，人以君學道名山，今尚遊戲人間耶？」周述其異。生驚曰：「我適遇之，而以為君也。去無幾時，或當不遠。」周大異，曰：「怪哉！何自己面目覲面而不之識？」仆尋至，急馳之，竟無蹤兆。一望寥闊，進退難以自主。自念無家可歸，遂決意窮追。而怪險不復可騎，遂以馬付仆歸，迤裡自往。遙見一童獨坐，趨近問程，且告以故。童自言為成弟子，代荷衣糧，導與俱行。星飯露宿，卓行殊遠，三日始至，又非世之所謂上清。時十月中，山花滿路，不類初冬。童人報客，成即遽出，始認己形。執手入，置酒宴語。見異彩之禽，馴人不驚，聲如笙簧，時來鳴於座上。心甚異之。然塵

俗念切，無意留連。地下有蒲團二，曳與並坐。至二更後，萬慮俱寂，忽似瞥然一眴，身覺與成易位。疑之，自捋頷下，則于思者如故矣。既曙，浩然思返。成固留之。越三日，乃曰：「乞少寐息，早送君行。」甫交睫，聞成呼曰：「行裝已具矣。」遂起從之。

所行殊非舊途，覺無幾時，裡居已在望中。成坐候路側，俾自歸。周強之不得，因踽踽至家門。叩不能應，思欲越牆，覺身飄似葉，一躍已過。凡逾數重垣，始抵臥室，燈燭熒然，內人未寢，嚶嚶與人語。舐窗以窺，則妻與一仆同杯飲，狀甚狎褻。於是怒火如焚；計將掩執，又恐孤力難勝。遂潛身脫肩而出，奔告成，且乞為助。成慨然從之，直抵內寢。周

舉石搥門，內張皇甚；播愈急，內閉益堅。成撥以劍，劃然頓闢。周奔入，仆沖戶而走。成在門外，以劍擊之，斷其肩臂。周執妻拷訊，乃知被收時即與仆私。周借劍決其首，上四中口下月，**GRK** □腸庭樹間。乃從成出，尋途而返。驀然忽醒，則身在臥榻，驚而言曰：「怪夢參差，使人駭懼！」成笑曰：「夢者兄以為真，真者乃以為夢。」周愕而問之。成出劍示之，濺血猶存。周驚怛欲絕，竊疑成壽張為幻。成知其意，乃促裝送之歸。荏苒至裡門，乃曰：「疇昔之夜，倚劍而相待者，非此處耶！吾厭見惡濁，請還待君於上；如過哺不來，予自去。」周至家，門戶蕭索，似無居人。還入弟家。弟見兄，雙淚遽墮，

曰：「兄去後，盜夜殺嫂，剗腸去，酷慘可悼。於今官捕未獲。」周如夢醒，因以情之，戒勿究。弟錯愕良久。周問其子，乃命老嫗抱至。周曰：「此襁褓物，宗緒所關，弟好視之。兄欲辭人世矣。」遂起，徑出。弟涕泗追挽，笑行不顧。至野外，見成，與俱行。遙回顧曰：「忍事最樂。」弟欲有言，成闊袖一舉，即不可見。悵立移時，痛哭而返。

周弟樸拙，不善治家人生產，居數年，家益貧。

周子漸長，不能延師，因自教讀。一日，早至齋，見案頭有函書，緘封甚固，簽題「仲氏啟」。審之，為兄跡；開視，則虛無所有，只見爪甲一枚，長二指許。心怪之。以甲置研上，出問家人所自來，並無知

者。回視，則研石燦燦，化為黃金。大驚。以試銅鐵，皆然。由此大富。以千金賜成氏子，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雲。

新郎

江南梅孝廉耦長，言其鄉孫公，為德州宰，鞫一奇案。

初，村人有為子娶婦者，新人入門，戚裡畢賀。飲至更余，新郎出，見新婦炫裝，趨轉舍後，疑而尾之。宅後有長溪，小橋通之。見新婦渡橋徑去，益疑。呼之不應。遙以手招婿；婿急趁之，相去盈尺，

而卒不可及。行數裡，入村落。婦止，謂婿曰：「君家寂寞，我不慣住。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，便同歸省。」言已，抽簪叩扉軋然，有女童出應門。婦先入。不得已，從之。既入，則岳父母俱在堂上。謂婿曰：「我女少嬌慣，未嘗一刻離膝下，一旦去故里，心輒戚戚。今同郎來，甚慰繫念。居數日，當送兩人歸。」乃為除室，麻褥備具，遂居之。

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，共索之。室中惟新婦在，不知婿之所在。由此遐邇訪問，並無耗息。翁媪零涕，謂其必死。將半載，婦家悼女無偶，遂請於村人父，欲別醮女。村人父益悲，曰：「骸骨衣裳，無可驗證，何知吾兒遂為異物！縱其奄喪，週歲而嫁，當

亦未晚，胡為如是急也！」婦父益銜之，論於庭。孫公怪疑，無所措力，斷令待以三年，存案遣去。村人子居女家，家人亦大相忻待。每與婦議歸，婦亦諾之，而因循不即行。積半年余，中心徘徊，萬慮不安。欲獨歸，而婦固留之。一日閤家惶遽，似有急難。倉卒謂婿曰：「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。不意儀裝未備，忽遭閔凶；不得已，即先送郎還。」於是送出門，旋踵急返，週旋言動，頗甚草草。方欲覓途行，回視院宇無存，但見高塚。大驚，尋路急歸。至家，歷言端末，因與投官陳訴。孫公拘婦父諭之，送女於歸，始合鬻焉。

靈官

朝天觀道士某，喜吐納之術。有翁假寓觀中，適同所好，遂為玄友。居數年，每至郊祭時，輒先旬日而去，郊後乃返。道士疑而問之。翁曰：「我兩人莫逆，可以實告：我狐也。郊期至，則諸神清穢，我無所容，故行遁耳。」又一年，及期而去，久不復返。疑之。一日忽至。因問其故。答曰：「我幾不復見子矣！曩欲遠避，心頗怠，視陰溝甚隱，遂潛伏卷瓮下。不意靈官糞除至此，瞥為所睹，憤欲加鞭。余懼而逃。靈官追逐甚急。至黃河上，瀕將及矣。大窘無計，竄伏溷中。神惡其穢，始返身去。即出，臭惡沾染，不可復遊人世。乃投水自濯訖，又蟄隱穴中幾百日，垢濁始淨。今來相別，兼以致囑：君亦宜隱身他

去，大劫將來，此非福地也。」言已，辭去。道士依言別徒。未幾而有甲申之變。

王蘭

利津王蘭暴病死。閻王覆勘，乃鬼卒之誤勾也。責送還生，則屍已敗。鬼懼罪，謂王曰：「人而鬼也則苦，鬼而仙也則樂。苟樂矣，何必生？」王以為然。鬼曰：「此處一狐，金丹成矣。竊其丹吞之，則魂不散，可以長存。但憑所之，罔不如意。子願之否？」王從之。鬼導去，人一高第，見樓閣渠然，而悄無一人。有狐在月下，仰道望空際。氣一呼，有丸自口中出，直上入於月中；一吸，輒復落，以口承

之，則又呼之：如是不已。鬼潛伺其側，俟其吐，急掇於手，付王吞之。狐驚，盛氣相嚮。見二人在，恐不敵，憤恨而去。王與鬼別，至其家，妻子見之，咸懼卻走。王告以故，乃漸集。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。

其友張姓者，聞而省之，相見話溫涼。因謂張曰：「我與若家夙忿，今有術，可以致富。子能從我游乎？」張唯唯。曰：「我能不藥而醫，不卜而斷。我欲現身，恐識我者相驚以怪。附子而行，可乎？」張又唯唯。於是即日趣裝，至山西界。富室有女，得暴疾，眩然瞽瞑。前後藥襻既窮，張造其廬，以術自炫。富翁止此女，常珍惜之，能醫者，願以千金為報。張請視之。從翁入室，見女瞑臥；啟其衾，撫其

體，女昏不覺。王私告張曰：「此魂亡也，當為覓之。」張乃告翁：「病雖危，可救。」問：「需何藥？」俱言不須，「女公子魂離他所，業遣神覓之矣。」約一時許，王忽來，具言已得。張乃請翁再入，又撫之。少頃，女欠伸，目遽張。翁大喜，撫問。女言：「向戲園中，見一少年郎，挾彈彈雀；數人牽遼馬，從諸其後。急欲奔避，橫被阻止。少年以弓授兒，教兒彈。方羞訶之，便攜兒馬上，累騎而行。笑曰：『我樂與子戲，勿羞也。』數裡入山中，我馬上號且罵；少年怒，推隨路旁，欲歸無路。適有一人至，捉兒臂，疾若馳，瞬息至家，忽若夢醒。」翁神之，果貽千金。王夜與張謀，留二百金作路用，

余盡攝去，款門而付其子；又命以三百饋張氏，乃復還。次日，與翁別，不見金藏何所，益異之，厚禮而送之。

逾數日，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。才飲博不事生產，奇貧如丐。聞張得異術，獲金無算，因奔尋之。王勸薄贈令歸。才不改故行，旬日蕩盡，將復覓張。王已知之，曰：「才狂悖，不可與處，只宜賂之使去，縱禍猶淺。」逾日，才果至，強從與俱。張曰：「我固知汝復來。日事酗賭，千金何能滿無底竇？誠改若所為，我百金相贈。」才諾之。張瀉囊授之。才去，以百金在裏，賭益豪；益之狹邪游，揮灑如土。邑中捕役疑而執之，質於官，拷掠酷慘。才實告金所

自來。乃遣隸押才捉張。數日，創劇，斃於途。魂不忘張，復往依之，因與王會。一日聚飲於煙墩，才大醉狂呼，王止之不聽。適巡方御史過，聞呼搜之，獲張。張懼，以實告，御史怒，笞而牒於神。夜夢金甲人告曰：「查王蘭無辜而死，今為鬼仙。醫亦仁術，不可律以妖魅。今奉帝命，授為清道使。賀才邪蕩，已罰竄鐵圍山。張某無罪，當宥之。」御史醒而異之，乃釋張。張治裝旋裡。囊中存數百金，敬以半送家。王氏子孫，以此致富焉。

鷹虎神

郡城東嶽廟，在南郭。大門左右，神高丈余，俗

名「鷹虎神」，猙獰可畏。廟中道士任姓，每雞鳴，輒起焚誦。有偷兒預匿廊間，伺道士起，潛入寢室，搜括財物。奈室無長物，惟於薦底得錢三百，納腰中，拔關而出，將登千佛山。南竄許時，方至山下。見一巨丈夫，自山上來，左臂蒼鷹，適與相遇。近視之，面銅青色，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。大恐，蹲伏而戰。神詫曰：「盜錢安往？」偷兒益懼，叩不已。神揪令還，入廟，使傾所盜錢，跪守之。道士課畢，回顧駭愕。盜歷歷自述。道士收其錢而遣之。

王成

王成，平原故家子，性最懶。生涯日落，惟剩破

屋數間，與妻臥牛衣中，交謫不堪。時盛夏燠熱，村外故有周氏園，牆宇盡傾，惟存一亭；村人多寄宿其中，王亦在焉。既曉，睡者盡去；紅日三竿，王始起，逡巡欲歸。見草際金釵一股，拾視之，鐫有細字雲：「儀賓府造」。王祖為衡府儀賓，家中故物，多此款式，因把釵躊躇。炎欠一嫗來尋釵。王雖故貧，然性介，遽出授之。嫗喜，極贊盛德，曰：「釵值幾何，先夫之遺澤也。」問：「夫君伊誰？」答雲：「故儀賓王柬之也。」王驚曰：「吾祖也。何以相遇？」嫗亦驚曰：「汝即王柬之之孫耶？我乃狐仙。百年前，與君祖繾綣。君祖歿，老身遂隱。過此遺釵，適人子手，非天數耶！」王亦曾聞祖有狐妻，信其言，

便邀臨顧。嫗從之。王呼妻出見，負敗絮，菜色黯焉。嫗嘆曰：「嘻！王柬之孫子，非乃一貧至此哉！」又顧敗灶無煙，曰：「家計若此，何以聊生？」妻因細述貧狀，嗚咽飲泣。嫗以釵授婦，使姑質錢市米，三日外請復相見。王挽留之。嫗曰：「汝一妻不能自存活；我在，仰屋而居，復何裨益？」遂徑去。王為妻言其故，妻大怖。王誦其義，使姑事之，妻諾。逾三日，果至。出數金，糴粟麥各石。夜與婦共短榻。婦初懼之；然察其意殊拳拳，遂不之疑。

翌日，謂王曰：「孫勿惰，宜操小生業，坐食烏可長也？」王告以無資。曰：「汝祖在時，金帛憑所取；我以世外人，無需是物，故未嘗多取。積花粉之

金四十兩，至今猶存。久貯亦無所用，可將去悉以市葛，刻日赴都，可得微息。」王從之，購五十餘端以歸。媼命趣裝，計六七日可達燕都。囑曰：「宜勤勿懶，宜急勿緩；遲之一日，悔之已晚。」王敬諾，囊貨就路。中途遇雨，衣履浸濡。王生平未歷風霜，委頓不堪，因暫休旅舍。不意淙淙徹暮，檐雨如繩。過宿，寧益甚。見往來行人，踐淖沒脛，心畏苦之。待至停午，始漸燥，而陰雲複合，雨又大作。信宿乃行。將近京，傳聞葛價翔貴，心竊喜。入都，解裝客店，主人深惜其晚。先是，南道初通，葛至絕少。貝勒府購致甚急，價頓昂，較常可三倍。前一日方購足，後來者並皆失望。主人以故告王。王鬱鬱不得

志。越日，葛至愈多，價益下。王以無利不肯售。遲十餘日，計食耗煩多，倍益憂悶。主人勸令賤鬻，改而他圖。從之。虧資十餘兩，悉脫去。早起，將作歸計，啟視囊中，則金亡矣。驚告主人。主人無所為計。或勸鳴官，責主人償。王嘆曰：「此我數也，於主人何尤？」主人聞而德之，贈金五兩，慰之使歸。自念無以見祖母，蹀躞內外，進退維谷。

適見斗鶉者，一賭輒數千；每市一鶉，恆百錢不止。意忽動，計囊中資，僅足販鶉，以商主人。主人亟慫上與下心之，且約假寓飲食，不取其直。王喜，遂行。購鶉盈僮，復人都。主人喜，賀其速售。至夜，大雨徹曙。天明，衢水如河，淋零猶未休也。居

以待蜻，連綿數日，更無休止。起視籠中，鶉漸死。王大懼，不知計之所出。越日，死愈多；僅余數頭，並一籠飼之；經宿往窺，則一鶉僅存。因告主人，不覺涕墮。主人亦為扼腕。王自度金盡罔歸，但欲覓死，主人勸慰之。共往視鶉，審諦之曰：「此似英物。諸鶉之死，未必非此之斗殺之也。君暇亦無所事，請把之；如其良也，賭亦可以謀生。」王如其教。既馴，主人令持向街頭，賭酒食。鶉健甚，輒贏。主人喜，以金授王，使復與子弟決賭；三戰三勝。半年許，積二十金。心益慰，視鶉如命。先是大親王好鶉，每值上元，輒放民間「炳」者入邸相角。主人謂王曰：「今大富宜可立致；所不可知者，

在子之命矣。」因告以故，導與俱往。囑曰：「脫敗，則喪氣出耳。倘有萬分一，鶉斗勝，王必欲市之，君勿應；如固強之，惟予首是瞻，待首肯而後應之。」王曰：「諾。」至邸，則鶉人肩摩於墀下。頃之，王出御殿。左右宣言：「有願斗者上。」即有一人把鶉，趨而進。王命放鶉，客亦放；略一騰蹕，客鶉已敗。王大笑。俄頃，登而敗者數人。主人曰：「可矣。」相將俱登。王相之，曰：「睛有怒脈，此健羽也，不可輕敵。」命取鐵喙者當之。一再騰躍，而王鶉鍛羽。更選其良，再易再敗。王急命取宮中玉鶉。片時把出，素羽如鷺，神駿不凡。五成意餒，跪而求罷，曰：「大王之鶉，神物也，恐傷吾禽，喪吾

業矣。」王笑曰：「縱之。脫斗而死，當厚爾償。」成乃縱之。玉鶉直奔之。而玉鶉方來，則伏如怒雞以待之；玉鶉健啄，則起如翔鶴以擊之；進退頡頏，相持約一伏時。玉鶉漸懈，而其怒益烈，其斗益急。未幾，雪毛摧落，垂翅而逃。觀者千人，罔不嘆羨。王乃索取而親把之，自喙至爪，審週一過，問成曰：「鶉可貨否？」答雲：「小人無恆產，與相依為命，不願售也。」王曰：「賜而重值，中人之產可致。頗願之乎？」成俯思良久，曰：「本不樂置；顧大王既愛好之，苟使小人得衣食業，又何求？」王請直，答以千金。王笑曰：「痴男子！此何珍寶，而千金直也？」成曰：「大王不以為寶，臣以為連城之璧不過也。」

「王曰：『如何？』」曰：『小人把向市廛，日得數金，易升斗粟，一家十餘食指，無凍餒憂，是何寶如之？』王言：『予不相虧，便與二百金。』成搖首。又增百數。成目視主人，主人色不動。乃曰：『承大王命，請減百價。』王曰：『休矣！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！』成囊鶉欲行。王呼曰：『鶉人來，鶉人來！實給六百，肯則售，否則已耳。』成又目主人，主人仍自若。成心願盈溢，惟恐失時，曰：『以此數售，心實怏怏；但交而不成，則獲戾滋大。無已，即如王命。』王喜，即秤付之。成囊金，拜賜而出。主人對曰：『我言如何，子乃急自鬻也？再少靳之，八百金在掌中矣。』成歸，擲金案上，請主人自取之，主人

不受。又固讓之，乃盤計飯直而受之。

王治裝歸，至家，歷述所為，出金相慶。嫗命置良田三百畝，起屋作器，居然世家。嫗早起，使成督耕，婦督織；稍惰，輒訶之。夫婦相安，不敢有怨詞。過三年，家益富。嫗辭欲去。夫妻共挽之，至泣下。嫗亦遂止。旭旦候之，已杳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富皆得於勤，此獨行於惰，亦創聞也。不知一貧徹骨，而至性不移，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。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！」

青鳳

太原耿氏，故大家，第宅弘闊。後凌夷，樓舍連瓦，半曠廢之。因生怪異，堂門輒自開掩，家人恆中夜駭嘩。耿患之，移居別墅，留老翁門焉。由此荒落益甚。或聞笑語歌吹聲。耿有從子去病，狂放不羈，囑翁有所聞見，奔告之。至夜，見樓上燈光明滅，走報生。生欲入覘其異。止之，不聽。門戶素所習識，竟撥蒿蓬，曲折而入。登樓，殊無少異。穿樓而過，聞人語切切。潛窺之，見巨燭雙燒，其明如晝。一叟儒冠南面坐，一媪相對，俱年四十餘。東向一少年，可二十許；右一女郎，裁及笄耳。馘肉滿案，團坐笑語。生突入，笑呼曰：「有不速之客一人來！」群驚奔匿。獨叟出，叱問：「誰何人入閨闈？」生曰：「

此我家閨闈，君佔之。旨酒自飲，不一邀主人，毋乃太吝？」叟審諦，曰：「非主人也。」生曰：「我狂生耿去病，主人之從子耳。」叟致敬曰：「久仰山斗！」乃揖生入，便呼家人易饌。生止之。叟乃酌客。生曰：「吾輩通家，座客無庸見避，還祈招飲。」叟呼：「孝兒！」俄少年自外人。叟曰：「此豚兒也。」揖而坐，略審門閥。叟自言：「義君姓胡。」生素豪，談議風生，孝兒亦倜儻；傾吐間，雅相愛悅。生二十一，長孝兒二歲，因弟之。叟曰：「聞君祖纂塗山外傳，知之乎？」答：「知之。」叟曰：「我塗山氏之苗裔也。唐以後，譜系猶能憶之；五代而上無傳焉。幸公子一垂教也。」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

功，粉飾多詞，妙緒泉涌。叟大喜，謂子曰：「今幸得聞所未聞。公子亦非他人，可請阿母及青鳳來，共聽之，亦令知我祖德也。」孝兒入幃中。少時，媪偕女郎出。審顧之，弱態生嬌，秋波流慧，人間無其麗也。叟指婦雲：「此為老荊。」又指女郎：「此青鳳，鄙人之猶女也。頗惠，所聞見，輒記不忘，故喚令聽之。」生談竟而飲，瞻顧女郎，停睇不轉。女覺之，輒俯其首。生隱躡蓮鈎，女急斂足，亦無愠怒。生神志飛揚，不能自主，拍案曰：「得婦如此，南面王不易也！」媪見生漸醉，益狂，與女俱起，遽牽幃去。生失望，乃辭叟出。而心縈縈，不能忘情於青鳳也。

至夜，復往，則蘭麝猶芳，而凝待終宵，寂無聲咳。歸與妻謀，欲攜家而居之，冀得一遇。妻不從，生乃自往，讀於樓下。夜方憑幾，一鬼披發入，面黑如漆，張目視生。生笑，染指研墨自塗，灼灼然相與對視。鬼慚而去。次夜，更既深，滅燭欲寢，聞樓後發扃，闢之外闌然。急起窺覘，則扉半啟。俄聞履聲細碎，有燭光自房中出。視之，則青鳳也。驟見生，駭而卻退，遽闔雙扉。生長跽而致詞曰：「小生不避險惡，實以卿故。幸無他人，得一握手為笑，死不憾耳。」女遙語曰：「惓惓深情，妾豈不知？但叔閨訓嚴，不敢奉命。」生固哀之，云：「亦不敢望肌膚之親，但一見顏色足矣。」女似肯可，啟關出，捉之臂

而曳之。生狂喜，相將入樓下，擁而加諸膝。女曰：「幸有夙分，過此一夕，即相思無用矣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阿叔畏君狂，故化厲鬼以相嚇，而君不動也。今已卜居他所，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，而妾留守，明日即發矣。」言已，欲去，雲：「恐叔歸。」生強止之，欲與為歡。方持論間，叟掩人。女羞懼無以自容，俯首倚床，拈帶不語。叟怒曰：「賤婢辱吾門戶！不速去，鞭撻且從其後！」女低頭急去，叟亦出。尾而聽之，訶詬萬端。聞青鳳嚶嚶啜泣，生心意如割，大聲曰：「罪在小生，於青鳳何與？倘宥鳳也，刀鋸斧鉞，小生願身受之！」良久寂然，生乃歸寢。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。生叔聞而奇之，願售以

居，不較直。生喜，攜家口而遷焉。居逾年，甚適，而未嘗須臾忘鳳也。

會清明上墓歸，見小狐二，為犬逼逐。其一投荒竄去，一則皇急道上。望見生，依依哀啼，鬪耳輯首，似乞其援。生憐之，啟裳衿，提抱以歸。閉門，置床上，則青鳳也。大喜，慰問。女曰：「適與婢子戲，遭此大厄。脫非郎君，必葬犬腹。望無以非類見憎。」生曰：「日切懷思，繫於魂夢。見卿如獲異寶，何憎之雲！」女曰：「此天數也，不因顛覆，何得相從？然幸矣，婢子必以妾為己死，可與君堅永約耳。」生喜，另舍舍之。積二年余，生方夜讀，孝兒忽入。生輟讀，訝詰所來。孝兒伏地，愴然曰：「家

君有橫難，非君莫拯。將自詣懇，恐不見納，故以某來。」問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公子識莫三郎否？」曰：「此吾年家子也。」孝兒曰：「明日將過，倘攜有獵狐，望君之留之也。」生曰：「樓下之羞，耿耿在念，他事不敢預聞。必欲仆效綿薄，非青鳳來不可！」孝兒零涕曰：「鳳妹已野死三年矣！」生拂衣曰：「既爾，則恨滋深耳！」執卷高吟，殊不顧瞻。孝兒起，哭失聲，掩面而去。生如青鳳所，告以故。女失色曰：「果救之否？」曰：「救則救之；適不之諾者，亦聊以報前橫耳。」女乃喜曰：「妾少孤，依叔成立。昔雖獲罪，乃家范應爾。」生曰：「誠然，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。卿果死，定不相援。」女笑

曰：「忍哉！」次日，莫二郎果至，鏤膺虎鬚，僕從甚赫。生門逆之。見獲禽甚多，中一黑狐，血殷毛革；撫之，皮肉猶溫。便托裘敝，乞得綴補。莫慨然解贈。生即付青鳳，乃與客飲。客既去，女抱狐於懷，三日而蘇，展轉復化為叟。喜顧女曰：「我固謂汝不死，今果然矣。」女謂生曰：「君如念妾，還乞以樓宅相假，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。」生諾之。叟赧然謝別而去。入夜，果舉家來。由此如家人父子，無復猜忌矣。生齋居，孝兒時共談宴。生嫡出子漸長，遂使傅之；蓋循循善教，有師範焉。

畫皮

太原王生，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襖獨奔，甚艱於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姝麗。心相愛樂，問：「何夙夜踽踽獨行？」女曰：「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憂，何勞相問。」生曰：「卿何愁憂？或可效力，不辭也。」女黯然曰：「父母貪賂，鬻妾朱門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，所弗堪也，將遠遁耳。」問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在亡之人，烏有定所。」生言：「敝廬不遠，即煩枉顧。」女喜，從之。生代攜襖物，導與同歸。女顧室無人，問：「君何無家口？」答雲：「齋耳。」女曰：「此所良佳。如憐妾而活之，須秘密勿泄。」生諾之，乃與寢合。使匿密室，過數日而人不知也。生微告妻。妻陳，疑為大家媵妾，勸遣之。生

不聽。

偶適市，遇一道士，顧生而愕。問：「何所遇？」
「答言：「無之。」道士曰：「君身邪氣縈繞，何言無？」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「惑哉！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。」生以其言異，頗疑女；轉思明明麗人，何至為妖，意道士借魘襪以獵食者。無何，至齋門，門內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踰墘垣，則室門亦閉。躡跡而窗窺之，見一獰鬼，面翠色，齒巉巉如鋸。鋪人皮於榻上，執彩筆而繪之；已而擲筆，舉皮，如振衣狀，披於身，遂化為女子。睹此狀，大懼，獸伏而出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跡之，遇於野，長跪乞救。道士曰：「請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，

甫能覓代者，予亦不忍傷其生。」乃以蠅拂授生，令掛寢門。臨別，約會於青帝廟。生歸，不敢入齋，乃寢內室，懸拂焉。一更許，聞門外戢戢有聲，自不敢窺也，使妻窺之。但見女子來，望拂子不敢進；立而切齒，良久乃去。少時復來，罵曰：「道士嚇我。終不然寧人口而吐之耶！」取拂碎之，壞寢門而入。徑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掬生心而去。妻號。婢人燭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陳駭涕不敢聲。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「我固憐之，鬼子乃敢爾！」即從生弟來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「幸遁未遠。」問：「南院誰家？」二郎曰：「小生所舍也。」道士曰：「現在君所。」二郎愕然，以為未

有。道士問曰：「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？」答曰：「仆早赴青帝廟，良不知。當歸問之。」去少頃而返，曰：「果有之。晨間一嫗來，欲佣為仆家操作，室人止之，尚在也。」道士曰：「即是物矣。」遂與俱往。仗木劍，立庭心，呼曰：「孽魅！償我拂子來！」嫗在室，惶遽無色，出門欲遁。道士逐擊之。嫗仆，人皮劃然而脫，化為厲鬼，臥嗥如豬。道士以木劍梟其首；身變作濃煙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蘆，撥其塞，置煙中，颯颯然如口吸氣，瞬息煙盡。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視人皮，眉目手足，無不備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畫軸聲，亦囊之，乃別欲去。陳氏拜迎於門，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謝不能。陳益悲，伏地不

起。道士沉思曰：「我術淺，誠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，往求必合有效。」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市上有瘋者，時臥糞土中。試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」二郎亦習知之。乃別道士，與嫂俱往。

見乞人顛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穢不可近。陳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：「佳人愛我乎？」陳告之故。又大笑曰：「人盡夫也，活之何為？」陳固哀之。乃曰：「異哉！人死而乞活於我。我閻摩耶？」怒以杖擊陳。陳忍痛受之。市人漸集如堵。乞人咯痰唾盈把，舉向陳吻曰：「食之！」陳紅漲於面，有難色；既思道士之囑，遂強啖焉。覺入喉中，硬如團絮，格格而

下，停結胸間。乞人大笑曰：「佳人愛我哉！」遂起，行已不顧。尾之，入於廟中。追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；前後冥搜，殊無端兆，慚恨而歸。既悼夫亡之慘，又悔食唾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願即死。方欲展血斂屍，家人佇望，無敢近者。陳抱屍收腸，且理且哭。哭極聲嘶，頓欲嘔。覺臍中結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驚而視之，乃人心也。在腔中突突猶躍，熱氣騰蒸如煙然。大異之。急以兩手合腔，極力抱擠。少懈，則氣氤氳自縫中出。乃裂繒帛急束之。以手撫屍，漸溫。覆以衾裯。中夜啟視，有鼻息矣。天明，竟活。為言：「恍惚若夢，但覺隱痛耳。」視破處，痂結如錢，尋愈。

異史氏曰：「愚哉世人！明明妖也，而以為美。迷哉愚人！明明忠也，而以為妄。然愛人之色而漁之，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。天道好還，但愚而迷者不悟耳。可哀也夫！」

賈兒

楚某翁，賈於外。婦獨居，夢與人交；醒而捫之，小丈夫也。察其情，與人異，知為狐。未幾，下床去，門未開而已逝矣。入暮，邀庖媪伴焉。有子十歲，素別榻臥，亦招與俱。夜既深，媪兒皆寐，狐復來。婦喃喃如夢語。媪覺，呼之，狐遂去。自是，身忽忽若有亡。至夜，不敢息燭，戒子睡勿熟。夜闌，

兒及媪倚壁少寐。既醒，失婦，意其出遺；久待不至，始疑。媪懼，不敢往覓。兒執火遍燭之，至他室，則母裸臥其中；近扶之，亦不羞縮。自是遂狂，歌哭叫詈，日萬狀。夜厭與人居，別榻寢兒，媪亦遣去。兒每聞母笑語，輒起火之。母反怒訶兒，兒亦不為意，因共壯兒膽。然嬉戲無節，日效木虧者，以磚石疊窗上，止之不聽。或去其一石，則滾地作嬌啼，人無敢氣觸之。過數日，兩窗盡塞，無少明。已乃合泥塗壁孔，終日營營，不憚其勞。塗已，無所作，遂把廚刀霍霍磨之。見者皆憎其頑，不以人齒。

元宵分隱刀於懷，以瓢覆燈。伺母嚙語，急啟燈，杜門聲喊。久之無異，乃離門揚言，詐作欲搜

狀。炎欠有一物，如狸，突奔門隙。急擊之，僅斷其尾，約二寸許，濕血猶滴。初，挑燈起，母便詬罵，兒若弗聞。擊之不中，懊恨而寢。自念雖不即戮，可以幸其不來。及明，視血跡逾垣而去。跡之，入何氏園中。至夜果絕，兒竊喜。但母痴臥如死。未幾，賈人歸，就榻問訊。婦女曼罵，視若仇。兒以狀對。翁驚，延醫藥之。婦瀉藥詬罵。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，數日漸安。父子俱喜。一夜睡醒，失婦所在；父子又覓得於別室。由是復顛，不欲與夫同室處。向夕，竟奔他室，挽之，罵益甚。翁無策，盡扃他扉。婦奔去，則門自闔。翁患之，驅襁備至，殊無少驗。

兒薄暮潛入何氏園，伏莽中，將以探狐所在。月

初昇，乍聞人語。暗撥蓬科，見二人來飲，一長鬣奴捧壺，衣老棕色。語俱細隱，不甚可辨。移時，聞一人曰：「明日可取白酒一希瓦來。」頃之，俱去，惟長鬣獨留，脫衣臥庭石上。審顧之，四肢皆如人，但尾垂後部。兒欲歸，恐狐覺，遂終夜伏。未明，又聞二人以次復來，嚶嚶入竹叢中。兒乃歸。翁問所往，答：「宿阿伯家。」適從父入市，見帽肆掛狐尾，乞翁市之。翁不顧。兒牽父衣，嬌聒之。翁不忍過拂，市焉。父貿易廛中，兒戲弄其側，乘父他顧，盜錢去，沽白酒，寄肆廊。有舅氏城居，素業獵。兒奔其家。舅他出。妗詰母疾，答雲：「連朝稍可，又以耗子嚙衣，怒涕不解，故遣我乞獵藥耳。」妗撿櫝，出

錢許，裹付兒。兒少之。妗欲作湯餅啖兒。兒覷室無人，自發藥裹，竊盈掬而懷之。乃趨告妗，俾勿舉火，「父待市中，不遑食也」。遂徑出，隱以藥置酒中。遨遊市上，抵暮方歸。父問所在，托在舅家。兒自是日游塵肆間。

一日，見長鬣人亦雜儔中。兒審之確，陰綴系之。漸與語，詰其居里。答言：「北村。」亦詢兒，兒偽雲：「山洞。」長鬣怪其洞居。兒笑曰：「我世居洞府，君固否耶？」其人益驚，便詰姓氏。兒曰：「我胡氏子。曾在何處，見君從兩郎，顧忘之耶？」其人熟審之，若信若疑。兒微啟下裳，少少露其假尾，曰：「我輩混跡人中，但此物猶存，為可恨耳。」

「其人問：「在市欲何作？」兒曰：「父遣我沽。」其人亦以沽告。兒問：「沽未？」曰：「吾儕多貧，故常竊時多。」兒曰：「此役亦良苦，耽驚擾。」其人曰：「受主人遣，不得不爾。」因問：「主人伊誰？」曰：「即曩所見兩郎兄弟也。一私北郭王氏婦，一宿東村某翁家。翁家兒大惡，被斷尾，十日始瘥，今復往矣。」言已，欲別，曰：「勿誤我事。」兒曰：「竊之難，不若沽之易。我先沽寄廊下，敬以相贈。我囊中尚有餘錢，不愁沽也。」其人愧無以報。兒曰：「我本同類，何靳些須？暇時，尚當與君痛飲耳。」遂與俱去，取酒授之，乃歸。

至夜，母竟安寢，不復奔。心知有異，告父同往

驗之，則兩狐斃於亭上，一狐死於草中，喙津津尚有血出。酒瓶猶在，持而搖之，未盡也。父驚問：「何不早告？」曰：「此物最靈，一泄，則彼知之。」翁喜曰：「我兒，討狐之陳平也。」於是父子荷狐歸。見一狐秃尾，刀痕儼然。自是遂安。而婦瘡殊甚，心漸明瞭，但益之嗽，嘔痰輒數升，尋愈。北郭王氏婦，向崇於狐；至是問之，則狐絕而病亦愈。翁由此奇兒，教之騎射。後貴至總戎。

蛇癖

予鄉王蒲令之仆呂奉寧，性嗜蛇。每得小蛇，則全吞之，如啖蔥狀。大者，以刀寸寸斷之，始掬以

食。嚼之錚錚，血水沾頤。且善嗅，嘗隔牆聞蛇香，急奔牆外，果得蛇盈尺。時無佩刀，先噬其頭，尾尚蜿蜒於口際。

金世成

金世成，長山人。素人檢。忽出家作頭陀。類顛，啖不潔以為美。犬羊遺穢於前，輒伏啖之。自號為佛。愚民婦異其所為，執弟子禮者以千萬計。金訶使食矢，無敢違者。創殿閣，所費不資，人咸樂輸之。邑令南公惡其怪，執而笞之，使修聖廟。門人競相告曰：「佛遭難！」爭募救之。宮殿旬月而成，其金錢之集，尤捷於酷吏之追呼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予聞金道人，人皆就其名而呼之，謂為「金世成佛」。品至啖穢，極矣。答坐卽為尸，罰之適有濟，南令公處法何良也！然學宮圯而煩妖道，亦士大夫之羞矣。」

董生

董生，字遐思，青州之西鄙人。冬月薄暮，展被於榻而熾炭焉。方將篝燈，適友人招飲，遂扃戶去。至友人所，座有醫人，善太素脈，遍診諸客。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：「余閱人多矣，脈之奇無如兩君者：貴脈而有賤兆，壽脈而有促征。此非鄙人所敢知也。然而董君實甚。」共驚問之。曰：「某至此亦窮於

術，未敢臆決。願兩君自慎之。」二人初聞甚駭，既以為模稜語，置不為意。

半夜，董歸，見齋門虛掩，大疑。醺中自憶，必去時忙促，故忘扃鍵。入室，未遑爇火，先以手入衾中，探其溫否。才一探入，則膩有臥人。大愕，斂手。急火之，竟為姝麗，韶顏稚齒，神仙不殊。狂喜，戲探下體，則毛尾修然。大懼，欲遁，女已醒，出手捉生臂，問：「君何往？」董益懼，戰慄哀求：「願仙人憐恕！」女笑曰：「何所見而畏我？」董曰：「我不畏首而畏尾。」女又笑曰：「君誤矣。尾於何有？」引董手，強使復探，則髀肉如脂，尻骨童童。笑曰：「何如？醉態目蒙瞳，不知所見伊何，遂

誣人若此。「董固喜其麗，至此益惑，反自咎適然之錯。然疑其所來無因。女曰：「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？屈指移居者，已十年矣。爾是我未笄，君垂髻也。」董恍然曰：「卿周氏之阿瑣耶？」女曰：「是矣。」董曰：「卿言之，我彷彿憶之。十年不見，遂苗條如此！然何遽能來？」女曰：「妾適痴郎四五年，翁姑相斷逝，又不幸為文君。剩妾一身，瑩無所依。憶孩時相識者惟君，故來相見就。入門已暮，邀飲者適至，遂潛隱以待君歸。待之既久，足冰肌粟，故借被以自溫耳，幸勿見疑。」董喜，解衣共寢，意殊自得。月余，漸羸瘦，家人怪問，輒言不自知。久之，面目益支離，乃懼，復造善脈者診之。醫曰：「

此妖脈也。前日之死征驗矣，疾不可為也。」董大哭，不去。醫不得已，為之針手灸臍，而贈以藥。囑曰：「如有所遇，力絕之。」董亦自危。既歸，女笑要之。怫然曰：「勿復相糾纏，我行且死！」走不顧。女大慚，亦怒曰：「汝尚欲生耶！」至夜，董服藥獨寢，甫交睫，夢與女交，醒已遺矣。益恐，移寢於內，妻子火守之。夢如故。窺女子已失所在。積數日，董吐血斗余而死。

王九思在齋中，見一女子來，悅其美而私之。詰所自，曰：「妾遐思之鄰也。渠舊與妾善，不意為狐惑而死。此輩妖氣可畏，讀書人宜慎相防。」王益佩之，遂相歡待。居數日，迷罔病瘳。忽夢董曰：「與

君好者狐也。殺我矣，又欲殺我友。我已訴之冥府，泄此幽憤。七日之夜，當炷香室外，勿忘卻！」醒而異之。謂女曰：「我病甚，恐將委溝壑，或勸勿室也。」女曰：「命當壽，室亦生；不壽，勿室亦死也。」坐與調笑。王心不能自持，又亂之。已而悔之，而不能絕。及暮，插香戶上。女來，拔棄之。夜又夢董來，讓其違囑。次夜，暗囑家人，俟寢後潛炷之。女在榻上，忽驚曰：「又置香耶？」王言不知。女急起得香，又折滅之。人曰：「誰教君為此者？」王曰：「或室人慢病，信巫家作厭禳耳。」女彷徨不樂。家人潛窺香滅，又炷之。女忽嘆曰：「君福澤良厚。我誤害遐思而奔子，誠我之過。我將與彼就質於

冥曹。君如不忘夙好，勿壞我皮囊也。」逡巡下榻，仆地而死。燭之，狐也。猶恐其活，遽呼家人，剝其革而懸焉。王病甚，見狐來曰：「我訴諸法曹，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，死當其罪；但咎我不當惑人，追金丹去，復令還生。皮囊何在？」曰：「家人不知，已脫之矣。」狐慘然曰：「余殺人多矣，今死已晚；然忍哉君乎！」恨恨而去。王病幾危，半年乃瘥。

齧石

新城王欽文太翁家，有園人王姓，幼入勞山學道。久之，不火食。惟啖松子及白石，遍體生毛。既數年，念母老歸裡，漸復火食，猶啖石如故。向日視

之，即知石之甘苦酸咸，如啖芋然。母死，復入山，今又十七八年矣。

廟鬼

新城諸生王啟後者，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。見一婦人入室，貌肥黑不揚。笑近坐榻，意甚褻。王拒之，不去。由此坐臥輒見之。而意堅定，終不搖。婦怒，批其頰有聲，而亦不甚痛。婦以帶懸樑上，猝與並縊。王不覺自投梁下，引頸作縊狀。人見其足不履地，挺然立空中，即亦不能死。自是病顛，忽曰：「彼將與我投河矣。」望河狂奔，曳之乃止。如此百端，日常數作，術藥罔效。一日，忽見有武士綰鎖而

人，怒叱曰：「樸誠者汝何敢擾！」即繫婦項，自櫺中出。纔至窗外，婦不復人形，目電閃，口血赤如盆。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，絕類其一焉。於是病若失。

陸判

陵陽朱爾旦，字小明。性豪放。然素鈍，學雖篤，尚未知名。一日，文社眾飲。或戲之雲：「君有豪名，能深夜赴十王殿，負得左廊判官來，眾當釀作筵。」蓋陵陽有十王殿，神鬼皆以木彫，妝飾如生。東廡有立判，綠面赤須，貌尤獍惡。或夜聞兩廊拷訊聲。入者，毛皆森豎。故眾以此難朱。朱笑起，徑

去。居無何，門外大呼曰：「我請髯宗師至矣！」眾皆起。俄負判人，置幾上，奉觴，酌之三。眾睹之，瑟縮不安於座，仍請負去。朱又把酒灌地，祝曰：「門生狂率不文，大宗師應該不為怪。荒舍匪遙，合乘興來覓飲，幸勿為眵畦。」乃負之去。

次日，眾果招飲。抵暮，半醉而歸，興未闌，挑燈獨酌。忽有人褰簾入，視之，則判官也。朱起曰：「意吾殆將死矣！前夕冒瀆，今來加斧鑕耶？」判啟濃髯微笑曰：「非也。昨蒙高義相訂，夜偶暇，敬踐達人之約。」朱大悅，牽衣促坐，自起滌器爇火。判曰：「天道溫和，可以冷飲。」朱如命，置瓶案上，奔告家人治餚果。妻聞，大駭，戒勿出。朱不聽，立

俟治具以出。易璣交酬，始詢姓氏。曰：「我陸姓，無名字。」與談古典，應答如響。問：「知制藝否？」曰：「妍媸亦頗辨之。陰司誦讀，與陽世略同。」陸豪飲，一舉十觥。朱因竟日飲，遂不覺玉山傾頽，伏几醺睡。比醒，則殘燭昏黃，鬼客已去。

自是三兩日輒一來，情益洽，時抵足臥。朱獻窗稿，陸輒紅勒之，都言不佳。一夜，朱醉，先寢，陸猶自酌。忽醉夢中，覺臍腹微痛；醒而視之，則陸危坐床前，破腔出腸胃，條條整理。愕曰：「夙無仇怨，何以見殺？」陸笑雲：「勿懼，我為君易慧心耳。」從容納腸已，複合之，末以裹足布束朱腰。作用畢，視榻上亦無血跡。腹間覺少麻木。見陸置肉塊

幾上。問之，曰：「此君心也。作文不快，知君之毛竅塞耳。適在冥間，於千萬心中，揀得佳者一枚，為君易之，留此以補闕數。」乃起，掩扉去。天明解視，則創縫已合，有線而赤者存焉。自是文思大進，過眼不忘。數日，又出文示陸。陸曰：「可矣。但君福薄，不能大顯貴，鄉、科而已。」問：「何時？」曰：「今歲必魁。」未幾，科試冠軍，秋闈果中經元。同社生素揶揄之；及見闈墨，相視而驚，細詢始知其異。共求朱先容，願納交陸。陸諾之。眾大設以待之。更初，陸至，赤髯生動，目炯炯如電。眾茫乎無色，齒欲相去；漸引去。

朱乃攜陸歸飲，既醺，朱曰：「湔腸伐胃，受賜

已多。尚有一事欲相煩，不知可否？」陸便請命。朱曰：「心腸可易，面目想亦可更。山荊，予結髮人，下體頗亦不惡，但頭面不甚佳麗。尚欲煩君刀斧，如何？」陸笑曰：「諾，容徐圖之。」過數日，半夜來叩關。朱急起延入。燭之，見襟裏一物。詰之，曰：「君曩所囑，向艱物色。適得一美人首，敬報君命。」朱撥視，頸血猶溫。陸立促急人，勿驚禽犬。朱慮門戶夜扃。陸至，一手推扉，扉自外門內闢。引至臥室，見夫人側身眠。陸以頭授朱抱之；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，按夫人項，著力如切腐狀，迎刃而解，首落枕畔；急於生懷，取美人首合項上，詳審端正，而後按捺。已而移枕塞肩際，命朱瘞首靜所，乃去。朱

妻醒，覺頸間微麻，而頰甲錯；搓之，得血片，甚駭。呼婢汲盥；婢見面血狼藉，驚絕。濯之，盆水盡赤。舉首則面目全非，又駭極。夫人引鏡自照，錯愕不能自解。朱人告之；因反覆細視，則長眉掩鬢，笑靨承顴，畫中人也。解領驗之，有紅線一周，上下肉色，判然而異。

先是，吳侍御有女甚美，未嫁而喪二夫，故十九猶未醮也。上元游十王殿，時遊人甚雜，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，遂陰訪居里，乘夜梯入，穴寢門，殺一婢於床下，逼女與淫；女力拒聲喊，賊怒，亦殺之。吳夫人微聞鬧聲，呼婢往視，見屍駭絕。舉家盡起，停屍堂上，置首項側，一門啼號，紛騰終夜。詰旦啟

衾，則身在而失其首。遍撻侍女，謂所守不恪，致葬犬腹。侍御告郡。郡嚴限捕賊，三月而罪人弗得。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。吳疑之，遣媪探諸其家；人見夫人，駭走以告吳公。公視女屍故存，驚疑無以自決。猜朱以左道殺女，往詰朱。朱曰：「室人夢易其首，實不解其何故；謂仆殺之，則冤也。」吳不信，訟之。收家人鞠之，一如朱言。郡守不能決。朱歸，求計於陸。陸曰：「不難，當使伊女自言之。」吳夜夢女曰：「兒為蘇溪楊大年所賊，無與朱孝廉。彼不艷於其妻，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，是兒身死而頭生也。願勿相仇。」醒告夫人，所夢同。乃言於官。問，果有楊大年；執而械之，遂伏其罪。吳乃

詣朱，請見夫人，由此為翁婿。乃以朱妻首合女屍而葬焉。

朱三人禮闈，皆以場規被放。於是灰心仕進，積三十年。一夕，陸告曰：「君壽不永矣。」問其期，對以王曰。「能相救否？」曰：「惟天所命，人何能私？且自達人觀之，生死一耳，何必生之為樂，死之為悲？」朱以為然。即治衣衾棺槨；既竟，盛服而沒。翌日，夫人方扶柩哭，朱忽冉冉自外至。夫人懼。朱曰：「我誠鬼，不異生時。慮爾寡母孤兒，殊戀戀耳。」夫人大慟，涕垂膺；朱依依慰解之。夫人曰：「古有還魂之說，君既有靈，何不再生？」朱曰：「天數不可違也。」問：「在陰司作何務？」

曰：「陸判薦我督案務，授有官爵，亦無所苦。」夫人愆再語，朱曰：「陸公與我同來，可設酒饌。」趨而出。夫人依言營備。但聞室中笑飲，亮氣高聲，宛若生前。半夜窺之，上穴，下目然已逝。自是三數日輒一來，時而留宿繾綣，家中事就便經紀。子瑋方五歲，來輒捉抱；至七八歲，則燈下教讀。子亦慧，九歲能文，十五入邑癘，竟不知無父也。從此來漸疏，日月至焉而已。又一夕來，謂夫人曰：「今與卿永訣矣。」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承帝命為太華卿，行將遠赴，事煩途隔，故不能來。」母子持之哭，曰：「勿爾！兒已成立，家計尚可存活，豈有百歲不拆之鸞鳳耶！」顧子曰：「好為人，勿墮父業。十年後一相

見耳。」徑出門去，於是遂絕。

後瑋二十五，舉進士，官行人。奉命祭西嶽，道經華陰，忽有輿從羽葆，馳衝鹵簿。訝之。審視車中人，其父也。下馬哭伏道左。父停輿曰：「官聲好，我目瞑矣。」瑋伏不起。朱促輿行，火馳不顧。去數步，回望，解佩刀遣人持贈。遙語曰：「佩之當貴。」瑋欲追從，見輿馬人從，飄忽若風，瞬息不見。痛恨良久。抽刀視之，製極精工，鐫字一行，曰：「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」瑋後官至司馬。生五子，曰沉，曰潛，曰泐，曰渾，曰深。一夕，夢父曰：「佩刀宜贈渾也。」從之。渾仕為總憲，有政聲。

異史氏曰：「斷鶴續鳧，矯作者妄；移花接木，創始者奇；而況加鑿削於肝腸，施刀錐於頸項者哉！陸公者，可謂媿皮裏妍骨矣。明季至今，為歲不遠，陵陽陸公猶存乎？尚有靈焉否也？為之執鞭，所忻慕焉。」

嬰寧

王子服，莒之羅店人，早孤。絕惠，十四入泮，母最愛之，尋常不令游郊野。聘蕭氏，未嫁而夭，故求凰未就也。會上元，有舅氏子吳生，邀同眺矚。方至村外，舅家有僕來，招吳去。生見游女如雲，乘興獨遨。有女郎攜婢，拈梅花一枝，容華絕代，笑容可

掬。生注目不移，竟忘顧忌。女過去數武，顧婢曰：「個兒郎目灼灼似賊！」遺花地上，笑語自去。

生拾花悵然，神魂喪失，怏怏遂返。至家，藏花枕底，垂頭而睡。不語亦不食。母憂之。醮襖益劇，肌革銳減。醫師診視，投劑發表，忽忽若迷。母撫問所由，默然不答。適吳生來，囑密詰之。吳至榻前，生見之小下。吳就榻慰解，漸致研詰。生具吐其實，且求謀畫。吳笑曰：「君意亦復痴！此願有何難遂？當代訪之。徒步於野，必非世家。如其未字，事固諧矣；不然，拚以重賂，計必允遂。但得痊瘳，成事在我。」生聞之，不覺解頤。吳出告母，物色女子居里，而近代訪既窮，並無蹤緒。母大憂，無所為計。

然自吳去後，顏頓開，食亦略進。數日，吳復來。生問所謀，吳之曰：「已得之矣。我以為誰何人，乃我姑氏子，即君姨妹行，今尚待聘。雖內戚有婚姻之嫌，實告之，無不諧者。」生喜溢眉宇，問：「居何裡？」吳詭曰：「西南山中，去此可三十餘裡。」生又付囑再四，吳銳身自任而去。

生由是飲食漸加，日就平復。探視枕底，花雖柘，未便雕落。凝思把玩，如見其人。怪吳不至，折柬招之。吳支托不肯赴招。生恚怒，悒悒不歡。母慮其復病，急為議姻。略與商榷，輒搖首不願，惟日盼吳。吳迄無耗，益怨恨之。轉思三十里非遙，何必仰息他人？懷梅袖中，負氣自往，而家人不知也。伶仃

獨步，無可問程，但望南山行去。約三十餘裡，亂山合沓，空翠爽肌，寂無人行，止有鳥道。遙望谷底，叢花亂樹中，隱隱有小裡落。下山入村，見舍宇無多，皆茅屋，而意甚修雅。北向一家，門前皆絲柳，牆內桃杏尤繁，間以修竹；野鳥格磔其中。意其園亭，不敢遽入。回顧對戶，有巨石滑潔，因據坐少憩。俄聞牆內有女子，長呼「小榮」，其聲嬌細。方佇聽間，一女郎由東而西，執杏花一朵，俯首自簪。舉頭見生，遂不復簪，含笑拈花而入。審視之，即上元途中所遇也。心驟喜。但念無以階進；欲呼姨氏，顧從無還往，懼有訛誤。門內無人可問。坐臥徘徊，自朝至於日昃，盈盈望斷，並忘飢渴。時見女子露半

面來窺，似訝其不去者。忽一老媪扶杖出，顧生曰：「何處郎君，聞自辰刻便來，以至於今。意將何為？得勿飢耶？」生急起揖之，答雲：「將以盼親。」媪聾聵不聞。又大言之。乃問：「貴戚何姓？」生不能答。媪笑曰：「奇哉！姓名尚自不知，何親可探？我視郎君，亦書痴耳。不如從我來，啖以粗，家有短榻可臥。待明朝歸，詢知姓氏，再來探訪，不晚也。」生方腹餒思啖，又從此漸近麗人，大喜。從媪入，見門內白石砌路，夾道紅花，片片墮階上；曲折而西，又啟一關，豆棚花架滿庭中。肅客入舍，粉壁光明如鏡；窗外海棠枝朵，探入室中；因藉幾榻，罔不潔澤。甫坐，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。媪喚：「小榮！」

可速作黍。」外有婢子口聲而應。坐次，具展宗閥。媪曰：「郎君外祖，莫姓吳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媪驚曰：「是吾甥也！尊堂，我妹子。年來以家窶貧，又無三尺男，遂至音問梗塞。甥長成如許，尚不相識。」生曰：「此來即為姨也，匆遽遂忘姓氏。」媪曰：「老身秦姓，並無誕育；弱息僅存，亦為庶產。渠母改醮，遺我鞠養。頗亦不鈍，但少教訓，嬉不知悉。少頃，使來拜識。」

未幾，婢子具飯，雛尾盈握。媪勸餐已，婢來斂具。媪曰：「喚寧姑來。」婢應去。良久，聞戶外隱有笑聲。媪又喚曰：「嬰寧，汝姨兄在此。」戶外嗤嗤笑不已。婢推之以入，猶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媪嗔

目曰：「有客在，吒吒叱叱，是何景象？」女忍笑而立，生揖之。媪曰：「此王郎，汝姨子。一家尚不相識，可笑人也。」生問：「妹子年幾何矣？」媪未能解。生又言之。女復笑，不可仰視。媪謂生曰：「我言少教誨，此可見矣。年已十六，豈痴裁如嬰兒。」生曰：「小於甥一歲。」曰：「阿甥已十七矣，得非庚午屬馬者耶？」生首應之。又問：「甥婦阿誰？」答雲：「無之。」曰：「如甥才貌，何十七歲猶未聘？嬰寧亦無姑家，極相匹敵；惜有內親之嫌。」生無語，目注嬰寧，不遑他瞬。婢向女小語雲：「目灼灼，賊腔未改！」女又大笑，顧婢曰：「視碧桃開未？」遽起，以袖掩口，細碎連步而出。至門外，笑

聲始縱。媪亦起，喚婢撲，以代口被，為生安置。曰：「阿甥來不易，宜留三五日，遲遲送汝歸。如嫌幽悶，舍後有小園，可供消遣；有書可讀。」次日，至舍後，果有園半畝，細草鋪氈，楊花糝徑；有草舍三楹，花木四合其所。穿花小步，聞樹頭嚙嚙有聲，仰視，則嬰寧在上。見生來，狂笑欲墮。生曰：「勿爾，墮矣！」女且下且笑，不能自止。方將及地，失手而墮，笑乃止。生扶之，陰俊，以代，音 *zund*，用手指捏、按。其腕。女笑又作，倚樹不能行，良久乃罷。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，曰：「枯矣。何留之？」曰：「此上元妹子所遺，故存之。」問：「存之何意？」曰：「以示相愛。」

不忘也。自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病，自分化為異物；不圖得見顏色，幸垂憐憫。」女曰：「此大細事。至戚何所靳惜？待郎行時，園中花，當喚老奴來，折一巨捆負送之。」生曰：「妹子痴耶？」女曰：「何便是痴？」生曰：「我非愛花，愛拈花之人耳。」女曰：「葭莩之情，愛何待言。」生曰：「我所謂愛，非瓜葛之愛，乃夫妻之愛。」女曰：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夜共枕蓆耳。」女俯思良久，曰：「我不慣與生人睡。」語未已，婢潛至，生惶恐遁去。少時，會母所。母問：「何往？」女答以園中共話。媪曰：「飯熟已久，有何長言，周遮乃爾。」女曰：「大哥欲我共寢。」言未已，生大窘，急目瞪之。女微笑而止。

幸媪不聞，猶絮絮究詰。生急以他詞掩之，因小語責女。女曰：「適此語不應說耶？」生曰：「此背人語。」女曰：「背他人，豈得背老母。且寢處亦常事，何諱之？」生恨其痴，無術可以悟之。食方竟，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。

先是，母待生久不歸，始疑；村中搜覓幾遍，竟無蹤兆。因往詢吳。吳憶曩言，因教於西南山村行覓。凡曆數村，始至於此。生出門，適相值，便入告媪，且請偕女同歸。媪喜曰：「我有志，匪伊朝夕。但殘軀不能遠涉，得甥攜妹子去，識認阿姨，大好！」呼嬰寧。寧笑至。媪曰：「有何喜，笑輒不輟？若不笑，當為全人。」因怒之以目。乃曰：「大哥欲同

汝去，可便裝束。」又餉家人酒食，始送之出曰：「姨家田產豐裕，能養冗人。到彼且勿歸，小學詩禮，亦好事翁姑。即煩阿姨，為汝擇一良匹。」二人遂發。至山坳，回顧，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。

抵家，母睹姝麗，驚問為誰。生以姨女對。母曰：「前吳郎與兒言者，詐也。我未有姊，何以得甥？」問女，女曰：「我非母出。父為秦氏，沒時，兒在襌中，不能記憶。」母曰：「我一姊適秦氏，良確，然殂謝已久，那得復存？」因審詰面龐、志贅，一一符合。又疑曰：「是矣。然亡已多年，何得復存？」疑慮間，吳生至，女避入室。吳詢得故，惘然久之。忽曰：「此女名嬰寧耶？」生然之。吳亟稱怪

事。問所自知，吳曰：「秦家姑去世後，姑丈鰥居，崇於狐，病瘠死。狐生女名嬰寧，繡臥床上，家人皆見之。姑丈沒，狐猶時來；後求天師符粘壁上，狐遂攜女去。將勿此耶？」彼此疑參。但聞室中吃吃皆嬰寧笑聲。母曰：「此女亦太憨生。」吳請面之。母入室，女猶濃笑不顧。母促令出，始極力忍笑，又面壁移時，方出。才一展拜，翻然遽入，放聲大笑。滿室婦女，為之粲然。吳請往覘其異，就便執柯。尋至村所，廬舍全無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吳憶姑葬處，彷彿不遠；然墳湮沒，莫可辨識，詫嘆而返。母疑其為鬼。人告吳言，女略無駭意；又吊其無家，亦殊無悲意，孜孜憨笑而已。眾莫之測。母令與少女同寢止。

昧爽即來省問，操女紅精巧絕倫。但善笑，禁之亦不可止；然笑處嫣然，狂而不損其媚，人皆樂之。鄰女少婦，爭承迎之。母擇吉將為合卺，而終恐為鬼物。竊於日中窺之，形影殊無少異。至日，使華裝行新婦禮；女笑極不能俯仰，遂罷。生以其憨痴，恐泄漏房中隱事；而女殊秘密，不肯道一語。每值母憂怒，女至，一笑即解。奴婢小過，恐遭鞭楚，輒求詣母共話；罪婢投見，恆得免。而愛花成癖，物色遍戚黨；竊典金釵，購佳種，數月，階砌藩溷，無非花者。

庭後有木香一架，故鄰西家。女每攀登其上，摘供簪玩。母時遇見，輒訶之。女卒不改。一日，西人子見之，凝注傾倒。女不避而笑。西人子謂女意已

屬，心益蕩。女指牆底笑而下，西人子謂示約處，大悅。及昏而往，女果在焉。就而淫之，則陰如錐刺，痛徹於心，大號而踣。細視非女，則一枯木臥牆邊，所接乃水淋竅也。鄰父聞聲，急奔研問，呻而不言。妻來，始以實告。上，下繁體熱火燭竅，見中有巨蠍，如小蟹然。翁碎木捉殺之。負子至家，半夜尋卒。鄰人訟生，訐發嬰寧妖異。邑宰素仰生才，稔知其篤行士，謂鄰翁訟誣，將杖責之。生為乞免，遂釋而出。母謂女曰：「憨狂爾爾，早知過喜而伏憂也。邑令神明，幸不牽累；設鶻突官宰，必逮婦女質公堂，我兒何顏見戚裡？」女正色，矢不復笑。母曰：「人罔不笑，但須有時。」而女由是竟不復笑，雖故

逗，亦終不笑；然竟日未嘗有戚容。

一夕，對生零涕。異之，女哽咽曰：「曩以相從日淺，言之恐致駭怪。今日察姑及郎，皆過愛無有異心，直告或無妨乎？妾本狐產。母臨去，以妾托鬼母，相依十餘年，始有今日。妾又無兄弟，所恃者惟君。老母岑寂山阿，無人憐而合厝之，九泉輒為悼恨。君倘不惜煩費，使地下人消此怨恫，庶養女者不妨溺棄。」生諾之，然慮墳塚迷於荒草。女但言無慮。刻日，夫妻輿櫬而往。女於荒煙錯楚中，指示墓處，果得媪屍，膚革猶存。女撫哭哀痛。舁歸，尋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，生夢媪來稱謝，寤而述之。女曰：「妾夜見之，囑勿驚郎君耳。」生恨不邀留。女

曰：「彼鬼也。生人多，陽氣勝，何能久居？」生問小榮，曰：「是亦狐，最黠。狐母留以視妾，每攝餌相哺，故德之常不去心。昨問母，雲已嫁之。」由是歲值寒食，夫妻登秦墓，拜掃無缺。女逾年，生一子。在懷抱中，不畏生人，見人輒笑，亦大有母風雲。

異史氏曰：「觀其孜孜憨笑，似全無心肝者；而牆下惡作劇，其黠孰甚焉。至淒戀鬼母，反笑為哭，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。竊聞山中有草，名「笑矣乎」。嗅之，則笑不可止。房中植此一種，則合歡、忘憂，並無顏色矣。若解語花，正嫌其作態耳。」

聶小倩

寧采臣，浙人。性慷爽，廉隅自重。每對人言：「生平無二色。」適赴金華，至北郭，解裝蘭若。寺中殿塔壯麗；然蓬蒿沒人，似絕行蹤。東西僧舍，雙扉虛掩；惟南一小舍，扃鍵如新。又顧殿東隅，修竹拱把；階下有巨池，野藕已花。意甚樂其幽杳。會學使案臨，城舍價昂，思便留止，遂散步以待僧歸。日暮，有士人來，啟南扉。寧趨為禮，且告以意。士人曰：「此間無房主，仆亦僑居。能甘荒落，旦晚惠教，幸甚。」寧喜，藉代床，支板作幾，為久客計。是夜，月明高潔，清光似水，二人促膝殿廊，各展姓字。士人自言：「燕姓，字赤霞。」寧疑為赴試諸

生，而聽其音聲，殊不類浙。詰之，自言：「秦人。」語甚朴誠。既而相對詞竭，遂拱別歸寢。

寧以新居，久不成寐。聞舍北喁喁，如有家口。

起伏北壁石窗下，微窺之。見短牆外一小院落，有婦可四十餘；又一媪衣黑曷緋，插蓬沓，鮐背龍鐘，偶語月下。婦曰：「小倩何久不來？」媪曰：「殆好至矣。」婦曰：「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？」曰：「不聞，但意似蹙蹙。」婦曰：「婢子不宜好相識！」言未已，有一十七八女子來，彷彿艷絕。媪笑曰：「背地不言人，我兩個正談道，小妖婢悄來無跡響。幸不訾著短處。」又曰：「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，遮莫老身是男子，也被攝魂去。」女曰：「姥姥不相譽，更

阿誰道好？」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。寧意其鄰人眷口，寢不復聽。又許時，始寂無聲。方將睡去，覺有人至寢所。急起審顧，則北院女子也。驚問之。女笑曰：「月夜不寐，願修燕好。」寧正容曰：「卿防物議，我畏人言；略一失足，廉恥道喪。」女雲：「夜無知者。」寧又咄之。女逡巡若復有詞。寧叱：「速去！不然，當呼南捨生知。」女懼，乃退。至戶外復返，以黃金一錠置褥上。寧掇擲庭墀，曰：「非義之物，污吾囊橐！」女慚，出，拾金自言曰：「此漢當是鐵石。」

詰旦，有蘭溪生攜一仆來候試，寓於東廂，至夜暴亡。足心有小孔，如錐刺者，細細有血出。俱莫知

故。經宿，仆亦死，症亦如之。向晚，燕生歸，寧質之，燕以為魅。寧素抗直，頗不在意。宵分，女子復至，謂寧曰：「妝閱人多矣，未有剛腸如君者。君誠聖賢，妝不敢欺。小倩，姓聶氏，十八夭殂，葬寺側，輒被妖物威脅，歷役賤務；典見顏向人，實非所樂。今寺中無可殺者，恐當以夜叉來。」寧駭求計。女曰：「與燕生同室可免。」問：「何不惑燕生？」曰：「彼奇人也，不敢近。」問：「迷人若何？」曰：「狎昵我者，隱以錐刺其足，彼即茫茫若迷，因攝血以供妖飲；又或以金，非金也，乃羅剎鬼骨，留之能截取人心肝；二者，凡以投時好耳。」寧感謝。問戒備之期，答以明宵。臨別泣曰：「妝墮玄海，求岸

不得。郎君義氣干雲，必能拔生救苦。倘肯囊妝朽骨，歸葬安宅，不啻再造。」寧毅然諾之。因問葬處，曰：「但記取白楊之上，有烏巢者是也。」言已出門，紛然而滅。

明日，恐燕他出，早詣邀致。辰後具酒饌，留意察燕。既約同宿，辭以性癖耽寂。寧不從，強攜臥具來。燕不得已，移榻從之，囑曰：「仆知足下丈夫，傾風良切。要有微衷，難以遽白。幸勿翻窺篋左，右璞去王旁，違之兩俱不利。」寧謹受教。既而各寢，燕以箱筐置窗上，就枕移時，鼻句如雷吼。寧不能寐。近一更許，窗外隱隱有人影。俄而近窗，ㄣ 蚺ㄣ，目光目炎閃。寧懼，懼方欲呼燕，忽有物裂篋而出，

耀若匹練，觸折窗上石櫺，炎欠一射，即遽斂入，宛如電滅。燕覺而起，寧偽睡以覘之。燕捧篋檢征，取一物，對月嗅視，白光晶瑩，長可二寸，徑非葉許。已而數重包固，仍置破篋中。自語曰：「何物老魅，直爾大膽，致壞篋子。」遂復臥。寧大奇之，因起問之，且以所見告。燕曰：「既相知愛，何敢深隱。我，劍客也。若非石櫺，妖當立斃；雖然，亦傷。」問：「所緘何物？」曰：「劍也。適嗅之，有妖氣。」寧欲觀之。慨出相示，熒熒然一小劍也。於是益厚重燕。明日，視窗外，有血跡。遂出寺北，見荒墳纍纍，果有白楊，烏巢其顛。迨營謀既就，趣裝欲歸。燕生設祖帳，情義殷渥。以破革囊贈寧，曰：「此劍

袋也。寶藏可遠魑魅。」寧欲從授其術。曰：「如君信義剛直，可以為此。然君猶富貴中人，非此道中人也。」寧乃托有妹葬此，發掘女骨，斂以衣衾，賃舟而歸。

寧齋臨野，因營墳葬諸齋外。祭而祝曰：「憐卿狐魂，葬近蝸居，歌哭相聞，庶不見陵於雄鬼。一甌漿水飲，殊不清旨，幸不為嫌！」祝畢而返。後有人呼曰：「緩待同行！」回顧，則小倩也。歡喜謝曰：「君信義，十死不足以報。請從歸，拜識姑嫜，媵御無悔。」審諦之，肌映流霞，足翹細筍，白晝端相，嬌艷尤絕。遂與俱至齋中。囑坐少待，先人白母。母愕然。時寧妻久病，母戒勿言，恐所駭驚。言次，女

已翩然入，拜伏地下。寧曰：「此小倩也。」母驚顧不遑。女謂母曰：「兒飄然一身，遠父母兄弟。蒙公子露覆，澤被發膚，願執箕帚，以報高義。」母見其綽約可愛，始敢與言，曰：「小娘子惠顧吾兒，老身喜不可已。但生平止此兒，用承祧緒，不敢令有鬼偶。」女曰：「兒實無二心。泉下人，既不見信於老母，請以兄事，依高堂，奉晨昏，如何？」母憐其誠，允之。即欲拜嫂。母「辭以疾，乃止。女即入廚下，代母屍饗。入房穿戶，似熟居者。日暮，母畏懼之，辭使歸寢，不為設床褥。女窺知母意，即竟去。過齋俗人，卻退，徘徊戶外，似有所懼。生呼之。女曰：「室有劍氣畏人。向道途中不奉見者，良

以此故。」寧悟為革囊，取懸他室。女乃入，就燭下坐。移時，殊不一語。久之，問：「夜讀否？妝少誦《楞嚴經》，今強半遺忘。洵求一卷，夜暇，就兄正之。」寧諾。又坐，默然，二更向盡，不言去。寧促之。愀然曰：「異域孤魂，殊怯荒墓。」寧曰：「齋中別無訂寢，且兄妹亦宜遠嫌。」女起，眉顰蹙而欲啼，足匡襄而懶步，從容出門，涉階而沒。寧竊憐之，欲留宿別榻，又懼母嗔。女朝旦朝母，捧匱也沃盥，下堂操作，無不曲承母志。黃昏告退，輒過齋頭，就燭誦經。覺寧將寢，始慘然去。

先是，寧妻病廢，母劬不可堪；自得女，逸甚，心德之。日漸稔，親愛如己出，竟忘其為鬼；不忍晚

令去，留與同臥起。女初來未嘗食飲，半年漸啜稀左，右拖無。母子皆溺愛之，諱言其鬼，人亦不之辨也。無何，寧妻亡。母隱有納女意，然恐於子不利。女微窺之，乘間以。母曰：「居年余，當知兒肝膈。為不欲禍行人，故從郎君來。區區無他意，止以公子光明磊落，為天人所欽矚，實欲依贖三數年，借博封誥，以光泉壤。」母亦知無惡，但懼不能延宗嗣。女曰：「子女惟天所授。郎君注福籍，有亢宗子三，不以鬼妻而遂奪也。」母信之，與子議。寧喜，因列筵告戚黨。或請覲新婦，女慨然華妝出，一堂盡眙，反不疑其鬼，疑為仙。由是五黨諸內眷，咸執贄以賀，爭拜識之。女善畫蘭梅，輒以尺幅酬答，得者藏什

襲，以為榮。

一日，俯頸窗前，怊悵若失。忽問：「革囊何在？」曰：「以卿畏之，故緘置他所。」曰：「妾受生氣已久，當不復畏，宜取掛訂頭。」寧詰其意，曰：「三日來，心怔忡無停息，意金華妖物，恨妾遠遁，恐旦晚尋及也。」寧果攜革囊來。女反復審視，曰：「此劍仙將盛人頭者也。敝敗至此，不知殺人幾何許！妾今日視之，肌猶粟栗。」乃懸之。次日，又命移懸戶上。夜對燭坐，約寧勿寢。炎欠有一物，如飛鳥墮。女驚匿夾幕間。寧視之，物如夜叉狀，電目血舌，目炎閃攫拿而前。至門卻步；逡巡久之，漸近革囊，以爪摘取，似將抓裂。囊忽格然一響，大可合

簣；恍惚有鬼物，突出半身，揪夜叉入，聲遂寂然，囊亦頓縮如故。寧駭詫。女亦出，大喜曰：「無恙矣！」共視囊中，清水數斗而已。後數年，寧果登進士。女舉一男。納妾後，又各生一男，皆仕進有聲。

義鼠

楊天一言：見二鼠出，其一為蛇所吞；其一瞪目如椒，似甚恨怒，然遙望不敢前。蛇果腹，蜿蜒入穴；方將過半，鼠奔來，力嚼其尾。蛇怒，退身出。鼠故便捷，炎欠然遁去。蛇追不及而返。及入穴，鼠又來，嚼如前狀。蛇入則來，蛇出則往，如是者久。蛇出，吐死鼠於地上。鼠來嗅之，啾啾如悼息，銜之

而去。友人張歷友為作《義鼠行》。

地震

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，地大震。余適客稷下，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。忽聞有聲如雷，自東南來，向西北去。眾駭異，不解其故。俄而幾案擺簸，酒杯傾覆；屋樑椽柱，錯折有聲。相顧失色。久之，方知地震，各疾趨出。見樓閣房舍，仆而復起；牆傾屋塌之聲，與兒啼女號，喧如鼎沸。人眩暈不能立，坐地上，隨地轉側。河水傾潑丈余，鴨鳴犬吠滿城中。逾一時許，始稍定。視街上，則男女裸聚，競相告語，並忘其未衣也。後聞某處井傾仄，不可汲；某

家樓台南北易向；棲霞山裂；沂水陷穴，廣數畝。此真非常之奇變也。

有邑人婦，夜起溲溺，回則狼銜其子，婦急與狼爭。狼一緩頰，婦奪兒出，攜抱中。狼蹲不去。婦大號，鄰人奔集，狼乃去。婦驚定作喜，指天畫地，述狼銜兒狀，已奪兒狀。良久，忽悟一身未著寸縷，乃奔。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，同一情狀也。人之惶急無謀，一何可笑！

海公子

東海古蹟島，有五色耐冬花，四時不凋。而島中

古無居人，人亦罕到之。登州張生，好奇，喜游獵。聞其佳勝，備酒食，自掉扁舟而往。至則花正繁，香聞數裡；樹有大至十餘圍者。反復留連，甚慊所好。開尊自酌，恨無同游。忽花中一麗人來，紅裳眩目，略無倫比。見張，笑曰：「妾自謂興致不凡，不圖先有同調。」張驚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我膠娼也。適從海公子來。彼尋勝翱翔，妾以艱於步履，故留此耳。」張方苦寂，得美人，大悅，招坐共飲。女言詞溫婉，蕩人神志。張愛好之，恐海公子來，不得盡歡，因挽與亂。女忻從之。相狎未已，忽聞風肅肅，草木偃折有聲。女急推張起，曰：「海公子至矣。」張束衣愕顧，女已失去，旋見一大蛇，自叢樹中出，

粗於巨筒。張懼，幃身大樹後，冀蛇不睹。蛇近前，以身繞人並樹，糾纏數匝，兩臂直束胯間，不可少屈。昂其首，以舌刺張鼻。鼻血下注，流地上成窪，乃俯就飲之。張自分必死，忽憶腰中佩荷囊，有毒狐藥，因以二指夾出，破裏堆掌中；又側頸自顧其掌，令血滴藥上，頃刻盈把。蛇果就掌吸飲。飲未及盡，遽伸其體，擺尾若霹靂聲，觸樹，樹半體崩落，蛇臥地如梁而斃矣。張亦眩，莫能起，移時方蘇。載蛇而歸，大病月余，疑女子亦蛇精也。

丁前溪

丁前溪，諸城人。富有錢谷。游俠好義，慕郭解

之為人。御史行臺按訪之。丁亡去。至安丘，遇雨，避身逆旅。兩日中不止。有少年來，館谷豐隆。既而昏暮，止宿其家；上，下坐豆飼畜，給食周至。問其姓字，少年雲：「主人楊姓，我其內侄也。主人好交遊，適他出，家惟娘子在。貧不能厚客給，幸能垂諒。」問主人何業，則家無資產，惟日設博場，以謀升斗。次日，雨仍不止，供給弗懈。至暮，坐芻；煞束濕，頗極參差。丁怪之。少年曰：「實告客：家貧無以飼畜，適娘子撤屋上茅草。」丁益異之，謂其意在得直。天明，付之金，不受；強付，少年持入。俄了，仍出以反客，雲：「娘子言：我非業此獵食者。主人在外，嘗數日不攜一錢；客至吾家，何遂索償

乎？」丁嘆贊而別。囑曰：「我諸城丁某，主人歸，宜告之。暇幸見顧。」

數年無耗。值歲大飢，楊困甚，無所為計。妻漫勸詣丁，從之。至諸，通姓名於門者。丁茫不憶。申言始憶之。足麗履而出，揖客人。見其衣敝踵決，居之溫室，設筵相款，寵禮異常。明日，為制冠服，表裡溫暖。楊義之；而內顧增慊，褊心不能無少望。居數日，殊不言贈別。楊意甚亟，告丁曰：「顧不敢隱：仆來時，米不滿升。今過蒙推解，固樂；妻子如何矣！」丁曰：「是無煩慮，已代經紀矣。幸舒意少留，當助資斧。」走平招諸博徒，使楊坐而乞頭，終夜得百金，乃送之還。歸見室人，衣履鮮整，小婢侍

焉。驚問之。妻言：「自若去後，次日即有車徒送布帛菽粟，堆積滿屋，雲是丁客所贈。又婢十指，為妾驅使。」楊感不自已。由此小康，不屑舊業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貧而好客，飲博浮蕩者優為之；最異者，獨其妻耳。受之施而不報，豈人也哉？然一飯之德不忘，丁其有焉？」

海大魚

海濱故無山。一日，忽見峻嶺重迭，綿亙數裡，眾悉駭怪。又一日，山忽他徙，化而烏有。相傳海中大魚，值清明節，則攜眷口往拜其墓，故寒食時多見

之。

張老相公

張老相公，晉人。適將嫁女，攜眷至江南，躬市奩妝。舟抵金山，張先渡江，囑家人在舟，勿博，以火代十，音boi，煎炒食物膾腥。蓋江中有鼃怪，聞香輒出，壞舟吞行人，為害已久。張去，家人忘之，炙肉舟中。忽巨浪覆舟，妻女皆沒。張回棹，悼恨欲死。因登金山，謁寺僧，詢鼃之異，將以仇鼃。僧聞之，駭言：「吾儕日與習近，懼為禍殃，惟神明奉之，祈勿怒；時斬牲牢，投以半體，則躍吞而去。誰復能相仇哉！」張聞，頓思得計。便招鐵工，起爐山

半，冶赤鐵，重百餘斤。審知所常伏處，使二三健男子，以大箝舉投之，鼃躍出，疾吞而下。少時，波涌如山。頃之浪息，則鼃死已浮水上矣。行旅寺僧並快之，建張老相公祠，肖像其中，以為小神，禱之輒應。

水莽草

水莽，毒草也。蔓生似葛；花紫，類扁荳。吳食之，立死，即為水莽鬼。俗傳此鬼不得輪迴，必再有毒死者，始代之。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，此鬼尤多雲。

楚人以同歲生者為同年，投刺相過，呼庚兄庚弟，子侄呼庚伯，習俗然也。有祝生造其同年某，中途燥渴思飲。俄見道旁一媪，張棚施飲，趨之。媪承迎入棚，給奉甚慇。嗅之有異味，不類茶茗，置不飲，起而出。媪急止客，便喚：「三娘，可將好茶一杯也。」俄有少女，捧茶自棚後出。年約十四五，姿容艷絕，指環臂釧，晶瑩鑿影。生受盞神馳；嗅其茶，芳烈無倫。吸盡再索。覩媪出，戲捉纖腕，脫指環一枚。女赤頁頰微笑，生益惑。略詰門戶，女曰：「郎暮來，妾猶在此也。」生求茶葉一撮，並藏指環而去。至同年家，覺心頭作惡，疑茶為患，以情告某。某駭曰：「殆矣！此水莽鬼也。先君死於是。是

不可救，且為奈何？」生大懼，出茶葉驗之，真水莽草也。又出指環，兼述女子情狀。某懸想曰：「此必寇三娘也。」生以其名確符，問：「何故知？」曰：「南村富室寇氏女，夙有艷名。數年前，吳食水莽而死，必此為魅。」或言受魅者，若知鬼姓氏，求其故禳，煮服可痊。某急詣寇所，實告以情，長跪哀懇；寇以其將代女死，故靳不與。某忿而返，以告生。生亦切齒恨之，曰：「我死，必不令彼女脫生！」某昇送之，將至家門而卒。母號涕葬之。遺一子，甫週歲。妻不能守柏舟節，半年改醮去。母留孤自哺，劬瘁不堪，朝夕悲啼。一日，方抱兒哭室中，生悄然忽入。母大駭，揮涕問之。答雲：「兒地下聞母哭，甚

愴於懷，故來奉晨昏耳。兒雖死，已有家室，即回來分母勞，母其勿悲。」母問：「兒婦何人？」曰：「寇氏坐聽兒死，兒甚恨之。死後欲尋三娘，而不知其處；近遇某庚伯，始相指示。兒往，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；兒馳去，強捉之來，今為兒婦，亦相得，頗無苦。」移時，門外一女子人，華妝艷麗，伏地拜母。生曰：「此寇三娘也。」雖非女人，母視之，情懷差慰。生便遣三娘操作。三娘雅不習慣，然承順殊憐人。由此居故室，遂留不去。女請母告諸家。生意勿告；而母承女意，卒告之。寇家翁媪，聞而大駭，命車疾至。視之，果三娘。相嚮哭失聲，女勸止之。媪視生家良貧，意甚憫悼。女曰：「人已鬼，又何厭

貧？視郎母子，情義拳拳，兒固已安之矣。」因問：「茶媪誰也？」曰：「彼倪姓，自慚不能惑行人，故求兒助之耳。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。」因顧生曰：「既婿矣，而不拜岳，妾復何心？」生乃投拜。女便入廚下，代母執炊，供翁媪。媪視之淒心。既歸，即遣兩婢來，為之服役；金百斤、布帛數十匹；酒載，以肉代車不時饋送，小阜祝母矣。寇亦時招歸寧。居數日，輒曰：「家中無人，宜早送兒還。」或故稽之，則飄然自歸。翁乃代生起夏屋，營備臻至。然生終未嘗至翁家。

一日，村中有中小莽毒者，死而復甦，相傳為異。生曰：「是我活之也。彼為李九所害，我為之驅

其鬼而去之。」母曰：「汝何不取人以自代？」曰：「兒深恨此等輩，方將盡驅除之，何屑此為！且兒事母最樂，不願生也。」由是中毒者，往往具豐筵，禱諸其庭，輒有效。

積十餘年，母死。生夫婦亦哀毀，但不對客，惟命兒衰麻擗踊，教以禮儀而已。葬母後，又二年余，為兒娶婦。婦，任侍郎之孫女也。先是，任公妾生女，數月而殤。後聞祝生之異，遂命駕其家，訂翁婿焉。至是，遂以孫女妻其子，往來不絕矣。一日，謂子曰：「上帝以我有功人世，策為四瀆牧龍君，今行矣。」俄見庭下有四馬，駕黃巾簷車，馬四股皆鱗甲。夫妻盛裝出，同登一輿。子及婦皆泣拜，瞬息而

渺。日是，寇家見女來，拜別翁媪，亦如生言。媪泣挽留，女曰：「祝郎先去矣。」出門遂不復見。

其子名鶚，字離塵，請諸寇翁，以三娘骸骨，與生合葬焉。

造畜

魘昧之術，不一其道，或投美餌，之食之，則人迷罔，相從而去，俗名曰：「打絮巴」，江南謂之「扯絮」。小兒無知，輒受其害。又有變人為畜者，名曰「造畜」。此術江北猶少，河以南輒有之。揚州旅店中，有一人牽驢五頭，暫繫櫪下，雲：「我少選即

返。」兼囑：「勿令飲啖。」遂去。驢暴日中，蹄嚙殊喧。主人牽著涼處。驢見水，奔之，遂縱飲之。一滾塵，化為婦人。怪之，詰其所由，舌強而不能答。乃匿諸室中。既而驢主至，驅五羊於院中，驚問驢之所在。主人曳客坐，便進餐飲，且雲：「客姑飯，驢即至矣。」主人出，悉飲五羊，輾轉皆童子。陰報郡，遣役捕獲，遂械殺之。

鳳陽士人

鳳陽一士人，負笈遠游。謂其妻曰：「半年當歸。」十餘月，竟無耗問。妻翹盼綦切。一夜，才就枕，紗月搖影，離思縈懷。方反側間，有一麗人，珠

鬢絳帔，舉帷而入，笑問：「姊姊，得無欲見郎君乎？」妻急起應之。麗人邀與共往。妻憚修阻，麗人但請勿慮。即挽女手出，並踏月色，約行一矢之遠。覺麗人行迅速，女步履艱澀，呼麗人少待，將歸著復履。麗人牽坐路側，自乃捉足，脫履相假。女喜著之，幸不鑿枘。復起從行，健步如飛。移時，見士人跨白驪來。見妻大驚，急下騎，問：「何往？」女曰：「將以探君。」又顧問麗者伊誰。女未及答，麗人掩口笑曰：「且勿問訊。娘子奔波匪易；郎君星馳夜半，人畜想當俱殆。妾家不遠，且請息駕，早日而行，不晚。」顧數武之外，即有村落，遂同行。入一庭院，麗人促睡婢起供客，曰：「今夜月色皎然，不

必命燭，小臺石榻可坐。」士人繫蹇檐梧，乃即坐。麗人曰：「履大不適於體，途中頗纒贅否？歸有代步，乞賜還也。」女稱謝付之。

俄頃，設酒果，麗人酌曰：「鸞鳳久乖，圓在今夕；濁醪一觴，敬以為賀。」士人亦執盞酬報。主客笑言，履舄交錯。士人注視麗者，屢以游詞相挑。夫妻乍聚，並不寒暄一語。麗人亦美目流情，妖言隱謎。女惟默坐，偽為愚者。久之漸醺，二人語益狎。又以巨觥勸客，士人以醉辭，勸之益苦。士人笑曰：「卿為我度一曲，即當飲。」麗人不拒，即以牙撥撫提琴而歌曰：「黃昏卸得殘妝罷，窗外西風冷透紗。聽蕉聲，一陣一陣細雨下。何處與人閑磕牙？望穿秋

水，不見還家，漣漣淚似麻。又是想他，又是恨他，手拿著紅繡鞋兒佔鬼卦。」歌竟，笑曰：「此市井裡巷之謠，不足污君聽。然因流俗所尚，姑效顰耳。」音聲靡靡，風度狎褻。士人搖惑，若不自禁。

少間，麗人偽醉離席；士人亦起，從之而去。久之不至。婢子乏疲，伏睡廊下。女獨坐，塊然無侶，中心憤恚，頗難自堪。思欲遁歸，而夜色微茫，不憶道路。輾轉無以自主，因起而覘之。裁近其窗，則斷雲零雨之聲，隱約可聞。又聽之，聞良人與己素常猥褻之狀，盡情傾吐。女至此，手顫心搖，殆不可遏，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。憤然方行，忽見弟三郎乘馬而至，遽便下問。女具以告。三郎大怒，立與姊回，

直入其家，則室門扃閉，枕上之語猶喁喁也。三郎舉巨石如斗，拋擊窗櫺，三五碎斷。內大呼曰：「郎君腦破矣！奈何！」女聞之，愕然，大哭，謂弟曰：「我不謀與汝殺郎君，今且若何？」三郎撐目曰：「汝嗚嗚促我來，甫能消此胸中惡，又護男兒、怨弟兄，我不貫與婢子供指使！」返身欲去，女牽衣曰：「汝不攜我去，將何之？」三郎揮姊撲地，脫體而去。女頓驚寤，始知其夢。

越日，士人果歸，乘白驪。女異之而未言。士人是夜亦夢，所見所遭，述之悉符，互相駭怪。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，亦來省問。語次，謂士人曰：「昨宵夢君歸，今果然，亦大異。」士人笑曰：「幸不為巨

石所斃。」三郎愕然問故，士以夢告。三郎大異之。蓋是夜，三郎亦夢遇姊泣訴，憤激投石也。三夢相符，但不知麗人何許耳。

耿十八

新城耿十八，病危篤，自知不起。謂妻曰：「永訣在旦晚耳。我死後，嫁守由汝，請言所志。」妻默不語。耿固問之，且雲：「守固佳，嫁亦恆情，明言之，庸何傷！行與子訣，子守，我心慰；子嫁，我意斷出。」妻乃慘然曰：「家無儋石，君在猶不給，何以能守？」耿聞之，遽握妻臂，作恨聲曰：「忍哉！一言已而沒。手握不可開。妻號。家人至，兩人攀

指，力掰之，始開。

耿不自知其死，出門，見小車十餘兩，兩各十人，即以方幅書名字，粘車上。御人見耿，促登車。耿視車中已有九人，並已而十。又視粘單上，己名最後。車行咋咋，響震耳際，亦不自知何往。俄至一處，聞人言曰：「此思鄉地也。」聞其名，疑之。又聞御人偶語雲：「今日算，音chuan1，斬、斷三人。」耿又駭。及細聽其言，悉陰間之乃自悟曰：「我豈不作鬼物耶？」頓念家中，無復可懸念，惟老母臘高，妻嫁後，缺於奉養；念之，不覺涕漣。又移時，見有臺，高數仞，遊人甚夥；囊頭械足之輩，嗚咽而下上，聞人言為「望鄉臺」。諸人至此，

俱踏轅下，紛然競登。御人或撻之，或止之，獨至耿，則促令登。登數十級，始至顛頂。翹首一望，則門闔庭院，宛在目。但內室隱隱，如籠煙霧。淒惻不自勝。回顧，一短衣人立肩下，即以姓氏問耿。耿具以告。其人亦自言為東海匠人。見耿零涕，問：「何事不了於心？」耿又告之。匠人謀與越臺而遁。耿懼冥追，匠人固言無妨。耿又慮臺高傾跌，匠人但令從己。遂先躍，耿果從之。及地，竟無恙。喜無覺者。視所乘車，猶在臺下。二人急奔，數武，忽自念名字粘車上，恐不免執名之追；遂反身近車，以手指染唾，塗去己名，始復奔，哆口盆息，不敢少停。少間，入裡門，匠人送諸其室。驀睹己屍，醒然而蘇。

覺乏疲躁渴，驟呼水。家人大駭，與之水，飲至石余，乃驟起，作揖拜狀；既而出門拱謝，方歸。歸則僵臥不轉。家人以其行異，疑非真活；然漸覘之，殊無他異。稍稍近問，始歷歷言其本末。問：「出門何故？」曰：「別匠人也。」「飲水何多？」曰：「初為我飲，後乃匠人飲也。」投之湯羹，數日而瘥。由此厭薄_レ盃_レ，不復共枕蓆雲。

珠兒

常州民李化，富有田產。年五十餘，無子。一女名小惠，容質秀美，夫妻最憐愛之。十四歲，暴病夭殂，冷落庭幃，益少生趣。始納婢，經年余，生一

子，視如拱壁，名之珠兒。兒漸長，魁梧可愛。然性絕痴，五六歲尚不辨菽麥；言語蹇澀。李亦好而不知其惡。會有眇僧，募緣於市，輒知人閨闈，於是相驚以神；且雲，能生死禍福人。幾十百千，執名以索，無敢違者。詣李募百緡。李難之，給十金，不受；漸至三十金。僧厲色曰：「必百緡，缺一文不可！」李亦怒，收金遽去。僧忿然而起曰：「勿悔，勿悔！」無何，珠兒心暴痛，巴刮床席，色如土灰。李懼，將八十金詣僧乞救。僧笑曰：「多金大不易！然山僧何能為？」李歸而兒已死。李慟甚，以狀訴邑宰。宰拘僧訊鞫，亦辨給無情詞。答之，似擊鞞革。令搜其身，得木人二、小棺一、小旗幟五。宰怒，以手疊訣

舉示之。僧乃懼，自投無數。宰不聽，杖殺之。李叩謝而歸。

時已曠暮，與妻坐床上。忽一小兒，匡襄入室，曰：「阿翁行何疾？極力不能得追。」視其休貌，當得七八歲。李驚，方將詰問，則見其若隱若現，恍惚如煙霧，宛轉間，已登榻坐。李推下之，墮地無聲。曰：「阿翁何乃爾！」瞥然復登。李懼，與妻俱奔。兒呼阿父、阿母，嘔啞不休。李入妾室，急闔其扉；還顧，兒已在膝下。李駭，問何為。答曰：「我蘇州人，姓詹氏。六歲失怙恃，不為兄嫂所容，逐居外祖家。偶戲門外，為妖僧迷殺桑樹下，驅使如佞鬼，冤閉窮泉，不得脫化。幸賴阿翁昭雪，願得為子。」李

曰：「人鬼殊途，何能相依？」兒曰：「但除斗室，為兒設床褥，日澆一杯冷漿粥，余都無事。」李從之。兒喜，遂獨臥室中。晨來出入閨閣，如家生。聞妾哭子聲，問：「珠兒死幾日矣？」答以七日。曰：「天嚴寒，屍當不腐。試發塚啟視，如未損壞，兒當得活。」李喜，與兒去，開穴驗之，軀殼如故。方此怵怛，回視，失兒所在。異之，舁屍歸。方置榻上，目已瞥動；少頃呼湯，湯已而汗，汗已遂起。

群喜珠兒復生，又加之慧黠便利，迥異曩昔。但夜間僵臥，毫無氣息，共轉側之，冥然若死。眾大愕，謂其復死；天將明，始若夢醒。群就問之。答雲：「昔從妖僧時，有兒等二人，其一名哥子，昨追

阿父不及，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。今在冥間，與姜員外作義嗣，亦甚優游。夜分，固來邀兒戲。適以白鼻馬送兒歸。」母因問：「在陰司見珠兒否？」曰：「珠兒已轉生矣。渠與阿翁無父子緣，不過金陵嚴子方，來討百十千債負耳。」初，李販於金陵，欠嚴貨價未償，而嚴翁死，此事無知者。李聞之，大駭。母問：「兒見惠姊否？」兒曰：「不知，再去當訪之。」

又二三日，謂母曰：「惠姊在冥中大好，嫁得楚江王小郎子，珠翠滿頭髻，一出門，便十百作呵殿聲。」母曰：「何不一歸寧？」曰：「人既死，都與骨肉無關切。倘有人細述前生，方豁然動念耳。昨托

姜員外，夤緣見姊，姊呼我坐珊瑚床上，與言父母懸念，渠都如眠睡。兒雲：「姊在時，喜繡並蒂花，剪刀刺手爪，血宛綾子上，姊就刺作赤水雲。今母猶掛床頭壁，顧念不去心。姊忘之乎？」姊始淒感，雲：「會須白郎君，歸省阿母。」母問其期，答言不知。

一日謂母：「姊行且至，僕從大繁，當多備漿酒。」少間，奔入室曰：「姊來矣！」移榻中堂，曰：「姊姊且憩坐，少悲啼。」諸人悉無所見。兒率人焚紙酌飲於門外，反曰：「騶從暫令去矣。姊言：「昔日所覆綠錦被，曾為燭花燒一點如豆大，尚在否？」母曰：「在。」即啟笥出之。兒曰：「姊命

我陳舊閨中。乏疲，且小臥，翌日再與阿母言。」

東鄰趙氏女，故與惠為繡閣交。是夜，忽夢惠頭紫帔來相望，言笑如平生。且言：「我今異物，父母覲面，不啻河山。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話，勿須驚恐。」質明，方與母言，忽仆地悶絕。逾刻始醒，向母曰：「小惠與阿嬪別幾年矣，頓上髡下參同上字白發生！」母駭曰：「兒病狂耶？」女拜別即出，母知其異，從之。直達李所，抱母哀啼。母驚不知所謂。女曰：「兒昨歸，頗委頓，未遑一言。兒不孝，中途棄高堂，勞父母哀念，罪何可贖！」母頓悟，乃哭。已而問曰：「聞兒今貴，甚慰母心。但汝棲身五家，何遂能來？」女曰：「郎君與兒極燕好，姑舅亦相撫

愛，頗不謂妒丑。」惠生時，好以手支頤，女言次，輒作故態，神情宛似。未幾，珠兒奔入曰：「接姊者至矣。」女乃起，拜別泣下，曰：「兒去矣。」言訖，復踣，移時乃蘇。

後數月，李病劇，醫藥罔效。兒曰：「旦夕恐不救也！二鬼坐床頭，一執鐵杖子，一挽縲麻繩，長四五尺許，兒晝夜哀之不去。」母哭，乃備衣衾。既暮，兒趨入曰：「雜人婦，且避去，姊夫來視阿翁。」俄頃，鼓掌而笑。母問之，曰：「我笑二鬼，聞姊夫來，俱匿床下如龜鱉。」又少時，望空道寒暄，問姊起居。既而拍手曰：「二鬼奴哀之不去，至此大快！」乃出至門外，卻回，曰：「姊夫去矣。二鬼被

鎖馬鞅上。阿父當即無恙。姊夫言：歸白大王，為父母乞百年壽也。」一傢俱喜。至夜，病良已，數日尋瘥。

延師教兒讀。兒甚慧，十八入邑庠，猶能言冥間之，見裡中病者，輒指鬼祟所在，以火上，下繁體熱之，往往得瘳。後暴病，體膚青紫，自言鬼神責我綻露，由是不復言。

小官人

太史某公，忘其姓氏。晝臥齋中，忽有小鹵簿，出自堂隙。馬大如蛙，人細於指。小儀仗以數十隊；

一官冠皂紗，著繡，乘肩輿，紛紛出門而去。公心異之，竊疑睡眠之訛。頓見一小人，返入舍，攜一氈包，大如拳，竟造床下。白言：「家主人有不腆之儀，敬獻太史。」言已，對立，即又不陳其物。少間，又自笑曰：「上戈下戈，音jian1，很少、細微同上微物，想太史亦無所用，不如即賜小人。」太史頷之。欣然攜之而去。後不復見。惜太史中餒，不曾詰所自來。

胡四姐

尚生，太山人。獨居清齋。會值秋夜，銀河高耿，明月在天，徘徊花陰，頗存遐想。忽一女子逾垣

來，笑曰：「秀才何思之深？」生就視，容華若仙。驚喜擁入，窮極狎昵。自言：「胡氏，名三姐。」問其居第，但笑不言。生亦不復置問，惟相期永好而已。自此，臨無虛夕。

一夜，與生促膝燈幕，生愛之，矚盼轉。女笑曰：「眈眈視妾何為？」曰：「我視卿如紅藥碧桃，即竟夜視，不為厭也。」三姐曰：「妾陋質，遂蒙青盼如此；若見吾家四妹，不知如何顛倒。」生益傾動，恨不一見顏色，長跽哀請。逾夕，果偕四姐來，年方及笄，荷粉露垂，杏花煙潤，嫣然含笑，媚麗欲絕。生狂喜，引坐。三姐與生同笑語，四姐惟手引繡帶，俯首而已。未幾，三姐起別，妹欲從行，生曳之

不釋，顧三姐曰：「卿卿煩一致聲。」三姐乃笑曰：「狂郎情急矣！妹子一為少留。」四姐無語，姊遂去。二人備盡歡好，既而引臂替枕，傾吐生平，無復隱諱。四姐自言為狐。生依戀其美，亦不之怪。四姐因言：「阿姊狠毒，業殺三人矣。惑之，罔不斃者。妾幸承溺愛，不忍見滅亡，當早絕之。」生懼，求所以處。四姐曰：「妾雖狐，得仙人正法，當書一符粘寢門，可以卻之。」遂書之。既曉，三姐來，見符卻退，曰：「婢子負心，傾意新郎，不憶引線人矣。汝兩人合有夙分，余亦不相仇，但何必爾？」乃徑去。

數日，四姐他適，約以隔夜。是日，生偶出門眺望，山下故有櫛林，蒼莽中，出一少婦，亦頗風韻。

近謂生曰：「秀才何必日沾沾變胡家姊妹？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。」即以一貫授生，曰：「先持歸，貫良醞，我即攜小餽饌來，與君為歡。」生懷錢歸，果如所教。少間，婦果至，置幾上燔雞、咸彘肩各一，即抽刀子縷切為爨；釀酒調謔，歡洽異常。繼而滅燭登床，狎情蕩甚。既曙始起。方坐床頭，捉足易舄，忽聞人聲；傾聽，已入幃幕，則胡姊妹也。婦乍睹，倉惶而遁，遺舄於床。二女遂叱曰：「騷狐！何敢與人同寢處！」追去，移時始反。四姐怨生曰：「君不長進，與騷狐相匹偶，不可復近！」遂悻悻欲去。生惶恐自投，情詞哀懇。三姊從旁解免。四姐怒稍釋，由此相好如初。

一日，有陝人騎驢造門曰：「吾尋妖物，匪伊朝夕，乃今始得之。」生父以其言異，訊所由來。曰：「小人日泛煙波，游四方，終歲十餘月，常八九離桑梓，被妖物蠱殺吾弟。歸甚悼恨，誓必尋而殄滅之。奔波數千里，殊無跡兆。今在君家，不剪，當有繼吾弟而亡者。」時生與女密邇，父母微察之，聞客言，大懼，延入，令作法。出二瓶，列地上，符咒良久。有黑霧四團，分投瓶中。客喜曰：「全家都到矣。」遂以豬脬裹瓶口，緘封甚固。生父亦喜，堅留客飲。生心惻然，近瓶竊視，聞四姐在瓶中言曰：「坐視不救，君何負心？」生益感動。急啟所封，而結不可解。四姐又曰：「勿須爾，但放倒壇上旗，以針刺脬

作空，予即出矣。」生如其請。果見白氣一絲，自孔中出，凌霄而去。客出，見旗橫地，大驚曰：「遁矣！此必公子所為。」搖瓶俯聽，曰：「幸止亡其一。此物合不死，猶可赦。」乃攜瓶別去。

後生在野，督佣刈麥，遙見四姐坐樹下。生近就之，執手慰問。且曰：「別後十易春秋，今大丹已成。但思君之念未忘，故復一拜問。」生欲與偕歸，女曰：「妾今非昔比，不可以塵情染，後當復見耳。」言已，不知所。又二十年余，生適獨居，見四姐自外至。生喜與語。女曰：「我今名列仙籍，本不應再履塵世。但感君情，敬報撤瑟之期。可早處分後事；亦勿悲慟，妾當度君為鬼仙，亦無苦也。」乃別而

去。至日，生果卒。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，嘗親見之。

祝翁

濟陽祝村有祝翁者，年五十餘，病卒。家人入室理哀至，忽聞翁呼甚急。群奔集靈寢，則見翁已復活。群喜慰問。翁但謂媪曰：「我適去，拚不復返。行數裡，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，寒熱仰人，亦無復生趣，不如從我去。故復歸，欲偕爾同行也。」咸以其新蘇妄語，殊未深信。翁又言之。媪雲：「如此亦復佳。但方生，如何便得死？」翁揮之曰：「是不難。家中俗務，可速作料理。」媪笑不去。翁又

促之。乃出戶外，延數刻而入，之曰：「處置安妥矣。」翁命速妝。媼不去，翁催益急。媼不忍拂其意，遂裙妝以出。媳女皆匿笑。翁移首於枕，手拍令臥。媼曰：「子女皆在，雙雙挺臥，是何景象？」翁捶床曰：「並死有何可笑！」子女見翁躁急，共勸媼姑從其意。媼如言，並枕僵臥。家人又共笑之。俄視，媼笑容忽斂，又漸而兩眸俱合，久之無聲，儼如睡去。眾始近視，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。試翁亦然，始共驚怛。康熙二十一年，翁弟婦佣於畢刺史之家，言之甚悉。

異史氏曰：「翁其夙有畸行與？泉路茫茫，去來由爾，奇矣！且白頭者欲其去，則呼令去，抑何其暇

也！人當屬續之時，所最不忍訣者，床頭之昵人耳。苟廣其術，則賣履分香，可以不事矣。」

豬婆龍

豬婆龍，產於西江。形似龍而短，能橫飛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。或獵得之，則貨其肉於陳、柯。此二姓皆友諒之裔，世食豬婆龍肉，他族不敢食也。一客自江右來，得一頭，繫舟中。一日，泊舟錢塘，縛稍懈，忽躍入江。俄頃，波濤大作，估舟傾沉。

某公

陝右某公，辛丑進士，能記前身。嘗言前生為士

人，中年而死。死後見冥王判事，鼎鑊油鑊，一如世傳。殿東隅，設數架，上搭豬羊犬馬諸皮。簿吏呼名，或罰作馬，或罰作豬；皆裸之，於架上取皮披之。俄至公，聞冥王曰：「是宜作羊。」鬼取一白羊皮來，捺覆公體。吏白：「是曾拯一人死。」王檢籍覆視，示曰：「免之。惡雖多，此善可贖。」鬼又褫其毛革。革已粘體，不可復動。兩鬼捉臂按胸，力脫之，痛苦不可名狀；皮片片斷裂，不得盡淨。既脫，近肩處猶粘羊皮大如掌。公既生，背上有羊毛叢生，剪去復出。

快刀

明末，濟屬多盜。邑各置兵，捕得輒殺之。章丘盜尤多。有一兵佩刀甚利，殺輒導上穴下款。一日，捕盜十餘名，押赴市曹。內一盜識兵，逡巡告曰：「聞君刀最快，斬首無二割，求殺我。」兵曰：「諾，其謹依我，無離也。」盜從之刑處，出刀揮之，豁然頭落。數步之外，猶圓轉而大贊曰：「好快刀！」

俠女

顧生，金陵人。博於材藝，而家綦貧。又以母老，不忍離膝下，惟日為人書畫，受贄以自給。行年二十有五，伉儷猶虛。對戶舊有空第，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。以其家無男子，故未問其誰何。一日，偶

自外人，見女郎自母房中出，年約十八九，秀曼都雅，世罕其匹，見生甚避，而意凜如也。生入問母。母曰：「是對戶女郎，就吾乞刀尺。適言其家亦止一母。此女不似貧家產。問其何為不字，則以母老為辭。明日當往拜其母，便風以意；倘所望不奢，兒可代養其母。」明日造其室，其母一聾媪耳。視其室，並無隔宿糧。問所業，則仰女十指。徐以同食之謀試之，媪意似納，而轉商其女；女默然，意殊不樂。母乃歸。詳其狀而疑之曰：「女子得非嫌吾貧乎？為人不言亦不笑，艷如桃李，而冷如霜雪，奇人也！」母子猜嘆而罷。

一日，生坐齋頭，有少年來求畫。姿容甚美，意

頗儂佻。詰所自，以「鄰村」對。嗣後三兩日輒一至，稍稍稔熟，漸以嘲謔；生狎抱之，亦不甚拒，遂私焉。由此往來昵甚。會女郎過，少年目送之，問為誰。對以「鄰女」。少年曰：「艷麗如此，神情何可畏？」少間，生入內。母曰：「適女子來乞米，雲不舉火者經日矣。此女至孝，貧極可憫，宜少周恤之。」生從母言，負斗米款門，達母意。女受之，亦不申謝。日嘗至生家，見母作衣履，便代縫紉；出入堂中，操作如婦。生益德之。每獲饋餌，必分給其母，女亦略不置齒頰。母適疽生隱處，宵旦號口兆。女時就榻省視，為之洗創敷藥，日三四作。母意甚不自安，而女不厭其穢。母曰：「唉！安得新婦如兒，而

奉老身以死也！」言訖，悲哽。女慰之曰：「郎子大孝，勝我寡母孤女什百矣。」母曰：「床頭蹠躩之役，豈孝子所能為者？且身已向暮，旦夕犯霧露，深以祧續為憂耳。」言間，生入。母泣曰：「虧娘子良多，汝無忘報德。」生伏拜之。女曰：「君敬我母，我勿謝也，君何謝焉？」於是益敬愛之。然其舉止生硬，毫不可干。

一日女出門，生日注之，女忽回首，媿然而笑。生喜出意外，趨而從諸其家，挑之亦不拒，欣然交歡。已，戒生曰：「事可一而不可再。」生不應而歸。明日又約之，女厲色不顧而去。日頻來，時相遇，並不假以詞色。少遊戲之，則冷語冰人。忽於空

處問生：「日來少年誰也？」生告之。女曰：「彼舉止態狀，無禮於妾頻矣。以君之狎昵，故置之。請更寄語：再復爾，是不欲生也已！」生至夕，以告少年，且曰：「子必慎之，是不可犯！」少年曰：「既不可犯，君何私犯之？」生白其無。曰：「如其無。則猥褻之語，何以達君聽哉？」生不能答。少年曰：「亦煩寄告：假惺惺勿作態；不然，我將遍播揚。」生甚怒之，情見於色，少年乃去。一夕方獨坐，女忽至，笑曰：「我與君情緣未斷，寧非天數。」生狂喜而抱於懷，歎聞履聲籍籍，兩人驚起，則少年推扉入矣。生驚問：「子胡為者？」笑曰：「我來觀貞潔人耳。」顧女曰：「今日不怪人耶？」女眉豎頰紅，默

不一語，急翻上衣，露一革囊，應手而出，而尺許晶瑩匕首也。少年見之，駭而卻走。追出戶外，四顧渺然。女以匕首望空拋擲，戛然有聲，燦若長虹，俄一物墮地作響。生急燭之，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。大駭。女曰：「此君之變童也。我固恕之，奈渠定不欲生何！」收刃入囊。生曳令人，曰：「適妖物敗意，請俟來宵。」出門徑去。次夕女果至，遂共綢繆。詰其術，女曰：「此非君所知。宜須慎秘，泄恐不為君福。」又訂以嫁娶，曰：「枕席焉，提汲焉，非婦伊何也？業夫婦矣，何必復言嫁娶乎？」生曰：「將勿憎吾貧耶？」曰：「君固貧，妾富耶？今宵之聚，正以憐君貧耳。」臨別囑曰：「苟且之行，不可以屢。當

來我自來，不當來相強無益。」後相值，每欲引與私語，女輒走避。然衣綻炊薪，悉為紀理，不啻婦也。

積數月，其母死，生竭力葬之。女由是獨居。生意孤寢可亂，逾垣入，隔窗頻呼，迄不應。視其門，則空室扁焉。竊疑女有他約。夜復往，亦如之。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。越日，相遇於母所。既出，而女尾其後曰：「君疑妾耶？人各有心，不可以告人。今欲使君無疑，烏得可？然一事煩急為謀。」問之，曰：「妾體孕已八月矣，恐旦晚臨盆。『妾身未分明』，能為君生之，不能為君育之。可密告母覓乳媪，偽為討螟蛉者，勿言妾也。」生諾，以告母。母笑曰：「異哉此女！聘之不可，而顧私於我兒。」喜從

其謀以待之。又月余，女數日不至，母疑之，往探其門，蕭蕭閉寂。叩良久，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。啟而入之，則復闔之。入其室，則呱呱者在床上矣。母驚問：「誕幾時矣？」答云：「二日。」捉繃席而視之，則男也，且豐頤而廣額。喜曰：「兒已為老身育孫子，伶仃一身，將焉所託？」女曰：「區區隱衷，不敢掬示老母。俟夜無人，可即抱兒去。」母歸與子言，竊共異之。夜往抱子歸。

更數夕，夜將半，女忽款門入，手提革囊，笑曰：「我大事已了，請從此別。」急詢其故，曰：「養母之德，刻刻不去諸懷。向雲『可一而不可再』者，以相報不在床第也。為君貧不能婚，將為君延一

線之續。本期一索而得，不意信水復來，遂至破戒而再。今君德既酬，妾志亦遂，無憾矣。」問：「囊中何物？」曰：「仇人頭耳。」檢而窺之，鬚髮交而血模糊。駭絕，復致研詰。曰：「向不與君言者，以機事不密，懼有宣洩。今事已成，不妨相告：妾浙人。父官司馬，陷於仇，彼籍吾家。妾負老母出，隱姓名，埋頭項，已三年矣。所以不即報者，徒以有母在；母去，又一塊肉累腹中，因而遲之又久。曩夜出非他，道路門戶未稔，恐有訛誤耳。」言已出門，又囑曰：「所生兒，善視之。君福薄無壽，此兒可光門閭。夜深不得驚老母，我去矣！」方凄然欲詢所之，女一閃如電，瞥爾間遂不復見。生嘆惋木立，若喪魂

魄。明以告母，相為嘆異而已。後三年生果卒。子十八舉進士，猶奉祖母以終老雲。異史氏曰：「人必室有俠女，而後可以畜變童也。不然，爾愛其艾豕，彼愛爾婁豬矣！」

蓮香

桑生，名曉，字子明，沂州人。少孤，館於紅花埠。桑為人靜穆自喜，日再出，就食東鄰，余時堅坐而已。東鄰生偶至，戲曰：「君獨居不畏鬼狐耶？」笑答曰：「丈夫何畏鬼狐？雄來吾有利劍，雌者尚當開門納之。」鄰生歸，與友謀，梯妓於垣而過之，彈指叩扉。生窺問其誰，妓自言為鬼。生大懼，齒震震

有聲。妓逡巡自去。鄰生早至生齋，生述所見，且告將歸。鄰生鼓掌曰：「何不開門納之？」生頓悟其假，遂安居如初。

積半年，一女子夜來叩齋。生意友人之復戲也，啟門延入，則傾國之姝。驚問所來，曰：「妾蓮香，西家妓女。」埠上青樓故多，信之。息燭登床，綢繆甚至。自此三五宿輒一至。

一夕，獨坐凝思，一女子翩然入。生意其蓮，承逆與語。覲面殊非：年僅十五六，享單袖垂髻，風流秀曼，行步之間，若還若往。大愕，疑為狐。女曰：「妾，良家女，姓李氏。慕君高雅，幸能垂盼。」生

喜。握其手，冷如冰，問：「何涼也？」曰：「幼質單寒，夜蒙霜露，那得不爾！」既而羅襦衿解，儼然處子。女曰：「妾為情緣，葳蕤之質，一朝失守。不嫌鄙陋，願常侍枕蓆。房中得無有人否？」生曰：「無他，止一鄰娼，顧亦不常。」女曰：「當謹避之。妾不與院中人等。君秘勿泄，彼來我往，彼往我來可耳。」

雞鳴欲去，贈繡履一鈎，曰：「此妾下體所著，弄之足寄思慕。然有人慎勿弄也！」受而視之，翹翹如解結錐。心甚愛悅。越夕無人，便出審玩。女飄然忽至，遂相款昵。自此每出履，則女必應念而至。異而詰之，笑曰：「適當其時耳。」

一夜蓮來，驚曰：「郎何神氣蕭索？」生言：「不自覺。」蓮便告別，相約十日。去後，李來恆無虛夕。問：「君情人何久不至？」因以相約告。李笑曰：「君視妾何如蓮香美？」曰：「可稱兩絕。但蓮卿肌膚溫和。」李變色曰：「君謂雙美，對妾雲爾。渠必月殿仙人，妾定不及。」因而不歡。乃屈指計，十日之期已滿，囑勿漏，將竊窺之。

次夜，蓮香果至，笑語甚。及寢，大駭曰：「殆矣！十日不見，何益憊損？保無有他遇否？」生詢期故。曰：「妾以神氣驗之，脈析析如亂絲，鬼症也。」次夜，李來，生問：「窺蓮香何似？」曰：「美矣。妾固謂世間無此佳人，果狐也。去，吾尾之，南

山而穴居。」生疑其妒，漫應之。

逾夕，戲蓮香曰：「余固不信，或謂卿狐者。」蓮亟問：「是誰所云？」笑曰：「我自戲卿。」蓮曰：「狐何異於人？」曰：「惑之者病，甚則死，是以可懼。」蓮香曰：「不然，如君之年，房後三日，精氣可復，縱狐何害？設旦旦而伐之，人有甚於狐者矣。天下癆屍瘵鬼，寧皆狐蠱死耶？雖然，必有議我者。」生力白其無，蓮詰益力。生不得已，泄之。蓮曰：「我固怪君憊也。然何遽至此？得勿非人乎？君勿言，明宵，當如渠窺妾者。」是夜李至，裁三數語，聞窗外嗽聲，急亡去。蓮入曰：「君殆矣！是真鬼物！昵其美而不速絕，冥路近矣！」生意其妒，默

不語。蓮曰：「固知君不忘情，然不忍視君死。明日，當攜藥餌，為君以除陰毒。幸病蒂尤淺，十日恙當已。請同榻以視痊可。」次夜，果出刀圭藥啖生。頃刻，洞下三兩行，覺臟腑清虛，精神頓爽。心雖德之，然終不信為鬼。

蓮香夜夜同衾偃生，生欲與合，輒止之。數日後，膚革充盈。欲別，殷殷囑絕李。生謬應之。及閉戶挑燈，輒捉履傾想。李忽至。數日隔絕，頗有怨色。生曰：「彼連宵為我作巫醫，請勿為懟。情好在我。」李稍懌。生枕上私語曰：「我愛卿甚，乃有謂卿鬼者。」李結舌良久，罵曰：「必淫狐之惑君聽也！若不絕之，妾不來矣！」遂嗚嗚飲泣。生百詞慰

解，乃罷。隔宿，蓮香至，知李復來，怒曰：「君必欲死耶！」生笑曰：「卿何相妒之深？」蓮益怒曰：「君種死根，妾為若除之，不妒者將復何如？」生託詞以戲曰：「彼雲前日之病，為狐祟耳。」蓮乃嘆曰：「誠如君言，君迷不悟，萬一不虞，妾百口何以自解？請從此辭。百日後，當視君於臥榻中。」留之不可。怫然徑去。由是於李夙夜必偕。約兩月余，覺大暈頓。初猶自寬解；日漸羸瘠，惟飲檀，以代木粥一甌。欲歸就奉養，尚戀戀不忍遽去。因循數日，沉綿不可復起。鄰生見其病憊，日遣館僮饋給食飲。生至是疑李，因謂李曰：「吾悔不聽蓮香之言，以至於此！」言訖而瞑。移時復甦，張目四顧，則李已去，

自是遂絕。

生羸臥空齋，思蓮香如望歲。一日，方凝想間，忽有搥簾人者，則蓮香也。臨榻哂曰：「田舍郎，我豈妄哉！」生哽咽良久，自言知罪，但求拯救。蓮曰：「病人膏肓，實無救法。姑來永訣，以明非妒。」生大悲曰：「枕底一物，煩代碎之。」蓮搜得履，持就燈前，反復展玩。李女炎欠人，卒見蓮香，返身欲遁。蓮以身蔽門，李窘急不知所出。生責數之，李不能答。蓮笑曰：「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。昔謂郎君舊疾，未必非妾致，今竟何如？」李府首謝過。蓮曰：「佳麗如此，乃以愛結仇耶？」李即投地隕泣，乞垂憐救。蓮遂扶起，細詰生平。曰：「妾，李通判

女，早夭，瘞於牆外，已死春蠶，遺絲未盡。與郎偕好，妾之願也；致郎於死，良非素心。」蓮曰：「聞鬼利人死，以死後可常聚，然否？」曰：「不然，兩鬼相逢，並無樂處，如樂也，泉下少年郎豈少哉！」蓮曰：「痴哉！夜夜為人，人且不堪，而況於鬼！」李問：「狐能死人，何術獨否？」蓮曰：「是採補者流，妾非其類。故世有不害人之狐，斷無不害人之鬼，以陰氣盛也。」生聞其語，始知狐鬼皆真。幸習常見慣，頗不為駭。但念殘息如絲，不覺失聲大痛。蓮顧問：「何以處郎君者？」李赧然遜謝。蓮笑曰：「恐郎強健，醋娘子要食楊梅也。」李斂衽曰：「如有醫國手，使妝得無負郎君，便當埋首地下，敢復面

見然於人世耶！」蓮解囊出藥，曰：「妾早知有今，別後採藥三山，凡三閱月，物料始備，瘵蠱至死，投之無不蘇者。然症何由得，仍以何引，不得不轉求效力。」問：「何需？」曰：「櫻口中一點香唾耳。我一丸進，煩接口而唾之。」李暈生頤頰，俯首轉側而視其履。蓮戲曰：「妹所得意惟履耳。」李益慚，俯仰若無所容。蓮曰：「此平時熟技，今何吝焉？」遂以丸納生物，轉促逼之。李不得已，唾之。蓮曰：「再！」又唾之。凡三四唾，丸已下咽。少間，腹殷然如雷鳴。復納一丸，自乃接脣而布以氣。生覺丹田火熱，精神煥發。蓮曰：「愈矣！」李聽雞鳴，彷徨別去。蓮以新瘥，尚須調攝，就食非計；因將戶外反

關，偽示生歸，以絕交往，日夜守護之。李亦每夕必至，給奉慇懃，事蓮猶姊。蓮亦深憐愛之。居三月，生健如初。李遂數夕不至，偶至，一望即去。相對時，亦挹挹不樂。蓮常留與共寢，必不肯。生追出，提抱以歸，身輕若芻靈。女不得遁，遂著衣偃臥，足卷其體不盈二尺。蓮益憐之，陰使生狎抱之，而撼搖亦不得醒。生睡去，覺而索之，已杳。後十餘日，更不復至。生懷思殊切，恆出履共弄。蓮曰：「窈娜如此，妾見猶憐，何況男子。」生曰：「昔日弄履則至，心固疑之，然終不料其鬼。今對履思容，實所愴惻。」因而泣下。

先是，富室張姓有女字燕兒，年十五，不汗而

死。終夜復甦，起顧欲奔。張扃戶，不得出。女自言：「我通判女魂，感桑郎睠注，遺舄猶存彼處。我真鬼耳，錮我何益？」以其言有因，詰其至此之由。女低徊反顧，茫不自解。或有言桑生病歸者，女執辨其誣，家人大疑。東鄰生聞之，逾垣往窺，見生方與美人對語；掩人逼之，張皇間已失所在。鄰生駭詰。生笑曰：「向固與君言，雌者則納之耳。」鄰生述燕兒之言。生乃啟關，將往偵探，苦無由。張母聞生果未歸，益奇之。故使佣媪索履，生遂出以授。燕兒得之喜。試著之，鞋小於足者盈寸，大駭。攬鏡自照，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，因陳所由。母始信之。女鏡面大哭曰：「當日形貌，頗堪自信，每見蓮姊，

猶增慚怍。今反若此，人也不如其鬼也！」把履號口兆，勸之不解。蒙衾僵臥。食之，亦不食，體膚盡腫；凡七日不食，卒不死，而腫漸消；覺飢不可忍，乃復食。數日，遍體瘙癢，皮盡脫。晨起，睡舄遺墮，索著之，則碩大無朋矣。因試前履，肥瘦吻合，乃喜。復自鏡，則眉目頤頰，宛肖生平，益喜。盥櫛見母，見者盡眙。蓮香聞其異，勸生媒通之；而以貧富懸邈，不敢遽進。會媪初度，因從其子婿行，往為壽。媪睹生名，故使燕兒窺簾識客。生最後至，女驟出，捉袂，欲從與俱歸。母訶譙之，始慚而入。生審視宛然，不覺零涕，因拜伏不起。媪扶之，不以為侮。生出，浼女舅執柯。媪議擇吉贅生。

生歸告蓮香，且商所處。蓮悵然良久，便欲別去。生大駭泣下。蓮曰：「君行花燭於人家，妾從而往，亦何形顏？」生謀先與旋裡，而後迎燕，蓮乃從之。生以情白張。張聞其有室。怒加誚讓，燕兒力白之，乃如所請。至日，生往親迎。家中備具，頗甚草草；及歸，則自門達堂，悉以上四中廠下剡，音_{ㄊㄞˋ}，毛織品毯貼地，百千籠燭，燦列如錦。蓮香扶新婦入青廬，搭面既揭，歡若生平。蓮陪盃飲，因細詰還魂之異。燕曰：「爾日抑鬱無聊，徒以身為異物，自覺形穢。別後憤不歸墓，隨風漾泊。每見生則羨之。晝憑草木，夜則信足浮沉。偶至張家，見少女臥床上，近附之，未知遂能活也。」蓮聞之，默默若有所

思。逾兩月，蓮舉一子。產後暴病，日就沉綿。捉燕臂曰：「敢以孽種相累，我兒即若兒。」燕泣下，姑慰藉之。為召巫醫，輒卻之。沉痾彌留，氣如懸絲。生及燕兒皆哭。忽張曰曰：「勿爾！子樂生，我樂生。如有緣，十年後可復得見。」言訖而卒。啟衾將斂，屍化為狐。生不忍異視，厚葬之。子名狐兒，燕撫如己出。每清明，必抱兒哭諸其墓。

後生舉於鄉，家漸裕。而燕苦不育。狐兒頗慧，然單弱多疾。燕每欲生置媵。一日，婢忽曰：「門外一嫗，攜女求售。」燕呼入。卒見，大驚曰：「蓮姊復出耶！」生視之，真似，亦駭。問：「年幾何？」答雲：「十四。」「聘金幾何？」曰：「老身止此一

塊肉，但俾得所，妾亦得啖飯處，後日老骨不至委溝壑，足矣。」生優價而留之。燕握女手，入密室，撮其頷而笑曰：「汝識我否？」答言：「不識。」詰其姓氏，曰：「妾韋姓。父徐城賣漿者，死三年矣。」燕屈指停思，蓮死恰十有四載。又審視女，儀容態度，無一不神肖者。乃拍其頂而呼曰：「蓮姊，蓮姊！十年相見之約，當不欺吾！」女忽如夢醒，豁然曰：「咦！」熟視燕兒。生笑曰：「此「似曾相識燕歸來」也。」女泫然曰：「是矣。聞母言，妾生時便能言，以為不祥，犬血飲之，遂昧宿因。今日始如夢寤。娘子其恥於為鬼之李妹耶？」共話前生，悲喜交至。

一日，寒食，燕曰：「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。」遂與親登其墓，荒草離離，木已拱矣。女亦太息。燕謂生曰：「妾與蓮姊，兩世情好，不忍相離，宜令白骨同穴。」生從其言，啟李塚得骸，舁歸而合葬之。親朋聞其異，吉服臨穴，不期而會者數百人。余庚戌南遊至沂，阻雨，休於旅舍。有劉生子敬，其中表親，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，約萬余言，得卒讀。此其崖略耳。

異史氏曰：「嗟乎！死者而求其生，生者又求其死，天下所難得者，非人身哉？奈何具此身者，往往而置之，遂至典見然而生不如狐，泯然而死不如鬼。

一

阿寶

粵西孫子楚，名士也。生有枝指。性迂訥，人誑之，輒信為真。或值座有歌妓，則必遙望卻走。或知其然，誘之來，使妓狎逼之，則赤貞顏徹頸，汁珠珠下滴，因共為笑。遂貌其呆狀，相郵傳作丑語，而名之「孫痴」。

邑大賈某翁，與王侯埒富。姻戚皆貴胄。有女阿寶，絕色也。日擇良匹，大家兒爭委禽妝，皆不當翁意。生時失儷，有戲之者，勸其通媒。生殊不自揣，果從其數。翁素耳其名，而貧之。媒媪將出，適遇寶，問之，以告。女戲曰：「渠去其枝指，余當歸

之。」媪告生。生曰：「不難。」媒去，生以斧自斷其指，大痛徹心，血益傾注，濱死。過數日，始能起，往見媒而示之。媪驚，奔告女。女亦奇之，戲請再去其痴。生聞而嘩辨，自謂不痴；然無由見而自剖。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，何遂高自位置如此？由是曩念頓冷。

會值清明，俗於是日，婦女出遊，輕薄少年，亦結隊隨行，恣其月旦，有同社數人，強邀生去。或嘲之曰：「莫欲一觀可人否？」生亦知其戲己；然以受女擲揄故，亦思一見其人，忻然隨眾物色之。遙見有女子憩樹下，惡少年環如牆堵。眾曰：「此必阿寶也。」趨之，果寶也。審諦之，娟麗無雙。少頃，人

益稠。女起，遽去。眾情顛倒，品頭題足，紛紛若狂。生獨默然。及眾他適，回視，生猶痴立故所，呼之不應。群曳之曰：「魂隨阿寶去耶？」亦不答。眾以其素訥，故不為怪，或推之、或挽之以歸。至家，直上床臥，終日不起，冥如醉，喚之不醒。家人疑其失魂，招於曠野，莫能效。強拍問之，則目蒙目龍應雲：「我在阿寶家。」及細詰之，又默不語。家人惶惑莫解。

初，生見女去，意不忍舍，覺身已從之行，漸傍其衿帶間，人無呵者。遂從女歸，坐臥依之，夜輒與狎，甚相得；然覺腹中奇餒，思欲一返家門，而迷不知路。女每夢與人交，問其名，曰：「我孫子楚也。」

「心異之，而不可以告人。生臥三日，氣休休若將漸滅。家人大恐，託人婉告翁，欲一招魂其家。翁笑曰：「平昔不相往還，何由遺魂吾家？」家人固哀之，翁始允。巫執故服、草荐以往。女詰得其故，駭極，不聽他往，直導入室，任招呼而去。巫歸至門，生榻上已呻。既醒，女室之香奩什具，何色何名，歷言不爽。女聞之，益駭，陰感其情之深。

生既離床寢，坐立凝思，忽忽若忘。每伺察阿寶，希幸一再邁之。浴佛節，聞將降香水月寺，遂早旦往候道左，目眩睛勞。日涉午，女始至，自車中窺見生，以摻手搴簾，凝睇不轉。生益動，尾從之。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。生慇懃自展，魂益搖。車去，始

歸。歸復病，冥然絕食，夢中輒呼寶名。每自恨魂不復靈。家舊養一鸚鵡，忽斃，小兒持弄於床。生自念：倘得身為鸚鵡，振翼可達女室。心方注想，身已翩然鸚鵡，遽飛而去，直達寶所。女喜而撲之，鎖其肘，飼以麻子。大呼曰：「姐姐勿鎖！我孫子楚也。」女大駭，解其縛，亦不去。女祝曰：「深情已篆中心。今已人禽異類，姻好何可復圓？」鳥雲：「得近芳澤，於願已足。」他人飼之，不食；女自飼之，則食。女坐，則集其膝；臥，則依其床。如是三日。女甚憐之，陰使人日間生，生則僵臥，氣絕已三日，但心頭未冰耳。女又祝曰：「君能復為人，當誓死相從。」鳥雲：「誑我！」女乃自矢。鳥側目若有所

思。少間，女束雙鸞，解履床下，鸚鵡驟下，銜履飛去。女急呼之，飛已遠矣。女使嫗往探，則生已寤。家人見鸚鵡銜繡履來，墮地死，方共異之。生既蘇，即索履。眾莫知故。適嫗至，人視生，問履所在。生曰：「是阿寶信誓物。借口相覆：小生不忘金諾也。」嫗反命。女益奇之，故使婢泄其情於母。母審之確，乃曰：「此子才名亦不惡，但有相如之貧。擇數年得婿若此，恐將為顯者笑。」女以履故，矢不他。翁媪從之。馳報行。生喜，疾頓瘳。翁議贅諸家。女曰：「婿不可久處岳家。況郎又貧，久益為人賤。兒既諾之，處蓬茅而甘藜藿，不怨也。」生乃亦迎成禮，相逢如隔世歡。

自是家得奩妝，小阜，頗增物產。而生痴於書，不知理家人生業；女善居積，亦不以他事累生。居三年，家益富。生忽病消渴卒。女哭之痛，淚眼不睛，至絕眠食。勸之不納，乘夜自經。婢覺之，急救以醒，終亦不食。三日，集親黨，將以殮生。聞棺中呻以息，啟之，已復活。自言：「見冥王，以生平朴誠，命作部曹。忽有人白：『孫部曹之妻將至。』」王稽鬼錄，言：「此未應便死。」又白：「不食三日矣。」王顧謂：「感汝妻節義，姑賜再生。」因使馭卒控馬送余還。」由是體漸平。值歲大比，入闈之前，諸少年玩弄之，共擬隱僻之題七，引生僻處與語，言：「此某家關節，敬秘相授。」生信之，晝夜

揣摩，製成七藝。眾隱笑之。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，力反常經，題紙下，七藝皆符。生以是掄魁。明年，舉進士，授詞林。上聞異，召問之。生具啟奏。上大嘉悅。後召見阿寶，賞賚有加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性痴則其志凝，故書痴者文必工，藝痴者技必良；世之落拓而無成者，皆自謂不痴者也。且如粉花蕩產，盧雉傾家，顧痴人事哉！以是知慧黠而過，乃是真痴，彼孫子何痴乎！」

集痴類十：「窖鏹食貧。對客輒誇兒慧。愛兒不忍教讀。諱病恐人知。出資賺人嫖。竊赴飲會賺人賭。倩人作文欺父兄。父子帳目太清。家庭用機械。

喜弟子善賭。」

九山王

曹州李姓者，邑諸生。家素饒。而居宅故不甚廣；舍後有園數畝，荒置之。一日，有叟來稅屋，出直百金。李以無屋為辭。叟曰：「請受之，但無煩慮。」李不喻其意，姑受之，以覘其異。

越日，村人見輿馬眷口入李家，紛紛甚夥，共疑李第無安頓所，問之。李殊不自知；歸而察之，並無跡響。過數日，叟忽來謁。且雲：「庇宇下已數晨夕。事事都草創，起爐作灶，未暇一修客子禮。今遣

小女輩作黍，幸一垂顧。」李從之。則入園中，炎欠見舍宇華好，嶄然一新。入室，陳設芳麗。酒鼎沸於廊下，茶煙裊於廚中。俄而行酒薦饌，備極甘旨。時見庭下少年人，往來甚眾。又聞兒女喁喁，幕中兒笑語聲。家人婢僕，似有數十百口。李心知其狐，席終而歸，陰懷殺心。每人市，市硝硫，積數百斤，暗布園中殆滿。驟火之，焰亙霄漢，如黑靈芝，燔臭灰迷不可近；但聞嗚啼嗥動之聲，嘈雜聒耳。既熄入視，則死狐滿地，焦頭爛額者，不可勝計。方閱視間，叟自外來，顏色慘慟，責李曰：「夙無嫌怨；荒園報歲百金，非少；何忍遂相族滅？此奇慘之仇，無不報者！」忿然而去。疑其擲礫為殃，而年余無少怪異。

時順治初年，山中群盜竊發，嘯聚萬餘人，官莫能捕，生以家口多，日憂離亂。適村中來一星者，自號「南山翁」，言人休咎，了若目睹，名大噪。李召至家，求推甲子。翁愕然起敬，曰：「此真主也！」李聞大駭，以為妄。翁正容固言之。李疑信半焉，乃曰：「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？」翁謂：「不然。自古帝王，類多起於匹夫，誰是生而天子乾？」生惑之，前席而請，翁毅然以「臥龍」自任。請先備甲冑數千具、弓弩數千事。李慮人莫之歸，翁曰：「臥請為大王連諸山，深相結。使嘩言者謂大王真天子，山中士卒，宜必響應。」李喜，遣翁行。發藏鏹，造甲冑。翁數日始還，曰：「借大王威福，加臣三寸舌，

諸山莫不願執鞭革勺，從戲下。」浹旬之間，果歸命者數千人。於是拜翁為軍師，建大纛，設彩幟若林；據山立柵，聲勢震動。邑令率兵還討，翁指揮群寇，大破之。令懼，告急於兗。兗兵遠涉而至，翁又伏寇進擊，兵大潰，將士殺傷者甚眾。勢益震，黨以萬計，因自立為「九山王」。翁患馬少，會都中解馬赴江南，遣一旅要路篡取之。由是「九山王」之名大噪。加翁為「護國大將軍」。高臥山巢，公然自負，以為黃袍之加，指日可俟矣。東撫以奪馬故，方將進剿；又得兗報，乃發精兵數千，與六道合圍而進。軍旅旌旗，彌滿山谷。「九山王」大懼，召翁謀之，則不知所往。「九山王」窘急無術，登山而望曰：「今

而知朝廷之勢大矣！」山破，被擒，妻孥戮之。始悟翁即老狐，蓋以族滅報李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夫人擁妻子，閉門科頭，何處得殺？即殺，亦何由族哉？狐之謀亦巧矣。而壤無其種者，雖溉不生；彼其殺狐之殘，方寸已有盜根，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。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：「汝為天子！」未有不駭而走者。明明異以族滅之為，而猶樂聽之，妻子為戮，又何足雲？然人聽匪言也，始聞之而怒，繼而疑，又既而信；迨至身名俱殞，而始悟其誤也，大率類此矣。」

遵化署狐

諸城邱公為遵化道。署中故多狐，最後一樓，綏綏者族而居之，以為家。時出殃人，遣之益熾。官此者惟設牲禱之，無敢迕。邱公蒞任，聞而怒之。狐亦畏公剛烈，化一嫗告家人曰：「幸白大人：勿相仇。容我三日，將攜細小避去。」公聞，亦默不言。次日，閱兵已，戒勿散，使盡扛諸營巨炮驟人，環樓千座併發；數仞之樓，頃刻摧為平地，革肉毛肉，自天雨而下。但見濃塵毒霧之中，有白氣一縷，冒煙沖空而去。眾望之曰：「逃一狐矣。」而署中自此平安。

後二年，公遣千仆銀如干數赴都，將謀遷擢。事未就，姑窖藏於班役之家。忽有一叟詣闕聲屈，言妻子橫被殺戮，又訐公克削軍糧，夤緣當路，現頓某

家，可以驗證。奉旨押驗，至班役家，冥搜不得。叟惟以一足點地。悟其意，發之，果得金；金上鑄有「某郡解」字。已而覓叟，則失所在。執鄉里姓名以求其人，竟亦無之。公由此罹難，乃知叟即逃狐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狐之崇人，可誅甚矣。然服而舍之，亦以全吾仁。公可雲「疾之已甚」者矣。抑使關西為此，豈百狐所能仇哉！」

張誠

豫人張氏者，其先齊人。明末齊大亂，妻為北兵掠去。張常客豫，遂家焉。娶於豫，生子訥。無何，

妻卒，又娶繼室，生子誠。繼室牛氏悍，每嫉訥，奴畜之，啖以惡草具，使樵，日責柴一肩。無則撻楚詬詛，不可堪。隱畜以甘脆餌誠，使從塾師讀。誠漸長，性孝友，不忍兄劬，陰勸母，母弗聽。一日，訥入山樵，未終，值大風雨，避身岩下，雨止而日已暮。腹中大餒，遂負薪歸。母驗之少，怒不與食；飢火燒心，入室僵臥。誠自塾中來，見兄嗒然，問：「病乎？」曰：「餓耳。」問其故，以情告。誠愀然便去。移時，懷餅來餌兄。兄問其所自來。曰：「余竊面倩鄰婦為之，但食勿言也。」訥食之。囑弟曰：「後勿復然，事泄累弟。且日一啖，飢當不死。」誠曰：「兄故弱，烏能多樵！」次日，食後，竊赴山，

至兄樵處。兄見之，驚問：「將何作？」答曰：「將助樵採。」問：「誰之遣？」曰：「我自來耳。」兄曰：「無論弟不能樵，縱或能之，且猶不可。」於是速之歸。誠不聽，以手足斷柴助兄。且雲：「明日當以斧來。」兄近止之，見其指已破，履已穿，悲曰：「汝不速歸，我即以斧自剄死。」誠乃歸，兄送之半途，方復回。樵既歸，詣塾，囑其師曰：「吾弟年幼，宜閉之。山中虎狼多。」師曰：「午前不知何往，業夏楚之。」歸謂誠曰：「不聽吾言，遭笞責矣。」誠笑曰：「無之。」明日，懷斧又去。兄駭曰：「我固謂子勿來，何復爾？」誠不應，刈薪且急，汗交頤不少休。約足一束，不辭而返。師又責

之，乃實告之。師嘆其賢，遂不之禁。兄屢止之，終不聽。

一日，與數人樵山中，炎欠有虎至。眾懼而伏。虎竟銜誠去。虎負人行緩，為訥追及。訥力斧之，中胯。虎痛狂奔，莫可尋逐，痛哭而返。眾慰解之，哭益悲。曰：「吾弟，非猶夫人之弟，況為我死，我何生焉！」遂以斧自刎其項。眾急救之，人肉者已寸許，血溢如涌，眩瞽殞絕。眾駭，裂之衣而約之，群扶而歸。母哭罵曰：「汝殺吾兒，欲蠱頸以塞責耶！」訥呻雲：「母勿煩惱，弟死，我定不生！」置榻上，創痛不能眠，惟晝夜依壁坐哭。父恐其亦死，時就榻少哺之，牛輒詬責。訥遂不食，三日而斃。村中

有巫走無常者，訥途遇之，緬訴曩苦。因詢弟所，巫言不聞。遂反身導訥去。至一都會，見一皂衫人，自城中出。巫要遮代問之。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，男婦百餘，並無犯而張者。巫疑在他牒。皂衫人曰：「此路屬我，何得差逮。」訥不信，強巫入內城。城中新鬼、故鬼往來憧憧，亦有故識，就問，迄無知者。忽共嘩言：「菩薩至！」仰見雲中，有偉人，毫光徹上下，頓覺世界通明。巫賀曰：「大郎有福哉！菩薩幾十年一人冥司，拔諸苦惱，今適值之。」便誣訥跪。眾鬼囚紛紛籍籍，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，哄騰震地。菩薩以楊柳枝遍灑甘露，其細如塵。俄而霧收光斂，遂失所在。訥覺頸上沾露，斧處不復作痛。

巫仍導與俱歸。望見裡門，始別而去。訥死二日，豁然竟蘇，悉述所遇，謂誠不死。母以為撰造之誣，反詬罵之。訥負屈無以自伸，而摸創痕良瘥。自力起，拜父曰：「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，如不可見，終此身勿望返也。願父猶以兒為死。」翁引空處與泣，無敢留之。訥乃去。每於沖衢訪弟耗，途中資斧斷絕，丐而行。逾年，達金陵，懸鶉百結，偃僂道上。偶見十餘騎過，走避道側。內一人如官長，年四十已來，健卒怒馬，騰蹕前後。一少年乘小駟，屢視訥。訥以其貴公子，未敢仰視。少年停鞭少駐，忽下馬，呼曰：「非吾兄耶！」訥舉首審視，誠也。握手大痛，失聲，誠亦哭曰：「兄何漂落以至於此？」訥言其情，

誠益悲。騎者並下問故，以白官長。官命脫騎載訥，連轡歸諸其家，始詳詰之。初，虎銜誠去，不知何時置路側，臥途中經宿。適張別駕自都中來，過之，見其貌文，憐而撫之，漸蘇。言其裡居，則相去已遠。因載與俱歸。又藥敷傷處，數日始痊。別駕無長君，子之。蓋適從游矚也。誠具為兄告。言次，別駕人，訥拜謝不已。誠入內，捧帛衣出，進兄，乃置酒燕敘。別駕問：「貴族在豫，幾何丁壯？」訥曰：「無有。父少齊人，流寓於豫。」別駕曰：「仆亦齊人。貴裡何屬？」答曰：「曾聞父言，屬東昌轄。」驚曰：「我同鄉也！何故遷豫？」訥曰：「明季清兵入境，掠前母去。父遭兵燹，蕩無家室。先賈於西道，

往來頗稔，故止焉。」又驚問：「君家尊何名？」訥告之。別駕瞠而視，俯首若疑，疾趨入內。無何，太夫人出。共羅拜，已，問訥曰：「汝是張炳之之孫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太夫人大哭，謂別駕曰：「此汝弟也。」訥兄弟莫能解。太夫人曰：「我適汝父三年，流離北去，身屬黑固山半年，生汝兄。又半年，固山死，汝兄補秩旗下遷此官。今解任矣。每刻刻念鄉井，遂出籍，復故譜。屢遣人至齊，殊無所覓耗，何知汝父西徙哉！」乃謂別駕曰：「汝以弟為子，折福死矣！」別駕曰：「曩問誠，誠未嘗言齊人，想幼稚不憶耳。」乃以齒序：別駕四十有一，為長；誠十六，最少；訥二十二，則伯而仲矣。別駕得兩弟，甚

歡，與同臥處，盡悉離散端由，將作歸計。太夫人恐不見容。別駕曰：「能容則共之，否則析之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？」於是鬻宅辦裝，刻日西發。

既抵裡，訥及誠先馳報父。父自訥去，妻亦尋卒；塊然一老鰥，形影自吊。忽見訥入，暴喜，恍恍以驚；又睹誠，喜極，不復作言，潛潛以涕。又告以別駕母子至，翁輟泣愕然，不能喜，亦不能悲，蚩蚩以立。未幾，別駕入，拜已，太夫人把翁相嚮哭。既見婢劬卒，內外盈塞，坐立不知所為。誠不見母，問之，方知已死，號嘶氣絕，食頃始蘇。別駕出資，建樓閣；延師教兩弟；馬騰於槽，人喧於室，居然大家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聽此事至終，涕凡數墮：十餘歲童子，斧薪助兄，慨然曰：「王覽固再見乎！」於是一墮。至虎銜誠去，不禁狂呼曰：「天道憤憤如此！」於是一墮。及兄弟猝遇，則喜而亦墮；轉增一兄，又益一悲，則為別駕墮。一門團外內樂，驚出不意，喜出不意，無從之涕，則為翁墮也。不知後世，亦有善涕如某者乎？」

汾州狐

汾州判朱公者，居廨多狐。公夜坐，有女子往來燈下。初謂是家人婦，未遑顧瞻；及舉目，竟不相識，而容光艷艷。心知其狐，而愛好之，遽呼之來。

女停履笑曰：「厲聲加人，誰是汝婢媪耶？」朱笑而起，曳坐謝過。遂與款密，久如夫妻之好。忽謂曰：「君秩當遷，別有日矣。」問：「何時？」答曰：「目前。但賀者在門，吊者在閭，不能官也。」三日，遷報果至。次日，即得太夫人訃音。公解任，欲與偕旋。狐不可。送之河上，強之登舟。女曰：「君自不知，狐不能過河也。」朱不忍別，戀戀河畔。女忽出，言將一謁故舊。移時歸，即有客來答拜。女別室與語。客去乃來，曰：「請便登舟，妾送君渡。」朱曰：「向言不能渡，今何以雲？」曰：「曩所謁非他，河神也。妾以君故，特請之。彼限我十天往復，故可暫依耳。」遂同濟。至十日，果別而去。

巧娘

廣東有晉紳傅氏，年六十餘，生一子，名廉。甚慧，而天閹，十七歲，陰裁如蠶。遐邇聞知，無以女女者。自分宗緒已絕，晝夜憂怛，而無如何。廉從師讀。師偶他出，適門外有猴戲者，廉視之，廢學焉。度師將至而懼，遂亡去。離家數裡，見一素衣女郎，偕小婢出其前。女一回首，妖麗無比。蓮步蹇緩，廉趨過之。女回顧婢曰：「試問郎君，得無欲如瓊乎？」婢果呼問。廉詰其何為。女曰：「倘之瓊也，有尺一書，煩便道寄裡門。老母在家，亦可為東道主。」廉出本無定向，念浮海亦得，因諾之。女出書付婢，婢轉付生。問其姓名居里，雲：「華姓，居秦女村，

去北郭三四里。」生附舟便去。

至瓊州北郭，日已曠暮。問秦女村，迄無知者。望北行四五里，星月已燦，芳草迷目，曠無逆旅，窘甚。見道側一墓，思欲傍墳棲止，大懼虎狼。因攀樹猱升，蹲踞其上。聽松聲謾謾，宵蟲哀奏，中心忐忑，悔至如燒。忽聞人聲在下，俯瞰之，庭院宛然；一麗人坐石上，雙鬟挑畫燭，分侍左右。麗人左顧曰：「今夜月白星疏，華姑所贈團茶，可烹一盞，賞此良夜。」生意其鬼魅，毛髮森豎。不敢少息。忽婢子仰視曰：「樹上有人！」女驚起曰：「何處大膽兒，暗來窺人！」生大懼，無所逃隱，遂盤旋下，伏地乞宥。女近臨一睇，反恚為喜，曳與並坐。睨之，

年可十七八，姿態艷絕。聽其言，亦非土音。問：「郎何之？」答雲：「為人作寄書郵。」女曰：「野多暴客，露宿可虞。不嫌蓬葦，願就稅駕。」邀生入室。惟一榻，命婢展兩被其上。生自慚形穢，願在下床。女笑曰：「佳客相逢，女元龍何敢高臥？」生不得已，遂與共榻，而怕恐不敢自舒。未幾，女暗中以縴手探入，輕捻脛股。生偽寐，若不覺知。又未幾，啟衾入，搖生，迄不動。女便下探隱處。乃停手悵然，悄悄出衾去。俄聞哭聲。生惶愧無以自容，恨天公之缺陷而已。女呼婢篝燈。婢見啼痕，驚問所苦。女搖首曰：「我自嘆吾命耳。」婢立榻前，耽望顏色。女曰：「可喚郎醒，遣放去。」生聞之，倍益慚。

作；且懼宵半，茫茫無所復之。

籌念間，一婦人排闥入。婢白：「華姑來。」微窺之，年約五十餘，猶風格。見女未睡，便致詰問。女未答。又視榻上有臥者，遂問：「共榻何人？」婢代答：「夜一少年郎寄此宿。」婦笑曰：「不知巧娘諧花燭。」見女啼淚未乾，驚曰：「合卺之夕，悲啼不倫；將勿郎君粗暴也。」女不言，益悲。婦欲捋衣視生，一振衣，書落榻上。婦取視，駭曰：「我女筆意也！」拆讀嘆吒。女問之。婦雲：「是三姐家報，言吳郎已死，瑩無所依，且為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彼固雲為人寄書，幸未遣之去。」婦呼生起，究詢書所自來。生備述之。婦曰：「遠煩寄書，當何以報？」又

熟視生，笑問：「何迺巧娘？」生言：「不自知罪。」又詰女。女嘆曰：「自憐生適闍寺，沒奔啄，以木代口，闍人人，是以悲耳。婦顧生曰：「慧黠兒，固雄而雌者耶？是我之客，不可久溷他人。」遂異生入東廂，探手於誇而驗之。笑曰：「無怪巧娘零涕。然幸有根蒂，猶可為力。」挑燈遍翻箱篋，得黑丸，授生，令即吞下，秘囑勿嘩，乃出。生獨臥籌思，不知藥醫何症。將比五更，初醒，覺臍下熱氣一縷，直冲隱處，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；自探之，身已偉男。心驚喜，如乍膺九錫。櫺色才分，婦即入，以炊餅納生室，叮囑耐坐，反關其戶。出語巧娘曰：「郎有寄書勞，將留招三娘來，與訂姊妹交。且復閉置，免人

厭煩。」乃出門去。生迴旋無聊，時近門隙，如鳥窺籠。望見巧娘，輒欲招呼自呈，慚訥而止。延及夜分，婦始攜女歸。發扉曰：「悶煞郎君矣！三娘可來拜謝。」途中人逡巡入，向生斂衽。婦命相呼以兄妹。巧娘笑曰：「姊妹亦可。」並出堂中，團坐置飲。飲次，巧娘戲問：「寺人亦動心佳麗否？」生曰：「跛者不忘履，盲者不忘視。」相與粲然。

巧娘以三娘勞頓，迫令安置。婦顧三娘，俾與生俱。三娘羞暈不行。婦曰：「此丈夫而巾幗者，何畏之？」敦促偕去。私囑生曰：「陰為吾婿，陽為吾子，可也。」生喜，捉臂登床，發硯新試，其快可知。既於枕上問女：「巧娘何為？」曰：「鬼也。才

色無匹，而時命蹇落。適毛家小郎子，病闈，十八歲而不能人，因邑邑不暢，恨如冥。」生驚，疑三娘亦鬼。女曰：「實告君，妾非鬼，狐耳。巧娘獨居無耦，我母子無家，借廬棲止。」生大愕。女雲：「無懼，雖故鬼狐，非相禍者。」由此日共談宴。雖知巧娘非人，而心愛其娟好，獨恨自獻無隙。生蘊藉，善諛嚅，頗得巧娘憐。一日，華氏母子將他往，復閉生室中。生悶氣，繞室隔扉呼巧娘。巧娘命婢歷試數鑰，乃得啟。生附耳請問。巧娘遣婢去。生挽就寢榻，俛向之。女戲掬臍下，曰：「惜可兒此處闕然。」語未竟，觸手盈握。驚曰：「何前之渺渺，而遽累然！」生笑曰：「前羞見客，故縮，今以諂謗難堪，

聊作蛙怒耳。」遂相綢繆。已而恚曰：「今乃知閉戶有因。昔母子流蕩棲無所，假廬居之。三娘從學刺繡，妾曾不少秘惜。乃妒忌如此！」生勸慰之，且以情之。巧娘終銜之。生曰：「密之，華姑囑我嚴。」語未及已，華姑掩入。二人皇遽方起。華姑嗔曰，問：「誰啟扉？」巧娘笑逆自承。華姑益怒，聒絮不已。巧娘故哂曰：「阿姥亦大笑人！是丈夫而巾幗者，何能為？」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，意不自安，以一身調停兩間，始各拗怒為喜。巧娘言雖憤烈，然自是屈意事三娘。但華姑晝夜閑防，兩情不得自展，眉目含情而已。

一日，華姑謂生曰：「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。念

居此非計，君宜歸告父母，早訂永約。」即治裝促生行。二女相嚮，容顏悲惻。而巧娘尤不可堪，淚滾滾如斷貫珠，殊無已時。華姑排止之，便曳生出。至門外，則院宇無存，但見荒塚。華姑送至舟上，曰：「君行後，老身攜兩女僦屋於貴邑。倘不忘夙好，李氏廢園中，可待親迎。」生乃歸。

時傅父覓子不得，正切焦慮，見子歸，喜出非望。生略述崖末，兼至華氏之訂。父曰：「妖言何足聽信？汝尚能生還者，徒以闍廢故；不然，死矣！」生曰：「彼雖異物，情亦猶人；況又慧麗，娶之亦不為戚黨笑。」父不言，但嗤之。生乃退。而技癢不安其分，輒私婢；漸至白晝宣淫，意欲駭聞翁媪。一

日，為小婢所窺，奔告母，母不信，薄觀之，始駭。呼婢研究，盡得其狀。喜極，逢人宣暴，以示子不闡，將論婚於世族。生私白母：「非華氏不娶。」母曰：「世不乏美婦人，何必鬼物？」生曰：「兒非華姑，無以知人道，背之不祥。」傅父從之，遣一仆一嫗往覘之。出東郭四五里，尋李氏園，見敗垣竹樹中，縷縷有炊煙。嫗下乘，直造其闥，則母子試幾濯漑，似有所伺。嫗拜致主命。見三娘，驚曰：「此即吾家小主婦耶？我見猶憐，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。」便問阿姊。華姑嘆曰：「是我假女，三日前，忽殂謝去。」因以酒食餉嫗及仆。嫗歸，備道三娘容止，父母皆喜。末陳巧娘死耗，生惻惻欲涕。至親迎之。

夜，見華姑親問之，答雲：「已投生北地矣。」生歛虛欠久之。迎三娘歸，而終不能忘情巧娘，凡有自瓊來者，必召見問之。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。生詫其異，入告三娘。三娘沉吟良久，泣下曰：「妾負姊矣！」詰之，答雲：「妾母子來時，實未使聞。茲之怨啼，將無是姊？向欲相告，恐彰母過。」生聞之，悲已而喜，即命輿，宵晝兼程，馳詣其墓。叩墓木而呼曰：「巧娘，巧娘！某在斯。」俄見女郎捧嬰兒，自穴中出，舉首酸嘶，怨望無已。生亦涕下。探懷問誰氏子，巧娘曰：「是君之遺孽也。誕三月矣。」生嘆曰：「誤聽華姑言，使母子埋懣地下，罪將安辭！」乃與同輿，航海而歸。抱子告母，母視之，體貌豐

偉，不類鬼物，益喜。一女諧和，事姑孝。後傅父病，延醫來。巧娘曰：「疾不可為，魂已離舍。」督治冥具，既竣而卒。兒長，絕肖父；尤慧，十四游泮。高郵翁紫霞，客於廣而聞之。地名遺脫，亦未知所終矣。

吳令

吳令某公，忘其姓字。剛介有聲。吳俗最重城隍之神，木肖之，衣以錦，藏機如生。值神壽節，則居民斂資為會，輦游通衢，建諸旗幢，雜鹵簿，森森部列，鼓吹行且作，闐闐咽咽然，一道相屬也。習以為俗。歲無敢懈。公出，適相值，止而問之。居民以

告。又詰知所費頗奢。公怒，指神而責之曰：「城隍實主一邑，如冥頑無靈，則淫昏之鬼，無足奉事；其有靈，則物力宜惜，何得以無益之費，耗民脂膏？」言已，曳神於地，笞之二十。從此習俗頓革。公清正無私，惟少年好戲。居年余，偶於廨中梯檐探雀殼，失足而墮，折股，尋卒。人聞城隍祠中，公大聲喧怒，似與神爭，數日不止。吳人不忘公德，君集祝而解之，別建一祠祠公，聲乃息。祠亦以城隍名，春秋祀之，較故神尤著。吳至今有二城隍雲。

口技

村中來一女子，年十有四五。攜一藥囊，售其

醫。有問病者，女不能自為方，俟暮夜問諸神。晚潔斗室，閉置其中。眾繞門窗，傾耳寂聽，但竊竊語，莫敢咳。內外動息俱冥。至半更許，忽聞簾聲。女在內曰：「九姑來耶？」一女子答雲：「來矣。」又曰：「臘梅從九姑耶？」似一婢答雲：「來矣。」三人絮語間雜，刺刺不休。俄聞簾鉤復動，女曰：「六姑至矣。」亂言曰：「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？」一女曰：「拗哥子！鳴之不睡，定要從娘子來。身如百鈞重，負累煞人。」旋聞女子慇懃聲，九姑問訊聲，六姑寒暄聲，二婢慰勞聲，小兒喜笑聲，貓子聲，一齊嘈雜。即聞女子笑曰：「小郎君亦大好耍，遠迢迢抱貓兒來。」既而聲漸疏，簾又響，滿室俱嘩，曰：「

四姑來何遲也？」有一小女子細聲笑曰：「路有千里且溢，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。阿姑行且緩。」遂各各道溫涼聲，並移坐聲，喚添坐聲，參差並作，喧繁滿室，食頃始定。即聞女子問病。九姑以為宜得參，六姑以為宜得，四姑以為宜得術。參酌移時，即聞九姑喚筆硯。無何，折紙戢戢然，拔筆擲帽丁丁然，磨墨隆隆然；既而投筆觸幾，震筆作響，便聞撮藥包裹噓噓然。頃之，女子推簾，呼病者授藥並方。反身入室，即聞三姑作別，三婢作別，小兒啞啞，貓兒唔唔，又一時並起。九姑之聲清以越，六姑之聲緩以蒼，四姑之聲嬌以婉，以及三婢之聲，各有態響，聽之了了可辨。群訝以為真神。而試其方，亦不甚效。

此即所謂口技，特借之以售其術耳，然亦奇矣！

昔王心逸嘗言：在都偶過市廛，聞弦歌聲，觀者如堵。近窺之，則見一少年曼聲度曲。並無樂器，惟以一指捺頰際，且捺且謳，聽之鏗鏗，與弦索無異。亦口技之苗裔也。

狐聯

焦生，章丘石虹先生之叔弟也。讀書園中。宵分，有二美人來，顏色雙絕。一可十七八，一約十四五，撫幾展笑。焦知其狐，正色拒之。長者曰：「君髯如戟，何無丈夫氣？」焦曰：「仆生平不敢二色。」

「女笑曰：「迂哉，子尚守腐局耶？下元鬼神，凡事皆以黑為白，況床弟間瑣事乎？」焦又咄之。女知不可動，乃雲：「君名下士，妾有一聯，請為屬對，能對我自去。戊戌同體，腹中止欠一點。」焦凝思不就。女笑曰：「名士固如此乎？我代對之可矣：己巳連蹤，足下何不雙挑？」一笑而去。

濰水狐

濰邑李氏有別第。忽一翁來稅居，歲出直金五十，諾之。既去無耗，李囑家人別租。翌日，翁至，曰：「租宅已有關說，何欲更僦他人？」李白所疑。翁曰：「我將久居是；所以遲遲者，以涓吉在十日之

後耳。」因先納一歲之直，曰：「終歲空之，勿問也。」李送出，問期，翁告之。過期數日，亦竟渺然。及往覘之，則雙扉內閉，炊煙起而人聲雜矣。訝之，投刺往謁。翁趨出，逆而入，笑語可親。既歸，遣人饋遺其家；翁犒賜豐隆。又數筵邀翁，款洽甚歡。問其居里，以秦中對。李訝其遠。翁曰：「貴鄉福地也。秦中不可居，大難將作。」時方承平，置未深問。越日，翁折柬報居停之禮，供帳飲食，備極侈麗。李益驚，疑為貴官。翁以交好，因自言為狐。李駭絕，逢人輒道。

邑晉紳聞其異，日結駟於門，願納交翁，翁無不偃僂接見。漸而郡官亦時還往。獨邑令求通，輒辭以

故。令又托主人先容，翁辭。李詰其故。翁離席近客而私語曰：「君自不知，彼前身為驢，今雖儼然民上，乃飲米追而亦醉者也。仆固異類，羞與為伍。」李乃託詞告令，謂狐畏其神明，故不敢見。令信之而止。此康熙十一年事。未幾，秦羅兵燹。狐能前知，信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驢之為物，寵物也。一怒則足是，間蹄，踢訣，以足代，用後蹄踢嗥嘶，眼大於盞，氣粗於牛；不惟聲難聞，狀亦難見。倘執束芻而誘之，則帖耳輯首，喜受羈勒矣。以此居民上，宜其飲米追而亦醉也。願臨民者，以驢為戒，而求齒於狐，則德日進矣。」

紅玉

廣平馮翁有一子，字相如。父子俱諸生。翁年近六旬，性方鯁，而家屢空。數年間，媪與子婦又相繼逝，并曰自操之。一夜，相如坐月下，忽見東鄰女自牆上來窺。視之，美。近之，微笑。招以手，不來亦不去。固請之，乃梯而過，遂共寢處。問其姓名，曰：「妾鄰女紅玉也。」生大愛悅，與訂永好。女諾之。夜夜往來，約半年許。翁夜起，聞子舍笑語，窺之，見子，怒，喚出，罵曰：「畜產所為何事！如此落寞，尚不刻苦，乃學浮蕩耶？人知之，喪汝德；人不知，促汝壽！」生跪自投，泣言知悔。翁叱女曰：「女子不守閨戒，既自玷，而又以玷人。倘事一髮，

當不僅貽寒舍羞！」罵已，憤然歸寢。女流涕曰：「親庭罪責，良足愧辱！我二人緣份盡矣！」生曰：「父在不得自專。卿如有情，尚當含垢為好。」女言辭決絕。生乃灑涕。女止之曰：「妾與君無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逾牆鑽隙，何能白首？此處有一佳耦，可聘也。」告以貧。女曰：「來宵相俟，妾為君謀之。」次夜，女果至，出白金四十兩贈生。曰：「去此六十里，有吳村衛氏，年十八矣。高其價，故未售也。君重啖之，必合諧允。」言已，別去。

生乘間語父，欲往相之。而隱饋金不敢告。翁自度無資，以是故，止之。生又婉言：「試可乃已。」翁頷之。生遂假仆馬，詣衛氏。衛故田舍翁，生呼

出，引與問語。衛知生望族，又見儀採軒豁，心許之，而慮其靳於資。生聽其詞意吞吐，會其旨，傾囊陳幾上。衛乃喜，浼鄰生居間，書紅箋而盟焉。生入拜媪，居室幅側，女依母白幃。微睨之，雖荆布之飾，而神情光艷，心竊喜。衛借舍款婿，便言：「公子無須親迎，待少作衣妝，即合舁送去。」生與期而歸。詭告翁，言衛愛清門，不責資，翁亦喜。至日，衛果送女至，女勤儉，有順德，琴瑟甚篤。逾二年，舉一男，名福兒。會清明抱子登墓，遇邑紳宋氏。宋官御史，坐行賕免，居林下，大煽威虐。是日亦上墓歸，見女艷之，問村人，知為生配。料馮貧士，誘以重賂，冀可搖，使家人風示之。生驟聞，怒形於色；

既思勢不敵，斂怒為笑，歸告翁。翁大怒，奔出，對其家人，指天畫地，詬罵萬端。家人鼠竄而去。宋氏亦怒，竟遣數人入生家，毆翁及子，洶若沸鼎。女聞之，棄兒於床，披發號救。群篡舁之，哄然便去。父子傷殘，呻吟在地。兒呱呱啼室中。鄰人共憐之，扶之榻上。經日，生杖而能起，翁忿不食，嘔血尋斃。生大哭，抱子興詞，上至督撫，訟幾遍，卒不得直。後聞婦不屈死，益悲。冤塞胸吭，無路可伸。每思要路刺殺宋，而慮其扈從繁，兒又罔托。日夜哀思，雙睫為不交。

忽一丈夫吊諸其室，虬髯闊頷，曾與無素。挽坐，欲問邦族。客遽曰：「君有殺父之仇，奪妻之

恨，而忘報乎？」生疑為宋人之偵，姑偽應之。客怒欲裂，遽出曰：「仆以君人也，今乃知不足齒之傖！」生察其異，跪而挽之，曰：「誠恐宋人舌我。今實布腹心；仆之臥薪嘗膽者，固有日矣。但憐此裸中物，恐墜宗祧。君義士，能為我杵臼否？」客曰：「此婦人女子之事，非所能。君所欲托諸人者，請自任之；所欲自任者，願得而代庖焉。」生聞，崩角在地。客不顧而出。生追問姓字，曰：「不濟，不任受怨；濟，亦不任受德。」遂去。生懼禍及，抱子亡去。至夜，宋家一門俱寢，有人越重垣入，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。宋傢具狀告官。官大駭，宋執謂相如，於是遣役捕生，生遁不知所之，於是情益真。

宋仆同官役諸處冥搜。夜至南山，聞兒啼，蹤得之，系縲而行。兒啼愈嗔，群奪兒拋棄之。生冤憤欲絕。見邑令。問：「何殺人？」生曰：「冤哉！某以夜死，我以晝出，且抱呱呱者，何能逾垣殺人？」令曰：「不殺人，何逃乎？」生詞窮，不能置辯。乃收諸獄，生泣曰：「我死無足惜，孤兒何罪？」令曰：「汝殺人子多矣；殺汝子，何怨？」生既褫革，屢受梏慘，卒無詞。令是夜方臥，聞有物擊床，震震有聲，大懼而號。舉家驚起，集而燭之，一短刀，舌利如霜，剝床入木者寸余，牢不可拔。令睹之，魂魄喪失。荷戈遍索，竟無蹤跡。心竊餒。又以宋人死，無可畏懼，乃詳諸憲，代生解免，竟釋生。

生歸，瓮無升斗，孤影對四壁。幸鄰人憐饋食飲，苟且自度。念大仇已報，則單展然喜；思慘酷之禍，幾於滅門，則淚潛潛墮；及思半生貧徹骨，宗支不續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，不復能自禁。如此半年，捕禁益懈。乃哀邑令，求判還衛氏之骨。及葬而歸，悲怛欲死。輾轉空床，竟無生路。忽有款門者，凝神寂聽，聞一人在門外，嚶嚶與小兒語。生急起窺覘，似一女子。扉初啟，便問：「大冤昭雪，可幸無恙？」其聲稔熟，而倉卒不能追憶。燭之，則紅玉也。挽一小兒，嬉笑胯下。生不暇問，抱女嗚哭。女亦慘然。既而推兒曰：「汝忘爾父耶？」兒牽女衣，目灼灼視生。細審之，福兒也。大驚，泣問：「兒那

得來？」女曰：「實告君：昔言鄰女者，妄也。妾實狐。適宵行，見兒啼谷口，抱養於秦。聞大難既息，故攜來與君團聚耳。」生揮涕拜謝。兒在女懷，如依其母，竟不復能識父矣。天未明，女即遽起。問之，答曰：「奴欲去。」生裸跪床頭，涕不能仰。女笑曰：「妾誑君耳。今家道新創，非夙興夜寐不可。」乃剪莽擁上竹下彗，類男子操作。生憊貧乏，不自給。女曰：「但請下帷讀，勿問盈歉，或當不殍餓死。」遂出金治織具，租田數十畝，僱佃耕作。荷饑，以代誅茅，牽蘿補屋，日以為常。裡黨聞婦賢，益樂資助之。約半年，人煙騰茂，類素封家。生曰：「灰燼之餘，卿白手再造矣。然一事未就安妥，

如何？」詰之，答曰：「試期已迫，巾服尚未復也。」女笑曰：「妾前以四金寄廣文，已複名在案。若待君言，誤之已久。」生益神之。是科遂領鄉薦。時年三十六，腴田連阡，夏屋渠渠矣。女裊娜如隨風欲飄去，而操作過農家婦；雖嚴冬自苦，而手膩如脂。自言二十八歲，人視之，常若二十許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其子賢，其父德，故其報之也俠。非特人俠，狐亦俠也。遇亦奇矣！然官宰悠悠，豎人毛髮，刀震震人木，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許哉？使蘇子美讀之，必浮白曰：「惜乎擊之不中！」」

龍

北直界有墮龍入村。其行重拙，入某紳家，其戶僅可容軀，塞而入。家人盡奔。登樓嘩噪，銃炮轟然。龍乃出。門外停貯潦水，淺不盈尺。龍入，轉側其中，身盡泥塗；極力騰躍，尺余輒墮。泥蟠三日，蠅集鱗甲。忽大雨，乃霹靂上奴下手空而去。

房生與友人登牛山，入寺游矚，忽椽間一黃磚墮，上盤一小蛇，細裁如蚓。忽旋一周，如指；又一周，已如帶。共驚，知為龍，群趨而下。方至山半，聞寺中霹靂一聲，震動山谷。天上黑雲如蓋，一巨龍夭矯其中，移時而沒。

章丘小相公莊，有民婦適野，值大風，塵沙撲

面，覺一目瞇，如含麥芒。揉之吹之，迄不愈。啟瞼而審視之，睛固無恙，但有赤線蜿蜒於肉分，或曰：「此蟄龍也。」婦慄懼待死。積三月余，天暴雨，忽巨霆一聲，裂而去。婦無少損。

袁宣四言：「在蘇州，值陰晦，霹靂大作。眾見龍垂雲際，鱗甲張動，爪中搏一人頭，鬚眉畢見；移時，人雲而沒。亦未聞有失其頭者。」

林四娘

青州道陳公寶鑰，閩人。夜獨坐，有女子搴幃入。視之，不識；而艷絕，長袖宮裝。笑雲：「清夜

兀坐，得勿寂耶？」公驚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妾家不遠，近在西鄰。」公意其鬼，而心好之。捉袂挽坐，談詞風雅，大悅。擁之，不甚抗拒。顧曰：「他無人耶？」公急闔戶，曰：「無。」促其緩裳，意殊羞怯。公代為之慙懃。女曰：「妾年二十，猶處子也，狂將不堪。」狎褻既竟，流丹浹席。既而枕邊私語，自言「林四娘」。公詳詰之。曰：「一世堅貞，業為君輕薄殆盡矣。有心愛妾，但圖永好可耳，絮絮何為？」無何，雞鳴，遂起而去。由此夜夜必至。每與闔戶雅飲。談及音律，輒能剖悉悉宮商。公遂意其工於度曲。曰：「兒時之所習也。」公請一領雅奏，女曰：「久矣不託於音，節奏強半遺忘，恐為知者笑

耳。」再強之，乃俯首擊節，唱伊涼之調，其聲哀婉。歌已，泣下。公亦為酸惻，抱而慰之曰：「卿勿為亡國之音，使人悒悒。」女曰：「聲以宣意，哀者不能使樂，亦猶樂者不能使哀。」兩人燕昵，過於琴瑟。

既久，家人竊聽之，聞其歌者，無不流涕。夫人窺見其容，疑人世無此妖麗，非鬼必狐；懼為厭蠱，勸公絕之。公不能聽，但固詰之。女愀然曰：「妾，衡府宮人也。遭難而死，十七年矣。以君高義，托為燕婉，然實不敢禍君。倘見疑畏，即從此辭。」公曰：「我不為嫌，但燕好若此，不可不知其實耳。」乃問宮中事。女緬述，津津可聽。談及式微之際，則

哽嚥不能成語。女不甚睡，每夜輒起誦准提、金剛諸經咒。公問：「九原能自懺耶？」曰：「一也。妾思終身淪落，欲度來生耳。」又每與公評騭詩詞，瑕輒疵之；至好句，則曼聲嬌吟。意緒風流，使人忘倦。公問：「工詩乎？」曰：「生時亦偶為之。」公索其贈。笑曰：「兒女之語，烏足為高人道。」

居三年，一夕忽慘然告別。公驚問之。答雲：「冥王以妾生前無罪，死猶不忘經咒，俾生王家。別在今宵，永無見期。」言已，愴然。公亦淚下。乃置酒相與痛飲。女慷慨而歌，為哀曼之音，一字百轉，每至悲處，輒便嗚咽。數停數起，而後終曲。飲不能暢。乃起，逡巡欲別。公固挽之，又坐少時。雞聲忽

唱，乃曰：「必不可以久留矣。然君每妾不肯獻醜，今將長別，當率成一章。」索筆構成，曰：「心悲意亂，不能推敲，乖音錯節，懼勿出以示人。」掩袖而去。公送諸門外，湮然沒。公悵悼良久。視其詩，字態端好，珍而藏之。詩曰：「靜鎖深宮十七年，誰將故國問青天？閑看殿宇封喬木，泣望君王化杜鵑。海國波濤斜夕照，漢家簫鼓靜烽煙。紅顏力弱難為厲，惠質心悲只問禪。日誦菩提千百句，閑看貝葉兩三篇。高唱梨園歌代哭，請君獨聽亦潸然。」詩中重複脫節，疑有錯誤。

江中

王聖俞南游，泊舟江心。既寢，視月明如練，未能寐，使童僕為之按摩。忽聞舟頂如小兒行，踏蘆席作響，遠自舟尾來，漸近艙戶。慮為盜，急起問童。童亦聞之，問答間，見一人伏舟頂上，垂首窺艙內。大愕，按劍呼諸仆，一舟俱醒。告以所見。或疑錯誤，俄響聲又作，群起四顧，渺然無人，惟疏星皎月，漫漫江波而已。眾坐舟中，旋見青火如燈狀，突出水面，隨水浮游；漸近舡，則火頓滅。即有黑人驟起，屹立水上，以手攀舟而行。眾噪曰：「必此物也！」欲射之，方開弓，則遽伏水中，不可見矣。問舟人，舟人曰：「此古戰場，鬼時出沒，其無足怪。」

魯公女

招遠張于旦，性疏狂不羈。讀書蕭寺。時邑令魯公，三韓人。有女好獵。生適遇諸野，見其風姿娟秀，著錦貂裘，跨小驪駒，翩然若畫。歸憶容華，極意欽想。後聞女暴卒，悼嘆欲絕。魯以家遠，寄靈寺中，即生讀所。生敬禮如神明，朝必香，食必祭。每酌而祝曰：「睹卿半面，長系夢魂；不圖玉人，奄然物化。今近在咫尺，而邈若河山，恨如何也！然生有拘束，死無禁忌，九泉有靈，當珊珊而來，慰我傾慕。」日夜祝之，幾半月。

一夕，挑燈夜讀，忽舉首，則女子含笑立燈下。

生驚起致問。女曰：「感君之情，不能自己，遂不避私奔之嫌。」生大喜。遂共歡好。自此無虛夜。謂生曰：「妾生好弓馬，以射獐殺鹿為快，罪孽深重，死無歸所。如誠心愛妾，煩代誦《金剛經》一藏數，生生世世不忘也。」生敬受教，每夜起，即柩履。生請抱負以行，女笑從之。如抱嬰兒，殊不重累。遂以為常。考試亦載與俱。然行必以夜。生將赴秋闈，女曰：「君福薄，徒勞馳驅。」遂聽其言而止。積四五年，魯罷官，貧不能輿其櫬，將就窆之，苦無葬地。生乃自陳：「某有薄壤近寺，願葬女公子。」魯公喜。生又力為營葬。魯德之，而莫解其故。魯去，二人綢繆如平日。

一夜，側倚生懷，淚落如豆，曰：「五年之好，于今別矣！受君恩義，數世不足以酬！」生驚問之。曰：「蒙惠及泉下人，經咒藏滿，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。如不忘今日，過此十五年，八月十六日，煩一往會。」生泣下曰：「生三十餘年矣；又十五年，將就木焉，會將何為？」女亦泣曰：「願為奴婢以報。」少間曰：「君送妾六七里，此去多荊棘，妾衣長難度。」乃抱生項。生送至通衢，見路傍車馬一簇，馬上或一人，或二人；車上或三人、四人、十數人不等；獨一鈿車，繡纓朱左巾，右繁體憲，僅一老嫗在焉。見女至，呼曰：「來乎？」女應曰：「來矣。」乃回顧生雲：「盡此，且去；勿忘所言。」生諾。女

行近車，媼引手上之，展車令即發，車馬闐咽而去。

生悵悵而歸，志時日于壁。因思經咒之效，持誦益虔。夢神人告曰：「汝志良嘉。但須要到南海去。」問：「南海多遠？」曰：「近在方寸地。」醒而會其旨，念切菩提，修行倍潔。三年後，次子明、長子政，相繼擢高科。生雖暴貴，而善行不替。夜夢青衣人邀去，見宮殿中坐一人，如菩薩狀，逆之曰：「子為善可喜。惜無修齡，幸得請于上帝矣。」生伏地稽首。喚起，賜坐；飲以茶，味芳如蘭。又令童子引去，使浴于池。池水清潔，游魚可數，人之而溫，掬之有荷葉香。移時，漸入深處，失足而陷，過涉滅頂。驚寤，異之。由此身益健，日益明。自捋其須，

白者盡簌簌落，又久之，黑者亦落。面紋亦漸舒。至數月後，頷禿面童，宛如十五六時。輒兼好游戲事，亦猶童。過飾邊幅；二子輒匡救之。未幾，夫人以老病卒。子欲為求繼室于朱門。生曰：「待吾至河北，來而後娶。」

屈指已及約期，遂命仆馬至河北。訪之，果有盧戶部。先是，盧公生一女，生而能言，長益慧美，父母最鐘愛之。貴家委禽，女輒不欲。怪問之，具述生前約。共計其年，大笑曰：「痴婢！張郎計今年已半百，人事變遷，其骨已朽，縱其尚在，發童而齒墜矣。」女不聽。母見其志不搖，與盧公謀，戒閹人勿通客，過期以絕其望。未幾，生至，閹人拒之。退返

旅舍，悵恨無所為計。閑游郊郭，因循而暗訪之。女謂生負約，涕不食。母言：「渠不來，必已殂謝；即不然，背盟之罪，亦不在汝。」女不語，但終日臥。盧患之，亦思一見生之為人，乃托游遨，遇生于野。視之，少年也，訝之。班荊略談，甚倜儻。公喜，邀至其家。方將探問，盧即遽起，囑客暫獨坐，匆匆入內告女。女喜，自力起。窺審其狀不符，零涕而返，怨父期罔。公力白其是。女無言，但泣不止。公出，意緒懊喪，對客殊不款曲。生問：「貴州有為戶部者乎？」公漫應之。首他顧，似不屬客。生覺其慢，辭出。女啼數日而卒。生夜夢女來，曰：「下顧者果君耶？年貌舛異，覲面遂致違隔。妾已憂憤死。煩向土

地祠速招我魂，可得活，遲則無及矣。」既醒，急探盧氏之門，果有女亡二日矣。生大慟，進而吊諸其室。已而以夢告盧。盧從其言，招魂而歸。啟其衾，撫其尸，呼而祝之。俄聞喉中咯咯有聲，忽見朱櫻乍啟，墜痰塊如冰。扶移榻上，漸復吟呻。盧公悅，肅客出，置酒讌會。細展官閥，知其巨家，益喜。擇吉成禮。居半月，攜女而歸。盧送至家，半年乃去。夫婦居室，儼如小耦。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為姑嫜焉。盧公逾年卒。子最幼，為豪強所中傷，家產幾盡。生迎養之，遂家焉。

道士

韓生，世家也。好客。同村徐氏，常飲于其座。會宴集，有道士托鉢門上。家人投錢及粟，皆不受；亦不去。家人怒，歸不顧。韓聞擊剝之聲甚久，詢之，家人以情告。言未已，道士竟入。韓招之坐。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，即坐。略致研詰，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。韓曰：「何日棲鶴東觀，竟不聞知，殊缺地主之禮。」答曰：「野人新至，無交游。」

聞居士揮霍，深願求飲焉。「韓命舉觴。道士能豪飲。徐見其衣服垢敝，頗偃蹇，不甚為禮。韓亦海客遇之。道士傾飲二十餘杯，乃辭而去。」

自是每讌會，道士輒至，遇食則食，遇飲則飲，

韓亦稍厭其頻。飲次，徐嘲之曰：「道長日為客，寧不一作主？」道士笑曰：「道人與居士等，惟雙肩承一喙耳。」徐漸不能對。道士曰：「雖然，道人懷誠久矣，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。」飲畢，囑曰：「翌午幸賜光寵。」次日，相邀同往，疑其不設。行去，道士已候于途；且語且步，已至寺門。入門，則院落一新，連閣雲蔓。大奇之，曰：「久不至此，創建何時？」道士答：「竣工未久。」比入其室，陳設華麗，世家所無。二人肅然起敬。甫坐，行酒下食，皆二八狡童，錦衣朱履。酒饌芳美，備極豐渥。飯已，另有小進。珍果多不可名，貯以水晶玉石之器。光照幾榻。酌以玻璃盞，圍尺許。道士曰：「喚石家姊妹

來。「童去少時，二美人入。一細長，如弱柳；一身短，齒最稚；媚曼雙絕。道士即使歌以侑酒。少者拍板而歌，長者和以洞簫，其聲清細。既闕，道士懸爵促酌，又命遍酌。顧問美人：「久不舞，尚能之否？」遂有僮仆展氍毹于筵下，兩女對舞，長衣亂拂，香塵四散；舞罷，斜倚畫屏。一人心曠神飛，不覺醺醉。

道士亦不顧客，舉杯飲盡，起謂客曰：「姑煩自酌，我稍憩，即復來。」即去。南屋壁下，設一螺鈿之床，女子為施錦茵，扶道士臥。道士乃曳長者共寢，命少者立床下為之爬搔。二人睹此狀，頗不平。徐乃大呼：「道士不得無禮！」往將撓之。道士急起

而遁。見少女猶立床下，乘醉拉向北榻，公然擁臥。視床上美人，尚眠繡榻，顧韓曰：「君何太迂？」韓乃徑登南榻；欲與狎褻，而美人睡去，撥之不轉。因抱與俱寢。天明，酒夢俱醒，覺懷中冷物冰人；視之，則抱長石臥青階下。急視徐，徐尚未醒；見其枕遺屙之石，酣寢敗廁中。蹴起，互相駭異。四顧，則一庭荒草，兩間破屋而已。

胡氏

直隸有巨家，欲延師。忽一秀才，踵門自荐。主人延入。詞語開爽，遂相知悅。秀才自言胡氏，遂納贄館之。胡課業良勤，淹洽非下士等。然時出游，輒

昏夜始歸；扃閉儼然，不聞款叩而已在室中矣。遂相驚以狐。然察胡意固不惡，優重之，不以怪異廢禮。

胡知主人有女，求為姻好，屢示意，主人偽不解。一日，胡假而去。次日，有客來謁，繫黑衛于門。主人逆而入。年五十餘，衣履鮮潔，意甚恬雅。既坐，自達，始知為胡氏作冰。主人默然，良久曰：「仆與胡先生，交已莫逆，何必婚姻？且息女已許字矣。煩代謝先生。」客曰：「確知令媛待聘，何拒之深？」再三言之，而主人不可。客有慚色，曰：「胡亦世族，何遽不如先生？」主人直告曰：「實無他意，但惡非其類耳。」客聞之怒；主人亦怒，相侵益亟。客起，抓主人。主人命家人杖逐之，客乃遁。遺

其驢，視之，毛黑色，批耳修尾，大物也。牽之不動，驅之則隨手而蹶，口要同上字然草蟲耳。

主人以其言忿，知必相仇，戒備之。次日，果有狐兵大至：或騎或步，或戈或弩，馬嘶人沸，聲勢洶洶。主人不敢出。狐聲言為屋，主人益懼。有健者，率家人噪出，飛石施箭，兩相衝擊，互有夷傷。狐漸靡，紛紛引去。遺刀地上，亮如霜雪；近拾之，則高粱葉也。眾笑曰：「技止此耳。」然恐其復至，益備之。明日，眾方聚語，忽一巨人自天而降：高丈余，身橫數尺；揮大刀如門，逐人而殺。群操矢石亂擊之，顛踣而斃，則芻靈耳。眾益易之。狐三日不復來，眾亦少懈。主人適登廁，俄見狐兵，張弓挾矢而

至，亂射之；集矢于臀。大懼，急喊眾奔斗，狐方去。拔矢視之，皆蒿梗。如此月余，去來不常，雖不甚害，而日日戒嚴，主人患苦之。

一日，胡生率眾至。主人身出，胡望見，避于眾中。主人呼之，不得已，乃出。主人曰：「仆自謂無失禮于先生，何故興戎？」群狐欲射，胡止之。主人近握手，邀入故齋，置酒相款。從容曰：「先生達人，當相見諒。以我情好，寧不樂附婚姻？但先生車馬、宮室，多不與人同，弱女相從，即先生當知其不可。且諺雲：『瓜果之生摘者，不適于口。』先生何取焉？」胡大慚。主人曰：「無傷，舊好故在。如不以塵濁見棄，在門牆之幼子，年十五矣，願得坦腹訂

下。不知有相若者否？」胡喜曰：「仆有弱妹，少公子一歲，頗不陋劣。以奉箕帚，如何？」主人起拜，胡答拜。於是酬酢甚歡，前谷俱忘。命羅酒漿，遍犒從者，上下歡慰。乃詳問居里，將以奠雁。胡辭之。日暮繼燭，醺醉乃去。由是遂安。

年余，胡不至。或疑其約妄，而主人堅待之。又半年，胡忽至。既道溫涼已，乃曰：「妹子長成矣。請卜良辰，遣事翁姑。」主人喜，即同定期而去。至夜，果有輿馬送新婦至。奩妝豐盛，設室中幾滿。新婦見姑娘，溫麗異常。主人大喜。胡生與一弟來送女，談吐俱風雅，又善飲。天明乃去。新婦且能預知年歲豐凶，故謀生之計，皆取則焉。胡生兄弟以及胡

媼，時來望女，人人皆見之。

戲術

有桶戲者，桶可容升；無底，中空，亦如俗戲。戲人以二席置街上，持一升入桶中；旋出，即有白米滿升，傾注席上；又取又傾，頃刻兩席皆滿。然後一量人，畢而舉之，猶空桶。奇在多也。

利津李見田，在顏鎮閑游陶場，欲市巨瓮，與陶人爭直，不成而去。至夜，窰中未出者六十餘瓮，啟視一空。陶人大驚，疑李，踵門求之。李謝不知。固哀之，乃曰：「我代汝出窰，一瓮不損，在魁星樓下

非與？」如言往視，果一一俱在。樓在鎮之南山，去場三裡余。佣工運之，三日乃盡。

丐僧

濟南一僧，不知何許人。赤足衣百衲，日于芙蓉、明湖諸館，誦經抄募。與以酒食錢粟，皆弗受；叩所需，又不答。終日未嘗見其餐飯。或勸之曰：「師既不如葷酒，當募山村僻巷中，何日日往來于膾鬧之場？」僧合眸諷誦，睫毛長指許，若不聞。少旋，又語之。僧遽張目厲聲曰：「要如此化！」又誦不已。久之，自出而去。或從其後，固詰其必如此之故，走不應。叩之數四，又厲聲曰：「非汝所知！老

僧要如此化！」

積數月，忽出南城，臥道側如僵，三日不動。居民恐其餓死，貽累近郭，因集勸他徙，欲飯飯之，欲錢錢之。僧瞑然不動。群搖而語之。僧怒，又衲中出短刀，自剖其腹，以手入內，理腸于道，而氣隨絕。眾駭告郡，葬之。異日為犬所穴，席見。踏之似空；發視之，席封如故，猶空繭然。

伏狐

太史某，為狐所魅，病瘠。符禳既窮，乃乞假歸，冀可逃避。太史行，而狐從之。大懼，無所為

謀。一日，止于涿。門外有鈴醫，自言能伏狐。太史延之入。投以藥，則房中術也。促令服訖，人與狐交，銳不可當。狐辟易，哀而求罷；不聽，進益勇。狐展轉營脫，苦不得去。移時無聲，視之，現狐形而斃矣。

昔余鄉某生者，素有嫪毒之目，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。夜宿孤館，四無鄰。忽有奔女，扉未啟而已入；心知其狐，亦欣然樂就狎之。衿襦甫解，貫革直入。狐驚痛，啼聲吱然，如鷹脫媾，穿窗而去。某猶望窗外作狎昵聲，哀喚之，冀其復回，而已寂然矣。此真討狐之猛將也！宜榜門「驅狐」，可以為業。

蟄龍

於陵曲銀臺公，讀書樓上。值陰雨晦暝，見一小物，有光如螢，蠕蠕而行。過處，則黑如蚰跡。漸盤卷上，卷亦焦。意為龍，乃捧卷送之。至門外，持立良久，螻曲不少動。公曰：「將無謂我不恭？」執卷返，仍置案上，冠帶長揖送之。方至檐下，但見昂首乍伸，離卷橫飛，其聲嗤然，光一道如縷；數步外，回首向公，則頭大於瓮，身數十圍矣；又一折反，霹靂震驚，騰霄而去。回視所行處，蓋曲曲自書笥中出焉。

蘇仙

高公明圖知郴州時，有民女蘇氏，浣衣于河。河中有巨石，女踞其上。有苔一縷，綠滑可愛，浮水漾動，繞石三匝。女視之，心動。既歸而娠，腹漸大。母私詰之，女以情告。母不能解。數月，竟舉一子。欲置隘卷，女不忍也。藏諸櫝而養之。遂矢志不嫁，以明其不二也。然不夫而孕，終以為羞。兒至七歲，未嘗出以見人。兒忽謂母曰：「兒漸長，幽禁何可長也？去之，不為母累。」問所之。曰：「我非人種，行將騰霄昂壑耳。」女泣詢歸期。答曰：「待母屬纊，兒始來。去後，倘有所需，可啟藏兒櫝索之，必能如願。」言已，拜母竟去。出而望之，已杳矣。女告母，母大奇之。

女堅守舊志，與母相依，而家益落。偶缺晨飲，仰屋無計。忽憶兒言，往啟櫝，果得米，賴以舉火。由是有求輒應。逾三年，母病卒；一切葬具，皆取給于櫝。既葬，女獨居三十年，未嘗窺戶。王是，鄰婦乞火者，見其兀坐空閨，語移時始去。居無何，忽見彩雲繞女舍，亭亭如蓋，中有一人盛服立，審視，則蘇女也。回翔久之，漸高不見。鄰人共疑之。窺諸其室，見女靚妝凝坐，氣則已絕。眾以其無歸，議為殯殮。忽一少年人，丰姿俊偉，向眾申謝。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，故不之疑。少年出金葬母，植二桃于墓，乃別而去。數步之外，足下生雲，不可復見。後桃結實甘芳，居人謂之「蘇仙桃」，樹年年華茂，更不衰。

朽。官是地者，每攜實以饋親友。

李伯言

李生伯言，沂水人。抗直有肝膽。忽暴病，家人進藥，卻之曰：「吾病非藥餌可療。陰司閻羅缺，欲吾暫攝其篆耳。死勿埋我，宜待之。」是日果死。

騶從導去，入一宮殿，進冕服；隸胥祇候甚肅。案上簿書叢沓。一宗，江南某，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。鞫之，佐證不誣。按冥律，宜炮烙。堂下有銅柱，高八九尺，圍可一抱；空其中而熾炭焉，表裡通赤。群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，手移足盤而上。甫至

頂，則煙氣飛騰，崩然一響如爆竹，人乃墮；團伏移時，始復甦。又撻之，爆墮如前。三墮，則匝地如煙而散，不復能成形矣。

又一起，為同邑王某，被婢父訟盜佔生女。王即生姻家。先是，一人賣婢，王知其所來非道，而利其直廉，遂購之。至是王暴卒。越日，其友周生遇于途，知為鬼，奔避齋中。王亦從人。周懼而祝，問所欲為。王曰：「煩作見證于冥司耳。」驚問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余婢實價購之，今被誤控。此事君親見之，惟借季路一言，無他說。」周固拒之。王出曰：「恐不由君耳。」未幾，周果死，同赴閻羅質審。李見王，隱存左袒意。忽見殿上火生，焰燒梁棟。李大

駭，側足立。吏急進曰：「陰曹不與人世等，一念之私不可容。急消他念，則火自熄。」李斂神寂慮，火頓滅。已而鞠伏，王與婢父反復相苦。問周，周以實對。王以故犯論答。答訖，遣人俱送回生。周與王皆三日而更生。

李視事畢，輿馬而返。中途見闕頭斷足者數百輩，伏地哀鳴。停車研詰，則異鄉之鬼，思踐故土，恐關隘阻隔，乞求路引。李曰：「余攝任三日，已解任矣，何能為力？」眾曰：「南村胡生，將建道場，代囑可致。」李諾之。至家，騶從都去，李乃更生。

胡生字水心，與李善，聞李再生，便詣探省。李

遽問：「清醮何時？」胡訝曰：「兵燹之後，妻孥瓦全，向與室人作此愿心，未向一人道也。何知之？」李具以告。胡嘆曰：「閨房一語，遂播幽冥，可懼哉！」乃敬諾而去。次日，如王所，王猶憊臥。見李，肅然起敬，申謝佑庇。李曰：「法律不能寬假。今幸無恙乎？」王雲：「已無他症，但答瘡膿潰耳。」又二十餘日始痊。臀肉腐落，癍痕如杖者。

異史氏曰：「陰司之刑，慘于陽世，責亦苛于陽世。然關說不行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。誰謂夜臺無天日哉？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解耳！」

黃九郎

何師參，字子蕭，齋于苕溪之東，門臨曠野。薄暮偶出，見婦人跨驢來，少年從其後。婦約五十許，意致清越。轉視少年，年十五六，丰采過於姝麗。何生素有斷袖之癖，睹之，神出於舍；翹足目送，影滅方歸。次日，早伺之。落日冥蒙，少年始過。生曲意承迎，笑問所來。答以「外祖家」。生請過齋少憩，辭以不暇；固曳之，乃入。略坐興辭，堅不可挽。生挽手送之，殷囑便道相過。少年唯唯而去。生由是凝思如渴，往來眺注，足無停趾。

一日，日銜半規，少年炎欠至。大喜，要入，命館童行酒。問其姓字，答曰：「黃姓，第九。童子無字。」問：「過往何頻？」曰：「家慈在外祖家，常

多病，故數省之。」酒數行，欲辭去。生捉臂遮留，下管鑰。九郎無如何，赤貞顏復坐。挑燈共語，溫若處子；而詞涉遊戲，便含羞，面嚮壁。未幾，引與同衾。九郎不許，堅以睡惡為辭。強之再三，乃解上下衣，著褲臥床上。何滅燭，少時，移與同枕，曲肘加髀而狎抱之，苦求私昵。九郎怒曰：「以君風雅士，故與流連；乃此之為，是禽處而獸愛之也！」未幾，晨星熒熒，九郎徑去。生恐其遂絕，復伺之，蹀躞凝盼，目穿北斗。過數日，九郎始至。喜逆謝過；強曳入齋，促坐笑語，竊幸其不念舊惡。無何，解屨登床，又撫哀之。九郎曰：「纏綿之意，已鏤肺鬲，然親愛何必在此？」生甘言糾纏，但求一親玉肌。九郎

從之。生俟其睡寐，潛就輕薄。九郎醒，攬衣遽起，乘夜遁去。生邑邑若有所失，忘啜廢枕，日漸委悴。惟日使齋童邏偵焉。

一日，九郎過門，即欲徑去。童牽衣入之。見生清，大駭，慰問。生實告以情，淚涔涔隨聲零落。九郎細語曰：「區區之意，實以相愛無益于弟，而有害于兄，故不為也。君既樂之，仆何惜焉？」生大悅。九郎去後，病頓減，數日平復。九郎果至，遂相繾綣。

曰：「今勉承君意，幸勿以此為常。」既而曰：「欲有所求，肯為力乎？」問之，答曰：「母患心

痛，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。君與善，當能求之。生諾之。臨去又囑。生入城求藥，及暮付之。九郎喜，上手稱謝。又強與合。九郎曰：「勿相糾纏，謹為君圖一佳人，勝弟萬萬矣。」生問誰。九郎曰：「有表妹，美無倫。倘能垂意，當報柯斧。」生微笑不答。九郎懷藥便去。三日乃來，復求藥。生恨其遲，詞多諂讓。九郎曰：「本不忍禍君，故疏之；既不蒙見諒，請勿悔焉。」由是燕會無虛夕。

凡三日必一乞藥。齊怪其頻，曰：「此藥未有過三服者，胡久不瘥？」因裹三劑並授之。又顧生曰：「君神色黯然，病乎？」曰：「無。」脈之，驚曰：「君有鬼脈，病在少陰，不自慎者殆矣！」歸語九

郎。九郎嘆曰：「良醫也！我實狐，久恐不為君福。」生疑其誑，藏其藥，不以盡予，慮其弗至也。居無何，果病。延齊診視，曰：「曩不實言，今魂氣已游墟莽，秦緩何能為力？」九郎日來省侍，曰：「不聽吾言，果至於此！」生尋死。九郎痛哭而去。

先是，邑有某太史，少與生共筆硯；十七歲擢翰林。時秦藩貪暴，而賂通朝士，無有言者。公抗疏劾其惡，以越俎免。藩升是省中丞，日伺公隙。公少有英稱，曾邀叛王青盼，因購得舊所往來札，脅公。公懼，自經。夫人亦投繯死。公越宿忽醒，曰：「我何子蕭也。」詰之，所言皆何家事，方悟其借軀返魂。留之不可，出奔舊舍。撫疑其詐，必欲排陷之，使人

索千金于公。公偽諾，而慊悶欲絕。忽通九郎至，喜共話言，悲歡交集。既欲復狎。九郎曰：「君有三命耶？」公曰：「余悔生勞，不如死逸。」九郎悠憊以思。少間曰：「幸復生聚。君曠無偶，前言表妹，慧麗多謀，必能分憂。」公欲一見顏色。曰：「不難。明日將取伴老母，此道所經。君偽為弟刀兄者，我假渴而求飲焉。君曰『驢子亡』，則諾也。」計已而別。

明日亭午，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。公拱手絮絮與語。略睨女郎，娥眉秀曼，誠仙人也。九郎索茶，公請人飲。九郎曰：「三妹勿訝，此兄盟好，不妨少休止。」扶之而下，系驢于門而入。公自起瀹敬。因

目九郎曰：「君前言不足以盡，今得死所矣。」女似悟其言之為已者，離榻起立，嚶喔而言曰：「去休！」公外顧曰：「驢子其亡！」九郎火急馳出，公擁女求合，女顏色紫變，窘若囚拘，大呼九兄，不應。曰：「君自有婦，何喪人廉恥也？」公自陳無室，女曰：「能矢山河，勿令秋扇見捐，則惟命是聽。」公乃誓以白，音 *jaos* 曰。女不復拒。事已，九郎至。女色然怒讓之。九郎曰：「此何子蕭，昔之名士，今之太史。與兄最善，其人可依。即聞諸妗氏，當不相見罪。」日向晚，公邀遮不聽去。女恐姑母駭怪。九郎銳身自任，跨驢徑去。居數日，有婦攜婢過，年四十許，神情意致，雅似三娘。公呼女出窺，果母也。

瞥睹女，怪問：「何得在此？」女慚不能對。公邀入，拜而告之。母笑曰：「九郎稚氣，胡再不謀？」女自入廚下，設食供母，食已乃去。

公得麗偶，頗快心期；而惡緒縈懷，恆蹙蹙有憂色。女問之，公緬述顛末。女笑曰：「此九兄一人可得解，君何憂？」公詰其故。女曰：「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，此皆九兄所長也。投所好而獻之，怨可消，仇亦可復。」公慮九郎不肯。女曰：「但請哀之。」越日，公見九郎來，肘行而逆之。九郎驚曰：「兩世之交，但可自效，頂踵所不敢惜。何忽作此態向人？」公具以謀告。九郎有難色。女曰：「妾失身于郎，誰實為之？脫令中途離喪，焉置妾也？」九郎

不得已，諾之。公陰與謀，馳書與所善之王太史，而致九郎焉。王會其意，大設，招撫公飲。命九郎飾女郎，作天魔舞，宛然美女。撫惑之，亟請于王，欲以重金購九郎，惟恐不得當。王故沉思以難之。遲之又久，始將公命以進。撫喜，前谷頓釋。自得九郎，動息不相離；侍妾十餘，視同塵土。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；賜金萬計。半年，撫公病。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，遂輦金帛，假歸公家。既而撫公薨。九郎出資，起屋置器，畜婢仆，母子及姪並家焉。九郎出，輿馬甚都，人不知其狐也。余有「笑判」，並志之：

男女居室，為夫婦之大倫；燥濕互通，乃陰陽之正竅。迎風待月，尚有蕩檢之譏；斷袖分桃，難免掩

鼻之丑。人必力士，鳥道乃敢生開；洞非桃源，漁篙寧許誤入？今某從下流而忘返，舍正路而不由。雲雨未興，輒爾上下其手；陰陽反背，居然表裡為奸。華池置無用之鄉，謬說老僧入定；蠻洞乃不毛之地，遂使眇帥稱戈。系赤免于轅門，如將射戟；探大弓于國庫，直欲斬關。或是監內黃嬪，以魚代女，通鱔，訪知交于昨夜；分明王家朱李，索鑽報于來生。彼黑松林戎馬頓來，固相安矣；設黃龍府潮水忽至，何以御之？宜斷其鑽刺之根，兼塞其送迎之路。

金陵女子

沂水居民趙某，以故自城中歸，見女子白衣哭路

側，甚哀。睨之，美。悅之，凝注不去。女垂涕曰：「夫夫也，路不行而顧我！」趙曰：「我以曠野無人，而子哭之慟，實愴于心。」女曰：「夫死無路，是以哀耳。」趙勸其復擇良匹。曰：「渺此一身，其何能擇？如得所托，媵之可也。」趙忻然自荐，女從之。趙以去家遠，將覓代步。女曰：「無庸。」乃先行，飄若仙奔。至家，操井臼甚勤。積二年余，謂趙曰：「感君戀戀，猥相從，忽已三年。今宜且去。」趙曰：「曩言無家，今焉往？」曰：「彼時漫為是言耳。何得無家？身父貨藥金陵。倘欲再晤，可載藥往，可助資斧。」趙經營，為貰輿馬。女辭之，出門徑去；追之不及，瞬息遂杳。

居久之，頗涉懷想，因市藥詣金陵。寄貨旅邸，訪諸衢市。忽藥肆一翁望見，曰：「婿至矣。」延之入。女方浣裳庭中，見之不言亦不笑，浣不輟。趙啣恨遽出。翁又曳之返。女不顧如初。翁命治具作飯，謀厚贈之，女止之曰：「渠福薄，多將不任；宜少慰其苦辛，再檢十數醫方與之，便吃著不盡矣。」翁問所載藥，女雲：「已售之矣，直在此。」

翁乃出方付金，送趙歸。試其方，有奇驗。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。以蒜臼接茅檐雨水，洗癩贅，其方之一也，良效。

湯公

湯公名聘，辛丑進士。抱病彌留。忽覺下部熱氣，漸升而上：至股，則足死；至腹，則股又死；至心，心之死最難。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，都隨心血來，一一潮過。如一善，則心中清淨寧貼；一惡，則懊農煩燥，似油沸鼎中，其難堪之狀，口不能肖似之。猶憶七八歲時，曾探雀雛而斃之，只此一事，心頭熱血潮涌，食頃方過。直待平生所為，一一潮盡，乃覺熱氣縷縷然，穿喉入腦，自頂顛出，騰上如炊，逾數十刻期，魂乃離竅，忘軀殼矣。

而渺渺無歸，漂泊郊路間。一巨人來，高幾盈尋，掇拾之，納諸袖中。入袖，則疊肩壓股，其人甚伙，薶惱悶氣，殆不可過。公頓思惟佛能解厄，因宣

佛號，才三四聲，飄墮袖外。巨人復納之。三納三墮，巨人乃去之。公獨立彳旁徨，未知何往之善。憶佛在西土，乃遂西。無何，見路側一僧趺坐，趨拜問途。僧曰：「凡士子生死錄，文昌及孔聖司之，必兩處銷名，乃可他適。」公問其居，僧示以途，奔赴。

無幾，至聖廟，見宣聖南面坐。拜禱如前。宣聖言：「名籍之落，仍得帝君。」因指以路。公又趨之。見一殿閣，如王者居。俯身入，果有神人，如世所傳帝君像。伏祝之。帝君檢名曰：「汝心誠正，宜復有生理。但皮囊腐矣，非菩薩莫能為力。」因指示令急往。公從其數。俄見茂林修竹，殿宇華好。人，見螺髻莊嚴，金容滿月；瓶浸楊柳，翠碧垂煙。公肅

然稽首，拜述帝君言。菩薩難之。公哀禱不已。旁有尊者白言：「菩薩施大力，撮土可以為肉，折柳可以為骨。」菩薩即如所請，手斷柳枝，傾瓶中水，合淨土為泥，拍附公體。使童子攜送靈所，推而合之。棺中呻動，霍然病已。家人駭然集，扶而出之，計氣絕已斷七矣。

閻羅

萊蕪秀才李中之，性直諒不阿，每數日，輒死去，僵然如尸，三四日始醒。或問所見，則隱秘不泄。時邑有張生者，亦數日一死。語人曰：「李中之，閻羅也。余至陰司，亦其屬曹。」其門殿對聯，

俱能述之。或問：「李昨赴陰司何事？」張曰：「不能具述。惟提勘曹操，答二十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阿瞞一案，想更數十閻羅矣。畜道、劍山，種種具在，宜得何罪，不勞挹取；乃數千年不決，何也？豈以臨刑之囚，快于速割，故使之求死不得也？異已！」

連瑣

楊于畏，移居泗水之濱。齋臨曠野，牆外多古墓，夜聞白楊蕭蕭，聲如濤涌。夜闌秉燭，方復淒斷。忽牆外有人吟曰：「玄夜淒風卻倒吹，流螢惹草

復沾幃。」反復吟誦，其聲哀楚。聽之，細婉似女子。疑之。明日，視牆外，並無人跡。惟有紫帶一條，遺荊棘中；拾歸，置諸窗上。向夜二更許，又吟如昨。楊移机登望，吟頓輟。悟其為鬼，然心向慕之。

次夜，伏伺牆頭。一更向盡，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，手扶小樹，低首哀吟。楊微嗽，女忽入荒草而沒。楊由是伺諸牆下，聽其吟畢，乃隔壁而續之曰：「幽情苦緒何人見？翠袖單寒月上時。」久之，寂然。楊乃入室。方坐，忽見麗者自外來，斂衽曰：「君子固風雅士，妾乃多所畏避。」楊喜，拉坐。瘦怯凝寒，若不勝衣。問：「何居里，久寄此間？」答

曰：「妾隴西人，隨父流寓。十七暴疾殂謝，今二十餘年矣。九泉荒野，孤寂如。所吟，乃妾自作，以寄幽恨者。思久不屬；蒙君代續，歡生泉壤。」楊欲與歡。蹙然曰：「夜臺朽骨，不比生人，如有幽歡，促人壽數。妾不忍禍君子也。」楊乃止。戲以手探胸，則雞頭之肉，依然處子。又欲視其裙下雙鉤。女俯首笑曰：「狂生太羅矣！」楊把玩之，則見月色錦襪，約彩線一縷。更視其一，則紫帶系之。問：「何不俱帶？」曰：「昨宵畏君而避，不知遺落何所。」楊曰：「為卿易之。」遂即窗上取以授女。女驚問何來，因以實告。女乃去線束帶。既翻案上書，忽見《連昌宮詞》，慨然曰：「妾生時最愛讀此，今視之，

殆如夢寐！」與談詩文，慧黠可愛。剪燭西窗，如得良友。自此每夜但聞微吟，少頃即至。輒囑曰：「君秘勿宣。妾少膽怯，恐有惡客見侵。」楊諾之。兩人歡同魚水，雖不至亂，而閨閣之中，誠有甚于畫眉者。女每于燈下為楊寫書，字態端媚。又自選宮詞百首，錄誦之。使楊治棋枰，購琵琶。每夜教楊手談，不則挑弄弦索。作「蕉窗零雨」之曲，酸人胸臆；楊不忍卒聽，則為「曉苑鶯聲」之調，頓覺心懷暢適。挑燈作劇，樂輒忘曉。視窗上有曙色，則張皇遁去。

一日，薛生造訪，值楊晝寢。視其室，琵琶、棋枰俱在，知非所善。又翻書得宮詞，見字跡端好，益疑之。楊醒，薛問：「戲具何來？」答：「欲學之。」

「又問詩卷，托以假諸友人。薛反復檢玩，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雲：「某月日連瑣書。」笑曰：「此是女郎小字，何相欺之甚？」楊大窘，不能置詞。薛詰之益苦，楊不以告。薛卷挾，楊益窘，遂告之。薛求一見。楊因述所囑。薛仰慕懇切；楊不得已，諾之。夜分，女至，為致意焉。女怒曰：「所言伊何？乃已喋喋向人！」楊以實情自白。女曰：「與君緣盡矣！」楊百詞慰解，終不歡，起而別去，曰：「妾暫避之。」明日，薛來，楊代致其不可。薛疑支托，暮與窗友二人來，淹留不去，故撓之；恆終夜嘩，大為楊生白眼，而無如何。眾見數夜杳然，浸有去志，喧囂漸息。忽聞吟聲，共聽之，淒婉欲絕。薛方傾耳神注，

內一武生王某，掇巨石投之，大呼曰：「作態不見客，那得好句？嗚嗚惻惻，使人悶損！」吟頓止。眾甚怨之。楊恚憤見于詞色。次日，始共引去。楊獨宿空齋，冀女復來，而殊無影跡。逾二日，女忽至，泣曰：「君致惡賓，幾嚇煞妾！」楊謝過不遑。女遽出，曰：「妾固謂緣份盡也，從此別矣。」挽之已渺。由是月余，更不復至。楊思之，形銷骨立，莫可追挽。

一夕，方獨酌，忽女子牽幃入。楊喜極，曰：「卿見宥耶？」女涕垂膺，默不一言。亟問之，欲言復忍，曰：「負氣去，又急而求人，難免愧怍。」楊再三研詰，乃曰：「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隸，逼充媵妾。」

顧念清白裔，豈屈身輿臺之鬼？然一線弱質，烏能抗拒？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，必不聽自為生活。」楊大怒，憤將致死；但慮人鬼殊途，不能為力。女曰：「來夜早眠，妾邀君夢中耳。」於是復共傾談，坐以達曙。女臨去，囑忽晝眠，留待夜約。楊諾之。因于午後薄飲，乘醺登榻，蒙衣偃臥。忽見女來，授以佩刀，引手去。至一院宇，方闔門語，聞有人若石擲門。女驚曰：「仇人至矣！」楊啟戶驟出，見一人赤帽青衣，猥毛繞喙。怒咄之。隸橫目相仇，言詞凶謾。楊大怒，奔之。隸捉石以投，驟如急雨，中楊腕，不能握刃。方危急所，遙見一人，腰矢野射。審視之，王生也。大號乞救。王生張弓急至，射之中

股；再射之，殪。楊喜感謝。王問故，具告之。王自喜前罪可贖，遂與共入女室。女戰惕差縮，遙立不作一語。案上有小刀，長僅尺余，而裝以金玉；出諸匣，光芒鑒影。王嘆讚不釋手。與楊略話，見女慚懼可憐，乃出，分手去。楊亦自歸，越牆而仆，於是驚寤，聽村雞已亂鳴矣。覺腕中痛甚；曉而視之，則皮肉赤腫。

停時，王生來，便言夜夢之奇。楊曰：「未夢射否？」王怪其先知。楊出手示之，且告以故。王憶夢中顏色，恨不真見；自幸有功于女，復請先容。夜間，女來稱謝。楊歸功王生，遂達誠懇。女曰：「將伯之助，義不敢忘。然彼赳赳，妾實畏之。」既而

曰：「彼愛妾佩刀。刀實妾父出使粵中，百金購之。妾愛而有之，纏以金絲，瓣以明珠。大人憐妾夭亡，用以殉葬。今願割愛相贈，見刀如見妾也。」次日，楊致此意。王大悅。至夜，女果攜刀來，曰：「囑伊珍重，此非中華物也。」由是往來如初。

積數月，忽于燈下笑而向楊，似有所語，面紅而止者三。生抱問之。答曰：「久蒙眷愛，妾受生人氣，日食煙火，白骨頓有生意。但鬚生人精血，可以復活。」楊笑曰：「卿自不肯，豈我故惜之？」女雲：「交接後，君必有念余日大病，然藥之可愈。」遂與為歡。既而著衣起，又曰：「尚鬚生血一點，能拼痛以相愛乎？」楊取利刃刺臂出血；女臥榻上，便

滴臍中。乃起曰：「妾不來矣。君記取百日之期，視妾墳前，有青鳥鳴于樹頭，即速發塚。」楊謹受教。出門又囑曰：「慎記勿忘，遲速皆不可！」乃去。越十餘日，楊果病，腹脹欲死。醫師投藥，下惡物如泥，浹辰而愈。計至百日，使家人荷鍤以待。日既夕，果見青鳥雙鳴。楊喜曰：「可矣。」乃斬荆發壙。見棺木已朽，而女貌如生。摩之微溫。蒙衣舁歸，置暖處，氣咻咻然，細于屬絲。漸進湯拖，以酉代，半夜而蘇。每謂楊曰：「二十餘年，如一夢耳。」

單道士

韓公子，邑世家。有單道士，工作劇，公子愛其術，以為座上客。單與人行坐，輒忽不見。公子欲傳其法，單不肯。公子固懇之。單曰：「我非吝吾術，恐壞吾道也。所傳而君子則可；不然，有借此以行竊者矣。公子固無慮此，然或出見美麗而悅，隱身人人閨闈，是濟惡而宣淫也。不敢從命。」公子不能強，而心怒之，陰與仆輩謀撻辱之。恐其遁匿，因以細灰塵布麥場上：思左道能隱形，而履處必有印跡，可隨印處急擊之。於是誘單往，使人執牛鞭立撻之。單忽不見，灰上果有履跡，左右亂擊，頃刻已迷。公子歸，單亦至。謂諸仆曰：「吾不可復居矣！向勞服役，今且別，當有以報。」袖中出旨酒一盛，又探得

餚一簋，並陳幾上。陳已，復探；凡十餘探，案上已滿。遂邀眾飲，俱醉；一一仍內袖中。韓聞其異，使復作劇。單于壁上畫一城，以手推搥，城門頓癖。因將囊衣篋物，悉擲門內，乃拱別曰：「我去矣。」躍身入城，城門遂合，道士頓杳。後聞在青州市上，教兒童畫墨圈于掌，逢人戲拋之，隨所拋處，或面或衣，圈輒脫去，落印其上。又聞其善房中術，能令下部_レ燒酒，盡一器。公子嘗面試之。

白于玉

吳青庵筠，少知名。葛太史見其文，每嘉嘆之。托相善者邀至其家，領其言論風采。曰：「焉有才如

吳生，而長貧賤者乎？」因俾鄰好致之曰：「使青庵奮志雲霄，當以息女奉巾櫛。」時太史有女絕美。生聞大喜，確自信。既而秋闈被黜，使人謂太史：「富貴所固有，不可知者遲早耳。請待我三年，不成而後嫁。」於是刻志益苦。

一夜，月明之下，有秀才造謁，白皙短鬚，細腰長爪。詰所來，自言：「白氏，字于玉。」略與傾談，豁人心胸。悅之，留同止宿。遲明欲去，生囑便道頻過。白感其情殷，願即假館，約期而別。至日，先一蒼頭送炊具來。少間，白至，乘駿馬如龍。生另舍舍之。白命奴牽馬去。遂共晨夕，忻然相得。生視所讀書，並非非常所見聞，亦絕無時藝。訝而問之。白

笑曰：「士各有志，仆非功名中人也。」夜每招生飲，出一卷授生，皆吐納之術，多所不解，因以迂緩置之。他日謂生曰：「曩所授，乃黃庭之要道，仙人之梯航。」生笑曰：「仆所急不在此。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，使萬念俱寂，仆病未能也。」白問：「何故？」生以宗嗣為慮。白曰：「胡久不娶？」笑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」白亦笑曰：「王請無好小色。」所好何如？」生具以情。白疑未必真美。生曰：「此遐邇所共聞，非小生之目賤也。」白微哂而罷。次日，忽促裝言別。生淒然與語，刺刺不能休。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。兩相依戀。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，白辭曰：「輿已駕矣，請自此別。如相

憶，拂我榻而臥之。」方欲再問，轉瞬間，白小如指，翩然跨蟬背上，嘲哳而飛，杳入雲中。生乃知其非常人，錯愕良久，悵悵自失。

逾數日，細雨忽集，思白綦切。視所臥榻，鼠跡碎瑣；慨然掃除，設席即寢。無何，見白家童來相招，忻然從之。俄有桐鳳翔集，童捉謂生曰：「黑徑難行，可乘此代步。」生慮細小不能勝任。童曰：「試乘之。」生如所請，寬然殊有餘地，童亦附其尾上；戛然一聲，凌空際。未幾，見一朱門。童先下，扶生亦下。問：「此何所？」曰：「此天門也。」門邊有巨虎蹲伏。生駭懼，童一身障之。見處處風景，與世殊異。童導入廣寒宮，內以水晶為階，行人

如在鏡中。桂樹兩章，參空合抱；花氣隨風，香無斷際。亭宇皆紅窗，時有美人出入，冶容秀骨，曠世並無其儔。童言：「王母宮佳麗尤勝。」然恐主人伺久，不暇留連，導與趨出。移時，見白生候于門。握手入，見檐外清水白沙，涓涓流溢；玉砌雕闌，殆疑桂闕。甫坐，即有一八妖鬟，來荐香茗。少間，命酌。有四麗人，斂衽鳴玉當，給事左右。才覺背上微癢，麗人即纖指長甲，探衣代搔。生覺心神搖曳，罔所安頓。既而微醺，漸不自持，笑顧麗人，兜搭與語。美人輒笑避。白令度曲侑觴。一衣絳綃者，引爵向客，便即筵前宛轉清歌。諸麗者竹管敖尚有汪紫衣人，與一淡白軟綃者，吃吃笑暗中，互讓不肯前。白

令一酌一唱。紫衣人便來把盞。生托接杯，戲撓纖腕。女笑失手，酒杯傾墮。白譙訶之。女拾杯含笑，俯首細語雲：「冷如鬼手馨，強來捉人臂。」白大笑，罰令自歌且舞。舞已，衣淡白者又飛一觥。生辭不能酌。捧酒有愧色，乃強飲之。細視四女，風致翩翮，無一非絕世者。遽謂主人曰：「人間尤物，仆求一而難之；君集群芳，能令我真個銷魂否？」白笑曰：「足下意中自有佳人，此何足當巨眼之顧？」生曰：「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。」白乃盡招諸女，俾自擇。生顛倒不能自決。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，遂使僕，被奉客。既而衾枕之愛，極盡綢繆。生索贈，女脫金腕釧付之。忽童人曰：「仙凡路殊，君宜即

去。」虎哮驟起，生驚竄而去。望之無底，而足已奔墮。一驚而寤，則朝暾已紅。方將振衣，有物膩然附褥間，視之，釧也。心益異之。由是前念灰冷，每欲尋赤松游，而尚以胤續為懣。過十餘月，晝寢方酣，夢紫衣姬自外至，懷中繡嬰兒曰：「此君骨肉。天上難留此物，敬持送君。」乃寢諸床，牽衣覆之，匆匆欲去。生強與為歡。乃曰：「前一度為合巹，今一度為永訣，百年夫婦，盡于此矣。君倘有志，或有見期。」生醒，見嬰兒臥襖褥間，繡以告母。母喜，佣媪哺之，取名夢仙。生於是使人告太史，身已將隱，令別擇良匹。太史不肯。生固以為辭。太史告女，女曰：「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。今改之，是二天

也。」因以此意告生。生曰：「我不但無志于功名，兼絕情于燕好。所以不即入山者，徒以有老母在。」太史又以商。女曰：「吳郎貧，我甘其藜藿；吳郎去，我事其姑嫜：定不他適。」使人三四返，迄無成謀，遂諏日備車馬妝奩，嬪于生家。生感其賢，敬愛臻至。女事姑孝，曲意承順，過貧家女。逾二年，母亡，女質奩作具，罔不盡禮。生曰：「得卿如此，吾何憂！顧念一人得道，拔宅飛升。余將遠逝，一切付于卿。」女坦然，殊不挽留。生遂去。

女外理生計，內訓孤兒，井井有法。夢仙漸長，聰慧絕倫。十四歲，以神童領鄉荐；十五入翰林。每褒封，不知母姓氏，封葛母一人而已。值霜露之辰，

輒問父所，母具告之。遂欲棄官往尋。母曰：「當父出家，今已十有餘年，想已仙，何處可尋？」後奉旨祭南岳，中途遇寇。窘急中，一道人仗劍入，寇盡披靡，圍始解。德之，餽以金，不受。出書一函，付囑曰：「余有故人，與大人同裡，煩一致寒暄。」問：「何姓名？」答曰：「王林。」因憶村中無此名。道士曰：「草野微賤，貴官自不識耳。」臨行，出一金釧曰：「此閨閣物，道人拾此，無所用處，即以奉報。」視之，嵌鏤精絕。懷歸以授夫人。夫人愛之，命良工依式配造，終不及其精巧。遍問村中，並無王林其人者。私發其函，上雲：「二年鸞鳳，分拆各天；葬母教子，端賴卿賢。無以報德，奉藥一丸；剖

而食之，可以成仙。」後書「琳娘夫人妝次」。讀畢，不解何人，持以告母。母持書以泣，曰：「此當父家報也。琳，我小字。」始恍然悟「王林」為拆白謎也。悔恨不已。又以釧示母。母曰：「此汝母遺物。而翁在家時，嘗以相示。」又視丸，如豆大。喜曰：「我父仙人，啖此必能長生。」母不遽吞，受而藏之。會葛太史來視甥，女誦吳生書，便進丹藥為壽。太史剖而分食之。頃刻，精神煥發。太史時年七旬，龍鐘頗甚；忽覺盤力溢于膚革，遂棄輿而步，其行健速，家人窒息始能及焉。逾年，都城有回祿之災，火終日不熄。夜不敢寐，畢集庭中。見火勢拉雜，浸及鄰舍。一家徊徨，不知所計。忽夫人臂上金

釧，戛然有聲，脫臂飛去。望之，大可數畝；團覆宅上，形如月闌；釧口降東南隅，歷歷可見。眾大愕。俄頃，火自西來，近闌則斜越而東。迨火勢既遠，竊意釧亡不可復得；忽見紅光乍斂，釧錚然墮足下。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，左右前後，並為灰燼，獨吳第無恙，惟東南一小閣，化為烏有，即釧口漏覆處也。葛母年五十餘，或見之，猶似二十許人。

夜叉國

交州徐姓，泛海為賈。忽被大風吹去。開眼至一處，深山蒼莽。冀有居人，遂纜船而登，負糗臘焉。

方人，見兩崖皆洞口，密如蜂房；內隱有人聲。至洞處，佇足一窺，中有夜叉二，牙森列戟，目閃雙燈，爪劈生鹿而食。驚散魂魄，急欲奔下，則夜叉已顧見之，輟食執人。一物相語，如鳥獸鳴，爭裂徐衣，似欲口敢。徐大懼，取橐中糗？，並牛脯進之。分甚美。復翻徐橐，徐搖手以示其無。夜叉怒，又執之。徐哀之曰：「釋我。我舟中有釜甑，可烹飪。」夜叉不解其語，仍怒。徐再與手語，夜叉似微解。從至舟，取具入洞，束薪燃火，煮其殘鹿，熟而獻之。二物口敢之喜。夜以巨石杜門，似恐徐遁。徐曲體遙臥，深懼不免。天明，二物出，又杜之。少頃，攜一來付徐。徐剝革，于深洞處流水，汲煮數釜。俄有數

夜叉至，群集吞口敢訖，共指釜，似嫌其小。過三四日，一夜叉負一大釜來，似人所常用者。於是群夜叉各致狼麋。既熟，呼徐同口敢。居數日，夜叉漸與徐熟，出亦不施禁錮，聚處如家人。徐漸能察聲知意，輒效其音，為夜叉語。夜叉益悅，攜一雌來妻徐。徐初畏懼，莫敢伸；雌自開其股就徐，徐乃與交。雌大歡悅。每留肉餌徐，若琴瑟之好。

一日，諸夜叉早起，項下各掛明珠一串，更番出門，若伺貴客狀。命徐多煮肉。徐以問雌，雌雲：「此天壽節。」雌出，謂眾夜叉曰：「徐郎無骨突子。」眾各摘其五，並付雌。雌又自解十枚，共得五十之數，以野苧為繩，穿掛徐項。徐視之，一珠可直百十

金。俄頃俱出。徐煮肉畢，雌來邀去，雲：「接天王。」至一大洞，廣闊數畝。中有石，滑平如幾；四圍俱有石座；上一座蒙一豹革，余皆以鹿。夜叉二三十輩，列坐滿中。少頃，大風揚塵，張皇都出。見一巨物來，亦類夜叉狀，竟奔入洞，踞坐鶚顧。群隨人，東西列立，悉仰其首，以雙臂作十字交。大夜叉按頭點視，問：「臥眉山眾，盡于此乎？」群哄應之。顧徐曰：「此何來？」雌以婿對。眾又贊其烹調。即有二三夜叉，奔取熟肉陳幾上。大夜叉掬盡飽，極贊嘉美，且責常供。又顧徐雲：「骨突子何短？」眾曰：「初來未備。」物于項上摘取珠串，脫十枚付之，俱大如指頂，圓如彈丸。雌急接，代徐穿

掛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。物乃去，躡風而行，其疾如飛。眾始享其餘食而散。

居四年余，雌忽產，一胎而生二雄一雌，皆人形，不類其母。眾夜叉皆喜其子，輒共拊弄。一日，皆出攫食，惟徐獨坐。忽別洞來一雌，欲與徐私，徐不肯。夜叉怒，扑徐踣地上。徐妻自外至，暴怒相搏，齒乞斷其耳。少頃，其夫亦歸，解釋令去。自此雌每守徐，動息不相離。又三年，子女俱能行步。徐輒教以人言，漸能語，啁啾之中，有人氣焉。雖童也，而奔山如履坦途；依依有父子意。一日，雌與一子一女出，半日不歸。而北風大作。徐惻然念故鄉，攜子至海岸，見故舟猶存，謀與同歸。子欲告母，徐

止之。父子登舟，一晝夜達交。至家，妻已醮。出珠二枚，售金盈兆，家頗豐。子取名彪。十四五歲，能舉百鈞，粗莽好斗。交帥見奇之，以為千總。值邊亂，所向有功，十八為副將。

時一商泛海，亦遭風飄至臥眉。方登岸，見一少年，視之而驚。知為中國人，便問居裡。商以告。少年曳入幽谷一小石洞，洞外皆叢棘；且囑勿出。去移時，挾鹿肉來啖商。自言：「父亦交人。」商問之，而知為徐。商在客中嘗識之。因曰：「我故人也。今其子為副將。」少年不解何名。商曰：「此中國之官名。」又問：「何以為官？」曰：「出則輿馬，入則高堂；上一呼而下百諾；見者側目視，側足立；此名

為官。「少年甚歆動。商曰：「既尊君在交，何久淹此？」少年以情乞。商勸南旋。曰：「余亦常作是念。但母非中國人，言貌殊異；且同類覺之，必見殘害；用是輾轉。」乃出曰：「待北風起，我來送汝行。煩于父兄處，寄一耗問。」商伏洞中幾半年。時自棘中外窺，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；大懼，不敢少動。一日，北風策策，少年忽至，引與急竄。囑曰：「所言勿忘卻。」商應之。又以肉置幾上，商乃歸。

敬抵交，達副總府，備述所見。彪聞而悲，欲往尋之。父慮海濤妖藪，險惡難犯，力阻之。彪撫膺痛哭，父不能止。乃告交帥，攜兩兵至海內。逆風阻舟，擺簸海中者半月。四望無涯，咫尺迷悶，無從辨

其南北。忽而涌波接漢，乘舟傾覆。彪落海中，逐浪浮沉。久之，被一物曳去；至一處，竟有舍宇。彪視之，一物如夜叉狀。彪乃作夜叉語。夜叉驚訊之，彪乃告以所往。夜叉喜曰：「臥眉，我故里也。唐突可罪！君離故道已八千里。此去為毒龍國，向臥眉非路。」乃覓舟來送彪。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，瞬息千里，過一宵，已達北岸。見一少年，臨流瞻望。彪知山無人類，疑是弟；近之，果弟。因執手哭，既而問母及妹，並雲健安。彪欲偕往，弟止之，倉忙便去。回謝夜叉，則已去。未幾，母妹俱至，見彪俱哭。彪告其意。母曰：「恐去為人所凌。」彪曰：「兒在中國甚榮貴，人不敢欺。」歸計已決，苦逆風難渡。母

子方徊徨間，忽見布帆南動，其聲瑟瑟。彪喜曰：「天助吾也！」相繼登舟，波如箭激；三日抵岸。見者皆奔。彪向三人脫分袍褲。抵家，母夜叉見翁怒罵，恨其不謀。徐謝過不遑。家人拜見主母，無不戰慄。彪勸母學華言，衣錦，厭梁肉，乃大欣慰。

母女皆男兒裝，類滿ㄣ諱〇數月稍辨語言，弟妹亦漸白皙。弟曰豹，妹曰夜兒，俱強有力。彪恥不知書，教弟讀。豹最慧，經史一過輒了。又不欲操儒業；仍使挽強弩，馳怒馬。登武進士第。聘阿游擊女。夜兒以異種，無與為婚。會標下袁守備失偶，強妻之。夜兒開百石弓，百余步射小鳥，無虛落。袁每征，輒與妻俱。歷任同知將軍，奇勛半出於閨門。豹

三十四歲掛印。母嘗從之南征，每臨巨敵，輒擐甲執銳，為子接應，見者莫不辟易。詔封男爵。豹代母疏辭，封夫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夜叉夫人，亦所罕聞，然細思之不罕也：家家床頭有個夜叉在。」

小髻

長山居民某，暇居，輒有短客來，久與扳談。素不識其生平，傾注疑念。客曰：「三數日將便徙居，與君比鄰。」過四五日，又曰：「今已同裡，旦晚可以承教。」問：「喬居何所？」亦不詳告，但以手北

指。自是，日輒一來。時向人假器具；或吝不與，則自失之。群疑其狐。村北有古家，陷不可測，意必居此。共操兵杖往。伏聽之，久無少異。一更向盡，聞穴中戢戢然，似數十百人作耳語。眾寂不動，俄而盡許小人，連縷而出，至不可數。眾噪起，並擊之。杖杖皆火，瞬息四散。惟遺一小髻，如胡桃殼然，紗飾而金線。嗅之，騷臭不可言。

西僧

兩僧自西域來，一赴五臺，一卓錫泰山。其服色言貌，俱與中國殊異。自言：「歷火焰山，山重重，氣熏騰若爐灶。凡行必于雨後，心凝目注，輕跡步履

之；誤蹴山石，則飛焰騰灼焉。又經流沙河，河中有水晶山，峭壁插天際，四面瑩澈，似無所隔。又有隘，可容單車；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。過者先拜龍；龍許過，則口角自開。龍色白，鱗鬣皆如晶然。「僧言：「途中歷十八寒暑矣。離西土者十有二人，至中國僅存其二。西土傳中國名山四：一泰山，一華山，一五臺，一落伽也。相傳山上遍地皆黃金，觀音、文殊猶生。能至其處，則身便是佛，長生不死。」聽其所言狀，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。倘有西遊人，與東渡者中途相值，各述所有，當必相視失笑，兩免跋涉矣。

連城

喬生，晉寧人。少負才名。年二十餘，猶淹蹇。為人有肝膽。與顧生善；顧卒，時恤其妻子。邑宰以文相契重；宰終於任，家口淹滯不能歸，生破產扶柩，往返二千余裡。以故士林益重之，而家由此益替。史孝廉有女，字連城，工刺繡，知書。父嬌保之。出所刺「倦繡圖」，征少年題詠，意在擇婿。生獻詩雲：「慵鬟高髻綠婆娑，早向蘭窗繡碧荷；刺到鴛鴦魂欲斷，暗停針線蹙雙蛾。」又贊挑繡之工雲：「繡線挑來似寫生，幅中花鳥自天成；當年織錦非長技，幸把回文感聖時。」女得詩喜，對父稱賞。父貧之。女逢人輒稱道；又遣媪矯父命，贈金以助燈火。生嘆曰：「連城我知己也！」傾懷結想，如飢思口，

焰去火。

無何，女許字于鹵差賈之子王化成，生始絕望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。未幾，女病瘵，沉痼不起。有西域頭陀，自謂能療；但須男子膺肉一錢，搗合藥膏。史使人詣王家告婿。婿笑曰：「痴老翁，欲我剜心頭肉也！」使返。史乃言于人曰：「有能割肉者妻之。」一生聞而往，自出白刃，剗膺授僧。血濡泡褲，僧敷藥始止。合藥三丸。二日服盡，疾若失。史將踐其言，先告王。王怒，欲訟官。史乃設筵招生，以千金列幾上，曰：「重負大德，請以相報。」因具白背盟之由。生怫然曰：「仆所以不愛膺肉者，聊以報知己耳，豈貨肉哉！」拂袖而歸。女聞之，意良不忍，托

媪慰諭之。且雲：「以彼才華，當不久落。天下何患無佳人？我夢不祥，三年必死，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。」生告媪曰：「『士為知己者死』，不以色也。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；不諧何害？」媪代女郎矢誠自剖。生曰：「果爾，相逢時，當為我一笑，死無憾。」媪既去，逾數日，生偶出，遇女自叔氏歸，睨之。女秋波轉顧，啟齒嫣然。生大喜曰：「連城真知我者！」會王氏來議吉期，女前症又作，數月尋死。生往臨吊，一痛而絕。史昇送其家。

生自知已死，亦無所戚。出村去，猶冀一見連城。遙望南北一道，行人連續如蟻，因亦混身雜跡其中。俄頃，入一廨署，值顧生，驚問：「君何得來？」

「即把手將送令歸。生太息，言：「心事殊未了。」顧曰：「仆在此典牘，頗得委任。尚可效力，不惜也。」生問連城。顧即導生旋轉多所，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，淚睫慘黛，藉坐廊隅。見生至，驟起似喜，略問所來。生曰：「聊死，仆何敢生！」連城泣曰：「如此負義人，尚不吐棄之，身殉何為？然已不能許君今生，願矢來世耳。」生告顧曰：「有事君自，仆樂死不願生矣。但煩稽連城托生何裡，行與俱去耳。」顧諾而去。白衣女郎問生何人，連城為緬述之。女郎聞之，若不勝悲。連城告生曰：「此妾同姓，小字寶娘，長沙史太守女。一路同來，遂相憐愛。」生視之，意態憐人。方欲研問，而顧已反，向生賀曰：「

我為君平章已確，即教小娘子從君返魂，好否？」兩人各喜。方將拜別，賓娘大哭曰：「姊去，我安歸？乞垂憐救，妾為姊捧悅耳。」連城淒然，無所為計，轉謀生。生又哀顧。顧難之，峻辭以為不可。生固強之。乃曰：「試妄為之。」去食頃而返，搖手曰：「何如！誠萬分不能為力矣！」賓娘聞之，宛轉嬌啼，惟依連城肘下，恐其即去。慘怛無術，相對默默；而睹其愁顏戚容，使人肺腑酸柔。顧生憤然曰：「請攜賓娘去。脫有愆尤，小生拚身受之！」賓娘乃喜，從生出。生憫其道遠無侶。賓娘曰：「妾從君去，不願歸也。」生曰：「卿大痴矣。不歸，何以得活也？他日至湖南，勿復走避，為幸多矣。」適有兩媪攝牒赴

長沙，生囑之，賓娘泣別而去。

途中，連城行蹇緩，裡余輒一息；凡十餘息，始見裡門。連城曰：「重生後，懼有反覆。請索妾骸骨來，妾以君家生，當無悔也。」生然之。偕歸生家。女惕惕若不能步，生佇待之。女曰：「妾至此，四肢搖搖，似無所主。志恐不遂，尚宜審謀；不然，生後何能自由？」相將入側廂中。默定少時，連城笑曰：「君憎妾耶？」生驚問其故。赧然曰：「恐事不諧，重負君矣。請先以鬼報也。」生喜，極盡歡戀。因徘徊不敢遽生，寄廂中者三日。連城曰：「諺有之：『丑婦終須見姑嫜』。戚戚于此，終非久計。」乃促生入。才至靈寢，豁然頓蘇。家人驚異，進以湯水。生

乃使人要史來，請得連城之尸，自言能活之。史喜，從其言。方昇入室，視之已醒。告父曰：「兒已委身喬郎矣，更無歸理。如有變動，但仍一死！」史歸，遣婢往役給奉。王聞，具詞申理。官受賂，判歸王。生憤懣欲死，亦無之奈何。連城至王家，忿不飲食，惟乞速死。室無人，則帶懸樑上。越日，益憊，殆將奄逝。王懼，送歸史。史復昇歸生。王知之，亦無如何，遂安焉。連城起，每念賓娘，欲遣信往偵之，以道遠而艱于往。一日，家人進曰：「門有車馬。」夫婦出視，則賓娘已至庭中矣。相見悲喜。太守親詣送女，生延入。太守曰：「小女子賴君復生，誓不他適，今從其志。」生叩謝如禮。孝廉亦至，敘宗好

焉。生名年，字大年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笑之知，許之以身，世人或議其痴；彼田橫五百人，豈盡愚哉！此知希之貴，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己也。顧茫茫海內，遂使錦繡才人，僅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，悲夫！」

霍生

文登霍生，與嚴生小相狎，長相謔也。口給交御，惟恐不工。霍有鄰嫗，曾與嚴妻導產。偶與霍婦語，言其私處有贅疣。婦以告霍。霍與同黨者謀，窺嚴將至，故竊語雲：「某妻與我最昵。」眾不信。霍

因捏造端末，且雲：「如不信，其陰側有雙疣。」嚴止窗外，聽之既悉，不入徑去。至家，苦掠其妻；妻不服，撻益殘。妻不堪虐，自經死。霍始大悔，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。

嚴妻既死，其鬼夜哭，舉家不得寧焉。無何，嚴暴卒，鬼乃不哭。霍婦夢女子披發大叫曰：「我死得良苦，汝夫妻何得歡樂耶？」既醒而病，數日尋卒。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，以掌批其吻。驚而寤，覺脣際隱痛，捫之高起，三日而成雙疣。遂為痼疾。不敢大言笑；啟吻太驟，是痛不可忍。

異史氏曰：「死能為厲，其氣冤也。私病加于脣

吻，神而近乎戲矣。」

邑王氏，與同窗某狎。其妻歸寧，王知其驢善驚，先伏從莽中，伺婦至，暴出，驢驚婦墮，惟一僮從，不能扶婦乘。王乃慙慙抱控甚至，婦亦不識誰何。王揚揚以此得意，謂僮逐驢去，因得私其婦于莽中，述袒褲履甚悉。某聞，大慚而去。少間，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，一手捉妻來，意甚怒惡。大懼，逾垣而逃。某從之，追二三里地，不及，始返。王盡力極奔，肺葉開張，以是得吼疾，數年不愈焉。

汪士秀

汪士秀，廬州人。剛勇有力，能舉石舂。父子善蹴鞠。父四十餘，過錢塘沒焉。積八九年，汪以故詣湖南，夜泊洞庭。時望月東升，澄江如練。方眺矚間，忽有五人自湖中出，攜大席，平鋪水面，略可半畝。紛陳酒饌，饌器磨觸作響，然聲溫厚，不類陶瓦。已而三人踐席坐，二人侍飲。坐者一衣黃，二衣白；頭上巾皆皂色，峩峩然下連肩背，制絕奇古，而月色微茫，不甚可晰。侍者俱褐衣；其一似童，其一似叟也。但聞黃衣人曰：「今夜月色大佳，足供快飲。」白衣者曰：「此夕風景，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。」三人互勸，引釂競浮白。但語略小，即不可聞。舟人隱伏，不敢動息。

汪細審侍者叟，酷類父；而聽其言，又非父聲。二漏將殘，忽一人曰：「趁此明月，宜一擊毬為樂。」即見僮汲水中，取一圓出，大可盈抱，中如水銀滿貯，表裡通明。坐者盡起。黃衣人呼叟共蹴之。蹴起丈餘，光搖搖射人眼。俄而然遠起，飛墮舟中。汪技癢，極力踏去，覺異常輕軟。踏猛似破，騰尋丈；中有漏光，下射如虹，蚩然疾落；又如經天之彗，直投水中，滾滾作沸泡聲而滅。席中共怒曰：「何物生人，敗我清興！」叟笑曰：「不惡不惡，此吾家流星拐也。」白衣人嗔其語戲，怒曰：「都方厭惱，老奴何得作權？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；不然，脛股當有椎喫也！」汪計無所逃，即亦不畏，捉刀立舟中。倏

見僮叟操兵來。汪注視，真其父也。疾呼：「阿翁！兒在此。」叟大駭，相顧悽斷。僮即反身去。叟曰：「兒急作匿，不然都死矣。」言未已，三人忽已登舟。面皆漆黑，睛大於榴。攫叟出。汪力與奪，搖舟斷纜。汪以刀截其臂落，黃衣者乃逃。一白衣人奔汪；汪剝其顛，墮水有聲，鬨然俱沒。方謀夜渡，旋見巨喙出水面，深若井。四面湖水奔注，砰砰作響。俄一噴湧，則浪接星斗，萬舟簸盪。湖人大恐。舟上有石鼓二，皆重百斤。汪舉一以投，激水雷鳴，浪漸消；又投其一，風波悉平。汪疑父為鬼。叟曰：「我固未嘗死也。溺江者十九人，皆為妖物所食；我以蹋圓得全。物得罪於錢塘君，故移避洞庭耳。三人魚

精，所蹴魚胞也。」父子聚喜，中夜擊棹而去。天明，見舟中有魚翅，徑四五尺許，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。

于江

鄉民于江，父宿田間，為狼所食。江時年十六，得父遺履，悲恨欲死。夜俟母寢，潛持鐵槌去，眠父所，冀報父仇。少間，一狼來，逡巡嗅之。江不動。無何，搖尾掃其額，又漸俯首舐其股。江迄不動。既而權躍直前，將齧其領。江急以錘擊狼腦，立斃。起置草中。少間，又一狼來，如前狀。又斃之。以至中夜，杳無至者。忽小睡，夢父曰：「殺二物，足洩我

恨。然首殺我者，其鼻白；此都非是。」江醒，堅臥以伺之。既明，無所復得。欲曳狼歸，恐驚母，遂投諸智井而歸。至夜復往，亦無至者。如此三四夜。忽一狼來齧其足，曳之以行。行數步，棘刺肉，石傷膚。江若死者。狼乃置之地上，意將齧腹。江驟起錘之，仆；又連錘之，斃。細視之，真白鼻也。大喜，負之以歸，始告母。母泣從去，探智井，得二狼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農家者流，乃有此英物耶？義烈發於血誠，非直勇也。智亦異焉。」

小二

滕邑趙旺，夫妻奉佛，不茹葷血，鄉中有「善人」之目。家稱小有。一女小二，絕慧美。趙珍愛之。年六歲，使與兄長春，並從師讀，凡五年而熟五經焉。同窗丁生，字紫陌，長於女三歲，文采風流，頗相傾愛。私以意告母，求婚趙氏。趙期以女字大家，故弗許。未幾，趙惑於白蓮教；徐鴻儒既反，一家俱陷為賊。小二知書善解，凡紙兵豆馬之術，一見輒精。小女子師事徐者六年，惟二稱最，因得盡傳其術。趙以女故，大得委任。

時丁年十八，游滕泮矣，而不肯論婚，意不忘小二也。潛亡去，投徐麾下。女見之喜，優禮逾於常格。女以徐高足，主軍務；晝夜出入，父母不得聞。

丁每宵見，嘗斥絕諸役，輒至三漏。丁私告曰：「小生此來，卿知區區之意否？」女云：「不知。」丁曰：「我非妄意攀龍，所以故，實為卿耳。左道無濟，止取滅亡，卿慧人，不念此乎？能從我亡，則寸心誠不負矣。」女憮然為問，豁然夢覺，曰：「背親而行，不義，請告。」二人入陳利害，趙不悟，曰：「我師神人，豈有舛錯？」女知不可諫，乃易髻而髻。出二紙鳶，與丁各跨其一；鳶肅肅展翼，似鸚鵡之鳥，比翼而飛。質明，抵萊蕪界。女以指撚鳶項，忽即斂墮。遂收鳶；更以雙衛，馳至山陰里，託為避亂者，僦屋而居。二人草草出，嗇於裝，薪儲不給。丁甚憂之。假粟比舍，莫肯貸以升斗。女無愁容，但

質簪珥。閉門靜對，猜燈謎，憶亡書，以是角低昂；負者，駢二指擊腕臂焉。

西鄰翁姓，綠林之雄也。一日，獵歸。女曰：「富以其鄰，我何憂？暫假千金，其與我乎！」丁以為難。女曰：「我將使彼樂輸也。」乃剪紙作判官狀，置地下，覆以雞籠。然後握丁登榻，煮藏酒，檢周禮為觴政：任言是某冊第幾頁，第幾人，即共翻閱。其人得食傍、水傍、酉傍者飲；得酒部者倍之。既而女適得「酒人」，丁以巨觥引滿促釀。女乃祝曰：「若借得金來，君當得飲部。」丁翻卷，得「鰲人」。女大笑曰：「事已諧矣！」滴漉授爵。丁不服。女曰：「君是水族，宜作鰲飲。」方喧競所，聞籠中戛戛。

女起曰：「至矣。」啟籠驗視，則布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。丁不勝愕喜。後翁家媪抱兒來戲，竊言：「主人初歸，篝燈夜坐。地忽暴裂，深不可底。一判官自內出，言：『我地府司隸也。太山帝君會諸冥曹，造暴客惡錄，須銀燈千架，架計重十兩；施百架，則消滅罪愆。』主人駭懼，焚香叩禱，奉以千金。判官荏苒而入，地亦遂合。」夫妻聽其言，故嘖嘖詫異之。而從此漸購牛馬，蓄廝婢，自營宅第。

里無賴子窺其富，糾諸不逞，踰垣劫丁。丁夫婦始自夢中醒，則編菅爇照，寇集滿屋。二人執丁；又一人探手女懷。女袒而起，戟指而呵曰：「止，止！盜十三人，皆吐舌呆立，癡若木偶。女始著袴下

榻；呼集家人，一一反接其臂，逼令供吐明悉。乃責之曰：「遠方人埋頭澗谷，冀得相扶持；何不仁至此！緩急人所時有，窘急者不妨明告，我豈積殖自封者哉？豺狼之行，本合盡誅；但吾所不忍，姑釋去，再犯不宥！」諸盜叩謝而去。

居無何，鴻儒就擒，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；生齋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。兒時三歲，養為己出，使從姓丁，名之承祧。於是里中人漸知為白蓮教戚裔。適蝗害稼，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，蝗遠避，不入其隴，以是得無恙。里人共嫉之，羣首於官，以為鴻儒餘黨。官瞰其富，肉視之，收丁。丁以重賂啗令，始得免。女曰：「貨殖之來也苟，固宜有散亡。然蛇蝎

之鄉，不可久居。」因賤售其業而去之，止於益都之西鄙。

女為人靈巧，善居積，經紀過於男子。嘗開琉璃廠，每進工人而指點之，一切碁燈，其奇式幻采，諸肆莫能及，以故直昂得速售。居數年，財益稱雄。而女督課婢僕嚴，食指數百無冗口。暇輒與丁烹茗著棋，或觀書史為樂。錢穀出入，以及婢僕業，凡五日一課；女自持籌，丁為之點籍唱名數焉。勤者賞賚有差；惰者鞭撻罰膝立。是日給假不夜作，夫妻設肴酒，呼婢輩度俚曲為笑。女明察如神，人無敢欺。而賞輒浮於其勞，故事易辦。村中二百餘家，凡貧者俱量給資本，鄉以此無游惰。值大旱，女令村人設壇於

野，乘輿夜出，禹步作法，甘霖傾注，五里內悉獲霑足。人益神之。女出未嘗障面，村人皆見之。或少年羣居，私議其美；及覲面逢之，俱肅肅無敢仰視者。每秋日，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，授以錢，使采荼薊，幾二十年，積滿樓屋。人竊非笑之。會山左大饑，人相食；女乃出菜，雜粟贍饑者，近村賴以全活，無逃亡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二所為，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然非一言之悟，駢死已久。由是觀之，世抱非常之才，而誤入匪僻以死者，當亦不少。焉知同學六人中，遂無其人乎？使人恨不遇丁生耳。」

庚娘

金大用，中州舊家子也。聘尤太守女，字庚娘，麗而賢。逋好甚敦。以流寇之亂，家人離盻。金攜家南竄。途遇少年，亦偕妻以逃者，自言廣陵王十八，願為前驅。金喜，行止與俱。至河上，女隱告金曰：「勿與少年同舟。彼屢顧我，目動而色變，中叵測也。」金諾之。王殷勤，覓巨舟，代金運裝，劬勞臻至。金不忍卻。又念其攜有少婦，應亦無他。婦與庚娘同居，意度亦頗溫婉。王坐舡頭上，與櫓人傾語，似甚熟識戚好。未幾，日落，水程迢遞，漫漫不辨南北。金四顧幽險，頗涉疑怪。頃之，皎月初升，見彌望皆蘆葦。既泊，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。乃乘間擠金

入水。金父見之，欲號。舟人以篙築之，亦溺。生母聞聲出窺，又築溺之。王始喊救。母出時，庚娘在後，已微窺之。既聞一家盡溺，即亦不驚。但哭曰：「翁姑俱沒，我安適歸！」王入勸：「娘子勿憂，請從我至金陵。家中田廬，頗足贍給，保無虞也。」女收涕曰：「得如此，願亦足矣。」王大悅，給奉良殷。既暮，曳女求懽。女託體姘，王乃就婦宿。初更既盡，夫婦喧競，不知何由。但聞婦曰：「若所為，雷霆恐碎汝顛矣！」王乃搗婦。婦呼云：「便死休！誠不願為殺人賊婦！」王吼怒，摔婦出。便聞骨董一聲，遂譁言婦溺矣。

未幾，抵金陵，導庚娘至家，登堂見媪。媪訝非

故婦。王言：「婦墮水死，新娶此耳。」歸房，又欲犯之。庚娘笑曰：「三十許男子，尚未經人道耶？市兒初合卺，亦須一杯薄漿酒；汝家沃饒，當即不難。清醒相對，是何體段？」王喜，具酒對酌。庚娘執爵，勸酬殷懇。王漸醉，辭不飲。庚娘引巨椀，強媚勸之。王不忍拒，又飲之。於是酣醉，裸脫促寢。庚娘撤器滅燭，託言溲溺。出房，以刀入，暗中以手索王項，王猶捉臂作昵聲。庚娘力切之，不死，號而起；又揮之，始殪。媪彷彿有聞，趨問之。女亦殺之。王弟十九覺焉。庚娘知不免，急自刎。刀鈍缺不可入，啟戶而奔。十九逐之，已投池中矣。呼告居人，救之已死，色麗如生。共驗王尸，見窗上一函，

開視，則女備述其冤狀。羣以為烈，謀斂貲作殯。天明，集視者數千人；見其容，皆朝拜之。終日間，得金百，於是葬諸南郊。好事者，為之珠冠袍服，瘞藏豐滿焉。

初，金生之溺也，浮片板上，得不死。將曉，至淮上，為小舟所救。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。金既蘇，詣翁申謝。翁優厚之。留教其子。金以不知親耗，將往探訪，故不決。俄曰：「撈得死叟及媪。」金疑是父母，奔驗果然。翁代營棺木。生方哀慟，又白：「拯一溺婦，自言金生其夫。」生揮涕驚出，女子已至，殊非庚娘，乃王十八婦也。向金大哭，請勿相棄。金曰：「我方寸已亂，何暇謀人？」婦益悲。

尹得其故，喜為天報，勸金納婦。金以居喪為辭，且將復仇，懼細弱作累。婦曰：「如君言，脫庚娘猶在，將以報仇居喪去之耶？」翁以其言善，請暫代收養，金乃許之。卜葬翁媪，婦縗經哭泣，如喪翁姑。既葬，金懷刃托鉢，將赴廣陵。婦止之曰：「妾唐氏，祖居金陵，與豺子同鄉。前言廣陵者，詐也。且江湖水寇，半伊同黨，仇不能復，祇取禍耳。」金徘徊不知所謀。忽傳女子誅仇事，洋溢河渠，姓名甚悉。金聞之一快，然益悲。辭婦曰：「幸不污辱。家有烈婦如此，何忍負心再娶？」婦以業有成說，不肯中離，願自居於媵妾。

會有副將軍袁公，與尹有舊，適將西發，過尹；

見生，大相知愛，請為記室。無何，流寇犯順，袁有大勳；金以參機務，敘勞，授游擊以歸。夫婦始成合卺之禮。居數日，攜婦詣金陵，將以展庚娘之墓。暫過鎮江，欲登金山。漾舟中流，歛一艇過，中有一嫗及少婦，怪少婦頗類庚娘。舟疾過，婦自窗中窺金，神情益肖。驚疑不敢追問，急呼曰：「看羣鴨兒飛上天耶！」少婦聞之，亦呼云：「饞獠兒欲喫貓子腥耶！」蓋當年閨中之隱謔也。金大驚，返棹近之，真庚娘。青衣扶過舟，相抱哀哭，傷感行旅。唐氏以嫡禮見庚娘。庚娘驚問，金始備述其由。庚娘執手曰：「同舟一話，心常不忘，不圖吳越一家矣。蒙代葬翁姑，所當首謝，何以此禮相向？」乃以齒序，唐少庚

娘一歲，妹之。

先是，庚娘既葬，自不知歷幾春秋。忽一人呼曰：「庚娘，汝夫不死，尚當重圓。」遂如夢醒。捫之，四面皆壁，始悟身死已葬。祇覺悶悶，亦無所苦。有惡少窺其葬具豐美，發冢破棺，方將搜括，見庚娘猶活，相共駭懼。庚娘恐其害己，哀之曰：「幸汝輩來，使我得睹天日。頭上簪珥，悉將去。願鬻我為尼，更可少得直。我亦不洩也。」盜稽首曰：「娘子貞烈，神人共欽。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，作此不仁。但無漏言幸矣，何敢鬻作尼！」庚娘曰：「此我自樂之。」又一盜曰：「鎮江耿夫人，寡而無子，若見娘子，必大喜。」庚娘謝之。自拔珠飾，悉付盜。

盜不敢受；固與之，乃共拜受。遂載去，至耿夫人家，託言舡風所迷。耿夫人，巨家，寡媪自度。見庚娘大喜，以為己出。適母子自金山歸也。庚娘緬述其故。金乃登舟拜母，母款之若婿。邀至家，留數日始歸。後往來不絕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大變當前，淫者生之，貞者死焉。生者裂人背，死者雪人涕耳。至如談笑不驚，手刃仇讐，千古烈丈夫中，豈多匹儔哉！誰謂女子，遂不可比蹤彥雲也？」

宮夢弼

柳芳華，保定人。財雄一鄉，慷慨好客，座上常百人。急人之急，千金不靳。賓友假貸常不還。惟一客宮夢弼，陝人，生平無所乞請。每至，輒經歲。詞旨清灑，柳與寢處時最多。柳子名和，時總角，叔之。宮亦喜與和戲。每和自塾歸，輒與發貼地磚，埋石子偽作埋金為笑。屋五架，掘藏幾遍。衆笑其行稚，而和獨悅愛之，尤較諸客昵。

後十餘年，家漸虛，不能供多客之求，於是客漸稀；然十數人徹宵談讌，猶是常也。年既暮，日益落，尚割畝得直，以備雞黍。和亦揮霍，學父結小友，柳不之禁。無何，柳病卒，至無以治凶具。宮乃自出囊金，為柳經紀。和益德之。事無大小，悉委宮

叔。宮時自外人，必袖瓦礫，至室則拋擲暗隙，更不解其何意。和每對宮憂貧。宮曰：「子不知作苦之難。無論無金；即授汝千金，可立盡也。男子患不自立，何患貧？」

一日，辭欲歸。和泣囑速返，宮諾之，遂去。和貧不自給，典質漸空。日望宮至，以為經理，而宮滅跡匿影，去如黃鶴矣。先是，柳生時，為和論親於無極黃氏，素封也。後聞柳貧，陰有悔心。柳卒，訃告之，即亦不弔；猶以道遠曲原之。和服除，母遣自詣岳所，定婚期，冀黃憐顧。比至，黃聞其衣履穿敝，斥門者不納。寄語云：「歸謀百金，可復來；不然，請自此絕。」和聞言痛哭。對門劉媪，憐而進之食，

贈錢三百，慰令歸。母亦哀憤無策。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，俾擇富貴者求助焉。和曰：「昔之交我者為我財耳。使兒駟馬高車，假千金，亦即匪難；如此景象，誰猶念曩恩、憶故好耶？且父與人金貲，曾無契保，責負亦難憑也。」母故強之。和從教。凡二十餘日，不能致一文；惟優人李四，舊受恩卹，聞其事，義贈一金。母子痛哭，自此絕望矣。

黃女已及笄，聞父絕和，竊不直之。黃欲女別適。女泣曰：「柳郎非生而貧者也。使富倍他日，豈仇我者所能奪乎？今貧而棄之，不仁！」黃不悅，曲諭百端，女終不搖。翁嫗並怒，旦夕唾罵之，女亦安焉。無何，夜遭寇劫，黃夫婦炮烙幾死，家中席捲一

空。荏苒三載，家益零替。有西賈聞女美，願以五十金致聘。黃利而許之，將強奪其志。女察知其謀，毀裝塗面，乘夜遁去，丐食於途。閱兩月，始達保定，訪和居址，直造其家。母以為乞人婦，故咄之。女嗚咽自陳。母把手泣曰：「兒何形骸至此耶！」女又慘然而告以故。母子俱哭。便為盥沐，顏色光澤，眉目煥映。母子俱喜。然家三口，日僅一啗。母泣曰：「吾母子固應爾；所憐者，負吾賢婦！」女笑慰之曰：「新婦在乞人中，稔其況味，今日視之，覺有天堂地獄之別。」母為解頤。

女一日入閒舍中，見斷草叢叢，無隙地；漸入內室，塵埃積中，暗陬有物堆積，蹴之跣足，拾視皆朱

提。驚走告和。和同往驗視，則宮往日所拋瓦礫，盡為白金。因念兒時常與瘞石室中，得毋皆金？而故第已典於東家。急贖歸。斷磚殘缺，所藏石子儼然露焉，頗覺失望；及發他磚，則燦燦皆白鏹也。頃刻間，數巨萬矣。由是贖田產，市奴僕，門庭華好過昔日。因自奮曰：「若不自立，負我宮叔！」刻志下帷，三年中鄉選。乃躬齎白金往酬劉媪。鮮衣射日；僕十餘輩，皆騎怒馬如龍。媪僅一屋，和便坐榻上。人譁馬騰，充溢里巷。黃翁自女失亡，西賈逼退聘財，業已耗去殆半，售居宅，始得償。以故困窘如和曩日。聞舊婿烜耀，閉戶自傷而已。媪沽酒備饌款和，因述女賢，且惜女遁。問和娶否。和曰：「娶

矣。」食已，強媼往視新婦，載與俱歸。至家，女華妝出，羣婢簇擁若仙。相見大駭，遂敘往舊，殷問父母起居。居數日，款洽優厚，製好衣，上下一新，始送令返。

媼詣黃許報女耗，兼致存問。夫婦大驚。媼勸往投女，黃有難色。既而凍餒難堪，不得已如保定。既到門，見閨閼峻麗，閨人怒目張，終日不得通。一婦人出，黃溫色卑詞，告以姓氏，求暗達女知。少間，婦出，導人耳舍。曰：「娘子極欲一覲；然恐郎君知，尚候隙也。翁幾時來此？得毋饑否？」黃因訴所苦。婦人以酒一盛、饌二簋，出置黃前。又贈五金，曰：「郎君宴房中，娘子恐不得來。明日，宜早去，

勿為郎聞。」黃諾之。早起趣裝，則管鑰未啟，止於門中，坐襪囊以待。忽譁主人出。黃將斂避，和已睹之，怪問誰何，家人悉無以應。和怒曰：「是必奸宄！可執赴有司。」衆應聲出，短綆繃繫樹間。黃慚懼不知置詞。未幾，昨夕婦出，跪曰：「是某舅氏。以前夕來晚，故未告主人。」和命釋縛。婦送出門，曰：「忘囑門者，遂致參差。娘子言：相思時，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，同劉媪來。」黃諾，歸述於媪。媪念女若渴，以告劉媪，媪果與俱至和家。凡啟十餘關，始達女所。女著帔頂髻，珠翠綺紈，散香氣撲人；嚶嚶一聲，大小婢媪，奔入滿側，移金椅牀，置雙夾膝。慧婢淪茗；各以隱語道寒暄，相視淚焚。至

晚，除室安二媪；裊褥溫奕，並昔年富時所未經。

居三五日，女意殷渥。媪輒引空處，泣白前非。女曰：「我子母有何過不忘；但郎忿不解，妨他聞也。」每和至，便走匿。一日，方促膝坐，和遽入，見之，怒詬曰：「何物村嫗，敢引身與娘子接坐！宜撮鬢毛令盡！」劉媪急進曰：「此老身瓜葛，王嫂賣花者，幸勿罪責。」和乃上手謝過。即坐曰：「姥來數日，我大忙，未得展敘。黃家老畜產尚在否？」笑云：「都佳。但是貧不可過。官人大富貴，何不一念翁婿情也？」和擊桌曰：「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，更何得旋鄉土！今欲得而寢處之，何念焉！」言至忿際，輒頓足起罵。女恚曰：「彼即不仁，是我父母。」

我迢迢遠來，手皴瘃，足趾皆穿，亦自謂無負郎君；何乃對子罵父，使人難堪？」和始斂怒，起身去。黃嫗愧喪無色，辭欲歸。女以二十金私付之。既歸，曠絕音問，女深以為念。和乃遣人招之。夫妻至，慚作無以自容。和謝曰：「舊歲辱臨，又不明告，遂使開罪良多。」黃但唯唯。和為更易衣履。留月餘，黃心終不自安，數告歸。和遺白金百兩曰：「西賈五十金，我今倍之。」黃汗顏受之。和以輿馬送還，暮歲稱小豐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雍門泣後，朱履杳然，令人憤氣杜門，不欲復交一客。然良朋葬骨，化石成金，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。閨中人坐享高奉，儼然如嬪嬙，

非貞異如黃卿，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？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。」

鄉有富者，居積取盈，搜算人骨。窖鏹數百，惟恐人知，故衣敗絮、啗糠粃以示貧。親友偶來，亦曾無作雞黍之事。或言其家不貧，便瞋目作怒，其仇如不共戴天。暮年，日餐榆屑一升，臂上皮摺垂一寸長，而所窖終不肯發。後漸尪羸。瀕死，兩子環問之，猶未遽告；迨覺果危急，欲告子，子至，已舌蹇不能聲，惟爬抓心頭，呵呵而已。死後，子孫不能具棺木，遂藁葬焉。嗚呼！若窖金而以為富，則大帑數千萬，何不可指為我有哉？愚已！

鳩鴿

王汾濱言：其鄉有養八哥者，教以語言，甚狎習，出游必與之俱，相將數年矣。一日，將過絳州，而資斧已罄，其人愁苦無策。鳥雲：「何不售我？送我王邸，當得善價，不愁歸路無資也。」其人云：「我安忍。」鳥言：「不妨。主人得價疾行，待我城西二十里林樹下。」其人從之。攜至城，相問答，觀者漸眾。有中貴見之，聞諸王。王召入，欲買之。其人曰：「小人相依為命，不願賣。」王問鳥：「汝願住否？」言：「願住。」王喜。鳥又言：「給價十金，勿多予。」王益喜，立畀十金。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去。王與鳥言，應對便捷。呼肉啖之。食已，鳥曰：

「臣要浴。」王命金盆貯水，開籠令浴。浴已，飛檐間，梳翎抖羽，尚與王喋喋不休。頃之，羽燥，翩躚而起，操晉聲曰：「臣去呀！」顧盼已失所在。王及內侍，仰面咨嗟。急覓其人，則已渺矣。後有往秦中者，見其人攜鳥在西安市上。畢載積先生記。

劉海石

劉海石，蒲臺人，避亂于濱州。時十四歲，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，因相善，訂為昆季。無何，海石失怙恃，奉喪而歸，音問遂闕。滄客家頗裕。年四十，生二子：長子吉，十七歲，為邑名士；次子亦慧。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，大嬖之。後半年，長子患

腦痛卒，夫妻大慘。無幾何，妻病又卒；逾數月，長媳又死；而婢仆之喪亡，且相繼也；滄客哀悼，殆不能堪。

一日，方坐愁間，忽聞人通海石至。滄客喜，急出門迎以入。方欲展寒溫，海石忽驚曰：「兄有滅門之禍，不知耶？」滄客愕然，莫解所以。海石曰：「久失聞問，竊疑近況未必佳也。」滄客泫然，因以狀對。海石歛。既而笑曰：「災殃未艾，余初為兄吊也。然幸而遇仆，請為兄賀。」滄客曰：「久不晤，豈近精『越人術』耶？」海石曰：「是非所長。陽宅風鑿，頗能習之。」滄客喜，便求相宅。

海石入宅，內外遍觀之。已而請睹諸眷口；滄客從其數，使子媳婢妾，俱見于堂。滄客一一指示。至倪，海石仰天而視，大笑不已。眾方驚疑，但見倪女戰戮○□□身暴縮，短僅二盡余。海石以界方擊其首，作石缶聲。海石揪其發，檢腦後，見白髮數莖，欲拔之。女縮項跪啼，言即去，但求勿拔。海石怒曰：「汝凶心尚未死耶？」就項後拔去之。女隨手而變，黑色如狸。眾大駭。

海石掇納袖中，顧子婦曰：「媳受毒已深，背上當有異，請驗之。」婦羞，不肯袒示。劉子固強之，見背上白毛，長四指許。海石以針挑出，曰：「此毛已老，七日即不可救。」又視劉子，亦有毛，才二

指。曰：「似此可月余死耳。」滄客以及婢仆，並刺之。曰：「仆適不來，一門無類矣。」問：「此何物？」曰：「亦狐屬。吸人神氣以為靈，最利人死。」滄客曰：「久不見君，何能神異如此！無乃仙乎？」笑曰：「特從師習小技耳，何遽雲仙。」問其師，答雲：「山石道人。適此物，我不能死之，將歸獻俘于師。」

言已，告別。覺袖中空空，駭曰：「忘之矣！尾末有大毛未去，今已遁去。」眾俱駭然。海石曰：「領毛已盡，不能化人，止能化獸，遁當不遠。」於是入室而相其貓，出門而嗾其犬，皆曰無之。啟圈笑曰：「在此矣。」滄客視之，多一豕。聞海石笑，遂

伏，不敢少動。提耳捉起，視尾上白毛一莖，硬如針。方將檢拔，而豕轉側哀鳴，不聽拔。海石曰：「汝造孽既多，拔一毛猶不肯耶？」執而拔之，隨手復化為狸。

納袖欲出。滄客苦留，乃為一飯。問後會，曰：「此難預定。我師立願弘，常使我等遨世上，拔救眾生，未必無再見時。」及別後，細思其名，始悟曰：「海石殆仙矣！『山石』合一『岩』字，蓋呂仙諱也。」

諭鬼

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，郡門外有大淵，不雨亦不涸。邑中獲大寇數十名，刑于淵上。鬼聚為祟，經過者輒被曳入。一日，有某甲正遭困厄，忽聞群鬼惶竄曰：「石尚書至矣！」未幾，公至，甲以狀告。公以堊灰題壁示雲：「石某為禁約事：照得厥念無良，致嬰雷霆之怒；所謀不軌，遂遭□？之誅。只宜返罔兩之心，爭相懺悔；庶幾洗髑髏之血，脫此沉淪。爾乃生已極刑，死猶聚惡。跳踉而至，披發成群；躑躅以前，搏膺作厲。黃泥塞耳，輒逞鬼子之凶；白晝為妖，幾斷行人之路！彼丘陵三尺，管轄由人；豈乾坤兩大中，凶頑任爾？諭後各宜潛蹤，勿猶怙惡。無定河邊之骨，靜待輪迴；金閨夢裡之魂，還

踐鄉土。如蹈前愆，必貽後悔！」自此鬼患遂絕，淵亦尋干。

泥鬼

余鄉唐太史濟武，數歲時，有表親某，相攜戲寺中。太史童年磊落，膽即最豪，見廡中泥鬼，睜瑠璃眼，甚光而巨，愛之，陰以指抉取，懷之而歸。既抵家，某暴病不語。移時忽起，厲聲曰：「何故抉我睛！」譟叫不休。衆莫之知，太史始言所作。家人乃祝曰：「童子無知，戲傷尊目，行奉還也。」乃大言曰：「如此，我便當去。」言訖，仆地遂絕，良久而甦，問其所言，茫不自覺。乃送睛仍安鬼眶中。

異史氏曰：「登堂索睛，土偶何其靈也？顧太史抉睛，而何以遷怒於同遊？蓋以玉堂之貴，而且至性觥觥，觀其上書北闕，拂袖南山，神且憚之，而況鬼乎？」

夢別

王春李先生之祖，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。一夜，夢公至其家，黯然相語。問：「何來？」曰：「僕將長往，故與君別耳。」問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遠矣。」遂出。送至谷中，見石壁有裂罅，便拱手作別，以背向罅，逡巡倒行而入，呼之不應，因而驚寤。及明，以告太公敬一，且使備弔具。曰：「玉田

公捐舍矣！」太公請先探之，信，而後弔之。不聽，竟以素服往。至門，則提旛挂矣。嗚呼！古人於友，其死生相信如此；喪輿待巨卿而行，豈妄哉！

犬燈

韓光祿大千之仆，夜宿廈間，見樓上有燈，如明星。未幾，熒熒飄落，及地化為犬。睨之，轉舍後去。急起，潛尾之，入園中，化為女子。心知其狐，還臥故所。俄，女子自後來，仆陽寐以觀其變。女俯而撼之。仆偽作醒狀，問其為誰。女不答。仆曰：「樓上燈光，非子也耶？」女曰：「既知之，何問焉？」遂共宿止。晝別宵會，以為常。

主人知之，使二人夾仆臥；二人既醒，則身臥床下，亦不知墮自何時。主人益怒，謂仆曰：「來時，當捉之來；不然，則有鞭楚！」仆不敢言，諾而退。因念：捉之難；不捉，懼罪。展轉無策。忽憶女子一小紅衫，密著其體，未肯暫脫，必其要害。執此可以脅之。夜分，女至，問：「主人囑汝捉我乎？」曰：「良有之。但我兩人情好，何肯此為？」及寢，陰掬其衫。女急啼，力脫而去。從此遂絕。

後仆自他方歸，遙見女子坐道周；至前，則舉袖障面。仆下騎，呼曰：「何作此態？」女乃起，握手曰：「我謂子已忘舊好矣。既戀戀有故人意，情尚可原。前事出於主命，亦不汝怪也。但緣份已盡，今設

小酌，請人為別。」時秋初，高粱正茂。女攜與俱入，則中有巨第。繫馬而入，廳堂中酒餚已列。甫坐，群婢行炙。日將暮，仆有事，欲覆主命，遂別。既出，則依然田隴耳。

番僧

釋體空言：「在青州，見二番僧，像貌奇古；耳綴雙環，被黃布，鬚髮髻如。自言從西域來。聞太守重佛，謁之。太守遣二隸，送詣叢林。和尚靈轡，不甚禮之。執事者見其人異，私款之，止宿焉。或問：『西域多異人，羅漢得無有奇術否？』其一蹶然笑，出手于袖，掌中托小塔，高裁盈尺，玲瓏可愛。壁上

最高處，有小龕，僧擲塔其中，轟然端立，無少偏倚。視塔上有舍利放光，照耀一室。少間，以手招之，仍落掌中。其中僧乃袒臂，伸左肱，長可六七尺，而右肱縮無有矣；轉伸右肱，亦如左狀。」

狐妾

萊蕪劉洞九，官汾州。獨坐署中，聞亭外笑語漸近，入室，則四女子：一四十許，一可三十，一二十四五已來，末後一垂髻者。並立几前，相視而笑。劉固知官署多狐，置不顧。少間，垂髻者出一紅巾，戲拋面上。劉拾擲窗間，仍不顧。四女一笑而去。

一日，年長者來，謂劉曰：「舍妹與君有緣，願無棄葑菲。」劉漫應之。女遂去。俄偕一婢，擁垂髻兒來，俾與劉並肩坐。曰：「一對好鳳侶，今夜諧花燭。勉事劉郎，我去矣。」劉諦視，光豔無儔，遂與燕好。詰其行蹤。女曰：「妾固非人，而實人也。妾，前官之女，蠱於狐，奄忽以死，窆園內。衆狐以術生我，遂飄然若狐。」劉因以手探尻際。女覺之，笑曰：「君將無謂狐有尾耶？」轉身云：「請試捫之。」自此，遂留不去。每行坐與小婢俱。家人俱尊以小君禮。婢媪參謁，賞賚甚豐。

值劉壽辰，賓客煩多，共二十餘筵，須庖人甚衆；先期牒拘，僅一二到者。劉不勝恚。女知之，便

言：「勿憂。庖人既不足用，不如並其來者遣之。妾固短於才，然三十席亦不難辦。」劉喜，命以魚肉薑桂，悉移內署。家中人但聞刀砧聲，繁碎不絕。門內設一几，行炙者置杵其上；轉視，則肴俎已滿。托去復來，十餘人絡繹於道，取之不竭。末後，行炙人來索湯餅。內言曰：「主人未嘗預囑，咄嗟何以辦？」既而曰：「無已，其假之。」少頃，呼取湯餅。視之，三十餘碗，蒸騰几上。客既去，乃謂劉曰：「可出金貲，償某家湯餅。」劉使人將直去。則其家失湯餅，方共驚異；使至，疑始解。

一夕，夜酌，偶思山東苦醪。女請取之。遂出門去。移時返曰：「門外一甕，可供數日飲。」劉視

之，果得酒，真家中甕頭春也。越數日，夫人遣二僕如汾。途中一僕曰：「聞狐夫人犒賞優厚，此去得賞金，可買一裘。」女在署已知之，向劉曰：「家中人將至。可恨僮奴無禮，必報之。」明日，僕甫入城，頭大痛，至署，抱首號呼。共擬進醫藥。劉笑曰：「勿須療，時至當自瘥。」衆疑其獲罪小君。僕自思，初來未解裝，罪何由得？無所告訴，漫膝行而哀之。簾中語曰：「爾謂夫人，則亦已耳，何謂狐也？」僕乃悟，叩不已。又曰：「既欲得裘，何得復無禮？」已而曰：「汝愈矣。」言已，僕病若失。僕拜欲出，忽自簾中擲一裹出，曰：「此一羔羊裘也，可將去。」僕解視，得五金。劉問家中消息，僕言都無事，惟

夜失藏酒一甕，稽其時日，即取酒夜也。羣憚其神，呼之「聖仙」。

劉為繪小像。時張道一為提學使，聞其異，以桑梓誼詣劉，欲乞一面。女拒之。劉示以像，張強攜而去。歸懸座右，朝夕祝之云：「以卿麗質，何之不可？乃托身於鬢鬢之老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，何不一惠顧？」女在署忽謂劉曰：「張公無禮，當小懲之。」一日，張方祝，似有人以界方擊額，崩然甚痛。大懼，反卷。劉詰之，使隱其故而詭對之。劉笑曰：「主人額上得毋痛否？」使不能欺，以實告。無何，婿元生來，請覲之。女固辭。元請之堅。劉曰：「婿非他人，何拒之深？」女曰：「婿相見，必當有以贈

之；渠望我奢，自度不能滿其志，故適不欲見耳。」既固請之，乃許以十日見。及期，元入，隔簾揖之，少致存問。儀容隱約，不敢審諦。即退，數步之外，輒回眸注盼。但聞女言曰：「阿婿回首矣！」言已，大笑，烈烈如鴉鳴。元聞之，脛股皆軟，搖搖然如喪魂魄。既出，坐移時，始稍定。乃曰：「適聞笑聲，如聽霹靂，竟不覺身為己有。」少頃，婢以女命，贈元二十金。元受之，謂婢曰：「聖仙日與丈人居，寧不知我素性揮霍，不慣使小錢耶？」女聞之曰：「我固知其然。囊底適罄；向結伴至汴梁，其城為河伯占據，庫藏皆沒水中，入水各得些須，何能飽無饜之求？且我縱能厚餽，彼福薄亦不能任。」

女凡事能先知；遇有疑難，與議，無不剖。一日，並坐，忽仰天大驚曰：「大劫將至，為之奈何！」劉驚問家口，曰：「餘悉無恙，獨二公子可慮。此處不久將為戰場，君當求差遠去，庶免於難。」劉從之。乞於上官，得解餉雲貴間。道里遼遠，聞者弔之；而女獨賀。無何，姜瓖叛，汾州沒為賊窟。劉仲子自山東來，適遭其變，遂被害。城陷，官僚皆罹於難，惟劉以公出得免。盜平，劉始歸。尋以大案罣誤，貧至饔飧不給；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，因而窘憂欲死。女曰：「勿憂，牀下三千金，可資用度。」劉大喜，問：「竊之何處？」曰：「天下無主之物，取之不盡，何庸竊乎。」劉借謀得脫歸，女從之。後數

年忽去，紙裹數事留贈，中有喪家挂門之小旛，長二寸許，羣以為不祥。劉尋卒。

雷曹

樂雲鶴、夏平子，二人少同里，長同齋，相交莫逆。夏少慧，十歲知名。樂虛心事之，夏亦相規不勸，樂文思日進，由是名並著。而潦倒場屋，戰輒北。無何，夏遘疫卒，家貧不能葬，樂銳身自任之。遺襁褓子及未亡人，樂以時恤諸其家；每得升斗，必析而二之，夏妻子賴以活。於是士大夫益賢樂。樂恆產無多，又代夏生憂內顧，家計日蹙。乃嘆曰：「文如平子，尚碌碌以沒，而況於我！人生富貴須及時，

戚戚終歲，恐先狗馬填溝壑，負此生矣，不如早自圖也。」於是去讀而賈。操業半年，家貲小泰。

一日，客金陵，休於旅舍。見一人頎然而長，筋骨隆起，彷徨座側，色黯淡，有戚容。樂問：「欲得食耶？」其人亦不語。樂推食食之；則以手掬啗，頃刻已盡。樂又益以兼人之饌，食復盡。遂命主人割豚肩，堆以蒸餅，又盡數人之餐。始果腹而謝曰：「三年以來，未嘗如此飫飽。」樂曰：「君固壯士，何飄泊若此？」曰：「罪嬰天譴，不可說也。」問其里居，曰：「陸無屋，水無舟，朝村而暮郭也。」樂整裝欲行，其人相從，戀戀不去。樂辭之。告曰：「君有大難，吾不忍忘一飯之德。」樂異之，遂與偕行。

途中曳與同餐。辭曰：「我終歲僅數餐耳。」益奇之。次日，渡江，風濤暴作，估舟盡覆，樂與其人悉沒江中。俄風定，其人負樂踏波出，登客舟，又破浪去；少時，挽一船至，扶樂人，囑樂臥守，復躍入江，以兩臂夾貨出，擲舟中；又人之：數人數出，列貨滿舟。樂謝曰：「君生我亦良足矣，敢望珠還哉！」檢視貨財，並無亡失。益喜，驚為神人，放舟欲行。其人告退，樂苦留之，遂與共濟。樂笑云：「此一厄也，止失一金簪耳。」其人欲復尋之。樂方勸止，已投水中而沒。驚愕良久。忽見含笑而出，以簪授樂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江上人罔不駭異。

樂與歸，寢處共之。每十數日始一食，食則啖嚼

無算。一日，又言別，樂固挽之。適晝晦欲雨，聞雷聲。樂曰：「雲間不知何狀？雷又是何物？安得至天上視之，此疑乃可解。」其人笑曰：「君欲作雲中遊耶？」少時，樂倦甚，伏榻假寐。既醒，覺身搖搖然，不似榻上；開目，則在雲氣中，周身如絮。驚而起，暈如舟上。踏之，奕無地。仰視星斗，在眉目間。遂疑是夢。細視星嵌天上，如老蓮實之在蓬也，大者如甕，次如瓠，小如盞盂。以手撼之，大者堅不可動；小星動搖，似可摘而下者。遂摘其一，藏袖中。撥雲下視，則銀海蒼茫，見城郭如豆。愕然自念：設一脫足，此身何可復問。俄見二龍夭矯，駕縵車來。尾一掉，如鳴牛鞭。車上有器，圍皆數丈，貯

水滿之。有數十人，以器掬水，遍灑雲間。忽見樂，共怪之。樂審所與壯士在焉，語衆云：「是吾友也。」因取一器授樂，令灑。時苦旱，樂接器排雲，約望故鄉，盡情傾注。未幾，謂樂曰：「我本雷曹，前誤行雨，罰謫三載；今天限已滿，請從此別。」乃以駕車之繩萬尺擲前，使握端縋下。樂危之。其人笑言：「不妨。」樂如其言，颺颺然瞬息及地。視之，則墮立村外。繩漸收入雲中，不可見矣。

時久旱，十里外，雨僅盈指，獨樂里溝澮皆滿。歸探袖中，摘星仍在。出置案上，黯黝如石；入夜，則光明煥發，映照四壁。益寶之，什襲而藏。每有佳客，出以照飲。正視之，則條條射目。一夜，妻坐對

握髮，忽見星光漸小如螢，流動橫飛。妻方怪咤，已入口中，咯之不出，竟已下咽。愕奔告樂，樂亦奇之。既寢，夢夏平子來，曰：「我少微星也。君之惠好，在中不忘。又蒙自天上攜歸，可云有緣。今為君嗣，以報大德」。樂三十無子，得夢甚喜。自是妻果娠；及臨蓐，光輝滿室，如星在几上時，因名「星兒」。機警非常，十六歲，及進士第。

異史氏曰：「樂子文章名一世，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，遂棄毛錐如脫屣，此與燕頷投筆者，何以少異？至雷曹感一飯之德，少微酬良友之知，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，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。」

賭符

韓道士，居邑中之天齊廟。多幻術，共名之一仙。先子與最善，每適城，輒造之。一日，與先叔赴邑，擬訪韓，適遇諸途。韓付鑰曰：「請先往啟門坐，少旋我即至。」乃如其言。詣廟發扃，則韓已坐室中。諸如此類。

先是，有敝族人嗜博賭，因先子亦識韓。值大佛寺來一僧，專事樗蒲，賭甚豪。族人見而悅之，罄貲往賭，大虧；心益熱，典質田產，復往，終夜盡喪。邑邑不得志，便道詣韓，精神慘淡，言語失次。韓問之，具以實告。韓笑云：「常賭無不輸之理。倘能戒

賭，我為汝復之。」族人曰：「倘得珠還合浦，花骨頭當鐵杵碎之！」韓乃以紙書符，授佩衣帶間。囑曰：「但得故物即已，勿得隴復望蜀也。」又付千錢，約贏而償之。族人大喜而往。僧驗其貲，易之，不屑與賭。族人強之，請以一擲為期。僧笑而從之。乃以千錢為孤注。僧擲之無所勝負，族人接色，一擲成采；僧復以兩千為注。又敗；漸增至十餘千，明明梟色，呵之，皆成盧雉；計前所輸，頃刻盡復。陰念再贏數千亦更佳，乃復博，則色漸劣；心怪之，起視帶上，則符已亡矣，大驚而罷。載錢歸廟，除償韓外，追而計之，並未後所失，適符原數也。已乃愧謝失符之罪。韓笑曰：「已在此矣。固囑勿貪，而君不

聽，故取之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天下之傾家者，莫速於博；天下之敗德者，亦莫甚於博。入其中者，如沉迷海，將不知所底矣。夫商農之人，具有本業；詩書之士，尤惜分陰。負耒橫經，固成家之正路；清談薄飲，猶寄興之生涯。爾乃狎比淫朋，纏綿永夜。傾囊倒篋，懸金於嶮巖之天；呼雉呵盧，乞靈於淫昏之骨。盤旋五木，似走圓珠；手握多張，如擎團扇。左覷人而右顧己，望穿鬼子之睛；；陽示弱而陰用強，費盡罔兩之技。門前賓客待，猶戀戀於場頭；舍上火煙生，尚眈眈於盆裡。忘餐廢寢，則久入成迷；舌敝脣焦，則相看似鬼。迨夫全軍盡沒，熱眼空窺。視局中則叫號濃焉，

技癢英雄之臆；顧囊底而貫索空矣，灰寒壯士之心。引頸徘徊，覺白手之無濟；垂頭蕭索，始玄夜以方歸。幸交謫之人眠，恐驚犬吠；苦久虛之腹餓，敢怨羹殘。既而鬻子質田，冀還珠於合浦；不意火灼毛盡，終撈月於滄江。及遭敗後我方思，已作下流之物；試問賭中誰最善？羣指無袴之公。甚而枵腹難堪，遂棲身於暴客；搔頭莫度，至仰給於香奩。嗚呼！敗德喪行，傾產亡身，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！」

阿霞

文登景星者，少有重名。與陳生比鄰而居，齋隔一短垣。一日，陳暮過荒落之墟，聞女子啼松柏間；

近臨，則樹橫枝有懸帶，若將自經。陳詰之，揮涕而對曰：「母遠出，託妾於外兄。不圖狼子野心，畜我不卒。伶仃如此，不如死！」言已，復泣。陳解帶，勸令適人。女慮無可託者。陳請暫寄其家，女從之。既歸，挑燈審視，丰韻殊絕。大悅，欲亂之。女厲聲抗拒，紛紜之聲，達於間壁。景生踰垣來窺，陳乃釋女。女見景，凝眸停諦，久乃奔去。二人共逐之，不知去向。景歸，闔戶欲寢，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。驚問之。答曰：「彼德薄福淺，不可終託。」景大喜。詰其姓氏，曰：「妾祖居於齊。以齊姓，小字阿霞。」人以游詞，笑不甚拒，遂與寢處。

齋中多友人來往，女恆隱閉深房。過數日，曰：

「妾姑去。此處煩雜，困人甚。繼今，請以夜卜。」問：「家何所？」曰：「正不遠耳。」遂早去，夜果復來，懽愛綦篤。又數日，謂景曰：「我兩人情好雖佳，終屬苟合。家君宦遊西疆，明日將從母去，容即乘間稟命，而相從以終焉。」問：「幾日別？」約以旬終。

既去，景思齋居不可常；移諸內，又慮妻妒。計不如出妻。志既決，妻至輒詬厲。妻不堪其辱，涕欲死。景曰：「死恐見累，請蚤歸。」遂促妻行。妻啼曰：「從子十年，未嘗有失德，何決絕如此！」景不聽，遂愈急。妻乃出門去。自是墜壁清塵，引領翹待；不意信杳青鸞，如石沉海。妻大歸後，數浼知

交，請復於景，景不納；遂適夏侯氏。夏侯里居，與景接壤，以田畔之故，世有郤。景聞之，益大恚恨。然猶冀阿霞復來，差足自慰。越年餘，並無蹤緒。

會海神壽，祠內外士女雲集，景亦在。遙見一女，甚似阿霞。景近之，入於人中；從之，出於門外；又從之，飄然竟去。景追之不及，恨悒而返。後半載，適行於途，見一女郎，著朱衣，從蒼頭，鞵黑衛來。望之，霞也。因問從人：「娘子為誰？」答言：「南村鄭公子繼室。」又問：「娶幾時矣？」曰：「半月耳。」景思，得毋誤耶？女郎聞語，回眸一睇，景視，真霞。見其已適他姓，憤填胸臆，大呼：「霞娘！何忘舊約？」從人聞呼主婦，欲奮老

拳。女急止之。啟幃紗謂景曰：「負心人何顏相見？」景曰：「卿自負僕，僕何嘗負卿？」女曰：「負夫人甚於負我！結髮者如是，而況其他？向以祖德厚，名列桂籍，故委身相從；今以棄妻故，冥中削爾祿秩，今科亞魁王昌，即替汝名者也。我已歸鄭君，無勞復念。」景俯首帖耳，口不能道一詞。視女子，策蹇去如飛，悵悵而已。

是科，景落第，亞魁果王氏昌名。鄭亦捷。景以是得薄倖名。四十無偶，家益替，恆趁食於親友家。偶詣鄭，鄭款之，留宿焉。女窺客，見而憐之。問鄭曰：「堂上客，非景慶雲耶？」問所自識，曰：「未適君時，曾避難其家，亦深得其豢養。彼行雖賤，而

祖德未斬；且與君為故人，亦宜有綈袍之義。」鄭然之，易其敗絮，留以數日。夜分欲寢，有婢持廿餘金贈景。女在窗外言曰：「此私貯，聊酬夙好，可將去，覓一良匹。幸祖德厚，尚足及子孫。無復喪檢，以促餘齡。」景感謝之。既歸，以十餘金買搢紳家婢，甚醜悍。舉一子，後登兩榜。鄭官至吏部郎。既沒，女送葬歸，啟輿則虛無人矣，始知其非人也。噫！人之無良，舍其舊而新是謀，卒之卵覆而鳥亦飛，天之所報亦慘矣！

李司鑑

李司鑑永年，舉人也。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

日，打死其妻李氏，地方報官，上憲行縣查審。司鑑在府前，忽於肉架下，奪一屠刀，奔入城隍廟，登戲臺上，對神而跪。自言：「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，在鄉黨顛倒是非，著我割耳。」遂將左耳割落，拋臺下。又言：「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，著我剝指。」遂將左指剝去。又言：「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，使我割腎。」遂自閹，昏迷僵仆。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，已奉諭旨，而司鑑已伏冥誅矣。見邸抄。

五殺大夫

河津暢體元，字汝玉。為諸生時，夢人呼為「五殺大夫」，喜為佳兆。及遇流寇之亂，盡剝其衣，閉

置空室。時冬月，寒甚，暗中摸索，得數羊皮護體，僅不至死。質明，視之，恰符五數。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。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。畢載績先生志。

毛狐

農子馬天榮，年二十餘。喪偶，貧不能娶。偶芸田間，見少婦盛妝，踐禾越陌而過，貌赤色，致亦風流。馬疑其迷途，顧四野無人，戲挑之。婦亦微納。欲與野合，笑曰：「青天白日，寧宜為此。子歸，掩門相候，昏夜我當至。」馬不信。婦矢之。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，婦乃去。夜分，果至，遂相悅愛。覺其膚肌嫩甚；火之，膚赤薄如嬰兒，細毛遍體，異

之。又疑其蹤蹟無據，自念得非狐耶？遂戲相詰。婦亦自認不諱。馬曰：「既為仙人，自當無求不得。既蒙繾綣，寧不以數金濟我貧？」婦諾之。次夜來，馬索金。婦故愕曰：「適忘之。」將去，馬又囑。至夜，問：「所乞或勿忘耶？」婦笑，請以異日。踰數日，馬復索。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，約五五金，翹邊細紋，雅可愛玩。馬喜，深藏於櫝。積半歲，偶需金，因持示人。人曰：「是錫也。」以齒齧之，應口而落。馬大駭，收藏而歸。至夜，婦至，憤致諂讓。婦笑曰：「子命薄，真金不能任也。」一笑而罷。馬曰：「聞狐仙皆國色，殊亦不然。」婦曰：「吾等皆隨人現化。子且無一金之福，落雁沉魚，何能消受？」

以我蠢陋，固不足以奉上流；然較之大足駝背者，即為國色。」過數月，忽以三金贈馬，曰：「子屢相索，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。今媒聘有期，請以一婦之貲相餽，亦借以贈別。」馬自白無聘婦之說。婦曰：「一二日，自當有媒來。」馬問：「所言姿貌何如？」曰：「子思國色，自當是國色。」馬曰：「此即不敢望。但三金何能買婦？」婦曰：「此月老注定，非人力也。」馬問：「何遽言別？」曰：「戴月披星，終非了局。使君自有婦，搪塞何為？」天明而去。授黃末一刀圭，曰：「別後恐病，服此可療。」次日，果有媒來。先詰女貌，答：「在妍媸之間。」「聘金幾何？」「約四五數。」馬不難其價，而必欲一親見

其人。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。既而約與俱去，相機因便。既至其村，媒先往，使馬待諸村外。久之，來曰：「諧矣。余表親與同院居，適往見女，坐室中。請即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，咫尺可相窺也。」馬從之。果見女子坐室中，伏體於牀，倩人爬背。馬趨過，掠之以目，貌誠如媒言。及議聘，並不爭直；但求得一二金，妝女出閣。馬益廉之，乃納金，並酬媒氏及書券者，計三兩已盡，亦未多費一文。擇吉迎女歸，入門，則胸背皆駝，項縮如龜，下視裙底，蓮舡盈尺。乃悟狐言之有因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隨人現化，或狐女之自為解嘲；然其言福澤，良可深信。余每謂：非祖宗數世之修行，

不可以博高官；非本身數世之修行，不可以得佳人。信因果者，必不以我言為河漢也。」

翩翩

羅子浮，邠人。父母俱早世。八九歲，依叔大業。業為國子左廂，富有金繒而無子，愛子浮若己出。十四歲，為匪人誘去作狹邪遊。會有金陵娼，僑寓郡中，生悅而惑之。娼返金陵，生竊從遁去。居娼家半年，牀頭金盡，大為姊妹行齒冷。然猶未遽絕之。無何，廣創潰臭，沾染牀席，逐而出。丐於市。市人見輒遙避。

自恐死異域，乞食西行；日二四十里，漸至邠界。又念敗絮膿穢，無顏入里門，尚趨趨近邑間。日既暮，欲趨山寺宿。遇一女子，容貌若仙。近問：「何適？」生以實告。女曰：「我出家人，居有山洞，可以下榻，頗不畏虎狼。」生喜，從去。入深山中，見一洞府。入則門橫溪水，石梁駕之。又數武，有石室二，光明徹照，無須燈燭。命生解懸鶉，浴於溪流。曰：「濯之，創當愈。」又開幃拂褥促寢，曰：「請即眠，當為郎作袴。」乃取大葉類芭蕉，翦綴作衣。生臥視之。製無幾時，折疊牀頭，曰：「曉取著之。」乃與對榻寢。生浴後，覺創瘍無苦。既醒，摸之，則痂厚結矣。詰旦，將興，心疑蕉葉不可著。取

而審視，則綠錦滑絕。少間，具餐。女取山葉呼作餅，食之，果餅；又翦作雞、魚，烹之皆如真者。室隅一甕，貯佳醞，輒復取飲；少減，則以溪水灌益之。數日，創痂盡脫，就女求宿。女曰：「輕薄兒！甫能安身，便生妄想！」生云：「聊以報德。」遂同臥處，大相歡愛。

一日，有少婦笑入，曰：「翩翩小鬼頭快活死！薛姑子好夢，幾時做得？」女迎笑曰：「花城娘子，貴趾久弗涉，今日西南風緊，吹送來也！小哥哥抱得未？」曰：「又一小婢子。」女笑曰：「花娘子瓦罌哉！哪弗將來？」曰：「方鳴之，睡卻矣。」於是坐以款飲。又顧生曰：「小郎君焚好香也。」生視之，

年廿有三四，綽有餘妍。心好之。剝果誤落案下，俯假拾果，陰捻翹鳳；花城他顧而笑，若不知者。生方怳然神奪，頓覺袍袴無溫；自顧所服，悉成秋葉。幾駭絕。危坐移時，漸變如故。竊幸二女之弗見也。少頃，酬酢間，又以指搔纖掌。城坦然笑謔，殊不覺知。突突怔忡間，衣已化葉，移時始復變。由是漸顏息慮，不敢妄想。城笑曰：「而家小郎子，大不端好！若弗是醋葫蘆娘子，恐跳跡入雲霄去。」女亦哂曰：「薄倖兒，便直得寒凍殺！」相與鼓掌。花城離席曰：「小婢醒，恐啼腸斷矣。」女亦起曰：「貪引他家男兒，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。」花城既去，懼貽誚責；女卒晤對如平時。

居無何，秋老風寒，霜零木脫，女乃收落葉，蓄旨御冬。顧生肅縮，乃持襖掇拾洞口白雲，為絮複衣；著之，溫暖如襦，且輕鬆常如新綿。逾年，生一子，極惠美。日在洞中弄兒為樂。然每念故里，乞與同歸。女曰：「妾不能從；不然，君自去。」因循二三年，兒漸長，遂與花城訂為姻好。生每以叔老為念。女曰：「阿叔臘故大高，幸復強健，無勞懸耿。待保兒婚後，去住由君。」女在洞中，輒取葉寫書教兒讀，兒過日即了。女曰：「此兒福相，放教入塵寰，無憂至臺閣。」未幾，兒年十四。花城親詣送女。女華妝至，容光照人。夫妻大悅，舉家讌集。翩翻扣釵而歌曰：「我有佳兒，不羨貴官。我有佳婦，

不羨綺紈。今夕聚首，皆當喜歡。為君行酒，勸君加餐。」既而花城去，與兒夫婦對室居。新婦孝，依依膝下，宛如所生。生又言歸。女曰：「子有俗骨，終非仙品；兒亦富貴中人，可攜去，我不誤兒生平。」新婦思別其母，花城已至。兒女戀戀，涕各滿眶。兩母慰之曰：「暫去，可復來。」翩翩乃翦葉為驢，令三人跨之以歸。

大業已老歸林下，意姪已死，忽攜佳孫美婦歸，喜如獲寶。入門，各視所衣，悉蕉葉；破之，絮蒸蒸騰去。乃並易之。後生思翩翩，偕兒往探之，則黃葉滿徑，洞口雲迷，零涕而返。

異史氏曰：「翩翩、花城，殆仙者耶？餐葉衣雲，何其怪也！然幃幄誹謔，狎寢生雛，亦復何殊於人世？山中十五載，雖無『人民城郭』之異；而雲迷洞口，無蹟可尋，睹其景況，真劉、阮返棹時矣。」

黑獸

聞李太公敬一言：「某公在瀋陽，宴集山顛。俯瞰山下，有虎啣物來，以爪穴地，瘞之而去。使人探所瘞，得死鹿。乃取鹿而虛掩其穴。少間，虎導一黑獸至，毛長數寸。虎前驅，若邀尊客。既至穴，獸眈眈伺。虎探穴失鹿，戰伏不敢少動。獸怒其誑，以爪擊虎額，虎立斃。獸亦逕去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獸不知何名。然問其形，殊不大於虎，而何延頸受死，懼之如此其甚哉？凡物各有所制，理不可解。如獮最畏狔：遙見之，則百十成羣，羅而跪，無敢遁者。凝睛定息，聽狔至，以爪遍揣其肥瘠；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。獮戴石而伏，悚若木雞，惟恐墮落。狔揣誌已，乃次第按石取食，餘始鬩散。余嘗謂貪吏似狔，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，而裂食之；而民之戢耳聽食，莫敢喘息，蚩蚩之情，亦猶是也。可哀也夫！」

余德

武昌尹圖南有別第，嘗為一秀才稅居，半年來亦

未嘗過問。一日遇諸其門，年最少，而容儀裘馬，翩翩甚都。趨與語，卻又蘊藉可愛。異之，歸語妻，妻遣婢托遺問以窺其室。室有麗姝，美艷逾于仙人。一切花石服玩，俱非耳目所經。尹不測其何人，詣門投謁，適值他出。翼日卻來拜答，展其刺呼，始知余姓德名。語次細審官閥，言殊隱約，固詰之，則曰：「欲相還往，仆不敢自絕。應知非寇竊通逃者，何須必知來歷。」尹謝之。命酒款宴，言笑甚歡。向暮，有昆侖捉馬挑燈，迎導以去。

明日折簡報主人。尹至其家，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，潔如鏡，金狻猊爇異香，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，各長二尺余；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，不知何

名，亦高二尺許，垂枝覆幾外，葉疏花密，含苞未吐，花狀似濕蝶斂翼，蒂即如須。筵間不過八簋，豐美異常。即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。鼓聲既動，則瓶中花顫顫欲折，俄而蝶翅漸張，既而鼓歇，淵然一聲，蒂須頓落，即為一蝶飛落尹衣。余笑起飛一巨觥，酒方引滿，蝶亦揚去。頃之鼓又作，兩蝶飛集余冠。余笑云：「作法自斃矣。」亦引二觥。三鼓既終，花亂墮，翩翩而下，惹袖沾衿。鼓童笑來指數：尹得九籌，余得四籌。尹已薄醉，不能盡籌，強引三爵，離席亡去。由是益奇之。

然其為人寡交與，每闔門居，不與國人通吊慶。尹逢人輒宣，聞其異者爭交歡余，門外冠蓋相望。余

頗不耐，忽辭主人去。去后，尹入其家，空庭灑掃無纖塵，燭淚堆擲青階下，窗間零帛斷綿，指印宛然。惟舍后遺一小白石缸，可受石許。尹攜歸貯水養朱魚，經年水清如初貯，后為傭保移石誤碎之，水蓄并不傾瀉。視之缸宛在，捫之虛軟。手入其中，水隨手泄，出其手則復合，冬月不冰。一夜忽結為晶，魚游如故。尹畏人知，常置密室，非子婿不以示也。久之漸播，索玩者紛錯于門。臘月忽解為水，陰濕滿地，魚亦渺然，其舊缸殘石猶存。忽有道士踵門求之，尹出以示，道士曰：「此龍宮蓄水器也。」尹述其破而不泄之異。道士曰：「此缸之魂也。」殷殷然乞得少許。問其何用，曰：「以屑合藥，可得永壽。」予一

片，歡謝而去。

楊千總

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，有千總楊花麟來迎。冠蓋在途，偶見一人遺便路側。楊關弓欲射之，公急呵止。楊曰：「此奴無禮，合小怖之。」乃遙呼曰：「遺屙者，奉贈一股會稽藤簪縮髻子。」即飛矢去，正中其髻，其人急奔，便液污地。

瓜異

康熙二十六年六月，邑西村民圃中，黃瓜上復生蔓，結西瓜一枚，大如碗。

青梅

白下程生性磊落，不為畛畦。一日自外歸，緩其束帶，覺帶沉沉，若有物墮，視之，無所見。宛轉間，有女子從衣后出，掠發微笑，麗甚。程疑其鬼，女曰：「妾非鬼，狐也。」程曰：「倘得佳人，鬼且不懼，而況于狐！」遂與狎。二年生一女，小字青梅。每謂程：「勿娶，我且為君生子。」程遂不娶，親友共諂姍之。程志奪，聘湖東王氏。狐聞之大怒，就女乳之，委于程曰：「此汝家賠錢貨，生之殺之俱由爾，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！」出門徑去。

青梅長而慧，貌韶秀，酷肖其母。既而程病卒，

王再醮去。青梅寄食于堂叔。叔蕩無行，欲鬻以自肥。適有王進士者，方候銓于家，聞其慧，購以重金，使從女阿喜服役。喜年十四，容華絕代，見梅忻悅，與同寢處。梅亦善候伺，能以目聽，以眉語，由是一家俱憐愛之。

邑有張生字介受，家屢貧，無恒產，稅居王第。性純孝，制行不苟，又篤于學。青梅偶至其家，見生據石啖糠粥，入室與生母絮語，見案上具豚蹄焉。時翁臥病，生入，抱父而私，便液污衣，翁覺之而自恨。生掩其跡，急出自濯，恐翁知。梅以此大異之。歸述所見，謂女曰：「吾家客非常人也。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，欲得良匹，張生其人也。」女恐父厭其

貧。梅曰：「不然，是在娘子。如以為可，妾潛告使求伐焉。夫人必召商之，但應之曰『諾』也，則諧矣。」女恐終貧為天下笑。梅曰：「妾自謂能相天下士，必無謬誤。」明日往告張媪，媪大驚，謂其言不祥。梅曰：「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，妾故窺其意以為言。冰人往，我兩人袒焉，計合允遂。縱其否也，于公子何辱乎？」媪曰：「諾。」乃托侯氏賣花者往。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，王亦大笑。喚女至，述侯氏意。女未及答，青梅亟贊其賢，決其必貴。夫人又問曰：「此汝百年事。如能啜糠覈也，即為汝允之。」女俯首久之，顧壁而答曰：「貧富命也。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，而不貧者無窮期矣。或命之薄，彼錦繡王

孫，其無立錐者豈少哉？是在父母。」初，王之商女也，將以博笑，及聞女言，心不樂曰：「汝欲適張氏耶？」女不答；再問，再不答。怒曰：「賤骨子不長進！欲攜筐作乞人婦，寧不羞死！」女漲紅氣結，含涕引去，媒亦遂奔。

青梅見不諧，欲自謀。過數日，夜詣生，生方讀，驚問所來，詞涉吞吐。生正色卻之，梅泣曰：「妾良家子，非淫奔者，徒以君賢，故愿自托。」生曰：「卿愛我，謂我賢也。昏夜之行，自好者不為，而謂賢者為之乎？夫始亂之而終成之，君子猶曰不可，況不能成，役此何以自處？」梅曰：「萬一能成，肯賜援拾否？」生曰：「得人如卿又何求？但有

不可如何者三，故不敢輕諾耳。」曰：「若何？」曰：「不能自主，則不可如何；即能自主，我父母不樂，則不可如何；即樂之，而卿之身直必重，我貧不能措，則尤不可如何。卿速退，瓜李之嫌可畏也！」梅臨去，又囑曰：「倘君有意，乞共圖之。」生諾。

梅歸，女詰所往，遂跪而自投。女怒其淫奔，將施撲責。梅泣白無他，因以實告。女嘆曰：「不苟合，禮也；必告父母，孝也；不輕然諾，信也；有此三德，天必祐之，其無患貧也已。」既而曰：「子將若何？」曰：「嫁之。」女笑曰：「癡婢能自主乎？」曰：「不濟，則以死繼之。」女曰：「我必如所愿。」梅稽首而拜之。又數日謂女曰：「曩而言之戲

乎，抑果欲慈悲耶？果爾，尚有微情，并祈垂憐焉。一女問之，答曰：「張生不能致聘，婢又無力可以自贖，必取盈焉，嫁我猶不嫁也。」女沉吟曰：「是非我之能為力矣。我曰嫁且恐不得當，而曰必無取直焉，是大人所必不允，亦余所不敢言也。」梅聞之泣下，但求憐拯，女思良久，曰：「無已，我私蓄數金，當傾囊相助。」梅拜謝，因潛告張。張母大喜，多方乞貸，共得如干數，藏待好音。會王授曲沃宰，喜乘間告母曰：「青梅年已長，今將蒞任，不如遣之。」夫人固以青梅太黠，恐導女不義，每欲嫁之，而恐女不樂也，聞女言甚喜。逾兩日，有傭保婦白張氏意，王笑曰：「是只合偶婢子，前此何妄也！然鬻

媵高門，價當倍于曩昔。」女急進曰：「青梅待我久，賣為妾，良不忍。」王乃傳語張氏，仍以原金署券，以青梅嬪于生。

人門孝翁姑，曲折承順，尤過于生，而操作更勤，饜糠粃不為苦。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。梅又以刺繡作業，售且速，賈人候門以購，惟恐弗得。得資稍可御窮。且勸勿以內顧誤讀，經紀皆自任之。因主人之任，往別阿喜。喜見之，泣曰：「子得所矣，我固不如。」梅曰：「是何人之賜，而敢忘之？然以為不如婢子，是促婢子壽。」遂泣相別。

王如晉半載，夫人卒，停柩寺中。又二年，王坐

行賕免，罰贖萬計，漸貧不能自給，從者逃散。是時疫大作，王染疾卒。惟一媪從女，未幾媪亦卒，女伶仃益苦。有鄰媪勸之嫁，女曰：「能為我雙葬親者，從之。」媪憐之，贈以斗米而去。半月復來，曰：「我為娘子極力，事難合也：貧者不能為葬，富者又嫌子為陵夷嗣。奈何！尚有一策，但恐不能從也。」女曰：「若何？」曰：「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，倘見姿容，即遣厚葬，必當不惜。」女大哭曰：「我搢紳裔而為人妾耶！」媪無言遂去，日僅一餐，延息待賈，居半年益不可支。一日媪至，女泣告曰：「困頓如此，每欲自盡，猶戀戀而苟活者，徒以有兩柩在。己將轉溝壑，誰收親骨者？故思不如依汝言也。」媪即

導李來，微窺女，大悅。即出金營葬，雙櫬具舉。已，乃載女去，入參冢室。冢室故悍妒，李初未敢言妾，但托買婢。及見女，暴怒，杖逐而出，不聽入門。

女披發零涕，進退無所。有老尼過，邀與同居，喜從之。至庵中拜求祝發，尼不可，曰：「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，庵中陶器粟粗可自支，姑寄此以待之。時至，子自去。」居無何，市中無賴窺女美，每打門游語為戲，尼不能止。女號泣欲自盡。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，惡少始稍斂跡。后有夜穴寺壁者，尼驚呼始去。因復告吏部，捉得首惡者，送郡答責，始漸安。又年余有貴公子過，見女驚絕，強尼通殷

勤，又以厚賂啖尼。尼婉語之曰：「渠簪纓胄，不甘媵御。公子且歸，遲遲當有以報命。」既去，女欲乳藥死。夜夢父來，疾道曰：「我不從汝志，致汝至此，悔之已晚。但緩須臾勿死，夙愿尚可復酬。」女異之。天明盥已，尼望之而驚曰：「睹子面濁氣盡消，橫逆不足憂也。福且至，勿忘老身。」語未既聞扣戶聲。女失色，意必貴家奴。尼啟扉果然。驟問所謀，尼笑語承迎，但請緩以三日。奴述主言，事若無成，俾尼自復命。尼唯唯敬應，謝令去。女大悲，又欲自盡，尼止之。女慮三日復來，無詞可應。尼曰：「有老身在，斬殺自當之。」

次日方晡，暴雨翻盆，忽聞數人搗戶大嘩。女意

變作，驚怯不知所為。尼冒雨啟關，見有肩輿停駐，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，仆從煊赫，冠蓋甚都。驚問之，云：「是司李內眷，暫避風雨。」導入殿中，移榻肅坐。家人婦群奔禪房，各尋休憩。入室見女，艷之，走告夫人。無何雨息，夫人起，請窺禪室。尼引人，睹女艷絕，凝眸不瞬，女亦顧盼良久。夫人非他，蓋青梅也。各失聲哭，因道行蹤，蓋張翁病故，生起復后，連捷授司李。生先奉母之任，后移諸眷口。女嘆曰：「今日相看，何啻霄壤！」梅笑曰：「幸娘子挫折無偶，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。倘非阻雨，何以有此邂逅？此中具有鬼神，非人力也。」乃取珠冠錦衣，催女易妝。女俯首徘徊，尼從中贊勸。女慮

同居其名不順，梅曰：「昔日自有定分，婢子敢忘大德！試思張郎，豈負義者？」強妝之，別尼而去。抵任，母子皆喜。女拜曰：「今無顏見母。」母笑慰之。因謀涓吉合卺，女曰：「庵中但有一絲生路，亦不肯從夫人至此。倘念舊好，得受一廬，可容蒲團足矣。」梅笑而不言。及期抱艷妝來，女左右不知所措。俄聞樂鼓大作，女亦無以自主。梅率婢媪強衣之，挽扶而出，見生朝服而拜，遂不覺盈盈而自拜也。梅曳入洞房，曰：「虛此位以待君久矣。」又顧生曰：「今夜得報恩，可好為之。」返身欲去。女捉其裾，梅笑曰：「勿留我，此不能相代也。」解指脫去。

青梅事女謹，莫敢當夕，而女終漸沮不自安。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。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。三年張行取入都，過庵，以五百金為尼壽，尼不受，強之，乃受二百金，起大士祠，建王夫人碑。后張仕至侍郎。程夫人舉二子一女，王夫人四子一女。張上書陳情，俱封夫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生佳麗，固將以報名賢，而世俗之王公，乃留以贈綉袴，此造物所必爭也。而離離奇奇，致作合者無限經營，化工亦良苦矣。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于塵埃，誓嫁之志，期以必死，曾儼然而冠裳也者，顧棄德行而求膏粱，何智出婢子下哉！」

羅剎海市

馬驥字龍媒，賈人子，美豐姿，少倜儻，喜歌舞。輒從梨園子弟，以錦帕纏頭，美如好女，因復有「俊人」之號。十四歲入郡庠，即知名。父衰老罷賈而歸，謂生曰：「數卷書，饑不可煮，寒不可衣，吾兒可仍繼父賈。」馬由是稍稍權子母。從人浮海，為颶風引去，數晝夜至一都會。其人皆奇丑，見馬至，以為妖，群嘩而走。馬初見其狀，大懼，迨知國中之駭己也，遂反以此欺國人。遇飲食者則奔而往，人驚遁，則啜其余。久之入山村，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，然襤褸如丐。馬息樹下，村人不敢前，但遙望之。久之覺馬非噬人者，始稍稍近就之。馬笑與語，其言雖

異，亦半可解。馬遂自陳所自，村人喜，遍告鄰里，客非能搏噬者。然奇丑者望望即去，終不敢前；其來者，口鼻位置，尚皆與中國同，共羅漿酒奉馬，馬問其相駭之故，答曰：「嘗聞祖父言：西去二萬六千里，有中國，其人民形象率詭異。但耳食之，今始信。」問其何貧，曰：「我國所重，不在文章，而在形貌。其美之極者，為上卿；次任民社；下焉者，亦邀貴人寵，故得鼎烹以養妻子。若我輩初生時，父母皆以為不祥，往往置棄之，其不忍遽棄者，皆為宗嗣耳。」問：「此名何國？」曰：「大羅剎國。都城在北去三十里。」馬請導往一觀。于是雞鳴而興，引與俱去。

天明，始達都。都以黑石為墻，色如墨，樓閣近百尺。然少瓦。覆以紅石，拾其殘塊磨甲上，無異丹砂。時值朝退，朝中有冠蓋出，村人指曰：「此相國也。」視之，雙耳皆背生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簾。又數騎出，曰：「此大夫也。」以次各指其官職，率猙獰怪異。然位漸卑，丑亦漸殺。無何，馬歸，街衢人望見之，噪奔跌蹶，如逢怪物。村人百口解說，市人始敢遙立。既歸，國中咸知有異人，于是搢紳大夫，爭欲一廣見聞，遂令村人要馬。每至一家，閭人輒闔戶，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，終一日，無敢延見者。村人曰：「此間一執戟郎，曾為先王出使異國，所閱人多，或不以子為懼。」造郎門。郎果喜，

揖為上客。視其貌，如八九十歲人。目睛突出，須卷如猬。曰：「仆少奉王命出使最多，獨未至中華。今一百二十余歲，又得見上國人物，此不可不上聞于天子。然臣臥林下，十余年不踐朝階，早旦為君一行。」乃具飲饌，修主客禮。酒數行，出女樂十余人，更番歌舞。貌類夜叉，皆以自錦纏頭，拖朱衣及地。扮唱不知何詞，腔拍恢詭。主人顧而樂之。問：「中國亦有此樂乎？」曰：「有」。主人請擬其聲，遂擊桌為度一曲。主人喜曰：「異哉！聲如鳳鳴龍嘯，從未曾聞。」

翼日趨朝，薦諸國王。王忻然下詔，有二三大夫言其怪狀，恐驚聖體，王乃止。郎出告馬，深為扼

腕。居久之，與主人飲而醉，把劍起舞，以煤涂面作張飛。主人以為美，曰：「請君以張飛見宰相，厚祿不難致。」馬曰：「遊戲猶可，何能易面目圖榮顯？」主人強之，馬乃諾。主人設筵，邀當路者，令馬繪面以待。客至，呼馬出見客。客訝曰：「異哉！何前媿而今妍也！」遂與共飲，甚歡。馬婆娑歌「弋陽曲」，一座無不傾倒。明日交章薦馬，王喜，召以旌節。既見，問中國治安之道，馬委曲上陳，大蒙嘉嘆，賜宴離宮。酒酣，王曰：「聞卿善雅樂，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？」馬即起舞，亦效白錦纏頭，作靡靡之音。王大悅，即日拜下大夫。時與私宴，恩寵殊異。久而官僚知其面目之假，所至，輒見人耳語，不

甚與款洽。馬至是孤立，怡然不自安。遂上疏乞休致，不許；又告休沐，乃給三月假。

于是乘傳載金寶，復歸村。村人膝行以迎。馬以金資分給舊所與交好者，歡聲雷動。村人曰：「吾儕小人受大夫賜，明日赴海市，當求珍玩以報」，問：「海市何地？」曰：「海中市，四海鯨人，集貨珠寶。四方十二國，均來貿易。中多神人遊戲。云霞障天，波濤間作。貴人自重，不敢犯險阻，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。今其期不遠矣。」問所自知，曰：「每見海上朱鳥往來，七日即市。」馬問行期，欲同游矚，村人勸使自貴。馬曰：「我顧滄海客，何畏風濤？」未幾，果有踵門寄資者，遂與裝資入船。船容

數十人，平底高欄。十人搖櫓，激水如箭。凡三日，遙見水云幌漾之中，樓閣層疊，貿遷之舟，紛集如蟻。少時抵城下，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，敵樓高接云漢。維舟而入，見市上所陳，奇珍異寶，光明射目，多人世所無。

一少年乘駿馬來，市人盡奔避，云是「東洋三世子。」世子過，曰生曰：「此非異域人。」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。生揖道左，具展邦族。世子喜曰：「既蒙辱臨，緣分不淺！」于是授生騎，請與連轡。乃出西城，方至島岸，所騎嘶躍入水。生大駭失聲。則見海水中分，屹如壁立。俄睹宮殿，玳瑁為梁，魴鱗作瓦，四壁晶明，鑒影炫目。下馬揖人。仰視龍君在

上，世子啟奏：「臣游市廛，得中華賢士，引見大王。」生前拜舞。龍君乃言：「先生文學士，必能衙官屈、宋。欲煩椽筆賦『海市』，幸無吝珠玉。」生稽首受命。授以水晶之硯，龍鬣之毫，紙光似雪，墨氣如蘭。生立成千余言，獻殿上。龍君擊節曰：「先生雄才，有光水國矣！」遂集諸龍族，宴集采霞宮。酒炙數行，龍君執爵向客曰：「寡人所憐女，未有良匹，愿累先生。先生倘有意乎？」生離席愧荷，唯唯而已。龍君顧左右語。無何，宮女數人扶女郎出，佩環聲動，鼓吹暴作，拜竟睨之，實仙人也。女拜已而去。少時酒罷，雙鬟挑畫燈，導生入副宮，女濃妝坐伺。珊瑚之床飾以八寶，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，衾

褥皆香軟。天方曙，雛女妖鬟，奔入滿側。生起，趨出朝謝。拜為駙馬都尉。以其賦馳傳諸海。諸海龍君，皆專員來賀，爭折簡招駙馬飲。生衣繡裳，坐青虬，呵殿而出。武士數十騎，背雕弧，荷白楛，晃耀填擁。馬上彈箏，車中奏玉。三日間，遍歷諸海。由是「龍媒」之名，噪于四海。宮中有玉樹一株，圍可合抱，本瑩澈如白琉璃，中有心淡黃色，稍細于臂，葉類碧玉，厚一錢許，細碎有濃陰。常與女嘯詠其下。花開滿樹，狀類蒼葡。每一瓣落，鏘然作響。拾視之，如赤瑠雕鏤，光明可愛。時有異鳥來鳴，毛金碧色，尾長于身，聲等哀玉，惻人肺腑。生聞之，輒念故土。因謂女曰：「亡出三年，恩慈間阻，每一念

及，涕膺汗背。卿能從我歸乎？」女曰：「仙塵路隔，不能相依。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，奪膝下之歡。容徐謀之。」生聞之，涕不自禁。女亦嘆曰：「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！」明日，生自外歸。龍王曰：「聞都尉有故土之思，詰旦趣裝，可乎？」生謝曰：「逆旅孤臣，過蒙優寵，銜報之思，結于肺腑。容暫歸省，當圖復聚耳。」入暮，女置酒話別。生訂后會，女曰：「情緣盡矣。」生大悲，女曰：「歸養雙親，見君之孝，人生聚散，百年猶旦暮耳，何用作兒女哀泣？此后妾為君貞，君為妾義，兩地同心，即伉儷也，何必旦夕相守，乃謂之偕老乎？若渝此盟，婚姻不吉。倘慮中饋乏人，納婢可耳。更有一事相囑：自

奉衣裳，似有佳朕，煩君命名。」生曰：「其女耶可名龍宮，男耶可名福海。」女乞一物為信，生在羅剎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，出以授女。女曰：「三年后四月八日，君當泛舟南島，還君體胤。」女以魚革為囊，實以珠寶，授生曰：「珍藏之，數世吃著不盡也。」天微明，王設祖帳，饋遺甚豐。生拜別出宮，女乘白羊車。送諸海涘。生上岸下馬，女致聲珍重，回車便去，少頃便遠，海水復合，不可復見。生乃歸。

自浮海去，家人無不謂其已死；及至家人皆詫異。幸翁媪無恙，獨妻已去帷。乃悟龍女「守義」之言，蓋已先知也。父欲為生再婚，生不可，納婢焉。

謹志三年之期，泛舟島中。見兩兒坐在水面，拍流嬉笑，不動亦不沉。近引之，兒啞然捉生臂，躍入懷中。其一大啼，似嗔生之不援己者。亦引上之。細審之，一男一女，貌皆俊秀。額上花冠綴玉，則赤蓮在焉。背有錦囊，拆視，得書云：「翁姑俱無恙。忽忽三年，紅塵永隔；盈盈一水，青鳥難通，結想為夢，引領成勞。茫茫藍蔚，有恨如何也！顧念奔月姮娥，且虛桂府；投梭織女，猶悵銀河。我何人斯，而能永好？興思及此，輒復破涕為笑。別后兩月，竟得孿生。今已啁啾懷抱，頗解言笑；覓棗抓梨，不母可活。敬以還君。所貽赤玉蓮花，飾冠作信。膝頭抱兒時，猶妾在左右也。聞君克踐舊盟，意願斯慰。妾此

生不二，之死靡他。奩中珍物，不蓄蘭膏；鏡里新妝，久辭粉黛。君似征人，妾作蕩婦，即置而不御，亦何得謂非琴瑟哉？獨計翁姑已得抱孫，曾未一覲新婦，揆之情理，亦屬缺然。歲后阿姑窶窶，當往臨穴，一盡婦職。過此以往，則『龍宮』無恙，不少把握之期；『福海』長生，或有往還之路。伏惟珍重，不盡欲言。」生反覆省書攬涕。兩兒抱頸曰：「歸休乎！」生益慟撫之，曰：「兒知家在何許？」兒啼，嘔啞言歸。生視海水茫茫，極天無際，霧鬢人渺，煙波路窮。抱兒返棹，悵然遂歸。

生知母壽不永，周身物悉為預具，墓中植松檟百余。逾歲，媪果亡。靈輿至殯宮，有女子縗絰臨穴。

眾驚顧，忽而風激雷轟，繼以急雨，轉瞬已失所在。松柏新植多枯，至是皆活。福海稍長，輒思其母，忽自投入海，數日始還。龍宮以女子不得往，時掩戶泣。一日晝暝，龍女急入，止之曰：「兒自成家，哭泣何為？」乃賜八尺珊瑚一株，龍腦香一帖，明珠百粒，八寶嵌金合一雙，為嫁資。生聞之突入，執手啜泣。俄頃，迅雷破屋，女已無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。嗜痂之癖，

舉世一轍。『小慚小好，大慚大好』。若公然帶須眉以游都市，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！彼陵陽癡子，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？嗚呼！顯榮富貴，當于蜃樓海市 中求之耳！」

田七郎

武承休，遼陽人，喜交游，所與皆知名士。夜夢一人告之曰：「子交游遍海內，皆濫交耳。惟一人可共患難，何反不識？」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田七郎非與？」醒而異之。詰朝見所游，輒問七郎。客或識為東村業獵者，武敬謁諸家，以馬箠搗門。未幾一人出，年二十餘，顴目蜂腰，著膩帻，衣皂犢鼻，多白補綴，拱手于額而問所自。武展姓氏，且托途中不快，借廬憩息。問七郎，答曰：「我即是也。」遂延客人。見破屋數椽，木岐支壁。人一小室，虎皮狼蛻，懸布檻間，更無杌榻可坐，七郎就地設皋比焉。武與語，言詞樸質，大悅之。遽貽金作生計，七郎不

受；固予之，七郎受以白母。俄頃將還，固辭不受。武強之再四，母龍鐘而至，厲色曰：「老身止此兒，不欲令事貴客！」武慚而退。歸途展轉，不解其意。適從人于室后聞母言，因以告武。先是，七郎持金白母，母曰：「我適睹公子有晦紋，必罹奇禍。聞之：受人知者分人憂，受人恩者急人難。富人報人以財，貧人報人以義。無故而得重賂，不祥，恐將取死報于子矣。」武聞之，深嘆母賢，然益傾慕七郎。翼日設筵招之，辭不至。武登其堂，坐而索飲。七郎自行酒，陳鹿脯，殊盡情禮。越日武邀酬之，乃至。款洽甚歡。贈以金，即不受。武托購虎皮，乃受之。歸視所蓄，計不足償，思再獵而后獻之。入山三日，無所

獵獲。會妻病，守視湯藥，不遑操業。浹旬妻淹忽以死，為營齋葬，所受金稍稍耗去。武親臨唁送，禮儀優渥。既葬，負弩山林，益思所以報武。武探得其故，輒勸勿亟。切望七郎姑一臨存，而七郎終以負債為憾，不肯至。武因先索舊藏，以速其來。七郎檢視故革，則蠹蝕殃敗，毛盡脫，懊喪益甚。武知之，馳行其庭，極意慰解之。又視敗革，曰：「此亦復佳。仆所欲得，原不以毛。」遂軸葑出，兼邀同往。七郎不可，乃自歸。七郎終以不足報武為念，裹糧入山，凡數夜，忽得一虎，全而饋之。武喜，治具，請三日留，七郎辭之堅，武鍵庭戶使不得出。賓客見七郎樸陋，竊謂公子妄交。武周旋七郎，殊異諸客。為易新

服卻不受，承其寐而潛易之，不得已而受。既去，其子奉媪命，返新衣，索其敝襪。武笑曰：「歸語老姥，故衣已拆作履襯矣。」自是。七郎以免鹿相貽，召之即不復至。武一日詣七郎，值出獵未返。媪出，跨閭而語曰：「再勿引致吾兒，大不懷好意！」武敬禮之，慚而退。半年許，家人忽白：「七郎為爭獵豹，毆死人命，捉將官里去。」武大驚，馳視之，已械收在獄。見武無言，但云：「此后煩惱老母。」武慘然出，急以重金賂邑宰，又以百金賂仇主。月余無事，釋七郎歸。母慨然曰：「子發膚受之武公子耳，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。但祝公子百年無災患，即兒福。」七郎欲詣謝武，母曰：「往則往耳，見武公子

勿謝也。小恩可謝，大恩不可謝。」七郎見武，武溫言慰藉，七郎唯唯。家人咸怪其疏，武喜其誠篤，厚遇之，由是恒數日留公子家。饋遺輒受，不復辭，亦不言報。會武初度，賓從煩多，夜舍履滿。武偕七郎臥斗室中，三仆即床下臥。二更向盡，諸仆皆睡去，兩人猶刺刺語。七郎背劍掛壁間，忽自騰出匣數寸，錚錚作響，光閃爍如電。武驚起，七郎亦起，問：「床下臥者何人？」武答：「皆廝仆。」七郎曰：「此中必有惡人。」武問故，七郎曰：「此刀購諸異國，殺人未嘗濡縷，迄佩三世矣。決首至千計，尚如新發于硯。見惡人則鳴躍，當去殺人不遠矣。公子宜親君子，遠小人，或萬一可免。」武頷之。七郎終不樂，

輾轉床席。武曰：「災祥數耳，何憂之深？」七郎曰：「我別無恐怖，徒以有老母在。」武曰：「何遽至此？」七郎曰：「無則更佳。」

蓋床下三人：一為林兒，是老彌子，能得主人歡；一僮仆，年十二三，武所常役者；一李應，最拗拙，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，武恒怒之。當夜默念，疑此人。詰旦喚至，善言絕令去。武長子紳，娶王氏。一日武出，留林兒居守。齋中菊花方燦，新婦意翁出，齋庭當寂，自詣摘菊。林兒突出勾戲，婦欲遁，林兒強挾入室。婦啼拒，色變聲嘶。紳奔入，林兒始釋手逃去。武歸聞之，怒覓林兒，竟已不知所之。過二三日，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。某官都中，家

務皆委決于弟。武以同袍義，致書索林兒，某弟竟置不發。武益恚，質詞邑宰。勾牒雖出，而隸不捕，官亦不問。武方憤怒，適七郎至。武曰：「君言驗矣。」因與告訴。七郎顏色慘變，終無一語，即徑去。武囑干仆邏察林兒。林兒夜歸，為邏者所獲，執見武。武掠楚之，林兒語侵武。武叔恒，故長者，恐侄暴怒致禍。勸不如治以官法。武從之，繫赴公庭。而御史家刺書郵至，宰釋林兒，付紀綱以去。林兒意益肆，倡言叢眾中，誣主人婦與私。武無奈之，忿塞欲死。馳登御史門，俯仰叫罵，里舍慰勸令歸。

逾夜，忽有家人白：「林兒被人鬻割，拋尸曠野間。」武驚喜，意稍得伸。俄聞御史家訟其叔侄，遂

偕叔赴質。宰不聽辨。欲笞恒。武抗聲曰：「殺人莫須有！至辱詈搢紳，則生實為之，無與叔事。」宰置不聞。武裂帛欲上，群役禁掙之。操杖隸皆紳家走狗，恒又老耄，簽數未半，奄然已死。宰見武叔垂斃，亦不復究。武號且罵，宰亦若弗聞者。遂舁叔歸，哀憤無所為計。因思欲得七郎謀，而七郎終不一吊問。竊自念待伊不薄，何遽如行路人？亦疑殺林兒必七郎。轉念果爾，胡得不謀？于是遣人探索其家，至則扃鑰寂然，鄰人并不知耗。

一日，某弟方在內廨，與宰關說，值晨進薪水，忽一樵人至前，釋擔抽利刃直奔之。某惶急以手格刃，刃落斷腕，又一刀始決其首。宰大驚，竄去。樵

人猶張皇四顧。諸役吏急闔署門，操杖疾呼。樵人乃自剄死。紛紛集認，識者知為田七郎也。宰驚定，始出驗，見七郎僵臥血泊中，手猶握刃。方停蓋審視，尸忽突然躍起，竟決宰首，已而復踣。衙官捕其母子，則亡去已數日矣。武聞七郎死，馳哭盡哀。咸謂其主使七郎，武破產夤緣當路，始得免。七郎尸棄原野月余，禽犬環守之。武厚葬之。其子流寓于登，變姓為佟。起行伍，以功至同知將軍。歸遼，武已八十余，乃指示其父墓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錢不輕受，正一飯不敢忘者也。賢哉母乎！七郎者，憤未盡雪，死猶伸之，抑何其神？使荊卿能爾，則千載無遺恨矣。苟有其人，可以

補天網之漏。世道茫茫，恨七郎少也。悲夫！」

產龍

壬戌間，邑邢村李氏婦，夫死，有遺腹，忽脹如甕，忽束如握。臨蓐，一晝夜不能產。視之，見龍首，一見輒縮去。家人懼，有王媪者焚香禹步，且捺且咒。未幾胞墮，不復見龍，惟數鱗大如盞。繼下一女，肉瑩徹如晶，臟腑可數。

保住

吳藩未叛時，嘗諭將士：有獨力能擒一虎者，優以廩祿，號「打虎將」。將中一人名保住，健捷如

猱。邸中建高樓，梁木初架。住沿樓角而登，頃刻至顛，立脊檁上疾趨而行，凡三四返；已，乃踴身躍下，直立挺然。

王有愛姬善琵琶，所御琵琶，以暖玉為牙柱，抱之一室生溫，姬寶藏，非王手諭不出示人。一夕宴集，客請一觀其異。王適惰，期以翼日。時住在側，曰：「不奉王命，臣能取之。」王使人馳告府中，內外戒備，然後遣之。住逾十數重垣，始達姬院，見燈輝室中，而門扃錮，不得入。廊下有鸚鵡宿架上，住乃作貓子叫，既而學鸚鵡鳴，疾呼「貓來」。擺撲之聲且急，聞姬云：「綠奴可急視，鸚鵡被撲殺矣！」住隱身暗處。俄一女子挑燈出，身甫離門，住已塞

人。見姬守琵琶在幾上，住攜趨出。姬愕呼「寇至」，防者盡起。見住抱琵琶走，逐之不及，攢矢如雨。住躍登樹上，墻下故有大槐三十余章，住穿樹行杪，如鳥移枝。樹盡登屋，屋盡登樓，飛奔殿閣，不啻翹翎，瞥然不知所在。客方飲，住抱琵琶飛落檐前，門扃如故，雞犬無聲。

公孫九娘

于七一案，連坐被誅者，棲霞、萊陽兩縣最多。一日俘數百人，盡戮于演武場中，碧血滿地，白骨撐天。上官慈悲，捐給棺木，濟城工肆，材木一空。以故伏刑東鬼，多葬南郊。甲寅間，有萊陽生至稷下，

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，因市楮帛，酌奠榛墟，就稅舍于下院之僧。明日，入城營干，日暮未歸。忽一少年，造室來訪。見生不在，脫帽登床，著履仰臥。仆人問其誰，合眸不對。既而生歸，則暮色朦朧，不甚可辨。自詣床下問之，瞠目曰：「我候汝主人，絮絮逼問，我豈暴客耶！」生笑曰：「主人在此。」少年即起著冠，揖而坐，極道寒暄，聽其音，似曾相識。急呼燈至，則同邑朱生，亦死于七之難者。大駭卻走，朱曳之云：「仆與君文字之交，何寡于情？我雖鬼，故人之念，耿耿不忘。今有所瀆，愿無以異物猜薄之。」生乃坐，請所命。曰：「令女甥寡居無偶，仆欲得主中饋。屢通媒約，輒以無尊長命為辭。幸無

惜齒牙余惠。」先是，生有女甥，早失恃，遺生鞠養，十五始歸其家。俘至濟南，聞父被刑，驚而絕。生曰：「渠自有父，何我之求？」朱曰：「其父為猶子啟櫬去，今不在此。」問：「女甥向依阿誰？」曰：「與鄰媪同居。」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。朱曰：「如蒙金諾，還屈玉趾。」遂起握生手，生固辭，問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第行。」勉從與去。

北行里許，有大村落，約數十百家。至一第宅，朱以指彈扉，即有媪出，豁開兩扉，問朱：「何為？」曰：「煩達娘子，云阿舅至。」媪旋反，頃復出，邀生入，顧朱曰：「兩椽茅舍子大隘，勞公子門外少坐候。」生從之入。見半畝荒庭，列小室二。甥女迎

門啜泣，生亦泣，室中燈火熒然。女貌秀潔如生，凝目含涕，遍問姘姑。生曰：「具各無恙，但荊人物故矣。」女又嗚咽曰：「兒少受舅姘撫育，尚無寸報，不圖先葬溝瀆，殊為恨恨。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，置兒不一念，數百里外，伶仃如秋燕。舅不以沉魂可棄，又蒙賜金帛，兒已得之矣。」生以朱言告，女俯首無語。媪曰：「公子曩托楊姥三五返，老身謂是大好。小娘子不肯自草草，得舅為政，方此意慊得。」言次，一十七八女郎，從一青衣遽掩入，瞥見生。轉身欲遁。女牽其裾曰：「勿須爾！是阿舅。」生揖之。女郎亦斂衽。甥曰：「九娘，棲霞公孫氏。阿爹故家子，今亦『窮波斯』，落落不稱意。旦晚與兒還

往。「生睨之，笑彎秋月，羞暈朝霞，實天人也。」
曰：「可知是大家，蝸廬人焉得如此娟好！」甥笑
曰：「且是女學士，詩詞俱大高作。昨兒稍得指教。」
九娘微哂曰：「小婢無端敗壞人，教阿舅齒冷也。」
甥又笑曰：「舅斷弦未續，若個小娘子，頗能快意
否？」九娘笑奔出，曰：「婢子顛瘋作也！」遂去，
言雖近戲，而生殊愛好之，甥似微察，乃曰：「九娘
才貌無雙，舅倘不以糞壤致猜，兒當請諸其母。」生
大悅，然慮人鬼難匹。女曰：「無傷，彼與舅有夙
分。」生乃出。女送之，曰：「五日后，月明人靜，
當遣人往相迓。」生至戶外，不見朱。翹首西望。月
銜半規，昏黃中猶認舊徑。見南面一第，朱坐門石

上，起逆曰：「相待已久，寒舍即勞垂顧。」遂攜手入，殷殷展謝。出金爵一、晉珠百枚，曰：「他無長物，聊代禽儀。」既而曰：「家有濁醪，但幽室之物，不足款嘉賓，奈何！」生搗謝而退。朱送至中余，始別。

生歸，僧仆集問，隱之曰：「言鬼者妄也，適友人飲耳。」后五日，朱果來，整履搖箠，意甚欣。方至戶，望塵即拜。笑曰：「君嘉禮既成，慶在旦夕，便煩枉步。」生曰：「以無回音，尚未致聘，何遽成禮？」朱曰：「仆已代致之。」生深感荷，從與俱去。直達臥所，則女甥華妝迎笑。生問：「何時于歸？」女曰：「三日矣。」朱乃出所贈珠，為甥助

妝。女三辭乃受，謂生曰：「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，夫人作大歡喜。但言老耄無他骨肉，不欲九娘遠嫁，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。伊家無男子，便可同郎往也。」朱乃導去。村將盡，一第門開，二人登其堂。俄白：「老夫人至。」有一青衣扶嫗升階。生欲展拜，夫人云：「老朽龍鐘，不能為禮，當即脫邊幅。」指畫青衣，進酒高會。朱乃喚家人，另出肴俎，列置生前；亦別設一壺，為客行觴。筵中進饌，無異人世。然主人自舉，殊不勸進。

既而席罷，朱歸。青衣導生去，入室，則九娘華燭凝待。邂逅含情，極盡歡昵。初，九娘母子，原解赴都。至郡，母不堪困苦死，九娘亦自剄。枕上追述

往事，哽咽不成眠。乃口占兩絕云：「昔日羅裳化作塵，空將業果恨前身。十年露冷楓林月，此夜初逢畫閣春。」「白楊風雨繞孤墳，誰想陽臺更作云？忽啟鏤金箱里看，血腥猶染舊羅裙。」天將明，即促曰：「君宜且去，勿驚廝仆。」自此晝來宵往，劈惑殊甚。

一夕問九娘：「此村何名？」曰：「萊霞里。里中多兩處新鬼，因為名。」生聞之歎歔。女悲曰：「千里柔魂，蓬游無底，母子零孤，言之愴惻。幸念一夕恩義，收兒骨歸葬墓側，使百年得所依棲，死且不朽。」生諾之。女曰：「人鬼路殊，君不宜久滯。」乃以羅襪贈生，揮淚促別。生凄然出，忉怛不忍。

歸。因過叩朱氏之門。朱白足出逆；甥亦起，云鬢籠松，驚來省問。生惆悵移時，始述九娘語。女曰：「妣氏不言，兒亦夙夜圖之。此非人世，不可久居。」于是相對汝瀾，生亦含涕而別。叩寓歸寢，展轉申旦。欲覓九娘之墓，則忘問志表。及夜復往，則千墳累累，竟迷村路，嘆恨而返。展視羅襪，著風寸斷，腐如灰燼，遂治裝東旋。

半載不能自釋，復如稷門，冀有所遇。及抵南郊，日勢已晚，息樹下，趨詣叢葬所。但見墳兆萬接，迷日榛荒，鬼火狐鳴，駭人心目。驚悼歸舍。失意遨遊，返轡遂東。行里許，遙見一女立丘墓上，神情意致，怪似九娘。揮鞭就視，果九娘。下與語，女

徑走，若不相識。再逼近之，色作怒，舉袖自障。頓呼「九娘」，則煙然滅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香草沉羅，血滿胸臆；東山佩玦，淚漬泥沙。古有孝子忠臣，至死不諒于君父者。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托，而怨對不釋于中耶？脾膈間物，不能掬以相示，冤乎哉！」

促織

宣德間，宮中尚促織之戲，歲征民間。此物故非西產。有華陰令，欲媚上官，以一頭進，試使斗而才，因責常供。令以責之里正。

市中游俠兒，得佳者籠養之，昂其直，居為奇貨。里胥猾黠，假此科斂丁口，每責一頭，輒傾數家之產。

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業，久不售。為人迂訥，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，百計營謀不能脫。不終歲，薄產累盡。會征促織，成不敢斂戶口，而又無所賠償，憂悶欲死。妻曰：「死何益？不如自行搜覓，冀有萬一之得。」成然之。早出暮歸，提竹筒銅絲籠，于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，靡計不施，迄無濟。即捕三兩頭，又劣弱，不中于款。宰嚴限追比，旬余，杖至百，兩股間膿血流離，并蟲不能行捉矣。轉側床頭，惟思自盡。時村中來一駝背巫，能以神卜。成妻具資詣問，

見紅女白婆，填塞門戶。入其室，則密室垂簾，簾外設香幾。問者爇香于鼎，再拜。巫從旁望空代祝，唇吻翕辟，不知何詞，各各竦立以聽。少間，簾內擲一紙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無毫發爽。成妻納錢案上，焚香以拜。食頃，簾動，片紙拋落。拾視之，非字而畫，中繪殿閣類蘭若，后小山下怪石亂臥，針針叢棘，青麻頭伏焉；旁一蟆，若將跳舞。展玩不可曉。然睹促織，隱中胸懷，折藏之，歸以示成。成反復自念：「得無教我獵蟲所耶？」細矚景狀，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。乃強起扶杖，執圖詣寺后，有古陵蔚起。循陵而走，見蹲石鱗鱗，儼然類畫。遂于蒿菜中側聽徐行，似尋針芥，而心、目、耳力俱窮，絕無蹤響。

冥搜未已，一癩頭蟆猝然躍去。成益愕，急逐之。蟆入草間，躡跡披求，見有蟲伏棘根，遽撲之，入石穴中。搯以尖草不出，以筒水灌之始出。狀極俊健，逐而得之。審視：巨身修尾，青項金翅。大喜，籠歸，舉家慶賀，雖連城拱壁不啻也。土于盆而養之，蟹白栗黃，備極護愛。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責。

成有子九歲，窺父不在，竊發盆，蟲躍躑徑出，迅不可捉。及撲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須就斃。兒懼，啼告母。母聞之，面色灰死，大罵曰：「業根，死期至矣！翁歸，自與汝復算耳！」兒涕而出。未幾成人，聞妻言如被冰雪。怒索兒，兒渺然不知所往；既而，得其尸于井。因而化怒為悲，搶呼欲絕。夫妻

向隅，茅舍無煙，相對默然，不復聊賴。

日將暮，取兒藁葬，近撫之，氣息惛然。喜置榻上，半夜復蘇，夫妻心稍慰。但兒神氣癡木，奄奄思睡，成顧蟋蟀籠虛，則氣斷聲吞，亦不復以兒為念，自昏達曙，目不交睫。東曦既駕，僵臥長愁。忽聞門外蟲鳴，驚起覘視，蟲宛然尚在，喜而捕之。一鳴輒躍去，行且速。覆之以掌，虛若無物；手裁舉，則又超而躍。急趁之，折過墻隅，迷其所往。徘徊四顧，見蟲伏壁上。審諦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頓非前物。成以其小，劣之；惟彷徨瞻顧，尋所逐者。壁上小蟲忽躍落襟袖間，視之，形若土狗，梅花翅，方首長脛，意似良。喜而收之。將獻公堂，惴惴恐不當意，

思試之斗以覘之。

村中少年好事者，馴養一蟲，自名「蟹殼青」，日與子弟角，無不勝。欲居之以為利，而高其直，亦無售者。徑造廬訪成。視成所蓄，掩口胡盧而笑。因出己蟲，納比籠中。成視之，龐然修偉，自增慚怍，不敢與較。少年固強之。顧念：蓄劣物終無所用，不如拚博一笑。因合納斗盆。小蟲伏不動，蠢若木雞。少年又大笑。試以豬鬣毛撩撥蟲須，仍不動。少年又笑。屢撩之，蟲暴怒，直奔，遂相騰擊，振奮作聲。俄見小蟲躍起，張尾伸須，直齧敵領。少年大駭，解令休止。蟲翹然矜鳴，似報主知。成大喜。

方共瞻玩，一雞瞥來，徑進一啄。成駭立愕呼。幸啄不中，蟲躍去尺有咫。雞健進，逐逼之，蟲已在爪下矣。成倉猝莫知所救，頓足失色。旋見雞伸頸擺撲；臨視，則蟲集冠上，力叮不釋。成益驚喜，掇置籠中。

翼日進宰。宰見其小，怒訶成。成述其異，宰不信。試與他蟲斗，蟲盡靡；又試之雞，果如成言。乃賞成，獻諸撫軍。撫軍大悅，以金籠進上，細疏其能。既入宮中，舉天下所貢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撻、青絲額……一切異狀，遍試之，無出其右者。每聞琴瑟之聲，則應節而舞，益奇之。上大嘉悅，詔賜撫臣名馬衣緞。撫軍不忘所自，無何，宰以「卓異」聞。

宰悅，免成役；又囑學使，俾入邑庠。后歲余，成子精神復舊，自言：「身化促織，輕捷善斗，今始蘇耳。」撫軍亦厚賚成。不數歲，田百頃，樓閣萬椽，牛羊蹄躐各千計。一出門，裘馬過世家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過此已忘；而奉行者即為定例。加之官貪吏虐，民日貼婦賣兒，更無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第成氏子以蠹貧，以促織富，裘馬揚揚。當其為里正、受撲責時，豈意其至此哉！天將以酬長厚者，遂使撫臣、令尹、并受促織恩蔭。聞之：一人飛升，仙及雞犬。信夫！」

柳秀才

明季，蝗生青兗間，漸集于沂，沂令憂之。退臥署幕，夢一秀才來謁，峨冠綠衣，狀貌修偉，自言御蝗有策。詢之，答云：「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，蝗神也。哀之，可免。」令異之。治具出邑南。伺良久，果有婦高髻褐帔，獨控老蒼衛，緩蹇北度。即爇香，捧卮酒，迎拜道左，捉驢不令去。婦問：「大夫將何為？」令便哀求：「區區小治，幸憫脫蝗口。」婦曰：「可恨柳秀才饒舌，泄我密機！當即以其身受，不損禾稼可耳。」乃盡三卮，瞥不復見。

后蝗來飛蔽天日，竟不落禾田，盡集楊柳，過處柳葉都盡。方悟秀才柳神也。或云：「是宰官憂民所感。」誠然哉！

水災

康熙二十一年，山東旱，自春徂夏，赤地千里。六月十三日小雨，始種粟。十八日大雨后，乃種豆。一日，石門莊有老叟，暮見二羊斗山上，告村人曰：「大水至矣！」遂攜家播遷。村人共笑之。無何，雨暴注，平地水深數尺，居廬盡沒。一農人棄其兩兒，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。下視村中，匯為澤國，并不復念及兩兒。水落歸家。一村盡成墟墓，人已門，則一

屋獨存，見兩兒尚并坐床頭，嬉笑無恙。咸嘆謂夫婦孝感所致。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。

康熙二十四年，平陽地震，人民死者十有七八。城郭盡墟；僅存一舍，則孝子某家也。茫茫大劫中，惟孝嗣無恙，誰謂天公無皂白耶？

諸城某甲

諸城孫景夏學師言：其邑中某甲，值流寇亂，被殺，首墜胸前。寇退，家人得尸，將舁瘞之，聞其氣縷縷然，審視之，咽不斷者盈指。遂扶其頭荷之以歸。經一晝夜能呻，以匕箸稍哺飲食，半年竟愈，又

十余年，與二三人聚談，或作一解頤語，眾為哄堂，甲亦鼓掌。一俯仰間，刀痕暴裂，頭墮血流，共視之已死。父訟笑者，眾斂金賂之，乃葬甲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笑頭落，此千古第一大笑也。頭連一線而不死，直待十年后成一笑獄，豈非二三鄰人，負債前生者耶！」

庫官

鄒平張華東，奉旨祭南岳，道出江淮間，將宿驛亭。前驅白：「驛中有怪異，不可宿。」張弗聽，宵分冠劍而坐，俄聞靴聲入，則一頰白叟，皂紗黑帶。

怪而問之，叟稽首曰：「我庫官也。為大人典藏有日矣。幸節鉞遙臨，下官釋此重負。」問：「庫存幾何？」答云：「二萬三千五百金。」公慮多金累綴，約歸時盤驗，叟唯唯而退。張至南中，饋遺頗豐。及還，宿驛亭，叟復出謁。及問庫物，曰：「已撥遼東兵餉矣。」深訝其前后之乖。叟曰：「人世祿命，皆有額數，錙銖不能增損。大人此行，應得之數已得矣，又何求？」言已竟去。張乃計其所獲，與庫數適相吻合。方嘆飲啄有定，不可妄求也。

酆都御史

酆都縣外有洞，深不可測，相傳閻羅署。其中一

切獄具，皆借人工。桎梏朽敗，輒擲洞口，邑宰即以新者易之，經宿失所在。供應度支，載之經制。

明有御史行臺華公，按臨艷都，聞之不以為信，欲入洞以決其惑，眾云不可。公弗聽，乃秉燭入，以二役從。入里許，燭暴滅。視之，階道闕朗，有廣殿十余間，列坐尊官，袍笏儼然。惟東首虛一座。尊官見公至，降階而迎，笑問曰：「至矣乎？別來無恙否？」公問：「此何處所？」尊官曰：「此冥府也。」公愕然告退。尊官指虛座曰：「此為君坐，那可復還。」公益懼，固請寬宥，尊官曰：「定數何可逃也！」遂檢一卷示公，上注云：「某月日，某以肉身歸陰。」公覽之，戰栗如濯冰水，念母老子幼，泫然

流涕。

俄有金甲神人，捧黃帛書至，群拜舞啟讀已，乃賀公曰：「君有回陽之機矣。」公喜致問。曰：「適接帝詔，大赦幽冥，可為君委折原例耳。」乃示公途而出，數武之外，冥黑如漆，不辨行路，公甚窘苦。忽一神將，軒然而入，赤面長髯，光射數尺。公迎拜而哀之，神人曰：「誦佛經可出。」言已而去。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，惟《金剛經》頗曾習之，乃合掌而誦，頓覺一線光明，映照前路。偶有遺忘，則目前頓黑，定想移時，復誦復明；乃始得出。其二役，則不可問矣。

龍無目

沂水大雨，忽墮一龍，雙睛俱無，奄有氣息。邑令以八十席覆之，未能周身。為設野祭，猶反覆以尾擊地，其聲喑然。

狐諧

萬福字子祥，博興人，幼業儒，家貧而運蹇，年二十有奇，尚不能掇一芹。鄉中澆俗，多報富戶役，長厚者至碎破其家。萬適報充役，懼而逃，如濟南，稅居逆旅。夜有奔女，顏色頗麗，萬悅而私之，問姓氏。女自言：「實狐，然不為君祟。」萬喜而不疑。

女囑勿與客共，遂日至，與共臥處。凡日用所需，無不仰給于狐。

居無何，二三相識，輒來造訪，恒信宿不去。萬厭之，而不忍拒，不得已以實告客。客愿一睹仙容，萬白于狐。狐曰：「見我何為哉？我亦猶人耳。」聞其聲，不見其人。客有孫得言者，善謔，固請見，且曰：「得聽嬌音，魂魄飛越。何吝容華，徒使人聞聲相思？」狐笑曰：「賢孫子！欲為高曾母作行樂圖耶？」眾大笑。狐曰：「我為狐，請與客言狐典，頗愿聞之否？」眾唯唯。狐曰：「昔某村旅舍，故多狐，輒出崇行客。客知之，相戒不宿其舍，半年，門戶蕭索。主人大憂，甚諱言狐。忽有一遠方客，自言

異國人，望門休止。主人大悅，甫邀入門，即有途人陰告曰：『是家有狐。』客懼，白主人，欲他徙。主人力白其妄，客乃止。入室方臥，見群鼠出于床下。客大駭，驟奔，急呼：『有狐！』主人驚問。客怒曰：『狐巢于此，何誑我言無？』主人又問：『所見何狀？』客曰：『我今所見，細細么麼，不是狐兒，必當是狐孫子？』言罷，座客粲然。孫曰，「既不賜見，我輩留勿去，阻爾陽臺。」狐笑曰：「寄宿無妨。倘有小违纪，幸勿介懷。」客恐其惡作劇，乃共散去，然數日必一來，索狐笑罵。狐諧甚，每一語即顛倒賓客，滑稽者不能屈也。群戲呼為「狐娘子」。

一日。置酒高會，萬居主人位，孫與二客分左右

坐，上設一榻待狐。狐辭不善酒。咸請坐談，許之。酒數行，眾擲骰為瓜蔓之令。客值瓜色，會當飲，戲以觥移上座曰：「狐娘子太清醒，暫借一杯。」狐笑曰：「我故不飲，愿陳一典，以佐諸公飲。」孫掩耳不樂聞。客皆曰：「罵人者當罰。」狐笑曰：「我罵狐何如？」眾曰：「可。」于是傾耳共聽。狐曰：「昔一大臣，出使紅毛國，著狐腋冠見國王。王見而異之，問：『何皮毛，溫厚乃爾？』夫臣以狐對。王曰：此物生平未曾得聞。狐字字畫何等？使臣書空而奏曰：『右邊是一大瓜，左邊是一小犬。』」主客又復哄堂。二客，陳氏兄弟，一名所見，一名所聞。見孫大窘，乃曰：「雄狐何在，而縱雌狐流毒若此？」

狐曰：「適一典談猶未終，遂為群吠所亂，請終之。國王見使臣乘一騾，甚異之。使臣告曰：『此馬之所生。』又大異之。使臣曰：『中國馬生騾，騾主駒駒。』王細問其狀。使臣曰：『馬生騾，是「臣所見」，騾生駒駒，是「臣所聞」。』」舉坐又大笑。眾知不敵，乃相約：后有開謔端者，罰作東道主。

頃之酒酣，孫戲謂萬曰：「一聯請君屬之。」萬曰：「何如？」孫曰：「妓者出門訪情人，來時『萬福』，去時『萬福』。」眾屬思未對。狐笑曰：「我有之矣。」對曰：「龍王下詔求直諫，鰲也『得言』，龜也『得言』。」眾絕倒。孫大恚曰：「適與爾盟，何復犯戒？」狐笑曰：「罪誠在我，但非此不能

確對耳。明日設席，以贖吾過。」相笑而罷。狐之詼諧。不可殫述。居數月，與萬偕歸。乃博興界，告萬曰：「我此處有葭葦親，往來久梗，不可不一訊。日且暮，與君同寄宿，待旦而行可也。」萬詢其處，指言「不遠。」萬疑前此故無村落，姑從之。二里許，果見一莊，生平所未歷。狐往叩關，一蒼頭出應門。人則重門疊閣，宛然世家。俄見主人，有翁與媪，揖萬而坐。列筵豐盛，待萬以姻婭，遂宿焉。狐早謂曰：「我遽偕君歸，恐駭聞聽。君宜先往，我將繼至。」萬從其言，先至，預白于家人。未幾狐至，與萬言笑，人盡聞之，而不見其人。逾年，萬復事于濟，狐又與俱。忽有數人來，狐從與語，備極寒暄。

乃語萬曰：「我本陝中人，與君有夙因，遂從許時。今我兄弟來，將從以歸，不能周事。」留之不可，竟去。

雨錢

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，有款門者，啟視則一老翁，形貌甚古。延入，通姓氏，翁自言：「養真，姓胡，實狐仙。慕君高雅，愿共晨夕。」生故曠達，亦不為怪。相與評駁今古，殊博洽，鏤花雕繪，絜于牙齒，時抽經義，則名理湛深，出人意外。生驚服，留之甚久。

一日密祈翁曰：「君愛我良厚。顧我貧若此，君但一舉手，金錢自可立致，何不小周給？」翁默然，少間笑曰：「此大易事。但須得十數錢作母。」生如其請。翁乃與共入密室中，禹步作咒。俄頃，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，勢如驟雨，轉瞬沒膝，拔足而立又沒踝。廣丈之舍，約深三四尺余。乃顧生曰：「頗厭君意否？」曰：「足矣。」翁一揮，錢畫然而止，乃相與扃戶出。生竊喜暴富矣。

頃之入室取用，則阿堵化為烏有，惟母錢十余枚尚在。生大失望，盛氣向翁，頗懟其誑。翁怒曰：「我本與君文字交，不謀與君作賊！便如秀才意，只合尋梁上君子交好得，老夫不能承命！」遂拂衣去。

妾杖擊賊

益都西鄙有貴家某巨富，蓄一妾頗婉麗，而冢室凌折之，鞭撻橫施，妾奉事惟謹，某憐之，常私語慰撫，妾殊無怨言。一夜數人逾垣入，撞其扉幾壞。某與妻惶恐栗，不知所為。妾起默無聲息，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，拔關遽出。群賊亂如蓬麻，妾舞杖動，風鳴鉤響，立擊四五人仆地，賊盡靡；駭愕亂奔，墻急不得上，傾跌咿啞，亡魂失命。妾拄杖于地，顧笑曰：「此等物事，不直下手打得，亦學作賊！我不殺汝，殺嫌辱我。」悉縱之逸去。

某大驚，問曰：「何自能爾？」則「妾父故槍棒

師，妾得盡傳其術，殆不啻百人敵也。」妻尤駭甚，悔向之迷于物色。由是善視女，遇之反如嫡，然而妾則終無纖毫失禮。鄰婦謂妾曰：「嫂擊賊若豚犬，顧奈何俯首受撻楚？」妾曰：「是吾分也，他何敢言。」聞者益賢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身懷絕技，居數年而人莫知之，一旦捍患御災，化鷹為鳩，嗚呼！射雉既獲，內人展笑；握槊方勝，貴主同車。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！」

秀才驅怪

長山徐遠公，故明諸生，鼎革后，棄儒訪道，稍學敕勒之術，遠近多耳其名。某邑一巨公，具幣，致誠款書，招之以騎。徐問：「召某何意？」仆曰：「不知。但囑小人務屈降臨。」徐乃行。至則中亭宴饌，禮遇甚恭，然終不道其相迎之旨。徐因問曰：「實欲何為？」幸祛疑抱。主人輒言：「無他。」但勸杯酒。言詞閃爍，殊所不解。談話之間，不覺向暮，邀徐飲園中。園頗佳勝，而竹樹蒙翳，景物陰森，雜花叢叢，半沒草萊。抵一閣，覆板之上懸蛛錯綴，似久無人住者。酒數行，天色曠暗，命燭復飲。徐辭不勝酒，主人即罷酒呼茶。諸仆倉皇撤肴器，盡納閣之左室幾上。茶啜未半，主人托故竟去。仆人持燭引宿

左室，燭置案上，遽返身去，頗甚草草。徐疑或攜襪被來伴，久之，人聲杳然，乃自起扃戶就寢。

窗外皎月，入室侵床，夜鳥秋蟲，一時啾唧，心中怛然，寢不成寐。頃之，板上橐橐似踏蹴聲，甚厲。俄下護梯，俄近寢門。徐駭，毛發獨立，急引被蒙首，而門已豁然頓開。徐展被角微伺之，見一物獸首人身，毛周遍體，長如馬鬣，深黑色；牙粲群蜂，目炯雙炬。及幾，伏餽器中剩肴，舌一過，數器輒淨如掃。已而趨近榻，嗅徐被。徐驟起，翻被冪怪頭，按之狂喊。怪出不意，驚脫，啟外戶竄去。徐披衣起遁，則園門外扃，不可得出。緣墻而走，躍逾短垣，則主人馬廄。廄人驚，徐告以故，即就乞宿。

將旦，主人使伺徐，不見，大駭。已而出自廄中。徐大怒曰：「我不慣作驅怪術，君遣我，又秘不一言，我橐中蓄有如意鉤，又不送達寢所，是欲死我也！」主人謝曰：「擬即相告，慮君難之，初亦不知橐有藏鉤。幸宥十死！」徐終怏怏，索騎歸。自是怪絕。后主人宴集團中，輒笑向客曰：「我終不忘徐生功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黃貍黑貍，得鼠者雄。此非空言也。假令翻被狂喊之后，隱其駭懼，公然以怪之絕為己能，則人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矣。」

姊妹易嫁

掖縣相國毛公，家素微，其父常為人牧牛。時邑世族張姓，有新阡在東山之陽。或經其側，聞墓中叱咤聲曰：「若等速避去，勿久混貴人宅！」張聞，亦未深信。既又頻得夢警曰：「汝家墓地，本是毛公佳城，何得久假此？」由是家數不利。客勸徙葬吉，張乃徙焉。

一日相國父牧，出張家故墓，猝遇雨，匿身廢壙中。已而雨益甚，潦水奔穴，崩洶灌注，遂溺以死。相國時尚孩童。母自詣張，丐咫尺地掩兒父。張問其姓氏，大異之。往視溺死所，儼當置棺處，更駭；乃使就故壙窆焉。且令攜若兒來。葬已，母偕兒詣張謝。張一見，輒喜，即留其家，教之讀，以齒子弟

行。又請以長女妻兒，母謝不敢。張妻卒許之。然其女甚薄毛家，怨慚之意時形言色。且曰：「我死不從牧牛兒！」及親迎，新郎入宴，彩輿在門，女方掩袂向隅而哭。催之妝不妝，勸亦不解。俄而新郎告行，鼓樂大作，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。父人勸女，不聽，怒逼之，哭益厲，父無奈。家人報新郎欲行，父急出口：「衣妝未竟，煩郎少待。」又奔入視女。往復數番，女終無回意。其父周張欲死，皇急無計。其次女在側，因非其姊，苦逼勸之。姊怒曰：「小妮子，亦學人喋聒！爾何不從他去？」妹曰：「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；若以妹子屬毛郎，何煩姊姊勸駕耶？」父聽其言慷爽，因與伊母竊議，以次易長。母

即向次女曰：「逆婢不遵父母命，今欲以兒代姊，兒肯行否？」女慨然曰：「父母之命，即乞丐不敢辭；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身餓莩死乎？」父母大喜，即以姊妝妝女，倉猝登車徑去。入門，夫婦雅敦好。第女素病赤鬚，毛郎稍介意。及知易嫁之說，由是益以知己德女。

居無何，毛郎補博士弟子，往應鄉試。經王舍人莊，店主先一夕夢神曰：「旦夕有毛解元來，后且脫汝于厄，可善待之。」以故晨起，專伺察東來客，及得公，甚喜。供具甚豐，且不索直。公問故，特以夢兆告。公頗自負；私計女發髻鬢，慮為顯者笑，富貴后當易之。及試，竟落第，偃蹇喪志，赧見主人，不

敢復由王舍，迂道歸家。

逾三年再赴試，店主人延候如前。公曰：「爾言不驗，殊慚祇奉。」主人曰：「秀才以陰欲易妻，故被冥司黜落，豈吾夢不足踐耶？」公愕然，問故。主人曰：「別后復夢神告，故知之。」公聞而惕然悔懼，木立若偶。主人又曰：「秀才宜自愛，終當作解首。」人試，果舉賢書第一。夫人發亦尋長，云鬢委綠，倍增嫵媚。

其姊適里中富兒，意氣自高。夫蕩惰，家漸陵替，貧無煙火。聞妹為孝廉婦，彌增愧怍，姊妹輒避路而行。未幾，良人又卒，家落。毛公又擢進士。女

聞，刻骨自恨，遂忿然廢身為尼。及公以宰相歸。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，冀有所賂。比至，夫人饋以綺縠羅絹若干匹，以金納其中。行者攜歸見師，師失望，恚曰：「與我金錢，尚可作薪米費，此物我何所須！」遽令送回。公與夫人疑之，啟視，則金具在，方悟見卻之意。笑曰：「汝師百金尚不能任，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。」遂以五十金付尼去，且囑曰：「將去作爾師用度。但恐福薄人難承受耳。」行者歸，告其師。師啞然自嘆，私念生平所為，率自顛倒，美惡避就，繫豈由人耶？后王舍店主人以人命逮系囹圄，公乃為力解釋罪。

異史氏曰：「張家故墓，毛氏佳城，斯已奇矣。」

余聞時人有「大姨夫作小姨夫，前解元為后解元」之戲，此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？嗚呼！彼蒼者天久已夢夢，何至毛公，其應如響耶？」

續黃梁

福建曾孝廉，捷南宮時，與二二二同年，遨游郭外。聞毗盧禪院寓一星者，往詣問卜。人揖而坐。星者見其意氣揚揚，稍佞諛之。曾搖筆微笑，便問：「有蟒玉分否？」星者曰：「二十年太平宰相。」曾大悅，氣益高。

值小雨，乃與游侶避雨僧舍。舍中一老僧，深目

高鼻，坐蒲團上，淹蹇不為禮。眾一舉手，登榻自話，群以宰相相賀。曾心氣殊高，便指同游曰：「某為宰相時，推張年丈作南撫，家中表為參、游，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，余愿足矣。」一座大笑。

俄聞門外雨益傾注，曾倦伏榻間。忽見有二中使，賚天子手詔，召曾太師決國計。曾得意榮寵，亦烏知其非有也，疾趨入朝。天子前席，溫語良久，命三品以下，聽其黜陟，不必奏聞。即賜蟒服一襲，玉帶一圍，名馬二匹。曾被服稽拜以出。人家，則非舊所居第，繪棟雕榱，窮極壯麗，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。然拈須微呼，則應諾雷動。俄而公卿贈海物，僂僂足恭者疊出其門。六卿來，倒屣而迎；侍郎輩，揖

與語；下此者，頷之而已。晉撫饋女樂十人，皆是好女子，其尤者為裊裊，為仙仙，二人尤蒙寵顧。科頭休沐，日事聲歌。一日，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，我今置身青云，渠尚蹉跎仕路，何不一引手？早旦一疏，薦為諫議，即奉諭旨，立行擢用。又念郭太仆曾睚眦我，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，授以意旨；越日，彈章交至，奉旨削職以去。恩怨了了，頗快心意。偶出郊衢，醉人適觸鹵簿，即遣人縛付京尹，立斃杖下。接第連阡者，皆畏勢獻沃產，自此富可埒國。無何而裊裊、仙仙，以次殂謝，朝夕遐想，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，每思購充媵御，輒以綿薄違宿愿，今日幸可適志。乃使干仆數輩，強納資于其家。

俄頃藤輿昇至，則較之昔望見時尤艷絕也。自顧生平，于愿斯足。

又逾年，朝士竊竊，似有腹非之者，然揣其意，各為立仗馬，曾亦高情盛氣，不以置懷。有龍圖學士包拯上疏，其略曰：「竊以曾某，原一飲賭無賴，市井小人。一言之合，榮膺圣眷，父紫兒朱，恩寵為極。不思捐軀摩頂，以報萬一，反恣胸臆，擅作威福。可死之罪，擢發難數！朝廷名器，居為奇貨，量缺肥瘠，為價重輕。因而公卿將士，盡奔走于門下，估計夤緣，儼如負販，仰息望塵，不可算數。或有杰士賢臣，不肯阿附，輕則置之閑散。重則褫以編氓。甚且一臂不袒，輒許鹿馬之奸；片語方干，遠竄豺狼

之地。朝士為之寒心，朝廷因而孤立。又且平民膏腴，任肆蠶食；良家女子，強委禽妝。沴氣冤氛，暗無天日！奴仆一到，則守、令承顏；書函一投，則司、院枉法。或有廝養之兒，瓜葛之親，出則乘傳，風行雷動。地方之供給稍遲，馬上之鞭撻立至。荼毒人民，奴隸官府，扈從所臨，野無青草。而某方炎炎赫赫，怙寵無悔。召對方承于闕下，萋菲輒進于君前；委蛇才退于自公，聲歌已起于后苑。聲色狗馬，晝夜荒淫；國計民生，罔存念慮。世上寧有此宰相乎！內外駭訛，人情洶洶。若不急加斧鑕之誅，勢必釀成操、莽之禍。臣拯夙夜抵懼，不敢寧處，冒死列款，仰達宸聽。伏祈斷奸佞之頭，籍貪冒之產，上回

天怒，下快輿情。如果臣言虛謬，刀鋸鼎鑊，即加臣身。」云云。疏上，曾聞之氣魄悚駭，如飲冰水。幸而皇上優容，留中不發。又繼而科、道、九卿，文章劾奏，即昔之拜門牆、稱假父者，亦反顏相向。奉旨籍家，充云南軍。子任平陽太守，已差員前往提問。

曾方聞旨驚怛，旋有武士數十人，帶劍操戈，直抵內寢，褫其衣冠，與妻并系。俄見數夫運資于庭，金銀錢鈔以數百萬，珠翠瑠玉數百斛，幄幕簾榻之屬，又數千事，以至兒襁女舄，遺墜庭階。曾一一視之。酸心刺目。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，披發嬌啼，玉容無主。悲火燒心，含憤不敢言。俄樓閣倉庫，并已封志，立叱曾出。監者牽羅曳而出，夫妻吞聲就道，

求一下駟劣車，少作代步，亦不可得。十里外，妻足弱，欲傾跌，曾時以一手相攀引。又十余里，已亦困憊。歎見高山，直插云漢，自憂不能登越，時挽妻相對泣。而監者獰目來窺，不容稍停駐。又顧斜日已墜，尤可投止，不得已，參差蹙蹙而行。比至山腰，妻力已盡。泣坐路隅。曾亦憩止，任監者叱罵。

忽聞百聲齊噪，有群盜各操利刃，跳梁而前。監者大駭，逸去。曾長跪告曰：「孤身遠謫，囊中無長物。」哀求宥免。群盜裂眦宣言：「我輩皆被害冤民，只乞得佞賊頭，他無索取。」曾怒叱曰：「我雖待罪，乃朝廷命官，賊子何敢爾！」賊亦怒，以巨斧揮曾項，覺頭墮地作聲。

魂方駭疑，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，驅之行。行逾數刻，入一都會。頃之，睹宮殿，殿上一丑形王者，憑幾決罪福。曾前匍伏請命，王者閱卷，才數行，即震怒曰：「此欺君誤國之罪，宜置油鼎！」萬鬼群和，聲如雷霆。即有巨鬼掙至墀下，見鼎高七尺已來，四圍熾炭，鼎足皆赤。曾殼棘哀啼，竄跡無路。鬼以左手抓發，右手握踝，拋置鼎中。覺塊然一身，隨油波而上下，皮肉焦灼，痛徹于心，沸油入口，煎烹肺腑。念欲速死，而萬計不能得死。約食時，鬼方以巨叉取曾，復伏堂下。王又檢冊籍，怒曰：「倚勢凌人，合受刀山獄！」鬼復掙去。見一山，不甚廣闊，而峻削壁立，利刃縱橫，亂如密筍。先有數人罵

腸刺腹于其上，呼號之聲，慘絕心目。鬼促曾上，曾大哭退縮。鬼以毒錐刺腦，曾負痛乞憐。鬼怒，捉曾起，望空力擲。覺身在云霄之上，暈然一落，刃交于胸，痛苦不可言狀，又移時，身驅重贅，刀孔漸闊，忽焉脫落，四支蠖屈。鬼又逐以見王。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，枉法霸產，所得金錢幾何。即有盭須人持籌握算，曰：「二百二十一萬。」王曰：「彼既積來，還令飲去！」少間，取金錢堆階上如丘陵，漸入鐵釜，熔以烈火。鬼使數輩，更相以杓灌其口，流頤則皮膚臭裂，入喉則臟腑騰沸。生時患此物之少，是時患此物之多也。半日方盡。

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。行數步，見架上鐵梁，圍

可數尺，縮一火輪，其大不知幾百由旬，焰生五采，光耿云霄。鬼撻使登輪。方合眼躍登，則輪隨足轉，似覺傾墜，遍體生涼。開目自顧，身已嬰兒，而又女也。視其父母，則懸鶉敗絮；土室之中，瓢杖猶存。心知為乞人子，日隨乞兒托鉢，腹輾轉不得一飽。著敗衣，風常刺骨。十四歲，鬻與顧秀才備媵妾，衣食粗足自給。而冢室悍甚，日以鞭撻從事，輒用赤鐵烙胸乳。幸良人頗憐愛，稍自寬慰。東鄰惡少年，忽逾墻來逼與私，乃自念前身惡孽，已被鬼責，今那得復爾。于是大聲疾呼，良人與嫡婦盡起，少年始竄去。一日，秀才宿諸其室，枕上喋喋，方自訴冤苦；忽震厲一聲，室門大辟，有兩賊持刀人，竟決秀才首，囊

括衣物。團伏被底，不敢作聲。既而賊去，乃喊奔嫡室。嫡大驚，相與泣驗。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，狀白刺史。刺史嚴鞫，竟以酷刑誣服，律擬凌遲處死，繫赴刑所。胸中冤氣扼塞，距踴聲屈，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也。正悲號間，聞游者呼曰：「夢魘耶？」豁然而寤，見老僧猶跏趺座上。同侶競相謂曰：「日暮腹枵，何久酣睡？」曾乃慘淡而起。僧微笑曰：「宰相之占驗否？」曾益驚異，拜而請教。僧曰：「修德行仁，火坑中有青連也。山僧何知焉。」曾勝氣而來，不覺喪氣而返。臺閣之想由此淡焉。后入山，不知所終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夢固為妄，想亦非真。彼以虛作，

神以幻報。黃粱將熟，此夢在所必有，當以附之邯鄲之后。」

龍取水

徐東癡夜南游，泊舟江岸，見一蒼龍自空垂下，以尾攬江水，波浪涌起，隨龍身而上。遙望水光閃閃，闊于三尺練。移時龍尾收去，水亦頓息。俄而大雨傾注，渠道皆平。

小獵犬

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，假齋僧院。苦室中蜚蟲蚊蚤甚多，夜不成寐。食后偃息在床，忽見一小武士首

插雉尾，身高二寸許，騎馬大如蠟，臂上青鞵，有鷹如蠅。自外而入，盤旋室中，行且駛。公方疑注，忽又一人入，裝亦如之，腰束小弓矢，牽獵犬如巨蟻。又俄頃，步者、騎者，紛紛來以數百輩，鷹犬皆數百。見有蚊蠅飛起，縱鷹騰擊，盡撲殺之。獵犬登床緣壁，搜噬虱蚤，凡罅有所伏藏，嗅之無不出者，頃刻之間，決殺殆盡。公偽睡睨之，鷹集犬竄于其身。既而一黃衣人，著平天冠如王者，登別榻，系駟葦篾間。從騎皆下，獻飛獻走，紛集盈側，亦不知作何語。無何，王者登小輦，衛士倉皇，各命鞍馬，萬蹄攢奔，紛如撒菽，煙飛霧騰，斯須散盡。公歷歷在目，駭詫不知所由。

躡履外窺，渺無跡響，返身周視，都無所見，惟壁磚遺一細犬。公急捉之，且馴。置硯匣中，反復瞻玩。毛極細茸，項上有一小環。飼以飯顆，一嗅輒去。躍登床簀，尋衣縫，嚙殺蟣虱。旋復來伏臥。逾宿公疑其已往，視之則盤伏如故。公臥，則登床簀，遇蟲輒啖斃，蚊蠅無敢落者。公愛之甚于拱壁。一日晝臥，犬潛伏身畔。公醒轉側，壓于腰底。公覺有物，固疑是犬，急起視之，已匾而死，如紙剪成者。然自是壁蟲無噍類矣。

棋鬼

揚州督同將軍梁公，解組鄉居，日攜棋酒，游林

丘間。會九日登高與客弈，忽有一人來，逡巡局側，耽玩不去。視之，目面寒儉，懸鶉結焉，然意態溫雅，有文士風。公禮之，乃坐。亦殊搗謙。分指棋謂曰：「先生當必善此，何不與客對壘？」其人遜謝移時，始即局。局終而負，神情懊熱，若不自己。又著又負，益憤慚。酌之以酒，亦不飲，惟曳客弈。自晨至于日昃，不遑溲溺。方以一子爭路，兩互喋聒，忽書生離席悚立，神色慘阻。少間，屈膝向公座，敗顙乞救，公駭疑，起扶之曰：「戲耳，何至是？」書生曰：「乞囑付圉人，勿縛小生頸。」公又異之，問：「圉人誰？」曰：「馬成。」

先是，公圉役馬成者，走無常，十數日一人幽

冥，攝牒作勾役。公以書生言異，遂使人往視成，則已僵臥三日矣。公乃叱成不得無禮，瞥見書生即地而滅，公嘆咤良久，乃悟其鬼。越日馬成寤，公召詰之。成曰：「渠湖襄人，癖嗜弈，產蕩盡。父憂之，閉置齋中。輒逾垣出，竊引空處，與弈者狎。父聞詬詈，終不可制止，父賚恨死。閻王以書生不德，促其年壽，罰入餓鬼獄，于今七年矣。會東岳鳳樓成，下牒諸府，征文人作碑記。王出之獄中，使應召自贖。不意中道遷延，大愆限期。岳帝使直曹問罪于王。王怒，使小人輩羅搜之。前承主人命，故未敢以縲紲系之。」公問：「今日作何狀？」曰：「仍付獄吏，永無生期矣。」公嘆曰：「癖之誤人也如是夫！」異史

氏曰：「見弈遂忘其死；及其死也，見弈又忘其生。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？然癖嗜如此，尚未獲一高著，徒令九泉下，有長死不生之弈鬼也。哀哉！」

辛十四娘

廣平馮生，少輕脫，縱酒。昧爽偶行，遇一少女，著紅帔，容色娟好。從小奚奴，躡露奔波，履襪沾濡。心竊好之。薄暮醉歸，道側故有蘭若，久蕪廢，有女子自內出，則向麗人也，忽見生來，即轉身入。陰思：麗者何得在禪院中？繫驢于門，往覘其異。人則斷垣零落，階上細草如毯。彷徨間，一斑白叟出，衣帽整潔，問：「客何來？」生曰：「偶過古

剎，欲一瞻仰。」因問：「翁何至此？」叟曰：「老夫流寓無所，暫借此安頓細小。既承寵降，山茶可以當酒。」乃肅賓人。見殿后一院，石路光明，無復榛莽。入其室，則簾幌床幕，香霧噴人。坐展姓字，云：「蒙叟姓辛。」生乘醉遽問曰：「聞有女公子未適良匹，竊不自揣愿以鏡臺自獻。」辛笑曰：「容謀之荊人。」生即索筆為詩曰：「千金覓玉杵，殷勤手自將。云英如有意，親為搗玄霜。」主人笑付左右。少間，有婢與辛耳語。辛起慰客耐坐，牽幕入，隱約數語即趨出。生意必有佳報，而辛乃坐與啜噓，不復有他言。生不能忍，問曰：「未審意旨，幸釋疑抱。」辛曰：「君卓犖士，傾風已久，但有私衷所不敢言

耳。」生固請，辛曰：「弱息十九人，嫁者十有二。醮命任之荊人，老夫不與焉。」生曰：「小生只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。」辛不應，相對默然。聞房內嚶嚶膩語，生乘醉搯簾曰：「伉儷既不可得，當一見顏色，以消吾憾。」內聞鉤動，群立愕顧。果有紅衣人，振袖傾鬟，亭亭拈帶。望見生人，遍室張皇。辛怒，命數人猝生出。酒愈涌上，倒榛蕪中，瓦石亂落如雨，幸不著體。

臥移時，聽驢子猶斂草路側，乃起跨驢，踉蹌而行。夜色迷悶，誤入澗谷，狼奔鴟叫，豎毛寒心。踟躕四顧，并不知其何所。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，疑必村落，竟馳投之。仰見高閣，以策搥門，內問曰：「

何人半夜來此？」生以失路告，內曰：「待達主人。」生累足鵠俟。忽聞振管辟扉，一健仆出，代客捉驢。生入，見室甚華好，堂上張燈火。少坐，有婦人出，問客姓氏，生以告。逾刻，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，曰：「郡君至。」生起立，肅身欲拜。嫗止之坐，謂生曰：「爾非馮云子之孫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嫗曰：「子當是我彌甥。老身鐘漏并歇，殘年向盡，骨肉之間，殊多乖闊。」生曰：「兒少失怙，與我祖父處者，十不識一焉。素未拜省，乞便指示。」嫗曰：「子自知之。」生不敢復問，坐對懸想。

嫗曰：「甥深夜何得來此？」生以膽力自矜，遂歷陳所遇。嫗笑曰：「此大好事。況甥名士，殊不

玷于姻婭，野狐精何得強自高？甥勿慮，我能為若致之。」生謝唯唯。媪顧左右曰：「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。」青衣人曰：「渠有十九女，都翩翩有風格，不知官人所聘行幾？」生曰：「年約十五余矣。」青衣曰：「此是十四娘。二月間，曾從阿母壽郡君，何忘卻？」媪笑曰：「是非刻蓮瓣為高履，實以香屑，蒙紗而步者乎？」青衣曰：「是也。」媪曰：「此婢大會作意，弄媚巧。然果窈窕，阿甥賞鑒不謬。」即謂青衣曰：「可遣小狸奴喚之來。」青衣應諾去。

移時，人白：「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。」旋見紅衣女子，望媪俯拜。媪曰：「后為我家甥婦，勿得修

婢子禮。」女子起，娉娉而立，紅袖低垂。嫗理其鬢發，捻其耳環，曰：「十四娘近在閨中作么生？」女低應曰：「閑來只挑繡。」回首見生，羞縮不安。嫗曰：「此吾甥也。盛意與兒作姻好，何便教迷途，終夜竄溪谷？」女俯首無語。嫗曰：「我喚汝非他，欲為吾甥作伐耳。」女默默而已。嫗命掃榻展裯褥，即為合卺。女腆然曰：「還以告之父母。」嫗曰：「我為汝作冰，有何舛謬？」女曰：「郡君之命，父母當不敢違，然如此草草，婢子即死，不敢奉命！」嫗笑曰：「小女子志不可奪，真吾甥婦也！」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，付生收之。命歸家檢歷，以良辰為定。乃使青衣送女去。聽遠雞已唱，遣人持驢送生出。數步

外，歛一回顧，則村舍已失，但見松楸濃黑，蓬顆蔽冢而已。定想移時，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。

薛乃生故祖母弟，故相呼以甥。心知遇鬼，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。咨嗟而歸，漫檢歷以待之，而心恐鬼約難恃。再往蘭若，則殿宇荒涼，問之居人，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。陰念：若得麗人，狐亦自佳。至日除舍掃途，更仆眺望，夜半猶寂，生已無望。頃之門外嘩然，屣出窺，則繡幃已駐于庭，雙鬟扶女坐青廬中。妝奩亦無長物，惟兩長鬣奴扛一撲滿，大如甕，息肩置堂隅。生喜得佳麗偶，并不疑其異類。問女曰：「一死鬼，卿家何帖服之甚？」女曰：「薛尚書，今作五都巡環使，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，故歸墓

時常少。」生不忘蹇修，翼日往祭其墓。歸見二青衣，持貝錦為賀，竟委幾上而去。生以告女，女曰：「此郡君物也。」

邑有楚銀臺之公子，少與生共筆硯，頗相狎。聞生得狐婦，饋遺為餽，即登堂稱觴。越數日，又折簡來招飲。女聞，謂生曰：「曩公子來，我穴壁窺之，其人猿睛鷹準，不可與久居也。宜勿往。」生諾之。翼日公子造門，問負約之罪，且獻新什。生評涉嘲笑，公子大慚，不歡而散。生歸笑述于房，女慘然曰：「公子豺狼，不可狎也！子不聽吾言，將及于難！」生笑謝之。后與公子輒相諛噓，前隙漸釋。會提學試，公子第一，生第二。公子沾沾自喜，走伴來

邀生飲，生辭；頻招乃往。至則知為公子初度，客從滿堂，列筵甚盛。公子出試卷示生，親友疊肩嘆賞。酒數行，樂奏于堂，鼓吹愴佇，賓主甚樂。公子忽謂生曰：「諺云：『場中莫論文。』此言今知其謬。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，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。」公子言已，一座盡贊。生醉不能忍，大笑曰：「君到于今，尚以為文章至是耶！」生言已，一座失色。公子慚忿氣結。客漸去，生亦遁。醒而悔之，因以告女。女不樂曰：「君誠鄉曲之儇子也！輕薄之態，施之君子，則喪吾德；施之小人，則殺吾身。君禍不遠矣！我不忍見君流落，請從此辭。」生懼而涕，且告之悔。女曰：「如欲我留，與君約：從今閉戶絕交游，

勿浪飲。」生謹受教。

十四娘為人勤儉灑脫，日以紆織為事。時自歸寧，未嘗逾夜。又時出金帛作生計，日有贏余，輒投撲滿。日杜門戶，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。

一日，楚公子馳函來，女焚爇不以聞。翼日，出吊于城，遇公子于喪者之家，捉臂苦約，生辭以故。公子使圉人挽轡，擁粹以行。至家，立命洗腆。繼辭夙退。公子要遮無已，出家姬彈箏為樂。生素不羈，向閉置庭中，頗覺悶損，忽逢劇飲，興頓豪，無復縈念。因而醉酣，頽臥席間。公子妻阮氏，最悍妒，婢妾不敢施脂澤。日前，婢入齋中，為阮掩執，以杖擊

首，腦裂立斃。公子以生嘲慢故，銜生，日思所報，遂謀醉以酒而誣之。乘生醉寐，扛尸床間，合扉徑去。生五更醒解，始覺身臥幾上，起尋枕榻，則有物膩然，繼絆步履。摸之，人也。意主人遣僮伴睡。又蹴之不動，舉之而僵，大駭，出門怪呼。廝役盡起，爇之，見尸，執生怒鬧。公子出驗之，誣生逼奸殺婢，執送廣平。隔日，十四娘始知，潛泣曰：「早知今日矣！」因按日以金錢遺生。生見府尹，無理可伸，朝夕撈掠，皮肉盡脫。女自詣問，生見之，悲氣塞心，不能言說。女知陷阱已深，勸令誣服，以免刑憲。生泣聽命。

女還往之間，人咫尺不相窺。歸家咨惋，遽遣婢

子去。獨居數日，又托媒媪購良家女，名祿兒，年及笄，容華頗麗，與同寢食，撫愛異于群小。生認誤殺擬絞。蒼頭得信歸，慟述不成聲。女聞，坦然若不介意。既而秋決有日，女始皇皇躁動，晝去夕來，無停履。每于寂所，于邑悲哀，至損眠食。一日，日晡，狐婢忽來。女頓起，相引屏語。出則笑色滿容，料理門戶如平時。翼日，蒼頭至獄，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。蒼頭復命，女漫應之，亦不愴惻，殊落落置之；家人竊議其忍。忽道路沸傳：楚銀臺革職，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。蒼頭聞之，喜告主母。女亦喜，即遣人府探視，則生已出獄，相見悲喜。俄捕公子至，一鞠，盡得其情。生立釋寧家。歸見女，泫然流涕，

女亦相對愴楚，悲已而喜，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。女笑指婢曰：「此君之功臣也。」生愕問故。

先是，女遣婢赴燕都，欲達宮闈，為生陳冤抑。婢至，則宮中有神守護，徘徊御溝間，數月不得入。婢懼誤事，方欲歸謀，忽聞今上將幸大同，婢乃預往，偽作流妓。上至勾欄，極蒙寵眷。疑婢不似風塵人，婢乃垂泣。上問：「有何冤苦？」婢對曰：「妾原籍直隸廣平，生員馮某之女。父以冤獄將死，遂鬻妾勾欄中。」上慘然，賜金百兩。臨行，細問顛末，以紙筆記姓名；且言欲與共富貴。婢言：「但得父子團聚，不愿華膺也。」上頷之，乃去。婢以此情告生。生急起拜，淚皆雙熒。居無幾何，女忽謂生曰：

「妾不為情緣，何處得煩惱？君被逮時，妾奔走戚眷間，并無一人代一謀者。爾時酸衷，誠不可以告訴。今視塵俗益厭苦。我已為君蓄良偶，可從此別。」生聞，泣伏不起，女乃止。夜遣祿兒侍生寢，生拒不納。朝視十四娘，容光頓減；又月余，漸以衰老；半載，黯黑如村嫗；生敬之，終不替。女忽復言別，且曰：「君自有佳侶，安用此鳩盤為？」生哀泣如前日。又逾月，女暴疾，絕飲食，羸臥閨闥。生侍湯藥，如奉父母。巫醫無靈，竟以溘逝。生悲怛欲絕。即以婢賜金，為營齋葬。數日，婢亦去，遂以祿兒為室。逾年，生一子。然比歲不登，家益落。夫妻無計，對影長愁。忽憶堂陬撲滿，常見十四娘投錢于

中，不知尚在否。近臨之，則鼓具鹽盞，羅列殆滿。頭頭置去，箸探其中，堅不可入。撲而碎之，金錢溢出。由此頓大充裕。

后蒼頭至太華、遇十四娘，乘青驪，婢子跨蹇以從，問：「馮郎安否？」且言：「致意主人，我已名列仙籍矣。」言訖不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輕薄之詞，多出于士類，此君子所悼惜也。余嘗冒不韙之名，言冤則已迂，然未嘗不刻苦自勵，以勉附于君子之林，而禍福之說不與焉。若馮生者，一言之微，幾至殺身，苟非室有仙人，亦何能解脫囹圄，以再生于當世耶？可懼哉？」

白蓮教

白蓮教某者，山西人，大約徐鴻儒之徒。左道惑眾，墮其術者甚眾。一日將他往，堂中置一盆，又一盆覆之，囑門人坐守，戒勿啟視。去后門人啟之，見盆貯清水，水上編草為舟，帆檣具焉。異而撥以指，隨手傾側；急扶如故，仍覆之。俄而師來，怒責曰：「何違吾命？」門人立白其無。師曰：「適海中舟覆，何得欺我？」又一夕，燒巨燭于堂上，戒恪守，勿以風滅。漏二滴，師不至，儼然而殆，就床暫寐，及醒燭已竟滅，急起爇之。既而師入，又責之。門人曰：「我固不曾睡，燭何得息？」師怒曰：「適使我暗行十余里，尚復云云耶？」門人大駭。奇行種種，

不可勝書。

后有愛妾與門人通，覺之隱而不言。遣門人飼豕，門人入圈，立地化為豕，某即呼屠人殺之，貨其肉，人無知者。門人父以子不歸，過問之，辭以久弗至。門人家各處探訪，杳無消息。有同師者隱知其事，泄諸門人之父，父告之邑宰。宰恐其遁，不敢捕治，詳請官兵千人圍其第，妻子皆就執。閉置樊籠，將以解都。途經太行山，山中出一巨人，高與樹等，目如盞，口如盆，牙長尺許。兵士愕立不敢行。某曰：「此妖也，吾妻可以卻之。」甲士脫妻縛，妻荷戈往，巨人怒，吸吞之，眾愈駭。某曰：「既殺吾妻，是須吾子。」復出其子，巨人又吞之。眾相覷，

莫知所為。某泣且怒曰：「既殺吾妻，又殺吾子，情何以甘！非某自往不可也。」眾果出諸籠，授之刃而遣之。巨人盛氣而逆。格斗移時，巨人抓攫入口，伸頸咽下，從容竟去。

雙燈

魏運旺，益都益泉人，故世族大家也。后式微不能供讀。年二十余廢學，就岳業酤。一夕獨臥酒樓上，忽聞樓下踏蹴聲，驚起悚聽。聲漸近，循梯而上，步步繁響。無何，雙婢挑燈，已至榻下。后一年少書生，導一女郎，近榻微笑。魏大愕怪。轉知為狐，毛發森豎，俯首不敢睨。書生笑曰：「君勿見

猜。舍妹與有前因，便合奉事。」魏視書生，錦貂炫目，自慚形穢，不知所對。書生率婢，遺燈竟去。魏細視女郎，楚楚若仙，心甚悅之。然慚忤不能作游語。女顧笑曰：「君非抱本頭者，何作措大氣？」遽近枕席，暖手于懷。魏始為之破顏，捋褲相嘲，遂與狎昵。曉鐘未發，雙鬟即來引去。復訂夜約。至晚女果至，笑曰：「癡郎何福，不費一錢，得如此佳婦，夜夜自投到也。」魏喜無人，置酒與飲，賭藏枚，女子十有九贏。乃笑曰：「不知妾握枚子，君自猜之，中則勝，否則負。若使妾猜，君當無贏時。」遂如其言，通夕為樂。既而將寢，曰：「昨宵衾褥澀冷，令人不可耐。」遂喚婢袱被來，展布榻間，綺縠香軟。

頃之，緩帶交衾，口脂濃射，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。自此，遂以為常。

后半年魏歸家，適月夜與妻話窗間，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，以手相招。魏近就之，女援之，逾垣而出，把手而告曰：「今與君別矣。請送我數武，以表半載綢繆之意。」魏驚叩其故，女曰：「姻緣自有定數，何待說也。」語次，至村外，前婢挑雙燈以待，竟赴南山，登高處，乃辭魏言別。留之不得，遂去。魏佇立彷徨，遙見雙燈明滅，漸遠不可睹，怏怏而反。是夜山頭燈火，村人悉望見之。

捉鬼射狐

李公著明，睢寧令襟卓先生公子也，為人豪爽無餒怯，為新城王季良內弟。季良家多樓閣，往往見怪異。公常暑月寄宿，愛閣上晚涼。或告之異，公笑不聽，固命設榻，主人如言。囑仆輩伴公宿，公辭曰：「生平不解怖。」主人乃使炷香于爐，請衽何趾，始息燭覆扉而去。公就枕移時，于月色中見幾上茗碗，傾側旋轉，不墜亦不休。公咄之，鏗然立止。又若有人拔香炷，炫搖空際，縱橫作花縷。公起叱曰：「何物鬼魅敢爾！」裸裎下榻，欲就捉之。以足覓床下，僅得一履，不暇冥搜，赤足搗搖處，炷頓插爐，竟寂無兆。公俯身遍摸暗隙，忽一物騰擊頰上，覺似履狀，索之，亦殊不得。乃啟覆下樓，呼從人爇火燭

之，空無一物，乃復就寢。既明，使數人搜履，翻席倒榻，不知所在。主人為公易履。越日偶一仰首，見一履夾塞椽間，挑撥而下，則公履也。

公益都人，僑居于淄川孫氏第。第綦闊，皆置閑曠，公僅居其半。南院臨高閣，止隔一堵，時見閣扉自啟閉，公亦不置念。偶與家人話于庭，閣開門，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，身不滿三尺，綠袍白襪。眾指顧之，亦不動。公曰：「此狐也。」急取弓矢，對閣欲射。小人見之，啞啞作擲揄之聲，遂不復見。公捉刀登閣，且罵且搜，竟無所睹，乃返。異遂絕。公居數年，平安無恙。公長公友三，為余姻家，其所目睹。異史氏曰：「予生也晚，未得奉公杖履。然聞之父

老，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。觀此二事，大概可睹。浩然中存，鬼狐何為之哉！」

蹇償債

李公著明，慷慨好施。鄉人王卓，傭居公家。其人少游惰，不能操農務，家屢貧。然小有技能，常為役務，每賚之厚。時無晨炊，向公哀乞，公輒給以升斗。一日告公曰：「小人日受厚恤，三四口幸不餓殍，然何可以久？乞主人貸我綠豆一石作資本。」公忻然授之。卓負去，年余，一無所償，及問之，豆資已蕩然矣。公憐其貧，亦置不索。

公讀書蕭寺。后三年余，忽夢卓來曰：「小人負主人豆直，今來投償。」公慰之曰：「若索爾償，則平日所負欠者，何可算數？」卓愀然曰：「固然。凡人少有所為而受人千金，可不報也。若無端受人資助，升斗且不容昧，況其多哉！」言已竟去。公愈疑。既而家人白公曰：「夜牝驢產一駒，且修偉。」公忽悟曰：「得毋駒乃王卓耶？」越數日歸，見駒，戲呼王卓，駒奔赴，若有知識。自此遂以為名。公乘赴青州，衡府內監見而悅之，愿以重價購之，議直未定。適公以家務，急不可待，遂歸。又逾歲，駒與雄馬同櫪，斡折脛骨，不可療。有牛醫至公家，見之，謂公曰：「乞以駒付小人，朝夕療養，需以歲月。萬

一得痊，得直與公剖分之。」公如所請。后數月，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，以半獻公。公受錢頓悟，其數適符豆價也。噫！昭昭之債，而冥冥之償，此足以勸矣。

頭滾

蘇孝廉貞下太封公晝臥，見一人頭從地中出，其大如斛，在床下旋轉不已。驚而中疾，遂以不起。后其次公就蕩婦宿，罹殺身之禍，其兆于此耶？

鬼作筵

杜生九畹，內人病。會重陽，為友人招作茱萸

會。早起盥已，告妻所往。冠服欲出，忽見妻昏憤，絮絮若與人言，杜異之，就問臥榻，妻輒「兒」呼之。家人心知其異。時杜有母柩未殯，疑其靈爽所憑。杜祝曰：「得毋吾母耶？」妻罵曰：「畜生！何不識爾父！」杜曰：「既為吾父，何乃歸家崇兒婦？」妻呼小字曰：「我專為兒婦來，何反怨恨？兒婦應即死。有四人來勾致，首者張懷玉。我萬端哀乞，甫能允遂。我許小饋送，便宜付之。」杜即于門外焚紙錢。妻又曰：「四人去矣。彼不忍違吾面目，三日后當治具酬之。爾母年老龍鐘，不能料理中饋。及期，尚煩兒婦一往。」杜曰：「幽冥殊途，安能代庖？望恕宥。」妻曰：「兒勿懼，去去即復返。此為渠事，

當毋憚勞。」言已，曰：「吾且去。」妻即冥然，良久乃蘇。杜問所言，茫不記憶。但曰：「適見四人來，欲捉我去。幸阿翁哀請。且解囊賂之，始去。我見阿翁鏹袱尚余二錠，欲竊取一錠來，作糊口計。翁窺見，叱曰：『爾欲何為！此物豈爾所可用耶！』我乃斂手，未敢動。」杜以妻病革，疑信相半。越三日，方笑語間，忽瞪目久之，語曰：「爾婦褻貪，曩見我白金便生覬覦，然大要以貧故，亦不足怪。將以婦去為我敦庖務，勿慮也。」言甫畢，奄然竟斃。約半日許始醒，告杜曰：「適阿翁呼我去，謂曰：『不用爾操作，我烹調自有人，只須堅坐指揮足矣。我冥中喜豐滿，諸物饌都覆器外，切宜記之。』我諾。至

廚下，見二婦操刀砧于中，俱紺帔而綠緣之，呼我以嫂。每盛炙于簋，必請覘視。曩四人都在筵中。進饌既畢，酒具已列器中。翁乃命我還。」杜大愕異，每語同人。

胡四相公

萊蕪張虛一者，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，性豪放自縱。聞邑中某宅為狐狸所居，敬懷刺往謁，冀一見之。投刺隙中，移時扉自辟，仆大愕卻走，張肅衣敬人，見堂中幾榻宛然，而闐寂無人，揖而祝曰：「小生齋宿而來，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，何不竟賜光霽？」忽聞空中有人言曰：「勞君枉駕，可謂蹉然足音

矣。請坐賜教。」即見兩坐自移相向。甫坐，即有鏤漆朱盤貯雙茗盞，懸目前。各取對飲，吸嚙有聲，而終不見其人。茶已，繼之以酒。細審官閥，曰：「弟姓胡，行四，曰相公，從人所呼也。」于是酬酢議論，意氣頗洽。鰲羞鹿脯，雜以薺蓼。進酒行炙者，似小輩甚夥。酒后思茶，意才動，香茗已置幾上。凡有所思，應念即至。張大悅，盡醉而歸。自是三數日必一往，胡亦時至張家，俱如主客往來禮。

一日，張問胡曰：「南城中巫媪，日托狐神漁利。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？」曰：「妄耳，實無狐。」少間，張起溲溺，聞小語曰：「適所言南城狐巫，未知何如人。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，煩一言請于主

人。」張知為小狐，乃應曰：「諾。」即席請于狐曰：「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，往探狐巫，敬請君命。」狐固言不必，張言之再三，乃許之。既而張出，馬自至，如有控者。既騎而行，狐相語于途，曰：「今后先生于道途間，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，便是吾輩從也。」語次入城，至巫家。巫見張生，笑逆曰：「貴人何忽降臨？」張曰：「聞爾家狐子大靈應，果否？」巫正容曰：「若個蹠躩語，不宜貴人出得！何便言狐子？恐吾家花姊不歡！」言未已，空中發半磚來，中巫臂，踉蹌欲跌。驚謂張曰：「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？」張笑曰：「婆子盲也！幾曾見自己額顱破，冤誣袖手者？」巫錯愕不知所出。正回惑

間，又一石子落，中巫，顛蹶，穢泥亂墜，涂巫面如鬼。惟哀號乞命。張請恕之，乃止。巫急起奔遁房中，闔戶不敢出。張呼與語曰：「爾狐如我狐否？」巫惟謝過。張招之，且仰首望空中，戒勿傷巫，巫始惕惕而出。張笑諭之，乃還。

自此獨行于途，覺塵沙淅淅然，則呼狐語，輒應不訛。虎狼暴客，恃以無恐。如是年余，愈與莫逆。嘗問其甲子，殊不自記憶，但言：「見黃巢反，猶如昨日。」一夕共話，忽墻頭蘇然作響，其聲甚厲。張異之，胡曰：「此必家兄。」張云：「何不邀來共坐？」曰：「伊道頗淺，只好攬得兩頭雞啖，便了足耳。」張謂狐曰：「交情之好如吾兩人，可云無憾；

終未一見顏色，大是恨事。」胡曰：「但得交好足矣，見面何為？」一日，置酒邀張，且告別。問：「將何往？」曰：「弟陝中產，將歸去矣。君每以對面不覲為憾，今請一識數載之交，他日可相認耳。」張四顧都無所見。胡曰：「君試開寢室門，則弟在焉。」張即推扉一覷，則內有美少年，相視而笑。衣裳楚楚，眉目如畫，轉瞬之間，不復睹矣。張反身而行，即有履聲藉藉隨其后，曰：「今日釋君憾矣。」張依戀不忍別。狐曰：「離合自有數，何容介介。」乃以巨觥勸酒。飲至中夜，始以紗燭導張歸。明日往探，則空屋冷落而已。

后道一先生為西州學使，張請如晉。因往視弟，

厚望頗奢。比歸，甚違初意，咨嗟馬上，嗒喪若偶。忽一少年騎青驢，躡其后。張回顧，見裘馬甚麗，意亦騷雅，遂與閑話。少年察張不豫，詰之。張告以故。少年亦為慰藉。同行里許，至歧路中，少年拱手而別，且曰：「前途有一人，寄君故人一物，乞笑納之。」復欲詢之，馳馬遙去。張莫解所由。又二三里許，見一蒼頭持小籠子，獻于馬前，曰：「胡四相公敬致先生。」張豁然頓悟。啟視，則白鏹滿中。及顧蒼頭，不知所往。

念秧

異史氏曰：人情鬼蜮，所在皆然；南北沖衢，其

害尤烈。如強弓怒馬，御人于國門之外者，夫人而知之矣。或有剽囊刺橐，攫貨于市，行人回首，財貨已空，此非鬼蜮之尤者耶？乃又有萍水相逢，甘言如醴，其來也漸，其人也深。誤認傾蓋之交，遂罹喪資之禍。隨機設阱，情狀不一；俗以其言辭浸潤，名曰「念秧」。今北途多有之，遭其害者尤眾。

余鄉王子巽者，邑諸生。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，將往探訊。治裝北上，出濟南，行數里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，時以閑語相引，王頗與問答。其人自言：「張姓。為棲霞隸，被令公差赴都。」稱謂搗卑，祇奉殷勤，相從數十里，約以同宿。王在前則策蹇迫及，在后則祇候道左。仆疑之，因厲色拒去，不

使相從。張頗自慚，揮鞭遂去。既暮休于旅舍，偶步門庭，則見張就外舍飲。方驚疑間，張望見王垂手拱立，謙若廝仆，稍稍問訊。王亦以泛泛適相值，不為疑，然王仆終夜戒備之。雞既唱，張來呼與同行，仆咄絕之，乃去。朝暎已上，王始就道。行半日許，前一人跨白衛，約四十許，衣帽整潔，垂首蹇分，盹寐欲墮。或先或后，因循十余里。王怪問：「夜何作，致迷頓乃爾？」其人聞之，猛然欠伸，言：「青苑人，許姓，臨淄令高縈是我中表。家兄設帳于官署，我往探省，少獲饋貽。今夜旅舍，誤同念秧者宿，驚惕不敢交睫，遂致白晝迷悶。」王故問：「念秧何說？」許曰：「君客時少，未知險詐。今有匪類，以

甘言誘行旅，夤緣與同休止，因而乘機騙賺。昨有葭莩親，以此喪資斧。吾等皆宜警備。」王頷之。先是，臨淄宰與王有舊，曾入其幕，識其門客，果有許姓，遂不復疑。因道寒溫，兼詢其兄況。許約暮共主人，王諾之。仆終疑其偽，陰與主謀，遲留不進，相失，遂杳。

翼日卓午，又遇一少年，年可十六七，騎健騾，冠服修整，貌甚都。同行久之，未交一言。日既夕，少年忽曰：「前去曲律店不遠矣。」王微應之。少年因咨嗟歛歔，如不自勝。王略致詰，少年嘆曰：「仆江南金姓。三年膏火，冀博一第，不圖竟落孫山！家兄為部中主政，遂載細小來，冀得排遣。生平不曾踐

涉，撲面塵沙，使人薙惱。」因取紅巾拭面，嘆咤不已。聽其語，操南音，嬌婉若女子。王心好之，稍為慰藉。少年曰：「適先馳出，眷口久望不來，何仆輩亦無至者？日已將暮，奈何！」遲留瞻望，行甚緩。王遂先驅，相去漸遠。晚投旅邸，既入舍，則壁下一床，先有客解裝其上。王問主人，即有一人人，攜之而出，曰：「但請安置，當即移他所。」王視之則許。王止與同舍，許遂止，因與坐談。少間，又有攜裝入者，見王、許在舍，返身遽出，曰：「已有客在。」王審視，則途中少年也。王未言，許急起曳留之，少年遂坐。許乃展問邦族，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。俄頃，解囊出資，堆累頗重，秤兩余付主人，囑

治肴酒，以供夜話。二人爭勸止之，卒不聽。

俄而酒炙并陳。筵間，少年論文甚風雅。王問江南闡題，少年悉告之。且自誦其承破，及篇中得意之句。言已，意甚不平，共扼腕之。少年又以家口相失，夜無仆役，患不解牧圉，王因命仆代攝莖豆，少年深感謝。居無何，忽蹴然曰：「生平蹇滯，出門亦無好況。昨夜逆旅與惡人居，擲骰叫呼，聒耳沸心，使人不眠。」南音呼骰為兜，許不解，固問之，少年手摹其狀。許乃笑，于囊中出色一枚，曰：「是此物否？」少年諾。許乃以色為令，相歡飲。酒既闌，許請共擲，贏一東道主，王辭不解。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，又陰囑王曰：「君勿漏言。蠻公子頗充裕，年又

雛，未必深解五木訣。我贏些須，明當奉屈耳。」二人乃入隔舍。旋聞轟賭甚鬧，王潛窺之，見棲霞隸亦在其中。大疑，展衾自臥。又移時，眾共拉王賭，王堅辭不解。許愿代辨梟雉，王又不肯；遂強代王擲。少間，就榻報王曰：「汝贏幾籌矣。」王睡夢應之。

忽數人排闥而入，番語喁噓。首者言佟姓。為旗下邏捉賭者。時賭禁甚嚴，各大惶恐。佟大聲嚇王，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。佟怒解，與王敘同籍，笑請復博為戲。眾果復賭，佟亦賭。王謂許曰：「勝負我不預聞。但愿睡，無相混。」許不聽，仍往來報之。既散局，各計籌馬，王負欠頗多，佟遂搜王裝橐取償。王憤起相爭。金捉王臂，陰告曰：「彼都匪人，其情

叵測。我輩乃文字交，無不相顧。適局中我贏得如千數，可相抵。此當取償許君者，今請易之。便令許償佟，君償我。不過暫掩人耳目，過此仍以相還。終不然，以道義之交，遂實取君償耶？」王故長厚，遂信之。少年出，以相易之謀告佟。乃對眾發王裝物，估人已橐，佟乃轉索許、張而去。

少年遂襤被來，與王連枕，衾褥皆精美。王亦招仆人臥榻上，各默然安枕。久之，少年故作轉側，以下體昵就仆。仆移身避之，少年又近就之。膚著股際，滑膩如脂。仆心動，試與狎，而少年殷勤甚至，衾息鳴動。王頗聞之，雖其駭怪，終不疑其有他也。味爽，少年即起，促與早行。且云：「君蹇疲殆，夜

所寄物，前途請相授耳。」王尚無言，少年已加裝登騎，王不得已從之。驟行駛，去漸遠，王料其前途相待，初不為意。因以夜間所聞問仆，仆以實告。王始驚曰：「今被念秧者騙矣！焉有宦室名士，而毛遂于圉仆？」又轉念其談詞風雅，非念秧所能，急追數十里，蹤跡殊杳。始悟張、許、佟皆其一黨，一局不行，又易一局，務求其必入也。償債易裝，已伏一圖賴之機，設其攜裝之計不行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。為數十金，委綴數百里，恐仆發其事，而以身交歡之，其術亦苦矣。

后數年，又有吳生之事：

邑有吳生字安仁，三十喪偶，獨宿空齋。有秀才來與談，遂相知悅。從一小奴，名鬼頭，亦與吳僮報兒善。久而知其為狐。吳遠游，必與俱，同室之中，人不能睹。吳客都中，將旋里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，因戒僮警備。狐笑曰：「勿須，此行無不利。」

至涿，一人系馬坐煙肆，裘服齊楚。見吳過，亦起，超乘從之。漸與吳語，自言：「山東黃姓，提堂戶部。將東歸，且喜同途不孤寂。」于是吳止亦止，每共食必代吳償值。吳陽感而陰疑之。私以問狐，狐曰：「不妨。」吳意釋。

及晚，同尋寓所，先有美少年坐其中。黃入，與

拱手為禮，喜問少年：「何時離都？」答云：「昨日。」黃遂拉與共寓，向吳曰：「此史郎，我中表弟，亦文士，可佐君子談騷雅，夜話當不寥落。」乃出金資，治具共飲。少年風流蘊藉，遂與吳大相愛悅，飲間，輒目示吳作觴弊，罰黃，強使釀，鼓掌作笑。吳益悅之。既而更與黃謀賭博，共牽吳，遂各出橐金為質。狐囑報兒暗鎖板扉，囑曰：「倘聞人喧，但寐無嘩。」吳諾。吳每擲，小注則輸，大注則贏。更余，計得二百金。史、黃錯橐垂罄，議質其馬。

忽聞搗門聲甚厲，吳急起，投色于火，蒙被假臥。久之，聞主人覓鑰不得，破扃啟關，有數人洶洶入，搜捉博者。史、黃并言無有。一人竟捋吳被，指

為賭者，吳叱咄之。數人強檢吳裝。方不能與之撐拒，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。吳急出嗚呼，眾始懼，曳之人，但求無聲。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。鹵簿既遠，眾乃出門去。

黃與史共作驚喜狀，取次覽寢，黃命史與吳同榻。吳以腰橐置枕頭，方伸被而睡。無何，史啟吳衾，裸體入懷，小語曰：「愛兄磊落，愿從交好。」吳心知其詐，然計亦良得，遂相偎抱。史極力周奉，不料吳固偉男，大為鑿柄，顰呻殆不可任，竊竊哀免。吳固求訖事。手捫之，血流漂杵矣。乃釋令歸。及明，史憊不能起，托言暴病，請吳、黃先發。吳臨別，贈金為藥餌之費。途中語狐，乃知夜來鹵簿，皆

狐所為。黃于途，益諂事吳。暮復同舍，斗室甚隘，僅容一榻，頗暖潔，吳以為狹。黃曰：「此臥兩人則隘，君自臥則寬，何妨？」食已經去。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，坐良久，狐不至。倏聞壁上小扉，有指彈之聲。吳拔關探視，一少女艷妝遽入，自扃門戶，向吳展笑，佳麗如仙。吳喜致研詰，則主人之子婦也。遂與狎，大相愛悅。女忽潛然泣下。吳驚問之，女曰：「不敢隱匿，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。曩時入室，即被掩執，不知今宵，何久不至？」又嗚咽曰：「妾良家女，情所不甘。今已傾心于君，乞垂拔救！」吳聞駭懼，計無所出，但遣速去，女惟俯首泣。

忽聞黃與主人捶鬪鼎沸，但聞黃曰：「我一路祇

奉，謂汝為人，何遂誘我弟室！」吳懼，逼女令去。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。吳倉卒汗流如沈，女亦伏泣。又聞有人勸止主人，主人不聽，推門愈急。勸者曰：「請問主人，意將何為？如欲殺耶，有我等客數輩，必不坐視兇暴。如兩人中有一逃者，抵罪安所辭？如欲質之公庭耶，帷薄不修，適以取辱。且爾宿行旅，明明陷詐，安保女子無異言？」主人張目不能語。吳聞竊感佩，而不知何人。初，肆門將閉，即有秀才共一仆來，就外舍宿。攜有香醞，遍酌同舍，勸黃及主人尤殷。兩人辭欲起，秀才牽裾，苦不令去。后乘間得遁，操杖奔吳所。秀才聞喧，始入勸解。吳伏窗窺之，則狐友也，心竊喜。又見主人意稍奪，乃大言以

恐之。又謂女子：「何默不一言？」女啼曰：「恨不如人，為人驅役賤務！」主人聞之，面如死灰。秀才叱罵曰：「爾輩禽獸之情，亦已畢露。此客子所共憤者！」黃及主人皆釋刀杖，長跪而請。吳亦啟戶出，頓大怒詈，秀才又勸止吳，兩始和解。

女子又啼，寧死不歸。內奔出嫗婢，捽女令人。女子臥地，哭益哀。秀才勸重價貨吳生，主人俯首曰：「作老娘三十年，今日倒繃孩兒，亦復何說。」遂依秀才言。吳固不肯破重資，秀才調停主客間，議定五十金。人財交付后，晨鐘已動，乃共促裝，載女子以行。女未經鞍馬，馳驅頗殆。午間稍息憩，將行，喚報兒，不知所往。日已夕，尚無蹤響，頗懷疑

訝，遂以問狐。狐曰：「無憂，將自至矣。」星月已出，報兒始至。吳詰之，報兒笑曰：「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僮，竊所不平。適與鬼頭計，反身索得。」遂以金置幾上。吳驚問其故，蓋鬼頭知女止一兄，遠出十余年不返，遂幻化作其兄狀，使報兒冒弟行，入門索姊妹。主人惶恐，詭托病殂。一僮欲質官，主人益懼，啖之以金，漸增至四十，二僮乃行。報兒具述其狀，吳即賜之。

吳歸，琴瑟綦篤。家益富。細詰女子，曩美少年即其夫，蓋史即金也。襲一榭綢帔，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。蓋其黨羽甚眾，逆旅主人，皆其一類。何意吳生所遇，即王子巽連天呼苦之人，不亦快哉！旨哉古

言：「騎者善墮。」

蛙曲

王子巽言：在都時，曾見一人作劇于市，攜木盒作格，凡十有二孔，每孔伏蛙。以細杖敲其首，輒哇然作鳴。或與金錢，則亂擊蛙頂，如拊云鑼之樂，宮商詞曲，了了可辨。

鼠戲

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，背負一囊，中蓄小鼠十餘頭。每于稠人中，出小木架置肩上，儼如戲樓狀。乃拍鼓板，唱古雜劇。歌聲甫動，則有鼠自囊中出，

蒙假面，被小裝服，自背登樓，人立而舞。男女悲歡，悉合劇中關目。

泥書生

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，娶妻某氏頗麗。自以婿不如人，郁郁不得志。然貞潔，婆媳亦相安。一夕獨宿，忽聞風動扉開，一書生入，脫衣巾，就婦共寢。婦駭懼，苦拒，而肌膚頓軟，聽其狎褻而去。自是夜無虛夕。月余，形容枯瘁，母怪問之，初慚作不欲言，固問，始以情告。母駭曰：「此妖也！」百術禁咒，終不能絕。乃使陳代伏匿室中，操杖以伺。夜分書生復來，置冠幾上，又脫袍服，搭櫪架上。才欲登

榻，忽驚曰：「咄咄！有生人氣！」急復披衣。代暗中暴起，擊中腰脅，塔然作聲。四壁張顧，書生已杳。束薪爇照，泥衣一片墮地上，案頭泥巾猶存。

土地夫人

穹橋王炳者出村，見土地祠中出一美人，顧盼甚殷。試挑之，歡然樂受。狎昵無所，遂期夜奔，炳因告以居址。至夜果至，極相悅愛。問其姓名，固不以告。由此往來不絕。時炳與妻共榻，美人亦必來與交，妻亦不覺其有人。炳訝問之。美人曰：「我土地夫人也。」炳大駭，亟欲絕之，而百計不能阻。因循半載，病憊不起。美人來更頻，家人都見之。未幾，

炳果卒。美人猶日一至，炳妻叱之曰：「淫鬼不自羞！人已死矣，復來何為？」美人遂去，不返。

土地雖小亦神也，豈有任婦自奔者？不知何物淫昏，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。冤哉！

寒月芙蕖

濟南道人者，不知何許人，亦不詳其姓氏。冬夏著一單衾衣，系黃絳，無褲襦。每用半梳梳發，即以齒銜髻，如冠狀。日赤腳行市上；夜臥街頭，離身數尺外，冰雪盡熔。初來，輒對人作幻劇，市人爭賄之。有井曲無賴子，遺以酒，求傳其術，不許。遇道

人浴于河津，驟抱其衣以脅之，道人揖曰：「請以賜還，當不吝術。」無賴者恐其給，固不肯釋。道人曰：「果不相授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道人默不與語，俄見黃綈化為蛇，圍可數握，繞其身六七匝，怒目昂首，吐舌相向，某大愕，長跪，色青氣促，惟言乞命。道人乃竟取絳。絳竟非蛇；另有一蛇，蜿蜒入城去。由是道人之名益著。

縉紳家聞其異，招與游，從此往來鄉先生門。司、道俱耳其名，每宴集，必以道人從。一日，道人請于水面亭報諸憲之飲。至期，各于案頭得道人速帖，亦不知所由至。諸官赴宴所，道人偃僂出迎。既人，則空亭寂然，幾榻未設，或疑其妄。道人啟官宰

曰：「貧道無僮仆，煩借諸扈從，少代奔走。」官共諾之。道人于壁上繪雙扉，以手搗之。內有應門者，振管而啟。共趨覘望，則見憧憧者往來于中，屏幔床幾，亦復都有。即有人一一傳送門外，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，且囑勿與內人交語。兩相授受，惟顧而笑。頃刻，陳設滿亭，窮極奢麗。既而旨酒散馥，熱炙騰熏，皆自壁中傳遞而出，座客無不駭異。亭故背湖水，每六月時，荷花數十頃，一望無際。宴時方凌冬，窗外茫茫，惟有煙綠。一官偶嘆曰：「此日佳集，可惜無蓮花點綴！」眾俱唯唯。少頃，一青衣吏奔白：「荷葉滿塘矣！」一座皆驚。推窗眺矚，果見彌望菁蔥，間以菡萏。轉瞬間，萬枝千朵，一齊都

開，朔風吹面，荷香沁腦。群以為異。遣吏人蕩舟采蓮，遙見吏人入花深處，少間返棹，素手來見。官詰之，吏曰：「小人乘舟去，見花在遠際，漸至北岸，又轉遙遙在南蕩中。」道人笑曰：「此幻夢之空花耳。」無何，酒闌，荷亦凋謝，北風驟起，摧折荷蓋，無復存矣。濟東觀察公甚悅之，攜歸署，日與狎玩。一日公與客飲。公故有傳家美醞，每以一斗為率，不肯供浪飲。是日客飲而甘之，固索傾釀，公堅以既盡為辭。道人笑謂客曰：「君必欲滿老饕，索之貧道而可。」客請之。道人以壺入袖中，少刻出，遍斟座上，與公所藏無異。盡歡而罷。公疑，人視酒瓶，封固宛然，瓶已罄矣。心竊愧怒，執以為妖，杖

之。杖才加，公覺股暴痛，再加，臀肉欲裂。道人雖聲嘶階下，觀察已血殷座上。乃止不答，遂令去。道人遂離濟，不知所往。后有人遇于金陵，衣裝如故，問之，笑不語。

酒狂

繆永定，江西拔貢生，素酗于酒，戚黨多畏避之。偶適族叔家，與客滑稽諧謔，遂共酣飲。繆醉，使酒罵座，忤客；客怒，一座大嘩。叔為排解，繆為左袒客，益遷怒叔。叔無計，奔告其家。家人來，扶挾以歸。才置床上，四肢盡厥，撫之，奄然氣絕。

繆見有皂帽人繫已去。移時至一府署，縹碧為瓦，世間無其壯麗。至墀下，似欲伺見官宰，自思無罪，當是客訟斗毆。回顧皂帽人，怒目如牛，又不敢問。忽堂上一吏宣言，使訟獄者翼日早候，于是堂下人紛紛散去。繆亦隨皂帽人出，更無歸著，縮首立肆檐下。皂帽人怒曰：「顛酒無賴子！日將暮，各去尋眠食，爾欲何往？」繆戰栗曰：「我且不知何事，并未告家人，故毫無資斧，庸將焉歸？」皂帽人曰：「顛酒賊！若酷自啖，便有用度！再支吾，老拳碎顛骨子！」繆垂首不敢聲。忽一人自戶內出，見繆，詫異曰：「爾何來？」繆視之，則其母舅。舅賈氏，死已數載。繆見之，始悟已死，心益悲懼，向舅涕零曰：

「阿舅救我！」賈顧皂帽人曰：「東靈非他，屈臨寒舍。」二人乃入。賈重揖皂帽人，且囑青眼。俄頃出酒食，團坐相飲。賈問：「舍甥何事，遂煩勾致？」皂帽人曰：「大王駕詣浮羅君，遇令甥醉詈，使我捉得來。」賈問：「見王未？」曰：「浮羅君會花子案，駕未歸。」又問：「阿甥將得何罪？」答曰：「未可知也。然大王頗怒此等人。」繆在側，聞二人言，穀棘汗下，杯箸不能舉。無何，皂帽人起，謝曰：「叨盛酌，已經醉矣。即以令甥相付托，駕歸，再容登訪。」乃去。賈謂繆曰：「甥別無兄弟，父母愛如掌上珠，常不忍一訶。十六七歲，每三杯后，喃喃尋人疵，小不合，輒搥門裸罵，猶謂齒稚。不意別

十余年，甥了不長進。今且奈何！」繆伏地哭，懊悔無及。賈曳之曰：「舅在此業酷，頗有小聲望，必合極力。適飲者乃東靈使者，舅常飲之酒，與舅頗相善。大王曰萬幾，亦未必便能記憶。我委曲與言，浼以私意釋甥去，或可允從。」又轉念曰：「此事擔負頗重，非十萬不能了也。」繆謝諾，即就舅氏宿。次日，皂帽人早來覘望。賈請問。語移時，來謂繆曰：「諧矣。少頃，即復來。我先罄所有用壓契，余待甥歸從容湊致之。」繆喜曰：「共得幾何？」曰：「十萬。」曰：「甥何處得如許？」賈曰：「只金幣錢紙百提，足矣。」繆喜曰：「此易辦耳。」待將停午，皂帽人不至。

繆欲出市上少游矚，賈囑勿遠蕩，諾而出。見街里貿販，一如人間。至一所，棘垣峻絕，似是囹圄。對門一酒肆，往來頗夥。肆外一帶長溪，黑潦涌動，深不見底。方佇足窺探，聞肆內一人呼曰：「繆君何來？」繆急視之，則鄰村翁生，乃十年前文字交。趨出握手，歡若平生。即就肆內小酌，各道契闊。繆慶幸中，又逢故知，傾懷盡醕。大醉，頓忘其死，舊態復作，漸絮絮瑕疵翁。翁曰：「數年不見，君猶爾耶？」繆素厭人道其酒德，聞言益憤。擊桌大罵。翁睨之，拂袖竟出。繆又追至溪頭，捋翁帽，翁怒曰：「此真妄人！」乃推繆顛墮溪中。溪水殊不甚深，而水中利刃如麻，刺脅穿脛，堅難搖動，痛徹骨腦。黑

水雜洩穢，隨吸入喉，更不可耐。岸上人觀笑如堵，絕不一為援手。

時方危急，賈忽至，望見大驚，提攜以歸，曰：「爾不可為也！死猶弗悟，不足復為人！請仍從東靈受斧鑕。」繆大懼，泣拜知罪。賈乃曰：「適東靈至，候汝立券，汝乃飲蕩不歸，渠迫不能待。我已立券，付千緡令去，余以旬盡為期。子歸，宜急措置，夜于村外曠莽中，呼舅名焚之，此案可結也。」繆悉如命，乃促之行，送之郊外，又囑曰：「必勿食言，累我無益。」乃示途令歸。

時繆已僵臥三日，家人謂其醉死，而鼻息隱隱如

懸絲。是日蘇，大嘔，嘔出黑沈數斗，臭不可聞。吐已，汗濕裊褥，氣味熏騰，與吐物無異，身始涼爽。告家人以異。旋覺刺處痛腫，隔夜成瘡，猶幸不大潰腐。十日漸能杖行。家人共乞償冥負，繆計所費，非數金不能辦，頗生吝惜，曰：「曩或醉鄉之幻境耳。縱其不然，伊以私釋我，何敢復使冥王知？」家人勸之，不聽。然心惕怛然，不敢復縱飲。里黨咸喜其進德，稍稍與共酌。年余，冥報漸忘，志漸肆，故狀漸萌。一日飲于子姓之家，又罵座，主人擯斥出，闔戶徑去。繆噪逾時，其子方知，扶持歸家。入室，面壁長跪，自投無數，曰：「便償爾負！便償爾負！」言已仆地，視之氣已絕矣。

陽武侯

陽武侯薛公祿，膠薛家島人。父薛公最貧，牧牛鄉先生家。先生有荒田，公牧其處，輒見蛇兔鬥草萊中；以為異，因請於主人為宅兆，構茅而居。後數年，太夫人臨蓐，值雨驟至；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，出其途，避雨戶中。見舍上鴉鵲群集，競以翼覆漏處，異之。既而翁出，指揮問：「適何作？」因以產告。又詢所產，曰：「男也。」指揮又益愕，曰：「是必極貴！不然，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？」咨嗟而去。侯既長，垢面垂鼻涕，殊不聰穎。島中薛姓，故隸軍籍。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，翁長子深以為憂。時候十八歲，人以太憨生，無與為婚。忽

自謂兄曰：「大哥啾唧，得無以遣戍無人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笑曰：「若肯以婢子妻我，我當任此役。」兄喜，即配婢。侯遂攜室赴戍所。行方數十里，暴雨忽集。途側有危崖，夫妻奔避其下。少間，雨止，始復行。纔及數武，崖石崩墜。居人遙望兩虎躍出，逼附兩人而沒。侯自此勇健非常，丰采頓異。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。至啟、禎間，襲侯某公薨，無子，止有遺腹，因暫以旁支代。凡世封家進御者，有娠即以聞，官遣媪伴守之，既產乃已。年餘，夫人生女。產後，腹猶震動，凡十五年，更數媪，又生男。應以嫡派賜爵。旁支譟之，以為非薛產。官收諸媪，械梏百端，皆無異言。爵乃定。

趙城虎

趙城媼，年七十餘，止一子。一日，入山，為虎所噬。媼悲痛，幾不欲活，號啼而訴於宰。宰笑曰：「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？」媼愈號咷不能制止。宰叱之，亦不畏懼。又憐其老，不忍加威怒，遂諾為捉虎。媼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，乃肯行。宰無奈之，即問諸役，誰能往者。一隸名李能，醺醉，詣座下，自言：「能之。」持牒下，媼始去。隸醒而悔之；猶謂宰之偽局，姑以解媼擾耳，因亦不甚為意，持牒報繳。宰怒曰：「固言能之，何容復悔？」隸窘甚，請牒拘獵戶。宰從之。隸集諸獵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，庶可塞責。月餘，受杖數百，冤苦罔控。遂詣

東郭嶽廟，跪而祝之，哭失聲。無何，一虎自外來。隸錯愕，恐被啣噬。虎入，殊不他顧，蹲立門中。隸祝曰：「如殺某子者爾也，其俯聽吾縛。」遂出縲索，繫虎頸，虎帖耳受縛。牽達縣署，宰問虎曰：「某子，爾噬之耶？」虎頷之。宰曰：「殺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嫗止一子，而爾殺之，彼殘年垂盡，何以生活？倘爾能為若子也，我將赦之。」虎又頷之。乃釋縛令去。嫗方怨宰之不殺虎以償子也，遲旦，啟扉，則有死鹿；嫗貨其肉革，用以資度。自是以為常，時啣金帛擲庭中。嫗從此致豐裕，奉養過於其子。心竊德虎。虎來，時臥簷下，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，各無猜忌。數年，嫗死，虎來吼於堂中。嫗素所積，綽可

營葬，族人共瘞之。墳壘方成，虎驟奔來，賓客盡逃。虎直赴冢前，嗥鳴雷動，移時始去。土人立「義虎祠」於東郊，至今猶存。

螳螂捕蛇

張姓者，偶行谿谷，聞崖上有聲甚厲。尋途登覘，見巨蛇圍如碗，擺撲叢樹中，以尾擊柳，柳枝崩折。反側傾跌之狀，似有物捉制之，然審視殊無所見，大疑。漸近臨之，則一螳螂據頂上，以刺刀攬其首，攔不可去，久之，蛇竟死。視頰上革肉，已破裂云。

武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之西鄙人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來托鉢，李飽啗之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「吾少林出也。有薄技，請以相授。」李喜，館之客舍，豐其給，旦夕從學。三月，藝頗精，意得甚。僧問：「汝益乎？」曰：「益矣。師所能者，我已盡能之。」僧笑命李試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飛，如鳥落，騰躍移時，詡詡然驕人而立。僧又笑曰：「可矣。子既盡吾能，請一角低昂。」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勢。既而支撐格拒，李時時蹈僧瑕；僧忽一腳飛擲，李已仰跌丈餘。僧撫掌曰：「子尚未盡吾能也！」李以掌致地，慚沮請教。又數日，僧辭去。李由此以武名，遨

遊南北，罔有其對。偶適歷下，見一少年尼僧，弄藝於場，觀者填溢。尼告眾客曰：「顛倒一身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場一撲為戲。」如是三言。眾相顧，迄無應者。李在側，不覺技癢，意氣而進。尼便笑與合掌。纔一交手，尼便呵止，曰：「此少林宗派也。」即問：「尊師何人？」李初不言。固詰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「憨和尚汝師耶？若爾，不必較手足，願拜下風。」李請之再四，尼不可。眾慫恿之，尼乃曰：「既是憨師弟子，同是箇中人，無妨一戲。但兩相會意可耳。」李諾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；又少年喜勝，思欲敗之，以要一日之名。方頡頏間，尼即遽止。李問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為怯，固

請再角。尼乃起。少間，李騰一蹶去。尼駢五指下削其股；李覺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。尼笑謝曰：「孟浪迕客，幸勿罪！」李昇歸，月餘始愈。後年餘，僧復來，為述往事。僧驚曰：「汝大鹵莽！惹他何為？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然，股已斷矣！」

小人

康熙間，有術人攜一榼，榼中藏小人，長尺許。投以錢，則啟榼令出，唱曲而退。至掖，掖宰索榼入署，細審小人出處。初不敢言；固詰之，始自述其鄉族。蓋讀書童子，自塾中歸，為術人所迷，復投以藥，四體暴縮；彼遂攜之，以為戲具。宰怒，殺術

人。留童子，欲醫之，尚未得其方也。

秦生

萊州秦生，製藥酒，誤投毒味，未忍傾棄，封而置之。積年餘，夜適思飲，而無所得酒。忽憶所藏，啟封嗅之，芳烈噴溢，腸癢涎流，不可制止。取棗將嘗，妻苦勸諫。生笑曰：「快飲而死，勝於饑渴而死多矣。」一棗既盡，倒瓶再斟。妻覆其瓶，滿屋流溢。生伏地而牛飲之。少時，腹痛口噤，中夜而卒。妻號泣，為備棺木，行人殮矣。次夜，忽有美人人，身長不滿三尺，逕就靈寢，以甌水灌之，豁然頓甦。叩而詰之，曰：「我狐仙也。適丈夫人陳家竊酒醉

死，往救而歸，偶過君家，彼憐君子與己同病，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。」言訖，不見。

余友人丘行素貢士，嗜飲。一夜思酒，而無可行沽，輾轉不可復忍，因思代以醋。謀諸婦，婦嗤之。丘固強之，乃煨醢以進。壺既盡，始解衣甘寢。次日，夫人竭壺酒之資，遣僕代沽。道遇伯弟襄宸，詰知其故，因疑嫂不肯為兄謀酒。僕言：「夫人云：『家中蓄醋無多，昨夜已盡其半；恐再一壺，則醋根斷矣。』」聞者皆笑之。不知酒興初濃，即毒藥猶甘之，況醋乎？亦可以傳矣。

鴉頭

諸生王文，東昌人。少誠篤。薄遊於楚，過六河，休於旅舍，閒步門外。遇里戚趙東樓，大賈也，常數年不歸。見王，相執甚懽，便邀臨存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卻步。趙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，王乃入。趙具酒饌，話溫涼。王問：「此何處所？」答云：「此是小勾欄。余因久客，暫假床寢。」話間，妮子頻來出入。王跼促不安，離席告別。趙強捉令坐。俄，見一少女經門外過，望見王，秋波頻顧，眉目含情，儀度嫵婉，實神仙也。王素方直，至此惘然若失。便問：「麗者何人？」趙曰：「此媼次女，小字鴉頭，年十四矣。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，女執不願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齒釋哀免，今尚待聘耳。」

王聞言俯首，默然癡坐，酬應悉乖。趙戲之曰：「君倘垂意，當作冰斧。」王憮然曰：「此念所不敢存。」然日向夕，絕不言去。趙又戲請之。王曰：「雅意極所感佩，囊澀奈何！」趙知女性激烈，必當不允，故許以十金為助。王拜謝趨出，罄貲而至，得五數，強趙致媪。媪果少之。鴉頭言於母曰：「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，今請得如母所願。我初學作人，報母有日，勿以區區放卻財神去。」媪以女性拗執，但得允從，即甚懽喜。遂諾之，使婢邀王郎。趙難中悔，加金付媪。王與女懽愛甚至。既，謂王曰：「妾煙花下流，不堪匹敵；既蒙繾綣，義即至重。君傾囊博此一宵懽，明日如何？」王泫然悲哽。女曰：「勿悲。妾

委風塵，實非所願。顧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。請以宵遁。王喜，遽起；女亦起。聽譙鼓已三下矣。女急易男裝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。王故從雙衛，託以急務，命僕便發。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，縱轡極馳，目不容啟，耳後但聞風鳴；平明，至漢江口，稅屋而止。王驚其異。女曰：「言之，得無懼乎？妾非人，狐耳。母貪淫，日遭虐遇，心所積懣。今幸脫苦海。百里外，即非所知，可幸無恙。」王略無疑貳，從容曰：「室對芙蓉，家徒四壁，實難自慰，恐終見棄置。」女曰：「何為此慮。今市貨皆可居，三數口，淡薄亦可自給。可鬻驢子作貲本。」王如言，即門前設小肆，王與僕人躬同操作，賣酒販漿其中。女作披

肩，刺荷囊，日獲贏餘，飲膳甚優。積年餘，漸能蓄婢媪。王自是不著犢鼻，但課督而已。

女一日悄然忽悲，曰：「今夜合有難作，奈何！」王問之。女曰：「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見凌逼。若遣姊來，吾無憂；恐母自至耳。」夜已央，自慶曰：「不妨，阿姊來矣。」居無何，妮子排闥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罵曰：「婢子不羞，隨人逃匿！老母令我縛去。」即出索子繫女頸。女怒曰：「從一者得何罪？」妮子益忿，捽女斷衿。家中婢媪皆集。妮子懼，奔出。女曰：「姊歸，母必自至。大禍不遠，可速作計。」乃急辦裝，將更播遷。媪忽掩人，怒容可掬，曰：「我故知婢子無禮，須自來也！」女迎跪哀啼。

媪不言，揪髮提去。王徘徊愴惻，眠食都廢。急詣六河，翼得賄贖。至則門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問之居人，俱不知其所徙。悼喪而返。於是俵散客旅，囊貲東歸。後數年，偶入燕都，過育嬰堂，見一兒，七八歲。僕人怪似其主，反復凝注之。王問：「看兒何說？」僕笑以對，王亦笑。細視兒，風度磊落。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己，愛而贖之。詰其名，自稱王孜。王曰：「子棄之襁褓，何知姓氏？」曰：「本師嘗言，得我時，胸前有字，書山東王文之子。」王大駭曰：「我即王文，烏得有子？」念必同己姓名者。心竊喜，甚愛惜之。及歸，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。孜漸長，孔武有力，喜田獵，不務生產，樂鬥好殺；王亦

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見鬼狐，悉不之信。會里中有患狐者，請孜往覘之。至則指狐隱處，令數人隨指處擊之，即聞狐鳴，毛血交落，自是遂安。由是人益異之。

王一日游市廛，忽遇趙東樓，巾袍不整，形色枯黯。驚問所來。趙慘然請問。王乃偕歸，命酒。趙曰：「媼得鴉頭，橫施楚掠。既北徙，又欲奪其志。女矢死不二，因囚置之。生一男，棄諸曲巷；聞在育嬰堂，想已長成。此君遺體也。」王出涕曰：「天幸孽兒已歸。」因述本末。問：「君何落拓至此？」歎曰：「今而知青樓之好，不可過認真也。夫何言！」先是，媼北徙，趙以負販從之。貨重難遷者，悉以賤

售。途中腳直供億，煩費不貲，因大虧損。妮子索取尤奢。數年，萬金蕩然。媪見床頭金盡，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漸寄貴家宿，恆數夕不歸。趙憤激不可耐，然無奈之。適媪他出，鴉頭自窗中呼趙曰：「勾欄中原無情好，所綢繆者，錢耳。君依戀不去，將掇奇禍。」趙懼，如夢初醒。臨行，竊往視女。女授書使達王，趙乃歸。因以此情為王述之。即出鴉頭書。書云：「知孜兒已在膝下矣。妾之厄難，東樓君自能緬悉。前世之孽，夫何可言！妾幽室之中，暗無天日，鞭創裂膚，飢火煎心，易一晨昏，如歷年歲。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，迭互煖抱時，當與兒謀，必能脫妾於厄。母姊雖忍，要是骨肉，但囑勿致傷殘，是所願

耳。」王讀之，泣不自禁。以金帛贈趙而去。時孜年十八矣，王為述前後，因示母書。孜怒皆欲裂，即日赴都，詢吳媪居，則車馬方盈。孜直入，妮子方與湖客飲，望見孜，愕立變色。孜驟進殺之。賓客大駭，以為寇。及視女尸，已化為狐。孜持刃逕入。見媪督婢作羹，孜奔近室門，媪忽不見。孜四顧，急抽矢望屋梁射之，一狐貫心而墮，遂決其首。尋得母所，投石破扃，母子各失聲。母問媪，曰：「已誅之。」母怨曰：「兒何不聽吾言！」命持葬郊野。孜偽諾之，剝其皮而藏之。檢媪箱篋，盡卷金貲，奉母而歸。夫婦重諧，悲喜交至。既問吳媪，孜言：「在吾囊中。」驚問之，出兩革以獻。母怒，罵曰：「忤逆兒！何

得此為！」號慟自撾，轉側欲死。王極力撫慰，叱兒瘞革。孜忿曰：「今得安樂所，頓忘撻楚耶？」母益怒，啼不止。孜葬皮反報，始稍釋。王自女歸，家益盛。心德趙，報以巨金。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。孜承奉甚孝；然誤觸之，則惡聲暴吼。女謂王曰：「兒有拗筋，不刺去之，終當殺人傾產。」夜伺孜睡，潛繫其手足。孜醒曰：「我無罪。」母曰：「將醫爾虐，其勿苦。」孜大叫，轉側不可開。女以巨針刺踝骨側，深三四分許，用刀掘斷，崩然有聲；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。已乃釋縛，拍令安臥。天明，奔候父母，涕泣曰：「兒早夜憶昔所行，都非人類！」父母大喜。從此溫和如處女，鄉里賢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妓盡狐也，不謂有狐而妓者；至狐而鴆，則獸而禽矣。滅理傷倫，其何足怪？至百折千磨，之死靡他，此人類所難，而乃於狐也得之乎？唐君謂魏徵更饒嫵媚，吾於鴉頭亦云。」

酒蟲

長山劉氏，體肥嗜飲。每獨酌，輒盡一甕。負郭田三百畝，輒半種黍；而家豪富，不以飲為累也。一番僧見之，謂其身有異疾。劉答言：「無。」僧曰：「君飲嘗不醉否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此酒蟲也。」劉愕然，便求醫療。曰：「易耳。」問：「需何藥？」俱言不須。但令於日中俯臥，繫手足；去首

半尺許，置良醞一器。移時，燥渴，思飲為極。酒香入鼻，饞火上熾，而苦不得飲。忽覺咽中暴癢，哇有物出，直墮酒中。解縛視之，赤肉長三寸許，蠕動如游魚，口眼悉備。劉驚謝。酬以金，不受，但乞其蟲。問：「將何用？」曰：「此酒之精，甕中貯水，人蟲攪之，即成佳釀。」劉使試之，果然。劉自是惡酒如仇。體漸瘦，家亦日貧，後飲食至不能給。

異史氏曰：「日盡一石，無損其富；不飲一斗，適以益貧；豈飲啄固有數乎？或言：『蟲是劉之福，非劉之病，僧愚之以成其術。』然歟否歟？」

木雕美人

商人白有功言：「在灤口河上，見一人荷竹籠，牽巨犬二。於籠中出木雕美人，高尺餘，手目轉動，豔妝如生。又以小錦韉被犬身，便令跨坐。安置已，叱犬疾奔。美人自起，學解馬作諸劇，鐙而腹藏，腰而尾贅，跪拜起立，靈變不訛。又作昭君出塞：別取一木雕兒，插雉尾，披羊裘，跨犬從之。昭君頻頻回顧，羊裘兒揚鞭追逐，真如生者。」

封三娘

范十一娘，城祭酒之女。少豔美，騷雅尤絕。父母鐘愛之，求聘者輒令自擇；女恆少可。會上元日，水月寺中諸尼，作「盂蘭盆會」。是日，游女如雲，

女亦詣之。方隨喜間，一女子步趨相從，屢望顏色，似欲有言。審視之，二八絕代姝也。悅而好之，轉用盼注。女子微笑曰：「姊非范十一娘乎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女子曰：「久聞芳名，人言果不虛謬。」十一娘亦審里居。女答言：「妾封氏，第三，近在鄰村。」把臂歡笑，詞致溫婉，於是大相愛悅，依戀不捨。十一娘問：「何無伴侶？」曰：「父母早世，家中止一老嫗，留守門戶，故不得來。」十一娘將歸，封凝眸欲涕，十一娘亦惘然，遂邀過從。封曰：「娘子朱門繡戶，妾素無葭莩親，慮致譏嫌。」十一娘固邀之。答：「俟異日。」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，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。十一娘既歸，傾想殊切。出所贈

簪，非金非玉，家人都不之識，甚異之。日望其來，悵然遂病。父母訊得故，使人於近村諮訪，並無知者。時值重九，十一娘羸頓無聊，倩侍兒強扶窺園，設褥東籬下。忽一女子攀垣來窺，覘之，則封女也。呼曰：「接我以力？」侍兒從之，驀然遂下。十一娘驚喜，頓起，曳坐褥間，責其負約，且問所來。答云：「妾家去此尚遠，時來舅家作耍。前言近村者，緣舅家耳。別後懸思頗苦；然貧賤者與貴人交，足未登門，先懷慚怍，恐為婢僕下眼覷，是以不果來。適經牆外過，聞女子語，便一攀望，冀是小姐，今果如願。」十一娘因述病源。封泣下如雨，因曰：「妾來當須秘密。造言生事者，飛短流長，所不堪受。」十

一娘諾。偕歸同榻，快與傾懷。病尋愈。訂為姊妹，衣服履舄，輒互易著。見人來，則隱匿夾幙間。積五月，公及夫人頗聞之。

一日，兩人方對弈，夫人掩人。諦視，驚曰：「真吾兒友也！」因謂十一娘：「閨中有良友，我兩人所歡，胡不早白？」十一娘因達封意。夫人顧謂三娘曰：「伴吾兒，極所忻慰，何昧之？」封羞暈滿頰，默然拈帶而已。夫人去，封乃告別。十一娘苦留之，乃止。一夕，自門外匆皇奔入，泣曰：「我固謂不可留，今果遭此大辱！」驚問之。曰：「適出更衣，一少年丈夫，橫來相干，幸而得逃。如此，復何面目！」十一娘細詰形貌，謝曰：「勿須怪，此妾癡兄。會

告夫人，杖責之。」封堅辭欲去。十一娘請待天曙。封曰：「舅家咫尺，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。」十一娘知不可留，使兩婢踰垣送之。行半里許，辭謝自去。婢返，十一娘伏床悲惋，如失伉儷。後數月，婢以故至東村，暮歸，遇封女從老嫗來。婢喜，拜問。封亦惻惻，訊十一娘興居。婢捉袂曰：「三姑過我。我家姑姑盼欲死！」封曰：「我亦思之，但不樂使家人知。歸啟園門，我自至。」婢歸告十一娘；十一娘喜，從其言，則封已在園中矣。相見，各道間闊，綿綿不寐。視婢子眠熟，乃起，移與十一娘同枕，私語曰：「妾固知娘子未字。以才色門地，何患無貴介婿；然紈袴兒敖不足數。如欲得佳耦，請無以貧富

論。「十一娘然之。封曰：「舊年邂逅處，今復作道場，明日再煩一往，當令見一如意郎君。妾少讀相人書，頗不參差。」昧爽，封即去，約俟蘭若。十一娘果往，封已先在。

眺覽一周，十一娘便邀同車。攜手出門，見一秀才，年可十七八，布袍不飾，而容儀俊偉。封潛指曰：「此翰苑才也。」十一娘略睨之。封別曰：「娘子先歸，我即繼至。」入暮，果至，曰：「我適物色甚詳，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。」十一娘知其貧，不以為可。封曰：「娘子何亦墮世情哉！此人苟長貧賤者，余當挾眸子，不復相天下士矣。」十一娘曰：「且為奈何？」曰：「願得一物，持與訂盟。」十一娘

曰：「姊何草草！父母在，不遂如何？」封曰：「妾此為，正恐其不遂耳。志若堅，生死何可奪也？」十一娘必不可。封曰：「娘子姻緣已動，而魔劫未消。所以故，來報前好耳。請即別，即以所贈金鳳釵，矯命贈之。」十一娘方謀更商，封已出門去。時孟生貧而多才，意將擇耦，故十八猶未聘也。是日，忽睹兩豔，歸涉冥想。一更向盡，封三娘款門而入。燭之，識為日中所見。喜致詰問。曰：「妾封氏，范氏十一娘之女伴也。」生大悅，不暇細審，遽前擁抱。封拒曰：「妾非毛遂，乃曹丘生。十一娘願締永好，請倩冰也。」生愕然不信。封乃以釵示生。生喜不自己，矢曰：「勞着注若此，僕不得十一娘，寧終鰥耳。」

封遂去。生詰旦，浼鄰媪詣范夫人。夫人貧之，竟不商女，立便卻去。十一娘知之，心失所望，深怨封之誤己也；而金釵難返，只須以死矢之。又數日，有某紳為子求婚，恐不諧，浼邑宰作伐。時某方居權要，范公心畏之。以問十一娘，十一娘不樂。母詰之，默默不言，但有涕淚。使人潛告夫人：非孟生，死不嫁！公聞，益怒，竟許某紳家。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，遂涓吉速成禮。十一娘忿不食，日惟耽臥。至親迎之前夕，忽起，攬鏡自妝。夫人竊喜。俄侍女奔白：「小姐自經！」舉宅驚涕，痛悔無所復及。三日遂葬。孟生自鄰媪反命，憤恨欲絕。然遙遙探訪，妄冀復挽。察知佳人有主，忿火中燒，萬慮俱斷矣。未

幾，聞玉葬香埋，慟然悲喪，恨不從麗人俱死。向晚出門，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。歛有一人來，近之，則封三娘。向生曰：「喜姻好可就矣。」生泫然曰：「卿不知十一娘亡耶？」封曰：「我所謂就者，正以其亡。可急喚家人發冢，我有異藥，能令蘇。」生從之，發墓破棺，復掩其穴。生自負尸，與三娘俱歸，置榻上；投以藥，踰時而蘇。顧見三娘，問：「此何所？」封指生曰：「此孟安仁也。」因告以故，始如夢醒。封懼漏洩，相將去五十里，避匿山村。封欲辭去，十一娘泣留作伴，使別院居。因貨殉葬之飾，用為資度，亦稱小有。封每遇生來，輒走避。十一娘從容曰：「吾姊妹，骨肉不啻也，然終無百年

聚。計不如效英、皇。」封曰：「妾少得異訣，吐納可以長生，故不願嫁耳。」十一娘笑曰：「世傳養生術，汗牛充棟，行而效者誰也？」封曰：「妾所得非人所知。世傳並非真訣，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妄。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，若得卮逆症，作虎形立止，非其驗耶？」十一娘陰與生謀，使偽為遠出者。入夜，強勸以酒；既醉，生潛入污之。三娘醒曰：「妹子害我矣！倘色戒不破，道成當升第一天。今墮奸謀，命耳！」乃起告辭。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。封曰：「實相告：我乃狐也。緣瞻麗容，忽生愛慕，如繭自纏，遂有今日。此乃情魔之劫，非關人力。再留，則魔更生，無底止矣。娘子福澤正遠，珍重自

愛。一言已而逝。夫妻驚歎久之。逾年，生鄉、會果捷，官翰林。投刺謁范公，公愧悔不見。固請之，乃見。生入，執子婿禮，伏拜甚恭。公愧怒，疑生儂薄。生請問，具道情事。公不深信；使人探諸其家，方大驚喜。陰戒勿宣，懼有禍變。又二年，某紳以關節發覺，父子充遼海軍，十一娘始歸寧焉。

狐夢

余友畢怡庵，倜儻不群，豪縱自喜。貌豐肥，多髭。士林知名。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，休憩樓上。傳言樓中故多狐。畢每讀青鳳傳，心輒向往，恨不一遇。因於樓上，攝想凝思。既而歸齋，日已寢

暮。時暑月燠熱，當戶而寢。睡中有人搖之。醒而卻視，則一婦人，年逾不惑，而風雅猶存。畢驚起，問其誰何。笑曰：「我狐也。蒙君注念，心竊感納。」畢聞而喜，投以嘲謔。婦笑曰：「妾齒加長矣，縱人不見惡，先自漸沮。有小女及笄，可侍巾櫛。明宵，無寓人於室，當即來。」言已而去。至夜，焚香坐伺。婦果攜女至。態度嫵婉，曠世無匹。婦謂女曰：「畢郎與有夙緣，即須留止。明日早歸，勿貪睡也。」畢與握手入幃，款曲備至。事已，笑曰：「肥郎癡重，使人不堪！」未明即去。既夕自來，曰：「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，明日即屈同去。」問：「何所？」曰：「大姊作筵主，去此不遠也。」畢果候之。良久

不至，身漸倦惰。纔伏案頭，女忽入曰：「勞君久伺矣。」乃握手而行。奄至一處，有大院落。直上中堂，則見燈燭熒熒，燦若星點。俄而主人至，年近二旬，淡妝絕美。斂衽稱賀已，將踐席，婢入白：「二娘子至。」見一女子人，年可十八九，笑向女曰：「妹子已破瓜矣。新郎頗如意否？」女以扇擊背，白眼視之。二娘曰：「記兒時與妹相撲為戲，妹畏人數脅骨，遙呵手指，即笑不可耐。便怒我，謂我當嫁焦僥國小王子。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，刺破小吻，今果然矣。」大娘笑曰：「無怪二娘子怒詛也！新郎在側，直爾憨跳！」頃之，合尊促坐，宴笑甚懽。忽一少女抱一貓至，年可十一二，雛髮未燥，而豔媚人

骨。大娘曰：「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？此無坐處。」因提抱膝頭，取肴果餌之。移時，轉置二娘懷中，曰：「壓我脛股酸痛！」二姊曰：「婢子許大，身如百鈞重，我脆弱不堪。既欲見姊丈，姊丈故壯偉，肥膝耐坐。」乃捉置畢懷。人懷香奕，輕若無人。畢抱與同杯飲。大娘曰：「小婢勿過飲，醉失儀容，恐姊夫所笑。」少女孜孜展笑，以手弄貓，貓戛然鳴。大娘曰：「尚不拋卻，抱走蚤蟲矣！」二娘曰：「請以狸奴為令，執箸交傳，鳴處則飲。」眾如其教。至畢輒鳴。畢故豪飲，連舉數觥。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，因大喧笑。二姊曰：「小妹子歸休！壓煞郎君，恐三姊怨人。」小女郎乃抱貓去。大姊見畢善飲，乃

摘髻子貯酒以勸。視髻僅容升許；然飲之，覺有數斗之多。比乾視之，則荷蓋也。二娘亦欲相酬。畢辭不勝灑。二娘出一口脂合子，大於彈丸，酌曰：「既不勝酒，聊以示意。」畢視之，一吸可盡；接吸百口，更無乾時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去，曰：「勿為奸人所弄。」置合案上，則一巨鉢。二娘曰：「何預汝事！三日郎君，便如許親愛耶！」畢持杯向口立盡。把之膩軟；審之，非杯，乃羅襪一鉤，襯飾工絕。二娘奪罵曰：「猾婢！何時盜人履子去，怪道足冷冰也！」遂起，入室易舄。女約畢離席告別。女送出村，使畢自歸。瞥然醒寤，竟是夢景；而鼻口醺醺，酒氣猶濃，異之。至暮，女來，曰：「昨宵未醉死

耶？」畢言：「方疑是夢。」女曰：「姊妹怖君狂譟，故託之夢，實非夢也。」女每與畢弈，畢輒負。女笑曰：「君日嗜此，我謂必大高著；今視之，只平平耳。」畢求指誨。女曰：「弈之為術，在人自悟，我何能益君？朝夕漸染，或當有異。」居數月，畢覺稍進。女試之，笑曰：「尚未，尚未。」畢出與所嘗共弈者游，則人覺其異，咸奇之。畢為人坦直，胸無宿物，微洩之。女已知，責曰：「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！屢囑慎密，何尚爾爾！」怫然欲去。畢謝過不遑，女乃稍解；然由此來寢疏矣。積年餘，一夕來，兀坐相向。與之弈，不弈；與之寢，不寢。悵然良久，曰：「君視我孰如青鳳？」曰：「殆過之。」

曰：「我自慚弗如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，請煩作小傳，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。」畢曰：「夙有此志；曩遵舊囑，故秘之。」女曰：「向為是囑，今已將別，復何諱？」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妾與四妹妹為西王母徵作花鳥使，不復得來。曩有姊行，與君家叔兄，臨別已產二女，今尚未醮；妾與君幸無所累。」畢求贈言，曰：「盛氣平，過自寡。」遂起，捉手曰：「君送我行。」至里許，灑涕分手，曰：「彼此有志，未必無會期也。」乃去。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，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，細述其異。余曰：「有狐若此，則聊齋之筆墨有光榮矣。」遂志之。

布客

長清某，販布為業，客於泰安。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，詣問休咎。術人推之曰：「運數大惡，可速歸。」某懼，囊貲北下。途中遇一短衣人，似是隸胥。漸漬與語，遂相知悅。屢市餐飲，呼與共啜。短衣人甚德之。某問所幹營，答言：「將適長清，有所勾致。」問為何人。短衣人出牒，示令自審；第一即己姓名。駭曰：「何事見勾？」短衣人曰：「我非生人，乃蒿里山東四司隸役。想子壽數盡矣。」某出涕求救。鬼曰：「不能。然牒上名多，拘集尚需時日。子速歸，處置後事，我最後相招，此即所以報交好耳。」無何，至河際，斷絕橋梁，行人艱涉。鬼曰：「子行死矣，一文亦將不去。請即建橋，利行人；雖

頗煩費，然於子未必無小益。」某然之。歸，告妻子作周身具。剋日鳩工建橋。久之，鬼竟不至。心竊疑之。一日，鬼忽來曰：「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，轉達冥司矣，謂此一節可延壽命。今牒名已除，敬以報命。」某喜感謝。後再至泰山，不忘鬼德，敬齋楮錠，呼名酌奠。既出，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：「子幾禍我！適司君方蒞事，幸不聞知；不然，奈何！」送之數武，曰：「後勿復來。倘有事北往，自當迂道過訪。」遂別而去。

農人

有農人芸於山下，婦以陶器為餉。食已，置器壠

畔。向暮視之，器中餘粥盡空。如是者屢。心疑之，因睨注以覘之。有狐來，探首器中。農人荷鋤潛往，力擊之。狐驚竄走。器囊頭，苦不得脫；狐顛蹙，觸器碎落，出首，見農人，竄益急，越山而去。後數年，山南有貴家女，苦狐纏祟，敕勒無靈。狐謂女曰：「紙上符咒，能奈我何！」女給之曰：「汝道術良深，可幸永好。顧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？」狐曰：「我罔所怖。但十年前在北山時，嘗竊食田畔，被一人戴闊笠，持曲項兵，幾為所戮，至今猶悸。」女告父。父思投其所畏，但不知姓名、居里，無從問訊。會僕以故至山村，向人偶道。旁一人驚曰：「此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同，將無向所逐狐，今能為怪耶？」

「僕異之，歸告主人。主人喜，即命僕馬招農人來，敬白所求。農人笑曰：「曩所遇誠有之，顧未必即為此物；且既能怪變，豈復畏一農人？」貴家固強之，使披戴如爾日狀，入室以鋤卓地，咤曰：「我日覓汝不可得，汝乃逃匿在此耶！今相值，決殺不宥！」言已，即聞狐鳴於室。農人益作威怒。狐即哀言乞命。農人叱曰：「速去，釋汝。」女見狐奉頭鼠竄而去，自是遂安。

章阿端

衛輝戚生，少年蘊藉，有氣敢任。時大姓有巨第，白晝見鬼，死亡相繼，願以賤售。生廉其直，購

居之。而第闔人稀，東院樓亭，蒿艾成林，亦姑廢置。家人夜驚，輒相譁以鬼。兩月餘，喪一婢。無何，生妻以暮至樓亭，既歸，得疾，數日尋斃。家人益懼，勸生他徙。生不聽。而塊然無偶，僚慄自傷。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。生怒，盛氣襆被，獨臥荒亭中，留燭以覘其異。久之無他，亦竟睡去。忽有人以手探被，反復捫搦。生醒視之，則一老大婢，攣耳蓬頭，臃腫無度。生知其鬼，捉臂推之，笑曰：「尊範不堪承教！」婢慚，斂手蹀躞而去。少頃，一女郎自西北隅出，神情婉妙，闖然至燈下，怒罵：「何處狂生，居然高臥！」生起笑曰：「小生此間之第主，候卿討房稅耳。」遂起，裸而捉之。女急遁。生先趨西

北隅，阻其歸路。女既窮，便坐床上。近臨之，對燭如仙；漸擁諸懷。女笑曰：「狂生不畏鬼耶？將禍爾死！」生強解裙襦，則亦不甚抗拒。已而自白：「妾章氏，小字阿端。誤適蕩子，剛愎不仁，橫加折辱，憤悒夭逝，瘞此二十餘年矣。此宅下皆墳冢也。」問：「老婢何人？」曰：「亦一故鬼，從妾服役。上有生人居，則鬼不安於夜室，適令驅君耳。」問：「捫搦何為？」笑曰：「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，其情可憫；然亦太不自諒矣。要之：餒怯者，鬼益侮弄之；剛腸者，不敢犯也。」聽鄰鐘響斷，著衣下床，曰：「如不見猜，夜當復至。」入夕，果至，綢繆益懽。生曰：「室人不幸殂謝，感悼不釋於懷。卿能為我致

之否？」女聞之益戚，曰：「妾死二十年，誰一致念憶者！君誠多情，妾當極力。然聞投生有地矣，不知尚在冥司否。」逾夕，告生曰：「娘子將生貴人家。以前生失耳環，撻婢，婢自縊死，此案未結，以故遲留。今尚寄藥王廊下，有監守者。妾使婢往行賄，或將來也。」生問：「卿何閒散？」曰：「凡枉死鬼不自投見，閻摩天子不及知也。」二鼓向盡，老婢果引生妻而至。生執手大悲。妻含涕不能言。女別去，曰：「兩人可話契闊，另夜請相見也。」生慰問婢死事。妻曰：「無妨，行結矣。」上床偎抱，款若平生之歡。由此遂以為常。後五日，妻忽泣曰：「明日將赴山東，乖離苦長，奈何！」生聞言，揮涕流離，哀

不自勝。女勸曰：「妾有一策，可得暫聚。」共收涕詢之。女請以錢紙十提，焚南堂杏樹下，持賄押生者，俾緩時日。生從之。至夕，妻至曰：「幸賴端娘，今得十日聚。」生喜，禁女勿去，留與連床，暮以暨曉，惟恐懼盡。過七八日，生以限期將滿，夫妻終夜哭。問計於女。女曰：「勢難再謀。然試為之，非冥資百萬不可。」生焚之如數。女來，喜曰：「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，初甚難；既見多金，心始搖。今已以他鬼代生矣。」自此白日亦不復去，令生塞戶牖，燈燭不絕。如是年餘，女忽病瘖悶，懊懣恍惚，如見鬼狀。妻撫之曰：「此為鬼病。」生曰：「端娘已鬼，又何鬼之能病？」妻曰：「不然。人死為鬼，

鬼死為鬻。鬼之畏鬻，猶人之畏鬼也。」生欲為聘巫醫。曰：「鬼何可以人療？鄰媪王氏，今行術於冥間，可往召之。然去此十餘里，妾足弱，不能行，煩君焚芻馬。」生從之。馬方爇，即見女婢牽赤騮，授綏庭下，轉瞬已杳。少間，與一老嫗疊騎而來，繫馬廊柱。嫗人，切女十指。既而端坐，首獨倏作態。仆地移時，蹶而起曰：「我黑山大王也。娘子病大篤，幸遇小神，福澤不淺哉！此業鬼為殃，不妨，不妨！但是病有瘳，須厚我供養，金百錠、錢百貫，盛筵一設，不得少缺。」妻一一噉應。嫗又仆而蘇，向病者呵叱，乃已。既而欲去。妻送諸庭外，贈之以馬，欣然而去。人視女郎，似稍清醒。夫妻大悅，撫問之。

女忽言曰：「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。合日輒見冤鬼，命也！」因泣下。越宿，病益沈殆，曲體戰栗，妄有所睹。拉生同臥，以首入懷，似畏撲捉。生一起，則驚叫不寧。如此六七日，夫妻無所為計。會生他出，半日而歸，聞妻哭聲。驚問，則端娘已斃床上，委蛻猶存。啟之，白骨儼然。生大慟，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。一夜，妻夢中嗚咽。搖而問之，答云：「適夢端娘來，言其夫為鬻鬼，怒其改節泉下，啣恨索命去，乞我作道場。」生早起，即將如教。妻止之曰：「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。」乃起去。踰刻而來，曰：「余已命人邀僧侶。當先焚錢紙作用度。」生從之。日方落，僧眾畢集，金鐃法鼓，一如人世。妻每謂其

聒耳，生殊不聞。道場既畢，妻又夢端娘來謝，言：「冤已解矣，將生作城隍之女。煩為轉致。」居三年，家人初聞而懼，久之漸習。生不在，則隔窗啟稟。一夜，向生啼曰：「前押生者，今情弊漏洩，按責甚急，恐不能久聚矣。」數日，果疾，曰：「情之所鐘，本願長死，不樂生也。今將永訣，得非數乎！」生皇遽求策。曰：「是不可為也。」問：「受責乎？」曰：「薄有所罰。然偷生罪大，偷死罪小。」言訖，不動。細審之，面龐形質，漸就漸滅矣。生每獨宿亭中，冀有他遇，終亦寂然，人心遂安。

罇飪媪

韓生居別墅半載，臘盡始返。一夜，妻方臥，聞人行聲。視之，爐中煤火，熾耀甚明。見一媪，可八九十，雞皮橐背，衰髮可數。向女曰：「食餽飪否？」女懼不敢應。媪遂以鐵箸撥火，加釜其上；又注以水。俄聞湯沸。媪撩襟啟腰橐，出餽飪數十枚，投湯中，歷歷有聲。自言曰：「待尋箸來。」遂出門去。女乘媪去，急起捉釜傾簣後，蒙被而臥。少刻，媪至，逼問釜湯所在。女大懼而號。家人盡醒，媪始去。啟簣照視，則土鱉蟲數十，堆累其中。

金永年

利津金永年，八十二歲無子，媪亦七十八歲，自

分絕望。忽夢神告曰：「本應絕嗣，念汝貿販平準，賜予一子。」醒以告媪。媪曰：「此真妄想。兩人皆將就木，何由生子？」無何，媪腹震動；十月，竟舉一男。

花姑子

安幼輿，陝之拔貢生。為人揮霍好義，喜放生。見獵者獲禽，輒不惜重直，買釋之。會舅家喪葬，往助執紼。暮歸，路經華嶽，迷竄山谷中。心大恐。一矢之外，忽見燈火，趨投之。數武中，窺見一叟，偃偻曳杖，斜徑疾行。安停足，方欲致問。叟先詰誰何。安以迷途告；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，將以投止。

叟曰：「此非安樂鄉。幸老夫來，可從去，茅廬可以下榻。」安大悅，從行里許，睹小村。叟扣荆扉，一嫗出，啟關曰：「郎子來耶？」叟曰：「諾。」既入，則舍宇湫隘。叟挑燈促坐，便命隨事具食。又謂嫗曰：「此非他，是吾恩主。婆子不能行步，可喚花姑子來釀酒。」俄女郎以饌具入，立叟側，秋波斜盼。安視之，芳容韶齒，殆類天仙。叟顧令煨酒。房西隅有煤爐，女即入房撥火。安問：「此公何人？」答云：「老夫章姓。七十年止有此女。田家少婢僕，以君非他人，遂敢出妻見子，幸勿哂也。」安問：「婿家何里？」答言：「尚未。」安贊其惠麗，稱不容口。叟方謙挹，忽聞女郎驚號。叟奔入，則酒沸火

騰。叟乃救止，訶曰：「老大婢，濡猛不知耶！」回首，見爐傍有蠶心插紫姑未竟，又訶曰：「髮蓬蓬許，裁如嬰兒！」持向安曰：「貪此生涯，致酒騰沸。蒙君子獎譽，豈不羞死！」安審諦之，眉目袍服，製甚精工。贊曰：「雖近兒戲，亦見慧心。」斟酌移時，女頻來行酒，嫣然含笑，殊不羞澆。安注目情動。忽聞嫗呼，叟便去。安覩無人，謂女曰：「睹仙容，使我魂失。欲通媒妁，恐其不遂，如何？」女抱壺向火，默若不聞；屢問不對。生漸入室。女起，厲色曰：「狂郎入闥將何為！」生長踈哀之。女奪門欲去。安暴起要遮，狎接臆。女顫聲疾呼，叟匆遽入問。安釋手而出，殊切愧懼。女從容向父曰：「酒復

湧沸，非郎君來，壺子融化矣。」安聞女言，心始安妥，益德之。魂魄顛倒，喪所懷來。於是偽醉離席，女亦遂去。叟設裋褐，闔扉乃出。安不寐；未曙，呼別。至家，即浼交好者造廬求聘，終日而返，竟莫得其居里。安遂命僕馬，尋途自往。至則絕壁巉巖，竟無村落；訪諸近里，則此姓絕少。失望而歸，並忘食寢。由此得昏瞶之疾；強啖湯粥，則唾欲吐；潰亂中，輒呼花姑子。家人不解，但終夜環伺之，氣勢阡危。

一夜，守者困怠並寐，生矇矓中，覺有人揣而扞之。略開眸，則花姑子立床下，不覺神氣清醒。熟視女郎，潛潛涕墮。女傾頭笑曰：「癡兒何至此耶？」

乃登榻，坐安股上，以兩手為按太陽穴。安覺腦麤奇香，穿鼻沁骨。按數刻，忽覺汗滿天庭，漸達肢體。小語曰：「室中多人，我不便住。三日當復相望。」又於繡袂中出數蒸餅置床頭，悄然遂去。安至中夜，汗已思食，捫餅啗之。不知所苞何料，甘美非常，遂盡三枚。又以衣覆餘餅，懵憐酣睡，辰分始醒，如釋重負。

三日，餅盡，精神倍爽。乃遣散家人。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，潛出齋庭，悉脫扃鍵。未幾，女果至，笑曰：「癡郎子！不謝巫耶？」安喜極，抱與綢繆，恩愛甚至。已而曰：「妾冒險蒙垢，所以故，來報重恩耳。實不能永諧琴瑟，幸早別圖。」安默默良

久，乃問曰：「素昧生平，何處與卿家有舊，實所不憶。」女不言，但云：「君自思之。」生固求永好。女曰：「屢屢夜奔，固不可；常諧伉儷，亦不能。」安聞言，邑邑而悲。女曰：「必欲相諧，明宵請臨妾家。」安乃收悲以忻，問曰：「道路遼遠，卿纖纖之步，何遂能來？」曰：「妾固未歸。東頭聾媪我姨行，為君故，淹留至今，家中恐所疑怪。」安與同衾，但覺氣息肌膚，無處不香。問曰：「熏何薺澤，致侵肌骨？」女曰：「妾生來便爾，非由熏飾。」安益奇之。女早起言別。安慮迷途，女約相候於路。安抵暮馳去，女果伺待，偕至舊所。叟媪歡逆。酒肴無佳品，雜具藜藿。既而請客安寢。女子殊不瞻顧，頗

涉疑念。更既深，女始至，曰：「父母絮絮不寢，致勞久待。」浹洽終夜，謂安曰：「此宵之會，乃百年之別。」安驚問之。答曰：「父以小村孤寂，故將遠徙。與君好合，盡此夜耳。」安不忍釋，俯仰悲愴。依戀之間，夜色漸曙。叟忽闖然入，罵曰：「婢子玷我清門，使人愧怍欲死！」女失色，草草奔去。叟亦出，且行且詈。安驚孱還怯，無以自容，潛奔而歸。數日徘徊，心景殆不可過。因思夜往，踰牆以觀其便。叟固言有恩，即令事洩，當無大譴。遂乘夜竄往，蹀躞山中，迷悶不知所往。大懼。方覓歸途，見谷中隱有舍宇；喜詣之，則閨閤高壯，似是世家，重門尚未扃也。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。有青衣人出，

問：「昏夜何人詢章氏？」安曰：「是吾親好，偶迷居向。」青衣曰：「男子無問章也。此是渠姪家，花姑即今在此，容傳白之。」人未幾，即出邀安。纔登廊舍，花姑趨出迎，謂青衣曰：「安郎奔波中夜，想已困殆，可伺床寢。」少間，攜手入幃。安問：「姪家何別無人？」女曰：「姪他出，留妾代守。幸與郎遇，豈非夙緣？」然俛傍之際，覺甚羶腥，心疑有異。女抱安頸，遽以舌舐鼻孔，徹腦如刺。安駭絕，急欲逃脫；而身若巨綆之縛。少時，悶然不覺矣。安不歸，家中逐者窮人蹟。或言暮遇於山徑者。家人入山，則見裸死危崖下。驚怪莫察其由，舁歸。眾方聚哭，一女郎來弔，自門外噉啣而入。撫尸捺鼻，涕洟

其中，呼曰：「天乎，天乎！何愚冥至此！」痛哭聲嘶，移時乃已。告家人曰：「停以七日，勿殮也。」眾不知何人，方將啟問；女傲不為禮，含涕逕出。留之不顧；尾其後，轉眸已渺。群疑為神，謹遵所教。夜又來，哭如昨。至七夜，安忽甦，反側以呻。家人盡駭。女子入，相向嗚咽。安舉手，揮眾令去。女出青草一束，燂湯升許，即床頭進之，頃刻能言。歎曰：「再殺之惟卿，再生之亦惟卿矣！」因述所遇。女曰：「此蛇精冒妾也。前迷道時所見燈光，即是物也。」安曰：「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？勿乃仙乎？」曰：「久欲言之，恐致驚怪。君五年前，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獐而放之否？」曰：「然，其有之。」

曰：「是即妾父也。前言大德，蓋以此故。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。妾與父訟諸閻摩王，閻摩王弗善也。父願壞道代郎死，哀之七日，始得當。今之邂逅，幸耳。然君雖生，必且痿痺不仁；得蛇血合酒飲之，病乃可除。」生啣恨切齒，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。女曰：「不難。但多殘生命，累我百年不得飛升。其穴在老崖中，可於晡時聚茅焚之，外以強弩戒備，妖物可得。」言已，別曰：「妾不能終事，實所哀慘。然為君故，業行已損其七，幸憫宥也。月來覺腹中微動，恐是孽根。男與女，歲後當相寄耳。」流涕而去。安經宿，覺腰下盡死，爬抓無所痛癢。乃以女言告家人。家人往，如其言，熾火穴中。有巨白蛇

衝燄而出。數弩齊發，射殺之。火熄入洞，蛇大小數百頭，皆焦臭。家人歸，以蛇血進。安服三日，兩股漸能轉側，半年始起。後獨行谷中，遇老媪以繡席抱嬰兒授之，曰：「吾女致意郎君。」方欲問訊，瞥不復見。啟襁視之，男也。抱歸，竟不復娶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此非定論也。蒙恩啣結，至於沒齒，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。至於花姑，始而寄慧於憨，終而寄情於悃。乃知憨者慧之極，悃者情之至也。仙乎，仙乎！」

武孝廉

武孝廉石某，囊貲赴都，將求銓敘。至德州，暴病，唾血不起，長臥舟中。僕篡金亡去。石大恚，病益加，資糧斷絕。榜人謀委棄之。會有女子乘船，夜來臨泊，聞之，自願以舟載石。榜人悅，扶石登女舟。石視之，婦四十餘，被服粲麗，神采猶都。呻以感謝。婦臨審曰：「君夙有療根，今魂魄已遊墟墓。」石聞之，噉然哀哭。婦曰：「我有丸藥，能起死。苟病瘳，勿相忘。」石灑泣矢盟。婦乃以藥餌石；半日，覺少痊。婦即榻供甘旨，殷勤過於夫婦。石益德之。月餘，病良已。石膝行而前，敬之如母。婦曰：「妾瑩獨無依，如不以色衰見憎，願侍巾櫛。」一時石三十餘，喪偶經年，聞之，喜愜過望，遂相燕好。婦

乃出藏金，使人都營幹，相約返與同歸。石赴都夤緣，選得本省司閫；餘金市鞍馬，冠蓋赫奕。因念婦臘已高，終非良偶，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繼室。心中悚怯，恐婦聞知，遂避德州道，迂途履任。年餘，不通音耗。有石中表，偶至德州，與婦為鄰。婦知之，詣問石況。某以實對。婦大罵，因告以情。某亦代為不平，慰解曰：「或署中務冗，尚未暇遑。乞修尺一書，為嫂寄之。」婦如其言。某敬以達石，石殊不置意。又年餘，婦自往歸石，止於旅舍，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。石令絕之。一日，方燕飲，聞喧詈聲，釋杯凝聽，則婦已褰簾入矣。石大駭，面色如土。婦指罵曰：「薄情郎！安樂耶？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？我與

汝情分不薄，即欲置婢妾，相謀何害？」石累足屏氣，不能復作聲。久之，長跽自投，詭辭乞宥。婦氣稍平。石與王氏謀，使以妹禮見婦。王氏雅不欲；石固哀之，乃往。王拜，婦亦答拜。曰：「妹勿懼，我非悍妒者。曩事，實人情所不堪，即妹亦當不願有是郎。」遂為王緬述本末。王亦憤恨，因與交詈石。石不能自為地，惟求自贖，遂相安帖。初，婦之未入也，石戒閹人勿通。至此，怒閹人，陰詰讓之。閹人固言管鑰未發，無人者，不服。石疑之而不敢問婦，兩雖言笑，而終非所好也。幸婦嫻婉，不爭夕。三餐後，掩闥早眠，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。王初猶自危；見其如此，益敬之。厭旦往朝，如事姑嫜。婦御下寬

和有體，而明察若神。一日，石失印綬，合署沸騰，屑屑還往，無所為計。婦笑言：「勿憂，竭井可得。」石從之，果得之。叩其故，輒笑不言。隱約間，似知盜者姓名，然終不肯洩。居之終歲，察其行多異。石疑其非人，常於寢後使人間聽之，但聞床上終夜作振衣聲，亦不知其何為。婦與王極相愛憐。一夕，石以赴臬司未歸，婦與王飲，不覺過醉，就臥席間，化而為狐。王憐之，覆以錦褥。未幾，石入，王告以異。石欲殺之。王曰：「即狐，何負於君？」石不聽，急覓佩刀。而婦已醒，罵曰：「虺蜮之行，而豺狼之心，必不可以久居！曩所啖藥，乞賜還也！」即唾石面。石覺森寒如澆冰水，喉中習習作癢；嘔出，

則丸藥如故。婦拾之，忿然逕出，追之已杳。石中夜舊症復作，血嗽不止，半歲而卒。

異史氏曰：「石孝廉，翩翩若書生。或言其折節能下士，語人如恐傷。壯年殂謝，士林悼之。至聞其負狐婦一事，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？」

西湖主

陳生弼教，字明允，燕人也。家貧，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。泊舟洞庭。適豬婆龍浮水面，賈射之。中背。有魚啣龍尾不去，並獲之。鎖置桅間，奄存氣息；而龍吻張翕，似求援拯。生惻然心動，請於賈而

釋之。攜有金創藥，戲敷患處，縱之水中，浮沉踰刻而沒。後年餘，生北歸，復經洞庭，大風覆舟。幸扳一竹簾，漂泊終夜，絙木而止。援岸方升，有浮尸繼至，則其僮僕。力引出之，已就斃矣。慘怛無聊，坐對憩息。但見小山聳翠，細柳搖青，行人絕少，無可問途。自遲明以及辰後，悵悵靡之。忽僮僕肢體微動，喜而捫之。無何，嘔水數斗，醒然頓蘇。相與曝衣石上，近午始燥可著。而枵腸輾轉，飢不可堪。於是越山疾行，冀有村落。纔至半山，聞鳴鏑聲。方疑聽所，有二女郎乘駿馬來，騁如撒菽。各以紅綃抹額，髻插雉尾；著小袖紫衣，腰束綠錦；一挾彈，一臂青鞵。度過嶺頭，則數十騎獵於榛莽，並皆姝麗，

裝束若一。生不敢前。有男子步馳，似是馭卒，因就問之。答曰：「此西湖主獵首山也。」生述所來，且告之餒。馭卒解裹糧授之。囑云：「宜即遠避，犯駕當死！」生懼，疾趨下山。茂林中隱有殿閣，謂是蘭若。近臨之，粉垣圍沓，溪水橫流；朱門半啟，石橋通焉。攀扉一望，則臺榭環雲，擬於上苑，又疑是貴家園亭。逡巡而入，橫藤礙路，香花撲人。過數折曲欄，又是別一院宇，垂楊數十株，高拂朱簷。山鳥一鳴，則花片齊飛；深苑微風，則榆錢自落。怡日快心，殆非人世。穿過小亭，有鞦韆一架，上與雲齊；而罽索沉沉，杳無人蹟。因疑地近閨閣，恆怯未敢深入。俄聞馬騰於門，似有女子笑語。生與僮潛伏叢花

中。未幾，笑聲漸近。聞一女子曰：「今日獵興不佳，獲禽絕少。」又一女曰：「非是公主射得雁落，幾空勞僕馬也。」無何，紅裝數輩，擁一女郎至亭上坐。禿袖戎裝，年可十四五。鬢多斂霧，腰細驚風，玉蕊瓊英未足方喻。諸女子獻茗熏香，燦如堆錦。移時，女起，歷階而下。一女曰：「公主鞍馬勞頓，尚能鞦韆否？」公主笑諾。遂有駕肩者，捉臂者，褰裙者，持履者，挽扶而上。公主舒皓腕，躡利屣，輕如飛燕，蹴入雲霄。已而扶下。群曰：「公主真仙人也！」嘻笑而去。生睨良久，神志飛揚。迨人聲既寂，出詣鞦韆下，徘徊凝想。見籬下有紅巾，知為群美所遺，喜內袖中。登其亭，見案上設有文具，遂題

巾曰：「雅戲何人擬半仙？分明瓊女散金蓮。廣寒隊裏應相妒，莫信凌波上九天。」題已，吟誦而出。復尋故徑，則重門扃錮矣。踟躕罔計，返而樓閣亭臺，涉歷幾盡。一女掩人，驚問：「何得來此？」生揖之曰：「失路之人，幸能垂救。」女問：「拾得紅巾否？」生曰：「有之。然已玷染，如何？」因出之。女大驚曰：「汝死無所矣！此公主所常御，塗鴉若此，何能為地？」生失色，哀求脫免。女曰：「竊窺宮儀，罪已不赦。念汝儒冠蘊藉，欲以私意相全；今孽乃自作，將何為計！」遂皇皇持巾去。生心悸肌慄，恨無翅翎，惟延頸俟死。

迂久，女復來，潛賀曰：「子有生望矣！公主看

巾三四遍，蹶然無怒容，或當放君去。宜姑耐守，勿得攀樹鑽垣，發覺不宥矣。」日已投暮，凶祥不能自必；而餓燄中燒，憂煎欲死。無何，女子挑燈至。一婢提壺榼，出酒食餉生。生急問消息。女云：「適我乘間言：『園中秀才，可恕則放之；不然，餓且死。』」公主沉思云：「深夜教渠何之？」遂命餽君食。此非惡耗也。」生徊徨終夜，危不自安。辰刻向盡，女子又餉之。生哀求緩頰。女曰：「公主不言殺，亦不言放。我輩下人，何敢屑屑瀆告？」既而斜日西轉，眺望方殷，女子孛息急奔而入，曰：「殆矣！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；妃展巾抵地，大罵狂傖，禍不遠矣！」生大驚，面如灰土，長跽請教。忽聞人語紛拏，女

搖手避去。數人持索，洶洶入戶。內一婢熟視曰：「將謂何人，陳郎耶？」遂止持索者，曰：「且勿且勿，待白王妃來。」返身急去。少間來，曰：「王妃請陳郎入。」生戰惕從之。經數十門戶，至一宮殿，碧箔銀鉤。即有美姬揭簾，唱：「陳郎至。」上一麗者，袍服炫冶。生伏地稽首，曰：「萬里孤臣，幸恕生命。」妃急起，自曳之曰：「我非君子，無以有今日。婢輩無知，致迕佳客，罪何可贖！」即設華筵，酌以鏤杯。生茫然不解其故。妃曰：「再造之恩，恨無所報。息女蒙題巾之愛，當是天緣，今夕即遣奉侍。」生意出非望，神惝恍而無著。日方暮，一婢前曰：「公主已嚴妝訖。」遂引生就帳。忽而笙管敖

曹；階上悉踐花鬪；門堂藩溷，處處皆籠燭。數十妖姬，扶公主交拜。麝蘭之氣，充溢殿庭。既而相將入幃，兩相傾愛。生曰：「羈旅之臣，生平不省拜侍。點污芳巾，得免斧鑕，幸矣；反賜姻好，實非所望。」

「公主曰：「妾母，湖君妃子，乃揚江王女。舊歲歸寧，偶游湖上，為流矢所中。蒙君脫免，又賜刀圭之藥，一門戴佩，常不去心。郎勿以非類見疑。妾從龍君得長生訣，願與郎共之。」生乃悟為神人。因問：「婢子何以相識？」曰：「爾日洞庭舟上，曾有小魚啣尾，即此婢也。」又問：「既不見誅，何遲遲不賜縱脫？」笑曰：「實憐君才，但不自主。顛倒終夜，他人不及知也。」生歎曰：「卿，我鮑叔也。餽食者

誰？」曰：「阿念，亦妾腹心。」生曰：「何以報德？」笑曰：「侍君有日，徐圖塞責未晚耳。」問：「大王何在？」曰：「從關聖征蚩尤未歸。」居數日，生慮家中無耗，懸念綦切，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。家中聞洞庭舟覆，妻子縗絰已年餘矣。僕歸，始知不死；而音問梗塞，終恐漂泊難返。又半載，生忽至，裘馬甚都，囊中寶玉充盈。由此富有巨萬，聲色豪奢，世家所不能及。七八年間，生子五人。日日宴集賓客，宮室飲饌之奉，窮極豐盛。或問所遇，言之無少諱。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，宦游南服十餘年。歸過洞庭，見一畫舫，雕檻朱窗，笙歌幽細，緩蕩煙波。時有美人推窗凭眺。梁目注舫中，見一少年丈

夫，科頭疊股其上；傍有二八姝麗，揆莎交摩。念必楚襄貴官，而騶從殊少。凝眸審諦，則陳明允也。不覺憑欄酣叫。生聞呼罷棹，出臨鷁首，邀梁過舟。見殘肴滿案，酒霧猶濃。生立命撤去。頃之，美婢三五，進酒烹茗，山海珍錯，目所未睹。梁驚曰：「十年不見，何富貴一至於此！」笑曰：「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跡耶？」問：「適共飲何人？」曰：「山荊耳。」梁又異之。問：「攜家何往？」答：「將西渡。」梁欲再詰，生遽命歌以侑酒。一言甫畢，旱雷聒耳，肉竹嘈雜，不復可聞言笑。梁見佳麗滿前，乘醉大言曰：「明允公，能令我真箇銷魂否？」生笑云：「足下醉矣！然有一美妾之貲，可贈故人。」遂

命侍兒進明珠一顆，曰：「綠珠不難購，明我非吝惜。」乃趣別曰：「小事忙迫，不及與故人久聚。」送梁歸舟，開纜逕去。梁歸，探諸其家，則生方與客飲，益疑。因問：「昨在洞庭，何歸之速？」答曰：「無之。」梁乃追述所見，一座盡駭。生笑曰：「君誤矣，僕豈有分身術耶？」眾異之，而究莫解其故。後八十一歲而終。迨殯，訝其棺輕；開之，則空棺耳。

異史氏曰：「竹籬不沉，紅巾題句，此其中具有鬼神；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。迨宮室妻妾，一身而兩享其奉，即又不可解矣。昔有願嬌妻美妾，貴子賢孫，而兼長生不死者，僅得其半耳。豈仙人中亦有

汾陽、季倫耶？」

孝子

青州東香山之前，有周順亭者，事母至孝。母股生巨疽，痛不可忍，晝夜嘔呻。周撫肌進藥，至忘寢食。數月不痊，周憂煎無以為計。夢父告曰：「母疾賴汝孝。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，徒勞焦惻也。」醒而異之。乃起，以利刃割脅肉，肉脫落，覺不甚苦。急以布纏腰際，血亦不注。於是烹肉持膏，敷母患處，痛截然頓止。母喜，問：「何藥而靈效如此？」周詭對之。母創尋愈。周每掩護割處，即妻子亦不知也。既痊，有巨痕如掌。妻詰之，始得其情。

異史氏曰：「割股為傷生之事，君子不貴。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為不孝哉？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。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，猶在天壤。司風教者，重務良多，無暇彰表，則闡幽明微，賴茲芻蕘。」

獅子

暹羅貢獅，每止處，觀者如堵。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，毛黑黃色，長數寸。或投以雞，先以爪搏而吹之；一吹，則毛盡落如掃，亦理之奇也。

閻王

李久常，臨朐人。壺榼於野，見旋風蓬蓬而來，

敬酌奠之。後以故他適，路傍有廣第，殿閣弘麗。一青衣人自內出，邀李。李固辭。青衣要遮甚殷。李曰：「素不識荆，得無誤耶？」青衣云：「不誤。」便言李姓字。問：「此誰家？」答云：「人自知之。」人，進一層門，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。近視，其嫂也。大駭。李有嫂，臂生惡疽，不起者年餘矣。因自念何得至此。轉疑招致意惡，畏沮卻步。青衣促之，乃入。至殿下，上一人，冠帶如王者，氣象威猛。李跪伏，莫敢仰視。王者命曳起之。慰之曰：「勿懼。我以曩昔擾子杯酌，欲一見相謝，無他故也。」李心始安，然終不知其故。王者又曰：「汝不憶田野酌奠時乎？」李頓悟，知其為神。頓首曰：「適見嫂氏受

此嚴刑，骨肉之情，實愴於懷。乞王憐宥！」王者曰：「此甚悍妒，宜得是罰。三年前，汝兄妾盤腸而產，彼陰以針刺腸上，俾至今臟腑常痛。此豈有人理者！」李固哀之。乃曰：「便以子故宥之。歸當勸悍婦改行。」李謝而出，則扉上無人矣。歸視嫂，嫂臥榻上，創血殷席。時以妾拂意故，方致詬罵。李遽勸曰：「嫂無復爾！今日惡苦，皆平日忌嫉所致。」嫂怒曰：「小郎若個好男兒；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，任郎君東家眠，西家宿，不敢一作聲。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，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嫗！」李微哂曰：「嫂勿怒。若言其情，恐欲哭不暇矣。」曰：「便曾不盜得王母籬中線，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，中懷坦

坦，何處可用哭者！」李小語曰：「針刺人腸，宜何罪？」嫂勃然色變，問此言之因。李告之故。嫂戰惕不已，涕泗流離而哀鳴曰：「吾不敢矣！」啼淚未乾，覺痛頓止，旬日而瘥。由是立改前轍，遂稱賢淑。後妾再產，腸復墮，針宛然在焉。拔去之，腸痛乃瘳。

異史氏曰：「或謂天下悍妒如某者，正復不少，恨陰網之漏多也。余謂：不然。冥司之罰，未必無甚於釘扉者，但無回信耳。」

土偶

沂水馬姓者，娶妻王氏，琴瑟甚敦。馬早逝。王父母欲奪其志，王矢不他。姑憐其少，亦勸之，王不聽。母曰：「汝志良佳；然齒太幼，兒又無出。每見有勉強於初，而貽羞於後者，固不如早嫁，猶恆情也。」王正容，以死自誓，母乃任之。女命塑工肖夫像，每食，酌獻如生時。一夕，將寢，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。駭心愕顧，即已暴長如人，真其夫也。女懼，呼母。鬼止之曰：「勿爾。感卿情好，幽壤酸辛。一門有忠貞，數世祖宗，皆有光榮。吾父生有損德，應無嗣，遂至促我茂齡；冥司念爾苦節，故令我歸，與汝生一子承桃緒。」女亦沾衿。遂燕好如平生。雞鳴，即下榻去。如此月餘，覺腹微動。鬼乃泣

曰：「限期已滿，從此永訣矣！」遂絕。女初不言；即而腹漸大，不能隱，陰以告母。母疑涉妄；然窺女無他，大惑不解。十月，果舉一男。向人言之，聞者罔不匿笑；女亦無以自伸。有里正故與馬有郤，告諸邑令。今拘訊鄰人，並無異言。今日：「聞鬼子無影，有影者偽也。」抱兒日中，影淡淡如輕煙然。又刺兒指血傅土偶上，立人無痕；取他偶塗之，一拭便去。以此信之。長數歲，口鼻言動，無一不肖馬者。群疑始解。

長治女子

陳歡樂，潞之長治人。有女慧美。有道士行乞，

睨之而去。由是日持鉢近廛間。適一瞽人自陳家出，道士追與同行，問何來。瞽云：「適過陳家推造命。」道士曰：「聞其家有女郎，我中表親。欲求姻好，但未知其甲子。」瞽為之述之，道士乃別而去。居數日，女繡於房，忽覺足麻痺，漸至股，又漸至腰腹；俄而暈然傾仆。定踰刻，始恍惚能立，將尋告母。及出門，則見茫茫黑波中，一路如線；駭而卻退，門舍居廬，已被黑水滄沒。又視路上，行人絕少，惟道士緩步於前。遂遙尾之，冀見同鄉以相告語。走數里以來，忽睹里舍，視之，則己家門。大駭曰：「奔馳如許，固猶在村中。何向來迷惘若此！」欣然入門，父母尚未歸。復仍至己房，所繡業履，猶在榻上。自覺

奔波殆極，就榻憩坐。道士忽入，女大驚，欲遁。道士捉而捺之。女欲號，則瘖不能聲。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。女覺魂飄飄離殼而立。四顧家舍全非，惟有崩崖若覆。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人上，又復疊指詛咒；女覺木人遂與己合。道士囑曰：「自茲當聽差遣，勿得違誤！」遂佩戴之。陳氏失女，舉家惶惑。尋至牛頭嶺，始聞村人傳言，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。陳奔驗，果其女也。泣以愬宰。宰拘嶺下居人，拷掠幾遍，迄無端緒。姑收群犯，以待覆勘。道士去數里外，坐路旁柳樹下，忽謂女曰：「今遣汝第一差，往偵邑中審獄狀。去當隱身煖閣上。倘見官宰用印，即當趨避，切記勿忘！限汝辰去已來。遲一刻，則以一

針刺汝心中，令作急痛；二刻，刺二針；至三針，則使汝魂魄銷滅矣。」女聞之，四體驚悚，飄然遂去。瞬息至官廨，如言伏閣上。時嶺下人羅跪堂下，尚未訊詰。適將鈐印公牒，女未及避，而印已出匣。女覺身軀重奕，紙格似不能勝，曝然作響。滿堂愕顧。宰命再舉，響如前；三舉，翻墜地下。眾悉聞之。宰起祝曰：「如是冤鬼，當便直陳，為汝昭雪。」女哽咽而前，歷言道士殺己狀，遣己狀。宰差役馳去，至柳樹下，道士果在。捉還，一鞫而服。人犯乃釋。宰問女：「冤雪何歸？」女曰：「將從大人。」宰曰：「我署中無處可容，不如暫歸汝家。」女良久曰：「官署即吾家，我將入矣。」宰又問，音響已寂。退入宅

中，則夫人生女矣。

義犬

潞安某甲，父陷獄將死。搜括囊蓄，得百金，將詣郡關說。跨驃出，則所養黑犬從之。呵逐使退；既走，則又從之，鞭逐不返。從行數十里。某下騎，趨路側私焉。既乃以石投犬，犬始奔去；某既行，則犬歛然復來，嚙驃尾足。某怒鞭之。犬鳴吠不已。忽躍在前，憤齧驃首，似欲阻其去路。某以為不祥，益怒，回騎逐之。視犬已遠，乃返轡疾馳；抵郡已暮。及捫腰橐，金亡其半。涔涔汗下，魂魄都失。輾轉終夜，頓念犬吠有因。候關出城，細審來途。又自

計南北衝衢，行人如蟻，遺金寧有存理？逡巡至下騎所，見犬斃草間，毛汗溼如洗。提耳起視，則封金儼然。感其義，買棺葬之，人以為義犬冢云。

鄱陽神

翟湛持，司理饒州，道經鄱陽湖。湖上有神祠，停蓋游瞻。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，翟姓一神，最居末坐。翟曰：「吾家宗人，何得在下！」遂於上易一座。既而登舟，大風斷帆，桅檣傾側，一家哀號。俄一小舟破浪而來；既近官舟，急挽翟登小舟，於是家人盡登。審視其人，與翟姓神無少異。無何，浪息，尋之已杳。

伍秋月

秦郵王鼎，字仙湖。為人慷慨有力，廣交遊。年十八，未娶，妻殞。每遠遊，恆經歲不返。兄鼐，江北名士，友于甚篤。勸弟勿遊，將為擇偶。生不聽，命舟抵鎮江訪友。友他出，因稅居於逆旅閣上。江水澄波，金山在目，心甚快之。次日，友人來，請生移居；辭不去。居半月餘，夜夢女郎，年可十四五，容華端妙，上床與合，既寤而遺。頗怪之，亦以為偶。入夜，又夢之。如是三四夜。心大異，不敢息燭，身雖偃臥，惕然自警。纔交睫，夢女復來；方狎，忽自驚寤；急開目，則少女如仙，儼然猶在抱也。見生醒，頓自愧怯。生雖知非人，意亦甚得；無暇問訊。

真與馳驟。女若不堪，曰：「狂暴如此，無怪人不敢明告也。」生始詰之。答云：「妾伍氏秋月。先父名儒，邃於易數。常珍愛妾，但言不永壽，故不許字人。後十五歲果夭歿，即攢瘞閣東，令與地平。亦無冢誌，惟立片石於棺側，曰：『女秋月，葬無冢，三十年，嫁王鼎。』今已三十年，君適至。心喜，亟欲自薦；寸心羞怯，故假之夢寐耳。」王亦喜，復求訖事。曰：「妾少須陽氣，欲求復生，實不禁此風雨。後日好合無限，何必今宵。」遂起而去。次日，復至，坐對笑謔，懽若生平。滅燭登床，無異生人；但女既起，則遺洩流離，沾染茵褥。一夕，明月瑩澈，小步庭中。問女：「冥中亦有城郭否？」答曰：「等

耳。冥間城府，不在此處，去此可三四里。但以夜為晝。」問：「生人能見之否？」答云：「亦可。」生請往觀，女諾之。乘月去，女飄忽若風，王極力追隨。歛至一處，女言：「不遠矣。」王瞻望殊罔所見。女以唾塗其兩眦，啟之，明倍於常，視夜色不殊白晝。頓見雉堞在杳靄中；路上行人，如趨墟市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，末一人怪類其兄。趨近之，果兄。駭問：「兄那得來？」兄見生，潸然零涕，言：「自不知何事，強被拘囚。」王怒曰：「我兄秉禮君子，何至縲紲如此！」便請二皂，幸且寬釋。皂不肯，殊大傲睨。生恚欲與爭。兄止之曰：「此是官命，亦合奉法。但余乏用度，索賄良苦。弟歸，宜措置。」生

把兄臂，哭失聲。皂怒，猛掣項索，兄頓顛蹙。生見之，忿火填胸，不能制止，即解佩刀，立決皂首。一皂喊嘶，生又決之。女大驚曰：「殺官使，罪不宥！遲則禍及！請即覓舟北發，歸家勿摘提旛，杜門絕出入，七日保無慮也。」王乃挽兄夜買小舟，火急北渡。歸見弔客在門，知兄果死。閉門下鑰，始入。視兄已渺；入室，則亡者已蘇，便呼：「餓死矣！可急備湯餅。」時死已二日，家人盡駭。生乃備言其故。七日啟關，去喪旛，人始知其復甦。親友集問，但偽對之。轉思秋月，想念頗煩。遂復南下，至舊閣，秉燭久待，女竟不至。矇矓欲寢，見一婦人來，曰：「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：前以公役被殺，凶犯逃亡，捉

得娘子去，見在監押。押役遇之虐。日日盼郎君，當謀作經紀。」王悲憤，便從婦去。至一城都，入西郭，指一門曰：「小娘子暫寄此間。」王入，見房舍頗繁，寄頓囚犯甚多，並無秋月。又進一小扉，斗室中有燈火。王近窗以窺，則秋月坐榻上，掩袖鳴泣。二役在側，撮頤捉履，引以嘲戲。女啼益急。一役挽頸曰：「既為罪犯，尚守貞耶？」王怒，不暇語，持刀直入，一役一刀，摧斬如麻，篡取女郎而出。幸無覺者。裁至旅舍，驀然即醒。方怪幻夢之凶，見秋月含睇而立。生驚起曳坐，告之以夢。女曰：「真也，非夢也。」生驚曰：「且為奈何！」女歎曰：「此有定數。妾待月盡，始是生期；今已如此，急何能待！」

當速發瘞處，載妾同歸，日頻喚妾名，三日可活。但未滿時日，骨稟足弱，不能為君任井臼耳。」言已，草草欲出。又返身曰：「妾幾忘之，冥追若何？生時，父傳我符書，言三十年後，可佩夫婦。」乃索筆疾書兩符，曰：「一君自佩，一黏妾背。」送之出，志其沒處，掘尺許，即見棺木，亦已敗腐。側有小碑，果如女言。發棺視之，女顏色如生。抱入房中，衣裳隨風盡化。黏符已，以被褥嚴裹，負至江濱；呼攏泊舟，偽言妹急病，將送歸其家。幸南風大競，甫曉，已達里門。抱女安置，始告兄嫂。一家驚顧，亦莫敢直言其惑。生啟衾，長呼秋月，夜輒擁尸而寢。日漸溫煖。三日竟蘇，七日能步；更衣拜嫂，盈盈然

神仙不殊。但十步之外，須人而行；不則隨風搖曳，屢欲傾側。見者以為身有此病，轉更增媚。每勸生曰：「君罪孽太深，宜積德誦經以懺之。不然，壽恐不永也。」生素不佞佛，至此皈依甚虔。後亦無恙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欲上言定律：『凡殺公役者，罪減平人三等。』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。故能誅鋤蠹役者，即為循良；即稍苛之，不可謂虐。況冥中原無定法，倘有惡人，刀鋸鼎鑊，不以為酷。若人心之所快，即冥王之所善也。豈罪致冥追，遂可倖而逃哉？」

蓮花公主

膠州竇旭，字曉暉。方晝寢，見一褐衣人立榻前，逡巡惶顧，似欲有言。生問之。答云：「相公奉屈。」「相公何人？」曰：「近在鄰境。」從之而出。轉過牆屋，導至一處，疊閣重樓，萬椽相接，曲折而行。覺萬戶千門，迥非人世。又見宮人女官，往來甚夥，都向褐衣人問曰：「竇郎來乎？」褐衣人諾。俄，一貴官出，迎見甚恭。既登堂，生啟問曰：「素既不敘，遂疏參謁。過蒙愛接，頗注疑念。」貴官曰：「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，傾風結慕，深願思晤焉。」生益駭，問：「王何人？」答云：「少間自悉。」無何，二女官至，以雙旌導生行。入重門，見殿上一王者，見生入，降階而迎，執賓主禮。禮已，

踐席，列筵豐盛。仰視殿上一扁曰「桂府」。生跼蹙不能致辭。王曰：「忝近芳鄰，緣即至深。便當暢懷，勿致疑畏。」生唯唯。酒數行，笙歌作於下，鉦鼓不鳴，音聲幽細。稍間，王忽左右顧曰：「朕一言，煩卿等屬對：『才人登桂府。』」四座方思，生即應云：「君子愛蓮花。」王大悅曰：「奇哉！蓮花乃公主小字，何適合如此？寧非夙分？傳語公主，不可不出一晤君子。」移時，珮環聲近，蘭麝香濃，則公主至矣。年十六七，妙好無雙。王命向生展拜，曰：「此即蓮花小女也。」拜已而去。生睹之，神情搖動，木坐凝思。王舉觴勸飲，目竟罔睹。王似微察其意，乃曰：「息女宜相匹敵，但自慚不類，如何？」

「生悵然若癡，即又不聞。近坐者躡之曰：「王揖君未見，王言君未聞耶？」生茫乎若失，懼自慚，離席曰：「臣蒙優渥，不覺過醉，儀節失次，幸能垂宥。然日旰君勤，即告出也。」王起曰：「既見君子，實愜心好，何倉卒而便言離也？卿既不住，亦無敢於強。若煩縈念，更當再邀。」遂命內官導之出。途中內官語生曰：「適王謂可匹敵，似欲附為婚姻，何默不一言？」生頓足而悔，步步追恨，遂已至家。忽然醒寤，則返照已殘。冥坐觀想，歷歷在目。晚齋滅燭，冀舊夢可以復尋，而邯鄲路渺，悔歎而已。一夕，與友人共榻，忽見前內官來，傳王命相召。生喜，從去。見王伏謁。王曳起，延止隅坐，曰：「別

後知勞思眷。謬以小女子奉裳衣，想不過嫌也。」生即拜謝。王命學士大臣，陪侍宴飲。酒闌，宮人前白：「公主妝竟。」俄見數十宮女，擁公主出。以紅錦覆首，凌波微步，挽上氍毹，與生交拜成禮。已而送歸館舍。洞房溫清，窮極芳膩。生曰：「有卿在日，真使人樂而忘死。但恐今日之遭，乃是夢耳。」公主掩口曰：「明明妾與君，那得是夢？」詰旦方起，戲為公主勻鉛黃；已而以帶圍腰，布指度足。公主笑問曰：「君顛耶？」曰：「臣屢為夢誤，故細志之。倘是夢時，亦足動懸想耳。」調笑未已，一宮女馳入曰：「妖人宮門，王避偏殿，凶禍不遠矣！」生大驚，趨見王。王執手泣曰：「君子不棄，方圖永

好。詎期孽降自天，國祚將覆，且復奈何！」生驚問何說。王以案上一章，授生啟讀。章云：「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，為非常妖異，祈早遷都，以存國脈事：據黃門報稱：自五月初六日，來一千丈巨蟒，盤踞宮外，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；所過宮殿盡成丘墟，等因。臣奮勇前窺，確見妖蟒：頭如山岳，目等江海；昂首則殿閣齊吞，伸腰則樓垣盡覆。真千古未見之凶，萬代不遭之禍！社稷宗廟，危在旦夕！乞皇上早率宮眷，速遷樂土」云云。生覽畢，面如灰土。即有宮人奔奏：「妖物至矣！」闔殿哀呼，慘無天日。王倉遽不知所為，但泣顧曰：「小女已累先生。」生坐息而返。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，見生

人，牽衿曰：「郎焉置妾？」生愴惻欲絕，乃捉腕思曰：「小生貧賤，慚無金屋。有茅廬三數間，姑同竄匿可乎？」公主含涕曰：「急何能擇？乞攜速往！」生乃挽扶而出。未幾，至家。公主曰：「此大安宅，勝故國多矣。然妾從君來，父母何依？請別築一舍，當舉國相從。」生難之。公主號咷曰：「不能急人之急，安用郎也！」生略慰解，即已入室。公主伏床悲啼，不可勸止。焦思無術，頓然而醒，始知夢也。而耳畔啼聲，嚶嚶未絕。審聽之，殊非人聲，乃蜂子二三頭，飛鳴枕上。大叫怪事。友人詰之，乃以夢告。友人亦詫為異。共起視蜂，依依裳袂間，拂之不去。友人勸為營巢。生如所請，督工構造。方豎兩堵，而

群蜂自牆外來，絡繹如蠅。頂尖未合，飛集盈斗。跡所由來，則鄰翁之舊圃也。圃中蜂一房，三十餘年矣，生息頗繁。或以生事告翁。翁覘之，蜂戶寂然。發其壁，則蛇據其中，長丈許。捉而殺之。乃知巨蟒即此物也。蜂人生家，滋息更盛，亦無他異。

綠衣女

于生名璟，字小宋，益都人。讀書醴泉寺。夜方披誦，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：「于相公勤讀哉！」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？方疑思間，女已推扉笑入曰：「勤讀哉！」于驚起視之，綠衣長裙，婉妙無比。于知非人，固詰里居。女曰：「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，何

勞窮問？」于心好之，遂與寢處。羅襦既解，腰細殆不盈掬。更籌方盡，翩然遂去。由此無夕不至。一夕共酌，談吐間妙解音律。于曰：「卿聲嬌細，倘度一曲，必能消魂。」女笑曰：「不敢度曲，恐消君魂魄耳。」于固請之。曰：「妾非吝惜，恐他人所聞。君必欲之，請便獻醜；但只微聲示意可耳」遂以蓮鉤輕點足床，歌云：「樹上烏白鳥，賺奴中夜散。不怨繡鞋溼，祇恐郎無伴。」聲細如蠅，裁可辨認。而靜聽之，宛轉滑烈，動耳搖心。歌已，啟門窺曰：「防窗外有人。」遶屋周視，乃人。生曰：「卿何疑懼之深？」笑曰：「諺云：『偷生鬼子常畏人。』妾之謂矣。」既而就寢，惕然不喜，曰：「生平之分，殆止

此乎？」于急問之。女曰：「妾心動，妾祿盡矣。」于慰之曰：「心動眼瞤，蓋是常也，何遽此云？」女稍憚，復相綢繆。更漏既歇，披衣下榻。方將啟關，徘徊復返，曰：「不知何故，惓心怯。乞送我出門。」于果起，送諸門外。女曰：「君竚望我；我踰垣去，君方歸。」于曰：「諾。」視女轉過房廊，寂不復見。方欲歸寢，聞女號救甚急。于奔往。四顧無蹟，聲在檐間。舉首細視，則一蛛大如彈，搏捉一物，哀鳴聲嘶。于破網挑下，去其縛纏，則一綠蜂，奄然將斃矣。捉歸室中，置案頭。停蘇移時，始能行步。徐登硯池，自以身投墨汁，出伏几上，走作「謝」字。頻展雙翼，已乃穿窗而去。自此遂絕。

黎氏

龍門謝中條者，佻達無行。三十餘喪妻，遺二子一女，晨夕啼號，縈累甚苦。謀聘繼室，低昂未就。暫僱傭媪撫子女。一日，翔步山途，忽一婦人出其後。待以窺覘，是好女子，年二十許。心悅之，戲曰：「娘子獨行，不畏怖耶？」婦走不對。又曰：「娘子纖步，山徑殊難。」婦仍不顧。謝四望無人，近身側，遽挲其腕，曳入幽谷，將以強合。婦怒呼曰：「何處強人，橫來相侵！」謝牽挽而行，更不休止。婦步履跌蹶，困窘無計。乃曰：「燕婉之求，乃若此耶？緩我，當相就耳。」謝從之。偕入靜壑，野合既已，遂相欣愛。婦問其里居姓氏，謝以實告。既亦問

婦。婦言：「妾黎氏。不幸早寡，姑又殞歿，塊然一身，無所依倚，故常至母家耳。」謝曰：「我亦鰥也，能相從乎？」婦問：「君有子女無也？」謝曰：「實不相欺：若論枕席之事，交好者亦頗不乏。祇是兒啼女哭，令人不耐。」婦躊躇曰：「此大難事！觀君衣服襪履款樣，亦只平平，我自謂能辦。但繼母難作，恐不勝諂讓也。」謝曰：「請毋疑阻。我自不言，人何干與？」婦亦微納。轉而慮曰：「肌膚已沾，有何不從？但有悍伯，每以我為奇貨，恐不允諧，將復如何？」謝亦憂皇，請與逃竄。婦曰：「我亦思之爛熟。所慮家人一洩，兩非所便。」謝云：「此即細事。家中惟一孤媪，立便遣去。」婦喜，遂與

同歸。先匿外舍；即入遣媪訖，掃榻迎婦，倍極歡好。婦便操作，兼為兒女補綴，辛勤甚至。謝得婦，嬖愛異常，日惟閉門相對，更不通客。月餘，適以公事出，反關乃去。及歸，則中門嚴閉，扣之不應。排闥而入，渺無人跡。方至寢室，一巨狼衝門躍出，幾驚絕！人視子女皆無，鮮血殷地，惟三頭存焉。返身追狼，已不知所之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士則無行，報亦慘矣。再娶者，皆引狼入室耳；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！」

荷花三娘子

湖州宗湘若，士人也。秋日巡視田壠，見禾稼茂密處，振搖甚動。疑之，越陌往覘，則有男女野合。一笑將返。即見男子醜然結帶，草草逕去。女子亦起。細審之，雅甚娟好。心悅之，欲就綢繆，實慚鄙惡。乃略近拂拭曰：「桑中之遊樂乎？」女笑不語。宗近身啟衣，膚膩如脂。於是接莎上下幾遍。女笑曰：「腐秀才！要如何，便如何耳，狂探何為？」詰其姓氏，曰：「春風一度，即別東西，何勞審究？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？」宗曰：「野田草露中，乃山村牧豬奴所為，我不習慣。以卿麗質，即私約亦當自重，何至屑屑如此？」女聞言，極意嘉納。宗言：「荒齋不遠，請過留連。」女曰：「我出已久，恐人所

疑，夜分可耳。」問宗門戶物誌甚悉，乃趨斜徑，疾行而去。更初，果至宗齋。滯雨尤雲，備極親愛。積有月日，密無知者。會一番僧卓錫村寺，見宗，驚曰：「君身有邪氣，曾何所遇？」答言：「無之。」過數日，悄然忽病。女每夕攜佳果餌之，殷勤撫問，如夫妻之好。然臥後必強宗與合。宗抱病，頗不耐之。心疑其非人，而亦無術暫絕使去。因曰：「曩和尚謂我妖惑，今果病，其言驗矣。明日屈之來，便求符咒。」女慘然色變。宗益疑之。次日，遣人以情告僧。僧曰：「此狐也。其技尚淺，易就束縛。」乃書符二道，付囑曰：「歸以淨壘一事，置榻前，即以一符貼壘口。待狐竄入，急覆以盆。再以一符黏盆上，

投釜湯烈火烹煮，少頃斃矣。」家人歸，并如僧教。夜深，女始至，探袖中金橘，方將就榻問訊。忽壘口颼颼一聲，女已吸入。家人暴起，覆口貼符，方欲就煮。宗見金橘散滿地上，追念情好，愴然感動，遽命釋之。揭符去覆，女子自壘中出，狼狽頗殆。稽首曰：「大道將成，一旦幾為灰土！君，仁人也，誓必相報。」遂去。數日，宗益沉綿，若將隕墜。家人趨市，為購材木。途中遇一女子，問曰：「汝是宗湘若紀綱否？」答云：「是。」女曰：「宗郎是我表兄。聞病沉篤，將便省視，適有故不得去。靈藥一裹，勞寄致之。」家人受歸。宗念中表迄無姊妹，知是狐報。服其藥，果大瘳，旬日平復。心德之，禱諸虛

空，願一再覲。一夜，閉戶獨酌，忽聞彈指敲窗。拔關出視，則狐女也。大悅，把手稱謝，延止共飲。女曰：「別來耿耿，思無以報高厚。今為君覓一良匹，聊足塞責否？」宗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非君所知。明日辰刻，早越南湖，如見有采菱女，著冰縠帔者，當急舟趁之。苟迷所往，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，便采歸，以蠟火爇其蒂，當得美婦，兼致修齡。」宗謹受教。既而告別，宗固挽之。女曰：「自遭厄劫，頓悟大道。即奈何以衾裯之愛，取人仇怨？」厲色辭去。宗如言，至南湖，見荷蕩佳麗頗多。中一垂髻人，衣冰縠，絕代也。促舟鬪逼，忽迷所往。即撥荷叢，果有紅蓮一枝，幹不盈尺，折之而歸。入門，

置几上，削蠟於旁，將以爇火。一回頭，化為姝麗。宗驚喜伏拜。女曰：「癡生！我是妖狐，將為君崇矣！」宗不聽。女曰：「誰教子者？」答曰：「小生自能識卿，何待教？」捉臂牽之，隨手而下，化為怪石，高尺許，面面玲瓏。乃攜供案上，焚香再拜而祝之。入夜，杜門塞竇，惟恐其亡。平旦視之，即又非石，紗帔一襲，遙聞薌澤；展視領衿，猶存餘膩。宗覆衾擁之而臥。暮起挑燈，既返，則垂髻人在枕上。喜極，恐其復化，哀祝而後就之。女笑曰：「孽障哉！不知何人饒舌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！」乃不復拒。而款洽間，若不勝任，屢乞休止。宗不聽。女曰：「如此，我便化去！」宗懼而罷。由是兩情甚

諧。而金帛常盈箱篋，亦不知所自來。女見人喏喏，似口不能道辭；生亦諱言其異。懷孕十餘月，計日當產。入室，囑宗杜門禁款者，自乃以刀剖臍下，取子出，令宗裂帛束之，過宿而愈。又六七年，謂宗曰：「夙業償滿，請告別也。」宗聞泣下，曰：「卿歸我時，貧苦不自立，賴卿小阜，何忍遽言離邊？且卿又無邦族，他日兒不知母，亦一恨事。」女亦悵悵曰：「聚必有散，固是常也。兒福相，君亦期頤，更何求？妾本何氏。倘蒙思眷，抱妾舊物而呼曰：『荷花三娘子！』當有見耳。」言已解脫，曰：「我去矣。」驚顧間，飛去已高於頂。宗躍起，急曳之，捉得履。履脫及地，化為石燕；色紅於丹朱，內外瑩澈，

若水精然。拾而藏之。檢視箱中，初來時所著冰縠帔尚在。每一憶念，抱呼「三娘子」，則宛然女郎，懽容笑黛，並尚生平；但不語耳。

罵鴨

邑西白家莊居民某，盜鄰鴨烹之。至夜，覺膚癢。天明視之，茸生鴨毛，觸之則痛。大懼，無術可醫。夜夢一人告之曰：「汝病乃天罰。須得失者罵，毛乃可落。」而鄰翁素雅量，生平失物，未嘗徵於聲色。某詭告翁曰：「鴨乃某甲所盜。彼深畏罵焉，罵之亦可警將來。」翁笑曰：「誰有閒氣罵惡人。」卒不罵。某益窘，因實告鄰翁。翁乃罵，其病良已。

異史氏曰：「甚矣，攘者之可懼也：一攘而鴨毛生！甚矣，罵者之宜戒也：一罵而盜罪減！然為善有術，彼鄰翁者，是以罵行其慈者也。」

柳氏子

膠州柳西川，法內史之主計僕也。年四十餘，生一子，溺愛甚至。縱任之，惟恐拂。既長，蕩侈踰檢，翁囊積為空。無何，子病。翁故蓄善騾。子曰：「騾肥可啗。殺啖我，我病可愈。」柳謀殺蹇劣者。子聞之，即大怒罵，疾益甚。柳懼，殺騾以進。子乃喜。然嘗一嚮，便棄去。疾卒不減，尋斃。柳悼歎欲死。後三四年，村人以香社登岱。至山半，見一人乘

驟駛行而來，怪似柳子。比至，果是。下驟遍揖，各道寒暄。村人共駭，亦不敢詰其死。但問：「在此何作？」答云：「亦無甚事，東西奔馳而已。」便問逆旅主人姓名，眾具告之。柳子拱手曰：「適有小故，不暇敘間闊。明日當相謁。」上驟遂去。眾既歸寓，亦謂其未必即來。厥旦伺之，子果至，繫驟廐柱，趨進笑言。眾謂：「尊大人日切思慕，何不一歸省侍？」子訝問：「言者何人？」眾以柳對。子神色俱變，久之曰：「彼既見思，請歸傳語：我於四月七日，在此相候。」言訖，別去。眾歸，以情致翁。翁大哭，如期而往，自以其故告主人。主人止之曰：「曩見公子神情冷落，似未必有嘉意。以我卜也，殆不可見。」

「柳涕泣不信。主人曰：「我非阻君，神鬼無常，恐遭不善。如必欲見，請伏櫬中，待其來，察其詞色，可見則出。」柳如其言。既而子果至，問：「柳某來否？」主人答云：「無。」子盛氣罵曰：「老畜產那便不來！」主人驚曰：「何罵父？」答曰：「彼是我何父！初與義為客侶，不圖包藏禍心，隱我血貲，悍不還。今願得而甘心，何父之有！」言已，出門，曰：「便宜他！」柳在櫬歷歷聞之，汗流接踵，不敢出氣。主人呼之，乃出，狼狽而歸。

異史氏曰：「暴得多金，何如其樂？所難堪者償耳。蕩費殆盡，尚不忘於夜臺，怨毒之於人甚矣哉！」

上仙

癸亥三月，與高季文赴稷下，同居逆旅。季文忽病。會高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，因謀醫藥。聞袁鱗公言：南郭梁氏家有狐仙，善「長桑之術」。遂共詣之。梁，四十以來女子也，致綏綏有狐意。入其舍，複室中挂紅幕。探幕以窺，壁間懸觀音像；又兩三軸，跨馬操矛，騶從紛沓。北壁下有案；案頭小座，高不盈尺，貼小錦褥，云仙人至，則居此。眾焚香列揖。婦擊磬三，口中隱約有詞。祝已，肅客就外榻坐。婦立簾下理髮支頤與客語，具道仙人靈蹟。久之，日漸曛。眾恐礙夜難歸，煩再祝請。婦乃擊磬重禱。轉身復立曰：「上仙最愛夜談，他時往往不得

遇。昨宵有候試秀才，攜肴酒來與上仙飲；上仙亦出良醞酬諸客，賦詩歡笑。散時，更漏向盡矣。「言未已，聞室中細細繁響，如蝙蝠飛鳴。方凝聽間，忽案上若墮巨石，聲甚厲。婦轉身曰：「幾驚怖煞人！」便聞案上作歎咤聲，似一健叟。婦以蕉扇隔小座。座上大言曰：「有緣哉！有緣哉！」抗聲讓坐，又似拱手為禮。已而問客：「何所諭教？」高振美遵念東先生意，問：「見菩薩否？」答云：「南海是我熟徑，如何不見。」又：「閻羅亦更代否？」曰：「與陽世等耳。」「閻羅何姓？」曰：「姓曹。」已乃為季文求藥。曰：「歸當夜祀茶水，我於大士處討藥奉贈，何恙不已。」眾各有問，悉為剖決。乃辭而歸。過

宿，季文少愈。余與振美治裝先歸，遂不暇造訪矣。

侯靜山

高少宰念東先生云：「崇禎間，有猴仙，號靜山。託神於河間之叟，與人談詩文、決休咎，娓娓不倦。以肴核置案上，啗飲狼藉，但不能見之耳。」時先生祖寢疾。或致書云：「侯靜山，百年人也，不可不晤。」遂以僕馬往招叟。叟至經日，仙猶未來。焚香祠之。忽聞屋上大聲嘆贊曰：「好人家！」眾驚顧。俄檐間又言之。叟起曰：「大仙至矣。」群從叟岸幘出迎。又聞作拱致聲。既入室，遂大笑縱談。時少宰兄弟尚諸生，方人闈歸。仙言：「二公闈卷亦

佳；但經不熟，再須勤勉，雲路亦不遠矣。」二公敬問祖病。曰：「生死事大，其理難明。」因共知其不祥。無何，太先生謝世。舊有猴人，弄猴於村。猴斷鎖而逸，不可追，入山中。數十年，人猶見之。其走飄忽，見人則竄。後漸入村中，竊食果餌，人皆莫之見。一日，為村人所睹，逐諸野，射而殺之。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，但覺身輕如葉，一息百里。遂往依河間叟，曰：「汝能奉我，我為汝致富。」因自號靜山云。

長沙有猴，頸繫金鍊，嘗往來士大夫家。見之者必有慶幸之事。予之果，亦食。不知其何來，亦不知其何往也。有九旬餘老人言：「幼時猶見其鍊上有

牌，有前明藩邸識記。「想亦仙矣。」

錢流

沂水劉宗玉云：其僕杜和，偶在園中，見錢流如水，深廣二三尺許。杜驚喜，以兩手滿掬，復偃臥其上。既而起視，則錢已盡去；惟握於手者尚存。

郭生

郭生，邑之東山人。少嗜讀，但山村無所就正，年二十餘，字畫多訛。先是，家中患狐，服食器用，輒多亡失，深患苦之。一夜讀，卷置案頭，被狐塗鴉；甚者，狼藉不辨行墨。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，僅

得六七十首。心甚恚憤，而無如何。又積窗課廿餘篇，待質名流。晨起，見翻攤案上，墨汁濃泚殆盡。恨甚。會王生者，以故至山，素與郭善，登門造訪。見污本，問之。郭具言所苦，且出殘課示王。王諦玩之，其所塗留，似有春秋；又覆視浣卷，類冗雜可刪。訝曰：「狐似有意。不惟勿患，當即以為師。」過數月，回視舊作，頓覺所塗良確。於是改作兩題，置案上，以覘其異。比曉，又塗之。積年餘，不復塗；但以濃墨灑作巨點，淋漓滿紙。郭異之，持以白王。王閱之曰：「狐真爾師也，佳幅可售矣。」是歲，果入邑庠。郭以是德狐，恆置雞黍，備狐啗飲。每市房書名稿，不自選擇，但決於狐。由是兩試俱列

前名，入闈中副車。時葉、繆諸公稿，風雅豔麗，家傳而戶誦之。郭有抄本，愛惜臻至，忽被傾濃墨椀許於上，污蔭幾無餘字；又擬題構作，自覺快意，悉浪塗之：於是漸不信狐。無何，葉公以正文體被收，又稍稍服其先見。然每作一文，經營慘澹，輒被塗污。自以屢拔前茅，心氣頗高，以是益疑狐妄。乃錄向之灑點煩多者試之，狐又盡泚之。乃笑曰：「是真妄矣！何前是而今非也？」遂不為狐設饌，取讀本鎖箱籠中。旦見封錮儼然，啟視，則卷面塗四畫，粗於指；第一章畫五，二章亦畫五，後即無有矣。自是狐竟寂然。後郭一次四等，兩次五等，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，天道也。名小立，遂自以為是，執葉、繆之餘習，狃而不變，勢不至大敗塗地不止也。滿之為害如是夫！」

金生色

金生色，晉寧人也。娶同村木姓女。生一子，方周歲。金忽病，自分必死。謂妻曰：「我死，子必嫁，勿守也！」妻聞之，甘詞厚誓，期以必死。金搖手呼母曰：「我死，勞看阿保，勿令守也。」母哭應之。既而金果死。木媪來弔，哭已，謂金母曰：「天降凶憂，婿遽遭命。女太幼弱，將何為計？」母悲悼中，聞媪言，不勝憤激。盛氣對曰：「必以守！」媪

慚而罷。夜伴女寢，私謂曰：「人盡夫也。以兒好手足，何患無良匹？小兒女不早作人家，眈眈守此襁褓物，寧非癡子？倘必令守，不宜以面目好相向。」金母過，頗聞餘語，益恚。明日，謂媪曰：「亡人有遺囑，本不教婦守也。今既急不能待，乃必以守！」媪怒而去。母夜夢子來，涕泣相勸，心異之。使人言於木，約殯後聽婦所適。而詢諸術家，本年墓向不利。婦思自銜以售，縗經之中，不忘塗澤。居家猶素妝；一歸寧，則嶄然新豔。母知之，心弗善也；以其將為他人婦，亦隱忍之。於是婦益肆。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，見而好之，以金啗金鄰媪，求通殷勤於婦。夜分，由媪家踰垣以達婦所，因與會合。往來積有旬

日，醜聲四塞，所不知者惟母耳。婦室夜惟一小婢，婦腹心也。一夕，兩情方洽，聞棺木震響，聲如爆竹。婢在外榻，見亡者自幃後出，帶劍入寢室去。俄聞二人駭詫聲。少頃，董裸奔出。無何，金捩婦髮亦出。婦大嗥。母驚起，見婦赤體走去，方將啟關。問之不答。出門追視，寂不聞聲，竟迷所往。入婦室，燈火猶亮。見男子履，呼婢；婢始戰惕而出，具言其異，相與駭怪而已。董竄過鄰家，團伏牆隅。移時，聞人聲漸息，始起。身無寸縷，苦寒甚戰，將假衣於嫗。視院中一室，雙扉虛掩，因而暫入。暗摸榻上，觸女子足，知為鄰子婦。頓生淫心，乘其寢，潛就私之。婦醒，問：「汝來乎？」應曰：「諾。」婦竟不

疑，狎褻備至。先是，鄰子以故赴北村，囑妻掩戶以待其歸。既返，聞室內有聲，疑而審聽，音態絕穢。大怒，操戈入室。董懼，竄於床下。子就戮之。又欲殺妻。妻泣而告以誤，乃釋之。但不解床下何人。呼母起，共火之，僅能辨認。視之，奄有氣息；詰其所來，猶自供吐。而刃傷數處，血溢不止，少頃已絕。嫗倉皇失措，謂子曰：「捉奸而單戮之，子且奈何？」子不得已，遂又殺妻。是夜，木翁方寢，聞戶外拉雜之聲；出窺，則火熾於簷，而縱火人猶彷徨未去。翁大呼，家人畢集。幸火初燃，尚易撲滅。命人操弓弩，逐搜縱火者。見一人趨捷如猿，竟越垣去。垣外乃翁家桃園，園中四繚周墉皆峻固。數人梯登以望，

蹤蹟殊杳；惟牆下塊然微動。問之不應，射之而奕。啟扉往驗，則女子白身臥，矢貫胸腦。細燭之，則翁女而金婦也。駭告主人。翁媪驚怛欲絕，不解其故。女合眸，面色灰敗，口氣細於屬絲。使人拔腦矢，不可出；足踏頂項而後出之。女嚶然一呻，血暴注，氣亦遂絕。翁大懼，計無所出。既曙，以實情白金母，長跽哀乞。而金母殊不怨怒，但告以故，令自營葬。金有叔兄生光，怒登翁門，詬數前非。翁慚沮，賂令罷歸。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。俄鄰子以執奸自首，既薄責逐釋訖；而婦兄馬彪素健訟，具詞控妹冤。官拘媪；媪懼，悉供顛末。又喚金母；母託疾，遣生光代質，具陳底裏。於是前狀並發，牽木翁夫婦盡出，

一切廉得其情。木以誨女嫁，坐縱姪，笞；使自贖，家產蕩焉。鄰嫗導淫，杖之斃。案乃結。

異史氏曰：「金氏子其神乎！諄囑醮婦，抑何明也！一人不殺，而諸恨並雪，可不謂神乎！鄰嫗誘人婦，而反淫己婦；木媪愛女，而卒以殺女。嗚呼！欲知後日因，當前作者是」，報更速於來生矣！」

彭海秋

萊州諸生彭好古，讀書別業，離家頗遠。中秋未歸，岑寂無偶。念村中無可共語；惟丘生者，是邑名士，而素有隱惡，彭常鄙之。月既上，倍益無聊，不

得已，折簡邀丘。飲次，有剝啄者。齋僮出應門，則一書生，將謁主人。彭離席，肅客人。相揖環坐，便詢族居。客曰：「小生廣陵人，與君同姓，字海秋。值此良夜，旅邸倍苦。聞君高雅，遂乃不介而見。」視其人，布衣潔整，談笑風流。彭大喜曰：「是我宗人。今夕何夕，邁此嘉客！」即命酌，款若夙好。察其意，似甚鄙丘；丘仰與攀談，輒傲不為禮。彭代為之慚，因撓亂其詞，請先以俚歌侑飲。乃仰天再咳，歌「扶風豪士之曲」，相與歡笑。客曰：「僕不能韻，莫報陽春。倩代者可乎？」彭言：「如教。」客問：「萊城有名妓無也？」彭答云：「無。」客默然良久，謂齋僮曰：「適喚一人，在門外，可導人之。」

「僮出，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。引之入。年二八已來，宛然若仙。彭驚絕，掖坐。衣柳黃帔；香溢四座。客便慰問：「千里頗煩跋涉也！」女含笑唯唯。彭異之，便致研詰。客曰：「貴鄉苦無佳人，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。」謂女曰：「適舟中所唱『薄倖郎曲』，大佳。請再反之。」女歌云：「薄倖郎，牽馬洗春沼。人聲遠，馬聲杳；江天高，山月小。掉頭去不歸，庭中生白曉。不怨別離多，但愁懽會少。眠何處？勿作隨風絮。便是不封侯，莫向臨邛去！」客於襪中出玉笛，隨聲便串；曲終笛止。彭驚歎不已，曰：「西湖至此，何止千里，咄嗟招來，得非仙乎？」客曰：「仙何敢言，但視萬里猶庭戶耳。今夕西湖

風月，尤盛曩時，不可不一觀也，能從遊否？」彭留心欲覘其異，諾言：「幸甚。」客問：「舟乎，騎乎？」彭思舟坐為逸，答言：「願舟。」客曰：「此處呼舟較遠，天河中當有渡者。」乃以手向空招曰：「舡來舡來！我等要西湖去，不吝償也。」無何，彩船一隻，自空飄落，煙雲繞之。眾俱登。見一人持短棹；棹末密排修翎，形類羽扇；一搖羽清風習習。舟漸上入雲霄，望南游行，其駛如箭。踰刻，舟落水。但聞絃管敖曹，鳴聲喤聒。出舟一望，月印煙波，游船成市。榜人罷棹，任其自流。細視，真西湖也。客於艙後，取異肴佳釀，懽然對酌。

少間，一樓船漸近，相傍而行。隔窗以窺，中有

二三人，圍棋喧笑。客飛一觥向女曰：「引此送君行。」女飲間，彭依戀徘徊，惟恐其去，蹴之以足。女斜波送盼。彭益動，請要後期。女曰：「如相見愛，但問娟娘名字，無不知者。」客即以彭綾巾授女，曰：「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。」即起，托女子於掌中，曰：「仙乎，仙乎！」乃扳鄰窗，捉女人，窗目如盤，女伏身蛇遊而進，殊不覺隘。俄聞鄰舟曰：「娟娘醒矣。」舟即蕩去。遙見舟已就泊，舟中人紛紛並去，游興頓消。遂與客言，欲一登岸，略同眺矚。纔作商榷，舟已自攏。因而離舟翔步，覺有里餘。客後至，牽一馬來，令彭捉之。即復去，曰：「待再假兩騎來。」久之不至。行人已稀；仰視斜月西

轉，天色向曙。丘亦不知何往。捉馬營營，進退無主。振轡至泊舟所，則人船俱失。念腰橐空匱，倍益憂皇。天大明，見馬上有小錯囊；探之，得白金三四兩。買食凝待，不覺向午。計不如暫訪娟娘，可以徐察丘耗。比訊娟娘名字，並無知者，興轉蕭索。次日遂行。馬調良，幸不蹇劣，半月始歸。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，齋僮歸白：「主人已仙去。」舉家哀涕，謂其不返。彭歸，繫馬而入。家人驚喜集問，彭始具白其異。因念獨還鄉井，恐丘家聞而致詰；戒家人勿播。語次，道馬所由來。眾以仙人所遺，便悉詣廐驗視。及至，則馬頓渺，但有丘生，以草韁繫櫪邊。駭極，呼彭出視。見丘垂首棧下，面色灰死，問之不

言，兩眸啟閉而已。彭大不忍，解扶榻上，若喪魂魄。灌以湯，稍稍能咽。中夜少蘇，急欲登廁；扶掖而往，下馬糞數枚。又少飲啜，始能言。彭就榻研問之。丘云：「下船後，彼引我閒語。至空處，戲拍項領，遂迷悶顛踣。伏定少刻，自顧已馬。心亦醒悟，但不能言耳。是大辱恥，誠不可以告妻子，乞勿洩也！」彭諾之，命僕馬馳送歸。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。

又三年，以姊丈判揚州，因往省視。州有梁公子，與彭通家，開筵邀飲。即席有歌姬數輩，俱來祇謁。公子問娟娘，家人白以病。公子怒曰：「婢子聲價自高，可將索子繫之來！」彭聞娟娘名，驚問其

誰。公子云：「此娼女，廣陵第一人。緣有微名，遂倨而無禮。」彭疑名字偶同；然突突自急，極欲一見之。無何，娟娘至，公子盛氣排數。彭諦視，真中秋所見者也。謂公子曰：「是與僕有舊，幸垂原恕。」娟娘向彭審顧，似亦錯愕。公子未遑深問，即命行觴。彭問：「『薄倖郎曲』猶記之否？」娟娘更駭，目注移時，始度舊曲。聽其聲，宛似當年中秋時。酒闌，公子命侍客寢。彭捉手曰：「三年之約，今始踐耶？」娟娘曰：「昔日從人泛西湖，飲不數卮，忽若醉。矇矓間，被一人攜去，置一村中。一僮引妾入；席中三客，君其一焉。後乘舡至西湖，送妾自窗櫺歸，把手殷殷。每所凝念，謂是幻夢；而綾巾宛在，

今猶什襲藏之。」彭告以故，相共歎咤。娟娘縱體入懷，哽咽而言曰：「仙人已作良媒，君勿以風塵可棄，遂捨念此苦海人！」彭曰：「舟中之約，一日未嘗去心。卿倘有意，則瀉囊貨馬，所不惜耳。」詰旦，告公子；又稱貸於別駕，千金削其籍，攜之以歸。偶至別業，猶能認當年飲處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馬而人，必其為人而馬者也；使為馬，正恨其不為人耳。獅象鶴鵬，悉受鞭策，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？即訂三年約，亦度苦海也。」

堪輿

沂州宋侍郎君楚家，素尚堪輿；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，解其理。宋公卒，兩公子各立門戶，為父卜兆。聞有善青烏之術者，不憚千里，爭羅致之。於是兩門術士，召致盈百；日日連騎遍郊野，東西分道出人，如兩旅。經月餘，各得牛眠地，此言封侯，彼云拜相。兄弟兩不相下，因負氣不為謀，並營壽域，錦棚綵幢，兩處俱備。靈輿至歧路，兄弟各率其屬以爭，自晨至於日昃，不能決。賓客盡引去。舁夫凡十易肩，困憊不舉，相與委柩路側。因止不葬，鳩工構廬，以蔽風雨。兄建舍於傍，留役居守，弟亦建舍如兄，兄再建之，弟又建之：三年而成村焉。積多年，兄弟繼逝；嫂與娣始合謀，力破前人水火之議，並車

入野，視所擇兩地，並言不佳，遂同修聘贄，請術人另相之。每得一地，必具圖呈閨闈，判其可否。日進數圖，悉疵摘之。旬餘，始卜一域。嫂覽圖，喜曰：「可矣。」示娣。娣曰：「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。」葬後三年，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。

異史氏曰：「青烏之術，或有其理；而癖而信之，則癡矣。況負氣相爭，委柩路側，其於孝弟之道不講，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！如閨中宛若，真雅而可傳者矣。」

竇氏

南三復，晉陽世家也。有別墅，去所居十里餘，每馳騎日一詣之。適遇雨，途中有小村，見一農人家，門內寬敞，因投止焉。近村人固皆威重南。少頃，主人出邀，跼蹐甚恭。入其舍斗如。客既坐，主人始操篲，殷勤汜掃。既而潑蜜為茶。命之坐，始敢坐。問其姓名，自言：「廷章，姓竇。」未幾，進酒烹雛，給奉周至。有笄女行炙，時止戶外，稍稍露其半體，年十五六，端妙無比。南心動。雨歇既歸，繫念綦切。越日，具粟帛往酬，借此階進。是後常一過竇，時攜肴酒，相與留連。女漸稔，不甚忌避，輒奔走其前。睨之，則低鬟微笑。南益惑焉，無三日不往者。一日，值竇不在，坐良久，女出應客。南捉臂狎

之。女慙急，峻拒曰：「奴雖貧，要嫁，何貴倨凌人也！」時南失偶，便揖之曰：「倘獲憐眷，定不他娶。」女要誓；南指矢天日，以堅永約，女乃允之。自此為始，瞰竇他出，即過繾綣。女促之曰：「桑中之約，不可長也。日在帡幪之下，倘肯賜以姻好，父母必以為榮，當無不諧。宜速為計！」南諾之。轉念農家豈堪匹耦？姑假其詞以因循之。會媒來為議姻於大家；初尚躊躇，既聞貌美財豐，志遂決。女以體孕，催併益急，南遂絕跡不往。無何，女臨蓐，產一男。父怒擄女。女以情告，且言：「南要我矣。」竇乃釋女，使人問南；南立卻不承。竇乃棄兒，益扑女。女暗哀鄰婦，告南以苦。南亦置之。女夜亡，視

棄兒猶活，遂抱以奔南。款關而告閻者曰：「但得主人一言，我可不死。彼即不念我，寧不念兒耶？」閻人具以達南，南戒勿內。女倚戶悲啼，五更始不復聞。質明視之，女抱兒坐僵矣。竇忿，訟之上官，悉以南不義，欲罪南。南懼，以千金行賂得免。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：「必勿許負心郎；若許，我必殺之！」大家貪南富，卒許之。既親迎，奩妝豐盛，新人亦娟好。然善悲，終日未嘗睹歡容；枕席之間，時復有涕洟。問之，亦不言。過數日，婦翁來，入門便淚，南未遑問故，相將入室。見女而駭曰：「適於後園，見吾女縊死桃樹上；今房中誰也？」女聞言，色暴變，仆然而死。視之，則竇女。急至後園，新婦果

自經死。駭極，往報竇。竇發女冢，棺啟尸亡。前忿未蠲，倍益慘怒，復訟於官。官以其情幻，擬罪未決。南又厚餌竇，哀令休結；官亦受其賕囑，乃罷。而南家自此稍替。又以異跡傳播，數年無敢字者。南不得已，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。未及成禮，會民間訛傳，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，以故有女者，悉送歸夫家。一日，有嫗導一輿至，自稱曹家送女者。扶女人室，謂南曰：「選嬪之事已急，倉卒不能如禮，且送小娘子來。」問：「何無客？」曰：「薄有奩妝，相從在後耳。」嫗草草徑去。南視女亦風致，遂與諧笑。女俛頸引帶，神情酷類竇女。心中作惡，第未敢言。女登榻，引被障首而眠。亦謂是新人常態，弗為

意。日斂昏，曹人不至，始疑。捋被問女，而女已奄然冰絕。驚怪莫知其故，馳伴告曹，曹竟無送女之事，相傳為異。時有姚孝廉女新葬，隔宿為盜所發，破材失尸。聞其異，詣南所徵之，果其女。啟衾一視，四體裸然。姚怒，質狀於官。官以南屢無行，惡之，坐發冢見尸，論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始亂之而終成之，非德也；況誓於初而絕於後乎？撻於室，聽之；哭於門，仍聽之；抑何其忍！而所以報之者，亦比李十郎慘矣！」

梁彥

徐州梁彥，患嚏，久而不已。一日，方臥，覺鼻奇癢，遽起大嚏。有物突出落地，狀類屋上瓦狗，約指頂大。又嚏，又一枚落。四嚏，凡落四枚。蠢然而動，相聚互嗅。俄而強者齧弱者以食；食一枚，則身頓長。瞬息吞併，止存其一，大於鼯鼠矣。伸舌周匝，自舐其吻。梁大愕，踏之。物緣襪而上，漸至股際。捉衣而撼擺之，黏據不可下。頃入衿底，爬抓腰脅。大懼，急解衣擲地。捫之，物已貼伏腰間。推之不動，掐之則痛，竟成贅疣；口眼已合，如伏鼠然。

龍肉

姜太史玉璇言：「龍堆之下，掘地數尺，有龍肉

充物其中。任人割取，但勿言『龍』字。或言『此龍肉也』，則霹靂震作，擊人而死。」太史曾食其肉，實不謬也。

潞令

宋國英，東平人，以教習授潞城令。貪暴不仁，催科尤酷，斃杖下者，狼藉於庭。余鄉徐白山適過之，見其橫，諷曰：「為民父母，威燄固至此乎？」宋揚揚作得意之詞曰：「喏！不敢！官雖小，蒞任百日，誅五十八人矣。」後半年，方據案視事，忽瞪目而起，手足撓亂，似與人撐拒狀。自言曰「我罪當死！我罪當死！」扶入署中，踰時尋卒。嗚呼！幸有

陰曹兼攝陽政；不然，顛越貨多，則「卓異」聲起矣，流毒安窮哉！

異史氏曰：「潞子故區，其人魂魄毅，故其為鬼雄。今有一官握篆於上，必有一二鄙流，風承而痔舐之。其方盛也，則竭攫未盡之膏脂，為之具錦屏；其將敗也，則驅誅未盡之肢體，為之乞保留。官無貪廉，每蒞一任，必有此兩事。赫赫者一日未去，則蚩蚩者不敢不從。積習相傳，沿為成規，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！」

馬介甫

楊萬石，大名諸生也。生平有「季常之懼」。妻尹氏，奇悍。少迕之，輒以鞭撻從事。楊父年六十餘而鰥，尹以齒奴隸數。楊與弟萬鐘常竊餌翁，不敢令婦知。然衣敗絮，恐貽訕笑，不令見客。萬石四十無子，納妾王，旦夕不敢通一語。兄弟候試郡中，見一少年，容服都雅。與語，悅之。詢其姓字，自云：「介甫，姓馬。」由此交日密，焚香為昆季之盟。既別，約半載，馬忽攜僮僕過楊。值楊翁在門外，曝陽捫蝨。疑為傭僕，通姓氏使達主人。翁披絮去。或告馬：「此即其翁也。」馬方驚訝，楊兄弟岸幘出迎。登堂一揖，便請朝父。萬石辭以偶恙。促坐笑語，不覺向夕。萬石屢言具食，而終不見至。兄弟迭互出

人，始有瘦奴持壺酒來。俄頃引盡。坐伺良久，萬石頻起催呼，額頰間熱汗蒸騰。俄瘦奴以饌具出，脫粟失飪，殊不甘旨。食已，萬石草草便去。萬鐘襆被來伴客寢。馬責之曰：「曩以伯仲高義，遂同盟好。今老父實不溫飽，行道者羞之！」萬鐘泫然曰：「在心之情，卒難申致。家門不吉，蹇遭悍嫂，尊長細弱，橫被催殘。非瀝血之好，此醜不敢揚也。」馬駭嘆移時，曰：「我初欲早旦而行，今得此異聞，不可不一目見之。請假閒舍，就便自炊。」萬鐘從其教，即除室為馬安頓。夜深竊餽蔬稻，惟恐婦知。馬會其意，力卻之。且請楊翁與同食寢。自詣城肆，市布帛，為易袍袴。父子兄弟皆感泣。

萬鐘有子喜兒，方七歲，夜從翁眠。馬撫之曰：「此兒福壽，過於其父，但少年孤苦耳。」婦聞老翁安飽，大怒，輒罵，謂馬強預人家事。初惡聲尚在閨闈，漸近馬居，以示瑟歌之意。楊兄弟汗體徘徊，不能制止；而馬若弗聞也者。妾王，體妊五月，婦始知之，褫衣慘掠。已，乃喚萬石跪受巾幘，操鞭逐出。值馬在外，慚慊不前。又追逼之，始出。婦亦隨出，叉手頓足，觀者填溢。馬指婦叱曰：「去，去！」婦即反奔，若被鬼逐。袴履俱脫，足纏縈繞於道上，徒跣而歸，面色灰死。少定，婢進襪履。著已，噉啣大哭。家人無敢問者。馬曳萬石為解巾幘。萬石聳身定息，如恐脫落；馬強脫之。而坐立不寧，猶懼以私脫

加罪。探婦哭已，乃敢入，趨起而前。婦殊不發一語，遽起，入房自寢。萬石意始舒，與弟竊奇焉。家人皆以為異，相聚偶語。婦微有聞，益羞怒，遍撻奴婢。呼妾，妾創劇不能起。婦以為偽，就榻撻之，崩注墮胎。萬石於無人處，對馬哀啼。馬慰解之。呼僮具牢饌，更籌再唱，不放萬石歸。婦在閨房，恨夫不歸，方大恚忿。聞撻扉聲，急呼婢，則室門已闢。有巨人入，影蔽一室，猙獰如鬼。俄又有數人人，各執利刃。婦駭絕欲號。巨人以刀刺頸，曰：「號便殺卻！」婦急以金帛贖命。巨人曰：「我冥曹使者，不要錢，但取悍婦心耳！」婦益懼，自投敗頰。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：「如某事，謂可殺否？」即

一畫。凡一切兇悍之事，責數殆盡，刀畫膚革，不啻數十。末乃曰：「妾生子，亦爾宗緒，何忍打墮？此事必不可宥！」乃令數人反接其手，剖視悍婦心腸。婦叩頭乞命，但言知悔。俄聞中門啟閉，曰：「楊萬石來矣。既已悔過，姑留餘生。」紛然盡散。無何，萬石人，見婦赤身繃繫，心頭刀痕，縱橫不可數。解而問之，得其故，大駭，竊疑馬。

明日，向馬述之。馬亦駭。由是婦威漸斂，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。馬大喜，告萬石曰：「實告君，幸勿宣洩：前以小術懼之。既得好合，請暫別也。」遂去。婦每日暮，挽留萬石作侶，懽笑而承迎之。萬石生平不解此樂，遽遭之，覺坐立皆無所可。婦一夜憶

巨人狀，瑟縮搖戰。萬石思媚婦意，微露其假。婦遽起，苦致窮詰。萬石自覺失言，而不可悔，遂實告之。婦勃然大罵。萬石懼，長跽床下。婦不顧。哀至漏三下。婦曰：「欲得我恕，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，此恨始消。」乃起捉廚刀。萬石大懼而奔，婦逐之。犬吠雞騰，家人盡起。萬鐘不知何故，但以身左右翼兄。婦方詬詈，忽見翁來，睹袍服，倍益烈怒；即就翁身條條割裂，批頰而摘翁髭。萬鐘見之怒，以石擊婦，中顛，顛蹶而斃。萬鐘曰：「我死而父兄得生，何憾！」遂投井中，救之已死。移時婦蘇，聞萬鐘死，怒亦遂解。既殯，弟婦戀兒，矢不嫁。婦唾罵不與食，醮去之。遺孤兒，朝夕受鞭楚。俟家人食

訖，始啗以冷塊。積半歲，兒尪羸，僅存氣息。一日，馬忽至。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。馬見翁襤縷如故，大駭；又聞萬鐘殞謝，頓足悲哀。兒聞馬至，便來依戀，前呼馬叔。馬不能識，審顧始辨。驚曰：「兒何憔悴至此！」翁乃囁嚅具道情事。馬忿然謂萬石曰：「我曩道兄非人，果不謬。兩人止此一線，殺之，將奈何？」萬石不言，惟伏首帖耳而泣。坐語數刻，婦已知之。不敢自出逐客，但呼萬石人，批使絕馬。含涕而出，批痕儼然。馬怒之曰：「兄不能威，獨不能斷『出』耶？毆父殺弟，安然忍受，何以為人？」萬石欠伸，似有動容。馬又激之曰：「如渠不去，理須威劫；便殺卻勿懼。僕有二三知交，都居要

地，必合極力，保無虧也。」萬石喏，負氣疾行，奔而入。適與婦遇，叱問：「何為？」萬石遑遽失色，以手據地，曰：「馬生教余出婦。」婦益恚，顧尋刀杖，萬石懼而卻步。馬唾之曰：「兄真不可教也已！」遂開篋，出刀圭藥，合水授萬石飲。曰：「此丈夫再造散。所以不輕用者，以能病人故耳。今不得已，暫試之。」飲下，少頃，萬石覺忿氣填胸，如烈焰中燒，刻不容忍。直抵閨闥，叫喊雷動。婦未及詰，萬石以足騰起，婦顛去數尺有咫。即復握石成拳，播擊無算。婦體幾無完膚，嘲猶詈。萬石於腰中出佩刀。婦罵曰：「出刀子，敢殺我耶？」萬石不語，割股上肉，大如掌，擲地上。方欲再割，婦哀鳴乞恕。萬石

不聽，又割之。家人見萬石兇狂，相集，死力掖出。馬迎去，捉臂相用慰勞。萬石餘怒未息，屢欲奔尋。馬止之。少間，藥力漸消，嗒焉若喪。馬囑曰：「兄勿餒。乾綱之振，在此一舉。夫人之所以懼者，非朝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譬昨死而今生，須從此滌故更新；再一餒，則不可為矣。」遣萬石人探之。婦股慄心懼，倩婢扶起，將以膝行。止之，乃已。出語馬生，父子交賀。馬欲去，父子共挽之。馬曰：「我適有東海之行，故便道相過，還時可復會耳。」

月餘，婦起，賓事良人。久覺黔驢無技，漸狎，漸嘲，漸罵；居無何，舊態全作矣。翁不能堪，宵遁，至河南，隸道士籍。萬石亦不敢尋。年餘，馬

至，知其狀，怫然責數已，立呼兒至，置驢子上，驅策逕去。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。學使案臨，以劣行黜名。又四五年，遭回祿，居室財物，悉為煨燼；延燒鄰舍。村人執以告郡，罰鍰煩苛。於是家產漸盡，至無居廬。近村相戒無以舍舍萬石。尹氏兄弟怒婦所為，亦絕拒之。萬石既窮，質妾於貴家，偕妻南渡。至河南界，資斧已絕。婦不肯從，聒夫再嫁。適有屠而鰥者，以錢三百貨去。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。至一朱門，閹人訶拒不聽前。少間，一官人出，萬石伏地啜泣。官人熟視久之，略詰姓名，驚曰：「是伯父也！何一貧至此？」萬石細審，知為喜兒，不覺大哭。從之人，見堂中金碧煥映。俄頃，父扶童子

出，相對悲哽。萬石始述所遭。初，馬攜喜兒至此，數日，即出尋楊翁來，使祖孫同居。又延師教讀。十五歲入邑庠，次年領鄉薦，始為完婚。乃別欲去。祖孫泣留之。馬曰：「我非人，實狐仙耳。道侶相候已久。」遂去。孝廉言之，不覺惻楚。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，倍益感傷。遂以輿馬齎金贖王氏歸。年餘，生一子，因以為嫡。尹從屠半載，狂悖猶昔。夫怒，以屠刀孔其股，穿以毛綆，懸樑上，荷肉竟出。號極聲嘶，鄰人始知。解縛抽綆；一抽則呼痛之聲，震動四鄰。以是見屠來，則骨毛皆豎。後脛創雖愈，而斷芒遺肉內，終不良於行；猶夙夜服役，無敢少懈。屠既橫暴，每醉歸，則撻詈不情。至此，始悟昔

之施於人者，亦猶是也。一日，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，近村農婦，並來參謁。尹在中悵立不前。王氏故問：「此伊誰？」家人進白：「張屠之妻。」便訶使前，與太夫人稽首。王笑曰：「此婦從屠，當不乏肉食，何羸瘠乃爾？」尹愧恨，歸欲自經，綆弱不得死。屠益惡之。歲餘，屠死。途遇萬石，遙望之，以膝行，淚下如縻。萬石礙僕，未通一言。歸告姪，欲謀珠還。姪固不肯。婦為里人所唾棄，久無所歸，依群乞以食。萬石猶時就尹廢寺中。姪以為玷，陰教群乞窘辱之，乃絕。此事余不知其究竟，後數行，乃畢公權撰成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懼內，天下之通病也。然不意天壤

之間，乃有楊郎！寧非變異？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，謹附錄以博一噓：『竊以天道化生萬物，重賴坤成；男兒志在四方，尤須內助。同甘獨苦，勞爾十月呻吟；就濕移乾，苦矣三年嘔笑。此顧宗祧而動念，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；瞻井臼而懷思，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。第陰教之旗幟日立，遂乾綱之體統無存。始而不遜之聲，或大施而小報；繼則如賓之敬，竟有往而無來。祇緣兒女深情，遂使英雄短氣。床上夜叉坐，任金剛亦須低眉。釜底毒煙生，即鐵漢無能強項。秋砧之杵可掬，不擣月夜之衣；麻姑之爪能搔，輕試蓮花之面。小受大走，直將代孟母投梭；婦唱夫隨，翻欲起周婆制禮。婆娑跳擲，停觀滿道行人；嘲

鳴嘶，撲落一群嬌鳥。惡乎哉！呼天籲地，忽爾披髮向銀床。醜矣夫！轉日搖頭，猥欲投繯延玉頸。當是時也：地下已多碎膽，天外更有驚魂。北宮黝未必不逃，孟施捨焉能無懼？將軍氣同雷電，一人中庭，頓歸無何有之鄉；大人面若冰霜，比到寢門，遂有不可問之處。豈果脂粉之氣，不勢而威？胡乃骯臟之身，不寒而慄？猶可解者：魔女翹鬟來月下，何妨俯伏皈依？最冤枉者：鳩盤蓬首到人間，也要香花供養。聞怒獅之吼，則雙孔撩天；聽牝雞之鳴，則五體投地。登徒子淫而忘醜，迴波詞憐而成嘲。設為汾陽之婿，立致尊榮，媚卿卿良有故；若贅外黃之家，不免奴役，拜僕僕將何求？彼窮鬼自覺無顏，任其斫樹摧

花，止求包荒於妒婦；如錢神可雲有勢，乃亦嬰鱗犯制，不能藉助於方兄。豈縛遊子之心，惟茲鳥道？抑消霸王之氣，恃此鴻溝？然死同穴，生同衾，何嘗教吟「白首」？而朝行雲，暮行雨，輒欲獨占巫山。恨煞「池水清」，空按紅牙玉板；憐爾妾命薄，獨支永夜寒更。蟬殼鷺灘，喜驪龍之方睡；犢車塵尾，恨駑馬之不奔。榻上共臥之人，撻去方知為舅；床前久繫之客，牽來已化為羊。需之殷者僅俄頃，毒之流者無盡藏。買笑纏頭，而成自作之孽，太甲必曰難違；俯首帖耳，而受無妄之刑，李陽亦謂不可。酸風凜冽，吹殘綺閣之春；醋海汪洋，淹斷藍橋之月。又或盛會忽逢，良朋即坐，斗酒藏而不設，且由房出逐客之

書；故人疏而不來，遂自我廣絕交之論。甚而雁影分飛，涕空沾於荊樹；鸞膠再覓，變遂起於蘆花。故飲酒陽城，一堂中惟有兄弟；吹竽商子，七旬餘並無室家；古人為此，有隱痛矣。嗚呼！百年鴛偶，竟成附骨之疽；五兩鹿皮，或買剝床之痛。髯如戟者如是，膽似斗者何人？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；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？娘子軍肆其橫暴，苦療妒之無方；胭脂虎噉盡生靈，幸渡迷之有楫。天香夜蕪，全澄湯鑊之波；花雨晨飛，盡滅劍輪之火。極樂之境，彩翼雙棲；長舌之端，青蓮並蒂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，立道場於愛河之濱。咦！願此幾章貝葉文，灑為一滴楊枝水！』

魁星

鄆城張濟宇，臥而未寐，忽見光明滿室。驚視之，一鬼執筆立，若魁星狀。急起拜叩。光亦尋滅。由此自負，以為元魁之先兆也。後竟落拓無成；家亦彫落，骨肉相繼死，惟生一人存焉。彼魁星者，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？

庫將軍

庫大有，字君實，漢中洋縣人。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。祖厚遇之，屢蒙拔擢，遷偽周總戎。後覺大勢既去，潛以兵乘祖。祖格拒傷手，因就縛之，納款於

總督蔡。至都，夢至冥司，冥王怒其不義，命鬼以沸油澆其足。既醒，足痛不可忍。後腫潰，指盡墮。又益之瘡。輒呼曰：「我誠負義！」遂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事偽朝固不足言忠；然國士庸人，因知為報，賢豪之自命宜爾也。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。」

絳妃

癸亥歲，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。公家花木最盛，暇輒從公杖履，得恣游賞。一日，眺覽既歸，倦極思寢，解履登床。夢二女郎，被服豔麗，近請曰：

「有所奉託，敢屈移玉。」余愕然起，問：「誰相見召？」曰：「絳妃耳。」恍惚不解所謂，遽從之去。俄睹殿閣，高接雲漢。下有石階，層層而上，約盡百餘級，始至顛頭。見朱門洞敞。又有二三麗者，趨入通客。無何，詣一殿外，金鉤碧箔，光明射眼。內一女人降階出，環佩鏘然，狀若貴嬪。方思展拜，妃便先言：「敬屈先生，理須首謝。」呼左右以毯貼地，若將行禮。余惶悚無以為地，因啟曰：「草莽微賤，得辱寵召，已有餘榮。況敢分庭抗禮，益臣之罪，折臣之福！」妃命撤毯設宴，對筵相向。酒數行，余辭曰：「臣飲少輒醉，懼有愆儀。教命云何？幸釋疑慮。」妃不言，但以巨杯促飲。余屢請命。乃言：「

妾，花神也。合家細弱，依棲於此，屢被封家婢子，橫見摧殘。今欲背城借一，煩君屬檄草耳。」余皇然起奏：「臣學陋不文，恐負重託；但承寵命，敢不竭肝鬲之愚。」妃喜，即殿上賜筆札。諸麗者拭案拂座，磨墨濡毫。又一垂髻人，折紙為範，置腕下。略寫一兩句，便二三輩疊背相窺。余素遲鈍，此時覺文思若湧。少間，稿脫，爭持去，啟呈絳妃。妃展開一過，頗謂不疵，遂復送余歸。醒而憶之，情事宛然。但檄詞強半遺忘，因足而成之：

「謹按封氏，飛揚成性，忌嫉為心。濟惡以才，妒同醉骨；射人於暗，奸類含沙。昔虞帝受其狐媚，英、皇不足解憂，反借渠以解慍；楚王蒙其蠱惑，賢

才未能稱意，惟得彼以稱雄。沛上英雄，雲飛而思猛士；茂陵天子，秋高而念佳人。從此怙寵日恣，因而肆狂無忌。怒號萬竅，響碎玉於王宮；澎湃中宵，弄寒聲於秋樹。倏向山林叢裏，假虎之威；時於灑瀕堆中，生江之浪。且也，簾鉤頻動，發高閣之清商；簷鐵忽敲，破離人之幽夢。尋帷下榻，反同人幕之賓；排闥登堂，竟作翻書之客。不曾於生平識面，直開門戶而來；若非是掌上留裙，幾掠妃子而去。吐虹絲於碧落，乃敢因月成闌；翻柳浪於青郊，謬說為花寄信。賦歸田者，歸途纔就，飄飄吹薜荔之衣；登高臺者，高興方濃，輕輕落茱萸之帽。篷梗卷兮上下，三秋之羊角搏空；箏聲入乎雲霄，百尺之鳶絲斷繫。不

奉太后之詔，欲速花開；未絕座客之纓，竟吹燈滅。甚則揚塵播土，吹平李賀之山；叫雨呼雲，捲破杜陵之屋。馮夷起而擊鼓，少女進而吹笙。蕩漾以來，草皆成偃；吼奔而至，瓦欲為飛。未施搏水之威，浮水江豚時出拜；陡出障天之勢，書天雁字不成行。助馬當之輕帆，彼有取爾；牽瑤臺之翠帳，於意云何？至於海鳥有靈，尚依魯門以避；但使行人無恙，願喚牛郎以歸。古有賢豪，乘而破者萬里；世無高士，御以行者幾人？駕礮車之狂雲，遂以夜郎自大；恃貪狼之逆氣，漫以河伯為尊。姊妹俱受其摧殘，彙族悉為其蹂躪。紛紅駭綠，掩苒何窮？擘柳鳴條，蕭騷無際。雨零金谷，綴為藉客之裊；露冷華林，去作沾泥之

絮。埋香瘞玉，殘妝卸而翻飛；朱榭雕欄，雜珮紛其零落。減春光於旦夕，萬點正飄愁；覓殘紅於西東，五更非錯恨。翩躚江漢女，弓鞋漫踏春園；寂寞玉樓人，珠勒徒嘶芳草。斯時也：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怨，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。爾乃趾高氣揚，發無端之蹕厲；催蒙振落，動不已之瓓珊。傷哉綠樹猶存，簌簌者繞牆自落；久矣朱旛不豎，娟娟者竄涕誰憐？墮溷沾籬，畢芳魂於一日；朝榮夕悴，免荼毒以何年？怨羅裳之易開，罵空聞於子夜；訟狂伯之肆虐，章未報於天庭。誕告芳鄰，學作蛾眉之陣；凡屬同氣，群興草木之兵。莫言蒲柳無能，但須藩籬有志。且看鶯儔燕侶，公覆奪愛之仇；請與蝶友蜂交，共發

同心之誓。蘭橈桂楫，可教戰於昆明；桑蓋柳旌，用觀兵於上苑。東籬處士，亦出茅廬；大樹將軍，應懷義憤。殺其氣燄，洗千年粉黛之冤；殲爾豪強，銷萬古風流之恨！」

河間生

河間某生，場中積麥穰如丘，家人日取為薪，洞之。有狐居其中，常與主人相見，老翁也。一日，屈主人飲，拱生入洞。生難之，強而後入。人則廊舍華好。即坐，茶酒香烈。但日色蒼黃，不辨中夕。筵罷既出，景物俱杳。翁每夜往夙歸，人莫能跡，問之，則言友朋招飲。生請與俱，翁不可。固請之，翁始

諾。挽生臂，疾如乘風，可炊黍時，至一城市。入酒肆，見坐客良多，聚飲頗嘩。乃引生登樓上。下視飲者，几案殍殮，可以指數。翁自下樓，任意取案上酒果，抔來供生，筵中人曾莫之禁。移時，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橘，命翁取之。翁曰：「此正人，不可近。」生默念：狐與我游，必我邪也。自今以往，我必正！方一注想，覺身不自主，眩墮樓下。飲者大駭，相譁以妖。生仰視，竟非樓上，乃梁間耳。以實告眾。眾審其情確，贈而遣之。問其處，乃魚臺，去河間千里雲。

雲翠仙

梁有才，故晉人，流寓於濟，作小負販。無妻子田產。從村人登岱。岱，四月交，香侶雜沓。又有優婆夷、塞，率眾男子以百十，雜跪神座下，視香炷為度，名曰「跪香」。才視眾中有女郎，年十七八而美，悅之。詐為香客，近女郎跪；又偽為膝困無力狀，故以手據女郎足。女回首似嗔，膝行而遠之。才又膝行近之；少間，又據之。女郎覺，遽起，不跪，出門去。才亦起，出履其跡，不知其往。心無望，怏怏而行。途中見女郎從媪，似為女也母者，才趨之。媪女行且語。媪云：「汝能參禮娘娘，大好事！汝又無弟妹，但獲娘娘冥加護，護汝得快婿，但能相孝順，都不必貴公子、富王孫也。」才竊喜，漸漬詰

媪。媪自言為雲氏，女名翠仙，其出也。家西山四十里。才曰：「山路濇，母如此蹢蹢，妹如此纖纖，何能便至？」曰：「日已晚，將寄舅家宿耳。」才曰：「適言相婿，不以貧嫌，不以賤鄙，我又未婚，頗當母意否？」媪以問女，女不應。媪數問，女曰：「渠寡福，又蕩無行，輕薄之心，還易翻覆。兒不能為鬻伎兒作婦！」才聞，樸誠自表，切矢皦日。媪喜，竟諾之。女不樂，勃然而已。母又強拍之。才殷勤，手於橐，覓山兜二，昇媪及女。已步從，若為僕。過隘，輒訶兜夫不得顛搖動，良殷。俄抵村舍，便邀才同人舅家。舅出翁，矜出媪也。雲兄之嫂之。謂：「才吾婿。日適良，不須別擇，便取今夕。」舅亦喜，

出酒肴餌才。既，嚴妝翠仙出，拂榻促眠。女曰：「我固知郎不義，迫母命，漫相隨。郎若人也，當不須憂偕活。」才唯唯聽受。明日早起，母謂才：「宜先去，我以女繼至。」才歸，掃戶闔。媪果送女至。入視室中，虛無有。便云：「似此何能自給？老身速歸，當小助汝辛苦。」遂去。次日，有男女數輩，各攜服食器具，布一室滿之。不飯俱去，但留一婢。才由此坐溫飽，惟日引里無賴，朋飲競賭，漸盜女郎簪珥佐博。女勸之，不聽；頗不耐之，惟嚴守箱奩，如防寇。一日，博黨款門訪才，窺見女，適適驚。戲謂才曰：「子大富貴，何憂貧耶？」才問故。答曰：「曩見夫人，實仙人也。適與子家道不相稱。貨為媵，

金可得百；為妓，可得千。——千金在室，而聽飲博無貲耶？」才不言，而心然之。歸輒向女歛獻，時言貧不可度。女不顧，才頻頻擊桌，拋匕箸，罵婢，作諸態。一夕，女沽酒與飲。忽曰：「郎以貧故，日焦心。我又不能御窮，分郎憂，中豈不愧怍？但無長物，止有此婢，鬻之，可稍稍佐經營。」才搖首曰：「其直幾許！」又飲少時，女曰：「妾於郎，有何不相承？但力竭耳。念一貧如此，便死相從，不過均此百年苦，有何發跡？不如以妾鬻貴家，兩所便益，得直或較婢多。」才故愕言：「何得至此！」女固言之，色作莊。才喜曰：「容再計之。」遂緣中貴人，貨隸樂籍。中貴人親詣才，見女大悅。恐不能即

得，立券八百緡，事濱就矣。女曰：「母日以婿家貧，常常縈念，今意斷矣，我將暫歸省；且郎與妾絕，何得不告母？」才慮母阻。女曰：「我顧自樂之，保無差貸。」才從之。夜將半，始抵母家。搗闔人，見樓舍華好，婢僕輩往來憧憧。才日與女居，每請詣母，女輒止之。故為甥館年餘，曾未一臨岳家。至此大駭，以其家巨，恐媵妓所不甘也。女引才登樓上。媪驚問夫妻何來。女怨曰：「我固道渠不義，今果然！」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，曰：「幸不為小人賺脫，今仍以還母。」母駭問故。女曰：「渠將鬻我，故藏金無用處。」乃指才罵曰：「豺鼠子！曩日負肩擔，面沾塵如鬼。初近我，熏熏作汗腥，膚垢

欲傾塌，足手皴一寸厚，使人終夜惡。自我歸汝家，安坐餐飯，鬼皮始脫。母在前，我豈誣耶？」才垂首，不敢少出氣。女又曰：「自顧無傾城姿，不堪奉貴人；似若輩男子，我自謂猶相匹。有何虧負，遂無一念香火情？我豈不能起樓宇、買良沃，念汝儂薄骨、乞丐相，終不是白頭侶！」言次，婢媪連衿臂，旋旋圍繞之。聞女責數，便都唾罵，共言：「不如殺卻，何須復云云！」才大懼，據地自投，但言知悔。女又盛氣曰：「鬻妻子已大惡，猶未便是劇；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！」言未已，眾皆裂，悉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脅。才號悲乞命。女止之曰：「可暫釋卻。渠便無仁義，我不忍其殼鯨。」乃率眾下樓去。才坐聽移

時，語聲俱寂，思欲潛遁。忽仰視見星漢，東方已白，野色蒼莽；燈亦尋滅。並無屋宇，身坐削壁上。俯瞰絕壑，深無底。駭絕，懼墮。身稍移，塌然一聲，墮石崩墜。壁半有枯橫焉，罅不得墮。以枯受腹，手足無著。下視茫茫，不知幾何尋丈。不敢轉側，嗥怖聲嘶，一身盡腫，眼耳鼻舌身力俱竭。日漸高，始有樵人望見之；尋縋來，縋而下，取置崖上，奄將溘斃。舁歸其家。至則門洞敞，家荒荒如敗寺，床簾什器俱杳，惟有繩床敗案，是己家舊物，零落猶存。嗒然自臥。飢時，日一乞食於鄰。既而腫潰為癩。里黨薄其行，悉唾棄之。才無計，貨屋而穴居，行乞於道，以刀自隨。或勸以刀易餌，才不肯曰：「

野居防虎狼，用自衛耳。」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，近而哀語，遽出刀擊而殺之，遂被收。官廉得其情，亦未忍酷虐之，繫獄中，尋瘐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得遠山芙蓉，與共四壁，與以南面王豈易哉！己則非人，而怨逢惡之友；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。凡狹邪子誘人淫博，為諸不義，其事不敗，雖則不怨亦不德。迨於身無襦，婦無袴，千人所指，無疾將死，窮敗之念，無時不縈於心，窮敗之恨，無時不切於齒；清夜牛衣中，輾轉不寐。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，歷歷想將落時，又歷歷想致落之故，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。至於此，弱者起，擁絮坐詛；強者忍凍裸行，篝火索刀，霍霍磨之，不待終夜

矣。故以善規人，如贈橄欖；以惡誘人，如餽漏脯也。聽者固當省，言者可勿懼哉！」

跳神

濟俗：民間有病者，閨中以神卜。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，娑婆作態，名曰「跳神」。而此俗都中尤盛。良家少婦，時自為之。堂中肉於案，酒於盆，甚設几上。燒巨燭，明於晝。婦束短幅裙，屈一足，作「商羊舞」。兩人捉臂，左右扶掖之。婦刺刺瑣絮，似歌，又似祝；字多寡參差，無律帶腔。室數鼓亂搗如雷，蓬蓬聒人耳。婦吻闢翕，雜鼓聲，不甚辨了。既而首垂，目斜睨；立全須人，失扶則仆。旋忽伸頸

巨躍，離地尺有咫。室中諸女子，凜然愕顧曰：「祖宗來喫食矣。」便一噓，吹燈滅，內外冥黑。人慄息立暗中，無敢交一語；語亦不得聞，鼓聲亂也。食頃，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，始共爇燭，傴僂問休咎。視尊中，盎中，案中，都復空空。望顏色，察嗔喜。肅肅羅問之，答若響。中有腹誹者，神已知，便指某姍笑我，大不敬，將褻汝袴。誹者自顧，瑩然已裸，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。滿洲婦女，奉事尤虔。小有疑，必以決。時嚴妝，騎假虎假馬，執長兵，舞榻上，名曰「跳虎神」。馬虎勢作威怒，屍者聲儻儻。或言關、張、玄壇，不一號。赫氣慘凜，尤能畏怖人。有丈夫穴窗來窺，輒被長兵破窗刺帽，挑入

去。一家媪媳姊若妹，森森踳踳，雁行立，無歧念，無懈骨。

鐵布衫法

沙回子，得鐵布衫大力法。駢其指，力斫之，可斷牛項；橫搯之，可洞牛腹。曾在仇公子彭三家，懸木於空，遣兩健僕極力撐去，猛反之；沙裸腹受木，砰然一聲，木去遠矣。又出其勢，即石上，以木椎力擊之，無少損；但畏刀耳。

大力將軍

查伊璜，浙人。清明飲野寺中，見殿前有古鐘，

大於兩石甕；而上下土痕手跡，滑然如新。疑之。俯窺其下，有竹筐受八升許，不知所貯何物。使數人掘耳，力掀舉之，無少動。益駭。乃坐飲以伺其人。居無何，有乞兒入，攜所得糗糲，堆纍鐘下。乃以一手起鐘，一手掬餌置筐內；往返數四，始盡。已復合之，乃去。移時復來，採取食之。食已復探，輕若啟櫝。一座盡駭。查問：「若男兒胡行乞？」答以：「啗噉多，無傭者。」查以其健，勸投行伍。乞人愀然慮無階。查遂攜歸餌之；計其食，略倍五六人。為易衣履，又以五十金贈之行。後十餘年，查猶子令於閩，有吳將軍六一者，忽來通謁。款談間，問：「伊璜是君何人？」答言：「為諸父行。與將軍何處有

素？」曰：「是我師也。十年之別，頗復憶念。煩致先生一賜臨也。」漫應之。自念：叔名賢，何得武弟子？會伊璜至，因告之。伊璜茫不記憶。因其問訊之殷，即命僕馬，投刺於門。將軍趨出，逆諸大門之外。視之，殊昧生平。竊疑將軍誤，而將軍傴僂益恭。肅客人，深啟三四關，忽見女子往來，知為私廨，屏足立。將軍又揖之。少間登堂，則捲簾者，移座者，並皆少姬。既坐，方擬展問，將軍頤少動，一姬捧朝服至，將軍遽起更衣。查不知其何為。眾嫗捉袖整衿訖，先命數人捺查座上，不使動，而後朝拜，如覲君父。查大愕，莫解所以。拜已，以便服侍坐。笑曰：「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？」查乃悟。既而華筵

高列，家樂作於下。酒闌，群姬列侍。將軍入室，請衽何趾，乃去。查醉起遲，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。查不自安，辭欲返。將軍投轄下鑰，錮閉之。見將軍日無他作，惟點數姬婢養廝卒，及騾馬服用器具，督造記籍，戒無虧漏。查以將軍家政，故未深叩。一日，執籍調查曰：「不才得有今日，悉出高厚之賜。一婢一物，所不敢私，敢以半奉先生。」查愕然不受，將軍不聽。出藏鏹數萬，亦兩置之。按籍點照，古玩床幾，堂內外羅列幾滿。查固止之，將軍不顧。稽婢僕姓名已，即命男為治裝，女為斂器，且囑敬事先生。百聲悚應。又親視姬婢登輿，廄卒捉馬騾，闐咽並發，乃返別查。後查以修史一案，株連被收，卒

得免，皆將軍力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厚施而不問其名，真俠烈古丈夫哉！而將軍之報，其慷慨豪爽，尤千古所僅見。如此胸襟，自不應老於溝瀆。以是知兩賢之相遇，非偶然也。」

白蓮教

白蓮盜首徐鴻儒，得左道之書，能役鬼神。小試之，觀者盡駭。走門下者如鶩。於是陰懷不軌。因出一鏡，言能鑑人終身。懸於庭，令人自照，或襍頭，或紗帽，繡衣貂蟬，現形不一。人益怪愕。由是道路

遙播，踵門求鑑者，揮汗相屬。徐乃宣言：「凡鏡中文武貴官，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。各宜努力，勿得退縮。」因亦對眾自照，則冕旒龍袞，儼然王者。眾相視而驚，大眾齊伏。徐乃建旂秉鉞，罔不歡躍相從，冀符所照。不數月，聚黨以萬計，滕、嶧一帶，望風而靡。後大兵進剿，有彭都司者，長山人，藝勇絕倫。寇出二垂髻女與戰。女俱雙刃，利如霜；騎大馬，噴嘶甚怒。飄忽盤旋，自晨達暮，彼不能傷彭，彭亦不能捷也。如此三日，彭覺筋力俱竭，哮喘而卒。迨鴻儒既誅，捉賊黨械問之，始知刃乃木刀，騎乃木凳也。假兵馬死真將軍，亦奇矣！

顏氏

順天某生，家貧，值歲饑，從父之洛。性鈍，年十七，裁能成幅。而丰儀秀美，能雅謔，善尺牘。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。無何，父母繼歿，孑然一身，授童蒙於洛汭。時村中顏氏有孤女，名士裔也。少惠。父在時，嘗教之讀，一過輒記不忘。十數歲，學父吟詠。父曰：「吾家有女學士，惜不弁耳。」鐘愛之，期擇貴婿。父卒，母執此志，三年不遂，而母又卒。或勸適佳士，女然之而未就也。適鄰婦踰垣來，就與攀談。以字紙裏繡線，女啟視，則某手翰，寄鄰生者。反復之而好焉。鄰婦窺其意，私語曰：「此翩翩一美少年，孤與卿等，年相若也。倘能垂意，妾囑渠儂脰合之。」女脈脈不語。婦歸，以意授夫。鄰生

故與生善，告之，大悅。有母遺金鴉環，託委致焉。刻日成禮，魚水甚懽。及睹生文，笑曰：「文與卿似是兩人，如此，何日可成？」朝夕勸生研讀，嚴如師友。斂昏，先挑燭據案自哦，為丈夫率，聽漏三下，乃已。如是年餘，生制藝頗通；而再試再黜，身名蹇落，饗飧不給，撫情寂漠，嗷嗷悲泣。女訶之曰：「君非丈夫，負此弁耳！使我易髻而冠，青紫直芥視之！」生方懊喪，聞妻言，睽睨而怒曰：「閨中人，身不到場屋，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廚下汲水炊白粥；若冠加於頂，恐亦猶人耳！」女笑曰：「君勿怒。俟試期，妾請易裝相代。倘落拓如君，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。」生亦笑曰：「卿自不知蘊苦，真宜使請嘗試

之。但恐綻露，為鄉鄰笑耳。」女曰：「妾非戲語。君嘗言燕有故廬，請男裝從君歸，偽為弟。君以襁褓出，誰得辨其非？」生從之。女人房，巾服而出，曰：「視妾可作男兒否？」生視之，儼然一顧影少年也。生喜，遍辭里社。交好者薄有餽遺，買一羸蹇，御妻而歸。生叔兄尚在，見兩弟如冠玉，甚喜，晨夕卹顧之。又見宵旰攻苦，倍益愛敬。僱一翦髮雛奴，為供給使。暮後，輒遣去之。鄉中弔慶，兄自出周旋；弟惟下帷讀。居半年，罕有睹其面者。客或請見，兄輒代辭。讀其文，矚然駭異。或排闥而迫之，一揖便亡去。客睹丰采，又共傾慕。由此名大噪，世家爭願贅焉。叔兄商之，惟靦然笑。再強之，則言：

「矢志青雲，不及第，不婚也。」會學使案臨，兩人並出。兄又落。弟以冠軍應試，中順天第四；明年成進士；授桐城令，有吏治；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，富埒王侯。因託疾乞骸骨，賜歸田裡。賓客填門，迄謝不納。又自諸生以及顯貴，並不言娶，人無不怪之者。歸後，漸置婢。或疑其私；嫂察之，殊無苟且。無何，明鼎革，天下大亂。乃謂嫂曰：「實相告：我小郎婦也。以男子鬪茸，不能自立，負氣自為之。深恐播揚，致天子召問，貽笑海內耳。」嫂不信。脫靴而示之足，始愕；視靴中，則敗絮滿焉。於是使生承其銜，仍閉門而雌伏矣。而生平不孕，遂出貲購妾。謂生曰：「凡人置身通顯，則買姬媵以自奉；我宦跡

十年，猶一身耳。君何福澤，坐享佳麗？」生曰：「面首三十人，請卿自置耳。」相傳為笑。是時生父母，屢受覃恩矣。搢紳拜往，尊生以侍御禮。生羞襲閨銜，惟以諸生自安，終身未嘗輿蓋雲。

異史氏曰：「翁姑受封於新婦，可謂奇矣。然侍御而夫人也者，何時無之？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。天下冠儒冠、稱丈夫者，皆愧死矣！」

杜翁

杜翁，沂水人。偶自市中出，坐牆下，以候同遊。覺少倦，忽若夢，見一人持牒攝去。至一府署，

從來所未經。一人戴瓦壠冠，自內出，則青州張某，其故人也。見杜驚曰：「杜大哥何至此？」杜言：「不知何事，但有勾牒。」張疑其誤，將為查驗。乃囑曰：「謹立此，勿他適。恐一迷失，將難救挽。」遂去，久之不出。惟持牒人來，自認其誤，釋今歸。杜別而行。途中遇六七女郎，容色媚好，悅而尾之。下道，趨小徑，行十數步。聞張在後大呼曰：「杜大哥，汝將何往？」杜迷戀不已。俄見諸女人一圭竇，心識為王氏賣酒者之家。不覺探身門內，略一窺瞻；即見身在笠中，與諸小猥同伏。豁然自悟，已化豕矣。而耳中猶聞張呼。大懼，急以首觸壁。聞人言曰：「小豕顛癩矣。」還顧，已復為人。速出門，則

張候於途。責曰：「固囑勿他往，何不聽言？幾至壞事！」遂把手送至市門，乃去。杜忽醒，則身猶倚壁間。詣王氏問之，果有一豕自觸死雲。

小謝

渭南姜部郎第，多鬼魅，常惑人。因徙去。留蒼頭門之而死，數易皆死；遂廢之。里有陶生望三者，夙倜儻，好狎妓，酒闌輒去之。友人故使妓奔就之，亦笑內不拒；而實終夜無所沾染。常宿部郎家，有婢夜奔，生堅拒不亂，部郎以是契重之。家綦貧，又有「鼓盆之戚」，茆屋數椽，溽暑不堪其熱；因請部郎，假廢第。部郎以其凶故，卻之。生因作「續無鬼

論「獻部郎，且曰：「鬼何能為！」部郎以其請之堅，諾之。生往除廳事。薄暮，置書其中；返取他物，則書已亡。怪之，仰臥榻上，靜息以伺其變。食頃，聞步履聲，睨之，見二女自房中出，所亡書，送還案上。一約二十，一可十七八，並皆姝麗。逡巡立榻下，相視而笑。生寂不動。長者翹一足踞生腹，少者掩口匿笑。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，即急肅然端念，卒不顧。女近以左手捋髭，右手輕批頤頰，作小響。少者益笑。生驟起，叱曰：「鬼物敢爾！」二女駭奔而散。生恐夜為所苦，欲移歸，又恥其言不掩；乃挑燈讀。暗中鬼影憧憧，略不顧瞻。夜將半，燭而寢。始交睫，覺人以細物穿鼻，奇癢，大嚏；但聞暗處隱

隱作笑聲。生不語，假寐以俟之。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，鶴行鷺伏而至；生暴起訶之，飄竄而去。既寢，又穿其耳。終夜不堪其擾。雞既鳴，乃寂無聲，生始酣眠，終日無所睹聞。日既下，恍惚出現。生遂夜炊，將以達旦。長者漸曲肱几上，觀生讀。既而掩生卷。生怒捉之，即已飄散；少間，又撫之。生以手按卷讀。少者潛於腦後，交兩手掩生日，瞥然去，遠立以哂。生指罵曰：「小鬼頭！捉得便都殺卻！」女子即又不懼。因戲之曰：「房中縱送，我都不解，纏我無益。」二女微笑，轉身向灶，析薪澆米，為生執爨。生顧而獎曰：「兩卿此為，不勝慙跳耶？」俄頃，粥熟，爭以匕、箸、陶碗置几上。生曰：「感卿

服役，何以報德？」女笑云：「飯中溲合砒、酖矣。」生曰：「與卿夙無嫌怨，何至以此相加。」啜已，復盛，爭為奔走。生樂之，習以為常。

日漸稔，接坐傾語，審其姓名。長者云：「妾秋容，喬氏；彼阮家小謝也。」又研問所由來。小謝笑曰：「癡郎！尚不敢一呈身，誰要汝問門第，作嫁娶耶？」生正容曰：「相對麗質，寧獨無情；但陰冥之氣，中人必死。不樂與居者，行可耳；樂與居者，安可耳。如不見愛，何必玷兩佳人？如果見愛，何必死一狂生？」二女相顧動容，自此不甚虐弄之；然時而探手於懷，捋袴於地，亦置不為怪。

一日，錄書未卒業而出，返則小謝伏案頭，操管代錄。見生，擲筆睨笑。近視之，雖劣不成書，而行列疏整。生贊曰：「卿雅人也！苟樂此，僕教卿為之。」乃擁諸懷，把腕而教之畫。秋容自外人，色乍變，意似妒。小謝笑曰：「童時嘗從父學書，久不作，遂如夢寐。」秋容不語。生喻其意，偽為不覺者，遂抱而授以筆，曰：「我視卿能此否？」作數字而起，曰：「秋娘大好筆力！」秋容乃喜。生於是折兩紙為範，俾共臨摹；生另一燈讀。竊喜其各有所事，不相侵擾。倣畢，祇立幾前，聽生月旦。秋容素不解讀，塗鴉不可辨認，花判已，自顧不如小謝，有慚色。生獎慰之，顏始霽。二女由此師事生，坐為抓

背，臥為按股，不惟不敢侮，爭媚之。

踰月，小謝書居然端好，生偶贊之。秋容大慚，粉黛淫淫，淚痕如線；生百端慰解之，乃已。因教之讀，穎悟非常，指示一過，無再問者。與生競讀，常至終夜。小謝又引其弟二郎來，拜生門下。年十五六，姿容秀美。以金如意一鈎為贄。生令與秋容執一經，滿堂咿唔，生於此設鬼帳焉。部郎聞之喜，以時給其薪水。積數月，秋容與三郎皆能詩，時相酬唱。小謝陰囑勿教秋容，生諾之；秋容陰囑勿教小謝，生亦諾之。一日，生將赴試，二女涕淚持別。三郎曰：「此行可以託疾免；不然，恐履不吉。」生以告疾為辱，遂行。

先是，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，獲罪於邑貴介，曰思中傷之。陰賂學使，誣以行簡，淹禁獄中。資斧絕，乞食於囚人，自分已無生理。忽一人飄忽而入，則秋容也。以饌具餽生。相向悲咽，曰：「三郎慮君不吉，今果不謬。三郎與妾同來，赴院申理矣。」數語而出，人不之睹。

越日，部院出，三郎遮道聲屈，收之。秋容入獄報生，返身往偵之，三日不返。生愁餓無聊，度一日如年歲。忽小謝至，愴惋欲絕，言：「秋容歸，經由城隍祠，被西廊黑判強攝去，逼充御媵。秋容不屈，今亦幽囚。妾馳百里，奔波頗殆；至北郭，被老棘刺吾足心，痛徹骨髓，恐不能再至矣。」因示之足，血

殷凌波焉。出金三兩，跛踣而沒。

部院勘三郎，素非瓜葛，無端代控，將杖之，撲地遂滅。異之。覽其狀，情詞悲惻。提生面鞫，問：「三郎何人？」生偽為不知。部院悟其冤，釋之。既歸，竟夕無一人。更闌，小謝始至。慘然曰：「三郎在部院，被解神押赴冥司；冥王以三郎義，令託生富貴家。秋容久錮，妾以狀投城隍，又被按閣，不得入，且復奈何？」生忿曰：「黑老魅何敢如此！明日仆其像，踐踏為泥，數城隍而責之；案下吏暴橫如此，渠在醉夢中耶！」悲憤相對，不覺四漏將殘。秋容飄然忽至。兩人驚喜，急問。秋容泣下曰：「今為郎萬苦矣！判日以刀杖相逼，今夕忽放妾歸，曰：『

我無他，原以愛故；既不願，固亦不曾污玷。煩告陶秋曹，勿見譴責。」生聞少歡，欲與同寢，曰：「今日願為卿死。」二女戚然曰：「向受開導，頗知義理，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？」執不可；然俛頸傾頭，情均伉儷。二女以遭難故，妒念全消。

會一道士途遇生，顧謂「身有鬼氣」。生以其言異，具告之。道士曰：「此鬼大好，不擬負他。」因書二符付生，曰：「歸授兩鬼，任其福命；如聞門外有哭女者，吞符急出，先到者可活。」生拜受，歸囑二女。後月餘，果聞有哭女者。二女爭奔而去。小謝忙急，忘吞其符。見有喪輦過，秋容直出，入棺而沒；小謝不得人，痛哭而返。生出視，則富室郝氏殯

其女。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，方共驚疑；俄聞棺中有聲，息肩發驗，女已頓蘇。因暫寄生齋外，羅守之。

忽開目問陶生。郝氏研詰之。答云：「我非汝女也。」遂以情告。郝未深信，欲舁歸；女不從，逕入生齋，偃臥不起。郝乃識婿而去。生就視之，面龐雖異，而光豔不減秋容，喜愜過望，殷敘平生。忽聞嗚鬼泣，則小謝哭於暗隙。心甚憐之，即移燈往，寬譬哀情，而衿袖淋浪，痛不可解。近曉始去。天明，郝以婢媪齎送香奩，居然翁婿矣。暮入帷房，則小謝又哭。如此六七夜。夫婦俱為慘動，不能成合巹之禮。生憂思無策。秋容曰：「道士，仙人也。再往求，倘得憐救。」生然之。跡道士所在，叩伏自陳。

道士力言「無術」。生哀不已。道士笑曰：「癡生好纏人！合與有緣，請竭吾術。」乃從生來，索靜室，掩扉坐，戒勿相問。

凡十餘日，不飲不食。潛窺之，瞑若睡。一日晨興，有少女孳簾入，明眸皓齒，光豔照人。微笑曰：「跋履終夜，憊極矣！被汝糾纏不了，奔馳百里外，始得一好廬舍，道人載與俱來矣。待見其人，便相交付耳。」斂昏，小謝至，女遽起迎抱之，翕然合為一體，仆地而僵。道士自室中出，拱手逕去。拜而送之。及返，則女已甦。扶置床上，氣體漸舒，但把足呻言趾股痠痛，數日始能起。後生應試得通籍。有蔡子經者，與同譜，以事過生，留數日。小謝自鄰舍

歸，蔡望見之，疾趨相躡；小謝側身斂避，心竊怒其輕薄。蔡告生曰：「一事深駭物聽，可相告否？」詰之，答曰：「三年前，少妹夭殞，經兩夜而失其屍，至今疑念。適見夫人，何相似之深也？」生笑曰：「山荆陋劣，何足以方君妹？然既係同譜，義即至切，何妨一獻妻孥。」乃入內，使小謝衣殉裝出。蔡大驚曰：「真吾妹也！」因而泣下。生乃具述其本末。蔡喜曰：「妹子未死，吾將速歸，用慰嚴慈。」遂去。過數日。舉家皆至，後往來如郝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絕世佳人，求一而難之，何遽得兩哉！事千古而一見，惟不私奔女者能邁之也。道士其仙耶？何術之神也！苟有其術，醜鬼可交耳。」

縊鬼

范生者，宿於逆旅。食後，燭而假寐。忽一婢來，襜衣置椅上；又有鏡奩掃篋，一一列案頭，乃去。俄一少婦自房中出，發篋開奩，對鏡櫛掠；已而髻，已而簪，顧影徘徊甚久。前婢來，進匱沃盥。盥已捧帨，既，持沐湯去。婦解襖出裙帔，炫然新製，就著之。掩衿提領，結束周至。范不語，中心疑怪，謂必奔婦，將嚴裝以就客也。婦裝訖，出長帶，垂諸梁而結焉。訝之。婦從容跂雙彎，引頸受縊。才一著帶，目即含，眉即豎，舌出吻兩寸許，顏色慘變如鬼。大駭奔出，呼告主人，驗之已渺。主人曰：「曩子婦經於是，毋乃此乎？」吁！異哉！即死猶作其

狀，此何說也？

異史氏曰：「冤之極而至於自盡，苦矣！然前為人而不知，後為鬼而不覺，所最難堪者，束裝結帶時耳。故死後頓忘其他，而獨於此際此境，猶歷歷一作，是其所極不忘者也。」

吳門畫工

吳門畫工某，忘其名。喜繪呂祖，每想像而神會之，希幸一遇。虔結在念，靡刻不存。一日，值群丐飲郊郭間，內一人敝衣露肘，而神采軒豁。心忽動，疑為呂祖。諦視覺愈確，遂捉其臂曰：「君呂祖也。」

「丐者大笑。某堅執為是，伏拜不起。丐者曰：「我即呂祖，汝將奈何？」某叩頭，但祈指教。丐者曰：「汝能相識，可謂有緣。然此處非語所，夜間當相見也。」再欲遮問，轉盼已杳。駭嘆而歸。至夜，果夢呂祖來，曰：「念子志慮崑誠，特來一見。但汝骨氣貪吝，不能為仙。我使子見一人可也。」即向空一招，遂有一麗人躡空而下，服飾如貴嬪，容光袍儀，煥映一室。呂祖曰：「此乃董娘娘，子審誌之。」既而又問：「記得否？」答：「已記之。」又曰：「勿忘卻。」俄而麗者去，呂祖亦去。醒而異之，即夢中所見，肖而藏之，終亦不解所謂。後數年，偶游於都。會董妃薨，上念其賢，將為肖像。諸工群集，口

授心擬，終不能似。某忽觸念夢中人，得無是耶？以圖呈進。宮中傳覽，皆謂神肖。由是授官中書，辭不受；賜萬金。於是名大譟。貴戚家爭遺重幣，乞為先人傳影。但懸空摹寫，罔不曲似。浹辰之間，累數巨萬。萊蕪朱拱奎曾見其人。

林氏

濟南戚安期，素佻達，喜狎妓。妻婉戒之，不聽。妻林氏，美而賢。會北兵入境，被俘去。暮宿途中，欲相犯。林偽諾之。適兵佩刀繫床頭，急抽刀自剄死；兵舉而委諸野。次日，拔捨去。有人傳林死，戚痛悼而往。視之，有微息。負而歸，日漸動；稍稍

嘔呻；扶其項，以竹管滴瀝灌飲，能咽。戚撫之曰：「卿萬一能活，相負者必遭凶折！」半年，林平復如故；但首為頸痕所牽，常若左顧。戚不以為醜，愛戀逾於平昔。曲巷之游，從此絕跡。林自覺形穢，將為置媵；戚執不可。居數年，林不育，因勸納婢。戚曰：「業誓不二，鬼神寧不聞之？即似續不承，亦吾命耳。若未應絕，卿豈老不能生者耶？」林乃託疾，使戚獨宿；遣婢海棠，襆被臥其床下。既久，陰以宵情問婢。婢言無之。林不信。至夜，戒婢勿住，自詣婢所臥。少間，聞床上睡息已動。潛起，登床捫之。戚醒問誰。林耳語曰：「我海棠也。」戚卻拒曰：「我有盟誓，不敢更也。若似曩年，尚須汝奔就耶？」

林乃下床出。戚自是孤眠。林使婢託己往就之。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，疑焉。摸其項，無痕，知為婢，又咄之。婢慚而退。既明，以情告林，使速嫁婢。林笑云：「君亦不必過執。倘得一丈夫子，即亦幸甚。」戚曰：「苟背盟誓，鬼責將及，尚望延宗嗣乎？」林翼日笑語戚曰：「凡農家者流，苗與秀不可知，播種常例不可違。晚間耕耨之期至矣。」戚笑會之。既夕，林滅燭呼婢，使臥己衾中。戚入，就榻戲曰：「佃人來矣。深愧錢鏹不利，負此良田。」婢不語。既而舉事，婢小語曰：「私處小腫，顛猛不任！」戚體意溫卹之。事已，婢偽起溺，以林易之。自此時值落紅，輒一為之，而戚不知也。未幾，婢腹震。

林每使靜坐，不令給役於前。故謂戚曰：「妾勸內婢，而君弗聽。設爾日冒妾時，君誤信之，交而得孕，將復如何？」戚曰：「留犢鬻母。」林乃不言。無何，婢舉一子。林暗買乳媪，抱養母家。積四五年，又產一子一女。長子名長生，已七歲，就外祖家讀。林半月輒託歸寧，一往看視。婢年益長，戚時時促遣之。林輒諾。婢日思兒女，林從其願，竊為上鬻，送詣母所。謂戚曰：「日謂我不嫁海棠，母家有義男，業配之。」又數年，子女俱長成。值戚初度，林先期治具，為候賓友。戚歎曰：「歲月驚過，忽已半世。幸各強健，家亦不至凍餒。所闕者，膝下一點。」林曰：「君執拗，不從妾言，夫誰怨？然欲得

男，兩亦非難，何況一也？」戚解顏曰：「既言不難，明日便索兩男。」林言：「易耳，易耳！」早起，命駕至母家，嚴妝子女，載與俱歸。入門，令雁行立，呼父叩祝千秋。拜已而起，相顧嬉笑。戚駭怪不解。林曰：「君索兩男，妾添一女。」始為詳述本末。戚喜曰：「何不早告？」曰：「早告，恐絕其母。今子已成立，尚可絕乎？」戚感極，涕不自禁。乃迎婢歸，偕老焉。古有賢姬，如林者，可謂聖矣！

胡大姑

益都岳於九，家有狐崇，布帛器具，輒被拋擲鄰堵。蓄細葛，將取作服；見捆卷如故，解視，則邊實

而中虛，悉被翦去。諸如此類，不堪其苦。亂詬罵之。岳戒止云：「恐狐聞。」狐在樑上曰：「我已聞之矣。」由是崇益甚。一日，夫妻臥未起，狐攝衾服去。各白身蹲床上，望空哀祝之。忽見好女子自窗入，擲衣床頭。視之，不甚修長；衣絳紅，外襲雪花比甲。岳著衣，揖之曰：「上仙有意垂顧，即勿相擾。請以為女，如何？」狐曰：「我齒較汝長，何得妄自尊？」又請為姊妹，乃許之。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。時顏鎮張八公子家，有狐居樓上，恆與人語。岳問：「識之否？」答云：「是吾家喜姨，何得不識？」岳曰：「彼喜姨曾不擾人，汝何不效之？」狐不聽，擾如故。猶不甚崇他人，而專崇其子婦：履襪

簪珥，往往棄道上，每食，輒於粥椀中埋死鼠或糞穢。婦輒擲椀罵騷狐，並不禱免。岳祝曰：「兒女輩皆呼汝姑，何略無尊長體耶？」狐曰：「教汝子出若婦，我為汝媳，便相安矣。」子婦罵曰：「淫狐不自慚，欲與人爭漢子耶？」時婦坐衣笥上，忽見濃煙出尻下，熏熱如籠。啟視，藏裳俱燼；剩一二事，皆姑服也。又使岳子出其婦，子不應。過數日，又促之，仍不應。狐怒，以石擊之，額破裂，血流幾斃。岳益患之。西山李成爻，善符水，因幣聘之。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，三日始成。又以鏡縛梃上，捉作柄，遍照宅中。使童子隨視，有所見，即急告。至一處，童言牆上若犬伏。李即戟手書符其處。既而禹步庭中，咒

移時，即見家中犬豕並來，帖耳戢尾，若聽教命。李揮曰：「去！」即紛然魚貫而去。又咒，群鴨即來，又揮去之。已而雞至。李指一雞，大叱之。他雞俱去，此雞獨伏，交翼長鳴，曰：「予不敢矣！」李曰：「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。」家人並言不曾作。李曰：「紫姑今尚在。」因共憶三年前，曾為此戲，怪異即自爾日始也。遍搜之，見芻偶猶在廩樑上。李取投火中。乃出一酒瓶，三咒三叱，雞起徑去。聞瓶口言曰：「岳四很哉！數年後，當復來。」岳乞付之湯火；李不可，攜去。或見其壁間掛數十瓶，塞口者皆狐也。言其以次縱之，出為祟，因此獲聘金，居為奇貨雲。

細侯

昌化滿生，設帳於餘杭。偶涉塵市，經臨街閣下，忽有荔殼墜肩頭。仰視，一雛姬憑閣上，妖姿要妙，不覺注目發狂。姬俯哂而入，詢之，知為娼樓賈氏女細侯也。其聲價頗高，自顧不能適願。歸齋冥想，終宵不枕。明日，往投以刺，相見，言笑甚懽，心志益迷。託故假貸同人，斂金如干，攜以赴女，款洽臻至。即枕上口佔一絕贈之云：「膏膩銅盤夜未央，床頭小語麝蘭香。新鬟明日重妝鳳，無復行雲夢楚王。」細侯蹙然曰：「妾雖污賤，每願得同心而事之。君既無婦，視妾可當家否？」生大悅，即叮嚀，堅相約。細侯亦喜曰：「吟詠之事，妾自謂無難，每

於無人處，欲效作一首，恐未能便佳，為聽觀所譏。倘得相從，幸教妾也。」因問生家田產幾何，答曰：「薄田半頃，破屋數椽而已。」細侯曰：「妾歸君後，當長相守，勿復設帳為也。四十畝聊足自給，十畝可以種黍，織五匹絹，納太平之稅有餘矣。閉戶相對，君讀妾織，暇則詩酒可遣，千戶侯何足貴！」生曰：「卿身價略可幾多？」曰：「依媪貪志，何能盈也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。可恨妾齒稚，不知重貲財，得輒歸母，所私蓄者區區無多。君能辦百金，過此即非所慮。」生曰：「小生之落寞，卿所知也，百金何能自致。有同盟友，令於湖南，屢相見招，僕以道遠，故憚於行。今為卿故，當往謀之。計三四月，可

以復歸，幸耐相候。」細侯諾之。」生即棄館南遊，至則令已免官，以罪謫居民舍，宦囊空虛，不能為禮。生落魄難返，就邑中授徒焉。三年，莫能歸。偶答弟子，弟子自溺死。東翁痛子而訟其師，因被逮囹圄。幸有他門人，憐師無過，時致饋遺，以是得無苦。細侯自別生，杜門不交一客。母詰知故，不可奪，亦姑聽之。有富賈某，慕細侯名，託媒於媪，務在必得，不靳直。細侯不可。賈以負販詣湖南，敬偵生耗。時獄已將解，賈以金賂當事吏，使久錮之。歸告媪云：「生已瘐死。」細侯疑其信不確。媪曰：「無論滿生已死，縱或不死，與其從窮措大，以椎布終也，何如衣錦而厭梁肉乎？」細侯曰：「滿生雖貧，

其骨清也；守齷齪商，誠非所願。且道路之言，何足憑信！」賈又轉囑他商，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，以絕其望。細侯得書，惟朝夕哀哭，媪曰：「我自幼於汝，撫育良劬。汝成人二三年，所得報者，日亦無多。既不願隸籍，即又不嫁，何以謀生活？」細侯不得已，遂嫁賈。賈衣服簪珥，供給豐侈。年餘，生子。無何，生得門人力，昭雪而出，始知賈之錮己也；然念素無郤，反復不得其由。門人義助資斧以歸。既聞細侯已嫁，心甚激楚，因以所苦，託市媪賣漿者達細侯，細侯大悲。方悟前此多端，悉賈之詭謀。乘賈他出，殺抱中兒，攜所有亡歸滿；凡賈家服飾，一無所取。賈歸，怒質於官。官原其情，置不

問。嗚呼！壽亭侯之歸漢，亦復何殊？顧殺子而行，亦天下之忍人也！

狼三則

有屠人貨肉歸，日已暮。歛一狼來，瞰擔中肉，似甚涎垂；步亦步，尾行數里。屠懼，示之以刃，則稍卻；既走，又從之。屠無計，默念狼所欲者肉，不如姑懸諸樹而蚤取之。遂鉤肉，翹足掛樹間，示以空。狼乃止。屠即逕歸。昧爽往取肉，遙望樹上懸巨物，似人縊死狀，大駭。逡巡近之，則死狼也。仰首審視，見口中含肉，肉鉤刺狼齧，如魚吞餌。時狼革價昂，直十餘金，屠小裕焉。緣木求魚，狼則罹之，

亦可笑已！

一屠晚歸，擔中肉盡，止有剩骨。途中兩狼，綴行甚遠。屠懼，投以骨。一狼得骨止，一狼仍從；復投之，後狼止而前狼又至；骨已盡，而兩狼之並驅如故。屠大窘，恐前後受其敵。顧野有麥場，場主積薪其中，苫蔽成丘。屠乃奔倚其下，弛擔持刀。狼不敢前，眈眈相向。少時，一狼逕去；其一犬坐於前，久之，目似瞑，意暇甚。屠暴起，以刀劈狼首，又數刀斃之。方欲行，轉視積薪後，一狼洞其中，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。身已半入，止露尻尾。屠自後斷其股，亦斃之。乃悟前狼假寐，蓋以誘敵。狼亦黠矣！而頃刻兩斃，禽獸之變詐幾何哉，止增笑耳！

一屠暮行，為狼所逼。道傍有夜耕者所遺行室，奔入伏焉。狼自苫中探爪入。屠急捉之，令不可去。顧無計可以死之。惟有小刀不盈寸，遂割破爪下皮，以吹豕之法吹之。極力吹移時，覺狼不甚動，方縛以帶。出視，則狼脹如牛，股直不能屈，口張不得合。遂負之以歸。非屠烏能作此謀也？三事皆出於屠；則屠人之殘，殺狼亦可用也。

美人首

諸商寓居京舍。舍與鄰屋相連，中隔板壁；板有松節脫處，穴如瓊。忽女子探首人，挽鳳髻，絕美；旋伸一臂，潔白如玉。眾駭其妖，欲捉之，已縮去。

少頃，又至，但隔壁不見其身。奔之，則又去之。一商操刀伏壁下。俄首出，暴決之，應手而落，血濺塵土。眾驚告主人。主人懼，以其首首焉。逮諸商鞫之，殊荒唐。淹繫半年，迄無情詞，亦未有以人命訟者，乃釋商，瘞女首。

劉亮采

聞濟南懷利仁言：劉公亮采，狐之後身也。初，太翁居南山，有叟造其廬，自言胡姓。問所居，曰：「只在此山中。閒處人少，惟我兩人，可與數晨夕，故來相拜識。」因與接談，詞旨便利，悅之。治酒相歡，醺而去。越日復來，愈益款厚。劉云：「自蒙下

交，分即最深。但不識家何里，焉所問興居？」胡曰：「不敢諱，實山中之老狐也。與若有夙因，故敢內交門下。固不能為翁福，亦不敢為翁禍，幸相信勿駭。」劉亦不疑，更相契重。即敘年齒，胡作兄，往來如昆季。有小休咎，亦以告。時劉乏嗣，叟忽云：「公勿憂，我當為君後。」劉訝其言怪。胡曰：「僕算數已盡，投生有期矣。與其他適，何如生故人家？」劉曰：「仙壽萬年，何遂及此？」叟搖首云：「非汝所知。」遂去。夜果夢叟來，曰：「我今至矣。」既醒，夫人生男，是為劉公。公既長，身短，言詞敏諧，絕類胡。少有才名，壬辰成進士。為人任俠，急人之急，以故秦、楚、燕、趙之客，趾錯於門；貨酒

賣餅者，門前成市焉。

蕙芳

馬二混，居青州東門內，以貨麵為業。家貧，無婦，與母共作苦。一日，媪獨居，忽有美人來，年可十六七，椎布甚樸，而光華照人。媪驚顧窮詰。女笑曰：「我以賢郎誠篤，願委身母家。」媪益驚曰：「娘子天人，有此一言，則折我母子數年壽！」女固請之。意必為侯門亡人，拒益力。女乃去。越三日，復來，留連不去。問其姓氏，曰：「母肯納我，我乃言；不然，固無庸問。」媪曰：「貧賤傭保骨，得婦如此，不稱亦不祥。」女笑坐床頭，戀戀殊殷。媪辭

之，言：「娘子宜速去，勿相禍。」女乃出門，媪視之西去。又數日，西巷中呂媪來，謂母曰：「鄰女董蕙芳，孤而無依，自願為賢郎婦，胡弗納？」母以所疑慮具白之。呂曰：「烏有此耶？如有乖謬，咎在老身。」母大喜，諾之。呂既去，媪掃室布席，將待子歸往娶之。日將暮，女飄然自至。入室參母，起拜盡禮。告媪曰：「妾有兩婢，未得母命，不敢進也。」媪曰：「我母子守窮廬，不解役婢僕。日得蠅頭利，僅足自給。今增新婦一人，嬌嫩坐食，尚恐不充飽；益之二婢，豈吸風所能活耶？」女笑曰：「婢來，亦不費母度支，皆能自得食。」問：「婢何在？」女乃呼：「秋月、秋松！」聲未及已，忽如飛鳥墮，二婢

已立於前。即令伏地叩母。既而馬歸，母迎告之。馬喜。入室，見翠棟雕梁，侔於宮殿；中之幾屏簾幙，光耀奪視。驚極，不敢入。女下床迎笑，睹之若仙。益駭，卻退。女挽之，坐與溫語。馬喜出非分，形神若不相屬。即起，欲出行沽。女止曰：「勿須。」因命二婢治具。秋月出一革袋，執向扉後，格格撼擺之。已而以手探入，壺盛酒，杓盛炙，觸類熏騰。飲已而寢，則花鬪錦裯，溫膩非常。天明出門，則茅廬依舊。母子共奇之。媪詣呂所，將跡所由。入門，先謝其媒合之德。呂訝云：「久不拜訪，何鄰女之曾託乎？」媪益疑，具言端委。呂大駭，即同媪來視新婦。女笑逆之，極道作合之義。呂見其惠麗，愕眙良

久，即亦不辨，唯唯而已。女贈白木搔具一事，曰：「無以報德，姑奉此為姥姥爬背耳。」呂受以歸，審視則化為白金。馬自得婦，頓更舊業，門戶一新。笥中貂錦無數，任馬取著；而出室門，則為布素，但輕煖耳。女所白衣亦然。積四五年，忽曰：「我謫降人間十餘載，因與子有緣，遂暫留止。今別矣。」馬苦留之。女曰：「請別擇良偶，以承廬墓。我歲月當一至焉。」忽不見。馬乃娶秦氏。後三年，七夕，夫妻方共語，女忽入，笑曰：「新偶良懽，不念故人耶？」馬驚起，愴然曳坐，便道衷曲。女曰：「我適送織女渡河，乘間一相望耳。」兩相依依，語無休止。忽空際有人呼「蕙芳」，女急起作別。馬問其誰。曰：

「余適同雙成姊來，彼不耐久伺矣。」馬送之。女曰：「子壽八旬，至期，我來收爾骨。」言已，遂逝。今馬六十餘矣。其人但樸訥，無他長。

異史氏曰：「馬生其名混，其業藝，蕙芳奚取哉？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。余嘗謂友人：若我與爾，鬼狐且棄之矣。所差不愧於仙人者，惟『混』耳。」

山神

益都李會斗，偶山行，值數人籍地飲。見李至，謹然並起，曳入座，競觴之。視其肴饌，雜陳珍錯。

移時，飲甚懽；但酒味薄澆。忽遙有一人來，面狹長，可二三尺許；冠之高細稱是。眾驚曰：「山神至矣！」即都紛紛四去。李亦伏匿坎窞中。既而起視，則餽酒一無所有，惟有破陶器貯溲滓，瓦片上盛晰蜴數枚而已。

蕭七

徐繼長，臨淄人，居城東之磨房莊。業儒未成，去而為吏。偶適姻家，道出於氏殯宮。薄暮醉歸，過其處，見樓閣繁麗，一叟當戶坐。徐酒渴思飲，揖叟求漿。叟起，邀客人，升堂授飲。飲已，叟曰：「曠暮難行，姑留宿，早日而發如何也？」徐亦疲殆，樂

遵所請。叟命家人具酒奉客。即謂徐曰：「老夫一言，勿嫌孟浪：郎君清門令望，可附婚姻。有幼女未字，欲充下陳，幸垂援拾。」徐蹶踏不知所對。叟即遣伴告其親族，又傳語令女郎妝束。頃之，峩冠博帶者四五輩，先後並至。女郎亦炫妝出，姿容絕俗。於是交坐宴會。徐神魂眩亂，但欲速寢。酒數行，堅辭不任。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，館同爰止。徐問其族姓，女自言：「蕭姓，行七。」又復細審門閥。女曰：「身雖賤陋，配吏胥當不辱寞，何苦研窮？」徐溺其色，款暱備至，不復他疑。女曰：「此處不可為家。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，或不拗阻，歸除一舍，行將自至耳。」徐應之。既而加臂於身，奄忽就寐。既

覺，則抱中已空。天色大明，松陰翳曉，身下籍黍穰尺許厚。駭歎而歸，告妻。妻戲為除館，設榻其中，闔門出，曰：「新娘子今夜至矣。」因與共笑。日既暮，妻戲曳徐啟門，曰：「新人得無已在室耶？」既入，則美人華妝坐榻上。見二人入，橋起逆之。夫妻大愕。女掩口局局而笑，參拜恭謹。妻乃治具，為之合歡。女早起操作，不待驅使。一日謂徐：「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。」徐慮倉卒無以應客。女曰：「都知吾家不饒，將先齎饌具來，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。」徐告妻，妻諾之。晨炊後，果有人荷酒馘來，釋擔而去。妻為職庖人之役。晡後，六七女郎至，長者不過四十以來，圍坐並飲，喧笑盈室。徐妻伏窗以

窺，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，他客皆不可睹。北斗掛屋角，譔然始去。女送客未返。妻人視案上，杯棹俱空。笑曰：「諸婢想俱餓，遂如狗舐砧。」少間，女還，殷殷相勞，奪器自滌，促嫡安眠。妻曰：「客臨吾家，使自備飲饌，亦大笑話。明日合另邀致。」逾數日，徐從妻言，使女復召客。客至，恣意飲噉；惟留四簋，不加匕箸。徐問之。群笑曰：「夫人謂吾輩惡，故留以待調人。」座間一女，年十八九，素烏縞裳，雲是新寡，——女呼為六姊——情態妖豔，善笑能口。與徐漸洽，輒以諧語相嘲。行觴政，徐為錄事，禁笑謔。六姊頻犯，連引十餘爵，酡然逕醉。芳體嬌懶，荏弱難持。無何，亡去。徐燭而覓之，則酣

寢暗幃中。近接其吻，亦不覺。以手探袴，私處墳起。心旌方搖，席中紛喚徐郎，乃急理其衣，見袖中有綾巾，竊之而出。迨於夜央，眾客離席，六姊未醒。七姐人，搖之，始呵欠而起，繫裙理髮從眾去。徐拳拳懷念，不釋於心。將於空處展玩遺巾，而覓之已渺。疑送客時遺落途間，執燈細照階除，都復烏有。意頊頊不自得。女問之，徐漫應之。女笑曰：「勿誑語，巾子人已將去，徒勞心目。」徐驚，以實告，且言懷思。女曰：「彼與君無宿分，緣止此耳。」問其故。曰：「彼前身曲中女；君為士人，見而悅之，為兩親所阻，志不得遂，感疾阽危。使人語之曰：『我已不起。但得若來，獲一捫其肌膚，死無

憾！」彼感此意，諾如所請。適以冗羈，未遽往；過夕而至，則病者已殞；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。過此即非所望。」後設筵再招諸女，惟六姊不至。徐疑女妒，頗有怨懟。女一日謂徐曰：「君以六姊之故，妄相見罪。彼實不肯至，於我何尤？今八年之好，行將別矢，請為君極力一謀，用解從前之惑。彼雖不來，寧禁我不往？登門就之，或人定勝天，不可知。」徐喜，從之。女握手，飄若履虛，頃刻至其家。黃甃廣堂，門戶曲折，與初見時無少異。岳父母並出，曰：「拙女久蒙溫煦。老身以殘年衰慵，有疏省問，或當不怪耶？」即張筵作會。女便問諸姊妹。母云：「各歸其家，惟六姊在耳。」即喚婢請六娘子來，久

之不出。女人曳之以至。俯首簡嘿，不似前此之諧。少時，叟媪辭去。女謂六姊曰：「姐姐高自重，使人怨我！」六姊微曬曰：「輕薄郎何宜相近！」女執兩人殘卮，強使易飲，曰：「吻已接矣，作態何為？」少時，七姐亡去，室中止餘二人。徐遽起相逼，六姊宛轉撐拒。徐牽衣長跽而哀之，色漸和，相攜入室。裁緩襦結，忽聞喊嘶動地，火光射闥。六姊大驚，推徐起曰：「禍事忽臨，奈何！」徐忙迫不知所為，而女郎已竄避無跡矣。徐悵然少坐，屋宇並失。獵者十餘人，按鷹操刃而至，驚問：「何人夜伏於此？」徐託言迷途，因告姓字。一人曰：「適逐一狐，見之否？」答云：「不見。」細認其處，乃于氏殯宮也。

怏怏而歸。猶冀七姊復至，晨占雀喜，夕卜燈花，而竟無消息矣。董玉珰談。

亂離二則

學師劉芳輝，京都人。有妹許聘戴生，出閤有日矣。值北兵入境，父兄恐細弱為累，謀妝送戴家。修飾未竟，亂兵紛入，父子分竄。女為牛彖俘去。從之數日，殊不少狎。夜則臥之別榻，飲食供奉甚殷。又掠一少年來，年與女相上下，儀采都雅。牛彖謂之曰：「我無子，將以汝繼統緒，肯否？」少年唯唯。又指女謂曰：「如肯，即以此為汝婦。」少年喜，願從所命。牛彖乃使同榻，浹洽甚樂。既而枕上各道姓

氏，則少年即戴生也。

陝西某公，任鹽秩，家累不從。值姜瓖之變，故里陷為盜藪，音信隔絕。後亂平，遣人探問，則百里絕煙，無處可詢消息。會以復命人都，有老班役喪偶，貧不能娶，公賚數金使買婦。時大兵凱旋，俘獲婦口無算，插標市上，如賣牛馬。遂攜金就擇之。自分金少，不敢問少艾。中一媪甚整潔，遂贖以歸。媪坐床上，細認曰：「汝非某班投耶？」問所自知。曰：「汝從我兒服役，胡不識！」班役大駭，急告公。公視之，果母也。因而痛哭，倍償之。班役以金多，不屑謀媪。見一婦年三十餘，風範超脫，因贖之。即行，婦且走且顧，曰：「汝非某班役耶？」又

驚問之。曰：「汝從我夫服役，如何不識！」班役益駭，導見公。公視之，真其夫人。又悲失聲。一日而母妻重聚，喜不可已。乃以百金為班役娶美婦焉。意必公有大德，所以鬼神為之感應。惜言者忘其姓字，秦中或有能道之者。

異史氏曰：「炎崐之禍，玉石不分，誠然哉！若公一門，是以聚而傳者也。董思白之後，僅有一孫，今亦不得奉其祭祀，亦朝士之責也。悲夫！」

豢蛇

泗水山中，舊有禪院，四無村落，人蹟罕及，有

道士棲止其中。或言內多大蛇，故遊人益遠之。一少年入山羅鷹。入既深，無所歸宿；遙見蘭若，趨投之。道士驚曰：「居士何來？幸不為兒輩所見！」即命坐，具饘粥。食未已，一巨蛇入，粗十餘圍，昂首向客，怒目電睽。客大懼。道士以掌擊其額，呵曰：「去！」蛇乃俯首入東室。蜿蜒移時，其軀始盡，盤伏其中，一室盡滿。客大懼，搖戰。道士曰：「此平時所豢養。有我在，不妨；所患者，客自遇之耳。」客甫坐，又一蛇入，較前略小，約可五六圍。見客遽止，睽閃吐舌如前狀。道士又叱之，亦入室去。室無臥處，半遶梁間，壁上土搖落有聲。客益懼，終夜不寢。早起欲歸，道士送之。出屋門，見牆上階下，大

如盜賤者，行臥不一。見生人，皆有吞噬狀。客懼，依道士肘腋而行，使送出谷口，乃歸。

余鄉有客中州者，寄宿蛇佛寺。寺僧具晚餐，肉湯甚美，而段段皆圓，類雞項。疑問寺僧：「殺雞幾何，遂得多項？」僧曰：「此蛇段耳。」客大驚，有出門而哇者。既寢，覺胸上蠕蠕。摸之，則蛇也，頓起駭呼。僧起曰：「此常事，烏足駭！」因以火照壁間，大小滿牆，榻上下皆是也。次日，僧引入佛殿。佛座下有巨井，井中蛇粗如巨甕，探首井邊而不出。爇火下視，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，族居其中。僧云：「昔蛇出為害，佛坐其上以鎮之，其患始平」雲。

雷公

亳州民王從簡，其母坐室中，值小雨冥晦，見雷公持鎚，振翼而入。大駭，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。雷公沾穢，若中刀斧，反身疾逃；極力展騰，不得去。顛倒庭際，嗥聲如牛。天上雲漸低，漸與簷齊。雲中蕭蕭如馬鳴，與雷公相應。少時，雨暴澍，身上惡濁盡洗，乃作霹靂而去。

菱角

胡大成，楚人。其母素奉佛。成從塾師讀，道由觀音祠，母囑過必入叩。一日，至祠，有少女挽兒邀

戲其中，髮裁掩頸，而風致娟然。時成年十四，心好之。問其姓氏。女笑云：「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。問將何為？」成又問：「有婿家無？」女酡然曰：「無也。」成言：「我為若婿，好否？」女慚云：「我不能自主。」而眉目澄澄，上下睨成，意似欣屬焉。成乃出。女追而遙告曰：「崔爾誠，吾父所善，用為媒，無不諧。」成曰：「諾。」因念其慧而多情，益傾慕之。歸，向母實白心願。母止此兒，常恐拂之，即浼崔作冰。焦責聘財奢，事已不就。崔極言成清族美才，焦始許之。成有伯父，老而無子，授教職於湖北。妻卒任所，母遣成往奔其喪。數月將歸，伯又病，亦卒。淹留既久，適大寇據湖南，家耗遂隔。成

竄民間，弔影孤惶而已。一日，有媪年四十八九，縈迴村中，日昃不去。自言：「離亂罔歸，將以自鬻。」或問其價。言：「不屑為人奴，亦不願為人婦，但有母我者，則從之，不較直。」聞者皆笑。成往視之，面目間有一二頗肖其母，觸於懷而大悲。自念隻身，無縫紉者，遂邀歸，執子禮焉。媪喜，便為炊飯織屨，劬勞若母。拂意輒譴之；而少有疾苦，則濡煦過於所生。忽謂曰：「此處太平，幸可無虞。然兒長矣，雖在羈旅，大倫不可廢。三兩日，當為兒娶之。」成泣曰：「兒自有婦，但間阻南北耳。」媪曰：「大亂時，人事翻覆，何可株待？」成又泣曰：「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？」媪不答，

但為治簾幌衾枕，甚周備，亦不識所自來。一日，日既夕，戒成曰：「燭坐勿寐，我往視新婦來也未。」遂出門去。三更既盡，媼不返。心大疑。俄聞門外譁，出視，則一女子坐庭中，篷首啜泣。驚問：「何人？」亦不語。良久，乃言曰：「娶我來，即亦非福，但有死耳！」成大驚，不知其故。女曰：「我少受聘於胡大成；不意湖北去，音信斷絕。父母強以我歸汝家。身可致，志不可奪也！」成聞而哭曰：「即我是胡某。卿菱角耶？」女收涕而駭，不信。相將入室，即燈審顧，曰：「得無夢耶？」於是轉悲為喜，相道離苦。先是亂後，湖南百里，滌地無類。焦攜家竄長沙之東，又受周生聘。亂中不能成禮，期是夕送

諸其家。女泣不盥櫛，家中強置車中。至途次，女顛墜車下。遂有四人荷肩輿至，雲是周家迎女者，即扶升輿，疾行若飛，至是始停。一老姥曳入，曰：「此汝夫家，但人勿哭。汝家婆婆，旦晚將至矣。」乃去。成詰知情事，始悟媪神人也。夫妻焚香共禱，願得母子復聚。母自戎馬戒嚴，同儕人婦奔伏澗谷。一夜，譟言寇至，即並張皇四匿。有童子以騎授母。母急不暇問，扶肩而上，輕迅剽遯，瞬息至湖上，馬踏水奔騰，蹄下不波。無何，扶下，指一戶云：「此中可居。」母將啟謝，回視其馬，化為金毛犴，高丈餘，童子超乘而去。母以手撾門，豁然啟扉。有人出問，怪其音熟，視之，成也。母子抱哭。婦亦驚起，

一門歡慰。疑媪為大士現身。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。遂流寓湖北，治田廬焉。

餓鬼

馬永，齊人。為人貪，無賴，家卒屢空，鄉人戲而名之「餓鬼」。年三十餘，日益窶，衣百結鶉，兩手交其肩，在市上攫食。人盡棄之，不以齒。邑有朱叟者，少攜妻居於五都之市，操業不雅。暮歲歸其鄉，大為士類所口；而朱潔行為善，人始稍稍禮貌之。一日，值馬攫食不償，為肆人所苦。憐之，代給其直。引歸，贈以數百，俾作本。馬去，不肯謀業，坐而食。無何，貲復匱，仍蹈舊轍。而常懼與朱遇，

去之臨邑。暮宿學宮，冬夜凜寒，輒摘聖賢顛上旒而煨其板。學官知之，怒欲加刑。馬哀免，願為先生生財。學官喜，縱之去。馬探某生殷富，登門強索貲，故挑其怒；乃以刀自齧，誣而控諸學。學官勒取重賂，始免申黜。諸生因而共憤，公質縣尹。尹廉得實，笞四十，梏其頸，三日斃焉。是夜，朱叟夢馬冠帶而入，曰：「負公大德，今來相報。」既寤，妾舉子。叟知為馬，名以馬兒。少不慧，喜其能讀。二十餘，竭力經紀，得人邑泮。後考試寓旅邸，晝臥床上，見壁間悉糊舊藝；視之，有「犬之性」四句題，心畏其難，讀而志之。入場，適是其題，錄之，得優等，食餼焉。六十餘，補臨邑訓導。官數年，曾無一

道義交。惟袖中出青蚨，則作鷓鴣笑；不則睫毛一寸長，稜稜若不相識。偶大令以諸生小故，判令薄懲，輒酷掠如治盜賊。有訟士子者，即富來叩門矣。如此多端，諸生不復可耐。而年近七旬，臃腫聾瞶，每向人物色黑鬚藥。有狂生某，剉茜根給之。天明共視，如廟中所塑靈官狀。大怒，拘生；生已早夜亡去。以此憤氣中結，數月而死。

考弊司

聞人生，河南人。抱病經日，見一秀才人，伏謁床下，謙抑盡禮。已而請生少步，把臂長語，刺刺且行，數里外猶不言別。生佇足，拱手致辭。秀才云：

「更煩移趾，僕有一事相求。」生問之。答云：「吾輩悉屬考弊司轄。司主名虛肚鬼王。初見之，例應割髀肉，洩君一緩頰耳。」生驚問：「何罪而至於此？」曰：「不必有罪，此是舊例。若豐於賄者，可贖也。然而我貧。」生曰：「我素不稔鬼王，何能效力？」曰：「君前世是伊大父行，宜可聽從。」言次，已入城郭。至一府署，廨宇不甚弘敞，惟一堂高廣，堂下兩碣東西立，綠書大於栲栳，一雲「孝弟忠信」，一雲「禮義廉恥」。踏階而進，見堂上一扁，大書「考弊司」。楹間，板雕翠字一聯云：「曰校、曰序、曰庠，兩字德行陰教化；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一堂禮樂鬼門生。」游覽未已，官已出，鬢髮鮐背，

若數百年人；而鼻孔撩天，脣外傾，不承其齒。從一主簿吏，虎首人身。又十餘人列侍，半獐惡若山精。秀才曰：「此鬼王也。」生駭極，欲卻退。鬼王已睹，降階揖生上，便問興居。生但諾。又問：「何事見臨？」生以秀才意具白之。鬼王色變曰：「此有成例，即父命所不敢承！」氣象森凜，似不可入一詞。生不敢言，驟起告別；鬼王側行送之，至門外始返。生不歸，潛人以觀其變。至堂下，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，交臂歷指，儼然在徽纆中。一獐人持刀來，裸其股，割片肉，可駢三指許。秀才大嗥欲噉。生少年負義，憤不自持，大呼曰：「慘慘如此，成何世界！」鬼王驚起，暫命止割，躡履逆生。生忿然已出，遍告

市人，將控上帝。或笑曰：「迂哉！藍蔚蒼蒼，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？此輩惟與閻羅近，呼之或可應耳。」乃示之途。趨而往，果見殿陛威赫，閻羅方坐；伏階號屈。王召訊已，立命諸鬼縮綫提鎚而去。少頃，鬼王及秀才並至。審其情確，大怒曰：「憐爾夙世攻苦，暫委此任，候生貴家；今乃敢爾！其去若善筋，增若惡骨，罰今生生世世不得發跡也！」鬼乃箠之，仆地，顛落一齒；以刀割指端，抽筋出，亮白如絲。鬼王呼痛，聲類斬豕。手足並抽訖，有二鬼押去。生稽首而出。秀才從其後，感荷殷殷。挽送過市，見一戶，垂朱簾，簾內一女子，露半面，容妝絕美。生問：「誰家？」秀才曰：「此曲巷也。」既

過，生低徊不能舍，遂堅止秀才。秀才曰：「君為僕來，而今踽踽以去，心何忍。」生固辭，乃去。生望秀才去遠，急趨入簾內。女接見，喜形於色。入室促坐，相道姓名。女自言：「柳氏，小字秋華。」一嫗出，為具餼酒。酒闌，入帷，懽愛殊濃，切切訂婚嫁。既曙，嫗人曰：「薪水告竭，要耗郎君金貲，奈何！」生頓念腰橐空虛，惶愧無聲。久之，曰：「我實不曾攜得一文，宜署券保，歸即奉酬。」嫗變色曰：「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？」秋華頓蹙，不作一語。生暫解衣為質。嫗持笑曰：「此尚不能償酒直耳！」嗶嗶不滿志，與女俱入。生。移時，猶冀女出展別，再訂前約；久久無音，潛入窺之，見嫗與秋

華，自肩以上化為牛鬼，目睽睽相對立。大懼，趨出；欲歸，則百道歧出，莫知所從。問之市人，並無知其村名者。徘徊塵肆之間，歷兩昏曉，悽意含酸，響腸鳴餓，進退無以自決。忽秀才過，望見之，驚曰：「何尚未歸，而簡褻若此？」生靦顏莫對。秀才曰：「有之矣！得勿為花夜叉所迷耶？」遂盛氣而往，曰：「秋華母子，何遽不少施面目耶！」去少時，即以衣來付生，曰：「淫婢無禮，已叱罵之矣。」送生至家，乃別而去。生暴絕，三日而甦，言之歷歷。

閻羅

沂州徐公星，自言夜作閻羅王。州有馬生亦然。徐公聞之，訪諸其家，問馬昨夕冥中處分何事。馬言：「無他事，但送左蘿石升天。天上墮蓮花，朵大如屋」雲。

大人

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，途中遇六七人，語音類燕。審視兩頰，俱有癍，大如錢。異之，因問何病之同。客曰：舊歲客雲南，日暮失道，入大山中，絕壑巉巖，不可得出。谷中有大樹一章，條數尺，綿綿下垂，蔭廣畝餘。諸客計無所之，因共繫馬解裝，旁樹棲止。夜深，虎豹鴟鴞，次第噪動，諸客抱膝相向，

不能寐。忽見一大人來，高以丈計。客團伏，莫敢息。大人至，以手攫馬而食，六七匹頃刻都盡。既而折樹上長條，捉人首穿腮，如貫魚狀。貫訖，提行數步，條毳折有聲。大人似恐墜落，乃屈條之兩端，壓以巨石而去。客覺其去遠，出佩刀，自斷貫條，負痛疾走。未數武，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。客懼，伏叢莽中。見後來者更巨，至樹下，往來巡視，似有所求而不得。已乃聲啁啾，似巨鳥鳴，意甚怒，蓋怒大人之給己也。因以掌批其頰。大人傴僂順受，無敢少爭。俄而俱去。諸客始倉皇出。荒竄良久，遙見嶺頭有燈火，群趨之。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。客人環拜，兼告所苦。男子曳令坐，曰：「此物殊可恨，然我亦不能

箝制。待舍妹歸，可與謀也。」無何，一女子荷兩虎自外人，問客何來。諸客叩伏而告以故。女子曰：「久知兩箇為孽，不圖凶頑若此！當即除之。」於石室中出銅鎚，重三四百觔，出門遂逝。男子煮虎肉饗客。肉未熟，女子已返，曰：「彼見我欲遁，追之數十里，斷其一指而還。」因以指擲地，大於脛骨焉。眾駭極，問其姓氏，不答。少間，肉熟，客創痛不食。女以藥屑遍糝之，痛頓止。天明，女子送客至樹下，行李俱在。各負裝行十餘里，經昨夜鬥處，女子指示之，石窪中殘血尚存盆許。出山，女子始別而返。

向杲

向杲字初旦，太原人。與庶兄晟，友於最敦。晟狎一妓，名波斯，有割臂之盟；以其母取直奢，所約不遂。適其母欲從良，願先遣波斯。有莊公子者，素善波斯，請贖為妾。波斯謂母曰：「既願同離水火，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。若妾媵之，相去幾何矣！肯從奴志，向生其可。」母諾之，以意達晟。時晟喪偶未婚，喜，竭貲聘波斯以歸。莊聞，怒奪所好，途中偶逢，大加詬罵。晟不服，遂嚇從人折筍苔之，垂斃，乃去。杲聞奔視，則兄已死。不勝哀憤。具造赴郡。莊廣行賄賂，使其理不得伸。杲隱忿中結，莫可控訴，惟思要路刺殺莊。日懷利刃，伏於山徑之莽。久之，機漸洩。莊知其謀，出則戒備甚嚴；聞汾州有

焦桐者，勇而善射，以多金聘為衛。杲無計可施，然猶日伺之。一日，方伏，雨暴作，上下沾濡，寒戰頗苦。既而烈風四塞，冰雹繼至，身忽然痛癢不能復覺。嶺上舊有山神祠，強起奔赴。既入廟，則所識道士在內焉。先是，道士嘗行乞村中，杲輒飯之，道士以故識杲。見杲衣服濡溼，乃以布袍授之，曰：「姑易此。」杲易衣，忍凍蹲若犬，自視，則毛革頓生，身化為虎。道士已失所在。心中驚恨。轉念：得仇人而食其肉，計亦良得。下山伏舊處，見己屍臥叢莽中，始悟前身已死；猶恐葬於烏鳶，時時邏守之。越日，莊始經此，虎暴出，於馬上撲莊落，齧其首，咽之。焦桐返馬而射，中虎腹，蹙然遂斃。杲在錯楚

中，恍若夢醒；又經宵，始能行步，厭厭以歸。家人以其連夕不返，方共駭疑，見之，喜相慰問。杲但臥，蹇澀不能語。少間，聞莊信，爭即床頭慶告之。杲乃自言：「虎即我也。」遂述其異。由此傳播。莊子痛父之死甚慘，聞而惡之，因訟杲。官以其事誕而無據，置不理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壯士志酬，必不生返，此千古所悼恨也。借人之殺以為生，仙人之術亦神哉！然天下事足髮指者多矣。使怨者常為人，恨不令暫作虎！」

董公子

青州董尚書可畏，家庭嚴肅，內外男女，不敢通一語。一日，有婢僕調笑於中門之外，公子見而怒叱之，各奔去。及夜，公子偕僮臥齋中。時方盛暑，室門洞敞。更深時，僮聞床上有聲甚厲，驚醒。月影中，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。以其家人故，弗深怪，遂復寐。忽聞靴聲訇然，一偉丈夫赤面修髯，似壽亭侯像，捉一人頭入。僮懼，蛇行入床下。聞床上支支格格，如振衣，如摩腹，移時始罷。靴聲又響，乃去。僮伸頸漸出，見窗櫺上有曉色。以手捫床上，著手沾溼，嗅之血腥。大呼公子，公子方醒。告而火之，血盈枕席。大駭，不知其故。忽有官役叩門。公子出見，役愕然，但言怪事。詰之，告曰：「適衙前一人

神色迷罔，大聲曰：『我殺主人矣！』眾見其衣有血污，執而白之官。審知為公子家人。渠言已殺公子，埋首於關廟之側。往驗之，穴土猶新，而首則並無。一公子駭異，趨赴公庭，見其人即前狎婢者也。因述其異。官甚惶惑，重責而釋之。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，以前婢配之，令去。積數日，其鄰堵者，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若崩裂，急起呼之，不應。排闥入視，見夫婦及寢床，皆截然斷而為兩，木肉上俱有削痕，似一刀所斷者。關公之靈蹟最多，未有奇於此者也。

周三

泰安張太華，富吏也。家有狐擾，遣制罔效。陳

其狀於州尹，尹亦不能為力。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，人共見為一白髮叟。叟與居人通弔問，如世人禮。自雲行二，都呼為胡二爺。適有諸生謁尹，問道其異。尹為吏策，使往問叟。時東村人有作隸者，吏訪之，果不誣，因與俱往。即隸家設筵招胡。胡至，揖讓酬酢，無異常人。吏告所求。胡曰：「我固悉之，但不能為君效力。僕友人周三，僑居岳廟，宜可降伏，當代求之。」吏喜，申謝。胡臨別與吏約，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。吏領教。胡果導周至。周虬髯鐵面，服袴褶。飲數行，向吏曰：「適胡二弟致尊意，事已盡悉。但此輩實繁有徒，不可善諭，難免用武。請即假館君家，微勞所不敢辭。」吏轉念：去一狐，

得一狐，是以暴易暴也。游移不敢即應。周已知之，曰：「無畏，我非他比，且與君有喜緣，請勿疑。」吏諾之。周又囑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，幸勿譁。吏歸，悉遵所教。俄聞庭中攻擊刺鬥之聲，踰時始定。啟關出視，血點點盈階上。墀中有小狐首數枚，大如椀瓊焉。又視所除舍，則周危坐其中，拱手笑曰：「蒙重託，妖類已蕩滅矣。」自是館於其家，相見如主客焉。

鴿異

鴿類甚繁，晉有坤星，魯有鶴秀，黔有腋蜚，梁有翻跳，越有諸尖：皆異種也。又有靴頭、點子、大

白、黑石、夫婦雀、花狗眼之類，名不可屈以指，惟好事者能辨之也。鄒平張公子幼量，癖好之，按經而求，務盡其種。其養之也，如保嬰兒；冷則療以粉草，熱則投以鹽顆。鴿善睡，睡太甚，有病麻痺而死者。張在廣陵，以十金購一鴿，體最小，善走，置地上，盤旋無已時，不至於死不休也，故常須人把握之；夜置群中，使驚諸鴿，可以免痺股之病：是名「夜遊」。齊魯養鴿家，無如公子最；公子亦以鴿自詡。一夜，坐齋中，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，殊不相識。問之。答曰：「漂泊之人，姓名何足道。遙聞畜鴿最盛，此亦生平所好，願得寓目。」張乃盡出所有，五色俱備，燦若雲錦。少年笑曰：「人言果不

虛，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。僕亦攜有一兩頭，頗願觀之否？」張喜，從少年去。月色冥漠，野壙蕭條，心竊疑懼。少年指曰：「請勉行，寓屋不遠矣。」又數武，見一道院，僅兩楹。少年握手入，昧無燈火。少年立庭中，口中作鴿鳴。忽有兩鴿出：狀類常鴿，而毛純白；飛與簷齊，且鳴且鬥，每一撲，必作觔斗。少年揮之以肱，連翼而去。復撮口作異聲，又有兩鴿出：大者如鷺，小者裁如拳；集階上，學鶴舞。大者延頸立，張翼作屏，宛轉鳴跳，若引之；小者上下飛鳴，時集其頂，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，聲細碎，類鞞鼓；大者伸頸不敢動。鳴愈急，聲變如磬，兩兩相和，間雜中節。既而小者飛起，大者又顛

倒引呼之。張嘉歎不已，自覺望洋可愧。遂揖少年，乞求分愛；少年不許。又固求之。少年乃叱鴿去，仍作前聲，招二白鴿來，以手把之，曰：「如不嫌憎，以此塞責。」接而玩之：睛映月作琥珀色，兩目通透，若無隔閡，中黑珠圓於椒粒；啟其翼，脅肉晶瑩，臟腑可數。張甚奇之，而意猶未足，詭求不已。少年曰：「尚有兩種未獻，今不敢復請觀矣。」方競論間，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。回視少年，化白鴿，大如雞，沖霄而去。又目前院宇都渺，蓋一小墓，樹二柏焉。與家人抱鴿，駭歎而歸。試使飛，馴異如初。雖非其尤，人世亦絕少矣。於是愛惜臻至。積二年，育雌雄各三。雖戚好求之，不得也。有父執某公，為

貴官。一日，見公子，問：「畜鴿幾許？」公子唯唯以退。疑某意愛好之也，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。又念：長者之求，不可重拂。且不敢以常鴿應，選二白鴿，籠送之，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。他日，見某公，頗有德色；而其殊無一申謝語。心不能忍，問：「前禽佳否？」答云：「亦肥美。」張驚曰：「烹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張大驚曰：「此非常鴿，乃俗所言『韃韃』者也！」某回思曰：「味亦殊無異處。」張歎恨而返。至夜，夢白衣少年至，責之曰：「我以君能愛之，故遂託以子孫。何乃以明珠暗投，致殘鼎鑊！今率兒輩去矣。」言已，化為鴿，所養白鴿皆從之，飛鳴逕去。天明視之，果俱亡矣。心甚恨之，遂以所

畜，分贈知交，數日而盡。

異史氏曰：「物莫不聚於所好，故葉公好龍，則真龍入室；而況學士之於良友，賢君之於良臣乎！而獨阿堵之物，好者更多，而聚者特少。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。」向有友人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，家無慧僕，以老傭往。及門，傾水出魚，索枋而進之。及達主所，魚已枯斃。公子笑而不言，以酒犒傭，即烹魚以饗。既歸，主人問：「公子得魚頗歡慰否？」答曰：「歡甚。」問：「何以知？」曰：「公子見魚便欣然有笑容，立命賜酒，且烹數尾以犒小人。」主人駭甚，自念所贈頗不粗劣，何至烹賜下人。因責之曰：「必汝蠢頑無禮，故公子遷怒耳。」

傭揚手力辯曰：「我固陋拙，遂以為非人也！登公子門，小心如許，猶恐箚斗不文，敬索样出，一一勻排而後進之，有何不周詳也？」主人罵而遣之。

靈隱寺僧某，以茶得名，鐺臼皆精。然所蓄茶有數等，恆視客之貴賤以為烹獻；其最上者，非貴客及知味者，不一奉也。一日，有貴官至，僧伏謁甚恭，出佳茶，手自烹進，冀得稱譽。貴官默然。僧惑甚，又以最上一等烹而進之。飲已將盡，並無贊語。僧急不能待，鞠躬曰：「茶何如？」貴官執瓊一拱曰：「甚熱。」此兩事，可與張公子之贈鵠同一笑也。

聶政

懷慶潞王，有昏德。時行民間，窺有好女子，輒奪之。有王生妻，為王所睹，遣輿馬直入其家。女子號泣不伏，強舁而出。王亡去，隱身聶政之墓，冀妻經過，得一遙訣。無何，妻至，望見夫，大哭投地。王惻動心懷，不覺失聲。從人知其王生，執之，將加擄掠。忽墓中一丈夫出，手握白刃，氣象威猛，厲聲曰：「我聶政也！良家子豈容強占！念汝輩不能自由，姑且宥恕。寄語無道王：若不改行，不日將抉其首！」眾大駭，棄車而走；丈夫亦入墓中而沒。夫妻叩墓歸，猶懼王命復臨。過十餘日，竟無消息，心始安。王自是淫威亦少殺雲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讀刺客傳，而獨服膺於軹深井裡

也。其銳身而報知己也，有豫之義；白晝而屠卿相，有鱗之勇；皮面自刑，不累骨肉，有曹之智。至於荊軻，力不足以謀無道秦，遂使絕裾而去，自取滅亡。輕借樊將軍之頭，何日可能還也？此千古之所恨，而聶政之所嗤者矣。聞之野史：其墳見掘於羊、左之鬼。果爾，則生不成名，死猶喪義，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，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哉！噫！聶之賢，於此益信。」

冷生

平城冷生，少最鈍，年二十餘，未能通一經。忽有狐來，與之燕處。每聞其終夜語，即兄弟詰之，亦

不肯洩。如是多日，忽得狂易病：每得題為文，則閉門枯坐；少時，譁然大笑。窺之，則手不停草，而一藝成矣。脫稿又文思精妙。是年入泮，明年食餼。每逢場作笑，響徹堂壁，由此「笑生」之名大譟。幸學使退休，不聞。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，終日危坐堂上。忽聞笑聲，怒執之，將以加責。執事官代白其顛。學使怒稍息，釋之而黜其名。從此佯狂詩酒。著有「顛草」四卷，超拔可誦。

異史氏曰：「閉門一笑，與佛家頓悟時何殊間哉！大笑成文，亦一快事，何至以此褫革？如此主司，寧非悠悠！」學師孫景夏，往訪友人。至其窗外，不聞人語，但聞笑聲嗤然，頃刻數作。意其與人

戲耳。人視，則居之獨也。怪之。始大笑曰：「適無事，默溫笑談耳。」邑宮生，家畜一驢，性蹇劣。每途中逢徒步客，拱手謝曰：「適忙，不遑下騎，勿罪！」言未已，驢已蹶然伏道上，屢試不爽。宮大慚恨，因與妻謀，使偽作客。己乃跨驢周於庭，向妻拱手，作遇客語。驢果伏。便以利錐毒刺之。適有友人相訪，方欲款關，聞宮言於內曰：「不遑下騎，勿罪！」少頃，又言之。心大怪異，叩扉問其故，以實告，相與捧腹。此二則，可附冷生之笑並傳矣。

狐懲淫

某生購新第，常患狐。一切服物，多為所毀，且

時以塵土置湯餅中。一日，有友過訪，值生出，至暮不歸。生妻備饌供客，已而偕婢啜食餘餌。生素不羈，好蓄媚藥，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，婦食之，覺有腦麝氣。問婢，婢雲不知。食訖，覺慾燄上熾，不可暫忍；強自按抑，燥渴愈急。籌思家中無可奔者，惟有客在，遂往叩齋。客問其誰，實告之。問何作，不答。客謝曰：「我與若夫道義交，不敢為此獸行。」婦尚流連。客叱罵曰：「某兄文章品行，被汝喪盡矣！」隔窗唾之。婦大慚，乃退。因自念：我何為若此？忽憶碗中香，得毋媚藥也？檢包中藥，果狼藉滿案，盞中皆是也。稔知冷水可解，因就飲之。頃刻心下清醒，愧恥無以自容。展轉既久，更漏已殘。愈

恐天曉難以見人，乃解帶自經。婢覺救之，氣已漸絕。辰後，始有微息。客夜間已遁。生晡後方歸，見妻臥，問之，不語，但含清涕。婢以狀告。大驚，苦詰之。妻遣婢去，始以實告。生歎曰：「此我之淫報也，於卿何尤？幸有良友；不然，何以為人！」遂從此痛改往行，狐亦遂絕。

異史氏曰：「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，從無有戒不蓄媚藥者，亦猶之人畏兵刃而狎床第也。寧知其毒有甚於砒鴆者哉！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，乃至見嫉於鬼神；況人之縱淫，有過於蓄藥者乎？」

某生赴試，自郡中歸，日已暮，攜有蓮實菱藕，

入室，並置几上。又有藤津偽器一事，水浸盎中。諸鄰人以生新歸，攜酒登堂，生倉卒置床下而出，令內子經營供饌，與客薄飲。飲已，入內，急燭床下，盎水已空。問婦。婦曰：「適與菱藕並出供客，何尚尋也？」生憶餽中有黑條雜錯，舉座不知何物。乃失笑曰：「癡婆子！此何物事，可供客耶？」婦亦疑曰：「我尚怨子不言烹法，其狀可醜，又不知何名，只得糊塗鬻切耳。」生乃告之，相與大笑。今某生貴矣，相狎者猶以為戲。

山市

奂山山市，邑八景之一也。數年恆不一見。孫公

子禹年，與同人飲樓上，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，高插青冥。相顧驚疑，念近中無此禪院。無何，見宮殿數十所，碧瓦飛甍，始悟為山市。未幾，高垣睥睨，連瓦六七里，居然城郭矣。中有樓若者，堂若者，坊若者，歷歷在目，以億萬計。忽大風起，塵氣莽莽然，城市依稀而已。既而風定天清，一切烏有；惟危樓一座，直接霄漢。五架窗扉皆洞開；一行有五點明處，樓外天也。層層指數：樓愈高，則明愈少；數至八層，裁如星點；又其上，則黯然縹緲，不可計其層次矣。而樓上人往來屑屑，或憑或立，不一狀。踰時，樓漸低，可見其頂；又漸如常樓；又漸如高舍；倏忽如拳如豆，遂不可見。又聞有早行者，見山上人煙市

肆，與世無別，故又名「鬼市」雲。

江城

臨江高蕃，少慧，儀容秀美。十四歲入邑庠。富室爭女之；生選擇良苛，屢梗父命。父仲鴻，年六十，止此子，寵惜之，不忍少拂。初，東村有樊翁者，授童蒙於市肆，攜家僦生屋。翁有女，小字江城，與生同甲，時皆八九歲，兩小無猜，日共嬉戲。後翁徙去，積四五年，不復聞問。一日，生於隘巷中，見一女郎，豔美絕俗。從以小鬟，僅六七歲。不敢傾顧，但斜睨之。女停睇，若欲有言。細視之，江城也。頓大驚喜。各無所言，相視呆立，移時始別。

兩情戀戀。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。小鬟拾之，喜以授女。女人袖中，易以己巾，偽謂鬟曰：「高秀才非他人，勿得諱其遺物，可追還之。」小鬟果追付生。生得巾大喜。歸見母，請與論婚。母曰：「家無半間屋，南北流寓，何足匹偶？」生言：「我自欲之，固當無悔。」母不能決，以商仲鴻；鴻執不可。生聞之悶悶，嗔不容粒。母憂之，謂高曰：「樊氏雖貧，亦非狙僮無賴者比。我請過其家，倘其女可偶，當亦無害。」高曰：「諾。」母託燒香黑帝祠，詣之。見女明眸秀齒，居然娟好，心大愛悅。遂以金帛厚贈之，實告以意。樊媪謙抑而後受盟。歸述其情，生始解顏為笑。逾歲，擇吉迎女歸，夫妻相得甚懽。而女善

怒，反眼若不相識；詞舌嘲啁，常聒於耳。生以愛故，悉含忍之。翁媪聞之，心弗善也，潛責其子。為女所聞，大恚，詬罵彌加。生稍稍反其惡聲，女益怒，撻逐出戶，闔其扉。生嚙嚙門外，不敢叩關，抱膝宿簷下。女從此視若仇。其初，長跪猶可以解；漸至屈膝無靈，而丈夫益苦矣。翁姑薄讓之，女牴牾不可言狀。翁姑忿怒，逼令大歸。樊慚懼，浼交好者請於仲鴻；仲鴻不許。年餘，生出遇岳，岳邀歸其家，謝罪不遑。妝女出見，夫婦相看，不覺惻楚。樊乃沽酒款婿，酬勸甚殷。日暮，堅止留宿，掃別榻，使夫婦並寢。既曙辭歸，不敢以情告父母，掩飾彌縫。自此三五日，暫一寄岳家宿，而父母不知也。樊一日自

詣仲鴻。初不見，迫而後見之。樊膝行而請。高不承，諉諸其子。樊曰：「婿昨夜宿僕家，不聞有異言。」高驚問：「何時寄宿？」樊具以告。高赧謝曰：「我固不知。彼愛之，我獨何仇乎？」樊既去，高呼子而罵。生但俛首，不少出氣。言間，樊已送女至。高曰：「我不能為兒女任過，不如各立門戶，即煩主析爨之盟。」樊勸之，不聽。遂別院居之，遣一婢給役焉。月餘，頗相安，翁媪竊慰。未幾，女漸肆，生面上時有指爪痕；父母明知之，亦忍不置問。

一日，生不堪撻楚，奔避父所，芒芒然如鳥雀之被鷗毆者。翁媪方怪問，女已橫挺追入，竟即翁側捉而箠之。翁姑涕噪，略不顧瞻，撻至數十，始悻悻以

去。高逐子曰：「我惟避囂，故析爾。爾固樂此，又焉逃乎？」生被逐，徙倚無所歸。母恐其折挫行死，今獨居而給之食。又召樊來，使教其女。樊入室，開諭萬端，女終不聽，反以惡言相苦。樊拂衣去，誓相絕。無何，樊翁憤生病，與嫗相繼死。女恨之，亦不臨弔，惟日隔壁噪罵，故使翁姑聞。高悉置不知。生自獨居，若離湯火，但覺淒寂。暗以金啗媒媪李氏，納妓齋中，往來皆以夜。久之，女微聞之，詣齋嫗罵。生力白其誣，矢以天日，女始歸。自此日伺生隙。李嫗自齋中出，適相遇，急呼之；嫗神色變異，女愈疑。謂嫗曰：「明告所作，或可有免；若猶隱祕，撮毛盡矣！」媪戰而告曰：「半月來，惟勾欄李

雲娘過此兩度耳。適公子言，曾於玉笥山見陶家婦，愛其雙翹，囑奴招致之。渠雖不貞，亦未便作夜度娘，成否故未必也。」女以其言誠，姑從寬恕。媪欲行，又強止之。日既昏，呵之曰：「可先往滅其燭，便言陶家至矣。」媪如其言。女即遽入。生喜極，挽臂促坐，具道飢渴。女默不語。生暗中索其足，曰：「山上一覲仙容，介介獨戀是耳。」女終不語。生曰：「夙昔之願，今始得遂，何可覲面而不識也？」躬自捉火一照，則江城也。大懼失色，墮燭於地，長跪齧鯁，若兵在頸。女摘耳提歸，以針刺兩股殆遍，乃臥以下床，醒則罵之。生以此畏若虎狼；即偶假以顏色，枕席之上，亦震懼不能為人。女批頰而叱去。

之，益厭棄不以人齒。生日在蘭麝之鄉，如狂狴中人，仰獄吏之尊也。女有兩姊，俱適諸生。長姊平善，訥於口，常與女不相洽。二姊適葛氏。為人狡黠善辨，顧影弄姿，貌不及江城，而悍妒與埒。姊妹相逢無他語，惟各以閹威自鳴得意。以故二人最善。生適戚友，女輒嗔怒；惟適葛所，知而不禁。

一日，飲葛所。既醉，葛嘲曰：「子何畏之甚？」生笑曰：「天下事頗多不解；我之畏，畏其美也；乃有美不及內人，而畏甚於僕者，惑不滋甚哉？」葛大慚，不能對。婢聞，以告二姊。二姊怒，操杖遽出。生見其兇，跣屣欲走。杖起，已中腰膂；三杖三蹶而不能起。誤中顛，血流如瀋。二姊去，蹣跚而

歸。妻驚問之。初以姪姨故，不敢遽告；再三研詰，始具陳之。女以帛束生首，忿然曰：「人家男子，何煩他撻楚耶！」更短袖裳，懷木杵，攜婢逕去。抵葛家，二姊笑語承迎。女不語，以杵擊之，仆；裂袴而痛楚焉。齒落唇缺，遺失溲便。女返，二姊羞憤，遣夫赴愬於高。生趨出，極意溫卹。葛私語曰：「僕此來，不得不爾。悍婦不仁，幸假手而懲創之，我兩人何嫌焉。」女已聞之，遽出，指罵曰：「齷齪賊！妻子虧苦，反竊竊與外人交好！此等男子，不宜打煞耶！」疾呼覓杖。葛大窘，奪門竄去。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。同窗王子雅過之，宛轉留飲。飲間，以閨閣相謔，頗涉狎褻。女適窺客，伏聽盡悉，暗以巴豆投

湯中而進之。未幾，吐利不可堪，奄存氣息。女使婢問之曰：「再敢無禮否？」始悟病之所自來，呻吟而哀之。則菘豆湯已儲待矣。飲之乃止。從此同人相戒，不敢飲於其家。王有酤肆，肆中多紅梅，設宴招其曹侶。生託文社，稟白而往。日暮，既酣，王生曰：「適有南昌名妓，流寓此間，可以呼來共飲。」眾大悅。惟生離席，興辭。群曳之曰：「闔中耳目雖長，亦聽睹不至於此。」因相矢緘口。生乃復坐。少間，妓果出。年十七八，玉佩丁冬，雲鬟掠削。問其姓，云：「謝氏，小字芳蘭。」出詞吐氣，備極風雅，舉座若狂。而芳蘭尤屬意生，屢以色授。為眾所覺，故曳兩人連肩坐。芳蘭陰把生手，以指書掌作「

宿」字。生於此時，欲去不忍，欲留不敢，心如亂絲，不可言喻。而傾頭耳語，醉態益狂，榻上臙脂虎，亦並忘之。少選，聽更漏已動，肆中酒客愈稀；惟遙座一美少年，對燭獨酌，有小僮捧巾侍焉。眾竊議其高雅。無何，少年罷飲出門去。僮返身入，向生曰：「主人相候一語。」眾則茫然，惟生顏色慘變，不遑告別，匆匆便去。蓋少年乃江城，僮即其家婢也。生從至家，伏受鞭撲。從此禁錮益嚴，弔慶皆絕。文宗下學，生以誤講降為青。

一日，與婢語，女疑與私，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。已而縛生及婢，以繡翦翦腹間肉互補之，釋縛令其自束。月餘，補處竟合為一雲。女每以白足踏餅塵

土中，叱生撫食之。如是種種。母以憶子故，偶至其家，見子柴瘠，歸而痛哭欲死。夜夢一叟告之曰：「不須憂煩，此是前世因。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，公子前生為士人，偶游其地誤斃之。今作惡報，不可以人力回也。每早起，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，必當有效。」醒而述於仲鴻，異之，夫妻遵教。虔誦兩月餘，女橫如故，益之狂縱。聞門外鉦鼓，輒握髮出，愍然引眺，千人指視，恬不為怪。翁姑共恥之，而不能禁。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，觀者如堵。僧吹鼓上革作牛鳴。女奔出，見人眾無隙，命婢移行床，翹登其上。眾目集視，女如弗覺。踰時，僧敷衍將畢，索清水一盃，持向女而宣言曰：「莫要嗔，莫要

嗔！前世也非假，今世也非真。咄！鼠子縮頭去，勿使貓兒尋。」宣已，吸水噴射女面，粉黛淫淫，下沾衿袖。眾大駭，意女暴怒，女殊不語，拭面自歸。僧亦遂去。女人室癡坐，嗒然若喪，終日不食，掃榻遽寢。中夜忽喚生醒。生疑其將遺，捧進溺盆。女卻之。暗把生臂，曳入衾。生承命，四體驚悚，若奉丹詔。女慨然曰：「使君如此，何以為人！」乃以手撫捫生體，每至刀杖痕，嚶嚶啜泣，輒以爪甲自掐，恨不即死。生見其狀，意良不忍，所以慰藉之良厚。女曰：「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。清水一灑，若更腑肺。今回憶曩昔所為，都如隔世。妾向時得毋非人耶？有夫妻而不能懽，有姑嫜而不能事，是誠何心！」

明日可移家去，仍與父母同居，庶便定省。」絮語終夜，如話十年之別。昧爽即起，摺衣斂器，婢攜簾，躬襆被，促生前往叩扉。母出駭問，告以意。母尚遲回，女已偕婢入。母從人。女伏地哀泣，但求免死。母察其意誠，亦泣曰：「吾兒何遽如此？」生為細述前狀，始悟曩昔之夢驗也。喜，喚廝僕為除舊舍。女自是承顏順志，過於孝子。見人，則如新婦。或戲述往事，則紅漲於頰。且勤儉，又善居積；三年，翁媪不問家計，而富稱巨萬矣。生是歲鄉捷。女每謂生曰：「當日一見芳蘭，今猶憶之。」生以不受荼毒，願已至足，妄念所不敢萌，唯唯而已。會以應舉入都，數月乃返。入室，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弈。驚而問

之，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矣。此事浙中王子雅言之甚詳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生業果，飲啄必報，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，如附骨之疽，其毒尤慘。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，悍婦十之九，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。觀自在願力宏大，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也？」

孫生

孫生，娶故家女辛氏。初入門，為窮袴，多其帶，渾身糾纏甚密，拒男子不與共榻。床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。孫屢被刺劓，因就別榻眠。月餘，不敢

問鼎。即白晝相逢，女未嘗假以言笑。同窗某知之，私謂孫曰：「夫人能飲否？」答云：「少飲。」某戲之曰：「僕有調停之法，善而可行。」問：「何法？」曰：「以迷藥入酒，給使飲焉，則惟君所為矣。」孫笑之，而陰服其策良。詢之醫家，敬以酒煮烏頭，置案上。入夜，孫釀別酒，獨酌數觥而寢。如此三夕，妻終不飲。一夜，孫臥移時，視妻猶寂坐，孫故作齶聲；妻乃下榻，取酒煨爐上。孫竊喜。既而滿飲一盃；又復酌，約盡半杯許，以其餘仍內壺中，拂榻遂寢。久之無聲，而燈煌煌尚未滅也。疑其尚醒，故大呼：「錫鑿鎔化矣！」妻不應，再呼仍不應。白身往視，則醉睡如泥。啟衾潛入，層層斷其縛結。妻固

覺之，不能動，亦不能言，任其輕薄而去。既醒，惡之，投繯自縊。孫夢中聞喘吼聲，起而奔視，舌已出兩寸許。大驚，斷索，扶榻上，踰時始蘇。孫自此殊厭恨之，夫妻避道而行，相逢則各俯其首。積四五年，不交一語。妻或在室中，與他人嬉笑；見夫至，色則立變，凜如霜雪。孫嘗寄宿齋中，經歲不歸；即強之歸，亦面壁移時，默然就枕而已。父母甚憂之。一日，有老尼至其家，見婦，亟加贊譽。母不言，但有浩歎。尼詰其故，具以情告。尼曰：「此易事耳。」母喜曰：「倘能回婦意，當不靳酬也。」尼窺室無人，耳語曰：「購春宮一幀，三日後，為若厭之。」尼去，母即購以待之。三日，尼果來。囑曰：「此須

甚密，勿令夫婦知。」乃翦下圖中人，又鍼三枚、艾一撮，並以素紙包固，外繪數畫如蚓狀，使母賺婦出，竊取其枕，開其縫而投之；已而仍合之，返歸故處。尼乃去。至晚，母強子歸宿。媪往竊聽。二更將殘，聞婦呼孫小字，孫不答。少間，婦復語，孫厭氣作惡聲。質明，母入其室，見夫婦面首相背，知尼之術誣也。呼子於無人處，委諭之。孫聞妻名，便怒，切齒。母怒罵之，不顧而去。越日，尼來，告之罔效。尼大疑。媪因述所聽。尼笑曰：「前言婦憎夫，故偏厭之。今婦意已轉，所未轉者男耳。請作兩制之法，必有驗。」母從之，索子枕如前緘置訖，又呼令歸寢。更餘，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，時作咳，都若

不能寐。久之，聞兩人在一床上唧唧語，但隱約不可辨。將曙，猶聞嬉笑，吃吃不絕。媪以告母。母喜，尼來，厚饋之。孫由是琴瑟和好。生一男兩女，十餘年從無角口之事。同人私問其故。笑曰：「前此顧影生怒，後此聞聲而喜，自亦不解其何心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移憎而愛，術亦神矣。然能令人喜者，亦能令人怒，術人之神，正術人之可畏也。先哲云：『六婆不入門。』有見矣夫！」

八大王

臨洮馮生，蓋貴介裔而陵夷矣。有漁鰲者，負其

債不能償，得驚輒獻之。一日，獻巨鯨，額有白點。生以其狀異，放之。後自婿家歸，至恆河之側，日已就昏，見一醉者，從二三僮，顛跛而至。遙見生，便問：「何人？」生漫應：「行道者。」醉人怒曰：「寧無姓名，胡言行道者？」生馳驅心急，置不答，逕過之。醉人益怒，捉袂使不得行，酒臭熏人。生更不耐，然力解不能脫。問：「汝何名？」嚙然而對曰：「我南都舊令尹也。將何為？」生曰：「世間有此等令尹，辱寔世界矣！幸是舊令尹；假新令尹，將無殺盡途人耶？」醉人怒甚，勢將用武。生大言曰：「我馮某非受人搥打者！」醉人聞之，變怒為懼，踉蹌下拜曰：「是我恩主，唐突勿罪！」起喚從人，先歸治

具。生辭之不得。握手行數里，見一小村。既入，則廊舍華好，似貴人家。醉人醒稍解，生始詢其姓字。曰：「言之勿驚，我洮水八大王也。適西山青童招飲，不覺過醉，有犯尊顏，實切愧悚。」生知其妖，以其情辭殷渥，遂不畏怖。俄而設筵豐盛，促坐權飲。八大王最豪，連舉數觥。生恐其復醉，再作縈擾，偽醉求寢。八大王已喻其意，笑曰：「君得無畏我狂耶？但請勿懼。凡醉人無行，謂隔夜不復記者，欺人耳。酒徒之不德，故犯者十之九。僕雖不齒於儕偶，顧未敢以無賴之行，施之長者，何遂見拒如此？」生乃復坐，正容而諫曰：「既自知之，何勿改行？」八大王曰：「老夫為令尹時，沈湎尤過於今日。自

觸帝怒，謫歸島嶼，力返前轍者，十餘年矣。今老將就木，潦倒不能橫飛，故態復作，我自不解耳。茲敬聞命矣。」傾談間，遠鐘已動。八大王起捉臂曰：「相聚不久。蓄有一物，聊報厚德。此不可以久佩，如願後，當見還也。」口中吐一小人，僅寸餘。因以爪掐生臂，痛若膚裂；急以小人按捺其上，釋手已入革裏，甲痕尚在，而漫漫墳起，類痰核狀。驚問之，笑而不答。但曰：「君宜行矣。」送生出，八大王自返。回顧村舍全渺，惟一巨鰲，蠢蠢入水而沒。錯愕久之。自念所獲，必鰲寶也。由此日最明，凡有珠寶之處，黃泉下皆可見；即素所不知之物，亦隨口而知其名。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，用度頗充。後有貨故

宅者，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，遂以重金購居之。由此與王公埒富矣。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。得一鏡，背有鳳紐，環水雲湘妃之圖，光射里餘，鬚眉皆可數。佳人一照，則影留其中，磨之不能滅也；若改妝重照，或更一美人，則前影消矣。時肅府第三公主絕美，雅慕其名。會主游崆峒，乃往伏山中，伺其下輿，照之而歸，設寘案頭。審視之，見美人在中，拈巾微笑，口欲言而波欲動。喜而藏之。年餘，為妻所洩，聞之肅府。大怒，收之。追鏡去，擬斬。生大賄中貴人，使言於王曰：「王如見赦，天下之至寶，不難致也。不然，有死而已，於王誠無所益。」王欲籍其家而徙之。三公主曰：「彼已窺我，十死亦不足解此玷，不

如嫁之。」王不許。公主閉戶不食。妃子大憂，力言於王。王乃釋生囚，命中貴以意示生。生辭曰：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寧死不敢承命。王如聽臣自贖，傾家可也。」王怒，復逮之。妃召生妻入宮，將鳩之。既見，妻以珊瑚鏡臺納妃，辭意溫惻。妃悅之，使參公主。公主亦悅之，訂為姊妹，轉使諭生。生告妻曰：「王侯之女，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。」妻不聽，歸修聘幣納王邸，齎送者迨千人。珍石寶玉之屬，王家不能知其名。王大喜，釋生歸，以公主嬪焉。公主仍懷鏡歸。生一夕獨寢，夢八大王軒然人曰：「所贈之物，當見還也。佩之若久，耗人精血，損人壽命。」生諾之，即留宴飲。八大王辭曰：「自聆藥石，戒杯

中物已三年矣。」乃以口嚙生臂，痛極而醒。視之，則核塊消矣。後此遂如常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醒則猶人，而醉則猶鰲，此酒人之大都也。顧鰲雖日習於酒狂乎，而不敢忘恩，不敢無禮於長者，鰲不過人遠哉？若夫己氏則醒不如人，而醉不如鰲矣。古人有龜鑑，盍以為鰲鑑乎？乃作『酒人賦』。賦曰：『有一物焉，陶情適口；飲之則醺醺騰騰，厥名為「酒」。其名最多，為功已久；以宴嘉賓，以速父舅，以促膝而為權，以合盃而成偶；或以為「釣詩鉤」，又以為「掃愁帚」。故麴生頻來，則騷客之金蘭友；醉鄉深處，則愁人之逋逃藪。糟邱之臺既成，鴟夷之功不朽。齊臣遂能一石，學士亦稱五

斗。則酒固以人傳，而人或以酒醜。若夫落帽之孟嘉，荷鍤之伯倫，山公之倒其接羅，彭澤之漉以葛巾。酣眠乎美人之側也，或察其無心；濡首於墨汁之中也，自以為有神。井底臥乘船之士，槽邊縛珥玉之臣。甚至效鰲囚而玩世，亦猶非害物而不仁。至如雨宵雪夜，月旦花晨，風定塵短，客舊妓新，履舄交錯，蘭麝香沉，細批薄抹，低唱淺斟；忽清商兮一奏，則寂若兮無人。雅謔則飛花粲齒，高吟則戛玉敲金。總陶然而大醉，亦魂清而夢真。果爾，即一朝一醉，當亦名教之所不嗔。爾乃嘈雜不韻，俚詞並進；坐起謹譁，叟叟成陣。涓滴忿爭，勢將投刃；伸頸攢眉，引杯若鳩；傾瀋碎觥，拂燈滅燼。綠醕葡萄，狼

籍不靳；病葉狂花，觴政所禁。如此情懷，不如弗飲。又有酒隔咽喉，間不盈寸；呐呐呢呢，猶譏主吝；坐不言行，飲復不任：酒客無品，於斯為甚。甚有狂藥下，客氣粗；努石棱，磔鬢鬚；袒兩背，躍雙跌。塵濛濛兮滿面，哇浪浪兮沾裾；口狺狺兮亂吠，髮蓬蓬兮若奴。其籲地而呼天也，似李郎之嘔其肝臟；其揚手而擲足也，如蘇相之裂於牛車。舌底生蓮者，不能窮其狀；燈前取影者，不能為之圖。父母前而受忤，妻子弱而難扶。或以父執之良友，無端而受罵於灌夫。婉言以警，倍益眩暝。此名「酒凶」，不可救拯。惟有一術，可以解酩。厥術維何？祇須一槌。繫其手足，與斬豕等。止困其臀，勿傷其頂，捶

至百餘，豁然頓醒。」

戲縊

邑人某，佻健無賴。偶游村外，見少婦乘馬來，謂同游者曰：「我能令其一笑。」眾不信，約賭作筵。某遽奔去，出馬前，連聲譁曰：「我要死！」：「因於牆頭抽梁黠一本，橫尺許，解帶掛其上，引頸作縊狀。婦果過而哂之，眾亦粲然。婦去既遠，某猶不動，眾益笑之。近視，則舌出目瞑，而氣真絕矣。梁幹自經，不亦奇哉？是可以為儂薄者戒。」

羅祖

羅祖，即墨人也。少貧。總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，即以羅往。羅居邊數年，生一子。駐防守備雅厚遇之。會守備遷陝西參將，欲攜與俱去。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，遂西。自此三年不得反。適參將欲致書北塞，羅乃自陳，請以便道省妻子。參將從之。羅至家，妻子無恙，良慰。然床下有男子遺舄，心疑之。即而詣，李申謝。李致酒殷勤；妻又道李恩義，羅感激不勝。明日，謂妻曰：「我往致主命，暮不能歸，勿伺也。」出門跨馬去。匿身近處，更定卻歸。聞妻與李臥語，大怒，破扉。二人懼，膝行乞死。羅抽刃出，已復韜之曰：「我始以汝為人也，今如此，殺之污吾刀耳！與汝約：妻子而受之，籍名亦而充

之，馬匹械器具在。我逝矣！」遂去。鄉人共聞於官。官答李，李以實告。而事無驗見，莫可質憑，遠近搜羅，則絕匿名蹟。官疑其因奸致殺，益械李及妻；逾年，並桎梏以死。乃驛送其子歸即墨。後石匣營有樵人入山，見一道人坐洞中，未嘗求食。眾以為異，齎糧供之。或有識者，蓋即羅也。饋遺滿洞，羅終不食，意似厭囂，以故來者漸寡。積數年，洞外蓬蒿成林。或潛窺之，則坐處不曾少移。又久之，見其出遊山上，就之已杳；往瞰洞中，則衣上塵蒙如故。益奇之。更數日而往，則玉柱下垂，坐化已久。土人為之建廟；每三月間，香楮相屬於道。其子往，人皆呼以小羅祖，香稅悉歸之；今其後人，猶歲一往，收

稅金焉。沂水劉宗玉向予言之甚詳。予笑曰：「今世諸檀越，不求為聖賢，但望成佛祖。請遍告之：若要立地成佛，須放下刀子去。」

劉姓

邑劉姓，虎而冠者也。後去淄居沂，習氣不除，鄉人咸畏惡之。有田數畝，與苗某連壠。苗勤，田畔多種桃。桃初實，子往攀摘；劉怒驅之，指為己有。子啼而告諸父。父方駭怪，劉已詬罵在門，且言將訟。苗笑慰之。怒不解，忿而去。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，劉持狀入城，適與之遇。以同鄉故相熟，問：「作何幹？」劉以告。李笑曰：「子聲望眾所共

知；我素識苗，甚平善，何敢占騙。將毋反言之也！
「乃碎其詞紙，曳入肆，將與調停。劉恨恨不已，竊肆中筆，復造狀，藏懷中，期以必告。未幾，苗至，細陳所以，因哀李為之解免。言：「我農人，半世不見官長。但得罷訟，數株桃，何敢執為己有。」李呼劉出，告以退讓之意。劉又指天畫地，叱罵不休；苗惟和色卑詞，無敢少辯。既罷，逾四五日，見其村中人，傳劉已死，李為驚嘆。異日他適，見杖而來者，儼然劉也。比至，殷殷問訊，且請顧臨。李逡巡問曰：「日前忽聞凶訃，一何妄也？」劉不答，但挽入村，至其家，羅漿酒焉。乃言：「前日之傳非妄也。曩出門，見二人來，捉見官府。問何事，但言不知。」

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，非怯見官長者，亦不為怖。從去，至公廨，見南面者有怒容，曰：『汝即某耶？罪惡貫盈，不自悛悔；又以他人之物，占為己有。此等橫暴，合置鑊鼎！』一人稽簿曰：『此人有一善，合不死。』南面者閱簿，其色稍霽。便云：『暫送他去。』數十人齊聲呵逐。余曰：『因何事勾我來？又因何事遣我去？還祈明示。』吏持簿下，指一條示之。上記：崇禎十三年，用錢三百，救一人夫婦完聚。吏曰：『非此，則今日命當絕，宜墮畜生道。』駭極，乃從二人出。二人索賄。怒告曰：『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，崑勒人財者，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！』二人乃不復言。送至村，拱手曰：『此役不曾

噉得一掬水。』二人既去，入門遂甦，時氣絕已隔日矣。」李聞而異之，因詰其善行顛末。初，崇禎十三年，歲大凶，人相食。劉時在淄，為主捕隸。適見男女哭甚哀，問之，答云：「夫婦聚戕年餘，今歲荒，不能兩全，故悲耳。」少時，油肆前復見之，似有所爭。近詰之。肆主馬姓者便云：「伊夫婦餓將死，日向我討麻醬以為活。今又欲賣婦於我。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。此何要緊？賤則售之，否則已耳。如此可笑，生來纏人！」男子因言：「今粟貴如珠，自度非得三百數，不足供逃亡之費。本欲兩生，若賣妻而未免於死，何敢焉？非敢言直，但求作陰鷲行之耳。」劉憐之，便問馬出幾何。馬言：「今日婦口，止直百

許耳。」劉請勿短其數，且願助以半價之資。馬執不可。劉少負氣，便謂男子：「彼鄙瑣不足道，我請如數相贈。若能逃荒，又全夫婦，不更佳耶？」遂發囊與之。夫妻泣拜而去。劉述此事，李大加獎嘆。劉自此前行頓改，今七旬猶健。去年，李詣周村，遇劉與人爭，眾圍勸不能解。李笑呼曰：「汝又欲訟桃樹耶？」劉茫然改容，呐呐斂手而退。

異史氏曰：「李翠石兄弟，皆稱素封。然翠石又醇謹，喜為善，未嘗以富自豪，抑然誠篤君子也。觀其解紛勸善，其生平可知矣。古云：『為富不二。』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？抑先富而後仁者耶？」

邵女

柴廷賓，太平人。妻金氏，不育，又奇妒。柴百金買妾，金暴遇之，經歲而死。柴忿出，獨宿數月，不踐閨闥。

一日，柴初度，金卑詞莊禮，為丈夫壽。柴不忍拒，始通言笑。金設筵內寢，招柴。柴辭以醉。金華妝自詣柴所，曰：「妾竭誠終日，君即醉，請一錢而別。」柴乃入，酌酒話言。妻從容曰：「前日誤殺婢子，今甚悔之。何便仇忌，遂無結發情耶？後請納金釵十二，妾不汝瑕疵也。」柴益喜，燭盡見跋，遂止宿焉。由此敬愛如初。金便呼媒媪來，囑為物色佳

媵；而陰使遷延勿報，已則故督促之。如是年餘。柴不能待，遍囑戚好為之購致，得林氏之養女。金一見，喜形於色，飲食共之，脂澤花釧，任其所取。然林固燕產，不習女紅，繡履之外，須人而成。金曰：「我家素勤儉，非似王侯家，買作畫圖看者。」於是授美錦，使學製，若嚴師誨弟子。初猶呵罵，繼而鞭楚。柴痛切於心，不能為地。而金之憐愛林，尤倍於昔，往往自為汝束，勻鉛黃焉。但履跟稍有摺痕，則以鐵杖擊雙彎；髮少亂，則批兩頰；林不堪其虐，自經死。柴悲慘心日，頗致怨懟。妻怒曰：「我代汝教娘子，有何罪過？」柴始悟其奸，因復反目，永絕琴瑟之好。陰於別業修房闔，思購麗人而別居之。荏苒

半載，未得其人。偶會友人之葬，見二八女郎，光豔溢目，停睇神馳。女怪其狂顧，秋波斜轉之。詢諸人，知為邵氏。邵貧士，止此女，少聰慧，教之讀，過目能了。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。父愛溺之，有議婚者，輒令自擇，而貧富皆少所可，故十七歲猶未字也。柴得其端末，知不可圖，然心低徊之。又翼其家貧，或可利動。謀之數媪，無敢媒者，遂亦灰心，無所復望。忽有賈媪者，以貨珠過柴。柴告所願，賂以重金，曰：「止求一通誠意，其成與否，所勿責也。萬一可圖，千金不惜。」媪利其有，諾之。登門，故與邵妻絮語。睹女，驚贊曰：「好個美姑姑！假到昭陽院，趙家姊妹何足數得！」又問：「婿家阿誰？」

邵妻答：「尚未。」媪言：「若個娘子，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！」邵妻嘆曰：「王侯家所不敢望；只要個讀書種子，便是佳耳。我家小孽冤，翻復遴選，十無一當，不解是何意向？」媪曰：「夫人勿須煩怨。恁個麗人，不知前身修何福澤，才能消受得！昨一大笑事：柴家郎君云：於某家瑩邊，望見顏色，願以千金為聘。此非餓鴟作天鵝想耶？早被老身呵斥去矣！」邵妻微笑不答。媪曰：「便是秀才家，難與較計；若在別個，失尺而得丈，宜若可為矣。」邵妻復笑不言。媪撫掌曰：「果爾，則為老身計亦左矣。日蒙夫人愛，登堂便促膝賜漿酒；若得千金，出車馬，入樓閣，老身再到門，則闔者呵叱及之矣。」邵妻沉吟良

久，起而去，與夫語；移時，喚其女；又移時，三人並出。邵妻笑曰：「婢子奇特，多少良匹悉不就，聞為賤媵則就之。但恐為儒林笑也！」媪曰：「倘入門，得一小哥子，大夫人便如何耶！」言已，告以別居之謀。邵益喜，喚女曰：「試同賈姥言之。此汝自主張，勿後悔，致對父母。」女腆然曰：「父母安享厚奉，則養有濟矣。況自顧命薄，若得嘉耦，必減壽數，少受折磨，未必非福。前見柴郎亦福相，子孫必有興者。」媪大喜，奔告。柴喜出非望，即置千金，備輿馬，娶女於別業，家人無敢言者。女謂柴曰：「君之計，所謂燕巢於幕，不謀朝夕者也。塞口防舌，以冀不漏，何可得乎？請不如早歸，猶速發而禍小。」

「柴慮摧殘。女曰：『天下無不可化之人。我苟無過，怒何由起？』柴曰：『不然。此非常之悍，不可情理動者。』女曰：『身為賤婢，摧折亦自分耳。不然，買日為活，何可長也？』柴以為是，終躊躇而不敢決。

一日，柴他往。女青衣而出，命蒼頭控老牝馬，一嫗攜襍從之，竟詣嫡所，伏地而陳。妻始而怒；既念其自首可原，又見容飾兼卑，氣亦稍平。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。曰：『彼薄倖人播惡於眾，使我橫被口語。其實皆男子不義，諸婢無行，有以激之。汝試念背妻而立家室，此豈復是人矣？』女曰：『細察渠似稍悔之，但不肯下氣耳。』諺云：『大者不伏小。』以

禮論：妻之於夫，猶子之於父，庶之於嫡也。夫人若肯假以詞色，則積怨可以盡捐。」妻云：「彼自不來，我何與焉？」即命婢媪為之除舍。心雖不樂，亦暫安之。柴聞女歸，驚惕不已，竊意羊入虎群，狼藉已不堪矣。疾奔而至，見家中寂然，心始穩貼。女迎門而勸，令詣嫡所。柴有難色。女泣下，柴意少納。女往見妻曰：「郎適歸，自慚無以見夫人，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。」妻不肯行。女曰：「妾已言：夫之於妻，猶嫡之於庶。孟光舉案，而人不以為諂，何哉？分在則然耳。」妻乃從之，見柴曰：「汝狡兔三窟，何歸為？」柴俛不對。女肘之，柴始強顏笑。妻色稍霽，將返。女推柴從之，又囑庖人備酌。自是夫妻復

和。女早起青衣往朝；盥已，授帨，執婢禮甚恭。柴入其室，苦辭之，十餘夕始肯一納。妻亦心賢之；然自愧弗如，積慚成忌。但女奉侍謹，無可蹈瑕；或薄施訶譴，女惟順受。

一夜，夫婦少有反唇，曉妝猶含盛怒。女捧鏡，鏡墮，破之。妻益恚，握發裂眚。女懼，長跪哀免。怒不解，鞭之至數十。柴不能忍，盛氣奔入，曳女出，妻叟叟逐擊之。柴怒，奪鞭反扑，面膚綻裂，始退。由此夫妻若仇。柴禁女無往。女弗聽，早起，膝行伺幕外。妻搥床怒罵，叱去不聽前。日夜切齒，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。柴知之，謝絕人事，杜門不通弔慶。妻無如何，惟日撻婢媪以寄其恨，下人皆不可

堪。自夫妻絕好，女亦莫敢當夕，柴於是孤眠。妻聞之，意亦稍安。有大婢素狡黠，偶與柴語，妻疑其私，暴之尤苦。婢輒於無人處，疾首怨罵。

一夕，輪婢值宿，女囑柴，禁無往，曰：「婢面有殺機，叵測也。」柴如其言，招之來，詐問：「何作？」婢驚懼無所措詞。柴益疑，檢其衣，得利刃焉。婢無言，惟伏地乞死。柴欲撻之。女止之曰：「恐夫人所聞，此婢必無生理。彼罪固不赦，然不如鬻之，既全其生，我亦得直焉。」柴然之。會有買妾者，急貨之。妻以其不謀故，罪柴，益遷怒女，詬罵益毒。柴忿顧女曰：「皆汝自取。前此殺卻，烏有今日。」言已而走。妻怪其言，遍詰左右，並無知者；

問女，女亦不言。心益悶怒，捉裾浪罵。柴乃返，以實告。妻大驚，向女溫語；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。柴以為嫌卻盡釋，不復作防。適遠出，妻乃召女而數之曰：「殺主者罪不赦，汝縱之何心？」女造次不能以詞自達。妻燒赤鐵烙女面，欲毀其容。婢媪皆為之不平。每號痛一聲，則家人皆哭，願代受死。妻乃不烙，以針刺脅二十餘下，始揮去之。柴歸，見面創，大怒，欲往尋之。女捉襟曰：「妾明知火坑而固蹈之。當嫁君時，豈以君家為天堂耶？亦自顧薄命，聊以洩造化之怒耳。安心忍受，尚有滿時；若再觸焉，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。」遂以藥糝患處，數日尋愈。忽攬鏡喜曰：「君今日宜為妾賀，彼烙斷我晦紋矣！」

「朝夕事嫡，一如往日。金前見眾哭，自知身同獨夫，略有愧悔之萌，時時呼女共事，詞色平善。」

月餘，忽病逆，害飲食。柴恨其不死，略不顧問。數日，腹脹如鼓，日夜寢困。女侍伺不遑眠食，金益德之。女以醫理自陳；金自覺疇昔過慘，疑其怨報，故謝之。金為人持家嚴整，婢僕悉就約束；自病後，皆散誕無操作者。柴躬自紀理，劬勞甚苦，而家中米鹽，不食自盡。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，聘醫藥之。金對人輒自言為「氣蠱」，以故醫脈之，無不指為氣鬱者。凡易數醫，卒罔效，亦濱危矣。又將烹藥。女進曰：「此等藥，百裏無益，祇增劇耳。」金不信。女暗撮別劑易之。藥下，食頃三遺，病若失。

遂益笑女言妄，呻而呼之曰：「女華陀，今如何也！」女及群婢皆笑。金問故，始實告之。泣曰：「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！今而後，請惟家政，聽子而行。」無何，病痊，柴整設為賀。女捧壺侍側；金自起奪壺，曳與連臂，愛異常情。更闌，女託故離席；金遣二婢曳還之，強與連榻。自此，事必商，食必偕，姊妹無其和也。無何，女產一男。產后多病，金親調視，若奉老母。後金患心疴，痛起，則面目皆青，但欲覓死。女急市銀針數枚，——比至，則氣息瀕盡——按穴刺之，畫然痛止。十餘日復發，復刺；過六七日又發。雖應手奏效，不至大苦，然心常惴惴，恐其復萌。夜夢至一處，似廟宇，殿中鬼神皆

動。神問：「汝金氏耶？汝罪過多端，壽數合盡；念汝改悔，故僅降災，以示微譴。前殺兩姬，此其宿報。至邵氏何罪而慘毒如此？鞭打之刑，已有柴生代報，可以相準；所欠一烙二十三針，今三次，止償零數，便望病根除耶？明日又當作矣！」醒而大懼，猶冀為妖夢之誣。食後果病，其痛倍切。女至，刺之，隨手而瘥。疑曰：「技止此矣，病本何以不拔？請再灼之。此非爛燒不可，但恐夫人不能忍受。」金憶夢中語，以故無難色。然呻吟忍受之際，默思欠此十九針，不知作何變症，不如一朝受盡，庶免後苦。炷盡，求女再針。女笑曰：「針豈可以汎常施用耶？」金曰：「不必論穴，但煩十九刺。」女笑不可。金請

益堅，起跪榻上。女終不忍。實以夢告。女乃約略經絡，刺之如數。自此平復，果不復病。彌自懺悔，臨下亦無戾色。子名曰俊，秀惠絕倫。女每曰：「此子翰苑相也。」八歲有神童之目；十五歲，以進士授翰林。是時柴夫婦年四十，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。輿馬歸寧，鄉里榮之。邵翁自鬻女後，家暴富，而士林羞與為伍；至是，始有通往來者。

異史氏曰：「女子狡妒，其天性然也。而為妾媵者，又復炫美弄機，以增其怒。嗚呼！禍所由來矣。若以命自安，以分自守，百折而不移其志，此豈梃刃所能加乎？乃至於再拯其死，而始有悔悟之萌。嗚呼！豈人也哉！如數以償，而不增之息，亦造物之恕

矣。顧以仁術作惡報，不亦偵乎！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，即招無知之巫，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，心嘗怪之，至此始悟。」

閩人有納妾者，夕入妻房，不敢便去，偽解屨作登榻狀。妻曰：「去休！勿作態！」夫尚徘徊，妻正色曰：「我非似他家妒忌者，何必爾爾。」夫乃去。妻獨臥，輾轉不得寐，遂起，往伏門外潛聽之。但聞妾聲隱約，不甚了了，惟「郎罷」二字，略可辨識。郎罷，閩人呼父也。妻聽踰刻，痰厥而踣，首觸扉作聲。夫驚起，啟戶，尸倒人。呼妾火之，則其妻也。急扶灌之。目略開，即呻曰：「誰家郎罷被汝呼！」妒情可哂。

鞏仙

鞏道人，無名字，亦不知何里人。嘗求見魯王，閻人不為通。有中貴人出，揖求之。中貴見其鄙陋，逐去之；已而復來。中貴怒，且逐且扑。至無人處，道人笑出黃金二百兩，煩逐者覆中貴：「為言我亦不要見王；但聞後苑花木樓臺，極人間佳勝，若能導我一游，生平足矣。」又以白金賂逐者。其人喜，反命。中貴亦喜，引道人自後宰門入，諸景俱歷。又從登樓上。中貴方凭窗，道人一推，但覺身墮樓外，有細葛繃腰，懸於空際；下視，則高深暈日，葛隱隱作斷聲。懼極，大號。無何，數監至，駭極。見其去地絕遠，登樓共視，則葛端繫櫺上；欲解援之，則葛細

不堪用力。遍索道人已杳矣。束手無計，奏之魯王。王詣視，大奇之，命樓下藉茅鋪絮，將因而斷之。甫畢，葛崩然自絕，去地乃不咫耳。相與失笑。王命訪道士所在。聞館於尚秀才家，往問之，則出游未復。既，遇於途，遂引見王。王賜宴坐，便請作劇。道士曰：「臣草野之夫，無他庸能。既承優寵，敢獻女樂為大王壽。」遂探袖中出美人，置地上，向王稽拜已。道士命扮「瑤池宴」本，祝王萬年。女子弔場數語。道士又出一人，自白「王母」。少間，董雙成、許飛瓊……一切仙姬，次第俱出。末有織女來謁，獻天衣一襲，金彩絢爛，光映一室。王意其偽，索觀之。道士急言：「不可！」王不聽，卒觀之，果無縫

之衣，非人工所能制也。道士不樂曰：「臣竭誠以奉大王，暫而假諸天孫，今為濁氣所染，何以還故主乎？」王又意歌者必仙姬，思欲留其一二；細視之，則皆宮中樂妓耳。轉疑此曲，非所夙諳，問之，果茫然不自知。道士以衣置火燒之，然後納諸袖中，再搜之，則已無矣。王於是深重道士，留居府內。道士曰：「野人之性，視宮殿如藩籠，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。」每至中夜，必還其所；時而堅留，亦遂宿止。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。王問曰：「聞仙人亦不能忘情，果否？」對曰：「或仙人然耳；臣非仙人，故心如枯木矣。」一夜，宿府中，王遣少妓往試之。入其室，數呼不應；燭之，則瞑坐榻上。搖之，目一

閃即復合；再搖之，齶聲作矣。推之，則遂手而倒，酣臥如雷；彈其額，逆指作鐵釜聲。返以白王。王使刺以針，針弗入。推之，重不可搖；加十餘人舉擲床下，若千斤石墮地者。旦而窺之，仍眠地上。醒而笑曰：「一場惡睡，墮床下不覺耶！」後女子輩每於其坐臥時，按之為戲：初按猶軟，再按則鐵石矣。道士舍秀才家，恆中夜不歸。尚鎖其戶，及旦啟扉，道士已臥室中。初，尚與曲妓惠哥善，矢志嫁娶。惠雅善歌，絃索傾一時。魯王聞其名，召人供奉，遂絕情好。每繫念之，苦無由通。一夕，問道士：「見惠哥否？」答言：「諸姬皆見，但不知其惠哥為誰。」尚述其貌，道其年，道士乃憶之。尚求轉寄一語。道士

笑曰：「我世外人，不能為君塞鴻。」尚哀之不已。道士展其袖曰：「必欲一見，請人此。」尚窺之，中大如屋。伏身入，則光明洞徹，寬若廳堂，几案床榻，無物不有。居其內，殊無悶苦。道士入府，與王對弈。望惠哥至，陽以袍袖拂塵，惠哥已納袖中，而他人不之睹也。尚方獨坐凝想時，忽有美人自簷間墮，視之，惠哥也。兩相驚喜，綢繆臻至。尚曰：「今日奇緣，不可不誌。請與卿聯之。」書壁上曰：「候門似海久無蹤。」惠續云：「誰識蕭郎今又逢。」尚曰：「袖裏乾坤真箇大。」惠曰：「離人思婦盡包容。」書甫畢，忽有五人人，八角冠，淡紅衣，認之，都與無素。默然不言，捉惠哥去。尚驚駭，不知

所由。道士既歸，呼之出，問其情事，隱諱不以盡言。道士微笑，解衣反袂示之。尚審視，隱隱有字蹟，細裁如蟻，蓋即所題句也。後十數日，又求一人。前後凡三人。

惠哥謂尚曰：「腹中震動，妾甚憂之，常以緊帛束腰際。府中耳目較多，倘一朝臨辱，何處可容兒啼？煩與鞏仙謀，見妾三叉腰時，便一拯救。」尚諾之。歸見道士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曳之曰：「所言，予已了了。但請勿憂。君宗祧賴此一線，何敢不竭綿薄。但自此不必復入。我所以報君者，原不在情私也。」後數月，道士自外人，笑曰：「攜得公子至矣。可速把襁褓來！」尚妻最賢，年近三十，數胎而

存一子；適生女，盈月而殤。聞尚言，驚喜自出。道士探袖出嬰兒，酣然若寐，臍梗猶未斷也。尚妻接抱，始呱呱而泣。道士解衣曰：「產血濺衣，道家最忌。今為君故，二十年故物，一旦棄之。」尚為易衣。道士囑曰：「舊物勿棄卻，燒錢許，可療難產，墮死胎。」尚從其言。居之又久，忽告尚曰：「所藏舊衲，當留少許自用，我死後亦勿忘也。」尚謂其言不祥。道士不言而去。人見王曰：「臣欲死！」王驚問之，曰：「此有定數，亦復何言。」王不信，強留之。手談一局，急起；王又止之。請就外舍，從之。道士趨臥，視之已死。王具棺木以禮葬之。尚臨哭盡哀，始悟曩言蓋先告之也。遺衲用催生，應如響，求

者踵接於門。始猶以污袖與之；既而翦領衿，罔不效。及聞所囑，疑妻必有產厄，斷血布如掌，珍藏之。會魯王有愛妃，臨盆三日不下，醫窮於術。或有以尚生告者，立召入，一劑而產。王大喜，贈白金、綵緞良厚，尚悉辭不受。王問所欲，曰：「臣不敢言。」再請之，頓首曰：「如推天惠，但賜舊妓惠哥足矣。」王召之來，問其年，曰：「妾十八入府，今十四年矣。」王以其齒加長，命遍呼群妓，任尚自擇；尚一無所好。王笑曰：「癡哉書生！十年前訂婚嫁耶？」尚以實對。乃盛備輿馬，仍以所辭綵緞，為惠哥作妝，送之出。惠所生子，名之秀生。——秀者袖也，是時年十一矣。日念仙人之恩，清明則上其

暮。有久客川中者，逢道人於途，出書一卷曰：「此府中物，來時倉猝，未暇璧返，煩寄去。」客歸，聞道人已死，不敢達王；尚代奏之。王展視，果道士所借。疑之，發其冢，空棺耳。後尚子少殤，賴秀生承繼，益服鞏之先知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袖裏乾坤，古人之寓言耳，豈真有之耶？抑何其奇也！中有天地、有日月，可以娶妻生子，而又無催科之苦，人事之煩，則袖中蟻蝨，何殊桃源雞犬哉！設容人常住，老於是鄉可耳。」

二商

莒人商姓者，兄富而弟貧，鄰垣而居。康熙間，歲大凶，弟朝夕不自給。一日，日向午，尚未舉火，枵腹蹠躩，無以為計。妻令往告兄，商曰：「無益。脫兄憐我貧也，當早有以處此矣。」妻固強之，商便使其子往。少頃，空手而返。商曰：「何如哉！」妻詳問阿伯云何。子曰：「伯躊躕目視伯母，伯母告我曰：『兄弟析居，有飯各食，誰復能相顧也。』」夫妻無言，暫以殘盎敗榻，少易糠粃而生。里中三四惡少，窺大商饒足，夜踰垣入。夫妻驚寤，鳴盥器而號。鄰人共嫉之，無援者。不得已，疾呼二商。商聞嫂鳴，欲趨救，妻止之，大聲對嫂曰：「兄弟析居，有禍各受，誰復能相顧也！」俄，盜破扉，執大商及

婦，炮烙之，呼聲綦慘。二商曰：「彼固無情，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！」率子越垣，大聲疾呼。二商父子故武勇，人所畏懼，又恐驚致他援，盜乃去。視兄嫂，兩股焦灼，扶榻上，招集婢僕，乃歸。大商雖被創，而金帛無所亡失。謂妻曰：「今所遺留，悉出弟賜，宜分給之。」妻曰：「汝有好兄弟，不受此苦矣！」商乃不言。一商家絕食，謂兄必有一報；久之，寂不聞。婦不能待，使子捉囊往從貸，得斗粟而返。婦怒其少，欲反之；二商止之。踰兩月，貧餒愈不可支。二商曰：「今無術可以謀生，不如鬻宅於兄。兄恐我他去，或不受券而恤焉，未可知；縱或不然，得十餘金，亦可存活。」妻以為然，遣子操券詣

大商。大商告之婦，且曰：「弟即不仁，我手足也。彼去則我孤立，不如反其券而周之。」妻曰：「不然。彼言去，挾我也；果爾，則適墮其謀。世間無兄弟者，便都死卻耶？我高葺牆垣，亦足自固。不如受其券，從所適，亦可以廣吾宅。」計定，令二商押署券尾，付直而去。一商於是徙居鄰村。鄉中不逞之徒，聞二商去，又攻之。復執大商，榜楚並兼，桎毒慘至，所有金貲，悉以贖命。盜臨去，開廩呼村中貧者，恣所取，頃刻都盡。次日，二商始聞，及奔視，則兄已昏憤不能語；開目見弟，但以手抓床席而已。少頃遂死。二商忿訴邑宰。盜首逃竄，莫可緝獲。盜粟者百餘人，皆里中貧民，州守亦莫如何。大商遺幼

子，纔五歲，家既貧，往往自投叔所，數日不歸；送之歸，則啼不止。二商婦頗不加青眼。二商曰：「渠父不義，其子何罪？」因市蒸餅數枚，自送之。過數日，又避妻子，陰負斗粟於嫂，使養兒。如此以為常。又數年，大商賣其田宅，母得直，足自給，二商乃不復至。後歲大饑，道殣相望，二商食指益繁，不能他顧。姪年十五，荏弱不能操業，使攜籃從兄貨胡餅。一夜，夢兄至，顏色慘戚曰：「余惑于婦言，遂失手足之義。弟不念前嫌，增我汗羞。所賣故宅，今尚空閒，宜僦居之。屋後籩顆下，藏有窖金，發之，可以小阜。使醜兒相從；長舌婦余甚恨之，勿顧也。」既醒，異之。以重直啗第主，始得就，果發得五百

金。從此棄賤業，使兄弟設肆廛間。姪頗慧，記算無訛；又誠慤，凡出入，一錙銖必告。二商益愛之。一日，泣為母請粟。商妻欲勿與；二商念其孝，按月廩給之。數年家益富。大商婦病死，二商亦老，乃析姪，家貲割半與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聞大商一介不輕取與，亦猖潔自好者也。然婦言是聽，憤憤不置一詞，愬情骨肉，卒以吝死。嗚呼！亦何怪哉！二商以貧始，以素封終。為人何所長？但不甚遵閩教耳。嗚呼！一行不同，而人品遂異。」

沂水秀才

沂水某秀才，課業山中。夜有二美人入，含笑不言，各以長袖拂榻，相將坐，衣奕無聲。少間，一美人起，以白綾巾展几上，上有草書三四行，亦未嘗審其何詞。一美人置白金一錠，可三四兩許；秀才掇內袖中。美人取巾，握手笑出，曰：「俗不可耐！」秀才捫金，則烏有矣。麗人在坐，投以芳澤，置不顧，而金是取，是乞兒相也，尚可耐哉！狐子可兒，雅態可想。

友人言此，并思不可耐事，附志之：對酸俗客。市井人作文語。富貴態狀。秀才裝名士。旁觀諂態。信口謊言不倦。揖坐苦讓上下。歪詩文強人觀聽。財奴哭窮。醉人歪纏。作滿洲調。體氣若逼人語。市井

惡謔。任憨兒登筵抓肴果。假人餘威裝模樣。歪科甲談詩文。語次頻稱貴戚。

梅女

封云亭，太行人。偶至郡，晝臥寓屋。時年少喪偶，岑寂之下，頗有所思。凝視間，見牆上有女子影，依稀如畫。念必意想所致。而久之不動，亦不滅，異之。起視轉真；再近之，儼然少女，容蹙舌伸，索環秀領。驚顧未已，冉冉欲下。知為縊鬼，然以白晝壯膽，不大畏怯。語曰：「娘子如有奇冤，小生可以極力。」影居然下，曰：「萍水之人，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。但泉下槁骸，舌不得縮，索不得除，

求斷屋梁而焚之，恩同山岳矣。」諾之，遂滅。呼主人來，問所見。主人言：「此十年前梅氏故宅，夜有小偷入室，為梅所執，送詣典史。典史受盜錢三百，誣其女與通，將拘審驗。女聞自經。後梅夫妻相繼卒，宅歸於余。客往往見怪異，而無術可以靖之。」封以鬼言告主人。計毀舍易楹，費不貲，故難之；封乃協力助作。既就而復居之。梅女夜至，展謝已，喜氣充溢，姿態嫣然。封愛悅之，欲與為懽。瞞然而慚曰：「陰慘之氣，非但不為君利；若此之為，則生前之垢，西江不可濯矣。會合有時，今日尚未。」問：「何時？」但笑不言。封問：「飲乎？」答曰：「不飲。」封曰：「對佳人，悶眼相看，亦復何味？」女

曰：「妾生平戲技，惟諳打馬。但兩人寥落，夜深又苦無局。今長夜莫遣，聊與君為交線之戲。」封從之。促膝戟指，翻變良久，封迷亂不知所從；女輒口道而頤指之，愈出愈幻，不窮於術。封笑曰：「此閨房之絕技也。」女曰：「此妾自悟，但有雙線，即可成文，人自不之察耳。」更闌頗怠，強使就寢，曰：「我陰人不寐，請自休。妾少解按摩之術，願盡技能，以侑清夢。」封從其請。女疊掌為之輕按，自頂及踵皆遍；手所經，骨若醉。既而握指細播，如以團絮相觸狀，體暢舒不可言。播至腰，口目皆慵；至股，則沉沉睡去矣。及醒，日已向午，覺骨節輕和，殊於往日。心益愛慕，繞屋而呼之，並無響應。

日夕，女始至。封曰：「卿居何所，使我呼欲遍？」曰：「鬼無常所，要在地下。」問：「地下有隙，可容身乎？」曰：「鬼不見地，猶魚不見水也。」封握腕曰：「使卿而活，當破產購致之。」女笑曰：「無須破產。」戲至半夜，封苦逼之。女曰：「君勿纏我。有浙娼愛卿者，新寓北鄰，頗極風致。明夕，招與俱來，聊以自代，若何？」封允之。

次夕，果與一少婦同至，年近三十已來，眉目流轉，隱含蕩意。二人狎坐，打馬為戲。局終，女起曰：「嘉會方殷，我且去。」封欲挽之，飄然已逝。兩人登榻，于飛甚樂。詰其家世，則含糊不以盡道。但曰：「郎如愛妾，當以指彈北壁，微呼曰：『壺盧

子』，即至。三呼不應，可知不暇，勿更招也。」天曉，入北壁隙中而去。

次日，女來。封問愛卿。女曰：「被高公子招去侑酒，以故不得來。」因而翦燭共話。女每欲有所言，吻已啟而輒止；固詰之，終不肯言，歛歔而已。封強與作戲，四漏始去。自此二女頻來，笑聲常徹宵旦，因而城社悉聞。典史某，亦浙之世族，嫡室以私僕被黜。繼娶顧氏，深相愛好；期月殀殂，心甚悼之。聞封有靈鬼，欲以問冥世之緣，遂跨馬造封。封初不肯承，某力求不已。封設筵與坐，諾為招鬼妓。日及曛，叩壁而呼，三聲未已，愛卿即入。舉頭見客，色變欲走。封以身橫阻之。某審視，大怒，投以

巨椀，溘然而滅。封大驚，不解其故，方將致詰。俄暗室中一老嫗出，大罵曰：「貪鄙賊！壞我家錢樹子！三十貫索要償也！」以杖擊某，中顛。某抱首而哀曰：「此顧氏，我妻也。少年而殞，方切哀痛；不圖為鬼不貞。於姥乎何與？」嫗怒曰：「汝本浙江一無賴賊，買得條烏角帶，鼻骨倒豎矣！汝居官有何黑白？袖有三百錢，便而翁也！神怒人怨，死期已迫，汝父母代哀冥司，願以愛媳入青樓，代汝償貪債，不知耶？」言已又擊，某宛轉哀鳴。方驚詫無從救解，旋見梅女自房中出，張目吐舌，顏色變異，近以長簪刺其耳。封驚極，以身障客。女憤不已，封勸曰：「某即有罪，倘死於寓所，則咎在小生。請少存投鼠之

忌。」女乃曳嫗曰：「暫假餘息，為我顧封郎也。」某張皇鼠竄而去。至署，患腦痛，中夜遂斃。次夜，女出笑曰：「痛快！惡氣出矣！」問：「何仇怨？」女曰：「曩已言之：受賄誣奸，啣恨已久。每欲浼君，一為昭雪，自愧無纖毫之德，故將言而輒止。適聞紛拏，竊以伺聽，不意其仇人也。」封訝曰：「此即誣卿者耶？」曰：「彼典史於此，十有八年；妾冤歿十六寒暑矣。」問：「嫗為誰？」曰：「老娼也。」又問愛卿，曰：「臥病耳。」因羈然曰：「妾昔謂會合有期，今真不遠矣。君嘗愿破家相贖，猶記否？」封曰：「今日猶此心也。」女曰：「實告君：妾歿日，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。徒以大怨未伸，故遷延於

是。請以新帛作鬼囊，婢妾得附君以往，就展氏求婚，計必允諧。」封慮勢分懸殊，恐將不遂。女曰：「但去無憂。」封從其言。女囑曰：「途中慎勿相喚；待合卺之夕，以囊挂新人首，急呼曰：『勿忘勿忘！』」封諾之。纔啟囊，女跳身已入。攜至延安，訪之，果有展孝廉，生一女，貌極端好；但病癡，又常以舌出唇外，類犬喘日。年十六歲，無問名者。父母憂念成瘕。封到門投刺，具通族閥。既退，托媒。展喜，贅封於家。女癡絕，不知為禮，使兩婢扶曳歸室。群婢既去，女解衿露乳，對封憨笑。封覆囊呼之。女停眸審顧，似有疑思。封笑曰：「卿不識小生耶？」舉之囊而示之。女乃悟，急掩衿，喜共燕笑。

詰旦，封入謁岳。展慰之曰：「癡女無知，既承青眷，君倘有意，家中慧婢不乏，僕不靳相贈。」封力辨其不癡。展疑之。無何，女至，舉止皆佳，因大驚異。女但掩口微笑。展細詰之，女進退而慚於言；封為略述梗概。展大喜，愛悅逾於平時。使子大成與婿同學，供給豐備。年餘，大成漸厭薄之，因而郎舅不相能；廝僕亦刻疵其短。展惑於浸潤，禮稍懈。女覺之，謂封曰：「岳家不可久居；凡久居者，盡鬪茸也。及今未大決裂，宜速歸。」封然之，告展。展欲留女，女不可。父兄盡怒，不給輿馬。女自出妝貲貫馬歸。後展招令歸寧，女固辭不往。後封舉孝廉，始通慶好。

異史氏曰：「官卑者愈貪，其常情然乎？三百誣姦，夜氣之牴牾盡矣。奪嘉耦，入青樓，卒用暴死。吁！可畏哉！」

康熙甲子，貝丘典史最貪詐，民咸怨之。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。或代懸招狀云：「某官因自己不慎，走失夫人一名。身無餘物，止有紅綾七尺，包裹元寶一枚，翹邊細紋，並無闕壞。」亦風流之小報也。

郭秀才

東粵士人郭某，暮自友人歸，入山迷路，竄榛莽

中。更許，聞山頭笑語，急趨之。見十餘人，藉地飲。望見郭，鬨然曰：「坐中正欠一客，大佳，大佳！」郭既坐，見諸客半儒巾，便請指迷。一人笑曰：「君真酸腐！舍此明月不賞，何求道路？」即飛一觥來。郭飲之，芳香射鼻，一引遂盡。又一人持壺傾注。郭故善飲，又復奔馳吻燥，一舉十觴。眾人大贊曰：「豪哉！真吾友也！」郭放達喜謔，能學禽語，無不酷肖。離坐起溲，竊作燕子鳴。眾疑曰：「半夜何得此耶？」又效杜鵑，眾益疑。郭坐，但笑不言。方紛議問，郭回首為鸚鵡鳴曰：「郭秀才醉矣，送他歸也！」眾驚聽，寂不復聞。少頃，又作之。既而悟其為郭，始大笑。皆撮口從學，無一能者。一人

曰：「可惜青娘子未至。」又一人曰：「中秋還集於此，郭先生不可不來。」郭敬諾。一人起曰：「客有絕技；我等亦獻踏肩之戲，若何？」於是譁然並起。前一人挺身矗立；即有一人飛登肩上，亦矗立；累至四人，高不可登；繼至者，攀肩踏臂，如緣梯狀；十餘人，頃刻都盡，望之可接霄漢。方驚顧間，挺然倒地，化為修道一線。郭駭立良久，遵道得歸。翼日，腹大痛；溺綠色，似銅青，著物能染，亦無溺氣，三日乃已。往驗故處，則肴骨狼藉，四圍叢莽，並無道路。至中秋，郭欲赴約，朋友諫止之。設斗膽再往一會青娘子，必更有異。惜乎其見之搖也！

死僧

某道士，雲游日暮，投止野寺。見僧房扃閉，遂藉蒲團，趺坐廊下。夜既靜，聞啟闔聲，旋見一僧來，渾身血污，目中若不見道士，道士亦若不見之。僧直入殿，登佛座，抱佛頭而笑，久之乃去。及明，視室，門扃如故。怪之，入村道所見。眾如寺，發扃驗之，則僧殺死在地，室中席篋掀騰，知為盜劫。疑鬼笑有因；共驗佛首，見腦後有微痕，剗之，內藏三十餘金。遂用以葬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諺有之：『財連於命』。不虛哉！夫人儉嗇封殖，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，亦已癡矣；況僧並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！生不肯享，死猶顧而笑之，財奴之可歎如此。佛云：『一文將不去，惟有業

隨身。』其僧之謂夫！」

阿英

甘玉，字璧人，廬陵人。父母早喪。遺弟珏，字雙壁。始五歲，從兄鞠養；玉性友愛，撫弟如子。後珏漸長，丰姿秀出，又惠能文。玉益愛之。每曰：「吾弟表表，不可以無良匹。」然簡拔過刻，姻卒不就。適讀書匡山僧寺，夜初就枕，聞窗外有女子聲。窺之，見三四女郎席地坐，數婢陳肴酒，皆殊色也。一女曰：「秦娘子，阿英何不來？」下座者曰：「昨自函谷來，被惡人傷右臂，不能同游，方用恨恨。」一女曰：「前宵一夢大惡，今猶汗悸。」下座者搖手

曰：「莫道莫道！今宵姊妹懽會，言之嚇人不快。」女笑曰：「婢子何膽怯爾爾！便有虎狼啣去耶？若要勿言，須歌一曲，為娘行侑酒。」女低吟曰：「閒階桃花取次開，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。付囑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，著得鳳頭鞋子即當來。」吟罷，一座無不歎賞。談笑間，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人，鵠睛熒熒，其貌獰醜。眾啼曰：「妖至矣！」倉卒鬩然，殆如鳥散。惟歌者婀娜不前，被執哀啼，強與支撐。丈夫吼怒，齧手斷指，就便嚼食。女郎踣地若死。玉憐惻不可復忍，乃急袖劍拔關出，揮之，中股；股落，負痛逃去。扶女人室，面如塵土，血淋衿袖；驗其手，則右拇斷矣。裂帛代裹之。女始呻曰：「拯命之德，將

何以報？」玉自初窺時，心已隱為弟謀，因告以意。女曰：「狼疾之人，不能操箕帚矣。當別為賢仲圖之。」詰其姓氏，答言：「秦氏。」玉乃展衾，俾暫休養；自乃襆被他所。曉而視之，則床已空；意其自歸。而訪察近村，殊少此姓；廣托戚朋，並無確耗。歸與弟言，悔恨若失。

珏一日偶游塗野，遇一二八女郎，姿致娟娟，顧之微笑，似將有言。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：「君甘家二郎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君家尊曾與妾有婚姻之約，何今日欲背前盟，另訂秦家？」珏云：「小生幼孤，夙好都不曾聞，請言族閥，歸當問兄。」女曰：「無須細道，但得一言，妾當自至。」珏以未稟

兄命為辭。女笑曰：「騃郎君！遂如此怕哥子耶？妾陸氏，居東山望村。三日內，當候玉音。」乃別而去。珏歸，述諸兄嫂。兄曰：「此大謬語！父歿時，我二十餘歲，倘有是說，那得不聞？」又以其獨行曠野，遂與男兒交語，愈益鄙之。因問其貌，珏紅徹面頰，不出一言。嫂笑曰：「想是佳人。」玉曰：「童子何辨妍媸？縱美，必不及秦；待秦氏不諧，圖之未晚。」珏默而退。踰數日，玉在途，見一女子，零涕前行。垂鞭按轡而微睨之，人世殆無其匹。使僕詰焉。答曰：「我舊許甘家二郎；因家貧遠徙，遂絕耗問。近方歸，復聞郎家二三其德，背棄前盟。往問伯甘璧人，焉置妾也？」玉驚喜曰「甘璧人，即我是

也。先人曩約，實所不知。去家不遠，請即歸謀。」乃下騎授轡，步御以歸。女自言：「小字阿英。家無昆季，惟外姊秦氏同居。」始悟麗者即其人也。玉欲告諸其家，女固止之。竊喜弟得佳婦，然恐其佻達招議。久之，女殊矜莊，又嬌婉善言。母事嫂，嫂亦雅愛慕之。值中秋，夫妻方狎宴，嫂招之。玨意悵惘。女遣招者先行，約以繼至；而端坐笑言，良久殊無去志。玨恐嫂待久，故連促之。女但笑，卒不復去。質旦，晨妝甫竟，嫂自來撫問：「夜來相對，何爾怏怏？」女微哂之。玨覺有異，質對參差。嫂大駭：「苟非妖物，何得有分身術？」玉亦懼，隔簾而告之曰：「家世積德，曾無怨讎。如其妖也，請速行，幸

勿殺吾弟！」女腆然曰：「妾本非人，祇以阿翁夙盟，故秦家姊以此勸駕。自分不能育男女，嘗欲辭去，所以戀戀者，為兄嫂待我不薄耳。今既見疑，請從此訣。」轉眼化為鸚鵡，翩然逝矣。初，甘翁在時，蓄一鸚鵡甚慧，嘗自投餌。時珏四五歲，問：「飼鳥何為？」父戲曰：「將以為汝婦。」聞鸚鵡乏食，則呼珏云：「不將餌去，餓煞媳婦矣！」家人亦皆以此為戲。後斷鎖亡去。始悟舊約云即此也。然珏明知非人，而思之不置；嫂懸情尤切，旦夕啜泣。玉悔之而無如何。

後二年，為弟聘姜氏女，意終不自得。有表兄為粵司李，玉往省之，久不歸。適上寇為亂，近村里

落，半為丘墟。玨大懼，率家人避山谷。山上男女頗雜，都不知其誰何。忽聞女子小語，絕類英，嫂促玨近驗之，果英。玨喜極，捉臂不釋。女乃謂同行者曰：「姊且去，我望嫂來。」既至，嫂望見悲哽。女慰勸再三。又謂：「此非樂土。」因勸令歸。眾懼寇至，女固言：「不妨。」乃相將俱歸。女撮土攔戶，囑安居勿出，坐數語，反身欲去。嫂急握其腕，又令兩婢捉左右足，女不得已，止焉。然不甚歸私室；玨訂之三四，始為之一往。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。女遂早起為姜理妝，梳竟，細勻鉛黃，人視之，豔增數倍；如此三日，居然麗人。嫂奇之，因言：「我又無子。欲購一妾，姑未遑暇。不知婢輩可塗澤

否？」女曰：「無人不可轉移，但質美者易為力耳。」遂遍相諸婢，惟一黑醜者，有宜男相。乃喚與洗濯，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。如是三日，面赤漸黃；四七日，脂澤沁入肌理，居然可觀。日惟閉門作笑，並不計及兵火。一夜，噪聲四起，舉家不知所謀。俄聞門外人馬鳴動，紛紛俱去。既明，始知村中焚掠殆盡；盜縱群隊窮搜，凡伏匿巖穴者，悉被殺擄。遂益德女，目之以神。女忽謂嫂曰：「妾此來，徒以嫂義難忘，聊分離亂之憂。阿伯行至，妾在此，如諺所云，非李非桃，可笑人也。我姑去，當乘間一相望耳。」嫂問：「行人無恙乎？」曰：「近中有大難。此無與他人事，秦家姊受恩奢，意必報之，固當無

妨。」嫂挽之過宿，未明已去。玉自東粵歸，聞亂，兼程進。途遇寇，主僕棄馬，各以金束腰間，潛身叢棘中。一秦吉了飛集棘上，展翼覆之。視其足，缺一指，心異之。俄而群盜四合，繞莽殆遍，似尋之。二人氣不敢息。盜既散，鳥始翔去。既歸，各道所見。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麗者也。後值玉他出不歸，英必暮至；計玉將歸而蚤出。玨或會於嫂所，間邀之，則諾而不赴。一夕，玉他往，玨意英必至，潛伏候之。未幾，英果來，暴起，要遮而歸於室。女曰：「妾與君情緣已盡，強合之，恐為造物所忌。少留有餘，時作一面之會，如何？」玨不聽，卒與狎。天明，詣嫂。嫂怪之。女笑云：「中途為強寇所劫，勞嫂懸望矣。」

「數語趨出。居無何，有巨狸啣鸚鵡經寢門過。嫂駭絕，固疑是英。時方沐，輟洗急號，群起譟擊，始得之。左翼沾血，奄存餘息。抱置膝頭，撫摩良久，始漸醒。自以喙理其翼。少選，飛繞室中，呼曰：「嫂嫂，別矣！吾怨玃也！」振翼遂去，不復來。

橘樹

陝西劉公，為興化令。有道士來獻盆樹；視之，則小橘細裁如指，擯弗受。劉有幼女，時六七歲，適值初度。道士云：「此不足供大人清玩，聊祝女公子福壽耳。」乃受之。女一見，不勝愛悅，真諸閨闈，朝夕護之惟恐傷。劉任滿，橘盈把矣。是年初結實。

簡裝將行，以橘重贖，謀棄之。女抱樹嬌啼。家人給之曰：「暫去，且將復來。」女信之，涕始止。又恐為大力者負之而去，立視家人，移栽墀下，乃行。女歸，受莊氏聘。莊丙戌登進士，釋褐為興化令。夫人大喜。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，及至，則橘已十圍，實纍纍以千計。問之故役，皆云：「劉公去後，橘甚茂而不實，此其初結也。」更奇之。莊任三年，繁實不懈；第四年，憔悴無少華。夫人曰：「君任此不久矣。」至秋，果解任。

異史氏曰：「橘其有夙緣於女與？何遇之巧也。其實也似感恩，其不華也似傷離。物猶如此，而況於人乎？」

赤字

順治乙未冬夜，天上赤字如火。其文云：「白荇代靖否復議朝冶馳。」

牛成章

牛成章，江西之布商也。娶鄭氏，生子女各一。牛三十三歲病死。子名忠，時方十二；女八九歲而已。母不能貞，貨產入囊，改醮而去。遺兩孤，難以存濟。有牛從嫂，年已六袞，貧寡無歸，送與居處。數年，嫗死，家益替。而忠漸長，思繼父業而苦無貲。妹適毛姓，毛富賈也。女哀婿假數十金付兄。兄

從人適金陵，途中遇寇，資斧盡喪，飄蕩不能歸。偶趨典肆，見主肆者絕類其父；出而潛察之，姓字皆符。駭異不諭其故。惟日流連其傍，以窺意旨，而其人亦略不顧問。如此三日，覘其言笑舉止，真父無訛。即又不敢拜識；乃自陳於群小，求以同鄉之故，進身為傭。立券已，主人視其里居、姓氏，似有所動，問所從來。忠泣訴父名，主人悵然若失。久之，問：「而母無恙乎？」忠又不敢謂父死，婉應曰：「我父六年前，經商不返，母醮而去。幸有伯母撫育，不然，葬溝瀆久矣。」主人慘然曰：「我即是汝父也。」於是握手悲哀。又導人參其後母。後母姬，年三十餘，無出，得忠喜，設宴寢門。牛終歛歔不樂，

即欲一歸故里。妻慮肆中乏人，故止之。牛乃率子紀理肆務；居之三月，乃以諸籍委子，取裝西歸。既別，忠實以父死告母。姬乃大驚，言：「彼負販於此，曩所與交好者，留作當商；娶我已六年矣。何言死耶？」忠又細述之。相與疑念，不喻其由。踰一晝夜，而牛已返。攜一婦人，頭如蓬葆。忠視之，則其所生母也。牛摘耳頓罵：「何棄吾兒！」婦懾伏不敢少動。牛以口齧其項。婦呼忠曰：「兒救吾！兒救吾！」忠大不忍，橫身蔽鬲其間。牛猶忿怒，婦已不見。眾大驚，相譁以鬼。旋視牛，顏色慘變，委衣於地，化為黑氣，亦尋滅矣。母子駭歎，舉衣冠而瘞之。忠席父業，富有萬金。後歸家問之，則嫁母於是。

日死，一家皆見牛成章云。

青娥

霍桓，字匡九，晉人也。父官縣尉，早卒。遺生最幼，聰惠絕人。十一歲，以神童入泮。而母過於愛惜，禁不令出庭戶，年十三，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。同里有武評事者，好道，入山不返。有女青娥，年十四，美異常倫。幼時竊讀父書，慕何仙姑之為人。父既隱，立志不嫁。母無奈之。一日，生於門外瞥見之。童子雖無知，祇覺愛之極，而不能言；直告母，使委禽焉。母知其不可，故難之。生鬱鬱不自得。母恐拂兒意，遂託往來者致意武，果不諧。生行思坐

籌，無以為計。會有一道士在門，手握小鑿，長裁尺許。生借閱一過，問：「將何用？」答云：「此斲藥之具；物雖微，堅石可入。」生未深信。道士即以斫牆上石，應手落如腐。生大異之，把玩不釋於手。道士笑曰：「公子愛之，即以奉贈。」生大喜，酬之以錢，不受而去。持歸，歷試磚石，略無隔閔。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，而不知其非法也。更定，踰垣而出，直至武第；凡穴兩重垣，始達中庭。見小廂中，尚有燈火，伏窺之，則青娥卸晚裝矣。少頃，燭滅，寂無聲。穿墉入，女已熟眠。輕解雙履，悄然登榻；又恐女郎驚覺，必遭訶逐，遂潛伏繡褶之側，略聞香息，心願竊慰。而半夜經營，疲殆頗甚，少一合眸，不覺

睡去。女醒，聞鼻氣休休；開目，見穴隙亮入。大駭，急起，暗中拔關輕出，敲窗喚家人婦，共爇火操杖以往。見一總角書生，酣眠繡榻，細審，識為霍生。推之始覺，遽起，目灼灼如流星，似亦不大畏懼，但靦然不作一語。眾指為賊，恐呵之。始出涕曰：「我非賊，實以愛娘子故，愿以近芳澤耳。」眾又疑穴數重垣，非童子所能者。生出鑱以言異。共試之，駭絕，訝為神授。將共告諸夫人。女俛首沉思，意似不以為可。眾窺知女意，因曰：「此子聲名門第，殊不辱玷。不如縱之使去，俾復求媒焉。詰旦，假盜以告夫人，如何也？」女不答。眾乃促生行。生索鑱。共笑曰：「騃兒童！猶不忘凶器耶？」生覩枕

邊，有鳳釵一股，陰納袖中。已為婢子所窺，急白之。女不言亦不怒。一媼拍頸曰：「莫道他駭若，意念乖絕也。」乃曳之，仍自竇中出。既歸，不敢實告母，但囑母復媒致之。母不忍顯拒，惟遍託媒氏，急為別覓良姻。青娥知之，中情皇急，陰使腹心者風示媼。媼悅，託媒往。會小婢漏泄前事，武夫人辱之，不勝恚憤。媒至，益觸其怒，以杖畫地，罵生並及其母。媒懼竄歸，具述其狀。生母亦怒曰：「不肖兒所為，我都夢夢。何遂以無禮相加！當交股時，何不將蕩兒淫女一併殺卻？」由是見其親屬，輒便披訴。女聞，愧欲死。武夫人大悔，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。女陰使人婉致生母，且矢之以不他，其詞悲切。母感

之，乃不復言；而論親之謀，亦遂輟矣。會秦中歐公宰是邑，見生文，深器之，時召入內署，極意優寵。一日，問生：「婚乎？」答言：「未。」細詰之，對曰：「夙與故武評事女小有盟約；後以微嫌，遂致中寢。」問：「猶願之否？」生靦然不言。公笑曰：「我當為子成之。」即委縣尉、教諭，納幣於武。夫人喜，婚乃定。踰歲，娶女歸。

女人門，乃以鑣擲地曰：「此寇盜物，可將去！」

生笑曰：「勿忘媒妁。」珍佩之恆不去身。女為人溫良寡默，一日三朝其母；餘惟閉門寂坐，不甚留心家務。母或以弔慶他往，則事事經紀，罔不井井。年餘，生一子孟仙。一切委之乳保，似亦不甚顧惜。又

四五年，忽謂生曰：「懽愛之緣，於茲八載。今離長會短，可將奈何！」生驚問之，即已默默，盛妝拜母，返身入室。追而詰之，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。母子痛悼，購良材而葬之。母已衰邁，每每抱子思母，如摧肺肝，由是遘病，遂憊不起。逆害飲食，但思魚羹，而近地則無，百里外始可購致。時廝騎皆被差遣；生性純孝，急不可待，懷貲獨往，晝夜無停趾。返至山中，日已沉冥，兩足跛踣，步不能咫。後一叟至，問曰：「足得毋泡乎？」生唯唯。叟便曳坐路隅，敲石取火，以紙裹藥末，熏生兩足訖。試使行，不惟痛止，兼益矯健。感極申謝。叟問：「何事汲汲？」答以母病，因歷道所由。叟問：「何不另娶？」

「答云：「未得佳者。」叟遙指山村曰：「此處有一佳人，倘能從我去，僕當為君作伐。」生辭以母病待魚，姑不遑暇。叟乃拱手，約以異日入村，但問老王，乃別而去。生歸，烹魚獻母。母略進，數日尋瘳。乃命僕馬往尋叟。至舊處，迷村所在。周章踰時，夕暎漸墜；山谷甚雜，又不可以極望。乃與僕分上山頭，以瞻里落；而山徑崎嶇，苦不可復騎，跋履而上，昧色籠煙矣。蹠躩四望，更無村落。方將下山，而歸路已迷，心中燥火如燒。荒竄間，冥墮絕壁。幸數尺下有一線荒臺，墜臥其上，闊僅容身，下視黑不見底。懼極不敢少動。又幸崖邊皆生小樹，約體如欄。移時，見足傍有小洞口；心竊喜，以背著

石，蟠行而入。意稍穩，冀天明可以呼救。少頃，深處有光如星點。漸近之，約三四里許，忽睹廊舍，並無釭燭，而光明若晝。一麗人自房中出，視之，則青娥也。見生，驚曰：「郎何能來？」生不暇陳，抱祛鳴惻。女勸止之。問母及兒，生悉述苦況，女亦慘然。生曰：「卿死年餘，此得無冥間耶？」女曰：「非也，此乃仙府。曩時非死，所瘞，一竹杖耳。郎今來，仙緣有分也。」因導令朝父，則一修髯丈夫，坐堂上；生趨拜。女曰：「霍郎來。」翁驚起，握手略道平素。曰：「婿來大好，分當留此。」生辭以母望，不能久留。翁曰：「我亦知之。但遲三數日，即亦何傷。」乃餌以肴酒，即令婢設榻於西堂，施錦裯

焉。生既退，約女同榻寢。女卻之曰：「此何處，可容狎褻？」生捉臂不捨。窗外婢子笑聲嗤然，女益慚。方爭拒間，翁入，叱曰：「俗骨污吾洞府！宜即去！」生素負氣，愧不能忍，作色曰：「兒女之情，人所不免，長者何當伺我？無難即去，但令女須便將隨。」翁無辭，招女隨之，啟後戶送之；賺生離門，父子闔扉去。回首峭壁巉巖，無少隙縫，隻影瑩瑩，罔所歸適。視天上斜月高揭，星斗已稀。悵悵良久，悲已而恨，面壁叫號，迄無應者。憤極，腰中出鑱，鑿石攻進，且攻且罵。瞬息洞入三四尺許。隱隱聞人語曰：「孽障哉！」生奮力鑿益急。忽洞底豁開二扉，推娥出曰：「可去，可去！」壁即復合。女怨

曰：「既愛我為婦，豈有待丈人如此者？是何處老道士，授汝凶器，將人纏混欲死！」生得女，意願已慰，不復置辯；但憂路險難歸。女折兩枝，各跨其一，即化為馬，行且駛，俄頃至家。時失生已七日矣。

初，生之與僕相失也，覓之不得，歸而告母。母遣人窮搜山谷，並無蹤緒。正憂惶所，聞子自歸，懽喜承迎。舉首見婦，幾駭絕。生略述之，母益忻慰。女以形蹟詭異，慮駭物聽，求即播遷，母從之。異郡有別業，刻期徙往，人莫之知。偕居十八年，生一女，適同邑李氏。後母壽終。女謂生曰：「吾家茅田中，有雉抱八卵，其地可葬。汝父子扶櫬歸窆。兒已

成立，宜即留守廬墓，無庸復來。」生從其言，葬後自返。月餘，孟仙往省之，而父母俱杳。問之老奴，則云：「赴葬未還。」心知其異，浩歎而已。孟仙文名甚噪，而困於場屋，四旬不售。後以拔貢入北闈，遇同號生，年可十七八，神采俊逸，愛之。視其卷，注順天廩生霍仲仙。瞪目大駭，因自道姓名。仲仙亦異之，便問鄉貫，孟悉告之。仲仙喜曰：「弟赴都時，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，吾族也，宜與款接，今果然矣。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？」孟仙因詰高、曾，並嚴、慈姓諱，已而驚曰：「是我父母也！」仲仙疑年齒之不類。孟仙曰：「我父母皆仙人，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？」因述往蹟，仲仙始信。場後不

暇休息，命駕同歸。才到門，家人迎告，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。兩人大驚。仲仙人而詢諸婦。婦言：「昨夕尚共杯酒，母謂：『汝夫婦少不更事。明日大哥哥來，吾無慮矣。』」早旦入室，則闐無人矣。」兄弟聞之，頓足悲哀。仲仙猶欲追覓，孟仙以為無益，乃止。是科仲領鄉薦。以晉中祖墓所在，從兄而歸。猶冀父母尚在人間，隨在探訪，而終無蹤蹟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鑽穴眠榻，其意則癡；鑿壁罵翁，其行則狂；仙人之撮合之者，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。然既混跡人間，狎生子女，則居而終焉，亦何不可？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，抑獨何哉？異已！」

鏡聽

益都鄭氏兄弟，皆文學士。大鄭早知名，父母嘗過愛之，又因子並及其婦；二鄭落拓，不甚為父母所懽，遂惡次婦，至不齒禮：冷暖相形，頗存芥蒂。次婦每謂二鄭：「等男子耳，何遂不能為妻子爭氣？」遂擯弗與同宿。於是一鄭感憤，勤心銳思，亦遂知名。父母稍稍優顧之，然終殺於兄。次婦望夫綦切，是歲大比，竊於除夜以鏡聽卜。有二人初起，相推為戲，云：「汝也涼涼去！」婦歸，凶吉不可解，亦置之。闈後，兄弟皆歸。時暑氣猶盛，兩婦在廚下炊飯餉耕，其熱正苦。忽有報騎登門，報大鄭捷。母入廚喚大婦曰：「大男中式矣！汝可涼涼去。」次婦忿

側，泣且炊。俄又有報二鄭捷者。次婦力擲餅杖而起，曰：「儂也涼涼去！」此時中情所激，不覺出之於口；既而思之，始知鏡聽之驗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貧窮則父母不子，有以也哉！庭幃之中，固非憤激之地；然二鄭婦激發男兒，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。投杖而起，真千古之快事也！」

牛癩

陳華封，蒙山人。以盛暑煩熱，枕藉野樹下。忽一人奔波而來，首著圍領，疾趨樹陰，掬石而座，揮扇不停，汗下如流瀦。陳起座，笑曰：「若除圍領，

不扇可涼。」客曰：「脫之易，再著難也。」就與傾談，頗極蘊藉。既而曰：「此時無他想，但得冰浸良醞，一道冷芳，度下十二重樓，暑氣可消一半。」陳笑曰：「此願易遂，僕當為君償之。」因握手曰：「寒舍伊邇，請即迂步。」客笑而從之。至家，出藏酒於石洞，其涼震齒。客大悅，一舉十觥。日已就暮，天忽雨；於是張燈於室，客乃解除領巾，相與磅礴。語次，見客腦後，時漏燈光，疑之。無何，客酩酊，眠榻上。陳移燈竊窺之，見耳後有巨穴，淺大；數道厚膜，間鬲如櫺；櫺外奕革垂蔽，中似空空。駭極，潛抽髻簪，撥膜覘之，有一物，狀類小牛，隨手飛出，破窗而去。益駭，不敢復撥。方欲轉步，而客已

醒。驚曰：「子窺見吾隱矣！放牛瘡出，將為奈何？」陳拜詰其故。客曰：「今已若此，尚復何諱。實相告：我六畜瘟神耳。適所縱者牛瘡，恐百里內牛無種矣。」陳故以養牛為業，聞之大恐，拜求術解。客曰：「余且不免於罪，其何術之能解？惟苦參散最效，其廣傳此方，勿存私念可也。」言已，謝別出門。又掬土堆壁龕中，曰：「每用一合亦效。」拱不復見。居無何，牛果病，瘟疫大作。陳欲專利，祕其方，不肯傳；惟傳其弟。弟試之神驗。而陳自剉啖牛，殊罔所效，有牛兩百蹄躓，倒斃殆盡；遺老牡牛四五頭，亦逡巡就死。中心懊惱，無所用力。忽憶龕中掬土，念未必效，姑妄投之，經夜，牛乃盡起。始

悟藥之不靈，乃神罰其私也。後數年，牝牛繁育，漸復其故。

金姑夫

會稽有梅姑祠。神故馬姓，族居東莞，未嫁而夫早死，遂矢志不醮，三旬而卒。族人祠之，謂之梅姑。丙申，上虞金生，赴試經此，入廟徘徊，頗涉冥想。至夜，夢青衣來，傳梅姑命招之。從去。入祠，梅姑立候簷下，笑曰：「蒙君寵顧，實切依戀。不嫌陋拙，願以身為姬侍。」金唯唯。梅姑送之曰：「君且去。設座成，當相迓耳。」醒而惡之。是夜，居人夢梅姑曰：「上虞金生，今為吾婿，宜塑其像。」詰

旦，村人語夢悉同。族長恐玷其貞，以故不從。未幾，一家俱病。大懼，為肖像於左。既成，金生告妻子曰：「梅姑迎我矣。」衣冠而死。妻痛恨，詣祠指女像穢罵；又升座批頰數四，乃去。今馬氏呼為金姑夫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不嫁而守，不可謂不貞矣。為鬼數百年，而始易其操，抑何其無恥也？大抵貞魂烈魄，未必即依於土偶；其廟貌有靈，驚世而駭俗者，皆鬼狐憑之耳。」

梓潼令

常進士大忠，太原人。候選在都。前一夜，夢文昌投刺。拔籤，得梓潼令，奇之。後丁艱歸，服闋候補，又夢如前。默思豈復任梓潼乎？已而果然。

鬼津

李某晝臥，見一婦人自牆中出，蓬首如筐，髮垂蔽面；至床前，始以手自分，露面出，肥黑絕醜。某大懼，欲奔。婦猝然登床，力抱其首，便與接唇，以舌度津，冷如冰塊，浸浸入喉。欲不嚙而氣不得息，嚙之稠粘塞喉。才一呼吸，而口中又滿，氣急復嚙之。如此良久，氣閉不可復忍。聞門外有人行聲，婦始釋手去。由此腹脹喘滿，數十日不食。或教以參蘆

湯探吐之，吐出物如卵清，病乃瘥。

仙人島

王勉，字黽齋，靈山人。有才思，屢冠文場，心氣頗高，善諂罵，多所凌折。偶遇一道士，視之曰：「子相極貴，然被『輕薄孽』折除幾盡矣。以子智慧，若反身修道，尚可登仙籍。」王嗤曰：「福澤誠不可知，然世上豈有仙人！」道士曰：「子何見之卑？無他求，即我便是仙耳。」王乃益笑其誣。道士曰：「我何足異。能從我去，真仙數十，可立見之。」問：「在何處？」曰：「咫尺耳。」遂以杖夾股間，即以一頭授生，令如己狀。囑合眼，呵曰：「

起！」覺杖粗如五斗囊，凌空翕飛，潛捫之，鱗甲齒齒焉。駭懼，不敢復動。移時，又呵曰：「止！」即抽杖去，落巨宅中，重樓延閣，類帝王居。有臺高丈餘，臺上殿十一楹，弘麗無比。道士曳客上，即命童子設筵招賓。殿上列數十筵，鋪張炫目。道士易盛服以伺。少頃，諸客自空中來，所騎，或龍、或虎、或鸞鳳，不一類。又各攜樂器。有女子，有丈夫，有赤其兩足。中獨一麗者，跨彩鳳，宮樣妝束；有侍兒代抱樂具，長五尺以來，非琴非瑟，不知其名。酒既行，珍肴雜錯，入口甘芳，並異常饑。王默然寂坐，惟目注麗者，然心愛其人，而又欲聞其樂，竊恐其終不一彈。酒闌，一叟倡言曰：「蒙崔真人雅召，今日

可云盛會，自宜盡懽。請以器之同者，共隊為曲。」於是各合配旅。絲竹之聲，響徹云漢。獨有跨鳳者，樂伎無偶。群聲既歇，侍兒始啟繡囊，橫陳几上。女乃舒玉腕，如搗箏狀，其亮數倍於琴，烈足開胸，柔可蕩魄。彈半炊許，合殿寂然，無有效者。既闕，鏗爾一聲，如擊清磬。共贊曰：「雲和夫人絕技哉！」大眾皆起告別，鶴唳龍吟，一時並散。道士設寶榻錦衾，備生寢處。王初睹麗人，心情已動；聞樂之後，涉想尤勞。念己才調，自合芥拾青紫，富貴後何求弗得。頃刻百緒，亂如蓬麻。道士似已知之，謂曰：「子前身與我同學，後緣意念不堅，遂墜塵網。僕不自我於君，實欲拔出惡濁；不料迷晦已深，夢夢不可提

悟。今當送君行。未必無復見之期，然作天仙須再劫矣。」遂指階下長石，令閉目坐，堅囑無視。已，乃以鞭驅石。石飛起，風聲灌耳，不知所行幾許。

忽念下方境界，未審何似；隱將兩眸微開一線，則見大海茫茫，渾無邊際。大懼，即復合，而身已隨石俱墮，砰然一聲，汨沒若鷗。幸夙近海，略諸泓浮。聞人鼓掌曰：「美哉跌乎！」危殆方急，一女子援登舟上，且曰：「吉利，吉利，秀才『中溼』矣！」視之，年可十六七，顏色豔麗。王出水寒慄，求火燎之。女子言：「從我至家，當為處置。苟適意，勿相忘。」王曰：「是何言哉！我中原才子，偶遭狼狽，過此圖以身報，何但不忘！」女子以棹催艇，疾

如風雨，俄已近岸。於艙中攜所采蓮花一握，導與俱去。半里許入村，見朱戶南開，進歷數重門，女子先馳入。少間，一丈夫出，是四十許人，揖王升階，命侍者取冠袍襪履，為王更衣。既，詢邦族。王曰：「某非相欺，才名略可聽聞。崔真人切切眷戀，招昇天闕。自分功名反掌，以故不願棲隱。」丈夫起敬曰：「此名仙人島，遠絕人世。文若，姓桓。世居幽僻，何幸得近名流。」因而殷懃置酒。又從容而言曰：「僕有二女，長者芳雲，年十六矣，祇今未遭良匹。欲以奉侍高人，如何？」王意必采蓮人，離席稱謝。桓命於鄰黨中，招二三齒德來。顧左右，立喚女郎。無何，異香濃射，美姝十於輩，擁芳雲出，光豔明媚，

若芙蕖之映朝日。拜已，即坐，群姝列侍，則采蓮人亦在焉。酒數行，一垂髻女自內出，僅十餘齡，而姿態秀曼，笑依芳雲肘下，秋波流動。桓曰：「女子不在閨中，出作何務？」乃顧客曰：「此綠云，即僕幼女。頗惠，能記典、墳矣。」因令對客吟詩。遂誦竹枝詞三章，嬌婉可聽。便令傍姊隅坐。桓因謂：「王郎天才，宿構必富，可使鄙人得聞教乎？」王即慨然誦近體一作，顧盼自雄，中二句云：「一身剩有鬚眉在，小飲能令塊磊消。」鄰叟再二誦之。芳雲低告曰：「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，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。」一座撫掌。桓請其他。王述水鳥詩云：「瀟頭鳴格磔，……」忽忘下句。甫一沉吟，芳雲向妹

咕咕耳語，遂掩口而笑。綠雲告父曰：「渠為姊夫續下句矣。云：『狗腩響弼巴。』」合席粲然。王有慙色。桓顧芳雲，怒之以目。王色稍定，桓復請其文藝。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，乃炫其冠軍之作，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，破云：「聖人贊大賢之孝……：「綠雲顧父曰：「聖人無字門人者，『孝哉……：一句，即是人言。」王聞之，意興索然。桓笑曰：「童子何知！不在此，只論文耳。」王乃復誦。每數句，姊妹必相耳語，似是月旦之詞，但嚙囁不可辨。王誦至佳處，兼述文宗評語，有云：「字字痛切。」綠雲告父曰：「姊云：『宜刪「切」字。』」眾都不解。桓恐其語嫚，不敢研詰。王誦畢，又述總評，有

云：「羯鼓一搥，則萬花齊落。」芳雲又掩口語妹，兩人皆笑不可仰。綠雲又告曰：「姊云：『羯鼓當是四搥。』」眾又不解。綠雲啟口欲言，芳雲忍笑訶之曰：「婢子敢言，打煞矣！」眾大疑，互有猜論。綠雲不能忍，乃曰：「去『切』字，言『痛』則『不通』。鼓四搥，其聲云『不通又不通』也。」眾大笑。桓怒訶之。因而自起泛卮，謝過不遑。王初以才名自詡，日中實無千古；至此，神氣沮喪，徒有汗淫。桓諛而慰之曰：「適有一言，請席中屬對焉：『王子身邊，無有一點不似玉。』」眾未措想，綠雲應聲曰：「黽翁頭上，再著半夕即成龜。」芳雲失笑，呵手扭脅肉數四。綠雲解脫而走，回顧曰：「何預汝事！汝

罵之頻頻，不以為非；寧他人一句，便不許耶？」桓咄之，始笑而去。鄰叟辭別。諸婢導夫妻入內寢，燈燭屏榻，陳設精備。又視洞房中，牙籤滿架，靡書不有。略致問難，響應無窮。王至此，始覺望洋堪羞。女喚「明璫」，則采蓮者趨應，由是始識其名。屢受諄辱，自恐不見重於閨闈；幸芳雲語言雖虐，而房幃之內，猶相愛好。王安居無事，輒復吟哦。女曰：「妾有良言，不知肯嘉納否？」問：「何言？」曰：「從此不作詩，亦藏拙之一道也。」王大慚，遂絕筆。久之，與明璫漸狎。告芳雲曰：「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，願少假以辭色。」芳雲乃即許之。每作房中之戲，招與共事，兩情益篤，時色授而手語之。芳雲微

覺，責詞重疊；王惟喋喋，強自解免。

一夕，對酌，王以為寂，勸招明璫。芳雲不許。王曰：「卿無書不讀，何不記『獨樂樂』數語？」芳雲曰：「我言君不通，今益驗矣。句讀尚不知耶？」獨要，乃樂於人要；問樂，孰要乎？曰：不。」一笑而罷。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，王得間，急引明璫，綢繆備至。當晚，覺小腹微痛；痛已，而前陰盡腫。大懼，以告芳雲。雲笑曰：「必明璫之恩報矣！」王不敢隱，實供之。芳雲曰：「自作之殃，實無可以方略。既非痛癢，聽之可矣。」數日不瘳，優悶寡歡。芳雲知其意，亦不問訊，但凝視之，秋水盈盈，朗若曙星。王曰：「卿所謂『胸中正，則眸子瞭焉

。」「芳雲笑曰：「卿所謂『胸中不正，則瞭子眸焉』。」「蓋「沒有」之「沒」，俗讀似「眸」，故以此戲之也。王失笑，哀求方劑。曰：「君不聽良言，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妒意。不知此婢原不可近。曩實相愛，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，故唾棄不相憐。無已，為若治之。然醫師必審患處。」乃探衣而咒曰：「『黃鳥黃鳥，無止于楚！』」王不覺大笑，笑已而瘳。踰數月，王以親老子幼，每切懷憶。以意告女。女曰：「歸即不難，但會合無日耳。」王涕下交頤，哀與同歸，女籌思再三，始許之。桓翁張筵祖餞。綠雲提籃入，曰：「姊姊遠別，莫可持贈。恐至海南，無以為家，夙夜代營宮室，勿嫌草創。」芳雲拜而受之。近

而審諦，則用細草製為樓閣，大如櫟，小如橘，約二十餘座，每座梁棟椽題，歷歷可數；其中供帳床榻，類麻粒焉。王兒戲視之，而心竊歎其工。芳雲曰：「實與君言：我等皆是地仙。因有夙分，遂得陪從。本不欲踐紅塵，徒以君有老父，故不忍違。待父天年，須復還也。」王敬諾。桓乃問：「陸耶？舟耶？」王以風濤險，願陸。出則車馬已候於門。謝別而邁，行蹤驚駛。俄至海岸，王心慮其無途。芳雲出素練一疋，望南拋去，化為長堤，其闊盈丈。瞬息馳過，堤亦漸收。至一處，潮水所經，四望遼邈。芳雲止勿行，下車取籃中草具，偕明璫數輩，布置如法，轉眼化為巨第。並入解裝，則與島中居無稍差殊，洞房內

几榻宛然。時已昏暮，因止宿焉。早旦，命王迎養。王命騎趨詣故里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。問之里人，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，惟老父尚存。子善博，田產並盡，祖孫莫可棲止，暫僦居於西村。王初歸時，尚有功名之念，不愆於懷；及聞此況，沉痛大悲，自念富貴縱可攜取，與空花何異。驅馬至西村，見父衣服淅敝，衰老堪憐。相見，各哭失聲。問不肖子，則出賭未歸。王乃載父而還。芳雲朝拜已畢，燂湯請浴，進以錦裳，寢以香舍。又遙致故老與談嚙，享奉過於世家。子一日尋至其處，王絕之，不聽人，但予以廿金，使人傳語曰：「可持此買婦，以圖生業。再來，則鞭打立斃矣！」子泣而去。王自歸，不甚與人通

禮；然故人偶至，必延接盤桓，搗抑過於平日。獨有黃子介，夙與同門學，亦名士之坎坷者，王留之甚久，時與祕語，賂遺甚厚。居三四年，王翁卒，王萬錢卜兆，營葬盡禮。時子已娶婦，婦束男子嚴，子賭亦少間矣；是日臨喪，始得拜識姑嫜。芳雲一見，許其能家，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費。翼日，黃及子同往省視，則舍宇全渺，不知所在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佳麗所在，人且於地獄中求之，況享受無窮乎？地仙許攜姝麗，恐帝闕下虛無人矣。輕薄減其祿籍，理固宜然，豈仙人遂不之忌哉？彼婦之口，抑何其虐也！」

閻羅薨

巡撫某公父，先為南服總督，殂謝已久。公一夜夢父來，顏色慘慄，告曰：「我生平無多孽愆，祇有鎮師一旅，不應調而誤調之，途逢海寇，全軍盡覆；今訟於閻君，刑獄酷毒，實可畏凜。閻羅非他，明日有經歷解糧至，魏姓者是也。當代哀之，勿忘！」醒而異之，意未深信。既寐，又夢父讓之曰：「父罹厄難，尚弗鏤心，猶妖夢置之耶？」公大異之。明日，留心審閱，果有魏經歷，轉運初至，即刻傳人，使兩人捺坐，而後起拜，如朝參禮。拜已，長跽漣洏而告以故。魏不自任，公伏地不起。魏乃云：「然，其有之。但陰曹之法，非若陽世悻悻，可以上下其手，即

恐不能為力。」公哀之益切。魏不得已，諾之。公又求其速理。魏籌迴慮無靜所。公請為冀除賓廨，許之。公乃起。又求一往窺聽，魏不可。強之再四，囑曰：「去即勿聲。且冥刑雖慘，與世不同，暫置若死，其實非死。如有所見，無庸駭怪。」至夜，潛伏廨側，見階下囚人，斷頭折臂者，紛雜無數。墀中置火鐺油鑊，數人熾薪其下。俄見魏冠帶出，升座，氣象威猛，迴與曩殊。群鬼一時都伏，齊鳴冤苦。魏曰：「汝等命戕於寇，冤自有主，何得妄告官長？」眾鬼譁言曰：「例不應調，乃被妄檄前來，遂遭凶害，誰貽之冤？」魏又曲為解脫，眾鬼嗥冤，其聲訥動。魏乃喚鬼役：「可將某官赴油鼎，略入一爍，於

理亦當。」察其意，似欲借此以洩眾忿。即有牛首阿旁，執公父至，即以利叉刺入油鼎。公見之，中心慘怛，痛不可忍，不覺失聲一號，庭中寂然，萬形俱滅矣。公歎吒而歸。及明，視魏，則已死於廨中。松江張禹定言之。以非佳名，故諱其人。

顛道人

顛道人，不知姓名，寓蒙山寺。歌哭不常，人莫之測，或見其煮石為飯者。會重陽，有邑貴載酒登臨，輿蓋而往，宴畢過寺，甫及門，則道人赤足著破衲，自張黃蓋，作警蹕聲而出，意近玩弄。邑貴乃慚怒，揮僕輩逐罵之。道人笑而卻走。逐急棄蓋；共毀

裂之，片片化為鷹隼，四散群飛。眾始駭，蓋柄轉成巨鱗，赤鱗耀目。眾譁欲奔，有同游者止之曰：「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，烏能噬人！」遂操刃直前。鱗張吻怒逆，吞客嚙之。眾駭，擁貴人急奔，息於三里之外。使數人逡巡往探，漸入寺，則人鱗俱無。方將返報，聞老槐內喘急如驢，駭甚。初不敢前；潛蹤移近之，見樹朽中空，有竅如盤。試一攀窺，則鬥鱗者倒植其中，而孔大僅容兩手，無術可以出之。急以刀劈樹，比樹開而人已死。踰時少蘇，舁歸。道人不知所之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張蓋游山，厭氣浹於骨髓。仙人游戲三昧，一何可笑！予鄉殷生文屏，畢司農之妹夫

也，為人玩世不恭。章丘有周生者，以寒賤起家，出必駕肩而行。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。值太夫人壽，殷料其必來，先候於道，著豬皮靴，公服持手本。俟周輿至，鞠躬道左，唱曰：「淄川生員，接章丘生員！」周慚，下輿；略致數語而別。少間，同聚於司農之堂，冠裳滿座，視其服色，無不竊笑；殷傲睨自若。既而筵終出門，各命輿馬。殷亦大聲呼：「殷老爺獨龍車何在？」有二健僕，橫扁杖於前，騰身跨之。致聲拜謝，飛馳而去。殷亦仙人之亞也。」

胡四娘

程孝思，劍南人。少惠能文。父母俱早喪，家赤

貧，無衣食業，求傭為胡銀臺司筆札。胡公試使文，大悅之，曰：「此不長貧，可妻也。」銀臺有三子四女，皆裸中論親於大家；止有少女四娘，孽出，母早亡，笄年未字，遂贅程。或非笑之，以為昏髦之亂命，而公弗之顧也。除館館生，供備豐隆。群公子鄙不與同食，僕婢咸揶揄焉。生默默不較短長，研讀甚苦。眾從旁厭譏之，程讀弗輟；群又以鳴鈺鏗聒其側，程攜卷去，讀於閨中。初，四娘之未字也，有神巫知人貴賤，遍觀之，都無諛詞；惟四娘至，乃曰：「此真貴人也！」及贅程，諸姊妹皆呼之「貴人」以嘲笑之；而四娘端重寡言，若罔聞之。漸至婢媼，亦率相呼。四娘有婢名桂兒，意頗不平，大言曰：「何

知吾家郎君，便不作貴官耶？」二姊聞而嗤之曰：「程郎如作貴官，當挾我眸子去！」桂兒怒而言曰：「到爾時，恐不捨得眸子也！」二姊婢春香曰：「二娘食言，我以兩睛代之。」桂兒益恚，擊掌為誓曰：「管教兩丁盲也！」二姊忿其語侵，立批之。桂兒號譁。夫人聞知，即亦無所可否，但微哂焉。桂兒譟訴四娘；四娘方績，不怒亦不言，績自若。會公初度，諸婿皆至，壽儀充庭。大婦嘲四娘曰：「汝家祝儀何物？」二婦曰：「兩肩荷一口！」四娘坦然，殊無慚作。人見其事事類癡，愈益狎之。獨有公愛妾李氏，三姊所自出也，恆禮重四娘，往往相顧恤。每謂三娘曰：「四娘內慧外樸，聰明渾而不露，諸婢子皆在其

包羅中而不自知。況程郎晝夜攻苦，夫豈久為人下者？汝勿效尤，宜善之，他日好相見也。」故三娘每歸寧，輒加意相懽。是年，程以公力得人邑庠。明年，學使科試士，而公適薨，程縗哀如子，未得與試。既離苦塊，四娘贈以金，使趨入「遺才」籍。囑曰：「曩久居，所不被呵逐者，徒以有老父在；今萬分不可矣！倘能吐氣，庶回時尚有家耳。」臨別，李氏、三娘賂遺優厚。程入闈，砥志研思，以求必售。無何，放榜，竟被黜。願乖氣結，難於旋里，幸囊資小泰，攜卷入都。時妻黨多任京秩，恐見諂訕，乃易舊名，詭託里居，求潛身於大人之門。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，收諸幕中，資以膏火，為之納貢，使應順天

舉；連戰皆捷，授庶吉士。自乃實言其故。李公假千金，先使紀綱赴劍南，為之治第。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，貨其沃墅，因購焉。既成，然後貸輿馬往迎四娘。先是，程擢第後，有郵報者，舉宅皆惡聞之；又審其名字不符，叱去之。適二郎完婚，戚眷登堂為饌，姊妹諸姑咸在，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，忽一人馳入，呈程寄四娘函信；兄弟發視，相顧失色。筵中諸眷客始請見四娘。姊妹惴惴，惟恐四娘啣恨不至。無何，翩然竟來。申賀者，捉坐者，寒暄者，喧雜滿屋。耳有聽，聽四娘；目有視，視四娘；口有道，道四娘也；而四娘凝重如故。眾見其靡所短長，稍就安帖，於是爭把瓊酌四娘。方宴笑間，門外啼號甚急。

群致怪問。俄見春香奔入，面血沾染。共詰之，哭不能對。二娘訶之，始泣曰：「桂兒逼索眼睛，非解脫，幾挾去矣！」二娘大慚，汗粉交下。四娘漠然；合坐寂無一語，各始告別。四娘盛妝，獨拜李夫人及三姊，出門登車而去。眾始知買墅者即程也。四娘初至墅，什物多闕。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，四娘一無所受；惟李夫人贈一婢，受之。居無何，程假歸展墓，車馬扈從如雲。詣岳家，禮公柩，次參李夫人。諸郎衣冠既竟，已升輿矣。胡公歿，群公子日競貲財，柩弗顧。數年，靈寢漏敗，漸將以華屋作山丘矣。程睹之悲，竟不謀於諸郎，刻期營葬，事事盡禮。殯日，冠蓋相屬，里中咸嘉歎焉。程十餘年歷秩

清顯，凡遇鄉黨厄急，罔不極力。二郎適以人命被逮，直指巡方者，為程同譜，風規甚烈。大郎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，殊無裁答，益懼。欲往求妹，而自覺無顏，乃持李夫人手書往。至都，不敢遽進。覷程入朝，而後詣之。冀四娘念手足之義，而忘睚眦之嫌。閨人既通，即有舊媪出，導入廳事，具酒饌，亦頗草草。食畢，四娘出，顏溫霽，問：「大哥人事大忙，萬里何暇枉顧？」大郎五體投地，泣述所來。四娘扶而笑曰：「大哥好男子，此何大事，直復爾爾？妹子一女流，幾曾見嗚嗚向人？」大郎乃出李夫人書。四娘曰：「諸兄家娘子，都是天人，各求父兄，即可了矣，何至奔波到此？」大郎無詞，但顧哀之。四娘作

色曰：「我以為跋涉來省妹子，乃以大訟求貴人耶！」拂袖逕入。大郎慚憤而出。歸家詳述，大小無不詬詈；李夫人亦謂其忍。逾數日，二郎釋放寧家，眾大喜，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。俄而四娘遣价候李夫人。喚人，僕陳金幣，言：「夫人為二舅事，遣發甚急，未遑字覆。聊寄微儀，以代函信。」眾始知二郎之歸，乃程力也。後三娘家漸貧，程施報逾於常格。又以李夫人無子，迎養若母焉。

僧術

黃生，故家子，才情頗贍，夙志高騫。村外蘭若，有居僧某，素與分深。既而僧雲遊，去十餘年復

歸。見黃，歎曰：「謂君騰達已久，今尚白紵耶？想福命固薄耳。請為君賄冥中主者。能置十千否？」答言：「不能。」僧曰：「請勉辦其半，餘當代假之。三日為約。」黃諾之。竭力典質如數。三日，僧果以五千來付黃。黃家舊有汲水井，深不竭，云通河海。僧命束置井邊，戒曰：「約我到寺，即推墮井中。候半炊時，有一錢泛起，當拜之。」乃去。黃不解何術，轉念效否未定，而十千可惜。乃匿其九，而以一十投之。少間，巨泡突起，鏗然而破，即有一錢浮出，大如車輪。黃大駭。既拜，又取四千投焉。落下，擊觸有聲，為大錢所隔，不得沉。日暮，僧至，譙讓之曰：「胡不盡投？」黃云：「已盡投矣。」僧

曰：「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，何乃妄言？」黃實告之。僧歎曰：「鄙吝者必非大器。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；不然，甲科立致矣。」黃大悔，求再襁之，僧固辭而去。黃視井中錢猶浮，以綆釣上，大錢乃沉。是歲，黃以副榜准貢，卒如僧言。

異史氏曰：「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？十千而得一第，直亦廉矣。然一千准貢，猶昂貴耳。明經不第，何值一錢！」

祿數

某顯者多為不道；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，殊不聽

信。適有方士，能知人祿數，詣之。方士熟視曰：「君再食米二十石、麵四十石，天祿乃終。」歸語夫人。計一人終年僅食麵二石，尚有二十餘年天祿，豈不善所能絕耶？橫如故。逾年，忽病「除中」，食甚多而旋飢，一晝夜十餘餐。未及周歲，死矣。

柳生

周生，順天宦裔也。與柳生善。柳得異人之傳，精袁許之術。嘗謂周曰：「子功名無分；萬鍾之貲，尚可以人謀。然尊閹薄相，恐不能佐君成業。」未幾，婦果亡。家室蕭條，不可聊賴。因詣柳，將以卜姻。入客舍，坐良久，柳歸內不出。呼之再三，始

出，曰：「我日為君物色佳偶，今始得之。適在內作小術，求月老繫赤繩耳。」周喜問之。答曰：「甫有一人攜囊出，遇之否？」曰：「遇之。襤褸若丐。」曰：「此君岳翁，宜敬禮之。」周曰：「緣相交好，遂謀隱密，何相戲之甚也！僕即式微，猶是世裔，何至下昏於市儈？」柳曰：「不然。犁牛尚有子，何害？」周問：「曾見其女耶？」答曰：「未也。我素與無舊，姓名亦問訊知之。」周笑曰：「尚未知犁牛，何知其子？」柳曰：「我以數信之。其人兇而賤，然當生厚福之女。但強合之必有大厄，容復襪之。」周既歸，未肯以其言為信，諸方覓之，迄無一成。一日，柳生忽至，曰：「有一客，我已代折簡

矣。」問：「為誰？」曰：「且勿問，宜速作黍。」周不喻其故，如命治具。俄客至，蓋傅姓營卒也。心內不合，陽浮道與之；而柳生承應甚恭。少間，酒肴既陳，雜惡草具進。柳起告客：「公子嚮慕已久，每託某代訪，曩夕始得晤。又聞不日遠征，立刻相邀，可謂倉卒主人矣。」飲間，傅憂馬病，不可騎。柳亦俛首為之籌思。既而客去，柳讓周曰：「千金不能買此友，何乃視之漠漠？」借馬騎歸，因假周命，登門持贈傅。周既知，稍稍不快，已無如何。過歲，將如江西，投臬司幕。詣柳問卜。柳言：「大吉！」周笑曰：「我意無他，但薄有所獵，當購佳婦，幾幸前言之不驗也，能否？」柳云：「並如君願。」及至江

西，值大寇叛亂，三年不得歸。後稍平，選日遵路，中途為土寇所掠，同難七八人，皆劫其金貲，釋令去；惟周被擄至巢。盜首詰其家世，因曰：「我有息女，欲奉箕帚，當即無辭。」周不答，盜怒，立命梟斬。周懼，思不如暫從其請，因從容而棄之。遂告曰：「小生所以踟躕者，以文弱不能從戎，恐益為丈人累耳。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，恩莫厚焉。」盜曰：「我方憂女子累人，此何不可從也。」引入內，妝女出見，年可十八九，蓋天人也。當夕合卺，深過所望。細審姓氏，乃知其父，即當年荷囊人也。因述柳言，為之感歎。過三四日，將送之行，忽大軍掩至，全家皆就執縛。有將官三員監視，已將婦翁斬訖，尋

次及周。周自分已無生理，一員審視曰：「此非周某耶？」蓋傅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。謂僚曰：「此吾鄉世家名士，安得為賊。」解其縛，問所從來。周詭曰：「適從江臬娶婦而歸，不意途陷盜窟，幸蒙拯救，德戴二天！但室人離散，求借洪威，更賜瓦全。」傅命列諸俘，令其自認，得之。餉以酒食，助以資斧，曰：「曩受解驂之惠，旦夕不忘。但搶攘間不遑修禮，請以馬二匹、金五十兩，助君北旋。」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。途中，女告周曰：「癡父不聽忠告，母氏死之。知有今日久矣；所以偷生旦暮者，以少時曾為相者所許，冀他日能收親骨耳。某所窖藏巨金，可以發贖父骨；餘者攜歸，尚足謀生產。」囑騎

者候於路，兩人至舊處，廬舍已燼，於灰火中，取佩刀掘尺許，果得金；盡裝入橐，乃返。以白金賂騎者，使瘞翁尸；又引拜母冢，始行。至直隸界，厚賜騎者而去。周久不歸，家人謂其已死，恣意侵冒，粟帛器具，蕩無存者。及聞主人歸，大懼，鬩然盡逃；祇有一嫗，一婢，一老奴在焉。周以出死得生，不復追問。及訪柳，則不知所適矣。女持家逾於男子，擇醇篤者授以貲本，而均其息。每諸商會計於簷下，女垂簾聽之；盤中誤下一珠，輒指其訛。內外無敢欺。數年，夥商盈百，家數十巨萬矣。乃遣人移親骨，厚葬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月老可以賄囑，無怪媒妁之同於牙

僧矣。乃盜也有是女耶？培塿無松柏，此鄙人之論耳。婦人女子猶失之，況以相天下士哉！」

冤獄

朱生，陽穀人。少年佻達，喜詼謔。因喪偶，往求媒媪。遇其鄰人之妻，睨之美。戲謂媪曰：「適睹尊鄰，雅少麗，若為我求凰，渠可也。」媪亦戲曰：「請殺其男子，我為若圖之。」朱笑曰：「諾。」更月餘，鄰人出討負，被殺於野。邑令拘鄰保，血膚取實，究無端緒；惟媒媪述相謔之詞，以此疑朱。捕至，百口不承。令又疑鄰婦與私，撈掠之，五毒參至，婦不能堪，誣伏。又訊朱。朱曰：「細嫩不任苦

刑，所言皆妄。既是冤死，而又加以不節之名，縱鬼神無知，予心何忍乎？我實供之可矣：欲殺夫而娶其婦，皆我之為，婦實不知之也。」問：「何憑？」答言：「血衣可證。」及使人搜諸其家，竟不可得。又掠之，死而復蘇者再。朱乃云：「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，待自取之。」因押歸告母曰：「予我衣，死也；即不予，亦死也：均之死，故遲也不如其速也。」母泣，入室移時，取衣出，付之。令審其跡確，擬斬。再駁再審，無異詞。經年餘，決有日矣。令方慮囚，忽一人直上公堂，努目視令而大罵曰：「如此憤憤，何足臨民！」隸役數十輩，將共執之。其人振臂一揮，頽然並仆。令懼，欲逃，其人大言曰：「我關

帝前周將軍也！昏官若動，即便誅卻！」令戰懼悚聽。其人曰：「殺人者乃宮標也，於朱某何與？」言已，倒地，氣若絕。少頃而醒，面無人色。及問其人，則宮標也。擄之，盡服其罪。蓋宮素不逞，知其討負而歸，意腰橐必富，及殺之，竟無所得。聞朱誣服，竊自幸。是日身入公門，殊不自知。令問朱血衣所自來，朱亦不知之。喚其母鞠之，則割臂所染；驗其左臂，刀痕猶未平也。令亦愕然。後以此被參揭免官，罰贖羈留而死。年餘，鄰母欲嫁其婦；婦感朱義，遂嫁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訟獄乃居官之首務，培陰鷲，滅天理，皆在於此，不可不慎也。躁急污暴，固乖天和；

淹滯因循，亦傷民命。一人興訟，則數農違時；一案既成，則十家蕩產：豈故之細哉！余嘗謂為官者，不濫受詞訟，即是盛德。且非重大之情，不必羈候；若無疑難之事，何用徘徊？即或鄉里愚民，山村豪氣，偶因鵝鴨之爭，致起雀角之忿，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，以為平定而已，無用全人，祇須兩造，笞杖立加，葛藤悉斷。所謂神明之宰非耶？每見今之聽訟者矣：一票既出，若故忘之。攝牒者人手未盈，不令消見官之票；承刑者潤筆不飽，不肯懸聽審之牌。矇蔽因循，動經歲月，不及登長吏之庭，而皮骨已將盡矣！而儼然而民上也者，偃息在床，漠若無事。寧知水火獄中，有無數冤魂，伸頸延息，以望拔救耶！然

在奸民之凶頑，固無足惜；而在良民株累，亦復何堪？況且無辜之干連，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；而良民之受害，且更倍於奸民。何以故？奸民難虐，而良民易欺也。皂隸之所毆罵，胥徒之所需索，皆相良者而施之暴。自入公門，如蹈湯火。早結一日之案，則早安一日之生，有何大事，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，似恐谿壑之不遽飽，而故假之以歲時也者！雖非酷暴，而其實厥罪維均矣。嘗見一詞之中，其急要不可少者，不過三數人；其餘皆無辜之赤子，妄被羅織者也。或平昔以睚眦開嫌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，故興訟者以其全力謀正案，而以其餘毒復小仇。帶一名於紙尾，遂成附骨之疽；受萬罪於公門，竟屬切膚之痛。人跪亦

跪，狀若烏集；人出亦出，還同猱繫。而究之官問不及，吏詰不至，其實一無所用，祇足以破產傾家，飽蠹役之貪囊，鬻子典妻，洩小人之私憤而已。深願為官者，每投到時，略一審詰：當逐逐之，不當逐芟之。不過一濡毫、一動腕之間耳，便保全多少身家，培養多少元氣。從政者曾一念及於此，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！」

鬼令

教諭展先生，灑脫有名士風。然酒狂，不持儀節。每醉歸，輒馳馬殿階。階上多古柏。一日，縱馬入，觸樹頭裂，自言：「子路怒我無禮，擊腦破矣！」

「中夜遂卒。邑中某乙者，負販其鄉，夜宿古剎。更靜人稀，忽見四五人攜酒入飲，展亦在焉。酒數行，或以字為令曰：「田字不透風，十字在當中；十字推上去，古字贏一鍾。」一人曰：「回字不透風，口字在當中；口字推上去，呂字贏一鍾。」一人曰：「囹字不透風，令字在當中；令字推上去，含字贏一鍾。」又一人曰：「困字不透風，木字在當中；木字推上去，杏字贏一鍾。」末至展，凝思不得。眾笑曰：「既不能令，須當受命。」飛一觥來。展云：「我得之矣：曰字不透風，一字在當中；……」眾又笑曰：「推作何物？」展吸盡曰：「一字推上去，一口一大鍾！」相與大笑，未幾出門去。某不知展死，竊疑其

罷官歸也。及歸問之，則展死已久，始悟所遇者鬼耳。

甄后

洛城劉仲堪，少鈍而淫於典籍，恆杜門攻苦，不與世通。一日，方讀，忽聞異香滿室；少間，珮聲甚繁。驚顧之，有美人入，簪珥光采；從者皆宮妝。劉驚伏地下。美人扶之曰：「子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劉益惶恐曰：「何處天仙，未曾拜識。前此幾時有侮？」美人笑曰：「相別幾何，遂爾悻悻！危坐磨磚者，非子耶？」乃展錦薦，設瑤漿，捉坐對飲，與論古今事，博洽非常。劉茫茫不知所對。美人曰：「我止赴

瑤池一回宴耳；子歷幾生，聰明頓盡矣！」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。劉受飲訖，忽覺心神澄徹。既而曠黑，從者盡去，息燭解襦，曲盡歡好。未曙，諸姬已復集。美人起，妝容如故，鬢髮修整，不再理也。劉依依苦詰姓字。答曰：「告郎不妨，恐益君疑耳。妾，甄氏；君，公幹後身。當日以妾故罹罪，心實不忍，今日之會，亦聊以報情癡也。」問：「魏文安在？」曰：「丕，不過賊父之庸子耳。妾偶從游嬉富貴者數載，過即不復置念。彼曩以阿瞞故，久滯幽冥，今未聞知。反是陳思為帝典籍，時一見之。」旋見龍輿止於庭中，乃以玉脂合贈劉，作別登車，雲推而去。劉自是文思大進。然追念美人，凝思若癡，歷

數月，漸近羸殆。母不知其故，憂之。家一老嫗，忽謂劉曰：「郎君意頗有思否？」劉以言隱中情，告之。嫗曰：「郎試作尺一書，我能郵致之。」劉驚喜曰：「子有異術，向日昧於物色。果能之，不敢忘也。」乃折柬為函，付嫗便去。半夜而返曰：「幸不悞事。初至門，門者以我為妖，欲加縛繫。我遂出郎君書，乃將去。少頃喚人，夫人亦欷歔，自言不能復會。便欲裁答。我言：『郎君羸憊，非一字所能瘳。』」夫人沉思久，乃釋筆云：「煩先報劉郎，當即送一佳婦去。」瀕行，又囑：「適所言，乃百年計；但無泄，便可永久矣。」劉喜伺之。明日，果一老姥率女郎，詣母所，容色絕世。自言：「陳氏；女其所

出，名司香，願求作婦。」母愛之；議聘，更不索貲，坐待成禮而去。惟劉心知其異。陰問女：「係夫人何人？」答云：「妾銅雀故妓也。」劉疑為鬼。女曰：「非也。妾與夫人，俱隸仙籍，偶以罪過謫人間。夫人已復舊位；妾謫限未滿，夫人請之天曹，暫使給役，去留皆在夫人，故得長侍床簀耳。」一日，有瞽媪牽黃犬丐食其家，拍板俚歌。女出窺，立未定，犬斷索咋女，女駭走，羅衿斷。劉急以杖擊犬。犬猶怒，齧斷幅，頃刻碎如麻。瞽媪捉領毛，縛以去。劉人視女，驚顏未定。曰：「卿仙人，何乃畏犬？」女曰：「君自不知：犬乃老瞞所化，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。」劉欲買犬杖斃。女不可，曰：「上帝

所罰，何得擅誅？」居二年，見者皆驚其豔，而審所從來，殊恍惚，於是共疑為妖。母詰劉，劉亦微道其異。母大懼，戒使絕之。劉不聽。母陰覓術士來，作法於庭。方規地為壇，女慘然曰：「本期白首；今老母見疑，分義絕矣。要我去，亦復非難，但恐非禁咒所能遣耳！」乃束薪爇火，拋階下。瞬息煙蔽房屋，對面相失。有聲震如雷，既而煙滅，見術士七竅流血死矣。入室，女已渺。呼嫗問之，嫗亦不知所去。劉始告母：「嫗蓋狐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始於袁，終於曹，而後注意於公幹，仙人不應若是。然平心而論：奸瞞之篡子，何必有貞婦哉？犬睹故妓，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，固猶然

妒之耶？嗚呼！奸雄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已！」

宦娘

溫如春，秦之世家也。少癖嗜琴，雖逆旅未嘗暫舍。客晉，經由古寺，繫馬門外，暫憩止。人則有布衲道人，趺坐廊間，筇杖倚壁，花布囊琴。溫觸所好，因問：「亦善此也？」道人云：「顧不能工，願就善者學之耳。」遂脫囊授溫，視之，紋理佳妙，略一勾撥，清越異常。喜為撫一短曲，道人微笑，似未許可。溫乃竭盡所長。道人哂曰：「亦佳，亦佳！但未足為貧道師也。」溫以其言夸，轉請之。道人接置膝上，裁撥動，覺和風自來；又頃之，百鳥群集，庭

樹為滿。溫驚極，拜請受業。道人三復之，溫側耳傾心，稍稍會其節奏。道人試使彈，點正疏節，曰：「此塵間已無對矣。」溫由是精心刻畫，遂稱絕技。後歸程，離家數十里，日已暮，暴雨莫可投止。路傍有小村，趨之。不遑審擇，見一門，匆匆遽入。登其堂，闔無人。俄一女郎出，年十七八，貌類神仙。舉首見客，驚而走入。溫時未耦，繫情殊深。俄一老嫗出問客，溫道姓名，兼求寄宿。嫗言：「宿當不妨，但少床榻；不嫌屈體，便可藉蓐。」少旋，以燭來，展草鋪地，意良殷。問其姓氏，答云：「趙姓。」又問：「女郎何人？」曰：「此宦娘，老身之猶子也。」

溫曰：「不揣寒陋，欲求援繫，如何？」嫗顰蹙

曰：「此即不敢應命。」溫詰其故，但云難言，悵然遂罷。嫗既去，溫視藉草腐溼，不堪臥處，因危坐鼓琴，以消永夜。雨既歇，冒夜遂歸。邑有林下部郎葛公，喜文士，溫偶詣之，受命彈琴。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，忽風動簾開，見一及笄人，麗絕一世。蓋公有一女，小字良工，善詞賦，有豔名。溫心動，歸與母言，媒通之，而葛以溫勢式微，不許。然女自聞琴以後，心竊傾慕，每冀再聆雅奏；而溫以姻事不諧，志乖意沮，絕跡於葛氏之門矣。一日，女於園中，拾得舊箋一折，上書惜餘春詞云：「因恨成癡，轉思作想，日日為情顛倒。海棠帶醉，楊柳傷春，同是一般懷抱。甚得新愁舊愁，剗盡還生，便如青草。自別

離，只在奈何天裏，度將昏曉。今日箇蹙損春山，望穿秋水，道棄已拚棄了！芳衾妒夢，玉漏驚魂，要睡何能睡好？漫說長宵似年；儂視一年，比更猶少：過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！」女吟詠數四，心悅好之。懷歸，出錦箋，莊書一通，置案間；踰時索之不可得，竊意為風飄去。適葛經閨門過，拾之；謂良工作，惡其詞蕩，火之而未忍言，欲急醮之。臨邑劉方伯之公子，適來問名，心善之，而猶欲一睹其人。公子盛服而至，儀容秀美。葛大悅，款延優渥。既而告別，坐下遺女舄一鉤。心頓惡其儂薄，因呼媒而告以故。公子亟辯其誣；葛弗聽，卒絕之。先是，葛有綠菊種，吝不傳，良工以植閨中。溫庭菊忽有一二株

化為綠，同人聞之，輒造廬觀賞；溫亦寶之。凌晨趨視，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，反覆披讀，不知其所自至。以「春」為己名，益惑之，即案頭細加丹黃，評語褻嫚。適葛聞溫菊變綠，訝之，躬詣其齋，見詞便取展讀。溫以其評褻，奪而授莎之。葛僅讀一兩句，蓋即閨門所拾者也。大疑，並綠菊之種，亦猜良工所贈。歸告夫人，使逼詰良工。良工涕欲死；而事無驗見，莫有取實。夫人恐其跡益彰，計不如以女歸溫。葛然之，遙致溫。溫喜極。是日招客為綠菊之宴，焚香彈琴，良夜方罷。既歸寢，齋童聞琴自作聲，初以為僚僕之戲也；既知其非人，始白溫。溫自詣之，果不妄。其聲梗澀，似將效己而未能者。熱火暴人，杳

無所見。溫攜琴去，則終夜寂然。因意為狐，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，遂每夕為奏一曲，而設絃任操若師，夜夜潛伏聽之。至六七夜，居然成曲，雅足聽聞。溫既親迎，各述曩詞，始知締好之由，而終不知所由來。良工聞琴鳴之異，往聽之，曰：「此非狐也，調悽楚，有鬼聲。」溫未深信。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，可鑑魑魅。翊日，遣人取至，伺琴聲既作，握鏡遽入；火之，果有女子在，倉皇室隅，莫能復隱。細審之，趙氏之宦娘也。大駭，窮詰之。泫然曰：「代作蹇修，不為無德，何相逼之甚也？」溫請去鏡，約勿避；諾之。乃囊鏡。女遙坐曰：「妾太守之女，死百年矣。少喜琴箏；箏已頗能諳之，獨此技未有嫡傳，

重泉猶以為憾。惠顧時，得聆雅奏，傾心向往；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裳衣，陰為君媾合佳偶，以報眷顧之情。劉公子之女烏，惜餘春之俚詞，皆妾為之也。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。」夫妻咸拜謝之。宦娘曰：「君之業，妾思過半矣；但未盡其神理。請為妾再鼓之。」溫如其請，又曲陳其法。宦娘大悅曰：「妾已盡得之矣！」乃起辭欲去。良工故善箏，聞其所長，願一披聆。宦娘不辭，其調其譜，並非塵世所能。良工擊節，轉請受業。女命筆為繪譜十八章，又起告別。夫妻挽之良苦，宦娘悽然曰：「君琴瑟之好，自相知音；薄命人烏有此福。如有緣，再世可相聚耳。」因以一卷授溫曰：「此妾小像。如不忘媒妁，當懸之臥

室，快意時，焚香一炷，對鼓一曲，則兒身受之矣。
「出門遂沒。」

阿繡

海州劉子固，十五歲時，至蓋省其舅。見雜貨肆中一女子，姣麗無雙，心愛好之。潛至其肆，託言買扇。女子便呼父。父出，劉意沮，故折閱之而退。遙睹其父他往，又詣之。女將覓父。劉止之曰：「無須，但言其價，我不靳直耳。」女如言，故昂之。劉不忍爭，脫貫竟去。明日復往，又如之。行數武，女追呼曰：「返來！適偽言耳，價奢過當。」因以半價返之。劉益感其誠，蹈隙輒往，由是日熟。女問：「

郎居何所？」以實對。轉詰之，自言：「姚氏。」臨行，所市物，女以紙代裏完好，已而以舌舐黏之。劉懷歸不敢復動，恐亂其舌痕也。積半月，為僕所窺，陰與舅力要之歸。意惓惓不自得。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，密置一篋，無人時，輒闔戶自檢一過，觸類凝思。次年，復至蓋，裝甫解，即趨女所；至則肆宇闔焉，失望而返。猶意偶出未返，蚤又詣之，闔如故。問諸鄰，始知姚原廣寧人，以貿易無重息，故暫歸去；又不審何時可復來。神志乖喪。居數日，怏怏而歸。母為議婚，屢梗之，母怪且怒。僕私以曩事告母，母益防閑之，蓋之途由是絕。劉忽忽遂減眠食。母憂思無計，念不如從其志。於是刻日辦裝，使如

蓋，轉寄語舅，媒合之。舅即承命詣姚。踰時而返，謂劉曰：「事不諧矣！阿繡已字廣寧人。」劉低頭喪氣，心灰絕望。既歸，捧篋啜泣，而徘徊顧念，冀天下有似之者。適媒來，豔稱復州黃氏女。劉恐不確，命駕至復。入西門，見北向一家，兩扉半開，內一女郎，怪似阿繡。再屬目之，且行且盼而入，真是無訛。劉大動，因僦其東鄰居，細詰知為李氏。反復凝念：天下寧有如此相似者耶？居數日，莫可夤緣，惟日眈眈伺候其門，以冀女或復出。一日，日方西，女果出。忽見劉，即返身走，以手指其後；又復掌及額，乃入。劉喜極，但不能解。凝思移時，信步詣舍後，見荒園寥廓，西有短垣，略可及肩。豁然頓悟，

遂蹲伏露草中。久之，有人自牆上露其首，小語曰：「來乎？」劉諾而起。細視，真阿繡也。因大恫，涕墮如綆。女隔堵探身，以巾拭其淚，深慰之。劉曰：「百計不遂，自謂今生已矣，何期復有今夕？顧卿何以至此？」曰：「李氏，妾表叔也。」劉請踰垣。女曰：「君先歸，遣從人他宿，妾當自至。」劉如言，坐伺之。少間，女悄然入，妝飾不甚炫麗，袍袴猶昔。劉挽坐，備道艱苦。因問：「卿已字，何未醮也？」女曰：「言妾受聘者妄也。家君以道里賒遠，不願附公子婚，此或託舅氏詭詞，以絕君望耳。」既就枕席，宛轉萬態，款接之歡，不可言喻。四更遽起，過牆而去。劉自是不復措意黃氏矣。旅居忘返，

經月不歸。

一夜，僕起飼馬，見室中燈猶明；窺之，見阿繡，大駭。顧不敢言主人，旦起，訪市肆，始返而詰劉曰：「夜與還往者，何人也？」劉初諱之。僕曰：「此第岑寂，狐鬼之藪，公子宜自愛。彼姚家女郎，何為而至此？」劉始腆然曰：「西鄰是其表叔，有何疑沮？」僕言：「我已訪之審：東鄰止一孤媪，西家一子尚幼，別無密戚。所遇當是鬼魅；不然，焉有數年之衣，尚未易者？且其面色過白，兩頰少瘦，笑處無微渦，不如阿繡美。」劉反覆思，乃大懼曰：「然且奈何？」僕謀伺其來，操兵人共擊之。至暮，女至，謂劉曰：「知君見疑，然妾亦無他，不過了夙分

耳。」言未已，僕排闥入。女呵之曰：「可棄兵！速具酒來，當與若主別。」僕便自投，若或奪焉。劉益恐，強設酒饌。女談笑如常，舉手向劉曰：「悉君心事，方將圖效綿薄，何竟伏戎？妾雖非阿繡，頗自謂不亞，君視之猶昔否耶？」劉毛髮俱豎，噤不語。女聽漏三下，把瓊一呷，起立曰：「我且去，待花燭後，再與新婦較優劣也。」轉身遂杳。劉信狐言，逕如蓋。怨舅之誑己也，不舍其家；寓近姚氏，託媒自通，啗以重賂。姚妻乃言：「小郎為覓婿廣寧，若翁以是故去，就否未可知。須旋日，方可計校。」劉聞之，徬徨無以自主，惟堅守以伺其歸。踰十餘日，忽聞兵警，猶疑訛傳；久之，信益急，乃趣裝行。中途

遇亂，主僕相失，為偵者所掠。以劉文弱，疏其防，盜馬亡去。至海州界，見一女子，蓬垢耳，出履蹉跌，不可堪。劉馳過之。女遽呼曰：「馬上人非劉郎乎？」劉停鞭審顧，則阿繡也。心仍訝其為狐，曰：「汝真阿繡耶？」女問：「何為出此言？」劉述所遇。女曰：「妾真阿繡也。父攜妾自廣寧歸，遇兵被俘，授馬屢墮。忽一女子，握腕趣遁，荒竄軍中，亦無詰者。女子健步若飛隼，苦不能從，百步而屢屢褪焉。久之，聞號嘶漸遠，乃釋手曰：『別矣！前皆坦途，可緩行，愛汝者將至，宜與同歸。』」劉知其狐，感之。因述其留蓋之故。女言其叔為擇婿於方氏，未委禽而亂適作。劉始知舅言非妄。攜女馬上，

疊騎歸。入門則老母無恙，大喜。繫馬入，具道所以。母亦喜，為之盥濯，竟妝，容光煥發。母撫掌曰：「無怪癡兒魂夢不置也！」遂設裊褥，使從己宿。又遣人赴蓋，寓書於姚。不數日，姚夫婦俱至，卜吉成禮乃去。劉出藏篋，封識儼然。有粉一函，啟之，化為赤土。劉異之。女掩口曰：「數年之盜，今始發覺矣。爾日見郎任妾包裹，更不及審真偽，故以此相戲耳。」方嬉笑間，一人牽簾入曰：「快意如此，當謝蹇修否？」劉視之，又一阿繡也。急呼母。母及家人悉集，無有能辨識者。劉回眸亦迷；注目移時，始揖而謝之。女子索鏡自照，赧然趨出，尋之已杳。夫婦感其義，為位於室而祀之。一夕，劉醉歸，

室暗無人，方自挑燈，而阿繡至。劉挽問：「何之？」笑曰：「醉臭熏人，使人不耐！如此盤詰，誰作桑中逃耶？」劉笑捧其頰。女曰：「郎視妾與狐姊孰勝？」劉曰：「卿過之，然皮相者不辨也。」已而合扉相狎。俄有叩門者，女起笑曰：「君亦皮相者也。」劉不解。趨啟門，則阿繡入，大愕。始悟適與語者狐也。暗中又聞笑聲。夫妻望空而禱，祈求現像。狐曰：「我不願見阿繡。」問：「何不另化一貌？」曰：「我不能。」問：「何故不能？」曰：「阿繡，吾妹也，前世不幸夭殂。生時，與余從母至天宮，見西王母，心竊愛慕，歸則刻意效之。妹子較我慧，一月神似；我學三月而後成，然終不及妹。今已隔世，

自謂過之，不意猶昔耳。我感汝兩人誠意，故時復一至，今去矣。」遂不復言。自此三五日輒一來，一切疑難悉決之。值阿繡歸寧，來常數日不去，家人皆懼避之。每有亡失，則華妝端坐，插玳瑁簪長數寸，朝家人而莊語之：「所竊物，夜當送至某所；不然，頭痛大作，悔無及！」天明，果於某所獲之。三年後，絕不復來。偶失金帛，阿繡效其裝，嚇家人，亦屢效焉。

楊疤眼

一獵人，夜伏山中，見一小人，長二尺已來，踽踽行澗底。少間，又一人來，高亦如之。適相值，交

問何之。前者曰：「我將往望楊疤眼。前見其氣色晦黯，多懼不吉。」後人曰：「我亦為此，汝言不謬。」獵者知其非人，厲聲大叱，二人並無有矣。夜獲一狐，左目上有癍痕，大如錢。

小翠

王太常，越人。總角時，晝臥榻上。忽陰晦，雷霆暴作。一物大於貓，來伏身下，展轉不離。移時晴霽，物即逕出。視之，非貓，始怖，隔房呼兄。兄聞喜曰：「弟必大貴，此狐來避雷霆劫也。」後果少年登進士，以縣令人為侍御。生一子名元豐，絕癡，十六歲不能知牝牡，因而鄉黨無與為婚。王憂之。適有

婦人率少女登門，自請為婦。視其女，嫣然展笑，真仙品也。喜問姓名。自言：「虞氏。女小翠，年二八矣。」與議聘金。曰：「是從我糠覈不得飽，一旦置身廣廈，役婢僕，厭膏粱，彼意適，我願慰矣，豈賣菜也而索直乎！」夫人大悅，優厚之。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，囑曰：「此爾翁姑，奉侍宜謹。我大忙，且去，三數日當復來。」王命僕馬送之，婦言：「里巷不遠，無煩多事。」遂出門去。小翠殊不悲戀，便即奩中翻取花樣。夫人亦愛樂之。數日，婦不至。以居里問女，女亦愀然不能言其道路。遂治別院，使夫婦成禮。諸戚聞拾得貧家兒作新婦，共笑姍之；見女皆驚，群議始息。女又甚慧，能窺翁姑喜怒。王公夫

婦，寵惜過於常情，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；而女殊歡笑，不為嫌。第善謔，刺布作圓，蹋蹴為笑。著小皮靴，蹴去數十步，給公子奔拾之；公子及婢恆流汗相屬。

一日，王偶過，圓然來，直中面目。女與婢俱斂跡去，公子猶踴躍奔逐之。王怒，投之以石，始伏而啼。王以告夫人；夫人往責女，女俛首微笑，以手扞床。既退，憨跳如故，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。夫人見之，怒甚，呼女詬罵。女倚几弄帶，不懼，亦不言。夫人無奈之，因杖其子。元豐大號，女始色變，屈膝乞宥。夫人怒頓解，釋杖去。女笑拉公子入室，代撲衣上塵，拭眼淚，摩挲杖痕，餌以棗栗。公子乃

收涕以忻。女闔庭戶，復裝公子作霸王，作沙漠人；己乃豔服，束細腰，婆娑作帳下舞；或髻插雉尾，撥琵琶，丁丁縷縷然，喧笑一室，日以為常。王公以子癡，不忍過責婦；即微聞焉，亦若置之。同巷有王給諫者，相隔十餘戶，然素不相能；時值三年大計吏，忌公握河南道篆，思中傷之。公知其謀，憂慮無所為計。一夕，早寢，女冠帶，飾豕宰狀，翦素絲作濃髭，又以青衣飾兩婢為虞候，竊跨廐馬而出，戲云：「將謁王先生。」馳至給諫之門，即又鞭撻從人，大言曰：「我謁侍御王，寧謁給諫王耶！」回轡而歸。比至家門，門者誤以為真，奔白王公。公急起承迎，方知為子婦之戲。怒甚，謂夫人曰：「人方蹈我之

瑕，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，余禍不遠矣！」夫人怒，奔女室，詬讓之。女惟憨笑，並不一置詞。撻之，不忍；出之，則無家：夫妻懊怨，終夜不寢。時豕宰某公赫甚，其儀采服從，與女偽裝無少殊別，王給諫亦誤為真。屢偵公門，中夜而客未出，疑豕宰與公有陰謀。次日早朝，見而問曰：「夜相公至君家耶？」公疑其相譏，慙顏唯唯，不甚響答。給諫愈疑，謀遂寢，由此益交懽公。公探知其情，竊喜，而陰囑夫人，勸女改行；女笑應之。逾歲，首相免，適有以私函致公者，誤投給諫。給諫大喜，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，公拒之。給諫自詣公所。公覓巾袍，並不可得；給諫伺候久，怒公慢，憤將行。忽見公子袞衣

旒冕，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。大駭；已而笑撫之，脫其服冕而去。公急出，則客去遠。聞其故，驚顏如土，大哭曰：「此禍水也！指日赤吾族矣！」與夫人操杖往。女已知之，闔扉任其詬厲。公怒，斧其門。女在內含笑而告之曰：「翁無煩怒！有新婦在，刀鋸斧鉞，婦自受之，必不令貽害雙親。翁若此，是欲殺婦以滅口耶？」公乃止。給諫歸，果抗疏揭王不軌，袞冕作據。上驚驗之，其旒冕乃梁黠心所製，袍則敗布黃袱也。上怒其誣。又召元豐至，見其憨狀可掬，笑曰：「此可以作天子耶？」乃下之法司。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，法司嚴詰臧獲，並言無他，惟顛婦癡兒，日事戲笑；鄰里亦無異詞。案乃定，以給諫充雲

南軍。王由是奇女。又以母久不至，意其非人。使夫人探詰之，女但笑不言。再復窮問，則掩口曰：「兒玉皇女，母不知耶？」無何，公擢京卿。五十餘，每患無孫。女居三年，夜夜與公子異寢，似未嘗有所私。夫人舁榻去，囑公子與婦同寢。過數日，公子告母曰：「借榻去，悍不還！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，喘氣不得；又慣掐人股裏。」婢媼無不粲然。夫人呵拍令去。

一日，女浴於室，公子見之，欲與偕；女笑止之，諭使姑待。既出，乃更瀉熱湯於甕，解其袍袴，與婢扶入之。公子覺蒸悶，大呼欲出。女不聽，以衾蒙之。少時，無聲，啟視，已絕。女坦笑不驚，曳置

床上，拭體幹潔，加複被焉。夫人聞之，哭而入，罵曰：「狂婢何殺吾兒！」女蹶然曰：「如此癡兒，不如勿有。」夫人益恚，以首觸女；婢輩爭曳勸之。方紛譟間，一婢告曰：「公子呻矣！」輟涕撫之，則氣息休休，而大汗浸淫，沾浹裊褥。食頃，汗已，忽開目四顧，遍視家人，似不相識，曰：「我今回憶往昔，都如夢寐，何也？」夫人以其言語不癡，大異之。攜參其父，屢試之，果不癡。大喜，如獲異寶。至晚，還榻故處，更設衾枕以覘之。公子入室，盡遣婢去。早窺之，則榻虛設。自此癡顛皆不復作，而琴瑟靜好，如形影焉。年餘，公為給諫之黨奏劾免官，小有罣誤。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，價累千金，將出

以賄當路。女愛而把玩之，失手墮碎，慙而自投。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，聞之，怒，交口呵罵。女奮而出，謂公子曰：「我在汝家，所保全者不止一瓶，何遂不少存面目？實與君言：我非人也。以母遭雷霆之劫，深受而翁庇翼；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，故以我來報曩恩、了夙願耳。身受唾罵，擢髮不足以數，所以不即行者，五年之愛未盈，今何可以暫止乎！」盛氣而出，追之已杳。公爽然自失，而悔無及矣。公子入室，睹其賸粉遺鈎，慟哭欲死；寢食不甘，日就羸悴。公大憂，急為膠續以解之，而公子不樂。惟求良工畫翠小像，日夜澆禱其下，幾二年。偶以故自他里歸，明月已皎，村外有公家亭園，騎馬牆外過，聞笑

語聲，停轡，使廋卒捉鞵，登鞍一望，則二女郎遊戲其中。雲月昏蒙，不甚可辨。但聞一翠衣者曰：「婢子當逐出門！」一紅衣者曰：「汝在吾家園亭，反逐阿誰？」翠衣人曰：「婢子不羞！不能作婦，被人驅遣，猶冒認物產也？」紅衣者曰：「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！」聽其音，酷類小翠，疾呼之。翠衣人去曰：「姑不與若爭，汝漢子來矣。」既而紅衣人來，果小翠。喜極。女令登垣，承接而下之，曰：「二年不見，骨瘦一把矣！」公子握手泣下，具道相思。女言：「妾亦知之，但無顏復見家人。今與大姊遊戲，又相邂逅，足知前因不可逃也。」請與同歸，不可；請止園中，許之。公子遣僕奔白夫人。夫人驚起，駕

肩輿而往，啟鑰入亭。女即趨下迎拜；夫人捉臂流涕，力白前過，幾不自容，曰：「若不少記榛梗，請偕歸，慰我遲暮。」女峻辭不可。夫人慮野亭荒寂，謀以多人服役。女曰：「我諸人悉不願見，惟前兩婢朝夕相從，不能無眷注耳，外惟一老僕應門，餘都無所復須。」夫人悉如其言。託公子養痾園中，日供食用而已。女每勸公子別婚，公子不從。後年餘，女眉目音聲，漸與曩異，出像質之，迥若兩人。大怪之。女曰：「視妾今日，何如疇昔美？」公子曰：「今日美則美，然較昔則似不如。」女曰：「意妾老矣！」公子曰：「二十餘歲，何得速老。」女笑而焚圖，救之已燼。一日，謂公子曰：「昔在家時，阿翁謂妾抵

死不作繭。今親老君孤，妾實不能產，恐誤君宗嗣。請娶婦於家，旦晚侍奉公姑，君往來於兩間，亦無所不便。」公子然之，納幣於鍾太史之家。吉期將近，女為新人製衣履，齊送母所。及新人入門，則言貌舉止，與小翠無毫髮之異，大奇之。往至園亭，則女亦不知所在。問婢，婢出紅巾曰：「娘子暫歸寧，留此貽公子。」展巾，則結玉玦一枚，心知其不返，遂攜婢俱歸。雖頃刻不忘小翠，幸而對新人如覩舊好焉。始悟鍾氏之姻，女預知之，故先化其貌，以慰他日之思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狐也，以無心之德，而猶思所報；而身受再造之福者，顧失聲於破甑，何其鄙哉！」

月缺重圓，從容而去，始知仙人之情，亦更深於流俗也！」

金和尚

金和尚，諸城人。父無賴，以數百錢鬻于五蓮山寺。少頑鈍，不能肄清業，牧豬赴市，若傭保。後本師死，稍有遺金，捲懷離寺，作負販去。飲羊、登壟，計最工。數年暴富，買田宅於水坡里。弟子繁有徒，食指日千計。遶里膏田千百畝。里中起第數十處，皆僧無人；即有，亦貧無業，攜妻子，僦屋佃田者也。每一門內，四繚連屋，皆此輩列而居。僧舍其中：前有廳事，梁楹節稅，繪金碧，射人眼；堂上几

屏，晶光可鑑；又其後為內寢，朱簾繡幙，蘭麝香充溢噴人；螺鈿雕檀為床，床上錦茵褥，褶疊厚尺有咫；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跡，懸粘幾無隙處。一聲長呼，門外數十人，轟應如雷。細纓革靴者，皆烏集鵠立；受命皆揜口語，側耳以聽。客倉卒至，十餘筵可咄嗟辦，肥醴蒸薰，紛紛狼藉如霧霈。但不敢公然蓄歌妓；而狡童十數輩，皆慧黠能媚人，皂紗纏頭，唱豔曲，聽睹亦頗不惡。金若一出，前後數十騎，腰弓矢相摩戛。奴輩呼之皆以「爺」；即邑人之若民，或「祖」之，「伯、叔」之，不以「師」，不以「上人」，不以禪號也。其徒出，稍稍殺於金，而風鬃雲轡，亦略與貴公子等。金又廣結納，即千里外呼吸亦

可通，以此挾方面短長，偶氣觸之，輒惕自懼。而其為人，鄙不文，頂趾無雅骨。生平不奉一經，持一咒，跡不履寺院，室中亦未嘗蓄鐃鼓；此等物，門人輩弗及見，並弗及聞。凡僦屋者，婦女浮麗如京都，脂澤金粉，皆取給於僧，僧亦不之靳，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。時而惡佃決僧首瘞床下，亦不甚窮詰，但逐去之，其積習然也。金又買異姓兒，私子之。延儒師，教帖括業。兒聰慧能文，因令人邑庠；旋援例作太學生；未幾，赴北闈，領鄉薦。由是金之名以「太公」譟。向之「爺」之者「太」之，膝席者皆垂手執兒孫禮。無何，太公僧薨。孝廉縗經臥苫塊，北面稱孤；諸門人釋杖滿床榻；而靈幃後嚶嚶細

泣，惟孝廉夫人一而已。士大夫婦咸華妝來，搯幃弔唁，冠蓋輿馬塞道路。殯日，棚閣雲連，旛幢翳日。殉葬芻靈，飾以金帛；輿蓋儀仗數十事；馬千匹，美人百袂，皆如生。方弼、方相，以紙殼制巨人，皂帕金鎧；空中而橫以木架，納活人內負之行。設機轉動，鬚眉飛舞；日光鑠閃，如將叱吒；觀者驚怪，或小兒女遙望之，輒啼走。冥宅壯麗如宮闕，樓閣房廊連垣數十畝，千門萬戶，人者迷不可出。祭品象物，多難指名。會葬者蓋相摩，上自方面，皆傴僂人，起拜如朝儀；下至貢監簿史，則手據地以叩，不敢勞公子，勞諸師叔也。當是時，傾國瞻仰，男女喘汗屬於道；攜婦襁兒，呼兄覓妹者，聲鼎沸。雜以鼓樂喧

慙，百戲鞞鞞，人語都不可聞。觀者自肩以下皆隱不見，惟萬頂攢動而已。有孕婦痛急欲產，諸女伴張裙為幄，羅守之；但聞兒啼，不暇問雌雄，斷幅繡懷中，或扶之，或曳之，蹙蹙以去。奇觀哉！葬後，以金所遺貲產，瓜分而二之：子一，門人一。孝廉得半，而居第之南、之北、之西東，盡緇黨；然皆兄弟敘，痛癢猶相關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此一派也，兩宗未有，六祖無傳，可謂獨闢法門者矣。抑聞之：五蘊皆空，六塵不染，是謂『和尚』；口中說法，座上參禪，是謂『和樣』；鞋香楚地，笠重吳天，是謂『和撞』；鼓鈺錚聒，笙管敖曹，是謂『和唱』；狗苟鑽緣，蠅營淫

賭，是謂『和幃』。金也者，『尚』耶？『樣』耶？『撞』耶？『唱』耶？抑地獄之『幃』耶？」

龍戲蛛

徐公為齊東令。署中有樓，用藏肴餌，往往被物竊食，狼藉於地。家人屢受譙責，因伏伺之。見一蜘蛛，大如斗。駭走白公。公以為異，日遣婢輩投餌焉。蛛益馴，飢輒出依人，飽而後去。積年餘，公偶閱案牘，蛛忽來伏几上。疑其飢，方呼家人取餌；旋見兩蛇夾蛛臥，細裁如箸，蛛爪蜷腹縮，若不勝懼。轉瞬間，蛇暴長，粗於卵。大駭，欲走。巨霆大作，闔家震斃。移時，公甦；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。公

病月餘，尋卒。公為人廉正愛民，柩發之日，民斂錢以送，哭聲滿野。

異史氏曰：「龍戲蛛，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，乃真有之乎？聞雷霆之擊，必於凶人，奈何以循良之吏，罹此慘毒；天公之憤憤，不已多乎！」

商婦

天津商人某，將賈遠方，從富人貸貲數百。為偷兒所窺，及夕，預匿室中以俟其歸。而商以是日良，負貲竟發。偷兒伏久，但聞商人婦轉側床上，似不成眠。既而壁上一小門開，一室盡亮。門內有女子出，

容齒少好，手引長帶一條，近榻授婦，婦以手卻之。女固授之；婦乃受帶，起懸梁上，引頸自縊。女遂去，壁扉亦闔。偷兒大驚，拔關遁去。既明，家人見婦死，質諸官。官拘鄰人而鍛煉之，誣服成獄，不日就決。偷兒憤其冤，自首於堂，告以是夜所見。鞫之情真，鄰人遂免。問其里人，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經死，年齒容貌，與盜言悉符，固知是其鬼也。欲傳暴死者必求代替，其然歟？

閻羅宴

靜海邵生，家貧。值母初度，備牲酒祀於庭；拜已而起，則案上肴饌皆空。甚駭，以情告母。母疑其

困乏不能為壽，故詭言之，邵默然無以自白。無何，學使案臨，苦無資斧，薄貸而往。途遇一人，伏候道左，邀請甚殷。從去。見殿閣樓臺，彌亙街路。既入，一王者坐殿上。邵伏拜。王者霽顏命坐，即賜宴飲。因曰：「前過華居，廝僕輩道路飢渴，有叨盛饌。」邵愕然不解。王者曰：「我忤官王也。不記尊堂設悅之辰乎？」筵終，出白鏹一裹，曰：「豚蹄之擾，聊以相報。」受之而出，則宮殿人物，一時都渺；惟有大樹數章，蕭然道側。視所贈，則真金，秤之得五兩。考終，止耗其半，猶懷歸以奉母焉。

役鬼

山西楊醫，善針灸之術，又能役鬼。一出門，則捉騾操鞭者，皆鬼物也。嘗夜自他歸，與友人同行。途中見二人來，修偉異常。友人大駭。楊便問：「何人？」答云：「長腳王、大頭李，敬迓主人」楊曰：「為我前驅。」二人旋踵而行，蹇緩則立候之，若奴隸然。

細柳

細柳娘，中都之士人女也。或以其腰嫋嫋可愛，戲呼之「細柳」云。柳少慧，解文字，喜讀相人書。而生平簡默，未嘗言人臧否；但有問名者，必求一親窺其人。閱人甚多，俱未可，而年十九矣。父母怒之。

曰：「天下迄無良匹，汝將以丫角老耶？」女曰：「我實欲以人勝天；顧久而不就，亦吾命也。今而後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。」時有高生者，世家名士，聞細柳之名，委禽焉。既醮，夫婦甚得。生前室遺孤，小字長福，時五歲，女撫養周至。女或歸寧，福輒號啼從之，呵遣所不能止。年餘，女產一子，名之長怙。生問名字之義，答言：「無他，但望其長依膝下耳。」女於女紅疏略，常不留意；而於畝之東南，稅之多寡，按籍而問，惟恐不詳。久之，謂生曰：「家中事請置勿顧，待妾自為之，不知可當家否？」生如言，半載而家無廢事，生亦賢之。一日，生赴鄰村飲酒，適有追捕賦者，打門而諍；遣奴慰之，弗去。乃趣僮

召生歸。隸既去，生笑曰：「細柳，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？」女聞之，俯首而哭。生驚挽而勸之，女終不樂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，仍欲自任，女又不肯。晨興夜寐，經紀彌勤。每先一年，即儲來歲之賦，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；又以此法計衣食，由此用度益紓。於是生乃大喜，嘗戲之曰：「細柳何細哉：眉細、腰細、凌波細，且喜心思更細。」女對曰：「高郎誠高矣：品高、志高、文字高，但願壽數尤高。」村中有貨美材者，女不惜重直致之；價不能足，又多方乞貸於戚里。生以其不急之物，固止之，卒弗聽。蓄之年餘，富室有喪者，以倍貲贖諸其門。生因利而謀諸女，女不可。問其故，不語；再問之，

熒熒欲涕。心異之，然不忍重拂焉，乃罷。又踰歲，生年二十有五，女禁不令遠遊；歸稍晚，僮僕招請者，相屬於道。於是同人咸戲謗之。一日，生如友人飲，覺體不快而歸，至中途墮馬，遂卒。時方溽暑，幸衣衾皆所夙備。里中始共服細娘智。福年十歲，始學為文。父既歿，嬌情不肯讀，輒亡去從牧兒遨。譙訶不改，繼以夏楚，而頑冥如故。母無奈之，因呼而諭之曰：「既不願讀，亦復何能相強？但貧家無冗人，可更若衣，便與僮僕共操作。不然，鞭撻勿悔！」於是衣以敗絮，使牧豕；歸則自掇陶器，與諸僕啗飯粥。數日，苦之，泣跪庭下，願仍讀。母返身向壁，置不聞。不得已，執鞭啜泣而出。殘秋向盡，桁

無衣，足無履，冷雨沾濡，縮頭如丐。里人見而憐之，納繼室者，皆引細娘為戒，嘖有煩言。女亦稍稍聞之，而漠不為意。福不堪其苦，棄豕逃去，女亦任之，殊不追問。積數月，乞食無所，憔悴自歸；不敢遽入，哀求鄰媪往白母。女曰：「若能受百杖，可來見；不然，早復去。」福聞之，驟入，痛哭願受杖。母問：「今知改悔乎？」曰：「悔矣。」曰：「既知悔，無須撻楚，可安分牧豕，再犯不宥！」福大哭曰：「願受百杖，請復讀。」女不聽，鄰媪慫恿之，始納焉。濯髮授衣，令與弟怙同師。勤身銳慮，大異往昔，三年遊泮。中丞楊公，見其文而器之，月給常廩，以助燈火。怙最鈍，讀數年不能記姓名。母令棄

卷而農。怙遊閒憚於作苦。母怒曰：「四民各有本業，既不能讀，又不能耕，寧不溝瘠死耶？」立杖之。由是率奴輩耕作，一朝晏起，則詬罵從之；而衣服飲食，母輒以美者歸兄。怙雖不敢言，而心竊不能平。農工既畢，母出貲使學負販。怙淫賭，人手喪敗，詭托盜賊運數，以欺其母。母覺之，杖責瀕死。福長跪哀乞，願以身代，怒始解。自是一出門，母輒探察之。怙行稍斂，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。一日，請母，將從諸賈人洛；實借遠遊，以快所欲，而中心惕惕，惟恐不遂所請。母聞之，殊無疑慮，即出碎金三十兩，為之具裝；末又以鋌金一枚付之，曰：「此乃祖宦囊之遺，不可用去，聊以壓裝，備急可耳。且汝

初學跋涉，亦不敢望重息，只此二十金得無虧負足矣。「臨行又囑之。怙諾而出，欣欣意自得。至洛，謝絕客侶，宿名娼李姬之家。凡十餘夕，散金漸盡。自以巨金在囊，初不意空匱在慮；及取而斫之，則偽金耳。大駭，失色。李媪見其狀，冷語侵客。怙心不自安，然囊空無所向往，猶翼姬念夙好，不即絕之。俄有二人握索人，驟繫項領。驚懼不知所為。哀問其故，則姬已竊偽金去首公庭矣。至官，不能置辭，梏掠幾死。收獄中，又無資斧，大為獄吏所虐，乞食於囚，苛延餘息。初，怙之行也，母謂福曰：「記取廿日後，當遣汝之洛。我事煩，恐忽忘之。」福請所謂，黯然欲悲，不敢復請而退。過二十日而問之。歎

曰：「汝弟今日之浮蕩，猶汝昔日之廢學也。我不冒惡名，汝何以有今日？人皆謂我忍，但淚浮枕簟，而人不知耳！」因泣下。福侍立敬聽，不敢研詰。泣已，乃曰：「汝弟蕩心不死，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，今度已在縲綫中矣。中丞待汝厚，汝往求焉，可以脫其死難，而生其愧悔也。」福立刻而發；比入洛，則弟被逮三日矣。即獄中而望之，怙奄然面目如鬼，見兄涕不可仰。福亦哭。時福為中丞所寵異，故遐邇皆知其名。邑宰知為怙兄，急釋之。怙至家，猶恐母怒，膝行而前。母顧曰：「汝願遂耶？」怙零涕不敢復作聲，福亦同跪，母始叱之起。由是痛自悔，家中諸務，經理維勤；即偶惰，母亦不呵問之。凡數月，

並不與言商賈，意欲自請而不敢，以意告兄。母聞而喜，並力質貸而付之，半載而息倍焉。是年，福秋捷，又三年登第；弟貨殖累巨萬矣。邑有客洛者，窺見太夫人，年四旬，猶若三十許人，而衣妝樸素，類常家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黑心符出，蘆花變生，古與今如一丘之貉，良可哀也！或有避其謗者，又每矯枉過正，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，其視虐遇者幾何哉？獨是日撻所生，而人不以為暴；施之異腹兒，則指摘從之矣。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；然使所出賢，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？而乃不引嫌，不辭謗，卒使二子一富一貴，表表於世。此無論閨闈，當亦丈夫

之錚錚者矣！」

畫馬

臨清崔生，家窶貧。圍垣不修。每晨起，輒見一馬臥露草間，黑質白章；惟尾毛不整，似火燎斷者。逐去，夜又復來，不知所自。崔有好友，官於晉，欲往就之，苦無健步，遂捉馬施勒乘去。囑屬家人曰：「倘有尋馬者，當如晉以告。」既就途，馬驚駛，瞬息百里。夜不甚餒芻豆，意其病。次日緊啣不令馳；而馬蹄嘶噴沫，健怒如昨。復縱之，午已達晉。時騎入市廛，觀者無不稱歎。晉王聞之，以重直購之。崔恐為失者所尋，不敢售。居半年，無耗，遂以八百金

貨於晉邸，乃自市健騾以歸。後王以急務，遣校尉騎赴臨清。馬逸，追至崔之東鄰，入門，不見。索諸主人。主曾姓，實莫之睹。及入室，見壁間挂子昂畫馬一幀，內一匹毛色渾似，尾處為香炷所燒，始知馬畫妖也。校尉難復王命，因訟曾。時崔得馬貲，居積盈萬，自願以直貸曾，付校尉去。曾甚德之，不知崔即當年之售主也。

局詐

某御史家人，偶立市間，有一人衣冠華好，近與攀談。漸問主人姓字、官閥，家人並告之。其人自言：「王姓，貴主家之內使也。」語漸款洽，因曰：

「宦途險惡，顯者皆附貴戚之門，尊主人所託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無之。」王曰：「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。」家人曰：「何託而可？」王曰：「公主待人以禮，能覆翼人。某侍郎係僕階進。倘不惜千金贄，見公主當亦不難。」家人喜，問其居止。便指其門戶曰：「日同巷不知耶？」家人歸告侍御。侍御喜，即張盛筵，使家人往邀王。王欣然來。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。且言：「非同巷之誼，即賜百金賞，不肯效牛馬。」御史益佩戴之。臨別訂約。王曰：「公但備物，僕乘間言之，旦晚當有報命。」越數日始至，騎駿馬甚都。謂侍御曰：「可速治裝行。公主事大煩，投謁者踵相接，自晨及夕，不得一

間。今得少隙，宜急往，誤則相見無期矣。」侍御乃出兼金重幣，從之去。曲折十餘里，始至公主第，下騎祇候。王先持贄入。久之，出，宣言：「公主召某御史。」即有數人接遞傳呼。侍御傴僂而入，見高堂上坐麗人，姿貌如仙，服飾炳耀；侍姬皆著錦繡，羅列成行。侍御伏謁盡禮。傳命賜坐簷下，金椀進茗。主略致溫旨，侍御肅而退。自內傳賜緞靴、貂帽。既歸，深德王，持刺謁謝，則門闔無人。疑其侍主未歸。三日三詣，終不復見。使人詢諸貴主之門，則高扉扃錮。訪之居人，並言：「此間曾無貴主。前有數人僦屋而居，今去已三日矣。」使反命，主僕喪氣而已。

副將軍某，負貲入都，將圖握篆，苦無階。一日，有裘馬者謁之，自言：「內兄為天子近侍。」茶已，請問云：「日下有某處將軍缺，倘不吝重金，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，此任可致，大力者不能奪也。」某疑其妄。其人曰：「此無須踟躕。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，於將軍錙銖無所望。言定如干數，署券為信。待召見後，方求實給；不效，則汝金尚在，誰從懷中而攫之耶？」某乃喜，諾之。次日，復來引某去，見其內兄，云：「姓田。」暄赫如侯家。某參謁，殊傲睨不甚為禮。其人持券向某曰：「適與內兄議，率非萬金不可，請即署尾。」某從之。田曰：「人心叵測，事後慮有翻覆。」其人笑曰：「兄慮之過

矣。既能予之，寧不能奪之耶？且朝中將相，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，將軍前程方遠，應不喪心至此。」某亦力矢而去。其人送之，曰：「三日即覆公命。」逾兩日，日方西，數人吼奔而入，曰：「聖上坐待矣！」某驚甚，疾趨入朝。見天子坐殿上，爪牙森立。某拜舞已。上命賜坐，慰問殷勤。顧左右曰：「聞某武烈非常，今見之，真將軍才也！」因曰：「某處險要地，今以委卿，勿負朕意，侯封有日耳。」某拜恩出。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，依券兌付而去。於是高枕待綬，日誇榮於親友。過數日，探訪之，則前缺已有人矣。大怒，忿爭於兵部之堂，曰：「某承帝簡，何得授之他人？」司馬怪之。及述寵遇，半如夢

境。司馬怒，執下廷尉。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，則朝中並無此人。又耗萬金，始得革職而去。異哉！武弁雖駭，豈朝門亦可假耶？疑其中有幻術存焉，所謂「大盜不操矛弧」者也。

嘉祥李生，善琴。偶適東郊，見工人掘土得古琴，遂以賤直得之。拭之有異光；安絃而操，清烈非常。喜極，若獲拱璧，貯以錦囊，藏之密室，雖至戚不以示也。邑丞程氏，新蒞任，投刺謁李。李故寡交游，以其先施故，報之。過數日，又招飲，固請乃往。程為人風雅絕倫，議論瀟灑，李悅焉。越日，折柬酬之，懽笑益洽。從此月夕花晨，未嘗不相共也。年餘，偶於丞廨中，見繡囊裏琴置几上。李便展玩。

程問：「亦諳此否？」李曰：「生平最好。」程訝曰：「知交非一日，絕技胡不一聞？」撥爐爇沉香，請為小奏。李敬如教。程曰：「大高手！願獻薄技，勿笑小巫也。」遂鼓《御風曲》，其聲泠泠，有絕世出塵之意。李更傾倒，願師事之。自此二人以琴交，情分益篤。年餘，盡傳其技。然程每詣李，李以常琴供之，未肯洩所藏也。一夕，薄醉。丞曰：「某新肄一曲，無亦願聞之乎？」為秦《湘妃》，幽怨若泣。李亟贊之。丞曰：「所恨無良琴；若得良琴，音調益勝。」李欣然曰：「僕蓄一琴，頗異凡品。今遇鍾期，何敢終密？」乃啟櫝負囊而出。程以袍袂拂塵，憑几再鼓，剛柔應節，工妙入神。李擊節不置。丞

曰：「區區拙技，負此良琴。若得荊人一奏，當有一兩聲可聽者。」李驚曰：「公閨中亦精之耶？」丞笑曰：「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。」李曰：「恨在閨閣，小生不得聞耳。」丞曰：「我輩通家，原不以形跡相限。明日，請攜琴去，當使隔簾為君奏之。」李悅。次日，抱琴而往。程即治具懽飲。少間，將琴入，旋出即坐。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，頃之，香流戶外。又少時，絃聲細作；聽之不知何曲，但覺蕩心媚骨，令人魂魄飛越。曲終便來窺簾，竟二十餘絕代之姝也。丞以巨白勸釂，內復改絃為《閑情之賦》，李形神益惑。傾飲過醉，離席興辭，索琴。丞曰：「醉後防有磋跌。明日復臨，當今閨人盡其所長。」李歸。次日

詣之，則廨舍寂然，惟一老隸應門。問之，云：「五更攜眷去，不知何作，言往復可三日耳。」如期往伺之，日暮，並無音耗。吏皂皆疑，白令破扃而窺其室，室盡空，惟几榻猶存耳。達之上臺，並不測其何故。李喪琴，寢食俱廢，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。——程故楚產，三年前，捐貲受嘉祥。——執其姓名，詢其居里，楚中並無其人。或云：「有程道士者，善鼓琴；又傳其有點金術。三年前，忽去不復見。」疑即其人。又細審其年甲、容貌，吻合不謬。乃知道士之納官，皆為琴也。知交年餘，並不言及音律；漸而出琴，漸而獻技，又漸而惑以佳麗；浸漬三年，得琴而去。道士之癖，更甚於李生也。天下之騙

機多端，若道士，猶騙中之風雅者也。

放蝶

長山王進士蚪生為令時，每聽訟，按律之輕重，罰令納蝶自贖；堂上千百齊放，如風飄碎錦，王乃拍案大笑。一夜，夢一女子，衣裳華好，從容而入，曰：「遭君虐政，姊妹多物故。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。」言已，化為蝶，迴翔而去。明日，方獨酌署中，忽報直指使至，皇遽而出，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，忘除之。直指見之，以為不恭，大受詬罵而返。由是罰蝶之令遂止。

青城于重寅，性放誕。為司理時，元夕以火花爆竹縛驢上，首尾並滿，牽登太守之門，擊柝而請，自白：「某獻火驢，幸出一覽。」時太守有愛子患痘，心緒方惡，辭之。于固請之。太守不得已，使閹人啟鑰。門甫闢，于火發機，推驢入。爆震驢驚，踉蹌狂奔；又飛火射人，人莫敢近。驢穿堂入室，破甌毀甑，火觸成塵，窗紗都燼。家人大譁。痘兒驚陷，終夜而死。太守痛恨，將揭劾之。于浼諸司道，登堂負荊，乃免。

男生子

福建總兵楊輔，有嬖童，腹震動。十月既滿，夢

神人剖其兩脅去之。及醒，兩男夾左右啼。起視脅下，剖痕儼然。兒名之天舍、地舍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按此吳藩未叛前事也。吳既叛，閩撫蔡公疑楊欲圖之，而恐其為亂，以他故召之。楊妻夙智勇，疑之，沮楊行。楊不聽。妻涕而送之。歸則傳齊諸將，披堅執銳，以待消息。少間，聞夫被誅，遂反攻蔡。蔡倉皇不知所為。幸標卒固守，不克乃去。去既遠，蔡始戎裝突出，率眾大譟。人傳為笑焉。後數年，盜乃就撫。未幾，蔡暴亡。臨卒，見楊操兵人，左右亦皆見之。嗚呼！其鬼雖雄，而頭不可復續矣！生子之妖，其兆於此耶？」

鐘生

鐘慶餘，遼東名士。應濟南鄉試。聞藩邸有道士，知人休咎，心向往之。一場後，至趵突泉，適相值。年六十餘，鬚長過胸，一皤然道人也。集問災祥者如堵，道士悉以微詞授之。於眾中見生，忻然握手，曰：「君心術德行，可敬也！」挽登閣上，屏人語，因問：「莫欲知將來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子福命至薄，然今科鄉舉可望。但榮歸後，恐不復見尊堂矣。」生至孝，聞之泣下，遂欲不試而歸。道士曰：「若過此已往，一榜亦不可得矣。」生云：「母死不見，且不可復為人，貴為卿相，何加焉？」道士曰：「某夙世與君有緣，今日必合盡力。」乃以一丸

授之曰：「可遣人夙夜將去，服之可延七日。場畢而行，母子猶及見也。」生藏之，匆匆而出，神志喪失。因計終天有期，早歸一日，則多得一日之奉養，攜僕貫驢，即刻東邁。驅里許，驢忽返奔，下之不馴，控之則蹶。生無計，躁汗如雨。僕勸止之，生不聽。又貫他驢，亦如之。日已啣山，莫知為計。僕又勸曰：「明日即完場矣，何爭此一朝夕乎？請即先主而行，計亦良得。」不得已，從之。次日，草草竣事，立時遂發，不遑啜息，星馳而歸。則母病綿惓，下丹藥，漸就痊可。人視之，就榻泫泣。母搖首止之，執手喜曰：「適夢之陰司，見王者顏色和霽。謂稽爾生平，無大罪惡；今念汝子純孝，賜壽一紀。」

生亦喜。歷數日，果平健如故。未幾，聞捷，辭母如濟。因賂內監，致意道士。道士欣然出，生便伏謁。道士曰：「君既高捷，太夫人又增壽數，此皆盛德所致。道人何力焉！」生又訝其先知，因而拜問終身。道士云：「君無大貴，但得耄耄足矣。君前身與我為僧侶，以石投犬，誤斃一蛙，今已投生為驢。論前定數，君當橫折；今孝德感神，已有解星入命，固當無恙。但夫人前世為婦不貞，數應少寡。今君以德延壽，非其所耦，恐歲後瑤臺傾也。」生惻然良久，問繼室所在。曰：「在中州，今十四歲矣。」臨別囑曰：「倘遇危急，宜奔東南。」後年餘，妻病果死。鐘舅令於西江，母遣往省，以便途過中州，將應繼室。

之讖。偶適一村。值臨河優戲，士女甚雜。方欲整轡趨過，有一失勒牡驢，隨之而行，致驟蹄跌。生回首，以鞭擊驢耳；驢驚，大奔。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，乳媪抱坐隄上；驢沖過，扈從皆不及防，擠墮河中。眾大譁，欲執之。生縱驟絕馳。頓憶道士言，極力趨東南。約二十餘里，入一山村，有叟在門，下騎揖之。叟邀入，自言「方姓」，便詰所來。生叩伏在地，具以情告，叟言：「不妨。請即寄居此間，當使徼者去。」至晚得耗，始知為世子，叟大駭曰：「他家可以為力，此真愛莫能助矣！」生哀不已。叟籌思曰：「不可為也。請過一宵，聽其緩急，尚可再謀。」生愁怖，終夜不枕。次日偵聽，則已行牒譏察，收

藏者棄市。叟有難色，無言而入。生疑懼，無以自安。中夜，叟來，入坐，便問：「夫人年幾何矣？」生以鰥對。叟喜曰：「吾謀濟矣。」問之，答云：「余姊夫慕道，挂錫南山；姊又謝世。遺有孤女，從僕鞠養，亦頗慧。以奉箕帚如何？」生喜符道士之言，而又冀親戚密邇，可以得其周謀，曰：「小生誠幸矣。但遠方罪人，深恐貽累丈人。」叟曰：「此為君謀也。姊夫道術頗神，但久不與人事矣。合盞後，自與甥女籌之，必合有計。」生喜極，贅焉。女十六歲，豔絕無雙。生每對之歛歔。女云：「妾即陋，何遂遽見嫌惡？」生謝曰：「娘子仙人，相耦為幸。但有禍患，恐致乖違。」因以實告。女怨曰：「舅乃非

人！此彌天之禍，不可為謀，乃不明言，而陷我於坎窞！」生長跪曰：「是小生以死命哀舅，舅慈悲而窮於術，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。某誠不足稱好逑，然家門幸不辱寞。倘得再生，香花供養有日耳。」女歎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夫復何辭？然父自削髮招提，兒女之愛已絕。無已，同往哀之，恐擔挫辱不淺也。」乃一夜不寐，以氈綿厚作蔽膝，各以隱著衣底；然後喚肩輿，入南山十餘里。山徑拗折絕險，不復可乘。下輿，女跬步甚艱，生挽臂拽扶之，竭蹶始得上達。不遠，即見山門，共坐少憩。女喘汗淫淫，粉黛交下。生見之，情不可忍，曰：「為某故，遂使卿罹此苦！」女愀然曰：「恐此尚未是苦！」困少蘇，相將

入蘭若，禮佛而進。曲折入禪堂，見老僧趺坐，目若瞑，一僮執拂侍之。方丈中，掃除光潔；而坐前悉布沙礫，密如星宿。女不敢擇，入跪其上；生亦從諸其後。僧開目一瞻，即復合去。女參曰：「久不定省，今女已嫁，故偕婿來。」僧久之，啟視曰：「妮子大累人！」即不復言。夫妻跪良久，筋力俱殆，沙石將壓入骨，痛不可支。又移時，乃言曰：「將驟來未？」女答曰：「未。」曰：「夫妻即去，可速將來。」二人拜而起，狼狽而行。既歸，如命，不解其意，但伏聽之。過數日，相傳罪人已得，伏誅訖。夫妻相慶。無何，山中遣僮來，以斷杖付生云：「代死者，此君也。」便囑瘞葬致祭，以解竹木之冤。生視之，

斷處有血痕焉。乃祝而葬之。夫妻不敢久居，星夜歸遼陽。

鬼妻

泰安聶鵬雲，與妻某，魚水甚諧。妻邁疾卒，聶坐臥悲思，忽忽若失。一夕獨坐，妻忽排扉入。聶驚問：「何來？」笑云：「妾已鬼矣。感君悼念，哀白地下主者，聊與作幽會。」聶喜，攜就床寢，一切無異於常。從此星離月會，積有年餘。聶亦不復言娶。伯叔兄弟懼墮宗主，私勸聶鸞續；聶從之，聘於良家。然恐妻不樂，祕之。未幾，吉期逼邇，鬼知其情，責之曰：「我以君義，故冒幽冥之譴；今乃質盟

不卒，鍾情者固如是乎？」聶述宗黨之意。鬼終不悅，謝絕而去。聶雖憐之，而計亦得也。迨合卺之夕，夫婦俱寢，鬼忽至，就床上搗新婦，大罵：「何得占我床寢！」新婦起，方與擋拒。聶惕然赤蹲，並無敢左右袒。無何，雞鳴，鬼乃去。新婦疑聶妻故並未死，謂其賺己，投繯欲自縊。聶為之緬述，新婦始知為鬼。日夕復來。新婦懼避之。鬼亦不與聶寢，但以指掐膚肉；已乃對燭目怒相視，默默不語。如是數夕。聶患之。近村有良於術者，削桃為杙，釘墓四隅，其怪始絕。

黃將軍

黃靖南得功微時，與二孝廉赴都，途遇響寇。孝廉懼，長跪獻資。黃怒甚，手無寸鐵，即以兩手握騾足，舉而投之。寇不及防，馬倒人墮。黃拳之臂斷，搜橐而歸孝廉。孝廉服其勇，資勸從軍。後屢建奇勛，遂腰蟒玉。

三朝元老

某中堂，故明相也。曾降流寇，世論非之。老歸林下，享堂落成，數人直宿其中。天明，見堂上一匾云：「三朝元老。」一聯云：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孝弟忠信禮義廉。」不知何時所懸。怪之，不解其義。或測之云：「首句隱亡八，次句隱無恥也。」洪經略

南征，凱旋。至金陵，醮薦陣亡將士。有舊門人謁見，拜已，即呈文藝。洪久厭文事，辭以昏眊，其人云：但煩坐聽，容某頌達上聞。」遂探袖出文，抗聲朗讀，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。讀畢，大哭而去。

醫術

張氏者，沂之貧民。途中遇一道士，善風鑑，相之曰：「子當以術業富。」張曰：「宜何從？」又顧之，曰：「醫可也。」張曰：「我僅識之無耳，烏能是？」道士笑曰：「迂哉！名醫何必多識字乎？但行之耳。」既歸，貧無業，乃撫拾海上方，即市廛中除

地作肆，設魚牙蜂房，謀升斗於口舌之間，而人亦未之奇也。會青州太守病嗽，牒檄所屬徵醫。沂故山僻，少醫工；而令懼無以塞責，又責里中使自報。於是共舉張。令立召之。張方痰喘，不能自療，聞命大懼，固辭。令弗聽，卒郵送之去。路經深山，渴極，咳愈甚。入村求水，而出中水價與玉液等，遍乞之，無與者。見一婦漉野菜，菜多水寡，盎中濃濁如涎。張燥急難堪，便乞餘瀋飲之。少間，渴解，嗽亦頓止。陰念：殆良方也。比至郡，諸邑醫工，已先施治，並未痊減。張入，求密所，偽作藥目，傳示內外；復遣人於民間索諸藜藿，如法淘汰訖，以汁進太守。一服，病良已。太守大悅，賜賚甚厚，旌以金

匾。由此名大譟，門常如市，應手無不悉效。有病傷寒者，言症求方。張適醉，誤以瘧劑予之。醒而悟之，不敢以告人。三日後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，問之，則傷寒之人，大吐大下而愈矣。此類甚多。張由此稱素封，益以聲價自重，聘者非重貲安輿不至焉。

益都韓翁，名醫也。其未著時，貨藥於四方。暮無所宿，投止一家，則其子傷寒將死，因請施治。韓思不治則去此莫適，而治之誠無術。往復踉蹌，以手搓體，而汗成片，捻之如丸。頓思以此給之，當亦無所害。曉而不愈，已賺得寢食安飽矣。遂付之。中夜，主人搥門甚急。意其子死，恐被侵辱，驚起，踰垣疾遁。主人追之數里，韓無所逃，始止。乃知病者

汗出而愈矣。挽回，款宴豐隆；臨行，厚贈之。

藏蟲

鄉人某者，偶坐樹下，捫得一蟲，片紙裹之，塞樹孔中而去。後二三年，復經其處，忽憶之，視孔中紙裹宛然。發而驗之，蟲薄如麩。置掌中審顧之。少頃，掌中奇癢，而蟲腹漸盈矣。置之而歸。癢處核起，腫數日，死焉。

夢狼

白翁，直隸人。長子甲，筮仕南服，三年無耗。適有瓜葛丁姓造謁，翁款之。丁素走無常。談次，翁

輒問以冥事，丁對語涉幻；翁不深信，但微哂之。別後數日，翁方臥，見丁又來，邀與同遊。從之去，入一城闕。移時，丁指一門曰：「此間君家甥也。」時翁有姊子為晉令，訝曰：「烏在此？」丁曰：「倘不信，人便知之。」翁入，果見甥，蟬冠多繡坐堂上，戟幢行列，無人可通。丁曳之出，曰：「公子衙署，去此不遠，亦願見之否？」翁諾。少間，至一第，丁曰：「人之。」窺其門，見一巨狼當道，大懼不敢進。丁又曰：「人之。」又入一門，見堂上、堂下，坐者、臥者，皆狼也。又視墀中，白骨如山，益懼。丁乃以身翼翁而進。公子甲方自內出，見父及丁良喜。少坐，喚侍者治肴藪。忽一巨狼，啣死人人。翁

戰惕而起曰：「此胡為者？」甲曰：「聊充庖廚。」翁急止之。心怔忡不寧，辭欲出，而群狼阻道。進退方無所主，忽見諸狼紛然嗥避，或竄床下，或伏几底。錯愕不解其故。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，出黑索索甲。甲撲地化為虎，牙齒巉巉，一人出利劍，欲梟其首。一人曰：「且勿，且勿，此明年四月間事，不如姑敲齒去。」乃出巨錘錘齒，齒零落墮地。虎大吼，聲震山岳。翁大懼，忽醒，乃知其夢。心異之，遣人招丁，丁辭不至。翁誌其夢，使次子詣甲，函戒哀切。既至，見兄門齒盡脫；駭而問之，則醉中墜馬所折。考其時，則父夢之日也。益駭。出父書。甲讀之變色，為問曰：「此幻夢之適符耳，何足怪。」時

方賂當路者，得首薦，故不以妖夢為意。弟居數日，見其蠹役滿堂，納賄關說者，中夜不絕，流涕諫止之。甲曰：「弟日居衡茅，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。黜陟之權，在上臺不在百姓。上臺喜，便是好官；愛百姓，何術能令上臺喜也？」弟知不可勸止，遂歸。告父。翁聞之大哭。無可如何，惟捐家濟貧，日禱於神，但求逆子之報，不累妻孥。次年，報甲以薦舉作吏部，賀者盈門；翁惟歛歔，伏枕託疾不出。未幾，聞子歸途遇寇，主僕殞命。翁乃起，謂人曰：「鬼神之怒，止及其身，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。」因焚香而報謝之。慰藉翁者，咸以為道路訛傳，惟翁則深信不疑，刻日為之營兆。——而甲固未死。先

是，四月間，甲解任，甫離境，即遭寇，甲傾裝以獻之。諸寇曰：「我等來，為一邑之民洩冤憤耳，寧啗為此哉！」遂決其首。又問家人：「有司大成者誰是？」——司故甲之腹心，助桀為虐者。——家人共指之。賊亦殺之。更有蠹役四人，——甲聚斂臣也，將攜入都。——并搜決訖，始分贖入囊，驚馳而去。甲魂伏道旁，見一宰官過，問：「殺者何人？」前驅者曰：「某縣白知縣也。」宰官曰：「此白某之子，不宜使老後見此兇慘，宜續其頭。」即有一人掇頭置腔上，曰：「邪人不宜使正，以肩承領可也。」遂去。移時復甦。妻子往收其尸，見有餘息，載之以行；從容灌之，亦受飲。但寄旅邸，貧不能歸。半

年許，翁始得確耗，遣次子致之而歸。甲雖復生，而目能自顧其背，不復齒人數矣。翁姊子有政聲，是年行取為御史，悉符所夢。

異史氏曰：「竊歎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。——即官不為虎，而吏且將為狼，況有猛於虎者耶！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；甦而使之自顧，鬼神之教微矣哉！」

鄒平李進士匡九，居官頗廉明。常有富民為人羅織，門役嚇之曰：「官索汝二百金，宜速辦；不然，敗矣！」富民懼，諾備半數。役搖手不可。富民苦哀之。役曰：「我無不極力，但恐不允耳。待聽鞫時，

汝目睹我為若白之，其允與否，亦可明我意之無他也。」少間，公按是事。役知李戒煙，近問：「飲煙否？」李搖其首。役即趨下曰：「適言其數，官搖首不許，汝見之耶？」富民信之，懼，許如數。役知李嗜茶，近問：「飲茶否？」李頷之。役托烹茶，趨下曰：「諧矣！適首肯，汝見之耶？」既而審結，富民其獲免，役即收其苞苴，且索謝金。嗚呼！官自以為廉，而罵其貪者載道焉。此又縱狼而不自知者矣。世之如此類者更多，可為居官者備一鑒也。

夜明

有賈客泛於南海。三更時，舟中大亮似曉。起

視，見一巨物，半身出水上，儼若山岳；目如兩日初升，光四射，大地皆明。駭問舟人，並無知者。共伏瞻之。移時，漸縮入水，乃復晦。後至閩中，俱言某夜明而復昏，相傳為異。計其時，則舟中見怪之夜也。

夏雪

丁亥年七月初六日，蘇州大雪。百姓皇駭，共禱諸大王之廟。大王忽附人而言曰：「如今稱老爺者，皆增一大字；其以我神為小，消不得一大字耶？」眾悚然，齊呼「大老爺」，雪立止。由此觀之，神亦喜諂，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世風之變也，下者益諂，上者益驕。即康熙四十餘年中，稱謂之不古，甚可笑也。舉人稱爺，二十年始；進士稱老爺，三十年始；司、院稱大老爺，二十五年始。昔者大令謁中丞，亦不過老大人而止；今則此稱久廢矣。即有君子，亦素諂媚行乎諂媚，莫敢有異詞也。若縉紳之妻呼太太，裁數年耳。昔惟縉紳之母，始有此稱；以妻而得此稱者，惟淫史中有林喬耳，他未之見也。唐時，上欲加張說大學士。說辭曰：『學士從無大名，臣不敢稱。』今之大，誰大之？初由於小人之諂，而因得貴倨者之悅，居之不疑，而紛紛者遂遍天下矣。竊意數年以後，稱爺者必進而老，稱老者必進而大，但不知大上造何尊

稱？匪夷所思已！」

丁亥年六月初三日，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，禾皆凍死，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術也。悲夫！

化男

蘇州木瀆鎮有民女夜坐庭中，忽星隕中顛，仆地而死。其父母老而無子，止此女，哀呼急救。移時始蘇，笑曰：「我今為男子矣！」驗之，果然。其家不以為妖，而竊喜其暴得丈夫也。奇已。亦丁亥間事。

禽俠

天津某寺，鸛鳥巢於鴟尾。殿承塵上，藏大蛇如盆，每至鸛雛團翼時，輒出吞食淨盡。鸛悲鳴數日乃去。如是三年，人料其必不復至，而次歲巢如故。約雛長成，即徑去，三日始還。人巢啞啞，哺子如初。蛇又蜿蜒而上。甫近巢，兩鸛驚，飛鳴哀急，直上青冥。俄聞風聲蓬蓬，一瞬間，天地似晦。眾駭異，共視一大鳥，翼蔽天日，從空疾下，驟如風雨，以爪擊蛇，蛇首立墮，連催殿角數尺許，振翼而去。鸛從其後，若將送之。巢既傾，兩雛俱墮，一生一死。僧取生者置鐘樓上。少頃，鸛返，仍就哺之，翼成而去。

異史氏曰：「次年復至，蓋不料其禍之復也；三年而巢不移，則報仇之計已決；三日不返，其去作秦

庭之哭，可知矣。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，颯然而來，一擊而去，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？」

濟南有營卒，見鸛鳥過，射之，應弦而落。喙中啣魚，將哺子也。或勸拔矢放之，卒不聽。少頃，帶矢飛去。後往來郭間，兩年餘，貫矢如故。一日，卒坐轅門下，鸛過，矢墜地。卒拾視曰：「矢固無恙耶？」耳適癢，因以矢搔耳。忽大風催門，門驟闔，觸矢貫腦而死。

鴻

天津弋人得一鴻。其雄者隨至其家，哀鳴翱翔，

抵暮始去。次日，弋人早出，則鴻已至，飛號從之；既而集其足下。弋人將並捉之。見其伸頸俛仰，吐出黃金半錠。弋人悟其意，乃曰：「是將以贖婦也。」遂釋雌。兩鴻徘徊，若有悲喜，遂雙飛而去。弋人稱金，得二兩六錢強。噫！禽鳥何知，而鍾情若此！悲莫悲於生別離，物亦然耶？

象

粵中有獵獸者，挾矢如山。偶臥憩息，不覺沉睡，被象來鼻攝而去。自分必遭殘害。未幾，釋置樹下，頓首一鳴，群象紛至，四面旋繞，若有所求。前象伏樹下，仰視樹而俯視人，似欲其登。獵者會意，

即足踏象背，攀援而升。雖至樹巔，亦不知其意向所存。少時，有狻猊來，眾象皆伏。狻猊擇一肥者，意將搏噬。象戰慄，無敢逃者，惟共仰樹上，似求憐拯。獵者會意，因望狻猊發一弩，狻猊立殪。諸象瞻空，意若拜舞。獵者乃下。象復伏，以鼻牽衣，似欲其乘。獵者隨跨身其上，象乃行。至一處，以蹄穴地，得脫牙無算。獵人下，束治置象背。象乃負送出山，始返。

負尸

有樵夫赴市，荷杖而歸，忽覺杖頭如有重負。回顧，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。大驚，脫杖亂擊之，遂不

復見。駭奔，至一村。時已昏暮，有數人爇火照地，似有所尋。近問訊，蓋眾適聚坐，忽空中墮一人頭，鬚髮蓬然，倏忽已渺。樵人亦言所見，合之適成一入，究不解其何來。後有人荷籃而行，忽見其中有人頭，人訝詰之，始大驚，傾諸地上，宛轉而沒。

紫花和尚

諸城丁生，野鶴公之孫也。少年名士，沉病而死，隔夜復蘇，曰：「我悟道矣。」時有僧善參玄，因遣人邀至，使就榻前講「楞嚴」。生每聽一節，都言非是，乃曰：「使吾病痊，證道何難。惟某生可愈吾疾，宜虔請之。」蓋邑有某生者，精岐黃而不以術

行，三聘始至，疏方下藥，病愈。既歸，一女子自外人，曰：「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。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，今得追報，君又活之耶？再往，禍將及。」言已，遂沒。某懼，辭丁。丁病復作，固要之，乃以實告。丁歎曰：「孽自前生，死吾分耳。」尋卒。後尋諸人，果曾有紫花和尚，高僧也，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；亦無有知其冤之所自結者。

周克昌

淮上貢士周天儀，年五旬，止一子，名克昌，愛暱之。至十三四歲，丰姿益秀；而性不喜讀，輒逃塾，從群兒戲，恆終日不返。周亦聽之。一日，既暮

不歸，始尋之，殊竟烏有。夫妻號咷，幾不欲生。年餘，昌忽自至。言：「為道士迷去，幸不見害。值其他出，得逃而歸。」周喜極，亦不追問。及教以讀，慧悟倍於疇曩。踰年，文思大進，既入郡庠試，遂知名。世族爭婚，昌頗不願。趙進士女有姿，周強為娶之。既入門，夫妻調笑甚懽；而昌恆獨宿，若無所私。逾年，秋戰而捷。周益慰。然年漸暮，日望抱孫，故嘗隱諷昌。昌漠若不解。母不能忍，朝夕多絮語。昌變色，出曰：「我久欲亡去，所不遽捨者，顧復之情耳。實不能探討房帷，以慰所望。請仍去，彼順志者且復來矣。」媪追曳之，已踣，衣冠如蛻。大駭，疑昌已死，是必其鬼也。悲嘆而已。次日，昌忽

僕馬而至，舉家惶駭。近詰之，亦言：為惡人略賣於富商之家；商無子，子焉。得昌後，忽生一子。昌思家，遂送之歸。問所學，則頑鈍如昔。乃知此為昌；其人泮鄉捷者，鬼之假也。然竊喜其事未泄，即使襲孝廉之名。入房，婦甚狎熟；而昌靦然有愧色，似新婚者。甫周年，生子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古言庸福人，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，而後福隨之；其精光陸離者，鬼所棄也。庸之所在，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，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；而況少有憑藉，益之以鑽窺者乎！」

嫦娥

太原宗子美，從父游學，流寓廣陵。父與紅橋下林媪有素。一日，父子過紅橋，遇之，固請過諸其家，淪茗共話。有女在旁，殊色也。翁亟贊之。媪顧宗曰：「大郎溫婉如處子，福相也。若不鄙棄，便奉箕帚，如何？」翁笑促子離席，使拜媪曰：「一言千金矣！」先是，媪獨居，女忽自至，告訴孤苦。問其小字，則名嫦娥。媪愛而留之，實將奇貨居之也。時宗年十四，睨女竊喜，意翁必媒定之；而翁歸若忘。心灼熱，隱以白母。翁聞而笑曰：「曩與貪婆子戲耳。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，此何可易言！」踰年，翁媪並卒。子美不能忘情嫦娥，服將闋，託人示意林媪。媪初不承。宗忿曰：「我生平不輕折腰，何媪視

之不值一錢？若負前盟，須見還也！」嫗乃云：「曩或與而翁戲約，容有之。但無成言，遂都忘卻。今既云云，我豈留嫁天王耶？要日日裝束，實望易千金；今請半焉，可乎？」宗自度難辦，亦遂置之。適有寡媪，僦居西鄰，有女及笄，小名顛當。偶窺之，雅麗不減嫦娥。向慕之，每以饋遺階進；久而漸熟，往往送情以目，而欲語無間。一夕，踰垣乞火。宗喜挽之，遂相燕好。約為嫁娶，辭以兄負販未歸。由此蹈隙往來，形跡周密。一日，偶經紅橋，見嫦娥適在門內，疾趨過之。嫦娥望見，招之以手，宗駐足；女又招之，遂入。女以背約讓宗。宗述其故。便入室，取黃金一錠付之。宗不受，辭曰：「自分永與卿絕，遂

他有所約。受金而為卿謀，是負人也；受金而不為卿謀，是負卿也；誠不敢有所負。「女良久曰：「君所約，妾頗知之。其事必無成；即成之，妾不怨君之負心也。其速行，媼將至矣。」宗倉卒無以自主，受之而歸。隔夜，告之顛當。顛當深然其言，但勸宗專心娣娥。宗不語；願下之，宗乃悅。即遣媒納金林媼，媼無辭，以娣娥歸宗。入門後，悉述顛當言。娣娥微笑，陽慙慙之。宗喜，急欲一白顛當，而顛當跡久絕。娣娥知其為己，因暫歸寧，故予之間，囑宗竊其佩囊。已而顛當果至，與商所謀，但言勿急。及解衿狎笑，脅下有紫荷囊，將便摘取。顛當變色起，曰：「君與人一心，而與妾二！負心郎！請從此絕。」宗

屈意挽解，不聽，徑去。一日，過其門探察之，已另有吳客僦居其中，顛當子母遷去已久，影滅跡絕，莫可問訊。宗自娶嫦娥，家暴富，連閣長廊，彌亙街路。嫦娥善諧謔，適見美人畫卷，宗曰：「吾自謂，如卿天下無兩，但不曾見飛燕、楊妃耳。」女笑曰：「若欲見之，此亦何難。」乃執卷細審一過，便趨入室，對鏡修妝，倣飛燕舞風，又學楊妃帶醉。長短肥瘦，隨時變更；風情態度，對卷逼真。方作態時，有婢自外至，不復能識，驚問其僚；既而審注，恍然始笑。宗喜曰：「吾得一美人，而千古之美人，皆在床闥矣！」一夜，方熟寢，數人撬扉而入，火光射壁。女急起，驚言：「盜人！」宗初醒，即欲嗚呼。一人

以白刃加頸，懼不敢喘。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，鬨然而去。宗始號，家役畢集，室中珍玩，無少亡者。宗大悲，惘然失圖，無復情地。告官追捕，殊無音息。荏苒三四年，鬱鬱無聊，因假赴試入都。居半載，占驗詢察，無計不施。偶過姚巷，值一女子，垢面敝衣，佁儻如丐。停趾相之，乃顛當也。駭曰：「卿何憔悴至此？」答云：「別後南遷，老母即世，為惡人掠賣旗下，撻辱凍餒，所不忍言。」宗泣下，問：「可贖否？」曰：「難矣。耗費煩多，不能為力。」宗曰：「實告卿：年來頗稱小有；惜客中資斧有限，傾裝貨馬，所不敢辭。如所需過奢，當歸家營辦之。」女約明日出西城，相會叢柳下；囑獨往，勿以人從。

宗曰：「諾。」次日，早往，則女先在，衣鮮明，大非前狀。驚問之，笑曰：「曩試君心耳，幸締袍之意猶存。請至敝廬，宜必得當以報。」北行數武，即至其家，遂出肴酒，相與談讌。宗約與俱歸。女曰：「妾多俗累，不能從。嫦娥消息，固頗聞之。」宗急詢其何所。女曰：「其行蹤縹緲，妾亦不能深悉。西山有老尼，一目眇，問之，當自知。」遂止宿其家。天明示以徑。宗至其處，有古寺，周垣盡頽；叢竹內有茅屋半間，老尼綴衲其中。見客至，漫不為禮。宗揖之，尼始舉頭致問。因告姓氏，即白所求。尼曰：「八十老瞽，與世睽絕，何處知佳人消息？」宗固求之。乃曰：「我實不知。有二三戚屬，來夕相過，或

小女子輩識之，未可知。汝明夕可來。」宗乃出。次日再至，則尼他出，敗扉扃焉。伺之既久，更漏已催，明月高揭，徘徊無計，遙見二女郎自外人，則嫦娥在焉。宗喜極，突起，急攬其袂。嫦娥曰：「莽郎君！嚇煞妾矣！可恨顛當饒舌，乃教情欲纏人。」宗曳坐，執手款曲，歷訴艱難，不覺惻楚。女曰：「實相告：妾實姮娥被謫，浮沉俗間，其限已滿；託為寇劫，所以絕君望耳。尼亦王母守府者，妾初譴時，蒙其收卹，故暇時常一臨存。君如釋妾，當為代致顛當。」宗不聽，垂首隕涕。女遙顧曰：「姊妹輩來矣。」宗方四顧，而嫦娥已杳。宗大哭失聲，不欲復活，因解帶自縊。恍惚覺魂已出舍，悵悵靡適。俄見

嫦娥來，捉而提之，足離於地；入寺，取樹上尸推擠之，喚曰：「癡郎，癡郎！嫦娥在此。」忽若夢醒。少定，女恚曰：「顛當賤婢！害妾而殺郎君，我不能恕之也！」下山賃輿而歸。既命家人治裝，乃返身而出西城，詣謝顛當；至則舍宇全非，愕歎而返。竊幸嫦娥不知，入門，嫦娥迎笑曰：「君見顛當耶？」宗愕然不能答。女曰：「君背嫦娥，烏得顛當？請坐待之，當自至。」未幾，顛當果至，倉皇伏榻下。嫦娥疊指彈之，曰：「小鬼頭陷人不淺！」顛當叩頭，但求賒死。嫦娥曰：「推人坑中，而欲脫身天外耶？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，須繡枕百幅、履百雙，可從我去，相共操作。」顛當恭白：「但求分工，按時齎

送。」女不許，謂宗曰：「君若緩頰，即便放卻。」顛當目宗，宗笑不語，顛當日怒之。乃乞還告家人，許之，遂去。宗問其生平，乃知其西山狐也。買輿待之。次日，果來，遂俱歸。然嫦娥重來，恆持重不輕諧笑。宗強使狎戲，惟密教顛當為之。顛當慧絕，工媚。嫦娥樂獨宿，每辭不當夕。一夜，漏三下，猶聞顛當房中，吃吃不絕。使婢竊聽之。婢還，不以告，但請夫人自往。伏窗窺之，則見顛當凝妝作己狀，宗擁抱，呼以嫦娥。女哂而退。未幾，顛當心暴痛，急披衣，曳宗詣嫦娥所，入門便伏。嫦娥曰：「我豈醫巫厭勝者？汝欲自捧心儷西子耳。」顛當頓首，但言知罪。女曰：「愈矣。」遂起，失笑而去。顛當私謂

宗：「吾能使娘子學觀音。」宗不信，因戲相賭。嫦娥每趺坐，眸含若暝。顛當悄以玉瓶插柳，置几上；自乃垂髮合掌，侍立其側，櫻唇半啟，瓠犀微露，睛不少瞬。宗笑之。嫦娥開目問之。顛當曰：「我學龍女侍觀音耳。」嫦娥笑罵之，罰使學童子拜。顛當束髮，遂四面朝參之，伏地翻轉，逞諸變態，左右側折，襪能磨乎其耳。嫦娥解頤，坐而蹴之。顛當仰首，口啣鳳鈎，微觸以齒。嫦娥方嬉笑間，忽覺媚情一縷，自足趾而上，直達心舍，意蕩思淫，若不自主。乃急斂神，呵曰：「狐奴當死！不擇人而惑之耶？」顛當懼，釋口投地。嫦娥又厲責之，眾不解。嫦娥謂宗曰：「顛當狐性不改，適間幾為所愚。若非

夙根深者，墮落何難！」自是見顛當，每嚴御之。顛當慚懼，告宗曰：「妾於娘子一肢一體，無不親愛；愛之極，不覺媚之甚。謂妾有異心，不惟不敢，亦不忍。」宗因以告嫦娥，嫦娥遇之如初。然以狎戲無節，數戒宗，不聽；因而大小婢婦，競相狎戲。一日，二人扶一婢，效作楊妃。二人以目會意，賺婢解骨作酣態，兩手遽釋；婢暴顛墜下，聲如傾堵。眾方大譁；近撫之，而妃子已作馬嵬薨矣。大眾懼，急白主人。嫦娥驚曰：「禍作矣！我言如何哉！」往驗之，不可救。使人告其父。父某甲，素無行，號奔而至，負尸入廳事，叫罵萬端。宗閉戶惴恐，莫知所措。嫦娥自出責之，曰：「主即虐婢至死，律無償

法；且邂逅暴殂，焉知其不再甦？」甲譟言：「四支已冰，焉有生理！」嫦娥曰：「勿譁。縱不活，自有官在。」乃入廳事撫尸，而婢已蘇，隨手而起。嫦娥返身怒曰：「婢幸不死，賊奴何得無狀！可以草索繫送官府！」甲無詞，長跪哀免。嫦娥曰：「汝既知罪，姑免究處。但小人無賴，反復何常，留汝女終為禍胎，宜即將去。原價若干數，當速措置來。」遣人押出，俾浼二三村老，券証署尾。已，乃喚婢至前，使甲自問之：「無恙乎？」答曰：「無恙。」乃付之去。已，遂召諸婢，數責遍扑。又呼顛當，為之厲禁。謂宗曰：「今而知為人上者，一笑嚔亦不可輕。謔端開之自妾，而流弊遂不可止。凡哀者屬陰，樂者

屬陽；陽極陰生，此循環之定數。婢子之禍，是鬼神告之以漸也。荒迷不悟，則傾覆及之矣。」宗敬聽之。顛當泣求拔脫。嫦娥乃掐其耳；逾刻釋手，顛當憮然為間，忽若夢醒，據地自投，歡喜欲舞。由此閨閣清肅，無敢譁者。婢至其家，無疾暴死。甲以贖金莫償，浼村老代求憐恕，許之。又以服役之情，施以材木而去。宗常患無子。嫦娥腹中忽聞兒啼，遂以刃破左脅出之，果男；無何，復有身，又破右脅而出一女。男酷類父，女酷類母，皆論昏於世家。

異史氏曰：「陽極陰生，至言哉！然室有仙人，幸能極我之樂，消我之災，長我之生，而不我之死。是鄉樂，老焉可矣，而仙人顧憂之耶？天運循環之

數，理固宜然；而世之長困而不亨者，又何以爲解哉？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，每曰：『作一日仙人，而死亦無憾。』我不復能笑之也。」

鞠樂如

鞠樂如，青州人。妻死，棄家而去。後數年，道服荷蒲團至。經宿欲去，戚族強留其衣杖。鞠託閒步至村外，室中服具，皆冉冉飛出，隨之而去。

褚生

順天陳孝廉，十六七歲時，嘗從塾師讀於僧寺，徒侶甚繁。內有褚生，自言山東人，攻苦講求，略不

暇息；且寄宿齋中，未嘗一見其歸。陳與最善，因詰之。答曰：「僕家貧，辦束金不易，即不能惜寸陰，而加以夜半，則我之一日，可當人三日。」陳感其言，欲攜榻來與共寢。褚止之曰：「且勿，且勿！我視先生，學非吾師也。阜城門有呂先生，年雖耄，可師，請與俱遷之。」——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，月終束金完，任其留止。於是兩生同詣呂。呂，越之宿儒，落魄不能歸，因授童蒙，實非其志也。得兩生甚喜；而褚又甚惠，過日輒了，故尤器重之。兩人情好款密，晝同几，夜亦同榻。月既終，褚忽假歸，十餘日不復至。共疑之。一日，陳以故至天寧寺，遇褚廊下，劈薪淬疏，作火具焉。見陳，忸怩不安。陳

問：「何遽廢讀？」褚握手請問，戚然曰：「貧無以遺先生，必半月販，始能一月讀。」陳感慨良久，曰：「但往讀，自合極力。」命從人收其業，同歸塾。戒陳勿洩，但託故以告先生。陳父固肆賈，居物致富，陳輒竊父金，代褚遺師。父以亡金責陳，陳實告之。父以為癡，遂使廢學。褚大慚，別師欲去。呂知其故，讓之曰：「子既貧，胡不早告？」乃悉以金返陳父，止褚讀如故，與共饗飧，若子焉。陳雖不入館，每邀褚過酒家飲。褚固以避嫌不往；而陳要之彌堅，往往泣下，褚不忍絕，遂與往來無間。逾二年，陳父死，復求受業。呂感其誠，納之；而廢學既久，較褚懸絕矣。居半年，呂長子自越來，丐食尋父。門

人輩斂金助裝，褚惟灑涕依戀而已。呂臨別，囑陳師事褚。陳從之，館褚於家。未幾，入邑庠，以「遺才」應試。陳慮不能終幅，褚請代之。至期，褚偕一人來，云是表兄劉天若，囑陳暫從去。陳方出，褚忽自後曳之，身欲踣，劉急挽之而去。覽眺一過，相攜宿於其家。家無婦女，即館客於內舍。居數日，忽已中秋。劉曰：「今日李皇親園中，游人甚夥，當往一豁積悶，相便送君歸。」使人荷茶鼎、酒具而往。但見水肆梅亭，喧啾不得入。過水關，則老柳之下，橫一畫橈，相將登舟。酒數行，苦寂。劉顧僮曰：「梅花館近有新姬，不知在家否？」僮去少時，與姬俱至，蓋勾欄李遏雲也。李，都中名妓，工詩善歌，陳曾與

友人飲其家，故識之。相見，略道溫涼。姬戚戚有憂容。劉命之歌，為歌「蒿里」。陳不悅，曰：「主客即不當卿意，何至對生人歌死曲？」姬起謝，強顏歡笑，乃歌豔曲。陳喜，捉腕曰：「卿向日『浣溪紗』讀之數過，今並忘之。」姬吟曰：「淚眼盈盈對鏡臺，開簾忽見小姑來，低頭轉側看弓鞋。強解綠蛾開笑面，頻將紅袖拭香腮，小心猶恐被人猜。」陳反覆數四。已而泊舟，過長廊，見壁上題詠甚多，即命筆記詞其上。日已薄暮，劉曰：「闈中人將出矣。」遂送陳歸。入門，即別去。陳見室暗無人，俄延間，褚已入門；細審之，卻非褚生。方疑，客遽近身而仆。家人曰：「公子憊矣！」共扶拽之。轉覺仆者非他，

即己也。既起，見褚生在旁，惚惚若夢。屏人而研究之。褚曰：「告之勿驚：我實鬼也。久當投生，所以因循於此者，高誼所不能忘，故附君體，以代捉刀；三場畢，此願了矣。」陳復求赴春闈。曰：「君先世福薄，慳吝之骨，誥贈所不堪也。」問：「將何適？」曰：「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，繫念常不能置。表兄為冥司典簿，求白地府主者，或當有說。」遂別而去。陳異之。天明，訪李姬，將問以泛舟之事；則姬死數日矣。又至皇親園，見題句猶存，而淡墨依稀，若將磨滅。始悟題者為魂，作者為鬼。至夕，褚喜而至，曰：「所謀幸成，敬與君別。」遂伸兩掌，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。陳將置酒為餞，搖首曰：「勿

須。君如不忘舊好，放榜後，勿憚修阻。」陳揮涕送之。見一人伺候於門；褚方依依，其人以手按其頂，隨手而匾，掬入囊，負之而去。過數日，陳果捷。于是治裝如越。呂妻斷育幾十年，五旬餘，忽生一子，兩手握固不可開。陳至，請相見，便謂掌中當有文曰「褚」。呂不深信。兒見陳，十指自開，視之果然。驚問其故，具告之。共相歡異。陳厚貽之，乃返。後呂以歲貢，廷試入都，舍於陳；則兒十三歲，入泮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呂老教門人，而不知自教其子。嗚呼！作善於人，而降祥於己，一間也哉！褚生者，未以身報師，先以魂報友，其志其行，可貫日月，豈以

其鬼故奇之與！」

盜戶

順治間，滕、嶧之區，十人而七盜，官不敢捕。後受撫，邑宰別之為「盜戶」。凡值與良民爭，則曲意左袒之，蓋恐其復叛也。後訟者輒冒稱盜戶，而怨家則力攻其偽；每兩造具陳，曲直且置不辨，而先以盜之真偽，反復相苦，煩有司稽籍焉。適官署多狐，宰有女為所惑，聘術士來，符捉入瓶，將熾以火。狐在瓶內大呼曰：「我盜戶也！」聞者無不匿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今有明火劫人者，官不以為盜而以

為姦；踰牆行淫者，每不自認姦而自認盜；世局又一變矣。設今日官署有狐，亦必大呼曰『吾盜』無疑也。」

章丘漕糧徭役，以及徵收火耗，小民常數倍於紳衿，故有田者爭求託焉。雖於國課無傷，而實於官橐有損。邑令鐘，牒請釐弊，得可。初使自首；既而奸民以此要上，數十年鬻去之產，皆誣託詭挂，以訟售主。令悉左袒之，故良懦者多喪其產。有李生為某甲所訟，同赴質審。甲呼之「秀才」；李厲聲爭辯，不居秀才之名。喧不已。令詰左右，共指為真秀才。令問：「何故不承？」李曰：「秀才且置高閣，待爭地後，再作之未晚也。」噫！以盜之名，則爭冒之；以

秀才之名，則爭辭之：變異矣哉！有人投匿名狀云：告狀人原壤，為抗法吞產事：身以年老不能當差，有負郭田五十畝，於隱公元年，暫挂惡衿顏淵名下。今功令森嚴，理合自首。詎惡久假不歸，霸為己有。身往理說，被伊師率惡黨七十二人，毒杖交加，傷殘脛肢；又將身鎖置陋巷，日給簞食瓢飲，囚餓幾死。互鄉地証，叩乞革頂嚴究，俾血產歸主，上告。「此可以繼柳跖之告夷、齊矣。」

某乙

邑西某乙，故梁上君子也。其妻深以為懼，屢勸止之；乙遂翻然自改。居二三年，貧窶不能自堪，思

欲一作馮婦而後已。乃託貿易，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。術者占曰：「東南吉，利小人，不利君子。」兆隱與心合，竊喜。遂南行，抵蘇、松間，日游村郭，凡數月。偶入一寺，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，心知其異，亦以一石投之。徑趨龕後臥。日既暮，寺中聚語，似有十餘人。忽一人數石，訝其多，因共搜龕後，得乙，問：「投石者汝耶？」乙諾。詰里居、姓名，乙詭對之。乃授以兵，率與共去。至一巨第，出奕梯，爭踰垣入。以乙遠至，逕不熟，俾伏牆外，司傳遞、守囊橐焉。少頃，擲一裹下；又少頃，縋一篋下。乙舉篋知有物，乃破篋，以手揣取，凡沉重物，悉納一囊，負之疾走，竟取道歸。由此建樓閣、買良

田，為子納粟。邑令扁其門曰「善士」。後大案發，群寇悉獲；惟乙無名籍，莫可查詰，得免。事寢既久，乙醉後時自述之。

曹有大寇某，得重貲歸，肆然安寢。有二三小盜，踰垣入，捉之，索金。某不與；箠灼並施，罄所有，乃去。某向人曰：「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！」遂深恨盜，投充馬捕，捕邑寇殆盡。獲曩寇，亦以所施者施之。

霍女

朱大興，彰德人。家富有而吝嗇已甚，非兒女婚

嫁，坐無賓、廚無肉。然佻達喜漁色，色所在，冗費不惜。每夜，踰垣過村，從蕩婦眠。一夜，遇少婦獨行，知為亡者，強脅之，引與俱歸。燭之，美絕。自言「霍氏」。細致研詰。女不悅曰：「既加收齒，何必復盤察？如恐相累，不如早去。」朱不敢問，留與寢處。顧女不能安粗糲，又厭見肉臠，必燕窩或雞心、魚肚白作羹湯，始能饜飽。朱無奈，竭力奉之。又善病，日須參湯一碗。朱初不肯。女呻吟垂絕，不得已，投之，病若失。遂以為常。女衣必錦繡，數日，即厭其故。如是月餘，計費不貲，朱漸不供。女啜泣不食，求去。朱懼，又委曲承順之。每苦悶，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為戲；戲時，朱設凳簾外，抱兒坐

觀之。女亦無喜容，數相諄罵，朱亦不甚分解。居二年，家漸落。向女婉言，求少減；女許之，用度皆損其半。久之，仍不給，女亦以肉糜相安；又漸而不珍亦御矣。朱竊喜。忽一夜，啟後扉亡去。朱惴惴若失；遍訪之，乃知在鄰村何氏家。何大姓，世胄也，豪縱好客，燈火達旦。忽有麗人，半夜人闐闐。詰之，則朱家之逃妾也。朱為人，何素藐之；又悅女美，竟納焉。綢繆數日，益惑之，窮極奢欲，供奉一如朱。朱得耗，坐索之，何殊不為意。朱質於官。官以其姓名來歷不明，置不理。朱貨產行賕，乃准拘質。女謂何曰：「妾在朱家，原非采禮媒定者，胡畏之？」何喜，將與質成。座客顧生諫曰：「收納逋

逃，已干國紀；況此女人門，日費無度，即千金之家，何能久也？」何大悟，罷訟，以女歸朱。過一二日，女又逃。有黃生者，故貧士，無偶。女叩扉入，自言所來。黃見豔麗忽投，驚懼不知所為。黃素懷刑，固卻之。女不去。應對間，嬌婉無那。黃心動，留之；而慮其不能安貧。女早起，躬操家苦，劬勞過舊室。黃為人蘊藉瀟灑，工於內媚，因恨相得之晚。止恐風聲漏洩，為歡不久。而朱自訟後，家益貧；又度女終不能安，遂置不究。女從黃數歲，親愛甚篤。一日，忽欲歸寧，要黃御送之。黃曰：「向言無家，何前後之舛？」曰：「曩漫言之。妾鎮江人。昔從蕩子，流落江湖，遂至於此。妾家頗裕，君竭貲而往，

必無相虧。」黃從其言，賃輿同去。至揚州境，泊舟江際。女適凭窗，有巨商子過，驚其豔，反舟綴之，而黃不知也。女忽曰：「君家綦貧，今有一療貧之法，不知能從否？」黃詰之。女曰：「妾相從數年，未能為君育男女，亦一不了事。妾雖陋，幸未老耄，有能以千金相贈者，便鬻妾去，此中妻室、田廬皆備焉。此計如何？」黃失色，不知何故。女笑曰：「君勿急，天下固多佳人，誰肯以千金買妾者。其戲言於外，以覘其有無。賣不賣，固自在君耳。」黃不肯。女自與榜人婦言之，婦曰黃，黃漫應焉。婦去無幾，返言：「鄰舟有商人子，願出八百。」黃故搖首以難之。未幾，復來，便言如命，即請過船交兌。黃微

哂。女曰：「教渠姑待，我囑黃郎，即令去。」女謂黃曰：「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，今始知耶？」黃問：「以何詞遣之？」女曰：「請即往署券，去不去固自在於我耳。」黃不可。女逼促之，黃不得已，詣焉。立刻兌付。黃令封誌之，曰：「遂以貧故，竟果如此，遽相割捨。倘室人必不肯從，仍以原金璧趙。」方運金至舟，女已從榜人婦從船尾登商舟，遙顧作別，並無悽戀。黃驚魂離舍，嗑不能言。俄商舟解纜，去如箭激。黃大號，欲追傍之，榜人不從，開舟南渡矣。瞬息達鎮江，運貲上岸。榜人急解舟去。黃守裝悶坐，無所適歸，望江水之滔滔，如萬箇之叢體。方掩泣間，忽聞姣聲呼「黃郎」。愕然四顧，則女已在前面。

途。喜極，負裝從之。問：「卿何遽得來？」女笑曰：「再遲數刻，則君有疑心矣。」黃乃疑其非常，固詰其情。女笑曰：「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，於邪者則誑之也。若實與君謀，君必不肯，何處可致千金者？錯囊充物，而合浦珠還，君幸足矣，窮問何為？」乃僱役荷囊，相將俱去。至水門內，一宅南向，逕入。俄而翁媪男婦，紛出相迎，皆曰：「黃郎來也！」黃入參公姥。有兩少年，揖坐與語，是女兄弟，大郎、三郎也。筵間味無多品，玉棹四枚，方几已滿。雞蟹鵝魚，皆齏切為箇。少年以巨椀行酒，談吐豪放。已而導入別院，俾夫婦同處。衾枕滑爽，而床則以熟革代棕藤焉。日有婢媪饋致三餐，女或時竟日不

出。黃獨居悶苦，屢言歸，女固止之。一日，謂黃曰：「今為君謀：請買一人，為子嗣計。然買婢媵則價奢；當偽為妾也兄者，使父與論婚，良家子不難致。」黃不可，女弗聽。有張貢士之女新寡，議聘金百緡，女強為娶之。新婦小名阿美，頗婉妙。女嫂呼之；黃瑟蹶不安，而女殊坦坦。他日，謂黃曰：「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，月餘可返，請夫婦安居。」遂去。夫妻獨居一院，按時給飲食，亦甚隆備。然自入門後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。每晨，阿美人覲媪，一兩言輒退。姊姒在旁，惟相視一笑。既流連久坐，亦不款曲，黃見翁，亦如之。偶值諸郎聚語，黃至，既都寂然。黃疑悶莫可告語。阿美覺之，詰曰：「君

既與諸郎伯仲，何以月來都如生客？」黃倉猝不能對，吃吃而言曰：「我十年於外，今始歸耳。」美又細審翁姑閥閱，及妯娌里居。黃大窘，不能復隱，底里盡露。女泣曰：「妾家雖貧，無作賤媵者，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！」黃惶怖莫知籌計，惟長跪一聽女命。美收涕挽之，轉請所處。黃曰：「僕何敢他謀，計惟子身自去耳。」女曰：「既嫁復歸，於情何忍？渠雖先從，私也；妾雖後至，公也。不如姑俟其歸，問彼既出此謀，將何以置妾也？」居數月，女竟不返。一夜，聞客舍喧飲，黃潛往窺之，見二客戎裝上坐：一人裹豹皮巾，凜若天神；東首一人，以虎頭革作兜牟，虎口啣額，鼻耳悉具焉。驚異而返，以告阿

美，竟莫測霍父子何人。夫妻疑懼，謀欲僦寓他所，又恐生其猜度。黃曰：「實告卿：即南海人還，折證已定，僕亦不能家此也。今欲攜卿去，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。不如姑別，二年中當復至。卿能待，待之；如欲他適，亦自任也。」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，黃不可。阿美流涕，要以信誓，乃別而歸。黃人辭翁姑。時諸郎皆他出，翁挽留以待其歸，黃不聽而行。登舟淒然，形神喪失。至瓜州，忽回首見片帆來，駛如飛；漸近，則船頭按劍而坐者，霍大郎也。遙謂曰：「君欲遄返，胡再不謀？遺夫人去，二三年，誰能相待也？」言次，舟已逼近。阿美自舟中出，大郎挽登黃舟，跳身逕去。先是，阿美既歸，方向父母泣訴，

忽大郎將輿登門，按劍相脅，逼女風走。一家慄息，莫敢遮問。女述其狀，黃不解何意，而得美良喜，開舟遂發。至家，出貲營業，頗稱富有。阿美常懸念父母，欲黃一往探之；又恐以霍女來，嫡庶復有參差。居無何，張翁訪至，見屋宇修整，心頗慰。謂女曰：「汝出門後，遂詣霍家探問，見門戶已扃，第主亦不知，半年竟無消息。汝母日夜零涕，謂被奸人賺去，不知流離何所。今幸無恙耶？」黃實告以情，因相猜為神。後阿美生子，取名仙賜。至十餘歲，母遣詣鎮江，至揚州界，休於旅舍，從者皆出。有女子來，挽兒入他室，下簾，抱諸膝上，笑問何名。兒告之。問：「取名何義？」答云：「不知。」女曰：「

歸問汝父當自知。」乃為挽髻，自摘髻上花代簪之；出金釧束腕上。又以黃金內袖，曰：「將去買書讀。」兒問其誰，曰：「兒不知更有一母耶？歸告汝父：朱大興死無棺木，當助之，勿忘也。」老僕歸舍，失少主；尋至他室，聞與人語，窺之，則故主母。簾外微嗽，將有咨白。女推兒榻上，恍惚已杳。問之舍主，並無知者。數日，自鎮江歸，語黃，又出所贈。黃感歎不已。及詢朱，則死裁三日，露尸未葬，厚恤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女其仙耶？三易其主不為貞；然為吝者破其慳，為淫者速其蕩，女非無心者也。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，貪淫鄙吝之骨，溝壑何惜焉？」

司文郎

平陽王平子，赴試北闈，賃居報國寺。寺中有餘杭生先在，王以比屋居，投刺焉。生不之答。朝夕遇之，多無狀。王怒其狂悖，交往遂絕。一日，有少年遊寺中，白服裙帽，望之愧然。近與接談，言語諧妙。心愛敬之。展問邦族，云：「登州宋姓。」因命蒼頭設座，相對嚙談。餘杭生適過，共起遜坐。生居然上座，更不搗搥。卒然問宋：「爾亦入闈者耶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駑駘之才，無志騰驤久矣。」又問：「何省？」宋告之。生曰：「竟不進取，足知高明。山左、右並無一字通者。」宋曰：「北人固少通者，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；南人固多通者，然通者亦未必

是足下。」言已，鼓掌；王和之，因而鬩堂。生慚忿，軒眉攘腕而大言曰：「敢當前命題，一校文藝乎？」宋他顧而哂曰：「有何不敢！」便趨寓所，出經授王。王隨手一翻，指曰：「『闕黨童子將命。』」生起，求筆札。宋曳之曰：「口占可也。我破已成：『於賓客往來之地，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。』」王捧腹大笑。生怒曰：「全不能文，徒事嫚罵，何以為人！」王力為排難，請另命佳題。又翻曰：「『殷有三仁焉。』」宋立應曰：「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趨一也。夫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？」生遂不作，起曰：「其為人也小有才。」遂去。王以此益重宋。邀入寓室，款言移晷，盡出所作

質宋。宋流覽絕疾，踰刻已盡百首。曰：「君亦沉深於此道者；然命筆時，無求必得之念，而尚有冀倖得之心，即此，已落下乘。」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。王大悅，師事之。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。宋啗而甘之，曰：「生平未解此味，煩異日更一作也。」由此相得甚懽。宋三五日輒一至，王必為之設水角焉。餘杭生時一遇之，雖不甚傾談，而傲睨之氣頓減。一日，以窗藝示宋。宋見諸友圈贊已濃，目一過，推置案頭，不作一語。生疑其未閱，復請之。答已覽竟。生又疑其不解。宋曰：「有何難解？但不佳耳！」生曰：「一覽丹黃，何知不佳？」宋便誦其文，如夙讀者，且誦且訾。生跼躄汗流，不言而去。移時，宋去，生

人，堅請王作。王拒之。生強搜得，見文多圈點，笑曰：「此大似水角子！」王故樸訥，覷然而已。次日，宋至，王具以告。宋怒曰：「我謂『南人不復反矣』，儻楚何敢乃爾！必當有以報之！」王力陳輕薄之戒以勸之，宋深感佩。既而場後，以文示宋，宋頗相許。偶與涉歷殿閣，見一瞽僧坐廊下，設藥賣醫。宋訝曰：「此奇人也！最能知文，不可不一請教。」因命歸寓取文。遇餘杭生，遂與俱來。王呼師而參之。僧疑其問醫者，便詰症候。王具白請教之意。僧笑曰：「是誰多口？無目何以論文？」王請以耳代目。僧曰：「三作兩千餘言，誰耐久聽！不如焚之，我視以鼻可也。」王從之。每焚一作，僧嗅而頷之。

曰：「君初法大家，雖未逼真，亦近似矣。我適受之以脾。」問：「可中否？」曰：「亦中得。」餘杭生未深信，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。僧再嗅曰：「妙哉！此文我心受之矣，非歸、胡何解辦此！」生大駭，始焚己作。僧曰：「適領一藝，未窺全豹，何忽另易一人來也？」生託言：「朋友之作，止彼一首；此乃小生作也。」僧嗅其餘灰，咳逆數聲，曰：「勿再投矣！格格而不能下，強受之以鬲；再焚，則作惡矣。」生慚而退。數日榜放，生竟領薦；王下第。生與王走告僧。僧歎曰：「僕雖盲於目，而不盲於鼻；簾中人並鼻盲矣。」俄餘杭生至，意氣發舒，曰：「盲和尚，汝亦啖人水角耶？今竟何如？」僧曰：「我所論

者文耳，不謀與君論命。君試尋諸試官之文，各取一首焚之，我便知孰為爾師。」生與王並搜之，止得八九人。生曰：「如有舛錯，以何為罰？」僧憤曰：「剗我盲瞳去！」生焚之，每一首，都言非是；至第六篇，忽向壁大嘔，下氣如雷。眾皆粲然。僧拭目向生曰：「此真汝師也！初不知而驟嗅之，刺於鼻，棘於腹，膀胱所不能容，直自下部出矣！」生大怒，去，曰：「明日自見，勿悔！勿悔！」越二三日，竟不至；視之，已移去矣。——乃知即某門生也。宋慰王曰：「凡吾輩讀書人，不當尤人，但當克己：不尤人則德益弘，能克己則學益進。當前蹶落，固是數之不偶；平心而論，文亦未便登峰，其由此砥礪，天下

自有不盲之人。」王肅然起敬。又聞次年再行鄉試，遂不歸，止而受教。宋曰：「都中薪桂米珠，勿憂資斧。舍後有窖鏹，可以發用。」即示之處。王謝曰：「昔竇、范貧而能廉，今某幸能自給，敢自污乎？」王一日醉眠，僕及庖人竊發之。王忽覺，聞舍後有聲；窺出，則金堆地上。情見事露，並相懼伏。方訶責間，見有金爵，類多鐫款，審視，皆大父字諱。——蓋王祖曾為南部郎，人都寓此，暴病而卒，金其所遺也。王乃喜，稱得金八百餘兩。明日告宋，且示之爵，欲與瓜分，固辭乃已。以百金往贈瞽僧，僧已去。積數月，敦習益苦。及試，宋曰：「此戰不捷，始真是命矣！」俄以犯規被黜。王尚無言；

宋大哭，不能止。王反慰解之。宋曰：「僕為造物所忌，困頓至於終身，今又累及良友。其命也夫！其命也夫！」王曰：「萬事固有數在。如先生乃無志進取，非命也。」宋拭淚曰：「久欲有言，恐相驚怪。某非生人，乃飄泊之游魂也。少負才名，不得志於場屋。佯狂至都，冀得知我者，傳諸著作。甲申之年，竟罹於難，歲歲飄蓬。幸相知愛，故極力為『他山』之攻，生平未酬之願，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。今文字之厄若此，誰復能漠然哉！」王亦感泣。問：「何淹滯？」曰：「去年上帝有命，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劫鬼，上者備諸曹任用，餘者即俾轉輪。賤名已錄，所未投到者，欲一見飛黃之快耳，今請別矣。」王問：

「所考何職？」曰：「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，暫令龔僮署篆，文運所以顛倒。萬一倖得此秩，當使聖教昌明。」明日，忻忻而至，曰：「願遂矣！宣聖命作『性道論』，視之色喜，謂可司文。閻羅穆簿，欲以『口孽』見棄。宣聖爭之，乃得就。某伏謝已。又呼近案下，囑云：『今以憐才，拔充清要；宜洗心供職，勿蹈前愆。』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。君必修行未至，但積善勿懈可耳。」王曰：「果爾，餘杭其德行何在？」曰：「此即不知。要冥司賞罰，皆無少爽。即前日瞽僧，亦一鬼也，是前朝名家。以生前拋棄字紙過多，罰作瞽。彼自欲醫人疾苦，以贖前愆，故託游塵肆耳。」王命置酒。宋曰：「無須；終

歲之擾，盡此一刻，再為我設水角足矣。」王悲愴不食。坐令自噉，頃刻，已過三盛。捧腹曰：「此餐可飽三日，吾以志君德耳。向所食，都在舍後，已成菌矣。藏作藥餌，可益兒慧。」王問後會，曰：「既有官責，當引嫌也。」又問：「梓潼祠中，一相酹祝，可能達否？」曰：「此都無益。九天甚遠，但潔身力行，自有地司牒報，則某必與知之。」言已，作別而沒。王視舍後，果生紫菌，采而藏之。旁有新土墳起，則水角宛然在焉。王歸，彌自刻厲。一夜，夢宋輿蓋而至，曰：「君向以小忿，誤殺一婢，削去祿籍；今篤行已折除矣。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。」是年，捷於鄉；明年，春闈又捷。遂不復仕。生二子，

其一絕鈍，啖以菌，遂大慧。後以故詣金陵，遇餘杭生於旅次，極道契闊，深自降抑，然鬢毛斑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餘杭生公然自詡，意其為文，未必盡無可觀；而驕詐之意態顏色，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。天人之厭棄已久，故鬼神皆玩弄之。脫能增修厥德，則簾內之『刺鼻棘心』者，遇之正易，何所遭之僅也。」

醜狐

穆生，長沙人。家清貧，冬無絮衣。一夕枯坐，有女子入，衣服炫麗而顏色黑醜。笑曰：「得毋寒

乎？」生驚問之。曰：「我狐仙也。憐君枯寂，聊與共溫冷榻耳。」生懼其狐，而厭其醜，大號。女以元寶置几上，曰：「若相諧好，以此相贈。」生悅而從之。床無裊褥，女代以袍。將曉，起而囑曰：「所贈，可急市軟帛作臥具；餘者絮衣作饌，足矣。倘得永好，勿憂貧也。」遂去。生告妻，妻亦喜，即市帛為之縫紉。女夜至，見臥具一新，喜曰：「君家娘子劬勞哉！」留金以酬之。從此至無虛夕。每去，必有所遺。年餘，屋廬修潔，內外皆衣文錦繡，居然素封。女賂遺漸少，生由此心厭之，聘術士至，畫符於門。女來，嚙折而棄之。人指生曰：「背德負心，至君已極！然此奈何我！若相厭薄，我自去耳。但情義

既絕，受於我者，須要償也！」忿然而去。生懼，告術士。術士作壇，陳設未已，忽顛地下，血流滿頰；視之，割去一耳。眾大懼，奔散；術士亦掩耳竄去。室中擲石如盆，門窗釜甑，無復全者。生伏床下，蓄縮汗聳。俄見女抱一物入，貓首獨尾，置床前，嗾之曰：「嘻嘻！可嚼奸人足。」物即齧履，齒利於刃。生大懼，將屈藏之，四肢不能動。物嚼指，爽脆有聲。生痛極，哀祝。女曰：「所有金珠，盡出勿隱。」生應之。女曰：「呵呵！」物乃止。生不能起，但告以處。女自往搜括，珠鈿衣服之外，止得二百餘金。女少之，又曰：「嘻嘻！」物復嚼。生哀鳴求恕。女限十日，償金六百。生諾之，女乃抱物去。久

之，家人漸聚，從床下曳生出，足血淋漓，喪其二指。視室中，財物盡空，惟當年破被存焉。遂以覆生，令臥。又懼十日復來，乃貨婢鬻衣，以足其數。至期，女果至；急付之，無言而去。自此遂絕。生足創，醫藥半年始愈，而家清貧如初矣。狐適近村于氏。于業農，家中不中貲；三年間，援例納粟，夏屋連蔓，所衣華服，半生家物。生見之，亦不敢問。偶適野，遇女於途，長跪道左。女無言，但以素巾裹五六金，遙擲生，反身逕去。後于氏早卒，女猶時至其家，家中金帛輒亡去。于子睹其來，拜參之，遙祝曰：「父即去世，兒輩皆若子，縱不撫卹，何忍坐令貧也？」女去，遂不復至。

異史氏曰：「邪物之來，殺之亦壯；而既受其德，即鬼物不可負也。既貴而殺趙孟，則賢豪非之矣。夫人非其心之所好，即萬鍾何動焉。觀其見金色喜，其亦利之所在，喪身辱行而不惜者歟？傷哉貪人，卒取殘敗！」

呂無病

洛陽孫公子，名麒，娶蔣太守女，甚相得。二十夭殂，悲不自勝。離家，居山中別業。適陰雨，晝臥，室無人。忽見複室簾下，露婦人足，疑而問之。有女子褰簾入，年約十八九，衣服樸潔，而微黑多麻，類貧家女。意必村中僦屋者，呵曰：「所須宜白

家人，何得輕人！」女微笑曰：「妾非村中人，祖籍山東，呂姓。父文學士。妾小字無病。從父客遷，早離顧復。慕公子世家名士，願為康成文婢。」孫笑曰：「卿意良佳。然僕輩雜居，實所不便，容旋里後，當輿聘之。」女次且曰：「自揣陋劣，何敢遂望敵體？聊備案前驅使，當不至倒捧冊卷。」孫曰：「納婢亦須吉日。」乃指架上，使取通書第四卷，——蓋試之也。女翻檢得之。先自涉覽，而後進之，笑曰：「今日河魁不曾在房。」孫意少動，留匿室中。女閒居無事，為之拂几整書，焚香拭鼎，滿室光潔，孫悅之。至夕，遣僕他宿。女俛眉承睫，殷勤臻至。命之寢，始持燭去。中夜睡醒，則床頭似有

臥人；以手探之，知為女。捉而撼焉。女驚起立榻下。孫曰：「何不別寢，床頭豈汝臥處也？」女曰：「妾善懼。」孫憐之，俾施枕床內。忽聞氣息之來，清如蓮蕊，異之；呼與共枕，不覺心蕩；漸與同衾，大悅之。念避匿非策，又恐同歸招議。孫有母姨，近隔十餘門，謀令遁諸其家，而後再致之。女稱善，便言：「阿姨，妾熟識之，無容先達，請即去。」孫送之，踰垣而去。孫母姨，寡媪也。凌晨起戶，女掩人。媪詰之。答云：「若甥遣問阿姨。公子欲歸，路賒乏騎，留奴暫寄此耳。」媪信之，遂止焉。孫歸，矯謂姨家有婢，欲相贈，遣人舁之而還，坐臥皆以從。久益嬖之，納為妾。世家論昏，皆勿許，殆有終

焉之志。女知之，苦勸令娶；乃娶於許，而終嬖愛無病。許甚賢，略不爭夕；無病事許益恭；以此嫡庶偕好。許舉一子阿堅，無病愛抱如己出。兒甫三歲，輒離乳媪，從無病宿；許喚之，不去。無何，許病卒。臨訣，囑孫曰：「無病最愛兒，即令子之可也；即正位焉亦可也。」既葬，孫將踐其言。告諸宗黨，僉謂不可；女亦固辭，遂止。邑有王天官女，新寡，來求婚。孫雅不欲娶，王再請之。媒道其美，宗族仰其勢，共慫恿之。孫惑焉，又娶之。色果豔，而驕已甚，衣服器用，多厭嫌，輒加毀棄。孫以愛敬故，不忍有所拂。入門數月，擅寵專房，而無病至前，笑啼皆罪。時怒遷夫婿，數相鬧鬥。孫患苦之，以故多獨

宿。婦又怒。孫不能堪，託故之都，逃婦難也。婦以遠遊咎無病。無病鞠躬屏氣，承望顏色；而婦終不快。夜使直宿床下，兒奔與俱。每喚起給使，兒輒啼。婦厭罵之。無病急呼乳媪來抱之，不去；強之，益號。婦怒起，毒撻無算，始從乳媪去。兒以是病悸，不食。婦禁無病不令見之。兒終日啼，婦叱媪，使棄諸地。兒氣竭聲嘶，呼而求飲；婦戒勿與。日既暮，無病窺婦不在，潛飲兒。兒見之，棄水捉衿，號咷不止。婦聞之，意氣洶洶而出。兒聞聲輟涕，一躍遂絕。無病大哭。婦怒曰：「賤婢醜態！豈以兒死脅我耶！無論孫家襁褓物；即殺王府世子，王天官女亦能任之！」無病乃抽息忍涕，請為葬具。婦不許，立

命棄之。婦去，竊撫兒，四體猶溫。隱語媪曰：「可速將去，少待於野，我當繼至。其死也，共棄之；活也，共撫之。」媪曰：「諾。」無病人室，攜簪珥出，追及之。共視兒，已蘇。二人喜，謀趨別業，往依姨。媪慮其纖步為累，無病乃先趨以俟之，疾若飄風，媪力奔始能及。約二更許，兒病危，不復可前。遂斜行人村，至田叟家，倚門待曉，扣扉借室，出簪珥易貲，巫醫並致，病卒不瘳。女掩泣曰：「媪好視兒，我往尋其父也。」媪方驚其謬妄，而女已杳矣。駭詫不已。是日，孫在都，方憩息床上，女悄然入。孫驚起曰：「纔眠已入夢耶！」女握手哽咽，頓足不能出聲。久之久之，方失聲而言曰：「妾歷千辛萬

苦，與兒逃於楊——」句未終，縱聲大哭，倒地而滅。孫駭絕，猶疑為夢。喚從人共視之，衣履宛然。大異不解。即刻趣裝，星馳而歸。既聞兒死妾遁，撫膺大悲。語侵婦，婦反唇相稽。孫忿，出白刃；婢嫗遮救，不得近，遙擲之。刀脊中額，額破血流，披髮嗥叫而出，將以奔告其家。孫捉還，杖撻無數，衣皆若縷，傷痛不可轉側。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，將待其瘥而後出之。婦兄弟聞之，怒，率多騎登門；孫亦集健僕械禦之。兩相叫罵，竟日始散。王未快意，訟之。孫捍衛入城，自詣質審，訴婦惡狀。宰不能屈，送廣文懲戒以悅王。廣文朱先生，世家子，剛正不阿。廉得情，怒曰：「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齷齪教

官，勒索傷天害理之錢，以吮人癰痔者耶！此等乞丐相，我所不能！」竟不受命，孫公然歸。王無奈之，乃示意朋好，為之調停，欲生謝過其家。孫不肯，十反不能決。婦創漸平，欲出之，又恐王氏不受，因循而安之。妾亡子死，夙夜傷心，思得乳媪，一問其情。因憶無病言「逃於楊」，近村有楊家疇，疑其在此；往問之，並無知者。或言五十里有楊谷，遣騎詣訊，果得之。兒漸平復；相見各喜，載與俱歸。兒望見父，噉然大啼，孫亦淚下。婦聞兒尚存，盛氣奔出，將致諄罵。兒方啼，開目見婦，驚投父懷，若求藏匿。抱而視之，氣已絕矣。急呼之，移時始甦。孫恚曰：「不知如何酷虐，遂使吾兒至此！」乃立離婚

書，送婦歸。王果不受，又舁還孫。孫不得已，父子別居一院，不與婦通。乳媪乃備述無病情狀，孫始悟其為鬼。感其義，葬其衣履，題碑曰「鬼妻呂無病之墓」。無何，婦產一男，交手於項而死者。孫益忿，復出婦；王又舁還之。孫乃具狀控諸上臺，皆以天官故，置不理。後天官卒，孫控不已，乃判令大歸。孫由此不復娶，納婢焉。婦既歸，悍名譟甚，居三四年，無問名者。婦頓悔，而已不可復挽。有孫家舊媪，適至其家。婦優待之，對之流涕；揣其情，似念故夫。媪歸告孫，孫笑置之。又年餘，婦母又卒，孤無所依，諸娣如頗厭嫉之；婦益失所，日輒涕零。一貧士喪偶，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，婦不肯。每陰託往

來者致意孫，泣告以悔，孫不聽。一日，婦率一婢，竊驢跨之，竟奔孫。孫方自內出，迎跪階下，泣不可止。孫欲去之。婦牽衣復跪之。孫固辭曰：「如復相聚，常無間言則已耳；一朝有他，汝兄弟如虎狼，再求離邊，豈可復得！」婦曰：「妾竊奔而來，萬無還理。留則留之，否則死之！且妾自二十一歲從君，二十三歲被出，誠有十分惡，寧無一分情？」乃脫一腕釧，並兩足而束之，袖覆其上，曰：「此時香火之誓，君寧不憶之耶？」孫乃熒眇欲淚，使人挽扶入室；而猶疑王氏詐諉，欲得其兄弟一言為證據。婦曰：「妾私出，何顏復求兄弟？如不相信，妾藏有死具在此，請斷指以自明。」遂於腰間出利刃，就床邊

伸左手一指斷之，血溢如涌。孫大駭，急為束裹。婦容色痛變，而更不呻吟。笑曰：「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，特借斗室為出家計，何用相猜？」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，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。又日求良藥醫指創，月餘尋愈。婦由此不茹葷酒，閉戶誦佛而已。居久，見家政廢弛，謂孫曰：「妾此來，本欲置他事於不問，今見如此用度，恐子孫有餓莩者矣。無已，再腆顏一經紀之。」乃集婢媪，按日責其績織。家人以其自投也，慢之，竊相譏訕，婦若不聞知。既而課工，惰者鞭撻不貸，眾始懼之。又垂簾課主計僕，綜理微密。孫乃大喜，使兒及妾皆朝見之。阿堅已九歲，婦加意溫卹，朝入塾，常留甘餌以待其歸；兒亦

漸親愛之。一日，兒以石投雀，婦適過，中顛而仆，踰刻不語。孫大怒，撻兒。婦蘇，力止之。且喜曰：「妾昔虐兒，心中每不自釋，今幸消一罪案矣。」孫益嬖愛之，婦每拒，使就妾宿。居數年，屢產屢殤，曰：「此昔日殺兒之報也。」阿堅既娶，遂以外事委兒，內事委媳。一日曰：「妾某日當死。」孫不信。婦自理葬具，至日，更衣入棺而卒。顏色如生，異香滿室；既殮，香始漸滅。

異史氏曰：「心之所好，原不在妍媸也。毛嬙、西施，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？然不遭悍妒，其賢不彰，幾令人與嗜痂者並笑矣。至錦屏之人，其夙根原厚，故豁然一悟，立證菩提；若地獄道中，皆富貴而

不經艱難者也。」

錢卜巫

夏商，河間人。其父東陵，豪富侈汰，每食包子，輒棄其角，狼藉滿地。人以其肥重，呼之「丟角太尉」。暮年，家綦貧，日不給餐；兩肱瘦，垂革如囊，人又呼「募莊僧」，——謂其挂袋也。臨終謂商曰：「余生平暴殄天物，上干天怒，遂至凍餓以死。汝當惜福力行，以蓋父愆。」商恪遵治命，誠樸無二，躬耕自給。鄉人咸愛敬之。富人某翁哀其貧，假以貲，使學負販，輒虧其母。愧無以償，請為傭。翁不肯。商瞿然不自安，盡貨其田宅，往酬翁。翁詰

得情，益憐之，強為贖還舊業；又益貸以重金，俾作賈。商辭曰：「十數金尚不能償，奈何結來生驢馬債耶？」翁乃招他賈與偕。數月而返，僅能不虧；翁不收其息，使復之。年餘，貸貲盈輦，歸至江，遭颶，舟幾覆，物半喪失。歸計所有，略可償主。遂語賈曰：「天之所貧，誰能救之？此皆我累君也！」乃稽簿付賈，奉身而退。翁再強之，必不可，躬耕如故。每自歎曰：「人生世上，皆有數年之享，何遂落魄如此？」會有外來巫，以錢卜，悉知人運數。敬詣之。巫，老嫗也。寓室精潔，中設神座，香氣常熏。商人朝拜訖，便索皆。商授百錢，巫盡內木筭中，執跪座下，搖響如祈籤狀。已而起，傾錢入手，而後於案上

次第擺之。其法以字為否，幕為亨；數至五十八皆字，以後則盡幕矣。遂問：「庚甲幾何？」答：「二十八歲。」巫搖首曰：「早矣！官人現行者先人運，非本身運。五十八歲，方交本身運，始無盤錯也。」問：「何謂先人運？」曰：「先人有善，其福未盡，則後人享之；先人有不善，其禍未盡，則後人亦受之。」商屈指曰：「再二十年，齒已老耄，行就木矣。」巫曰：「五十八以前，便有五年回潤，略可營謀；然僅免寒餓耳。五十八之年，當有巨金自來，不須力求。官人生無過行，再世享之不盡也。」別巫而返，疑信半焉。然安貧自守，不敢妄求。後至五十三歲，留意驗之。時方東作，病疔不能耕。既痊，天大

旱，早禾盡枯。近秋方雨，家無別種，田數畝悉以種穀。既而又旱，蕎菽半死，惟穀無恙；後得雨勃發，其豐倍焉。來春大饑，得以無餒。商以此信巫，從翁貸貲，小權子母，輒小獲；或勸作大賈，商不肯。迨五十七歲，偶葺牆垣，掘地得鐵釜；揭之，白氣如絮，懼不敢發。移時，氣盡，白鏹滿甕。夫妻共運之，稱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。竊議巫術小舛。鄰人妻入商家，窺見之，歸告夫。夫忌焉，潛告邑宰。宰最貪，拘商索金。妻欲隱其半。商曰：「非所宜得，留之賈禍。」盡獻之。宰得金，恐其漏匿，又追貯器，以金實之，滿焉，乃釋商。居無何，宰遷南昌同知。踰歲，商以懋遷至南昌，則宰已死。妻子將歸，貨其

粗重；有桐油如干簍，商以直賤，買之以歸。既抵家，器有滲漏，瀉注他器，則內有白金二錠；遍探皆然。兌之，適得前掘鏹之數。商由此暴富，益贍貧窮，慷慨不吝。妻勸積遺子孫，商曰：「此即所以遺子孫也。」鄰人赤貧至為丐，欲有所求，而心自愧。商聞而告之曰：「昔日事，乃我時數未至，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，於汝何尤？」遂周給之。鄰人感泣。後商壽八十，子孫承繼，數世不衰。

異史氏曰：「汰侈已甚，王侯不免，況庶人乎！生暴天物，死無飯含，可哀矣哉！幸而鳥死鳴哀，子能幹蠱，窮敗七十年，卒以中興；不然，父孽累子，子復累孫，不至乞丐相傳不止矣。何物老巫，遂宣天

之秘？嗚呼！怪哉！」

姚安

姚安，臨洮人，美丰標。同里宮姓，有女子字綠娥，豔而知書，擇偶不嫁。母語人曰：「門族風采，必如姚某始字之。」姚聞，給妻窺井，擠墮之，遂娶綠娥。雅甚親愛。然以其美也，故疑之：閉戶相守，步輒綴焉；女欲歸寧，則以兩肘支袍，覆翼以出，入輿封誌，而後馳隨其後，越宿，促與俱歸。女心不能善，忿曰：「若有桑中約，豈瑣瑣所能止耶！」姚以故他往，則扃女室中，女益厭之；俟其去，故以他鑰置門外以疑之。姚見大怒，問所自來。女憤言：「不

知！」姚愈疑，伺察彌嚴。一日，自外至，潛聽久之，乃開鎖啟扉，惟恐其響，悄然掩入。見一男子貂冠臥床上。忿怒，取刀奔入，力斬之。近視，則女晝眠畏寒，以貂覆面上。大駭，頓足自悔。宮翁忿質官。官收姚，褫衿苦械。姚破產，以具金賂上下，得不死。由此精神迷惘，若有所失。適獨坐，見女與髯丈夫，狎褻榻上，惡之，操刃而往，則沒矣；反坐，又見之。怒甚，以刀擊榻，席褥斷裂。憤然執刃，近榻以伺之，見女立面前，視之而笑。遽砍之，立斷其首；既坐，女不移處，而笑如故。夜間滅燭，則聞淫溺之聲，褻不可言。日日如是，不復可忍，於是鬻其田宅，將卜居他所。至夜，偷兒穴壁入，劫金而去。

自此貧無立錐，忿恚而死。里人藁葬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愛新而殺其舊，忍乎哉！人止知新鬼為厲，而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。嗚呼！截指而適其屢，不亡何待！」

采薇翁

明鼎革，干戈蠶起。於陵劉芝生，聚眾數萬，將南渡。忽一肥男子詣柵門，敝衣露腹，請見兵主。劉延入與語，大悅之。問其姓字，自號采薇翁。劉留參帷幄，贈以刃。翁言：「我自有利兵，無須矛戟。」問兵所在。翁乃捋衣露腹，臍大可容雞子；忍氣鼓

之，忽臍中塞膚，嗤然突出劍跗；握而抽之，白刃如霜。劉大驚，問：「止此乎？」笑指腹曰：「此武庫也，何所不有。」命取弓矢，又如前狀，出雕弓一；略一閉息，則一矢飛墮，其出不窮。已而劍插臍中，既都不見。劉神之，與同寢處，敬禮甚備。時營中號令雖嚴，而烏合之群，時出剽掠。翁曰：「兵貴紀律；今統數萬之眾，而不能鎮懾人心，此敗亡之道也。」劉喜之，於是糾察卒伍，有掠取婦女財物者，梟以示眾。軍中稍肅，而終不能絕。翁不時乘馬出，遨遊部伍之間，而軍中悍將驕卒，輒首自墮地，不知其何因。因共疑翁。前進嚴飭之策，兵士已畏惡之；至此益相憾怨。諸部領譖於劉曰：「采薇翁，妖術

也。自古名將，止聞以智，不聞以術。浮雲、白雀之徒，終致滅亡。今無辜將士，往往自失其首，人情洵懼；將軍與處，亦危道也，不如圖之。」劉從其言，謀俟其寢，誅之。使覘翁，翁坦腹方臥，息如雷。眾大喜，以兵繞舍，兩人持刀入，斷其頭；及舉刀，頭已復合，息如故，大驚。又斫其腹；腹裂無血，其中戈矛森聚，盡露其穎。眾益駭，不敢近；遙撥以稍，而鐵弩大發，射中數人。眾驚散，白劉。劉急詣之，已杳矣。

崔猛

崔猛，字勿猛，建昌世家子。性剛毅，幼在塾

中，諸童稍有所犯，輒奮拳毆擊，師屢戒不悛；名、字，皆先生所賜也。至十六七，強武絕倫。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。喜雪不平，以是鄉人共服之，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。崔抑強扶弱，不避怨嫌；稍逆之，石杖交加，支體為殘。每盛怒，無敢勸者。惟事母孝，母至則解。母譴責備至，崔唯唯聽命，出門輒忘。比鄰有悍婦，日虐其姑。姑餓瀕死，子竊啖之；婦知，詬厲萬端，聲聞四院。崔怒，逾垣而過，鼻耳脣舌盡割之，立斃。母聞大駭，呼鄰子，極意溫卹，配以少婢，事乃寢。母憤泣不食。崔懼，跪請受杖，且告以悔。母泣不顧。崔妻周，亦與並跪。母乃杖子，而又針刺其臂，作十字紋，朱塗之，俾勿滅。崔並受之，

母乃食。母喜飯僧道，往往饜飽之。適一道士在門，崔過之。道士目之曰：「郎君多凶橫之氣，恐難保其令終。積善之家，不宜有此。」崔新受母戒，聞之，起敬曰：「某亦自知；但一見不平，苦不自禁。力改之，或可免否？」道士笑曰：「姑勿問可免不可免，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。但當痛自抑；如有萬分之一，我告君以解死之術。」崔生平不信厭禳，笑而不言。道士曰：「我固知君不信。但我所言，不類巫覡，行之亦盛德；即或不效，亦無妨礙。」崔請教，乃曰：「適門外一後生，宜厚結之，即犯死罪，彼亦能活之也。」呼崔出，指示其人。蓋趙氏兒，名僧哥。趙，南昌人，以歲稔饑，僑寓建昌。崔由是深相結，請趙

館於其家，供給優厚。僧哥年十二，登堂拜母，約為弟昆。踰歲東作，趙攜家去，音問遂絕。崔母自鄰婦死，戒子益切，有赴訴者，輒擯斥之。一日，崔母弟卒，從母往弔。途遇數人，繫一男子，呵罵促步，加以捶扑。觀者塞途，輿不得進。崔問之。識崔者競相擁告。先是，有巨紳子某甲者，豪橫一鄉，窺李申妻有色，欲奪之，道無由。因命家人誘與博賭，貸以貲而重其息，要使署妻於券，貲盡復給。終夜，負債數千；積半年，計子母三十餘千。申不能償，強以多人篡取其妻。申哭諸其門。某怒，拉繫樹上，榜笞刺剝，逼立「無悔狀」。崔聞之，氣涌如山，鞭馬前向，意將用武。母搥簾而呼曰：「喏！又欲爾耶！」

崔乃止。既弔而歸，不語亦不食，兀坐直視，若有所嗔。妻詰之，不答。至夜，和衣臥榻上，輾轉達旦，次夜復然。忽啟戶出，輒又還臥。如此三四，妻不敢詰，惟惴息以聽之。既而遲久乃反，掩扉熟寢矣。是夜，有人殺某甲於床上，剗腹流腸；申妻亦裸尸床下。官疑申，捕治之。橫被殘梏，踝骨皆見，卒無詞。積年餘，不堪刑，誣服，論辟。會崔母死，既殯，告妻曰：「殺甲者，實我也，徒以有老母故，不敢泄。今大事已了，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？我將赴有司死耳！」妻驚挽之，絕裾而去，自首於庭。官愕然，械送獄，釋申。申不可，堅以自承。官不能決，兩收之。戚屬皆諂讓申。申曰：「公子所為，是我欲

為而不能者也。彼代我為之，而忍坐視其死乎？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。」執不異詞，固與崔爭。久之，衙門皆知其故，強出之，以崔抵罪，瀕就決矣。會卹刑官趙部郎，案臨閱囚，至崔名，屏人而喚之。崔人，仰視堂上，僧哥也。悲喜實訴。趙徘徊良久，仍令下獄，囑獄卒善視之。尋以自首減等，充雲南軍，申為服役而去；未期年，援赦而歸：皆趙力也。既歸，申終從不去，代為紀理生業。予之貲，不受。緣橦技擊之術，頗以關懷。崔厚遇之，買婦授田焉。崔由此力改前行，每撫臂上刺痕，泫然流涕。以故鄉鄰有事，申輒矯命排解，不相稟白。有王監生者，家豪富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，出入其門。邑中殷實者，多

被劫掠；或迕之，輒遣盜殺諸途。子亦淫暴。王有寡孀，父子俱烝之。妻仇氏，屢沮王，王縊殺之。仇兄弟質諸官，王賕囑，以告者坐誣。兄弟冤憤莫伸，詣崔求訴。申絕之使去。過數日，客至，適無僕，使申淪茗。申默然出，告人曰：「我與崔猛朋友耳，從徒萬里，不可謂不至矣；曾無廩給，而役同廝養，所不甘也！」遂忿而去。或以告崔。崔訝其改節，而亦未之奇也。申忽訟於官，謂崔二年不給傭值。崔大異之，親與對狀，申忿相爭。官不直之，責逐而去。又數日，申忽夜入王家，將其父子孀婦並殺之，黏紙於壁，自書姓名；及追捕之，則亡命無蹟。王家疑崔主使，官不信。崔始悟前此之訟，蓋恐殺人之累己也。

關行附近州邑，追捕甚急。會闖賊犯順，其事遂寢。及明鼎革，申攜家歸，仍與崔善如初。時土寇嘯聚，王有從子得仁，集叔所招無賴，據山為盜，焚掠村疇。一夜，傾巢而至，以報仇為名。崔適他出；申破扉始覺，越牆伏暗中。賊搜崔、李不得，據崔妻，括財物而去。申歸，止有一僕，忿極，乃斷繩數十段，以短者付僕，長者自懷之。囑僕越賊巢，登半山，以火熬繩，散挂荊棘，即反勿顧。僕應而去。申窺賊皆腰束紅帶，帽繫紅絹，遂倣其裝。有老牝馬初生駒，賊棄諸門外。申乃縛駒跨馬，銜枚而出，直至賊穴。賊據一大村，申繫馬村外，踰垣入。見賊眾紛紜，操戈未釋。申竊問諸賊，知崔妻在王某所。俄聞傳令，

俾各休息，轟然噉應。忽一人報東山有火，眾賊共望之；初猶一二點，既而多類星宿。申坐息急呼東山有警。王大驚，束裝率眾而出。申乘間漏出其右，反身入內。見兩賊守帳，給之曰：「王將軍遺佩刀。」兩賊競覓。申自後斫之，一賊踣；其一回顧，申又斬之。竟負崔妻越垣而出。解馬授轡，曰：「娘子不知途，縱馬可也。」馬戀駒奔駛，申從之。出一隘口，申灼火於繩，遍懸之，乃歸。次日，崔還，以為大辱，形神跳躁，欲單騎往平賊。申諫止之。集村人共謀，眾恇怯莫敢應。解諭再四，得敢往二十餘人，又苦無兵。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，崔欲殺之，申不可；命二十人各持白梃，具列於前，乃割其耳而縱

之。眾怨曰：「此等兵旅，方懼賊知，而反示之。脫其傾隊而來，闔村不保矣！」申曰：「吾正欲其來也。」執匿盜者誅之。遣人四出，各假弓矢火銃，又詣邑借巨砲二。日暮，率壯士至隘口，置砲當其衝，使二人匿火而伏，囑見賊乃發。又至谷東口，伐樹置崖上。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，分岸伏之。一更向盡，遙聞馬嘶，賊果大至，繼屬不絕。俟盡入谷，乃推墮樹木，斷其歸路。俄而砲發，喧騰號叫之聲，震動山谷。賊驟退，自相踐踏；至東口，不得出，集無隙地。兩岸銃矢夾攻，勢如風雨，斷頭折足者，枕藉溝中。遺二十餘人，長跪乞命。乃遣人繫送以歸。乘勝直抵其巢。守巢者聞風奔竄，搜其輜重而還。崔大

喜，問其設火之謀。曰：「設火於東，恐其西追也；短，欲其速盡，恐偵知其無人也；既而設於谷口，口甚隘，一夫可以斷之，彼即追來，見火必懼；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。」取賊鞫之，果追入谷，見火驚退。二十余賊，盡剽削而放之。由此威聲大震，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，得土團三百余人。各處強寇無敢犯，一方賴之以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快牛必能破車，崔之謂哉！志意慷慨，蓋鮮儷矣。然欲天下無不平之事，寧非意過其通者與？李申，一介細民，遂能濟美。緣幢飛入，翦禽獸于深閨；斷路夾攻，蕩么魔于隘谷。使得假五丈之旗，為國效命，烏在不南面而王哉！」

詩讞

青州居民范小山，販筆為業，行賈未歸。四月間，妻賀氏獨居，夜為盜所殺。是夜微雨，泥中遺詩扇一柄，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。晟，不知何人；吳，益都之素封，與范同里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，故里黨共信之。郡縣拘質，堅不伏，慘被械梏，誣以成案；駁解往復，歷十餘官，更無異議。吳亦自分必死，囑其妻罄竭所有，以濟瑩獨。有向其門誦佛千者，給以絮袴；至萬者絮襖；於是乞丐如市，佛號聲聞十餘里。因而家驟貧，惟日貨田產，以給資斧。陰賂監者使市鳩。夜夢神人告之曰：「子勿死，曩日『外邊凶』，目下『裏邊吉』矣。」再睡，又言，以是不果

死。無何，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，錄囚至吳，若有所思。因問：「吳某殺人，有何確據？」范以扇對。先生熟視扇，便問：「王晟何人？」並云不知。又將爰書細閱一過，立命脫其死械，自監移之倉。范力爭之。怒曰：「爾欲妄殺一人便了卻耶？抑將得仇人而甘心耶？」眾疑先生私吳，俱莫敢言。先生標朱簽，立拘南郭某肆主人。主人懼，莫知所以。至則問曰：「肆壁有東莞李秀詩，何時題耶？」答云：「舊歲提學按臨，有日照二三秀才，飲醉留題，不知所居何里。」遂遣役至日照，坐拘李秀。數日，秀至。怒曰：「既作秀才，奈何謀殺人？」秀頓首錯愕，曰：「無之！」先生擲扇下，令其自視，曰：「明係爾

作，何詭託王晟？」秀審視曰：「詩真某作，字實非某書。」曰：「既知汝詩，當即汝友。誰書者？」秀曰：「蹟似沂州王佐。」乃遣役關拘王佐。佐至，呵之如秀狀。佐供：「此益都鐵商張成索某書者，云晟其表兄也。」先生曰：「盜在此矣。」執成至，一訊遂伏。先是，成窺賀美，欲挑之，恐不諧。念託於吳，必人所共信，故偽為吳扇，執而往。諧則自認，不諧則嫁名於吳，而實不期至於殺也。踰垣入，逼婦。婦因獨居，常以刀自衛。既覺，捉成衣，操刀而起。成懼，奪其刀。婦力挽，令不得脫，且號。成益窘，遂殺之，委扇而去。三年冤獄，一朝而雪，無不誦神明者。吳始語「裏邊吉」乃「周」字也。然終莫

解其故。後邑紳乘間請之。笑曰：「此最易知。細閱爰書，賀被殺在四月上旬；是夜陰雨，天氣猶寒，扇乃不急之物，豈有忙迫之時，反攜此以增累者，其嫁禍可知。向避雨南郭，見題壁詩與箆頭之作，口角相類，故妄度李生，果因是而得真盜。」聞者歎服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下事，人之深者，當其無有有之用。詞賦文章，華國之具也，而先生以相天下士，稱孫陽焉。豈非入其中深乎？而不謂相士之道，移於折獄。易曰：『知幾其神。』先生有之矣。」

鹿啣草

關外山中多鹿。土人戴鹿首，伏草中，捲葉作聲，鹿即群至。然牡少而牝多。牝交群牝，千百必遍，既遍遂死。眾牝嗅之，知其死，分走谷中，啣異草置吻旁以熏之，頃刻復甦。急鳴金施銃，群鹿驚走。因取其草，可以回生。

小棺

天津有舟人某，夜夢一人教之曰：「明日有載竹筥賃舟者，索之千金；不然，勿渡也。」某醒，不信。既寐，復夢，且書「、」、「三字於壁，囑云：「倘渠吝價，當即書此示之。」某異之。但不識其字，亦不解何意。次日，留心行旅。日向西，果有一人驅

驟載筒來，問舟。某如夢索價。其人笑之。反復良久，某牽其手，以指書前字。其人大愕，即刻而滅。搜其裝載，則小棺數萬餘，每具僅長指許，各貯滴血而已。某以三字傳示遐邇，並無知者。未幾，吳逆叛謀既露，黨羽盡誅，陳尸幾如棺數焉。徐白山說。

邢子儀

滕有楊某，從白蓮教黨，得左道之術。徐鴻儒誅後，楊幸漏脫，遂挾術以遨。家中田園樓閣，頗稱富有。至泗上某紳家，幻法為戲，婦女出窺。楊睨其女美，歸謀攝取之。其繼室朱氏，亦風韻，飾以華妝，偽作仙姬；又授木鳥，教之作用；乃自樓頭推墮之。

朱覺身輕如葉，飄飄然凌雲而行。無何，至一處，雲止不前，知已至矣。是夜，月明清潔，俯視甚了。取木鳥投之。鳥振翼飛去，直達女室。女見彩禽翔入，喚婢撲之；鳥已沖簾出。女追之，鳥墮地作鼓翼聲；近逼之，撲入裙底，展轉間，負女飛騰，直沖霄漢。婢大號。朱在雲中言曰：「下界人勿須驚怖，我月府姮娥也。渠是王母第九女，偶謫塵世。王母日切懷念，暫招去一相會聚，即送還耳。」遂與結襟而行。方及泗水之界，適有放飛爆者，斜觸鳥翼；鳥驚墮，牽朱亦墮，落一秀才家。秀才邢子儀，家赤貧而性方鯁。曾有鄰婦夜奔，拒不納。婦啣憤去，譖諸其夫，誣以挑引。夫固無賴，晨夕登門詬辱之。邢因貨產僦

居別村。有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，刑踵門叩之。顧望見笑曰：「君富足千鐘，何著敗絮見人？豈謂某無瞳耶？」刑嗤妄之。顧細審曰：「是矣。固雖然金穴不遠矣。」刑又妄之。顧曰：「不惟暴富，且得麗人。」刑終不以為信。顧推之出，曰：「且去且去，驗后方索謝耳。」是夜，獨坐月下，忽一女自天降；視之，皆麗姝。詫為妖，詰問之，初不肯言。刑將號召鄉里，朱懼，始以實告，且囑勿洩，願終從焉。刑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，遂遣人告其家。其父母自女飛升，零涕惶惑；忽得報書，驚喜過望，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。報刑百金，攜女歸。刑得豔妻，方憂四壁，得金甚慰。往謝顧。顧又審曰：「尚未尚未。泰運已

交，百金何足言！」遂不受謝。先是，紳歸，請于上官捕楊。楊預遁，不知所之，遂籍其家，發牒追朱。朱懼，牽邢飲泣。邢亦計窘，始賂承牒者，賃車騎攜朱詣紳，哀求解脫。紳感其義，為竭力營謀，得贖免；留夫妻於別館，懽如戚好。紳女幼受劉聘；劉顯秩也，聞女奇邢家信宿，以為辱，反婚書，與女絕姻。紳將議姻他族；女告父母，誓從邢。邢聞之喜；朱亦喜，自願下之。紳憂邢無家，時楊居宅從官貨，因代購之。夫妻遂歸，出曩金，粗治器具，蓄婢僕，旬日耗費已盡。但冀女來，當復得其資助。一夕，朱謂邢曰：「孽夫楊某，曾以千金埋樓下，惟妾知之。適視其處，磚石依然，或窖藏無恙。」往共發之，果

得金。因信顧術之神，厚報之。後女子歸，妝貲豐盛，不數年，富甲一郡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白蓮殲滅而楊獨不死，又附益之，幾疑恢恢者疏而且漏矣。孰知天留之，蓋為邢也。不然，邢即否極而泰，亦惡能倉卒起樓閣、累巨金哉？不愛一色，而天報之以兩。嗚呼！造物無言，而意可知矣。」

李生

商河李生，好道。村外里餘，有蘭若，築精舍三楹，趺坐其中。游食緇黃，往來寄宿，輒與傾談，供

給不厭。一日，大雪嚴寒，有老僧擔囊借榻，其詞玄妙。信宿將行，固挽之，留數日。適生以他故歸，僧囑早至，意將別生。雞鳴而往，扣關不應。踰垣入，見室中燈火熒熒，疑其有作，潛窺之。僧趣裝矣，一瘦驢繫燈檠上。細審，不類真驢，頗似殉葬物；然耳尾時動，氣咻咻然。俄而裝成，啟戶牽出。生潛尾之。門外原有大池，僧繫驢池樹，裸入水中，遍體掬濯已。著衣牽驢入，亦濯之。既而加裝超乘，行絕駛。生始呼之。僧但遙拱致謝，語不及聞，去已遠矣。王梅屋言：李其友人。曾至其家，見堂上額書「待死堂」，亦達士也。

陸押官

趙公，湖廣武陵人，官宮詹，致仕歸。有少年伺門下，求司筆札。公召入，見其人秀雅。詰其姓名，自言陸押官。不索傭值。公留之，慧過凡僕。往來牋奏，任意裁答，無不工妙。主人與客弈，陸睨之，指點輒勝。趙益優寵之。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目，戲索作筵。押官許之。問：「僚屬幾何？」會別業主計者皆至，約三十餘人，眾悉告之數以難之。押官曰：「此大易。但客多，倉卒不能遽辦，肆中可也。」遂遍邀諸侶赴臨街店。皆坐。酒甫行，有按壺起者曰：「諸君姑勿酌。請問今日誰作東道主？宜先出貲為質，始可放情飲噉；不然，一舉數千，闕然都散，向何取償也？」眾目押官。押官笑曰：「得無謂我無錢耶？」

我固有錢。」乃起向盆中捻溼麵如拳，碎掐置几上；隨擲，遂化為鼠，竄動滿案。押官任捉一頭，裂之，啾然腹破，得小金；再捉，亦如之。頃刻鼠盡，碎金滿前，乃告眾曰：「是不足供飲耶？」眾異之，乃共恣飲。既畢，會直三兩餘。眾秤金，適符其數。眾索一枚懷歸，白其異於主人。主人命取金，搜之已亡。反質肆主，則償貲悉化蒺藜。還白趙，趙詰之。押官曰：「朋輩逼索酒食，囊空無貲。少年學作小劇，故試之耳。」眾復責償。押官曰：「我非賺酒食者，某村麥穰中，再一簸揚，可得麥二石，足償酒價有餘也。」因浼一人同去。某村主計者將歸，遂與偕往。至則淨麥數斛，已堆場中矣。眾以此益奇押官。一

日，趙赴友筵，堂中有益蘭甚茂，愛之。歸猶贊歎之。押官曰：「誠愛此蘭，無難致者。」趙猶未信。凌晨至齋，忽聞異香蓬勃，則有蘭花一盆，箭葉多寡，宛如所見。因疑其竊，審之。押官曰：「臣家所蓄，不下千百，何須竊焉？」趙不信。適某友至，見蘭驚曰：「何酷肖寒家物！」趙曰：「余適購之，亦不識所自來。但君出門時，見蘭花尚在否？」某曰：「我實不曾至齋，有無固不可知。然何以至此？」趙視押官。押官曰：「此無難辨：公家盆破，有補綴處；此盆無也。」驗之始信。夜告主人曰：「向言某家花卉頗多，今屈玉趾，乘月往觀。但諸人皆不可從，惟阿鴨無害。」——鴨，宮詹僮也。遂如所

請。公出，已有四人荷肩輿，伏候道左。趙乘之，疾於奔馬。俄頃入山，但聞奇香沁骨。至一洞府，見舍宇華耀，迥異人間；隨處皆設花石，精盆佳卉，流光散馥，即蘭一種，約有數十餘盆，無不茂盛。觀已，如前命駕歸。押官從趙十餘年。後趙無疾卒，遂與阿鴨俱出，不知所往。

蔣太史

蔣太史超，記前世為峨嵋僧，數夢至故居菴前潭邊濯足。為人篤嗜內典，一意台宗，雖早登禁林，嘗有出世之想。假歸江南，抵秦郵，不欲歸。子哭挽之，弗聽。遂入蜀，居成都金沙寺；久之，又之峨

嶂，居伏虎寺，示疾怛化。自書偈云：「翛然猿鶴自來親，老衲無端墮業塵。妄向鑊湯求避熱，那從大海去翻身。功名傀儡場中物，妻子骷髏隊裏人。只有君親無報答，生生常自祝能仁。」

邵士梅

邵進士，名士梅，濟寧人。初授登州教授，有二老秀才投刺，睹其名，似甚熟識；凝思良久，忽悟前身。便問齋夫：「某生居某村否？」又言其丰範，一一合。俄兩生入，執手傾語，歡若平生。談次，問高東海況。二生曰：「獄死二十餘年矣，今一子尚存。此鄉中細民，何以見知？」邵笑云：「我舊戚也。」

先是，高東海素無賴；然性豪爽，輕財好義。有負租而鬻女者，傾囊代贖之。私一媼，媼坐隱盜，官捕甚急，逃匿高家。官知之，收高，備極撻掠，終不服，尋死獄中。其死之日，即邵生辰。後邵至某村，卹其妻子，遠近皆知其異。此高少宰言之，即高公子冀良同年也。

顧生

江南顧生，客稷下，眼暴腫，晝夜呻吟，罔所醫藥。十餘日，痛少減。乃合眼時輒睹巨宅，凡四五進，門皆洞闢；最深處有人往來，但遙睹不可細認。一日，方凝神注之，忽覺身入宅中，三歷門戶，絕無

人跡。有南北廳事，內以紅氈貼地。略窺之，見滿屋嬰兒，坐者、臥者、膝行者，不可數計。愕疑間，一人自舍後出，見之曰：「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，果然。」便邀之。顧不敢入，強之乃入。問：「此何所？」曰：「九王世子居。世子瘧疾新瘥，今日親賓作賀，先生有緣也。」言未已，有奔至者，督促速行。俄至一處，雕榭朱欄，一殿北向，凡九楹。歷階而升，則客已滿座，見一少年北面坐，知是王子，便伏堂下。滿堂盡起。王子曳顧東向坐。酒既行，鼓樂暴作，諸妓升堂，演「華封祝」。纔過三折，逆旅主人及僕喚進午餐，就床頭頻呼之。耳聞甚真，心恐王子知，遂託更衣而出。仰視日中夕，則見僕立床前，

始悟未離旅邸。心欲急反，因遣僕闔扉去。甫交睫，見宮舍依然，急循故道而入。路經前嬰兒處，並無嬰兒，有數十媪蓬首駝背，坐臥其中。望見顧，出惡聲曰：「誰家無賴子，來此窺伺！」顧驚懼，不敢置辨，疾趨後庭，升殿即坐。見王子領下添髭尺餘矣。見顧，笑問：「何往？劇本過七折矣。」因以巨觥示罰。移時曲終，又呈齣目。顧點「鼓祖娶婦」。妓即以椰瓢行酒，可容五斗許。顧離席辭曰：「臣目疾，不敢過醉。」王子曰：「君患目，有太醫在此，便合診視。」東座一客，即離坐來，兩指啟雙眦，以玉簪點白膏如脂，囑合目少睡。王子命侍兒導入複室，令臥；臥片時，覺床帳香軟，因而熟眠。居無何，忽聞

鳴鈺鏗聒，即復驚醒。疑是優戲未畢；開目視之，則旅舍中狗舐油鐺也。然目疾若失。再閉眼，一無所睹矣。

陳錫九

陳錫九，邳人。父子言，邑名士。富室周某，仰其聲望，訂為婚姻。陳累舉不第，家業蕭索，游學于秦，數年無信。周陰有悔心。以少女適王孝廉為繼室；王聘儀豐盛，僕馬甚都。以此愈憎錫九貧，堅意絕婚；問女，女不從。怒，以惡服飾遣歸錫九。日不舉火，周全不顧恤。一日，使傭媪以饁餉女，入門向母曰：「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。」女恐母慚，強

笑以亂其詞。因出榼中肴餌，列母前。媼止之曰：「無須爾！自小姑入人家，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？吾家物，料姥姥亦無顏啗噉得。」母大恚，聲色俱變。媼不服，惡語相侵。紛紜間，錫九自外人，訊知大怒，撮毛批頰，撻逐出門而去。次日，周來逆女，女不肯歸；明日又來，增其人數，眾口叻叻，如將尋鬥。母強勸女去。女潛然拜母，登車而去。過數日，又使人來，逼索離婚書，母強錫九與之。惟望子言歸，以圖別處。周家有人自西安來，知子言已死，陳母哀憤成疾而卒。錫九哀迫中，尚望妻歸；久而渺然，悲憤益切。薄田數畝，鬻治葬具。葬畢，乞食赴秦，以求父骨。至西安，遍訪居人，或言數年前有書

生死於逆旅，葬之東郊，今冢已沒。錫九無策，惟朝丐市廛，暮宿野寺，冀有知者。會晚經叢葬處，有數人遮道，逼索飯價。錫九曰：「我異鄉人，乞食城郭，何處少人飯價？」共怒，捽之仆地，以埋兒敗絮塞其口。力盡聲嘶，漸就危殆。忽共驚曰：「何處官府至矣！」釋手寂然。俄有車馬至，便問：「臥者何人？」即有數人扶至車下。車中人曰：「是吾兒也。孽鬼何敢爾！可悉縛來，勿致漏脫。」錫九覺有人去其塞，少定，細認，真其父也。大哭曰：「兒為父母良苦。今固尚在人間耶！」父曰：「我非人，太行總管也。此來亦為吾兒。」錫九哭益哀。父慰諭之。錫九泣述岳家離婚。父曰：「無憂，今新婦亦在母所。」

母念兒甚，可暫一往。」遂與同車，馳如風雨。移時，至一官署，下車入重門，則母在焉。錫九痛欲絕，父止之。錫九啜泣聽命。見妻在母側，問母曰：「兒婦在此，得毋亦泉下耶？」母曰：「非也，是汝父接來，待汝歸家，當便送去。」錫九曰：「兒侍父母，不願歸矣。」母曰：「辛苦跋涉而來，為父骨耳。汝不歸，初志為何也？況汝孝行已達天帝，賜汝金萬斤，夫妻享受正遠，何言不歸？」錫九垂泣。父數數促行，錫九哭失聲。父怒曰：「汝不行耶！」錫九懼，收聲，始詢葬所。父挽之曰：「子行，我告之：去叢葬處百餘步，有子母白榆是也。」挽之甚急，竟不遑別母。門外有健僕，捉馬待之。既超乘，

父囑曰：「日所宿處，有少資斧，可速辦裝歸，向岳索婦；不得婦，勿休也。」錫九諾而行。馬絕駛，雞鳴至西安。僕扶下，方將拜致父母，而人馬已杳。尋至舊宿處，倚壁假寐，以待天明。坐處有拳石礙股；曉而視之，白金也。市棺賃輿，尋雙榆下，得父骨而歸。合厝既畢，家徒四壁。幸里中憐其孝，共飯之。將往索婦，自度不能用武，與族兄十九往。及門，門者絕之。十九素無賴，出語穢褻。周使人勸錫九歸，願即送女去，錫九乃還。初，女之歸也，周對之罵媿及母，女不語，但向壁零涕。陳母死，亦不使聞。得離書，擲向女曰：「陳家出汝矣！」女曰：「我不曾悍逆，何為出我？」欲歸質其故，又禁閉之。後錫九

如西安，遂造凶訃，以絕女志。此信一播，遂有杜中翰來議姻，竟許之。親迎有日，女始知，遂泣不食，以被韜面，氣如游絲。周正無法，忽聞錫九至，發語不遜，意料女必死，遂舁歸錫九，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。錫九歸，而送女者已至；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，甫入門，委之而去。鄰里代憂，共謀舁還；錫九不聽，扶置榻上，而氣已絕。始大恐。正遑迫間，周子率數人持械入，門窗盡毀。錫九逃匿，苦搜之。鄉人盡為不平；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，周子兄弟皆被夷傷，始鼠竄而去。周益怒，訟於官，捕錫九、十九等。錫九將行，以女尸囑鄰媪，忽聞榻上若息，近視之，秋波微動矣；少時，已能轉側。大喜，詣官自

陳。宰怒周訟誣。周懼，啗以重賂，始得免。錫九歸，夫妻相見，悲喜交并。先是，女絕食奄臥，自矢必死。忽有人捉起曰：「我陳家人也，速從我去，夫妻可以相見；不然，無及矣！」不覺身已出門，兩人扶登肩輿，頃刻至官廨，見公姑俱在。問：「此何所？」母曰：「不必問，容當送汝歸。」一日，見錫九至，甚喜。一見遽別，心頗疑怪。公不知何事，恆數日不歸。昨夕忽歸，曰：「我在武夷，遲歸二日，難為保兒矣。可速送兒歸去。」遂以輿馬送女。忽見家門，遂如夢醒。女與錫九共述曩事，相與驚喜。由此夫妻相聚，但朝夕無以自給。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，兼自攻苦。每私語曰：「父言天賜黃金，今四堵

空空，豈訓讀所能發蹟耶？」一日，自塾中歸，遇二人，問之曰：「君陳某耶？」錫九曰：「然。」二人即出鐵索繫之，錫九不解其故。少間，村人畢集，共詰之，始知郡盜所牽。眾憐其冤，醵錢賂役，途中得無苦。至郡見太守，歷述家世。太守愕然曰：「此名士之子，溫文爾雅，烏能作賊！」命脫縲綬，取盜嚴梏之，始供為周某賄囑。錫九又訴翁婿反面之由，太守更怒，立刻拘提。即延錫九至署，與論世好，蓋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，即子言受業門人也。贈燈火之費以百金；又以二騾代步，使不時趨郡，以課文藝。轉於各上官游揚其孝，自總制而下，皆有餽遺。錫九乘騾而歸，夫妻慰甚。一日，妻母哭至，見女伏地不

起。女駭問之，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。女哀哭自咎，但欲覓死。錫九不得已，詣郡為之緩頰。太守釋令自贖，罰穀一百石，批賜孝子陳錫九。放歸，出倉粟，雜糠粃而輦運之。錫九謂女曰：「爾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。烏知我必受之，而瑣瑣雜糠覈耶？」因笑卻之。錫九家雖小有，而垣牆陋蔽。一夜，群盜入。僕覺，大號，止竊兩騾而去。後半年餘，錫九夜讀，聞搗門聲，問之寂然。呼僕起視，則門一啟，兩騾躍入，乃向所亡也。直奔櫪下，咻咻汗喘。燭之，各負革囊；解視，則白鏹滿中。大異，不知其所自來。後聞是夜大盜劫周，盈裝出，適防兵追急，委其捆載而去。騾認故主，逕奔至家。周自獄中歸，刑創猶劇，

又遭盜劫，大病而死。女夜夢父囚繫而至，曰：「吾生平所為，悔已無及。今受冥譴，非若翁莫能解脫，為我代求婿，致一函焉。」醒而鳴泣。詰之，具以告。錫九久欲一詣太行，即日遂發。既至，備牲物酹祝之，即露宿其處，冀有所見，終夜無異，遂歸。周死，母子逾貧，仰給於次婿。王孝廉考補縣尹，以墨敗，舉家徙瀋陽，益無所歸。錫九時顧卹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善莫大於孝，鬼神通之，理固宜然。使為尚德之達人也者，即終貧，猶將取之，烏論後此之必昌哉？或以膝下之嬌女，付諸頡頏之叟，而揚揚曰：『某貴官，吾東床也。』嗚呼！宛宛嬰嬰者如故，而金龜婿以諭葬歸，其慘已甚矣；而況以少婦

從軍乎？」

邵臨淄

臨淄某翁之女，太學李生妻也。未嫁時，有術士推其造，決其必受官刑。翁怒之；既而笑曰：「妄言一至於此！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，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？」既嫁，悍甚，指罵夫婿以為常。李不堪其虐，忿鳴於官。邑宰邵公准其詞，簽役立勾。翁聞之，大駭，率子弟登堂，哀求寢息。弗許。李亦自悔，求罷。公怒曰：「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？必拘審！」既到，略詰一二言，便曰：「真悍婦！」杖責三十，臀肉盡脫。

異史氏曰：「公豈有傷心於閨闈耶？何怒之暴也！然邑有賢宰，里無悍婦矣。誌之，以補『循吏傳』之所不及者。」

于去惡

北平陶聖俞，名下士。順治間，赴鄉試，寓居郊郭。偶出戶，見一人負笈僮僕，似卜居未就者。略詰之，遂釋負於道，相與傾語，言論有名士風。陶大說之，請與同居。客喜，攜囊入，遂同棲止。客自言：「順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惡。」以陶差長，兄之。于性不喜游矚，常獨坐一室，而案頭無書卷。陶不與談，則默臥而已。陶疑之，搜其囊篋，則筆研之外，更無

長物。怪而問之。笑曰：「吾輩讀書，豈臨渴始掘井耶？」一日，就陶借書去，閉戶抄甚疾，終日五十餘紙，亦不見其摺疊成卷。竊窺之，則每一稿脫，輒燒灰吞之。愈益怪焉，詰其故。曰：「我以此代讀耳。」便誦所抄書，頃刻數篇，一字無訛。陶悅，欲傳其術，于以為不可。陶疑其吝，詞涉諂讓，于曰：「兄誠不諒我之深矣。欲不言，則此心無以自剖；驟言之，又恐驚為異怪。奈何？」陶固謂：「不妨。」于曰：「我非人，是鬼耳。今冥中以科目授官，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，十五日士子入闈，月盡榜放矣。」陶問：「考簾官為何？」曰：「此上帝慎重之意，無論烏吏贅官，皆考之。能文者以內簾用，不通者不得

與焉。蓋陰之有諸神，猶陽之有守、今也。得志諸公，目不睹墳、典，不過少年持敲門磚，獵取功名，門既開，則棄去；再司簿書十數年，即文學士，胸中尚有字耶！陽世所以陋劣倖進，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。」陶深然之，由是益加敬畏。一日，自外來，有憂色，歎曰：「僕生而貧賤，自謂死後可免；不謂迺遭先生相從地下！」陶請其故。曰：「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，簾官之考遂罷。數十年游神耗鬼，雜入衡文，吾輩寧有望耶？」陶問：「此輩皆誰何人？」曰：「即言之，君亦不識。略舉一二人，大概可知：樂正師曠、司庫和嶠是也。僕自念命不可憑，文不可恃，不如休耳。」言已怏怏，遂將治任。陶挽而

慰之，乃止。至中元之夕，謂陶曰：「我將入闈。煩於味爽時，持香炷於東野。三呼去惡，我便至。」乃出門去。陶沽酒烹鮮以待之。東方既白，敬如所囑。無何，于偕一少年來。問其姓字。于曰：「此方子晉，是我良友。適於場中相邂逅。聞兄盛名，深欲拜識。」同至寓，秉燭為禮。少年亭亭似玉，意度謙婉，陶甚愛之。便問：「子晉佳作，當大快意？」于曰：「言之可笑！闈中七則，作過半矣；細審主司姓名，裏具徑出。奇人也！」陶扇爐進酒，因問：「闈中何題？去惡魁解否？」于曰：「書藝、經論各一，夫人而能之。策問：『自古邪僻固多，而世風至今日，奸情醜態，愈不可名，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，抑

非十八獄所能容。是果何術而可？或謂宜量加一二獄，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與、否與，或別有道以清其源，爾多士士其悉言勿隱。」弟策雖不佳，頗為痛快。表：『擬天魔殄滅，賜群臣龍馬天衣有差。』次則『瑤台應制詩』、『西池桃花賦』。此三種，自謂場中無兩矣！」言已鼓掌。方笑曰：「此時快心，放兄獨步矣；數辰後，不痛哭始為男子也。」天明，方欲辭去。陶留與同寓，方不可，但期暮至。三日，竟不復來。陶使于往尋之。于曰：「無須。子晉拳拳，非無意者。」日既西，方果來。出一卷授陶，曰：「三日失約。敬錄舊藝百餘作，求一品題。」陶捧讀大喜，一句一贊，略盡一二首，遂藏諸笥。

談至更深，方遂留，與于共榻寢。自此為常；方無夕不至，陶亦無方不權也。一夕，倉皇而入，向陶曰：「地榜已揭，于五兄落第矣！」于方臥，聞言驚起，泫然流涕。二人極意慰藉，涕始止。然相對默默，殊不可堪。方曰：「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，恐失志者之造言也；不然，文場尚有翻覆。」于聞之，色喜。陶詢其故。曰：「桓侯翼德，三十年一巡陰曹，三十年一巡陽世，兩間之不平，待此老而一消也。」乃起，拉方俱去。兩夜始返，方喜謂陶曰：「君不賀五兄耶？桓侯前夕至，裂碎地榜，榜上名字，止存三之一。遍閱遺卷，得五兄甚喜，薦作交南巡海使，旦晚輿馬可到。」陶大喜，置酒稱賀。酒數行，于問陶

曰：「君家有閒舍否？」問：「將何為？」曰：「子晉孤無鄉土，又不忍怏然於兄。弟意欲假館相依。」陶喜曰：「如此，為幸多矣。即無多屋宇，同榻何礙。但有嚴君，須先關白。」于曰：「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。兄場闈有日，子晉如不能待，先歸何如？」陶留伴逆旅，以待同歸。次日，方暮，有車馬至門，接于蒞任。于起握手曰：「從此別矣。一言欲告，又恐阻銳進之志。」問：「何言？」曰：「君命淹蹇，生非其時。此科之分十之一；後科桓候臨世，公道初彰，十之三；三科始可望也。」陶聞，欲中止。于曰：「不然，此皆天數。即明知不可，而註定之艱苦，亦要歷盡耳。」又顧方曰：「勿淹滯，今朝年、

月、日、時皆良，即以輿蓋送君歸。僕馳馬自去。」方忻然拜別。陶中心迷亂，不知所囑，但揮涕送之。見輿馬分途，頃刻都散。始悔子晉北旋，未致一字，而已無及矣。三場畢，不甚滿志，奔波而歸。入門問子晉，家中並無知者。因為父述之，父喜曰：「若然，則客至久矣。」先是陶翁晝臥，夢輿蓋止於其門，一美少年自車中出，登堂展拜。訝問所來。答云：「大哥許假一舍，以人闈不得偕來。我先至矣。」一言已，請人拜母。翁方謙卻，適家媪入曰：「夫人產公子矣。」恍然而醒，大奇之。是日陶言，適與夢符，乃知兒即子晉後身也。父子各喜，名之小晉。兒初生，善夜啼，母苦之。陶曰：「倘是子晉，我見

之，啼當止。」俗忌客忤，故不令陶見。母患啼不可耐，乃呼陶入。陶鳴之曰：「子晉勿爾！我來矣！」兒啼正急，聞聲輟止，停睇不瞬，如審顧狀。陶摩頂而去。自是竟不復啼。數月後，陶不敢見之；一見，則折腰索抱，走去，則啼不可止。陶亦狎愛之。四歲離母，輒就兄眠；兄他出，則假寐以俟其歸。兄於枕上教毛詩，誦聲呢喃，夜盡四十餘行。以子晉遺文授之，欣然樂讀，過口成誦；試之他文，不能也。八九歲，眉目朗徹，宛然一子晉矣。陶兩人闈，皆不第。丁酉，文場事發，簾官多遭誅遣，貢舉之途一肅，乃張巡環力也。陶下科中副車，尋貢。遂灰志前途，隱居教弟。常語人曰：「吾有此樂，翰苑不易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余每至張夫子廟堂，瞻其鬚眉，凜凜有生氣。又其生平喑啞如霹靂聲，矛馬所至，無不大快，出人意料。世以將軍好武，遂置與絳、灌伍；寧知文昌事繁，須侯固多哉！嗚呼！三十五年，來何暮也！」

狂生

劉學師言：「濟寧有狂生某，善飲；家無儋石，而得錢輒沽，殊不以窮厄為意。值新刺史蒞任，善飲無對。聞生名，招與飲而悅之，時共談宴。生恃其狎，凡有小訟求直者，輒受薄賄，為之緩頰；刺史每可其請。生習為常，刺史心厭之。一日早衙，持刺登

堂。刺史覽之微笑。生厲聲曰：『公如所請，可之；不如所請，否之。何笑也！聞之：士可殺而不可辱。他固不能相報，豈一笑不能報耶？』言已，大笑，聲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『何敢無禮！寧不聞滅門令尹耶！』生掉臂竟下，大聲曰：「生員無門之可滅！」刺史益怒，執之。訪其家居，則並無田宅，惟攜妻在城堞上住。刺史聞而釋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垣。朋友憐其狂，為買數尺地，購斗室焉。入而居之，歎曰：『今而後畏令尹矣！』」

異史氏曰：「士君子奉法守禮，不敢劫人於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！然仇之猶得而加者，徒以有門在耳；夫至無門可滅，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。噫嘻！此

所謂『貧賤驕人』者耶！獨是君子雖貧，不輕干人，乃以口腹之累，喋喋公堂，品斯下矣。雖然，其狂不可及。」

澂俗

澂人多化物類，出院求食。有客寓旅邸時，見群鼠入米盎，驅之即遁。客伺其人，驟覆之，瓢水灌注其中，頃之盡斃。主人全家暴卒，惟一子在。訟官，官原而宥之。

鳳仙

劉赤水，平樂人，少穎秀。十五入郡庠。父母早

亡，遂以游蕩自廢。家中不中貲，而性好修飾，衾榻皆精美。一夕，被人招飲，忘滅燭而去。酒數行，始憶之，急返。聞室中小語，伏窺之，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。宅臨貴家廢第，恆多怪異，心知其狐，亦不恐。人而叱曰：「臥榻豈容鼾睡！」二人遑遽，抱衣赤身遁去。遺紫紈袴一，帶上繫針囊。大悅，恐其竊去，藏衾中而抱之。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，向劉索取。劉笑要償。婢請遺以酒，不應；贈以金，又不應。婢笑而去。旋返曰：「大姑言：如賜還，當以佳耦為報。」

劉問：「伊誰？」曰：「吾家皮姓，大姑小字八仙，共臥者胡郎也；二姑水仙，適富川丁官人；三姑鳳仙，較兩姑尤美，自無不當意者。」劉恐失信，請

坐待好音。婢去復返曰：「大姑寄語官人：好事豈能猝合？適與之言，反遭詬厲；但緩時日以待之，吾家非輕諾寡信者。」劉付之。過數日，渺無信息。薄暮，自外歸。閉門甫坐，忽雙扉自啟，兩人以被承女郎，手捉四角而入，曰：「送新人至矣！」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視之，酣睡未醒，酒氣猶芳，頰顏醉態，傾絕人寰。喜極，為之捉足解襪，抱體緩裳。而女已微醒，開目見劉，四肢不能自主，但恨曰：「八仙淫婢賣我矣！」劉狎抱之。女嫌膚冰，微笑曰：「今夕何夕，見此涼人！」劉曰：「子兮子兮，如此涼人何！」遂相歡愛。既而曰：「婢子無恥，玷人床寢，而以妾換袴耶！必小報之！」從此無夕不至，綢繆甚殷。

袖中出金釧一枚，曰：「此八仙物也。」又數日，懷繡履一雙來，珠嵌金繡，工巧殊絕，且囑劉暴揚之。劉出誇示親賓。求觀者皆以貲酒為贄，由此奇貨居之。女夜來，作別語。怪問之，答云：「姊以履故恨妾，欲攜家遠去，隔絕我好。」劉懼，願還之。女云：「不必，彼方以此挾妾，如還之，中其機矣。」劉問：「何不獨留？」曰：「父母遠去，一家十餘口，俱託胡郎經紀，若不從去，恐長舌婦造黑白也。」從此不復至。踰二年，思念綦切。偶在途中，遇女郎騎款段馬，老僕鞚之，摩肩過；反啟障紗相窺，丰姿豔絕。頃，一少年後至，曰：「女子何人？似頗佳麗。」劉亟贊之。少年拱手笑曰：「太過獎矣！此即

山荊也。」劉惶愧謝過。少年曰：「何妨。但南陽三葛，君得其龍，區區者又何足道！」劉疑其言。少年曰：「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？」劉始悟為胡。敘僚婿之誼，嘲謔甚歡。少年曰：「岳新歸，將以省覲，可同行否？」劉喜，從入縈山。——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——女下馬入。少間，數人出望，曰：「劉官人亦來矣。」入門謁見翁嫗。又一少年先在，靴袍炫美。翁曰：「此富川丁婿。」並揖就坐。少時，酒炙紛綸，談笑頗洽。翁曰：「今日三婿並臨，可稱佳集。又無他人，可喚兒輩來，作一團圓之會。」俄，姊妹俱出。翁命設坐，各傍其婿。八仙見劉，惟掩口而笑；鳳仙輒與嘲弄；水仙貌少亞，而沉重溫克，滿

座傾談，惟把酒含笑而已。於是履舄交錯，蘭麝熏人，飲酒樂甚。劉視床頭樂具畢備，遂取玉笛，請為翁壽。翁喜，命善者各執一藝，因而合座爭取；惟丁與鳳仙不取。八仙曰：「丁郎不諳可也；汝寧指屈不伸者？」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，便串繁響。翁悅曰：「家人之樂極矣！兒輩俱能歌舞，何不各盡所長？」八仙起，捉水仙曰：「鳳仙從來金玉其音，不敢相勞；我二人可歌『洛妃』一曲。」二人歌舞方已，適婢以金盤進果，都不知其何名。翁曰：「此自真臘攜來，所謂『田婆羅』也。」因掬數枚送丁前。鳳仙不悅曰：「婿豈以貧富為愛憎耶？」翁微哂不言。八仙曰：「阿爹以丁郎異縣，故是客耳。若論長幼，豈獨

鳳妹妹有拳大酸婿耶？」鳳仙終不快，解華妝，以鼓拍授婢，唱「破窑」一折，聲淚俱下；既闕，拂袖逕去，一座為之不懽。八仙曰：「婢子喬性猶昔。」乃追之，不知所往。劉無顏，亦辭而歸。至半途，見鳳仙坐路旁，呼與並坐。曰：「君一丈夫，不能為床頭人吐氣耶？黃金屋自在書中，願好為之！」舉足云：「出門匆遽，棘刺破複履矣。所贈物，在身邊否？」劉出之。女取而易之。劉乞其敝者。靦然曰：「君亦大無賴矣！幾見自己衾枕之物，亦要懷藏者？如相見愛，一物可以相贈。」旋出一鏡付之曰：「欲見妾，當於書卷中覓之；不然，相見無期矣。」言已，不見。怊悵而歸。視鏡，則鳳仙背立其中，如望去人於

百步之外者。因念所囑，謝客下帷。一日，見鏡中人忽現正面，盈盈欲笑，益重愛之。無人時，輒以共對。月餘，銳志漸衰，游恆忘返。歸見鏡影，慘然若涕；隔日再視，則背立如初矣：始悟為己之廢學也。乃閉戶研讀，晝夜不輟；月餘，則影復向外。自此驗之：每有事荒廢，則其容戚；數日攻苦，則其容笑。於是朝夕懸之，如對師保。如此二年，一舉而捷。喜曰：「今可以對我鳳仙矣！」攬鏡視之，見畫黛彎長，瓠犀微露，喜容可掬，宛在目前。愛極，停睇不已。忽鏡中人笑曰：「『影裏情郎，畫中愛寵』，今之謂矣。」驚喜四顧，則鳳仙已在座右。握手問翁媪起居。曰：「妾別後，不曾歸家，伏處巖穴，聊與君

分苦耳。」劉赴宴郡中，女請與俱；共乘而往，人對面不相窺。既而將歸，陰與劉謀，偽為娶於郡也者。女既歸，始出見客，經理家政。人皆驚其美，而不知其狐也。劉屬富川令門人，往謁之。遇丁，殷殷邀至其家，款禮優渥。言：「岳父母近又他徙。內人歸寧，將復。當寄信往，並詣申賀。」劉初疑丁亦狐，及細審邦族，始知富川大賈子也。初，丁自別業暮歸，遇水仙獨步，見其美，微睨之。女請附驥以行。丁喜，載至齋，與同寢處。櫺隙可入，始知為狐。女言：「郎無見疑。妾以君誠篤，故願託之。」丁嬖之。竟不復娶。劉歸，假貴家廣宅，備客燕寢，灑掃光潔。而苦無供帳；隔夜視之，則陳設煥然矣。過數

日，果有三十餘人，齎旗采酒禮而至，輿馬繽紛，填溢堦巷。劉揖翁及丁、胡人客舍；鳳仙逆嫗及兩姨入內寢。八仙曰：「婢子今貴，不怨冰人矣。——釧履猶存否？」女搜付之，曰：「履則猶是也，而被千人看破矣。」八仙以履擊背，曰：「撻汝寄於劉郎。」乃投諸火，祝曰：「新時如花開，舊時如花謝；珍重不曾著，姮娥來相借。」水仙亦代祝曰：「曾經籠玉筍，著出萬人稱；若使姮娥見，應憐太瘦生。」鳳仙撥火曰：「夜夜上青天，一朝去所權，留得纖纖影，遍與世人看。」遂以灰捻样中，堆作十餘分，望見劉來，托以贈之，但見繡履滿样，悉如故款。八仙急出，推样墮地；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，又伏吹之，

其跡始滅。次日，丁以道遠，夫婦先歸。八仙貪與妹戲，翁及胡屢督促之，亭午始出，與眾俱去。初來，儀從過盛，觀者如市。有兩寇窺見麗人，魂魄喪失，因謀劫諸途。偵其離村，尾之而去。相隔不盈一矢，馬極奔，不能及。至一處，兩崖夾道，輿行稍緩；追及之，持刀吼吒，人眾都奔。下馬啟簾，則老嫗坐焉。方疑誤掠其母；纔他顧，而兵傷右臂，頃已被縛。凝視之，崖並非崖，乃平樂城門也；輿中則李進士母，自鄉中歸耳。一寇後至，亦被斷馬足而繫之。門丁執送太守，一訊而伏。時有大盜未獲，詰之，即其人也。明春，劉及第。鳳仙以招禍，故悉辭內戚之賀。劉亦更不他娶。及為郎官，納妾，生二子。

異史氏曰：「嗟乎！冷煖之態，仙凡固無殊哉！『少不努力，老大徒傷』。惜無好勝佳人，作鏡影悲笑耳。吾願恆河沙數仙人，並遣嬌女昏嫁人間，則貧窮海中，少苦眾生矣。」

佟客

董生，徐州人。好擊劍，每慷慨自負。偶於途中遇一客，跨蹇同行。與之語，談吐豪邁。詰其姓字，云：「遼陽佟姓。」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余出門二十年，適自海外歸耳。」董曰：「君遨遊四海，閱人綦多，曾見異人否？」佟曰：「異人何等？」董乃自述所好，恨不得異人之傳。佟曰：「異人何地無之，要

必忠臣孝子，始得傳其術也。」董又毅然自許；即出佩劍，彈之而歌；又斬路側小樹，以矜其利。佟掀髯微笑，因便借觀。董授之。展玩一過，曰：「此甲鐵所鑄，為汗臭所蒸，最為下品。僕雖未聞劍術，然有一劍，頗可用。」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，以削董劍，脆如瓜瓠，應手斜斷，如馬蹄。董駭極，亦請過手，再三拂拭而後返之。邀佟至家，堅留信宿。叩以劍法，謝不知。董按膝雄談，惟敬聽而已。更既深，忽聞隔院紛拏。隔院為生父居，心驚疑。近壁凝聽，但聞人作怒聲曰：「教汝子速出即刑，便赦汝！」少頃，似加撈掠，呻吟不絕者，真其父也。生捉戈欲往。佟止之曰：「此去恐無生理，宜審萬全。」生皇

然請教。佟曰：「盜坐名相索，必將甘心焉。君無他骨肉，宜囑後事於妻子；我啟戶，為君警廝僕。」生諾，入告其妻。妻牽衣泣。生壯念頓消，遂共登樓上，尋弓覓矢，以備盜攻。倉皇未已，聞佟在樓簷上笑曰：「賊幸去矣。」燭之已杳。逡巡出，則見翁赴鄰飲，籠燭方歸；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。乃知佟異人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忠孝，人之血性；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，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，要皆一轉念誤之耳。昔解縉與方孝孺相約以死，而卒食其言；安知矢約歸後，不聽床頭人鳴泣哉？邑有快役某，每數日不歸，妻遂與里中無賴通。一日歸，值少年自房中

出，大疑，苦詰妻。妻不服。既於床頭得少年遺物，妻窘無詞，惟長跪哀乞。某怒甚，擲以繩，逼令自縊。妻請妝服而死，許之。妻乃入室理妝，某自酌以待之，呵叱頻催。俄妻炫服出，含涕拜曰：「君果忍令奴死耶？」某盛氣咄之。妻返走入房，方將結帶，某擲盞呼曰：「哈，返矣！一頂綠頭巾，或不能壓人死耳。」遂為夫婦如初。此亦大紳者類也，一笑。」

遼陽軍

沂水某，明季充遼陽軍。會遼城陷，為亂兵所殺；頭雖斷，猶不甚死。至夜，一人執簿來，按點諸鬼。至某，謂其不宜死，使左右續其頭而送之。遂共

取頭按項上，群扶之，風聲簌簌，行移時，置之而去。視其地，則故里也。沂令聞之，疑其竊逃。拘訊而得其情，頗不信；又審其頸無少斷痕，將刑之。某曰：「言無可憑信，但請寄獄中。斷頭可假，陷城不可假。設遼城無恙，然後受刑未晚也。」令從之。數日，遼信至，時日一如所言，遂釋之。

張貢士

安丘張貢士，寢疾，仰臥床頭。忽見心頭有小人出，長僅半尺；儒冠儒服，作俳優狀。唱崑山曲，音調清徹，說白、自道名貫，一與己同；所唱節末，皆其生平所遭。四折既畢，吟詩而沒。張猶記其梗概，

為人述之。高西園晤杞園先生，曾細詢之，猶述其曲文，惜不能全憶。高西園云：「向讀漁洋先生『池北偶談』，見有記心頭小人者，為安丘張某事。余素善安丘張卯君，意必其宗屬也。一日，晤間問及，始知即卯君事。詢其本末，云當病起時，所記崑山曲者，無一字遺，皆手錄成冊，後其嫂夫人以為不祥語，焚棄之。每從酒邊茶餘，猶能記其尾聲，常舉以誦客。今并識之，以廣異聞。其詞云：『詩云子曰都休講，不過是都都平丈（相傳一邨塾師訓童子讀論語，字多訛謬。其尤堪笑者，讀「郁郁乎文哉」為「都都平丈我」）。全憑著佛留一百二十行（村塾中有訓蒙要書，名「莊農雜學」。其開章云：佛留一百二十行，

惟有莊農打頭強，最為鄙俚。』玩其語意，似自道其生平寥落，晚為農家作塾師，主人慢之，而為是曲。意者：夙世老儒，其卯君前身乎？卯君名在辛，善漢隸篆印。」

愛奴

河間徐生，設教於恩。臘初歸，途遇一叟，審視曰：「徐先生撤帳矣。明歲授教何所？」答曰：「仍舊。」叟曰：「敬業姓施。有舍甥，延求明師，適託某至東疇聘呂子廉，渠已受贄稷門。君如苟就，束儀請倍於恩。」徐以成約為辭。叟曰：「信行君子也。然去新歲尚遠，敬以黃金一兩為贄，暫留教之，明歲

另議何如？」徐可之。叟下騎呈禮函，且曰：「敝里不遙矣。宅綦隘，飼畜為艱，請即遣僕馬去，散步亦佳。」徐從之，以行李寄叟馬上。行三四里許，日既暮，始抵其宅，漚釘獸環，宛然世家。呼甥出拜，十三四歲童子也。叟曰：「妹夫蔣南川，舊為指揮使。止遺此兒，頗不鈍，但嬌慣耳。得先生一月善誘。當勝十年。」未幾，設筵，備極豐美；而行酒下食，皆以婢媪。一婢執壺侍立，年約十五六，風致韻絕，心竊動之。席既終。叟命安置床寢，始辭而去。天未明，兒出就學。徐方起，即有婢來捧巾侍盥，即執壺人也。日給三餐，悉此婢；至夕，又來掃榻。徐問：「何無僮僕？」婢笑不言，佈衾逕去。次夕復至。人

以游語，婢笑不拒，遂與狎。因告曰：「吾家並無男子，外事則託施舅。妾名愛奴。夫人雅敬先生，恐諸婢不潔，故以妾來。今日但須緘密，恐發覺，兩無顏也。」一夜，共寢忘曉，為公子所遭，徐慚忤不自安。至夕，婢來曰：「幸夫人重君，不然，敗矣！公子入告，夫人急掩其口，若恐君聞。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。」言已，遂去。徐甚德之。然公子不善讀，訶責之，則夫人輒為緩頰。初猶遣婢傳言；漸親出，隔戶與先生語，往往零涕。顧每晚必問公子曰：「課。徐頗不耐，作色曰：『既從兒懶，又責兒工，此等師我不慣作！請辭。』」夫人遣婢謝過，徐乃止。自入館以來，每欲一出登眺，輒錮閉之。一日，醉中快

悶，呼婢問故。婢言：「無他，恐廢學耳。如必欲出，但請以夜。」徐怒曰：「受人數金，便當淹禁死耶！教我夜竄何之乎？久以素食為恥，贖固猶在囊耳。」遂出金置几上，治裝欲行。夫人出，脈脈不語，惟掩袂哽咽，使婢返金，啟鑰送之。徐覺門戶偏側；走數步，日光射人，則身自陷冢中出，四望荒涼，一古墓也。大駭。然心感其義，乃賣所賜金，封堆植樹而去。過歲，復經其處，展拜而行。遙見施叟，笑致溫涼，邀之殷切。心知其鬼，而欲一問夫人起居，遂相將入村，沽酒共酌，不覺日暮。叟起償酒價，便言：「寒舍不遠，舍妹亦適歸寧，望移玉趾，為老夫祓除不祥。」出村數武，又一里落，叩扉入，

秉燭向客。俄，蔣夫人自內出，始審視之，蓋四十許麗人也。拜謝曰：「式微之族，門戶零落，先生澤及枯骨，真無計可以償之。」言已，泣下。既而呼愛奴，向徐曰：「此婢，妾所憐愛，今以相贈，聊慰客中寂寞。凡有所須，渠亦略能解意。」徐唯唯。少間，兄妹俱去，婢留侍寢。雞初鳴，叟即來促裝送行；夫人亦出，囑婢善事先生。又謂徐曰：「從此尤宜謹祕，彼此遭逢詭異，恐好事者造言也。」徐諾而別，與婢共騎。至館，獨處一室，與同棲止。或客至，婢不避，人亦不之見也。偶有所欲，意一萌，而婢已致之。又善巫，一按掌而痾立愈。清明歸，至墓所，婢辭而下。徐囑代謝夫人。曰：「諾。」遂沒。

數日反，方擬展墓，見婢華妝坐樹下，因與俱發。終歲往還，如此為常。欲攜同歸，執不可。歲杪，辭館歸，相訂後期。婢送至前坐處，指石堆曰：「此妾墓也。夫人未出閣時，便從服役，夭殂瘞此。如再過，以炷香相弔，當得復會。」別歸，懷思頗苦，敬往祝之，殊無影響。乃市櫬發冢，意將載骨歸葬，以寄戀慕。穴開自入，則見顏色如生。膚雖未朽，而衣敗若灰；頭上玉飾金釧，都如新製。又視腰間，裹黃金數錠，卷懷之。始解袍覆尸，抱入材內，賃輿載歸；停諸別第，飾以繡裳，獨宿其旁，冀有靈應。忽愛奴自外人，笑曰：「劫墳賊在此耶！」徐驚喜慰問。婢曰：「向從夫人往東昌，三日既歸，則舍宇已空。頻

蒙相邀，所以不肯相從者，以少受夫人重恩，不忍離
邊耳。今既劫我來，即速瘞葬，便見厚德。」徐問：
「古人有百年復生者，今芳體如故，何不效之？」歎
曰：「此有定數。世傳靈跡，半涉幻妄。要欲復起動
履，亦復何難？但不能類生人，故不必也。」乃啟棺
人，尸即自起，亭亭可愛。探其懷，則冷若冰雪。遂
將入棺復臥，徐強止之。婢曰：「妾過蒙夫人寵，主
人自異域來，得黃金數萬，妾竊取之，亦不甚追問。
後瀕危，又無戚屬，遂藏以自殉。夫人痛妾夭謝，又
以寶飾入斂。身所以不朽者，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。
若在人世，豈能久乎？必欲如此，切勿強以飲食；若
使靈氣一散，則游魂亦消矣。」徐乃構精舍，與共寢

處。笑語一如常人；但不食不息，不見生人。年餘，徐飲薄醉，執殘瀝強灌之；立刻倒地，口中血水流溢，終日而尸已變。哀悔無及，厚葬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夫人教子，無異人世；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！不亦賢乎！余謂豔尸不如雅鬼，乃以措大之俗莽，致靈物不享其年，惜哉！」

章丘朱生，素剛鯁，設帳於某貢士家。每譴弟子，內輒遣婢為乞免，不聽。一日，親詣窗外，與朱關說。朱怒，執界方，大罵而出。婦懼而奔；朱追之，自後橫繫臀股，鏘然作皮肉聲。一何可笑！

長山某，每延師，必以一年束金，合終歲之虛盈，計每日得若干數；又以師離齋、歸齋之日，詳記為籍；歲終，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。馬生館其家，初見操珠盤來，得故甚駭；既而暗生一術，反嗔為喜，聽其覆算不少校。翁大悅，堅訂來歲之約。馬辭以故。遂薦一生乖謬者自代。及就館，動輒詬罵，翁無奈，悉含忍之。歲杪，攜珠盤至。生勃然忿極，姑聽其算。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，生不受，撥珠歸東。兩爭不決，操戈相向，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。

單父宰

青州民某，五旬餘，繼娶少婦。二子恐其復育，

乘父醉，潛割睪丸而藥糝之。父覺，託病不言。久之，創漸平。忽入室，刀縫綻裂，血溢不止，尋斃。妻知其故，訟於官。官械其子，果伏。駭曰：「余今為『單父宰』矣！」並誅之。

邑有王生者，娶月餘而出其妻。妻父訟之。時淄宰辛公，問王何故出妻。答云：「不可說。」固詰之。曰：「以其不能產育耳。」公曰：「妄哉！月餘新婦，何知不產？」忸怩久之，告曰：「其陰甚偏。」公笑曰：「是則偏之為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齊也。」此可與「單父宰」並傳一笑。

孫必振

孫必振渡江，值大風雷，舟船蕩搖，同舟大恐。忽見金甲神立雲中，手持金字牌下示；諸人共仰視之，上書「孫必振」三字，甚真。眾謂孫：「必汝有犯天譴，請自為一舟，勿相累。」孫尚無言，眾不待其肯可，視旁有小舟，共推置其上。孫既登舟，回首，則前舟覆矣。

邑人

邑有鄉人，素無賴。一日，晨起，有二人攝之去。至市頭，見屠人以半豬懸架上，二人便極力推擠之，忽覺身與肉合，二人亦逕去。少間，屠人賣肉，操刀斷割，遂覺一刀一痛，徹於骨髓。後有鄰翁來市

肉，苦爭低昂，添脂搭肉，片片碎割，其苦更慘。肉盡，乃尋途歸；歸時，日已向辰。家人謂其晏起，乃細述所遭。呼鄰問之，則市肉方歸，言其片數、斤數，毫髮不爽。崇朝之間，已受凌遲一度，不亦奇哉！

元寶

廣東臨江山崖巉巖，常有元寶嵌石上。崖下波湧，舟不可泊。或蕩槳近摘之，則牢不可動；若其人數應得此，則一摘即落，回首已復生矣。

研石

王仲超言：「洞庭君山間有石洞，高可容舟，深暗不測，湖水出入其中。嘗秉燭泛舟而入，見兩壁皆黑石，其色如漆，按之而軟；出刀割之，如切硬腐。隨意製為研。既出，見風則堅凝過于他石。試之墨，大佳。估舟游楫，往來甚眾，中有佳石，不知取用，亦賴好奇者之品題也。」

武夷

武夷山有削壁千仞，人每于下拾沈香玉塊焉。太守聞之，督數百人作雲梯，將造頂以覘其異，三年始成。太守登之，將及巔，見大足伸下，一拇指粗于擣衣杵，大聲曰：「不下，將墮矣！」大驚，疾下。纔

至地，則架木朽折，崩墜無遺。

大鼠

萬曆間，宮中有鼠，大與貓等，為害甚劇。遍求民間佳貓捕制之，輒被噉食。適異國來貢獅貓，毛白如雪。抱投鼠屋，闔其扉，潛窺之。貓蹲良久，鼠逡巡自穴中出，見貓，怒奔之。貓避登几上，鼠亦登，貓則躍下。如此往復，不啻百次。眾咸謂貓怯，以為是無能為者。既而鼠跳擲漸遲，碩腹似喘，蹲地上少休。貓即疾下，爪掬頂毛，口齧首領，輾轉爭持，貓聲嗚嗚，鼠聲啾啾。啟扉急視，則鼠首已嚼碎矣。然後知貓之避，非怯也，待其惰也。彼出則歸，彼歸則

復，用此智耳。噫！匹夫按劍，何異鼠乎！

張不量

賈人某，至直隸界，忽大雨雹，伏禾中。聞空中云：「此張不量田，勿傷其稼。」賈私意張氏既云「不良」，何反祐護。雹止，入村，訪問其人，且問取名之義。蓋張素封，積粟甚富。每春間貧民就貸，償時多寡不校，悉內之，未嘗執概取盈，故名「不量」，非不良也。眾趨田中，見稞穗摧折如麻，獨張氏諸田無恙。

牧豎

兩牧豎入山至狼穴，穴有小狼二，謀分捉之。各登一樹，相去數十步。少頃，大狼至，入穴失子，意甚倉皇。豎於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噪；大狼聞聲仰視，怒奔樹下，號且爬抓。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；狼輟聲四顧，始望見之，乃舍此趨彼，跑號如前狀。前樹又鳴，又轉奔之。口無停聲，足無停趾，數十往復，奔漸遲，聲漸弱；既而奄奄僵臥，久之不動。豎下視之，氣已絕矣。今有豪強子，怒目按劍，若將搏噬；為所怒者，乃闔扇去。豪力盡聲嘶，更無敵者，豈不暢然自雄？不知此禽獸之威，人故弄之以為戲耳。

富翁

富翁某，商賈多貸其貲。一日出，有少年從馬後，問之，亦假本者。翁諾之。至家，適几上有錢數十，少年即以手疊錢，高下堆壘之。翁謝去，竟不與貲。或問故。翁曰：「此人必善博，非端人也，所熟之技，不覺形于手足矣。」訪之果然。

王司馬

新城王大司馬霽宇鎮北邊時，常使匠人鑄一大桿刀，闊盈尺，重百鈞。每按邊，輒使四人扛之。鹵簿所止，則置地上，故令北人捉之，力撼不可少動。司馬陰以桐木依樣為刀，寬狹大小無異，貼以銀箔，時于馬上舞動。諸部落望見，無不震悚。又于邊外埋葦

薄為界，橫斜十餘里，狀若藩籬，揚言曰：「此吾長城也。」北兵至，悉拔而火之。司馬又置之。既而三火，乃以礮石伏機其下，北兵焚薄，藥石盡發，死傷甚眾。既遁去，司馬設薄如前。北兵遙望皆卻走，以故帖服若神。後司馬乞骸歸，塞上復警。召再起；司馬時年八十有三，力疾陛辭。上慰之曰：「但煩卿臥治耳。」於是司馬復至邊。每止處，輒臥幃中。北人聞司馬至，皆不信，因假議和，將驗真偽。啟簾，見司馬坦臥，皆望榻伏拜，擣舌而退。

岳神

揚州提同知，夜夢岳神召之，詞色憤怒。仰見一

人侍神側，少為緩頰。醒而惡之。早詣岳廟，默作祈禳。既出，見藥肆一人，絕肖所見。問之，知為醫生。既歸，暴病，特遣人聘之。至則出方為劑，暮服之，中夜而卒。或言：閻羅王與東岳天子，日遣侍者男女十萬八千眾，分布天下作巫醫，名「勾魂使者」。用藥者不可不察也！

小梅

蒙陰王慕貞，世家子也。偶游江浙，見媪哭於途，詰之。言：「先夫止遺一子，今犯死刑，誰有能出之者？」王素慷慨，誌其姓名，出橐中金為之幹旋，竟釋其罪。其人出，聞王之救己也，茫然不解其

故，訪詣旅邸，感泣謝問。王曰：「無他，憐汝母老耳。」其人大駭曰：「母故已久。」王亦異之。抵暮，媪來申謝，王咎其謬誣。媪曰：「實相告：我東山老狐也。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，故不忍其鬼之餒也。」王悚然起敬，再欲詰之，已杳。先是，王妻賢而好佛，不茹葷酒；治潔室，懸觀音像，以無子，日日焚禱其中。而神又最靈，輒示夢，教人趨避，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。後有疾，綦篤，移榻其中；又別設錦裯於內室而扃其戶，若有所伺。王以為惑，而以其疾勢昏瞶，不忍傷之。臥病二年，惡罵，常屏人獨寢。潛聽之，似與人語；啟門視之，又寂然。病中他無所慮，有女十四歲，惟日催治裝遣嫁。

既醮，呼王至榻前，執手曰：「今訣矣！初病時，菩薩告我，命當速死，念不了者，幼女未嫁，因賜少藥，俾延息以待。去歲，菩薩將回南海，留案前侍女小梅，為妾服役。今將死，薄命人又無所出。保兒，妾所憐愛，恐娶悍怒之婦，令其子母失所。小梅姿容秀美，又溫淑，即以為繼室可也。」蓋王有妾，生子，名保兒。王以其言荒唐，曰：「卿素敬者神，今出此言，不已褻乎？」答云：「小梅事我年餘，相忘形骸，我已婉求之矣。」問：「小梅何處？」曰：「室中非耶？」方欲再詰，閉目已逝。王夜守靈幃，聞室中隱隱啜泣，大駭，疑為鬼。喚諸婢妾啟鑰視之，則二八麗者，縗服在室。眾以為神，共羅拜之。女斂

涕扶掖。王凝注之，俛首而已。王曰：「如果亡室之言非妄，請即上堂，受兒女朝謁；如其不可，僕亦不敢妄想，以取罪過。」女腆然出，竟登北堂。王使婢為設坐南嚮，王先拜，女亦答拜；下而長幼卑賤，以次伏叩，女莊容坐受；惟妾至，則挽之。自夫人臥病，婢惰奴偷，家久替。眾參已，肅肅列侍。女曰：「我感夫人盛意，羈留人間，又以大事相委，汝輩宜各洗心，為主效力，從前愆尤，悉不計校；不然，莫謂室無人也！」共視座上，真如懸觀音圖像，時被微風吹動。聞言悚惕，鬩然並諾。女乃排撥喪務，一切井井，由是大小無敢懈者。女終日經紀內外，王將有作，亦稟白而行；然雖一夕數見，並不交一私語。既

殯，王欲申前約，不敢徑告，囑妾微示意。女曰：「妾受夫人諄囑，義不容辭；但匹配大禮，不得草草。年伯黃先生，位尊德重，求使主秦晉之盟，則惟命是聽。」時沂水黃太僕，致仕閒居，於王為父執，往來最善。王即親詣，以實告。黃奇之，即與同來。女聞，即出展拜。黃一見，驚為天人，遜謝不敢當禮；既而助妝優厚，成禮乃去。女餽遺枕履，若奉舅姑，由此交益親。合卺後，王終以神故，褻中帶肅，時研詰菩薩起居。女笑曰：「君亦太愚，焉有正直之神，而下婚塵世者？」王力審所自。女曰：「不必研窮，既以為神，朝夕供養，自無殃咎。」女御下常寬，非笑不語；然婢賤戲狎時，遙見之，則默默無聲。女笑

諭曰：「豈爾輩尚以我為神耶？我何神哉！實為夫人姨妹，少相交好；姊病見思，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。第以日近姊夫，有男女之嫌，故託為神道，閉內室中，其實何神。」眾猶不信；而日侍邊傍，見其舉動，不少異於常人，浮言漸息。然即頑奴鈍婢，王素撻楚所不能化者，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。皆云：「並不自知。實非畏之，但睹其貌，則心自柔，故不忍拂其意耳。」以此百廢具舉。數年中，田地連阡，倉廩萬石矣。又數年，妾產一女。女生一子；子生，左臂有朱點，因字小紅。彌月，女使王盛筵招黃。黃賀儀豐渥，但辭以耄，不能遠涉；女遣兩媪，強邀之，黃始至。抱兒出，袒其左臂，以示命名之意。又再三問

其吉凶。黃笑曰：「此喜紅也，可增一字，名喜紅。」女大悅，更出展叩。是日，鼓樂充庭，貴戚如市。黃留三日始去。忽門外有輿馬來，逆女歸寧。向十餘年，並無瓜葛，共議之，而女若不聞。理妝竟，抱子於懷，要王相送，王從之。至二三十里許，寂無行人，女停輿，呼王下騎，屏人與語，曰：「王郎王郎，會短離長，謂可悲否？」王驚問故。女曰：「君謂妾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不知。」女曰：「江南拯一死罪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哭於路者吾母也，感義而思所報，乃因夫人好佛，附為神道，實將以妾報君也。今幸生此襁褓物，此願已慰。妾視君晦運將來，此兒在家，恐不能育，故借歸寧，解兒厄

難。君記取家有死口時，當於晨雞初唱，詣西河柳堤上，見有挑葵花燈來者，遮道苦求，可免災難。」王曰：「諾。」因訊歸期。女云：「不可預定。要當牢記吾言，後會亦不遠也。」臨別，執手愴然交涕。俄登輿，疾若風。王望之不見，始返。經六七年，絕無音問。忽四鄉瘟疫流行，死者甚眾，一婢病三日死。王念曩囑，頗以關心。是日與客飲，大醉而睡。既醒，聞雞鳴，急起至堤頭，見燈光閃爍，適已過去。急追之，止隔百步許，愈追愈遠，漸不可見，懊恨而返。數日暴病，尋卒。王族多無賴，共憑陵其孤寡，田禾樹木，公然伐取，家日陵替。踰歲，保兒又殤，一家更無所主。族人益橫，割裂田產，廄中牛馬俱

空；又欲瓜分第宅。以妾居故，遂將數人來，強奪鬻之。妾戀幼女，母子環泣，慘動鄰里。方危難間，俄聞門外有肩輿人，共覘，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。四顧人紛如市，問：「此何人？」妾哭訴其由。女顏色慘變，便喚從來僕役，關門下鑰。眾欲抗拒，而手中若痿。女令一一收縛，繫諸廊柱，日與薄粥三甌。即遣老僕奔告黃公，然後入室哀泣。泣已，謂妾曰：「此天數也。已期前月來，適以母病耽延，遂至於今。不謂轉盼間已成邱墟！」問舊時婢媪，則皆被族人掠去，又益歛歔。越日，婢僕聞女至，皆自遁歸，相見無不流涕。所繫族人，共譟兒非慕貞體胤，女亦不置辨。既而黃公至，女引兒出迎。黃握兒臂，便捋左

袂，見朱記宛然，因袒示眾人，以證其確。乃細審失物，登簿記名，親詣邑令。令拘無賴輩，各笞四十，械禁嚴迫；不數日，田地馬牛，悉歸故主。黃將歸，女引兒泣拜曰：「妾非世間人，叔父所知也。今以此子委叔父矣。」黃曰：「老夫一息尚在，無不為區處。」黃去，女盤查就緒，託兒於妾，乃具饌為夫祭掃，半日不返。視之，則杯饌猶陳，而人杳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不絕人嗣者，人亦不絕其嗣，此人也而實天也。至座有良朋，車裘可共；迨宿莽既滋，妻子陵夷，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。死友而不忍忘，感恩而思所報，獨何人哉！狐乎！倘爾多財，吾為爾宰。」

藥僧

濟寧某，偶於野寺外，見一遊僧，向陽捫蝨；杖挂葫蘆，似賣藥者。因戲曰：「和尚亦賣房中丹否？」僧曰：「有。弱者可強，微者可鉅，立刻見效，不俟經宿。」某喜求之。僧解衲角，出藥一丸，如黍大，令吞之。約半炊時，下部暴長；踰刻自捫，增於舊者三之一。心猶未足，窺僧起遺，竊解衲，拈二三丸並吞之。俄覺膚若裂，筋若抽，項縮腰橐，而陰長不已。大懼，無法。僧返，見其狀，驚曰：「子必竊吾藥矣！」急與一丸，始覺休止。解衣自視，則幾與兩股鼎足而三矣。縮頸蹣跚而歸。父母皆不能識。從此為廢物，日臥街上，多見之者。

于中丞

于中丞成龍，按部至高郵。適巨紳家將嫁女，妝奩甚富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。刺史無術。公令諸門盡閉，止留一門放行出入，吏目守之，嚴搜裝載。又出示諭闔城戶口，各歸第宅，候次日查點搜掘，務得贓物所在。乃陰囑吏目：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，捉之。過午，得二人，一身之外，並無行裝。公曰：「此真盜也。」二人詭辨不已。公令解衣搜之，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，皆奩中物也。——蓋恐次日大搜，急於移置，而物多難攜，故密著而屢出之也。

又公為宰時，至鄰邑。早旦，經郭外，見二人以

床昇病人，覆大被；枕上露髮，髮上簪鳳釵一股，側眠床上。有三四健男夾隨之，時更番以手擁被，令壓身底，似恐風入。少頃，息肩路側，又使二人更相為荷。于公過，遣隸回問之，云是妹子垂危，將送歸夫家。公行二三里，又遣隸回，視其所入何村。隸尾之，至一村舍，兩男子迎之而入。還以白公。公謂其邑宰：「城中得無有劫寇否？」宰曰：「無之。」時功令嚴，上下諱盜，故即被盜賊劫殺，亦隱忍而不敢言。公就館舍，囑家人細訪之，果有富室被強寇人家，炮烙而死。公喚其子來，詰其狀，子固不承。公曰：「我已代捕大盜在此，非有他也。」子乃頓首哀泣，求為死者雪恨。公叩關往見邑宰，差健役四鼓出

城，直至村舍，捕得八人，一鞫而伏。詰其病婦何人。盜供：「是夜同在勾欄，故與妓女合謀，置金床上，令抱臥至窩處始瓜分耳。」共服于公之神。或問所以能知之故。公曰：「此甚易解，但人不關心耳。豈有少婦在床，而容人手衾底者。且易肩而行，其勢甚重，交手護之，則知其中必有物矣。若病婦昏憤而至，必有婦人倚門而迎；止見男子，並不驚問一言，是以確知其為盜也。」

皂隸

萬曆間，歷城令夢城隍索人服役，即以皂隸八人書姓名于牒，焚廟中；至夜，八人皆死。廟東有酒

肆，肆主故與一隸有素。會夜來沽酒，問：「款何客？」答云：「僚友甚多，沽一尊少敘姓名耳。」質明，見他役，始知其人已死。入廟啟扉，則瓶在焉，貯酒如故。歸視所與錢，皆紙灰也。令肖八像于廟。諸役得差，皆先酬之乃行；不然，必遭笞譴。

績女

紹興有寡媪夜績，忽一少女推扉入，笑曰：「老姥無乃勞乎？」視之，年十八九，儀容秀美，袍服炫麗。媪驚問：「何來？」女曰：「憐媪獨居，故來相伴。」媪疑為侯門亡人，苦相詰。女曰：「媪勿懼，妾之孤，亦猶媪也。我愛媪潔，故相就，兩免岑寂，

固不佳耶？」媼又疑為狐，默然猶豫。女竟升床代績。曰：「媼無憂，此等生活，妾優為之，定不以口腹相累。」媼見其溫婉可愛，遂安之。夜深，謂媼曰：「攜來衾枕，尚在門外，出搜時，煩捉之。」媼出，果得衣一裹。女解陳榻上，不知是何等錦繡，香滑無比。媼亦設布被，與女同榻。羅衿甫解，異香滿室。既寢，媼私念：遇此佳人，可惜身非男子。女子枕邊笑曰：「姥七旬，猶妄想耶？」媼曰：「無之。」女曰：「既不妄想，奈何欲作男子？」媼愈知為狐，大懼。女又笑曰：「願作男子，何心而又懼我耶？」媼益恐，股戰搖床。女曰：「嗟乎！膽如此大，還欲作男子！實相告：我真仙人，然非禍汝者。」

但須謹言，衣食自足。」媪早起，拜於床下。女出臂挽之，臂膩如脂，熱香噴溢；肌一著人，覺皮膚鬆快。媪心動，復涉遐想。女哂曰：「婆子戰慄纔止，心又何處去矣！使作丈夫，當為情死。」媪曰：「使是丈夫，今夜那得不死！」由是兩心浹洽，日同操作。視所績，勻細生光，織為布，晶瑩如錦，價較常三倍。媪出，則扃其戶；有訪媪者，輒於他室應之。居半載，無知者。後媪漸洩於所親，里中姊妹行皆託媪以求見。女讓曰：「汝言不慎，我將不能久居矣。」媪悔失言，深自責；而求見者日益眾，至有以勢迫媪者。媪涕泣自陳。女曰：「若諸女伴，見亦無妨；恐有輕薄兒，將見狎侮。」媪復哀懇，始許之。越

日，老媪少女，香煙相屬於道。女厭其煩，無貴賤，悉不交語，惟默然端坐，以聽朝參而已。鄉中少年聞其美，神魂傾動，媪悉絕之。有費生者，邑之名士，傾其產，以重金啗媪。媪諾，為之請。女已知之，責曰：「汝賣我耶？」媪伏地自投。女曰：「汝貪其賂，我感其癡，可以一見。然而緣分盡矣。」媪又伏叩。女約以明日。生聞之，喜，具香燭而往，入門長揖。女簾內與語，問：「君破產相見，將何以教妾也？」生曰：「實不敢他有所干，祇以王嬙、西子，徒得傳聞，如不以冥頑見棄，俾得一闊眼界，下願已足。若休咎自有定數，非所樂聞。」忽見布幕之中，容光射露，翠黛朱櫻，無不畢現，似無簾幌之隔者。

生意眩神馳，不覺傾拜。拜已而起，則厚幙沉沉，聞聲不見矣。悵悵間，竊恨未睹下體；俄見簾下繡履雙翹，瘦不盈指。生又拜。簾中語曰：「君歸休！妾體惰矣！」媼延生別室，烹茶為供。生題「南鄉子」一調於壁云：「隱約畫簾前，三寸凌波玉筍尖；點地分明蓮瓣落，纖纖，再著重臺更可憐。花襯鳳頭彎，人握應知軟似綿；但願化為蝴蝶去，裙邊，一嗅餘香死亦甜。」題畢而去。女覽題不悅，謂媼曰：「我言緣分已盡，今不妄矣。」媼伏地請罪。女曰：「罪不盡在汝。我偶墮情障，以色身示人，遂被淫詞污褻，此皆自取，於汝何尤。若不速遷，恐陷身情窟，轉劫難出矣。」遂褻被出。媼追挽之，轉瞬已失。

紅毛氈

紅毛國，舊許與中國相貿易。邊帥見其眾，不許登岸。紅毛人固請：「賜一氈地足矣。」帥思一氈所容無幾，許之。其人置氈岸上，僅容二人；拉之，容四五人；且拉且登，頃刻氈大畝許，已數百人矣。短刃並發，出於不意，被掠數里而去。

抽腸

萊陽民某晝臥，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。婦黃腫，腰粗欲仰，意象愁苦。男子促之曰：「來，來！」某意其苟合者，因假睡以窺所為。既入，似不見榻

上有人。又促曰：「速之！」婦便自坦胸懷，露其腹，腹大如鼓。男子出屠刀一把，用力刺入，從心下直剖至臍，蚩蚩有聲。某大懼，不敢喘息。而婦人攢眉忍受，未嘗少呻。男子口啣刀，入手于腹，捉腸挂肘際；且挂且抽，頃刻滿臂。乃以刀斷之，舉置几上，還復抽之。几既滿，懸椅上；椅又滿，乃肘數十盤，如漁人舉網狀，望某首邊一擲。覺一陣熱腥，面曰喉鬲覆壓無縫。某不能復忍，以手推腸，大號起奔。腸墮榻前，兩足被繫，冥然而倒。家人趨視，但見身繞豬臟；既入審顧，則初無所有。眾各自謂目眩，未嘗駭異。及某述所見，始共奇之。而室中並無痕跡，惟數日血腥不散。

張鴻漸

張鴻漸，永平人。年十八，為郡名士。時盧龍令趙某貪暴，人民共苦之。有范生被杖斃，同學忿其冤，將鳴部院，求張為刀筆之詞，約其共事。張許之。妻方氏，美而賢，聞其謀，諫曰：「大凡秀才作事，可以共勝，而不可以共敗：勝則人人貪天功，一敗則紛然瓦解，不能成聚。今勢力世界，曲直難以理定，君又孤，脫有翻覆，急難者誰也！」張服其言，悔之，乃婉謝諸生，但為創詞而去。質審一過，無所可否。趙以巨金納大僚，諸生坐結黨被收，又追捉刀人。張懼，亡去。至鳳翔界，資斧斷絕。日既暮，踟躕曠野，無所歸宿。歛睹小村，趨之。老媪方出闔

扉，見生，問所欲為，張以實告。嫗曰：「飲食床榻，此都細事；但家無男子，不便留客。」張曰：「僕亦不敢過望，但容寄宿門內，得避虎狼足矣。」嫗乃令人，閉門，授以草薦，囑曰：「我憐客無歸，私容止宿，未明宜早去，恐吾家小娘子聞知，將便怪罪。」嫗去，張倚壁假寐。忽有籠燈晃耀，見嫗導一女郎出。張急避暗處，微窺之，二十許麗人也。及門，見草薦，詰嫗；嫗實告之。女怒曰：「一門細弱，何得容納匪人！」即問：「其人焉往？」張懼，出伏階下。女審詰邦族，色稍霽，曰：「幸是風雅士，不妨相留。然老奴竟不關白，此等草草，豈所以待君子！」命嫗引客人舍。俄頃，羅酒漿，品物精

潔；既而設錦裯於榻。張甚德之，因私詢其姓氏。嫗曰：「吾家施氏，太翁夫人俱謝世，止遺三女。適所見，長姑舜華也。」嫗去。張視几上有「南華經」註，因取就枕上，伏榻翻閱，忽舜華推扉入。張釋卷，搜覓冠履。女即榻捺坐曰：「無須，無須！」因近榻坐，腆然曰：「妾以君風流才士，欲以門戶相託，遂犯瓜李之嫌。得不相遐棄否？」張皇然不知所對，但云：「不相誑，小生家中，固有妻耳。」女笑曰：「此亦見君誠篤，顧亦不妨。既不嫌憎，明日當煩媒妁。」言已，欲去。張探身挽之，女亦遂留。未曙即起，以金贈張，曰：「君持作臨眺之資；向暮，宜晚來。恐傍人所窺。」張如其言，早出晏歸，半年

以為常。一日，歸頗早，至其處，村舍全無，不勝驚怪。方徘徊間，聞媪云：「來何早也！」一轉盼間，則院落如故，身固已在室中矣，益異之。舜華自內出，笑曰：「君疑妾耶？實對君言：妾，狐仙也，與君固有夙緣。如必見怪，請即別。」張戀其美，亦安之。夜謂女曰：「卿既仙人，當千里一息耳。小生離家三年，念妻孥不去心，能攜我一歸乎？」女似不悅，曰：「琴瑟之情，妾自分於君為篤；君守此念彼，是相對綢繆者，皆妄也！」張謝曰：「卿何出此言！諺云：『一日夫妻，百日恩義。』」後日歸念卿時，亦猶今日之念彼也。設得新忘故，卿何取焉？」女乃笑曰：「妾有褊心：於妾，願君之不忘；於人，

願君之忘之也。然欲暫歸，此復何難，君家咫尺耳！遂把袂出門，見道路昏暗，張逡巡不前。女曳之走，無幾時，曰：「至矣。君歸，妾且去。」張停足細認，果見家門。踰墘垣入，見室中燈火猶熒。近以兩指彈扉。內問為誰，張具道所來。內秉燭啟關，真方氏也。兩相驚喜，握手入帷。見兒臥床上，慨然曰：「我去時兒纔及膝，今身長如許矣！」夫婦倚倚，恍如夢寐。張歷述所遭。問及訟獄，始知諸生有瘐死者，有遠徙者，益服妻之遠見。方縱體入懷，曰：「君有佳耦，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！」張曰：「不念，胡以來也？我與彼雖云情好，終非同類；獨其恩義難忘耳。」方曰：「君以我何人也！」

張審視，竟非方氏，乃舜華也。以手探兒，一竹夫人耳。大慚無語。女曰：「君心可知矣！分當自此絕矣，猶幸未忘恩義，差足自贖。」過二三日，忽曰：「妾思癡情戀人，終無意味。君日怨我不相送，今適欲至都，便道可以同去。」乃向床頭取竹夫人共跨之，令閉兩眸，覺離地不遠，風聲颼颼。移時，尋落。女曰：「從此別矣。」方將訂囑，女去已渺。悵立少時，聞村犬鳴吠，蒼茫中見樹木屋廬，皆故里景物，循途而歸。踰垣叩戶，宛若前狀。方氏驚起，不信夫歸，詰證確實，始挑燈嗚咽而出。既相見，涕不可仰。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；又見床臥一兒，如昨夕，因笑曰：「竹夫人又攜人耶？」方氏不解，變色

曰：「妾望君如歲，枕上啼痕固在也。甫能相見，全無悲戀之情，何以為心矣！」張察其情真，始執臂欷歔，具言其詳。問訟案所結，並如舜華言。方相感慨，聞門外有履聲，問之不應。蓋里中有惡少，久窺方豔，是夜自別村歸，遙見一人踰垣去，謂必赴淫約者，尾之入。甲故不甚識張，但伏聽之。及方氏亟問，乃曰：「室中何人也？」方諱言：「無之。」甲言：「竊聽已久，敬將以執姦耳。」方不得已，以實告。甲曰：「張鴻漸大案未消，即使歸家，亦當縛送官府。」方苦哀之，甲詞益狎逼。張忿火中燒，把刀直出，剝甲中顱。甲踣，猶號；又連剝之，遂死。方曰：「事已至此，罪益加重。君速逃，妾請任其辜。」

「張曰：「丈夫死則死耳，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！卿無顧慮，但令此子勿斷書香，日即瞑矣。」天明，赴縣自首。趙以欽案中人，姑薄懲之。尋由郡解都，械禁頗苦。途中遇女子跨馬過，一老嫗捉鞵，蓋舜華也。張呼嫗欲語，淚隨聲墮。女返轡，手啟障紗，訝曰：「表兄也，何至此？」張略述之。女曰：「依兄平昔，便當掉頭不顧；然予不忍也。寒舍不遠，即邀公役同臨，亦可少助資斧。」從去二二里，見一山村，樓閣高整。女下馬入，令嫗啟舍延客。既而酒炙豐美，似所夙備。又使嫗出曰：「家中適無男子，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，前途倚賴多矣。遣人措辦數十金，為官人作費，兼酬兩客，尚未至也。」二役竊

喜，縱飲，不復言行。日漸暮，二役徑醉矣。女出，以手指械，械立脫；曳張共跨一馬，駛如龍。少時，促下，曰：「君止此。妾與妹有青海之約，又為君逗留一晌，久勞盼注矣。」張問：「後會何時？」女不答；再問之，推墮馬下而去。既曉，問其地，太原也。遂至郡，賃屋授徒焉。託名宮子遷。居十年，訪知捕亡寢怠，乃復逡巡東向。既近里門，不敢遽入，俟夜深而後入。及門，則牆垣高固，不復可越，只得鞭撻門。久之，妻始出問。張低語之。喜極，納入，作呵叱聲，曰：「都中少用度，即當早歸，何得遣汝半夜來？」入室，各道情事，始知二役逃亡未返。言次，簾外一少婦頻來，張問伊誰，曰：「兒婦

耳。」問：「兒安在？」曰：「赴郡大比未歸。」張涕下曰：「流離數年，兒已成立，不謂能繼書香，卿心血殆盡矣！」話末已，子婦已溫酒炊飯，羅列滿几。張喜慰過望。居數日，隱匿房榻，惟恐人知。一夜，方臥，忽聞人語騰沸，捶門甚厲。大懼，並起。聞人言曰：「有後門否？」益懼，急以門扇代梯，送張夜度垣而出，然後詣門問故，乃報新貴者也。方大喜，深悔張遁，不可追挽。張是夜越莽穿榛，急不擇途；及明，困殆已極。初念本欲向西，問之途人，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。遂入鄉村，意將質衣而食。見一高門，有報條黏壁上，近視，知為許姓，新孝廉也。頃之，一翁自內出，張迎揖而告以情。翁見儀貌都

雅，知非賺食者，延入相款。因詰所往。張託言：「設帳都門，歸途遇寇。」翁留誨其少子。張略問官閥，乃京堂林下者；孝廉，其猶子也。月餘，孝廉偕一同榜歸，云是永平張姓，十八九少年也。張以鄉譜俱同，暗中疑是其子；然邑中此姓良多，姑默之。至晚解裝，出「齒錄」，急借披讀，真子也。不覺淚下。共驚問之。乃指名曰：「張鴻漸，即我是也。」備言其由。張孝廉抱父大哭。許叔姪慰勸，始收悲以喜。許即以金帛函字，致告憲臺，父子乃同歸。方自聞報，日以張在亡為悲；忽白孝廉歸，感傷益痛。少時，父子並入，駭如天降，詢知其故，始共悲喜。甲父見其子貴，禍心不敢復萌。張益厚遇之，又歷述當

年情狀，甲父感愧，遂相交好。

太醫

萬曆間，孫評事少孤，母十九歲守節。孫舉進士，而母已死。嘗語人曰：「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，始不負萱堂苦節。」忽得暴病，綦篤。素與太醫善，使人招之；使者出門，而疾益劇。張目曰：「生不能揚名顯親，何以見老母地下乎！」遂卒，目不瞑。無何，太醫至，聞哭聲，即入臨弔。見其狀，異之。家人告以故。太醫曰：「欲得誥贈，即亦不難。今皇后旦晚臨盆矣，但活十餘日，誥命可得。」立命取艾，灸尸一十八處。炷將盡，床上已呻；急灌以藥，居然

復生。囑曰：「切記勿食熊虎肉。」共誌之；然以此物不常有，頗不關意。既而三日平復，仍從朝賀。過六七日，果生太子，召賜群臣宴。中使出異品，遍賜文武，白片朱絲，甘美無比。孫啖之，不知何物。次日，訪諸同僚，曰：「熊蹯也。」大驚，失色，即刻而病，至家遂卒。

牛飛

邑人某，購一牛，頗健。夜夢牛生兩翼飛去，以為不祥，疑有喪失。牽入市損價售之。以巾裹金，纏臂上。歸至半途，見有鷹食殘兔，近之甚馴。遂以巾頭繫股，臂之。鷹屢擺撲，把捉稍懈，帶巾騰去。此

雖定數，然不疑夢，不貪拾遺，則走者何遽能飛哉？

王子安

王子安，東昌名士，困於場屋。入闈後，期望甚切。近放榜時，痛飲大醉，歸臥內室。忽有人白：「報馬來。」王踉蹌起曰：「賞錢十千！」家人因其醉，誑而安之曰：「但請睡，已賞矣。」王乃眠。俄又有人者曰：「汝中進士矣！」王自言：「尚未赴都，何得及第？」其人曰：「汝忘之耶？三場畢矣。」王大喜，起而呼曰：「賞錢十千！」家人又誑之如前。又移時，一人急入曰：「汝殿試翰林，長班在此。」果見二人拜床下，衣冠修潔。王呼賜酒食，家人又

給之，暗笑其醉而已。久之，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。大呼長班，凡數十呼，無應者。家人笑曰：「暫臥候，尋他去。」又久之，長班果復來。王搥床頓足，大罵：「鈍奴焉往！」長班怒曰：「措大無賴！向與爾戲耳，而真罵耶？」王怒，驟起撲之，落其帽。王亦傾跌。妻人，扶之曰：「何醉至此！」王曰：「長班可惡，我故懲之，何醉也？」妻笑曰：「家中止有一媪，晝為汝炊，夜為汝溫足耳。何處長班，伺汝窮骨？」子女皆笑。王醉亦稍解，忽如夢醒，始知前此之妄。然猶記長班帽落；尋至門後，得一纓帽如盞大，共疑之。自笑曰：「昔人為鬼揶揄，吾今為狐奚落矣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秀才入闈，有七似焉：初入時，白足提籃，似丐。唱名時，官呵隸罵，似囚。其歸號舍也，孔孔伸頭，房房露腳，似秋末之冷蜂。其出場也，神情愴怳，天地異色，似出籠之病鳥。迨望報也，草木皆驚，夢想亦幻。時作一得志想，則頃刻而樓閣俱成；作一失志想，則瞬息而骸骨已朽。此際行坐難安，則似被縶之獠。忽然而飛騎傳人，報條無我，此時神色猝變，嗒然若死，則似餌毒之蠅，弄之亦不覺也。初失志，心灰意敗，大罵司衡無目，筆墨無靈，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；炬之不已，而碎踏之；踏之不已，而投之濁流。從此披髮入山，面向石壁，再有以且夫、嘗謂之文進我者，定當操戈逐之。」

無何，日漸遠，氣漸平，技又漸癢；遂似破卵之鳩，只得啣木營巢，從新另抱矣。如此情況，當局者痛哭欲死；而自旁觀者視之，其可笑孰甚焉。王子安方寸之中，頃刻萬緒，想鬼狐竊笑已久，故乘其醉而玩弄之。床頭人醒，寧不啞然失笑哉？顧得志之況味，不過須臾；詞林諸公，不過經兩三須臾耳，子安一朝而盡嘗之，則狐之恩與薦師等。」

刁姓

有刁姓者，家無生產，每出賣許負之術，——實無術也。數月一歸，則金帛盈橐。共異之。會里人有客于外者，遙見高門內一人，冠華陽巾，言語喁

噓，眾婦叢繞之。近視，則刁也。因微窺所為。見有問者曰：「吾等眾人中，有一夫人在，能辨之乎？」——蓋有一貴婦微服其中，將以驗其術也。里人代為刁窘。刁從容望空橫指曰：「此何難辨。試觀貴人頂上，自有雲氣環繞。」眾目不覺集視一人，覘其雲氣。刁乃指其人曰：「此真貴人！」眾驚以為神。里人歸述其詐慧。乃知雖小道，亦必有過人之才；不然，烏能欺耳目、賺金錢，無本而殖哉！

農婦

邑西磁窰塢有農人婦，勇健如男子，輒為鄉中排難解紛。與夫異縣而居。夫家高苑，距淄百餘里；偶

一來，信宿便去。婦自赴顏山，販陶器為業。有贏餘，則施丐者。一夕與鄰婦語，忽起曰「腹少微痛，想孽障欲離身也。」遂去。天明往探之，則見其肩荷釀酒巨甕二，方將入門。隨至其室，則有嬰兒繃臥。駭問之，蓋媿後已負重百里矣。故與北菴尼善，訂為姊妹。後聞尼有穢行，忿然操杖，將往撻楚，眾苦勸乃止。一日，遇尼於途，遽批之。問：「何罪？」亦不答。拳石交施，至不能號，乃釋而去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世言女中丈夫，猶自知非丈夫也，婦並忘其為巾幗矣。其豪爽自快，與古劍仙無殊，毋亦其夫亦磨鏡者流耶？」

金陵乙

金陵賣酒人某乙，每釀成，投水而置毒焉；即善飲者，不過數盞，便醉如泥。以此得「中山」之名，富致巨金。早起，見一狐醉臥槽邊，縛其四肢。方將覓刃，狐已醒，哀曰：「勿見害，諸如所求。」遂釋之，輾轉已化為人。時巷中孫氏，其長婦患狐為祟，因問之，答云：「是即我也。」乙窺婦娣尤美，求狐攜往。狐難之。乙固求之。狐邀乙去，入一洞中，取褐衣授之，曰：「此先兄所遺，著之當可去。」既服而歸，家人皆不之見；襲常衣而出，始見之。大喜，與狐同詣孫氏家。見牆上貼巨符，畫蜿蜒如龍。狐懼曰：「和尚大惡，我不往矣！」遂去。乙逡巡近之，

則真龍盤壁上，昂首欲飛。大懼亦出。蓋孫覓一異域僧，為之厭勝，授符先歸，僧猶未至也。次日，僧來，設壇作法。鄰人共觀之，乙亦雜處其中。忽變色急奔，狀如被捉；至門外，踣地化為狐，四體猶著人衣。將殺之。妻子叩請。僧命牽去，日給飲食，數月尋斃。

郭安

孫五粒，有僮僕獨宿一室，恍惚被人攝去。至一宮殿，見閻羅在上，視之曰：「悞矣，此非是。」因遣送還。既歸，大懼，移宿他所；遂有僚僕郭安者，見榻空閒，因就寢焉。又一僕李祿，與僮有夙怨，久

將甘心，是夜操刀入，捫之，以為僮也，竟殺之。郭父鳴於官。時陳其善為邑宰，殊不苦之。郭哀號，言：「半生止此子，今將何以聊生！」陳即以李祿為之子。郭含冤而退。此不奇於僮之見鬼，而奇於陳之折獄也。

濟之西邑有殺人者，其婦訟之。令怒，立拘凶犯至，拍案罵曰：「人家好好夫婦，直令寡耶！即以汝配之，亦令汝妻寡守。」遂判合之。此等明決，皆是甲榜所為，他途不能也。而陳亦爾爾，何途無才！

折獄

邑之西崖莊，有賈某被人殺於途；隔夜，其妻亦自經死。賈弟鳴於官。時浙江費公禕祉令淄，親詣驗之。見布袱裏銀五錢餘，尚在腰中，知非為財也者。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，殊少端緒，並未撈掠，釋散歸農；但命地約細察，十日一關白而已。踰半年，事漸懈。賈弟怨公仁柔，上堂屢聒。公怒曰：「汝既不能指名，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！」呵逐而出。賈弟無所伸訴，憤葬兄嫂。一日，以逋賦故，逮數人至。內一人周成，懼責，上言錢糧措辦已足，即於腰中出銀袱，稟公驗視。公驗已，便問：「汝家何里？」答云：「某村。」又問：「去西崖幾里？」答云：「五六里。」「去年被殺賈某，係汝何人？」答云：「不

識其人。」公勃然曰：「汝殺之，尚云不識耶！」周力辨，不聽；嚴梏之，果伏其罪。先是，賈妻王氏，將詣姻家，慚無釵飾，聒夫使假於鄰。夫不肯；妻自假之，頗甚珍重。歸途，卸而裹諸袱，內袖中；既至家，探之已亡。不敢告夫，又無力償鄰，懊惱欲死。是日，周適拾之，知為賈妻所遺，窺賈他出，半夜踰牆，將執以求合。時溽暑，王氏臥庭中，周潛就淫之。王氏覺，大號。周急止之，留袱納釵。事已，婦囑曰：「後勿來，吾家男子惡，犯恐俱死！」周怒曰：「我挾勾欄數宿之貲，寧一度可償耶？」婦慰之曰：「我非不願相交，渠常善病，不如從容以待其死。」周乃去，於是殺賈，夜詣婦曰：「今某已被人

殺，請如所約。」婦聞大哭，周懼而逃，天明則婦死矣。公廉得情，以周抵罪。共服其神，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。公曰：「事無難辦，要在隨處留心耳。初驗尸時，見銀袱刺萬字文，周袱亦然，是出一手也。及詰之，又云無舊，詞貌詭變，是以確知其真凶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世之折獄者，非悠悠置之，則縲繫數十人而狼藉之耳。堂上肉鼓吹，喧闐旁午，遂嘖蹙曰：『我勞心民事也。』雲板三敲，則聲色並進，難決之詞，不復置念；俟升堂時，禍桑樹以烹老龜耳。嗚呼！民情何由得哉！余每曰：『智者不必仁，而仁者則必智；蓋用心苦則機關出也。』『隨在留心』之言，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。」

邑人胡成，與馮安同里，世有卻。胡父子強，馮屈意交權，胡終猜之。一日，共飲薄醉，頗傾肝膽。胡大言：「勿憂貧，百金之產不難致也。」馮以其家不豐，故嗤之。胡正色曰：「實相告：昨途遇大商，載厚裝來，我顛越於南山智井中矣。馮又笑之。時胡有妹夫鄭倫，託為說合田產，寄數百金於胡家，遂盡出以炫馮。馮信之。既散，陰以狀報邑。公拘胡對勘，胡言其實，問鄭及產主皆不訛。乃共驗諸智井。一役縊下，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。胡大駭，莫可置辨，但稱冤苦。公怒，擊喙數十，曰：「確有證據，尚叫屈耶！」以死囚具禁制之。尸戒勿出，惟曉示諸村，使尸主投狀。逾日，有婦人抱狀，自言為亡者

妻，言：「夫何甲，揭數百金出作貿易，被胡殺死。」公曰：「井有死人，恐未必即是汝夫。」婦執言甚堅。公乃命出尸於井，視之，果不妄。婦不敢近，卻立而號。公曰：「真犯已得，但骸軀未全。汝暫歸，待得死者首，即招報令其抵償。」遂自獄中喚胡出，呵曰：「明日不將頭至，當械折股！」押去終日而返，詰之，但有號泣。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，卻又不刑，曰：「想汝當夜扛尸忙迫，不知墜落何處，奈何不細尋之？」胡哀祈容急覓。公乃問婦：「子女幾何？」答曰：「無。」問：「甲有何戚屬？」「但有堂叔一人。」慨然曰：「少年喪夫，伶仃如此，其何以為生矣！」婦乃哭，叩求憐憫。公曰：「殺人之罪

已定，但得全尸，此案即結；結案後，速醮可也。汝少婦，勿復出入公門。」婦感泣，叩頭而下。公即票示里人，代覓其首。經宿，即有同村王五，報稱已獲。問驗既明，賞以千錢。喚甲叔至，曰：「大案已成；然人命重大，非積歲不能成結。姪既無出，少婦亦難存活，早令適人。此後亦無他務，但有上臺檢駁，止須汝應身耳。」甲叔不肯，飛兩籤下；再辯，又一籤下。甲叔懼，應之而出。婦聞，詣謝公恩。公極意慰諭之。又諭：「有買婦者，當堂關白。」既下，即有投婚狀者，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。公喚婦上，曰：「殺人之真犯，汝知之乎？」答曰：「胡成。」公曰：「非也。汝與王五乃真犯耳。」二人大

駭，力辨冤枉。公曰：「我久知其情，所以遲遲而發者，恐有萬一之屈耳。尸未出井，何以確信為汝夫？蓋先知其死矣。且甲死猶衣敗絮，數百金何所自來？」又謂王五曰：「頭之所在，汝何知之熟也！所以如此其急者，意在速合耳。」兩人驚顏如土，不能強置一詞。並械之，果吐其實。蓋王五與婦私已久，謀殺其夫，而適值胡成之戲也。乃釋胡。馮以誣告，重笞，徒三年。事結，並未妄刑一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我夫子有仁愛名，即此一事，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。方宰淄時，松裁弱冠，過蒙器許，而駑鈍不才，竟以不舞之鶴為羊公辱。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，則松實貽之也。悲夫！」

義犬

周村有賈某，貿易蕪湖，獲重貲。賃舟將歸，見堤上有屠人縛犬，倍價贖之，養豢舟上。舟上固積寇也，窺客裝，蕩舟入莽，操刀欲殺。賈哀賜以全尸，盜乃以氈裹置江中。犬見之，哀嗥投水，口啣裹具，與共浮沉。流蕩不知幾里，達淺擱乃止。犬泅出，至有人處，狺狺哀吠。或以為異，從之而往，見氈束水中，引出斷其繩。客固未死，始言其情。復哀舟人，載還蕪湖，將以伺盜船之歸。登舟失犬，心甚悼焉。抵關三四日，估楫如林，而盜船不見。適有同鄉估客將攜俱歸，忽犬自來，望客大嗥，喚之卻走。客下舟趁之。犬奔上一舟，嚙人脛股，撻之不解。客近呵

之，則所嚙即前盜也。衣服與舟皆易，故不得而認之矣。縛而搜之，則裏金猶在。嗚呼！一犬也，而報恩如是。世無心肝者，其亦愧此犬也夫！

楊大洪

大洪楊先生漣，微時為楚名儒，自命不凡。科試後，聞報優等者，時方食，含哺出問：「有楊某否？」答云：「無。」不覺嗒然自喪，嚙食人鬲，遂成病塊，噎阻甚苦。眾勸令錄遺才；公患無貲，眾釀十金送之行，乃強就道。夜夢人告之云：「前途有人能愈君疾，宜苦求之。」臨去，贈以詩，有「江邊柳下三弄笛，拋向江心莫歎息」之句。明日途次，果見道士

坐柳下，因便叩請。道士笑曰：「子悞矣，我何能療病？請為三弄可也。」因出笛吹之。公觸所夢，拜求益切，且傾囊獻之。道士接金，擲諸江流。公以所來不易，啞然驚惜。道士曰：「君未能恣然耶？金在江邊，請自取之。」公詣視果然。又益奇之，呼為仙。道士漫指曰：「我非仙，彼處仙人來矣。」賺公回顧，力拍其項曰：「俗哉！」公受拍，張吻作聲，喉中嘔出一物，墮地塌然，俯而破之，赤絲中裹飯猶存，病若失。回視道士已杳。

異史氏曰：「公生為河嶽，沒為日星，何必長生乃為不死哉！或以未能免俗，不作天仙，因而為公悼惜；余謂天上多一仙人，不如世上多一聖賢，解者必

不議予說之值也。」

查牙山洞

章丘查牙山，有石窟如井，深數尺許。北壁有洞門，伏而引領望見之。會近村數輩，九日登臨，飲其處，共謀入探之。三人受燈，縋而下。洞高敞與夏屋等；人數武，稍狹，即忽見底。底際一竇，蛇行可入。燭之，漆漆然暗深不測。兩人餒而卻退；一人奪火而嗤之，銳身塞而進。幸隘處僅厚於堵，即又頓高頓闊，乃立，乃行。頂上石參差危聳，將墜不墜。兩壁嶙嶙峋峋然，類寺廟中塑，都成鳥獸人鬼形：鳥若飛，獸若走，人若坐若立，鬼罔兩示現忿怒；奇奇怪

怪，類多醜少妍。心凜然作怖畏。喜徑夷，無少陂。逡巡幾百步，西壁開石室，門左一怪石鬼，面人而立，目努，口箕張，齒舌獐惡；左手作拳，觸腰際；右手叉五指，欲撲人。心大恐，毛森森以立。遙望門中有爇灰，知有人曾至者，膽乃稍壯，強人之。見地上列椀瓊，泥垢其中；然皆近今物，非古窖也。旁置錫壺四，心利之，解帶縛項繫腰間。即又旁矚，一尸臥西隅，兩肱及股四布以橫。駭極。漸審之，足躡銳履，梅花刻底猶存，知是少婦。人不知何里，斃不知何年。衣色黯敗，莫辨青紅；髮蓬蓬，似筐許亂絲，黏著髑髏上；目、鼻孔各二；瓠犀兩行，白巉巉，意是口也。有想首顛當有金珠飾，以火近腦，似有口氣

噓燈，燈搖搖無定，燄纒黃，衣動掀掀。復大懼，手搖顫。燈頓滅。憶路急奔，不敢手索壁，恐觸鬼者物也。頭觸石，仆，即復起；冷溼浸頤頰，知是血，不覺痛，抑不敢呻；岔息奔至竇，方將伏，似有人捉髮住，暈然遂絕。眾坐井上俟久，疑之，又縋二人下。探身入竇，見髮罨石上，血淫淫已殭。二人失色，不敢入，坐愁歎。俄井上又使二人下；中有勇者，始健進，曳之以出。置山上，半日方醒，言之縷縷。所恨未窮其底；極窮之，必更有佳境。後章令聞之，以丸泥封竇，不可復入矣。

康熙二十六、七年間，養母峪之南石崖崩，現洞口；望之，鐘乳林林如密筍。然深險，無人敢入。忽

有道士至，自稱鐘離弟子，言：「師遣先至，冀除洞府。」居人供以膏火，道士攜之而下，墜石筍上，貫腹而死。報令，令封其洞。其中必有奇境，惜道士尸解，無回音耳。

安期島

長山劉中堂鴻訓，同武弁某使朝鮮。聞安期島神仙所居，欲命舟往遊。國中臣僚僉謂不可，令待小張。——蓋安期不與世通，惟有弟子小張，歲輒一兩至。欲至島者，須先自白。如以為可，則一帆可至；否則颶風覆舟。踰一二日，國王召見。入朝，見一人，佩劍，冠棕笠，坐殿上；年三十許，儀容修

潔。問之，即小張也。劉因自述向往之意，小張許之。但言：「副使不可行。」又出，遍視從人，惟二人可以從遊。遂命舟導劉俱往。水程不知遠近，但覺習習如駕雲霧，移時已抵其境。時方嚴寒，既至，則氣候溫煦，山花遍巖谷。導人洞府，見三叟趺坐。東西者見客人，漠若罔知；惟中坐者起迎客，相為禮。既坐，呼茶。有僮將盤去。洞外石壁上有鐵錐，銳沒石中；僮拔錐，水即溢射，以盞承之；滿，復塞之。既而托至，其色淡碧。試之，其涼震齒。劉畏寒不飲。叟顧僮頤示之。僮取盞去，呷其殘者；仍於故處拔錐，溢取而返，則芳烈蒸騰，如初出於鼎。竊異之。問以休咎，笑曰：「世外人歲月不知，何解人

事？」問以卻老術，曰：「此非富貴人所能為者。」劉興辭，小張仍送之歸。既至朝鮮，備述其異。國王歎曰：「惜未飲其冷者。此先天之玉液，一瓊可延百齡。」劉將歸，王贈一物，紙帛重裹，囑近海勿開視。既離海，急取拆視，去盡數百重，始見一鏡；審之，則蛟宮龍族，歷歷在目。方凝注間，忽見潮頭高於樓閣，洶洶已近。大駭，極馳；潮從之，疾若風雨。大懼，以鏡投之，潮乃頓落。

沅俗

李季霖攝篆沅江，初蒞任，見貓犬盈堂，訝之。僚屬曰：「此鄉中百姓瞻仰風采也。」少間，人畜已

半；移時，都復為人，紛紛並去。一日，出謁客，肩輿在途。忽一輿夫急呼曰：「小人喫害矣！」即倩役代荷，伏地乞假。怒訶之，役不聽，疾奔而去。遣人尾之。役奔入市，覓得一叟，便求按視。叟相之曰：「是汝喫害矣。」乃以手揣其膚肉，自上而下力推之；推至少股，見皮內墳起，以利刃破之，取出石子一枚，曰：「愈矣。」乃奔而返。後聞其俗有身臥室中，手即飛出，人人房闥，竊取財物。設被主覺，繫不令去，則此人一臂不用矣。

雲蘿公主

安大業，盧龍人。生而能言，母飲以犬血，始

止。既長，韶秀，顧影無儔；慧而能讀。世家爭婚之。母夢曰：「兒當尚主。」信之。至十五六，迄無驗，亦漸自悔。一日，安獨坐，忽聞異香。俄一美婢奔入，曰：「公主至。」即以長氈貼地，自門外直至榻前。方駭疑問，一女郎扶婢肩入；服色容光，映照四堵。婢即以繡墊設榻上，扶女郎坐。安倉皇不知所為，鞠躬便問：「何處神仙，勞降玉趾？」女郎微笑，以袍袖掩口。婢曰：「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。聖后屬意郎君，欲以公主下嫁，故使自來相宅。」安驚喜，不知置詞；女亦俯首：相對寂然。安故好棋，楸枰嘗置坐側。一婢以紅巾拂塵，移諸案上，曰：「主日耽此，不知與粉侯孰勝？」安移坐近案，主笑從

之。甫三十餘著，婢竟亂之，曰：「駙馬負矣！」斂子入盒，曰：「駙馬當是俗間高手，主僅能讓六子。」乃以六黑子實局中，主亦從之。主坐次，輒使婢伏坐下，以背受足；左足踏地，則更一婢右伏。又兩小鬟夾侍之；每值安凝思時，輒曲一肘伏肩上。局闌未結，小鬟笑云：「駙馬負一子。」進曰：「主惰，宜且退。」女乃傾身與婢耳語。婢出，少頃而還，以千金置榻上，告生曰：「適主言居宅湫隘，煩以此少致修飾，落成相會也。」一婢曰：「此月犯天刑，不宜建造；月後吉。」女起；生遮止，閉門。婢出一物，狀類皮排，就地鼓之；雲氣突出，俄頃四合，冥不見物，索之已杳。母知之，疑以為妖。而生神馳夢想，

不能復捨。急於落成，無暇禁忌；刻日敦迫，廊舍一新。先是，有灤州生袁大用，僑寓鄰坊，投刺於門；生素寡交，託他出，又窺其亡而報之。後月餘，門外適相值，二十許少年也。宮絹單衣，絲帶烏履，意甚都雅。略與頃談，頗甚溫謹。悅之，揖而入。請與對弈，互有贏虧。已而設酒留連，談笑大懽。明日，邀生至其寓所，珍肴雜進，相待殷渥。有小童十二三許，拍板清歌，又跳擲作劇。生大醉，不能行，便令負之。生以其纖弱，恐不勝。袁強之。僮綽有餘力，荷送而歸。生奇之。次日，犒以金，再辭乃受。由此交情款密，三數日輒一過從。袁為人簡默，而慷慨好施。市有負債鬻女者，解囊代贖，無吝色。生以此益

重之。過數日，詣生作別，贈象箸、楠珠等十餘事，白金五百，用助興作。生反金受物，報以束帛。後月餘，樂亭有仕宦而歸者，橐貲充牣。盜夜入，執主人，燒鐵鉗灼，劫掠一空。家人識袁，行牒追捕。鄰院屠氏，與生家積不相能，因其土木大興，陰懷疑忌。適有小僕竊象箸，賣諸其家，知袁所贈，因報大尹。尹以兵繞舍，值生主僕他出，執母而去。母衰邁受驚，僅存氣息，二三日不復飲食。尹釋之。生聞母耗，急奔而歸，則母病已篤，越宿遂卒。收殮甫畢，為捕役執去。尹見其年少溫文，竊疑誣枉，故恐喝之。生實述其交往之由。尹問：「何以暴富？」生曰：「母有藏鏹，因欲親迎，故治昏室耳。」尹信

之，具牒解郡。鄰人知其無事，以重金賂監者，使殺諸途。路經深山，被曳近削壁，將推墮之。計逼情危，時方急難，忽一虎自叢莽中出，嚙二役皆死，啣生去。至一處，重樓疊閣，虎入，置之。見雲蘿扶婢出，淒然慰弔：「妾欲留君，但母喪未卜窀穸。可懷牒去，到郡自投，保無恙也。」因取生胸前帶，連結十餘扣，囑云：「見官時，拈此結而解之，可以弭禍。」生如其教，詣郡自投。太守喜其誠信，又稽牒知其冤，銷名令歸。至中途，遇袁，下騎執手，備言情況。袁憤然作色，默不一語。生曰：「以君風采，何自污也？」袁曰：「某所殺皆不義之人，所取皆非義之財。不然，即遺於路者，不拾也。君教我固自

佳，然如君家鄰，豈可留在人間耶！」言已，超乘而去。生歸，殯母已，柴門謝客。忽一夜，盜入鄰家，父子十餘口，盡行殺戮，止留一婢。席卷貲物，與僮分攜之。臨去，執燈謂婢：汝認之：殺人者我也，與人無涉。」並不啟關，飛簷越壁而去。明日，告官。疑生知情，又捉生去。邑宰詞色甚厲。生上堂握帶，且辨且解，宰不能詰，又釋之。既歸，益自韜晦，讀書不出，一跛嫗執炊而已。服既闋，日掃階庭，以待好音。一日，異香滿院。登閣視之，內外陳設煥然矣。悄揭畫簾，則公主凝妝坐。急拜之。女挽手曰：「君不信數，遂使土木為災；又以苦塊之戚，遲我三年琴瑟：是急之而反以得緩，天下事大抵然也。」生

將出貲治具。女曰：「勿復須。」婢探櫝，肴羹熱如新出於鼎，酒亦芳冽。酌移時，日已投暮，足下所踏婢，漸都亡去。女四肢嬌慵，足股屈伸，似無所著。生狎抱之。女曰：「君暫釋手。今有兩道，請君擇之。」生攬項問故。曰：「若為棋酒之交，可得三十年聚首；若作床第之歡，可六年諧合耳。君焉取？」生曰：「六年後再商之。」女乃默然，遂相燕好。女曰：「妾固知君不免俗道，此亦數也。」因使生蓄婢媪，別居南院，炊爨紡織，以作生計。北院中並無煙火，惟棋枰、酒具而已。戶常闔，生推之則自開，他人不得入也。然南院人作事勤惰，女輒知之，每使生往譴責，無不具服。女無繁言，無響笑，與有所談，

但俯首微哂。每駢肩坐，喜斜倚人。生舉而加諸膝，輕如抱嬰。生曰：「卿輕若此，可作掌上舞。」曰：「此何難！但婢子之為，所不屑耳。飛燕原九姊侍兒，屢以輕佻獲罪，怒謫塵間，又不守女子之貞；今已幽之。」閣上以錦布滿，冬未嘗寒，夏未嘗熱。女嚴冬皆著輕縠；生為製鮮衣，強使著之。踰時解去，曰：「塵濁之物，幾於壓骨成勞！」一日，抱諸膝上，忽覺沉倍曩昔，異之。笑指腹曰：「此中有俗種矣。」過數日，顰黛不食，曰：「近病惡阻，頗思煙火之味。」生乃為具甘旨。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。一日曰：「妾質單弱，不任生產。婢子樊英頗健，可使代之。」乃脫衷服衣英，閉諸室。少頃，聞兒啼。

啟扉視之，男也。喜曰：「此兒福相，大器也！」因名大器。繡納生懷，俾付乳媪，養諸南院。女自免身，腰細如初，不食煙火矣。忽辭生，欲暫歸寧。問返期，答以「三日」。鼓皮排如前狀，遂不見。至期不來；積年餘，音信全渺，亦已絕望。生鍵戶下幃，遂領鄉薦。終不肯娶；每獨宿北院，沐其餘芳。一夜，輾轉在榻，忽見燈火射窗，門亦自闢，群婢擁公主人。生喜，起問爽約之罪。女曰：「妾未愆期，天上二日半耳。」生得意自詡，告以秋捷，意主必喜。女愀然曰：「烏用是儻來者為！無足榮辱，止折人壽數耳。三日不見，入俗幃又深一層矣。」生由是不復進取。過數月，又欲歸寧。生殊悽戀。女曰：「此去

定早還，無煩穿望。且人生合離，皆有定數，搏節之則長，恣縱之則短也。」既去，月餘即返。從此一年半步歲輒一行，往往數月始還，生習為常，亦不之怪。又生一子。女舉之曰：「豺狼也！」立命棄之。生不忍而止，名曰可棄。甫周歲，急為卜婚。諸媒接踵，問其甲子，皆謂不合。曰：「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圈，竟不可得，當今傾敗六七年，亦數也。」囑生曰：「記取四年後，侯氏生女，左脅有小贅疣，乃此兒婦。當婚之，勿較其門地也。」即令書而誌之。後又歸寧，竟不復返。生每以所囑告親友。果有侯氏女，生有疣贅，侯賤而行惡，眾咸不齒，生竟媒定焉。大器十七歲及第，娶雲氏，夫妻皆孝友。父鐘愛

之。可棄漸長，不喜讀，輒偷與無賴博賭，恆盜物償戲債。父怒，撻之，卒不改。相戒提防，不使有所得。遂夜出，小為穿窬。為主所覺，縛送邑宰。宰審其姓氏，以名刺送之歸。父兄共繫之，楚掠慘棘，幾於絕氣。兄代哀免，始釋之。父忿恚得疾，食銳減。乃為二子立析產書，樓閣沃田，盡歸大器。可棄怨怒，夜持刀入室，將殺兄，悞中嫂。先是，主有遺袴，絕輕爽，雲拾作寢衣。可棄斫之，火星四射，大懼，奔出。父知，病益劇，數月尋卒。可棄聞父死，始歸。兄善視之，而可棄益肆。年餘，所分田產略盡，赴郡訟兄。官審知其人，斥逐之。兄弟之好遂絕。又踰年，可棄二十有三，侯女十五矣。兄憶母

言，欲急為完婚。召至家，除佳宅與居；迎婦入門，以父遺良田，悉登籍交之，曰：「數頃薄產，為若蒙死守之，今悉相付。吾弟無行，寸草與之，皆棄也。此後成敗，在於新婦：能令改行，無憂凍餓；不然，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。」侯雖小家女，然固慧麗，可棄雅畏愛之，所言無敢違。每出，限以晷刻，過期，則詬厲不與飲食，可棄以此少斂。年餘，生一子。婦曰：「我以後無求於人矣。膏腴數頃，母子何患不溫飽？無夫焉，亦可也。」會可棄盜粟出賭，婦知之，彎弓於門以拒之。大懼，避去。窺婦人，逡巡亦入。婦操刀起。可棄反奔，婦逐斫之，斷幅傷臀，血沾襪履。忿極，往訴兄，兄不禮焉，冤慚而去。過宿復

至，跪嫂哀泣，求先容於婦，婦決絕不納。可棄怒，將往殺婦，兄不語。可棄忿起，操戈直出。嫂愕然，欲止之。兄目禁之。俟其去，乃曰：「彼固作此態，實不敢歸也。」使人覘之，已入家門。兄始色動，將奔赴之，而可棄已全息人。蓋可棄人家，婦方弄兒，望見之，擲兒床上，覓得廚刀；可棄懼，曳戈反走，婦逐出門外始返。兄已得其情，故詰之。可棄不言，惟向隅泣，目盡腫。兄憐之，親率之去，婦乃納之。俟兄出，罰使長跪，要以重誓，而後以瓦盆賜之食。自此改行為善。婦持籌握算，日致豐盈，可棄仰成而已。後年七旬，子孫滿前，婦猶時捋白鬚，使膝行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悍妻妒婦，遭之者如疽附於骨，死而後已，豈不毒哉！然砒、附，天下之至毒也，苟得其用，瞑眩大瘳，非參、苓所能及矣。而非仙人洞見臟腑，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！」

章丘李孝廉善遷，少倜儻不泥，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。兩兄皆登甲榜，而孝廉益佻脫。娶夫人謝，稍稍禁制之。遂亡去，三年不返，遍覓不得。後得之臨清句闌中。家人入，見其南向坐，少姬十數左右侍，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。臨行，積衣累笥，悉諸姬所貽。既歸，夫人閉置一室，投書滿案。以長繩繫榻足，引其端自櫺內出，貫以巨鈴，繫諸廚下。凡有所需，則躡繩；繩動鈴響，則應之。夫人躬設典肆，垂

簾納物而估其直；左持籌，右握管；老僕供奔走而已；由此居積致富。每恥不及諸姒貴。錮閉三年，而孝廉捷。喜曰：「三卯兩成，吾以汝為暇矣，今亦爾耶？」

又耿進士崧生，亦章丘人。夫人每以績火佐讀；績者不輟，讀者不敢息也。或朋舊相詣，輒竊聽之；論文則淪茗作黍；若恣諧謔，則惡聲逐客矣。每試得平等，不敢入室門；超等，始笑迎之。設帳得金，悉內獻，絲毫不敢隱匿。故東主餽遺，恆面較錙銖。人或非笑之，而不知其銷算良難也。後為婦翁延教內弟。是年遊泮，翁謝儀十金。耿受榼返金。夫人知之曰：「彼雖周親，然舌耕謂何也？」追之返而受之。

耿不敢爭，而心終歉焉，思暗償之。於是每歲館金，皆短其數以報夫人。積二年餘，得如干數。忽夢一人告之曰：「明日登高，金數即滿。」次日，試一臨眺，果拾遺金，恰符缺數，遂償岳。後成進士，夫人猶訶譴之。耿曰：「今一行作吏，何得復爾？」夫人曰：「諺云：『水長則船亦高。』即為宰相，寧便大耶？」

鳥語

中州境有道士，募食鄉村。食已，聞鷓鳴，因告主人使慎火。問故，答曰：「鳥云：『大火難救，可怕！』」眾笑之，竟不備。明日，果火，延燒數家，

始驚其神。好事者追及之，稱為仙。道士曰：「我不過知鳥語耳，何仙也！」適有皂花雀鳴樹上，眾問何語。曰：「雀言：『初六養之，初六養之；十四、十六殤之。』」想此家雙生矣。今日為初十，不出五六日，當俱死也。」詢之，果生二子；無何，並死，其日悉符。邑令聞其奇，招之，延為客。時群鴨過，因問之。對曰：「明公內室，必相爭也。鴨曰：『罷罷！偏向他！偏向他！』」令大服，蓋妻妾反脣，令適被喧聒而出也。因留居署中，優禮之。時辨鳥言，多奇中。而道士樸野，肆言輒無所忌。令最貪，一切供用諸物，皆折為錢以入之。一日，方坐，群鴨復來，令又詰之。答曰：「今日所言，不與前同，乃為

明公會計耳。」問：「何計？」曰：「彼云：『蠟燭一百八，銀朱一千八。』」令慚，疑其相譏。道士求去，令不許。踰數日，宴客，忽聞杜宇。客問之。答曰：「鳥云：『丟官而去。』」眾愕然失色。令大怒，立逐而出。未幾，令果以墨敗。嗚呼！此仙人儆戒之，而惜乎危厲熏心者，不之悟也。

齊俗呼蟬曰「稍遷」，其綠色者曰「都了」。邑有父子，俱青、社生，將赴歲試，忽有蟬集襟上。父喜曰：「稍遷，吉兆也。」一僮視之，曰：「何物稍遷，都了而已。」父子不悅。已而果皆被黜。

天宮

郭生，京都人。年二十餘，儀容修美。一日，薄暮，有老嫗貽尊酒。怪其無因。嫗笑曰：「無須問；但飲之，自有佳境。」遂逕去。揭尊微嗅，冽香四射，遂飲之。忽大醉，冥然罔覺。及醒，則與一人並枕臥。撫之，膚膩如脂，麝蘭噴溢，蓋女子也。問之，不答。遂與交。交已，以手捫壁，壁皆石，陰陰有土氣，酷類墳冢。大驚，疑為鬼迷。因問女子：「卿何神也？」女曰：「我非神，乃仙耳。此是洞府。與有夙緣，勿相訝，但耐居之。再入一重門，有漏光處，可以搜便。」既而女起，閉戶而去。久之，腹餒，遂有女僮來，餉以麵餅、鴨臠，使捫啖之。黑漆不知昏曉。無何，女子來寢，始知夜矣。郭曰：「晝

無天日，夜無燈火，食炙不知口處；常常如此，則姮娥何殊於羅剎，天堂何別於地獄哉！」女笑曰：「為爾俗中人，多言喜泄，故不欲以形色相見。且暗摸索，妍媸亦當有別，何必燈燭！」居數日，幽悶異常，屢請暫歸。女曰：「來夕與君一遊天宮，便即為別。」次日，忽有小鬟籠燈人，曰：「娘子伺郎久矣。」從之出。星斗光中，但見樓閣無數。經幾曲畫廓，始至一處，堂上垂珠簾，燒巨燭如晝。人，則美人華妝南向坐，年約二十許；錦袍眩目；頭上明珠，翹顛四垂；地下皆設短燭，裙底皆照；誠天人也。郭迷亂失次，不覺屈膝。女令婢扶曳入坐。俄頃，八珍羅列。女行酒曰：「飲此以送君行。」郭鞠躬曰：「

向覲面不識仙人，實所惶悔；如容自贖，願收為沒齒不二之臣。」女顧婢微笑，使命移席臥室。室中流蘇繡帳，衾褥香軟。使郭就榻坐。飲次，女屢言：「君離家久，暫歸亦無妨。」更盡一籌，郭不言別。女喚婢籠燭送之。郭不言，偽醉眠榻上，抗之不動。女使諸婢扶裸之。一婢排私處曰：「箇男子容貌溫雅，此物何不文也！」舉置床上，大笑而去。女亦寢，郭乃轉側。女問：「醉乎？」曰：「小生何醉！甫見仙人，神志顛倒耳。」女曰：「此是天宮。未明，宜早去。如嫌洞中快悶，不如早別。」郭曰：「今有人夜得名花，聞香捫幹，而苦無燈燭，此情何以能堪？」女笑，允給燈火。漏下四點，呼婢籠燭抱衣而送之。

入洞，見丹堊精工，寢處褥革棕氈尺許厚。郭解履擁衾，婢徘徊不去。郭凝視之，風致娟好，戲曰：「謂我不文者，卿耶？」婢笑，以足蹴枕曰：「子宜僵矣！勿復多言。」視履端嵌珠如巨菽。捉而曳之，婢仆於懷，遂相狎，而呻楚不勝。郭問：「年幾何矣？」笑答云：「十七。」問：「處子亦知情否？」曰：「妾非處子，然荒疏已三年矣。」郭研詰仙人姓氏，及其清貫、尊行。婢曰：「勿問！即非天上，亦異人間。若必知其確耗，恐覓死無地矣。」郭遂不敢復問。次夕，女果以燭來，相就寢食，以此為常。一夜，女人曰：「期以永好；不意人情乖沮，今將冀除天宮，不能復相容矣。請以卮酒為別。」郭泣下，請

得脂澤為愛。女不許，贈以黃金一斤、珠百顆。三瓊既盡，忽已昏醉。既醒，覺四體如縛，糾纏甚密，股不得伸，首不得出。極力轉側，暈墮床下。出手摸之，則錦被囊裏，細繩束焉。起坐凝思，略見床櫺，始知為己齋中。時離家已三月，家人謂其已死。郭初不敢明言，懼被仙譴，然心疑怪之。竊間以告知交，莫有測其故者。被置床頭，香盈一室；拆視，則湖綿雜香屑為之，因珍藏焉。後某達官聞而詰之，笑曰：「此賈后之故智也。仙人烏得如此？雖然，此事亦宜慎祕，洩之，族矣！」有巫嘗出入貴家，言其樓閣形狀，絕似嚴東樓家。郭聞之，大懼，攜家亡去；未幾，嚴伏誅，始歸。

異史氏曰：「高閣迷離，香盈繡帳；雛奴蹀躞，履綴明珠；非權奸之淫縱，豪勢之驕奢，烏有此哉！顧淫籌一擲，金屋變而長門；唾壺未乾，情田鞠為茂草。空床傷意，暗燭銷魂。含顰玉臺之前，凝眸寶幄之內。遂使糟丘臺上，路人天宮；溫柔鄉中，人疑仙子。儻楚之帷薄固不足羞，而廣田自荒者，亦足戒已！」

喬女

平原喬生，有女黑醜：壑一鼻，跛一足。年二十五六，無問名者。邑有穆生，四十餘，妻死，貧不能續，因聘焉。三年，生一子。未幾，穆生卒，家益

索，大困，則乞憐其母。母頗不耐之。女亦憤不復返，惟以紡織自給。有孟生喪偶，遺一子烏頭，裁周歲，以乳哺乏人，急於求配，然媒數言，輒不當意。忽見女，大悅之，陰使人風示女。女辭焉，曰：「飢凍若此，從官人得溫飽，夫寧不願？然殘醜不如人，所可自信者，德耳；又事二夫，官人何取焉！」孟益賢之，向慕尤殷，使媒者函金加幣，而說其母。母悅，自詣女所，固要之；女志終不奪。母慚，願以少女字孟；家人皆喜，而孟殊不願。居無何，孟暴疾卒，女往臨哭盡哀。孟故無戚黨，死後，村中無賴，悉憑陵之，家具攜取一空。方謀瓜分其田產。家人亦各草竊以去，惟一嫗抱兒哭帷中。女問得故，大不

平。聞林生與孟善，乃踵門而告曰：「夫婦、朋友，人之大倫也。妾以奇醜，為世不齒，獨孟生能知我；前雖固拒之，然固已心許之矣。今身死子幼，自當有以報知己。然存孤易，禦侮難，若無兄弟父母，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，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。妾無所多須於君，但以片紙告邑宰；撫孤，則妾不敢辭。」林曰：「諾！」女別而歸。林將如其所教；無賴輩怒，咸欲以白刃相仇。林大懼，閉戶不敢復行。女聽之數日寂無音；及問之，則孟氏田產已盡矣。女忿甚，銳身自詣官。官詰女屬孟何人。女曰：「公宰一邑，所憑者理耳。如其言妄，即至戚無所逃罪；如非妄，即道路之人可聽也。」官怒其言戇，訶逐而

出。女冤憤無以自伸，哭訴於搢紳之門。某先生聞而義之，代剖於宰。宰按之，果真，窮治諸無賴，盡返所取。或議留女居孟第，撫其孤；女不肯。扃其戶，使媪抱烏頭，從與俱歸，另舍之。凡烏頭日用所需，輒同媪啟戶出粟，為之營辦；己錙銖無所沾染，抱子食貧，一如曩日。積數年，烏頭漸長，為延師教讀；己子則使學操作。媪勸使並讀。女曰：「烏頭之費，其所自有；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，此心何以自明？」又數年，為烏頭積粟數百石，乃聘於名族，治其第宅，析令歸。烏頭泣要同居，女乃從之；然紡績如故。烏頭夫婦奪其具。女曰：「我母子坐食，心何安矣？」遂早暮為之紀理，使其子巡行阡陌，若為傭

然。烏頭夫妻有小過，輒斥譴不少貸；稍不悛，則怫然欲去。夫妻跪道悔詞，始止。未幾，烏頭入泮，又辭欲歸。烏頭不可，捐聘幣，為穆子完婚。女乃析子令歸。烏頭留之不得，陰使人於近村為市恆產百畝而後遺之。後女疾求歸。烏頭不聽。病益篤，囑曰：「必以我歸葬！」烏頭諾。既卒，陰以金啗穆子，俾合葬於孟。及期，棺重，三十人不能舉。穆子忽仆，七竅血出，自言曰：「不肖兒，何得遂賣汝母！」烏頭懼，拜祝之，始愈。乃復停數日，修治穆墓已，始合厝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知己之感，許之以身，此烈男子之所為也。彼女子何知，而奇偉如是？若遇九方皋，直

牡視之矣。」

蛤

東海有蛤，飢時浮岸邊，兩殼開張；中有小蟹出，赤線繫之，離殼數尺，獵食既飽，乃歸，殼始合。或潛斷其線，兩物皆死。亦物理之奇也。

劉夫人

廉生者，彰德人。少篤學；然早孤，家綦貧。一日他出，暮歸失途。入一村，有媪來謂曰：「廉公子何之？夜得毋深乎？」生方皇懼，更不暇問其誰何，便求假榻。媪引去，入一大第。有雙鬟籠燈，導一婦

人出，年四十餘，舉止大家。媪迎曰：「廉公子至。」
「生趨拜。婦喜曰：「公子秀發，何但作富家翁乎！」
「即設筵，婦側坐，勸酌甚殷，而自己舉杯未嘗飲，
舉箸亦未嘗食。生惶惑，屢審閱。笑曰：「再盡三
爵告君知。」生如命已。婦曰：「亡夫劉氏，客江
右，遭變遽殞。未亡人獨居荒僻，日就零落。雖有兩
孫，非鴟鴞，即駑駘耳。公子雖異姓，亦三生骨肉
也；且至性純篤，故遂腆然相見。無他煩，薄藏數
金，欲倩公子持泛江湖，分其贏餘，亦勝案頭螢枯死
也。」生辭以少年書癡，恐負重託。婦曰：「讀書之
計，先於謀生。公子聰明，何之不可？」遣婢運貲
出，交兌八百餘兩。生惶恐固辭。婦曰：「妾亦知公

子未慣懋遷，但試為之，當無不利。」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，謀合商侶。婦曰：「勿須。但覓一樸慤諳練之僕，為公子服役足矣。」遂輪纖指一卜之曰：「伍姓者吉。」命僕馬囊金送生出，曰：「臘盡滌殘，候洗寶裝矣。」又顧僕曰：「此馬調良，可以乘御，即贈公子，勿須將回。」生歸，夜纔四鼓，僕繫馬自去。明日，多方覓役，果得伍姓，因厚價招之。伍老於行旅，又為人戇拙不苟，貲財悉倚付之。往涉荆襄，歲杪始得歸，計利三倍。生以得伍力多，於常格外，另有餽賞，謀同飛灑，不令主知。甫抵家，婦已遣人將迎，遂與俱去。見堂上華筵已設；婦出，備極慰勞。生納貲訖，即呈簿籍；婦置不顧。少頃即席，

歌舞鞞鞞，伍亦賜筵外舍，盡醉方歸。因生無家室，留守新歲。次日，又求稽盤。婦笑曰：「後無須爾，妾會計久矣。」乃出冊示生，登誌甚悉，並給僕者，亦載其上。生愕然曰：「夫人真神人也！」過數日，館穀豐盛，待若子姪。一日，堂上設席，一東面，一南面；堂下一筵向西。謂生曰：「明日財星臨照，宜可遠行。今為主价粗設祖帳，以壯行色。」少間，伍亦呼至，賜坐堂下。一時鼓鉦鳴聒。女優進呈曲目，生命唱「陶朱富」。婦笑曰：「此先兆也，當得西施作內助矣。」宴罷，仍以全金付生，曰：「此行不可以歲月計，非獲巨萬勿歸也。妾與公子，所憑者在福命，所信者在腹心，勿勞計算，遠方之盈絀，妾自知

之。「生唯唯而退。往客淮上，進身為齷賈，踰年，利又數倍。然生嗜讀，操籌不忘書卷；所與游，皆文士，所獲既盈，隱思止足，漸謝任於伍。桃源薛生與最善；適過訪之，薛一門俱適別業，昏暮無所復之。閻人延生入，掃榻作炊。細詰主人起居，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，犒邊庭，民間騷動。聞有少年無婦者，不通媒約，竟以女送諸其家，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。薛亦新婚於大姓，猶恐輿馬喧動，為大令所聞，故暫遷於鄉。初更向盡，方將掃榻就寢，忽聞數人排闥入。閻人不知何語，但聞一人云：「官人既不在家，秉燭者何人？」閻人答：「是廉公子，遠客也。」俄而問者已入，袍帽光潔，略一舉手，即詰邦

族。生告之。喜曰：「吾同鄉也。岳家誰氏？」答云：「無之。」益喜，趨出，急招一少年同人，敬與為禮。卒然曰：「實告公子：某慕姓。今夕此來，將送舍妹於薛官人，至此方知無益。進退維谷之際，適逢公子，寧非數乎！」生以未悉其人，故躊躇不敢應。慕竟不聽其致詞，急呼送女者。少間，二媪扶女郎入，坐生榻上。睨之，年十五六，佳妙無雙。生喜，始整巾向慕展謝；又囑閨人行沽，略盡款洽。慕言：「先世彰德人；母族亦世家，今陵夷矣。聞外祖遺有兩孫，不知家況何似。」生問：「伊誰？」曰：「外祖劉，字暉若，聞在郡北三十里。」生曰：「僕郡城東南人，去北里頗遠；年又最少，無多交知。郡

中此姓最繁，止知郡北有劉荊卿，亦文學士，未審是否，然貧矣。」慕曰：「某祖墓尚在彰郡，每欲扶兩櫬歸葬故里，以資斧未辦，姑猶遲遲。今妹子從去，歸計益決矣。」生聞之，銳然自任。二慕俱喜。酒數行，辭去。生卻僕移燈，琴瑟之愛，不可勝言。次日，薛已知之，趨入城，除別院館生。生詣淮，交盤已，留伍居肆，裝貲返桃源，同二慕啟岳父母骸骨，兩家細小，載與俱歸。入門安置已，囊金詣主。前僕已候於途。從去，婦逆見，色喜曰：「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！前日為客，今日吾甥婿也。」置酒迎塵，倍益親愛。生服其先知，因問：「夫人與岳母遠近？」婦云：「勿問，久自知之。」乃堆金案上，瓜分為

五；自取其二曰：「吾無用處，聊貽長孫。」生以過多，辭不受。悽然曰：「吾家零落，宅中喬木，被人伐作薪；孫子去此頗遠，門戶蕭條，煩公子一營辦之。」生諾，而金止受其半。婦強納之。送生出，揮涕而返。生疑怪問，回視第宅，則為墟墓。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。既歸，贖墓田一頃，封植偉麗。劉有二孫，長即荊卿；次玉卿，飲博無賴，皆貧。兄弟詣生申謝，生悉厚贈之。由此往來最稔。生頗道其經商之由，玉卿竊意家中多金，夜合博徒數輩，發墓搜之，剖棺露齒，竟無少獲，失望而散。生知墓被發，以告荊卿。荊卿詣生同驗之，入壙，見案上纍纍，前所分金具在。荊卿欲與生共取之。生曰：「夫人原留

此以待兄也。」荊卿乃囊運而歸，告諸邑宰，訪緝甚嚴。後一人賣墳中玉簪，獲之，窮訊其黨，始知玉卿為首。宰將治以極刑；荊卿代哀，僅得賒死。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繕，較前益堅美。由此廉、劉皆富，惟玉卿如故。生及荊卿常河潤之，而終不足供其賭博。一夜，盜入生家，執索金貲。生所藏金，皆以千五百為箇，發示之。盜取其二，止有鬼馬在廐，用以運之而去。使生送諸野，乃釋之。村眾望盜火未遠，譟逐之；賊驚遁。共至其處，則金委路側，馬已倒為灰燼。始知馬亦鬼也。是夜止失金釧一枚而已。先是，盜執生妻，悅其美，將就淫之。一盜帶面具，力呵止之，聲似玉卿。盜釋生妻，但脫腕釧而去。生以是疑

玉卿，然心竊德之。後盜以釧質賭，為捕役所獲，詰其黨，果有玉卿。宰怒，備極五毒。兄與生謀，欲為賄脫之，謀未成而玉卿已死。生猶時卹其妻子。生後登賢書，數世皆素封焉。嗚呼！「貪」字之點畫形象，甚近乎「貧」。如玉卿者，可以鑒矣！

陵縣狐

陵縣李太史家，每見瓶鼎古玩之物，移列案邊，勢危將墮。疑廝僕所為，輒怒譴之。僕輩稱冤，而亦不知其由，乃嚴扃齋扉，天明復然。心知其異，暗覘之。一夜，光明滿室，訝為盜。兩僕近窺，則一狐臥櫬上，光自兩眸出，晶瑩四射。恐其遁，急入捉之。

狐嚙腕肉欲脫，僕持益堅，因共縛之。舉視，則四足皆無骨，隨手搖搖若帶垂焉。太史念其通靈，不忍殺；覆以柳器，狐不能出，戴器而走。乃數其罪而放之，怪遂絕。

王貨郎

濟南業酒人某翁，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貫價。出西門，見兄阿大。——時大死已久。二驚問：「哥那得來？」答云：「冥府一疑案，須弟一證之。」二作色怨訕。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，曰：「官役在此，我豈自由耶！」但引手招之，不覺從去，盡夜狂奔，至太山下。忽見官衙，方將並入，見群眾紛出。皂拱

問：「事何如矣？」一人曰：「勿須復入，結矣。」皂乃釋令歸。大憂弟無資斧。皂思良久，即引二去，走二三十里，入村，至一家檐下。囑云：「如有人出，便使相送；如其不肯，便道王貨郎言之矣。」遂去。二冥然而僵。既曉，第主出，見人死門外，大駭。守移時，微蘇；扶入餌之，始言里居，即求資送。主人難之。二如皂言。主人驚絕，急賃騎送之歸。償之，不受；問其故，亦不言，別而去。

疲龍

膠州王侍御，出使琉球。舟行海中，忽自雲際墮一巨龍，激水高數丈。龍半浮半沉，仰其首，以舟承

頷；睛半含，嗒然若喪。闔舟大恐，停橈不敢少動。舟人曰：「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。」王懸敕於上。焚香共祝之。移時，悠然遂逝。舟方行，又一龍墮，如前狀。日凡三四。又踰日，舟人命多備白米，戒曰：「去清水潭不遠矣。如有所見，但糝米於水，寂無譁。」俄至一處，水清澈底。下有群龍，五色，如盆如甕，條條盡伏。有蜿蜒者，鱗鬣爪牙，歷歷可數。眾神魂俱喪，閉息含眸，不惟不敢窺，並不能動。惟舟人握米自撒。久之見海波深黑，始有呻者。因問擲米之故，答曰：「龍畏蛆，恐入其甲。白米類蛆，故龍見輒伏，舟行其上，可無害也。」

真生

長安士人賈子龍，偶過鄰巷，見一客，風度灑如。問之，則真生，咸陽僦寓者也。心慕之。明日，往投刺，適值其亡；凡三謁，皆不遇。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，真走避不出；賈搜之始出。促膝傾談，大相知悅。賈就逆旅，遣僮行沽。真又善飲，能雅謔，樂甚。酒欲盡，真搜篋出飲器，玉卮無當，注杯酒其中，盎然已滿；以小琖挹取入壺，並無少減。賈異之，堅求其術。真曰：「我不願相見者，君無他短，但貪心未淨耳。此乃仙家隱術，何能相授。」賈曰：「冤哉！我何貪，間萌奢想者，徒以貧耳。」一笑而散。由是往來無間，形骸盡忘。每值乏窘，真輒出黑石一塊，吹咒其上，以磨瓦礫，立刻化為白金，

便以贈生；僅足所用，未嘗贏餘。賈每求益。真曰：「我言君貪，如何，如何！」賈思明告必不可得，將乘其醉睡，竊石而要之。一日，飲既臥，賈潛起，搜諸衣底。真覺之曰：「子真喪心，不可處也！」遂辭別，移居而去。後年餘，賈遊河干，見一石瑩潔，絕類真生物。拾之，珍藏若寶。過數日，真忽至，然若有所失。賈慰問之。真曰：「君前所見，乃仙人點金石也。曩從抱真子游，彼憐我介，以此相貽。醉後失去，隱卜當在君所。如有還帶之恩，不敢忘報。」賈笑曰：「僕生平不敢欺友朋，誠如所卜。但知管仲之貧者，莫如鮑叔，君且奈何？」真請以百金為贈。賈曰：「百金非少，但授我口訣，一親試之，無憾矣。」

「真恐其寡信。賈曰：「君自仙人，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哉！」直授其訣。賈顧砌上有巨石，將試之。真掣其肘，不聽前。賈乃俯掬半磚，置砧上曰：「若此者，非多耶？」真乃聽之。賈不磨磚而磨砧；真變色欲與爭，而砧已化為渾金。反石於真。真嘆曰：「業如此，復何言。然妄以福祿加人，必遭天譴。如逭我罪，施材百具、絮衣百領，肯之乎？」賈曰：「僕所以欲得錢者，原非欲窖藏之也。君尚視我為守錢鹵耶？」真喜而去。賈得金，且施且賈；不三年，施數已滿。真忽至，握手曰：「君信義人也！別後被福神奏帝，削去仙籍；蒙君博施，今以功德消罪。愿勉之，勿替也。」賈問真係天上何曹。曰：「

我乃有道之狐耳。出身綦微。不堪孽累，故生平自愛，一毫不敢妄作。」賈為設酒，遂與權飲如初。賈至九十餘，狐猶時至其家。

長山某，賣解信藥，即垂危，灌之無不活；然祕其方，即戚好不傳也。一日，以株累被逮。妻弟餉食獄中，隱置信焉。坐待食已而後告之。不信。少頃，腹中潰動，始大驚，罵曰：「畜產速行！家中雖有藥末，恐道遠難俟；急於城中物色薜荔為末，清水一瓊，速將來！」妻弟如其教。迨覓至，某已嘔瀉欲死，急投之，立刻而安。其方自此逐傳。此亦猶狐之祕其石也。

布商

布商某，至青州境，偶入廢寺，見其院宇零落，歎悼不已。僧在側曰：「今如有善信，暫起山門，亦佛面之光。」客慨然自任。僧喜，邀入方丈，款待殷勤。即而舉內外殿閣，並請裝修；客辭以不能。僧固強之，詞色悍怒。客懼，請即傾囊，於是倒裝而出，悉授僧。將行，僧止之曰：「君竭貲實非所願，得毋甘心於我乎？不如先之。」遂握刀相向。客哀求切，弗聽；請自經，許之。逼置暗室而迫促之。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，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，疑之。下馬入寺，前後冥搜，竟不得。至暗室所，嚴扃雙扉，僧不肯開，託以妖異。將軍怒，斬關入，則見

客縊梁上。救之，片時復甦，詰得其情。又械問女子所在，實則烏有，蓋神佛現化也。殺僧，財物仍以歸客。客益募修廟宇，由此香火大盛。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。

彭二掙

禹城韓公甫自言：「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，忽回首不見之，惟空蹇隨行。但聞號救甚急，細聽則在被囊中。近視囊內纍然，雖則偏重，亦不得墮。欲出之，則囊口縫紉甚密；以刀斷線，始見彭犬臥其中，即出，問何以人，亦茫不自知。蓋其家有狐為祟，事如此類甚多云。」

何仙

長山王公子瑞亭，能以乩卜。乩神自稱何仙，為純陽弟子，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。每降，輒與人論文作詩。李太史質君師事之，丹黃課藝，理緒明切；太史揣摩成，賴何仙力居多焉，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。然為人決疑難事，多憑理，不甚言休咎。辛未歲，朱文宗案臨濟南，試後，諸友請決等第。何仙索試藝，悉月旦之。座中有與樂陵李忭相善者，李固好學深思之士，眾屬望之，因出其文，代為之請。乩註云：「一等。」少間，又書云：「適評李生，據文為斷。然此生運氣大晦，應犯夏楚。異哉！文與數適不相符，豈文宗不論文耶？諸公少待，試一往探之。」少頃，

又書云：「我適至提學署中，見文宗公事旁午，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。一切置付幕客六七人，粟生、例監，都在其中，前世全無根氣，大半餓鬼道中游魂，乞食於四方者也。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，損其目之精氣，如人久在洞中，乍出，則天地異色，無正明也。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，閱卷分曹，恐不能適相值耳。」眾問挽回之術。書云：「其術至實，人所共曉，何必問？」眾會其意，以告李。李懼，以文質孫太史子未，且訴以兆。太史贊其文，因解其惑。李以太史海內宗匠，心益壯，乩語不復置懷。後案發，竟居四等。太史大駭，取其文復閱之，殊無疵摘。評云：「石門公祖，素有文名，必不悠謬至此。是必幕

中醉漢，不識句讀者所為。」於是眾益服何仙之神，共焚香祝謝之。乩書曰：「李生勿以暫時之屈，遂懷慚作。當多寫試卷，益暴之，明歲可得優等。」李如其教。久之署中頗聞，懸牌特慰之。次歲果列前名，其靈應如此。

異史氏曰：「幕中多此輩客，無怪京都醜婦巷中，至夕無閒床也。嗚呼！」

牛同人

（上缺）牛過父室，則翁臥床上未醒，以此知為狐。怒曰：「狐可忍也，胡敗我倫！關聖號為『伏魔

「，今何在，而任此類橫行！」因作表上玉帝，內微訴關帝之不職。久之，關帝忽聞空中喊嘶聲，則關帝也。怒叱曰：「書生何得無禮！我豈啻掌為汝家驅狐耶？若稟訴不行，咎怨何辭矣。」即令杖牛二十，股肉幾脫。少間，有黑面將軍縛一狐至，牽之而去，其怪遂絕。後三年，濟南游擊女為狐所惑，百術不能遣。狐語女曰：「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。」游擊亦不知牛何里，無可物色。適提學按臨，牛赴試，在省偶被營兵笞辱，忿愬游擊之門。游擊一聞其名，不勝驚喜，傴僂甚恭。立捉兵至，捆責盡法。已，乃實告以情。牛不得已，為之呈告關帝。俄頃，見金甲神降於其家。狐方在室，顏猝變，現形如犬，遶屋嗥

竄。旋出自投階下。神言：「前帝不忍誅，今再犯不赦矣！」繫繫馬頸而去。

神女

米生者，閩人，傳者忘其名字、郡邑。偶入郡，醉過市廛，聞高門中簫鼓如雷。問之居人，云是開壽筵者，然門庭亦殊清寂。聽之，笙歌繁響。醉中雅愛樂之，並不問其何家，即街頭市祝儀，投晚生刺焉。或見其衣冠樸陋，便問：「君係此翁何親？」答言：「無之。」或言：「此流寓者，僑居於此，不審何官，甚貴倨也。既非親屬，將何求？」生聞而悔之，而刺已入矣。無何，兩少年出逆客，華裳眩目，丰采

都雅，揖生入。見一叟南向坐，東西列數筵，客六七人，皆似貴胄；見生至，盡起為禮，叟亦杖而起。生久立，待與周旋，而叟殊不離席。兩少年致詞曰：「家君衰邁，起拜良艱，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。」生遜謝而罷。遂增一筵於上，與叟接席。未幾，女樂作於下。座後設琉璃屏，以幃內眷。鼓吹大作，座客不復可以傾談。筵將終，兩少年起，各以巨杯勸客，杯可容三斗，生有難色；然見客受，亦受。頃刻四顧，主客盡醺；生不得已，亦強盡之。少年復斟。生覺憊甚，起而告退。少年強挽其裾。生大醉湯地，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，恍然若寤。起視，賓客盡散，惟一少年捉臂送之，遂別而歸。後再過其門，則已遷去。

矣。自郡歸，偶適市，一人自肆中出，招之飲。視之，不識；姑從之人，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。問其人，乃諸姓，市中磨鏡者也。問：「何相識？」曰：「前日上壽者，君識之否？」生言：「不識。」諸言：「予出入其門最稔。翁，傅姓，但不知何省何官。先生上壽時，我方在墀下，故識之也。」日暮，飲散。鮑莊夜死於途。鮑父不識諸，執名訟生。檢得鮑莊體有重傷，生以謀殺論死，備歷械梏；以諸未獲，罪無申證，頌繫之。年餘，直指巡方，廉知其冤，出之。家中田產蕩盡，而衣巾革褌，冀其可以辨復，於是攜囊入郡。日將暮，步履頗殆，休於路側。遙見小車來，二青衣夾隨之。既過，忽命停輿。車中

不知何言。俄一青衣問生：「君非米姓乎？」生驚起諾之。問：「何貧窶若此？」生告以故。又問：「安之？」又告之。青衣去，向車中語；俄復返，請生至車前。車中以纖手搴簾，微睨之，絕代佳人也。謂生曰：「君不幸得無妄之禍，聞之太息。今日學使署中，非白手可以出入者，途中無可解贈，：：：。」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朵，授生曰：「此物可鬻百金，請緘藏之。」生下拜，欲問官閥，車行甚疾，其去已遠，不解何人。執花懸想，上綴明珠，非凡物也。珍藏而行。至郡，投狀，上下勒索甚苦；出花展視，不忍置去，遂歸。歸而無家，依於兄嫂。幸兄賢，為之經紀，貧不廢讀。過歲，赴郡應童子試，誤

入深山。會清明節，游人甚眾。有數女騎來，內一女郎，即曩年車中人也。見生停驂，問其所往。生具以對。女驚曰：「君衣頂尚未復耶？」生慘然於衣下出珠花，曰：「不忍棄此，故猶童子也。」女郎暈紅上頰。既，囑坐待路隅，款段而去。久之，一婢馳馬來，以裹物授生，曰：「娘子言：今日學使之門如市，贈白金二百，為進取之資。」生辭曰：「娘子惠我多矣！自分掇芹非難，重金所不敢受。但告以姓名，繪一小像，焚香供之，足矣。」婢不顧，委地而去。生由此用度頗充，然終不屑夤緣。後入邑庠第一。以金授兄；兄善居積，三年，舊業盡復。適閩中巡撫為生祖門人，優卹甚厚，兄弟稱巨家矣。然生素

清鯁，雖屬大僚通家，而未嘗有所干謁。一日，有客裘馬至門，都無識者。出視，則傅公子也。揖而入，各道間闊。治具相款。客辭以冗，然亦不竟言去。已而肴酒既陳，公子起而請閒，相將入內，拜伏於地。生驚問：「何事？」愴然曰：「家君適罹大禍，欲有求於撫臺，非兄不可。」生辭曰：「渠雖世誼，而以私干人，生平所不為也。」公子伏地哀泣。生厲色曰：「小生與公子，一飲之知交耳，何遂以喪節強人！」公子大慚，起而別去。越日，方獨坐，有青衣人入，視之，即山中贈金者。生方驚起，青衣曰：「君忘珠花否？」生曰：「唯唯，不敢忘！」曰：「昨公子，即娘子胞兄也。」生聞之，竊喜，偽曰：「此

難相信。若得娘子親見一言，則油鼎可蹈耳；不然，不敢奉命。」青衣出，馳馬而去。更盡復返，扣扉入曰：「娘子來矣！」言未已，女郎慘然入，向壁而哭，不作一語。生拜曰：「小生非卿，無以有今日。但有驅策，敢不惟命！」女曰：「受人求者常驕人，求人者常畏人。中夜奔波，生平何解此苦，祇以畏人故耳，亦復何言！」生慰之曰：「小生所以不遽諾者，恐過此一見為難耳。使卿夙夜蒙露，吾知罪矣！」因挽其袂。隱抑搔之。女怒曰：「子誠敝人也！不念疇昔之義，而欲乘人之厄。予過矣！予過矣！」忿然而出，登車欲去。生追出謝過，長跪而要遮之。青衣亦為緩頰。女意稍解，就車中謂生曰：「實告君：

妾非人，乃神女也。家君為南岳都理司，偶失禮於地官，將達帝聽；非本地都人官印信，不可解也。君如不忘舊義，以黃紙一幅，為妾求之。」言已，車發遂去。生歸，悚懼不已。乃假驅崇，言於巡撫。巡撫謂其事近巫蠱，不許。生以厚金賂其心腹，諾之，而未得其便也。既歸，青衣候門，生具告之，默然遂去，意似怨其不忠。生追送之曰：「歸語娘子：如事不諧，我以身命殉之！」既歸，終夜輾轉，不知計之所出。適院署有寵姬購珠，乃以珠花獻之。姬大悅，竊印為生嵌之。懷歸，青衣適至。笑曰：「幸不辱命。然數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，今還為主人棄之矣！」因告以情；且曰：「黃金拋置，我都不惜；寄語娘

子：珠花須要償也！」踰數日，傅公子登堂申謝，納黃金百兩。生作色曰：「所以然者，為令妹之惠我無私耳；不然，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！」再強之，聲色益厲。公子慚而去，曰：「此事殊未了！」翼日，青衣奉女郎命，進明珠百顆，曰：「此足以償珠花否耶？」生曰：「重花者，非貴珠也。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，直須賣作富家翁耳，什襲而甘貧賤，何為乎？娘子神人，小生何敢他望，幸得報洪恩於萬一，死無憾矣！」青衣置珠案間，生朝拜而後卻之。越數日，公子又至。生命治肴酒。公子使從人入廚下，自行烹調，相對縱飲，懽若一家。有客餽苦糲，公子飲而美之，引盡百盞，面頰微赭。乃謂生曰：「君貞介士，

愚兄弟不能早知君，有愧裙釵多矣。家君感大德，無以相報，欲以妹子附為婚姻，恐以幽明見嫌也。」生喜懼非常，不知所對。公子辭而出，曰：「明夜七月初九，新月鉤辰，天孫有少女下嫁，吉期也，可備青廬。」次夕，果送女郎至，一切無異常人。三日後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，大小皆有餽賞。又最賢，事嫂如姑。數年不育，勸納副室，生不肯。適兄賈於江淮，為買少姬而歸。姬，顧姓，小字博士，貌亦清婉，夫婦皆喜。見髻上插珠花，甚似當年故物；摘視，果然。異而詰之。答云：「昔有巡撫愛妾死，其婢盜出鬻於市，先人廉其直，買而歸。妾愛之。先人無子，生妾一人，故所求無不得。後父死家落，妾寄養於顧

媪之家；顧，妾姨行，見珠，屢欲售去，妾投井覓死，故至今猶存也。」夫婦歎曰：「十年之物，復歸故主，豈非數哉！」女另出珠花一朵，曰：「此物久無偶矣！」因並賜之，親為簪於髻上。姬退，問女郎家世甚悉，家人皆諱言之。陰語生曰：「妾視娘子，非人間人也；其眉目間有神氣。昨簪花時，得近視，其美麗出於肌裏，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。」生笑之。姬曰：「君勿言，妾將試之：如其神，但有所須，無人處焚香以求，彼當自知。」女郎繡襪精工，博士愛之，而未敢言，乃即閨中焚香祝之。女早起，忽檢篋中，出襪，遣婢贈博士。生見之而笑。女問故，以實告。女曰：「黠哉婢乎！」因其慧，益憐

愛之：然博士益恭，昧爽時，必熏沐以朝。後博士一舉兩男，兩人分字之。生年八十，女貌猶如處子。生抱病，女鳩匠為材，令寬大倍於尋常。既死，女不哭；男女他適，則女已入材中死矣。因並葬之。至今傳為「大材冢」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女則神矣，博士而能知之，是遵何術歟？乃知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！」

湘裙

晏仲，陝西延安人。與兄伯同居，友愛敦篤。伯三十而卒，無嗣；妻亦繼亡。仲痛悼之，每思生二

子，則以一子為兄後。甫舉一男，而仲妻又死。仲恐繼室不卹其子，將購一妾。鄰村有貨婢者，仲往相之，略不稱意，情緒無聊，被友人留酌，醺醉而歸。途中遇故窗友梁生，握手殷殷，邀過其家。醉中忘其已死，從之而去。入其門，並非舊第，疑而問之。曰：「新移此耳。」人而謀酒，則家釀已竭，囑仲坐待，挈瓶往沽。仲出立門外以俟之。見一婦人控驢而過，有童子隨之，年可八九歲，面目神色，絕類其兄。心惻然動，急委綴之。便問童子何姓。答言：「姓晏。」仲益驚，又問：「汝父何名。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言次，已至其門，婦人下驢入。仲執童子曰：「汝父在家否？」童諾而入。頃之，一媪出窺，真其

嫂也。訝叔何來。仲大悲，隨之而入。見廬落亦復整頓。因問：「兄何在？」曰：「責負未歸。」問：「跨驢者何人？」曰：「此汝兄妾甘氏，生兩男矣。長阿大，赴市未返；汝所見者阿小。」坐久，酒漸解，始悟所見皆鬼。以兄弟情切，即亦不懼。嫂溫酒治具。仲急欲見兄，促阿小覓之。良久，哭而歸曰：「李家負欠不還，反與父鬪。」仲聞之，與阿小奔去。見有兩人方摔兄地上。仲怒，奮拳直入，當者盡踣。急救兄起，敵已俱奔。追捉一人，捶楚無算，始起。執兄手，頓足哀泣；兄亦泣。既歸，舉家慰問，乃具酒食，兄弟相慶。居無何，一少年人，年約十六七。伯呼阿大，令拜叔。仲挽之，哭向兄曰：「大哥地下

有兩男子，而墳墓不掃；弟又子少而鰥，奈何？」伯亦悽惻。嫂謂伯曰：「遣阿小從叔去，亦得。」阿小聞言，依叔肘下，眷戀不去。仲撫之，倍益酸辛。問：「汝樂從否？」答云：「樂從。」仲念鬼雖非人，慰情亦勝無也，因為解顏。伯曰：「從去，但勿嬌慣，宣啖以血肉，驅向日中曝之，午過乃已。六七歲兒，歷春及夏，骨肉更生，可以娶妻育子；但恐不壽耳。」言間，門外有少女窺聽，意致溫婉。仲疑為兄女，便以問兄。兄曰：「此名湘裙，吾妾妹也。孤而無歸，寄養十年矣。」問：「已字否？」伯云：「尚未。近有媒議東村田家。」女在窗外小語曰：「我不嫁田家牧牛子。」仲頗有動於中，而未便明言。既

而伯起，設榻於齋，止弟宿。仲雅不欲留，而意戀湘裙，將設法以窺兄意，遂別兄就榻。時方初春，天氣候猶寒，齋中夙無煙火，森然起粟。對燭冷坐，思得小飲。俄而阿小推扉入，以杯羹斗酒置案上。仲喜極，問誰之為。答云：「湘姨。」酒將盡，又以灰覆盆火，擲床下。仲問：「爹娘寢乎？」曰：「睡已久矣。」「汝寢何所？」曰：「與湘姨共榻耳。」阿小俟叔眠，乃掩門去。仲念湘裙惠而解意，益愛慕之；又以其能撫阿小，欲得之心益堅。輾轉床頭，終夜不寐。早起，告兄曰：「弟子然無偶，煩大哥留意也。」

伯曰：「吾家非一瓢一擔者，物色當自有人。地下即有佳麗，恐於弟無所利益。」仲曰：「古人亦有鬼

妻，何害？」伯似會意，便言：「湘裙亦佳。但以巨針刺人迎，血出不止者，便可為生人妻，何得草草。」仲曰：「得湘裙撫阿小，亦得。」伯但搖首。仲求之不已。嫂曰：「試捉湘裙強刺驗之，不可乃已。」遂握針出。門外遇湘裙，急捉其腕，則血痕猶溼，蓋聞伯言時，早自試之矣。嫂釋手而笑，反告伯曰：「渠作有意喬才久矣，尚為之代慮耶？」妾聞之怒，趨近湘裙，以指刺眶而罵曰：「淫婢不羞！欲從阿叔奔走耶？我定不如其願！」湘裙愧憤，哭欲覓死，舉家騰沸。仲乃大慚，別兄嫂，率阿小而出。兄曰：「弟姑去；阿小勿使復來，恐損其生氣也。」仲諾之。既歸，偽增其年，託言兄賣婢之遺腹子。眾以其貌酷

類，亦信為伯遺體。仲教之讀，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。初以為苦，久而漸安。六月中，几案灼人，而兒戲且讀，殊無少怨。兒甚惠，日盡半卷，夜與叔抵足，恆背誦之。仲甚慰。又以不忘湘裙，故不復作「燕樓」想矣。一日，雙媒來為阿小議婚，中饋無人，心甚躁急。忽甘嫂自外人曰：「阿叔勿怪，吾送湘裙至矣。緣婢子不識羞，我故挫辱之。叔如此表表，而不相從，更欲從何人者？」見湘裙立其後，心甚歡悅。肅嫂坐；具述有客在堂，乃趨出。少間復入，則甘氏已去。湘裙卸妝入廚下，刀砧盈耳矣。俄而肴馔羅列，烹飪得宜。客去，仲入，見湘裙凝妝坐室中，遂與交拜成禮。至晚，女仍欲與阿小共宿。仲曰：「

我欲以陽氣溫之，不可離也。」因置女別室，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。湘裙撫前子如己出，仲益賢之。一夕，夫妻款洽，仲戲問：「陰世有佳人否？」女思良久，答曰：「未見。惟鄰女葳靈仙，群以為美；顧貌亦猶人，要善修飾耳。與妾往還最久，心中竊鄙其蕩也。如欲見之，頃刻可致。但此等人，未可招惹。」仲急欲一見。女把筆似欲作書，既而擲管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」強之再四，乃曰：「勿為所惑。」仲諾之。遂裂紙作數畫若符，於門外焚之。少時，簾動鉤鳴，吃吃作笑聲。女起曳入，高髻雲翹，殆類畫圖。扶坐床頭，酌酒相敘間闊。初見仲，猶以紅袖掩口，不甚縱談；數琖後，嬉狎無忌，漸伸一足壓仲衣。仲

心迷亂，不知魂之所舍。目前唯礙湘裙；湘裙又故防之，頃刻不離於側。葳靈仙忽起，搥簾而出；湘裙從之，仲亦從之。葳靈仙握仲，趨入他室。湘裙甚恨，而無可如何，憤然歸室，聽其所為而已。既而仲入，湘裙責之曰：「不聽我言，後恐卻之不得耳。」仲疑其妒，不樂而散。次夕，葳靈仙不召自來。湘裙甚厭見之，傲不為禮；仙竟與仲相將而去。如此數夕。女望其來，則詬辱之，而亦不能卻也。月餘，仲病不起，始大悔，喚湘裙與共寢處，冀可避之；晝夜防稍懈，則人鬼已在陽臺。湘裙操杖逐之，鬼忿與爭，湘裙荏弱，手足皆為所傷。仲寢以沉困。湘裙泣曰：「吾何以見吾姊乎！」又數日，仲冥然遂死。初見二隸

執牒入，不覺從去。至途患無資斧，邀隸便道過兄所。兄見之，驚駭失色，問：「弟近何作？」仲曰：「無他，但有鬼病耳。」實告之。兄曰：「是矣。」乃出白金一裹，謂隸曰：「姑笑納之。吾弟罪不應死，請釋歸，我使豚子從去，或無不諧。」便喚阿大陪隸飲。反身人家，遍告以故。乃令甘氏隔壁喚葳靈仙。俄至，見仲欲遁。伯揪返罵曰：「淫婢！生為蕩婦，死為賤鬼，不齒群眾久矣；又崇吾弟耶！」立批之，雲鬢蓬飛，妖容頓減。久之，一嫗來，伏地哀懇。伯又責嫗縱女宣淫，詞詈移時，始令與女俱去。伯乃送仲出，飄忽間已抵家門，直抵臥室，豁然若寤，始知適間之已死也。伯責湘裙曰：「我與若姊，

謂汝賢能，故使從吾弟；反欲促吾弟死耶！設非名分之嫌，便當撻楚！」湘裙慚懼啜泣，望伯伏謝。伯顧阿小喜曰：「兒居然生人矣！」湘裙欲出作黍，伯辭曰：「弟事未辦，我不遑暇。」阿小年十三，漸知戀父；見父出，零涕從之。父曰：「從叔最樂，我行復來耳。」轉身遂逝，自此不復通聞問矣。後阿小娶婦，生一子，亦年三十而卒。仲撫其孤，如姪生時。仲年八十，其子二十餘矣，乃析之。湘裙無所出。一日，謂仲曰：「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？」盛妝上床而歿。仲亦不哀，半年亦歿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下之友愛如仲，幾人哉！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。陽絕陰嗣，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

格；在人無此理，在天寧有此數乎？地下生子，願承前業者，想亦不少；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，不肯收恤耳！」

三生

湖南某，能記前生三世。一世為令尹，闡場入簾。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，憤懣而卒，至陰司執卷訟之。此狀一投，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，推興為首，聚散成群。某被攝去，相與對質。閻羅便問：「某既衡文，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？」某辨言：「上有總裁，某不過奉行之耳。」閻羅即發一簽，往拘主司。久之，勾至。閻羅即述某言。主司曰：「某不過總其大

成；雖有佳章，而房官不薦，吾何由而見之也？」閻羅曰：「此不得相諉，其失職均也，例合答。」方將施刑，興不滿志，戛然大號；兩墀諸鬼，萬聲鳴和。閻羅問故，興抗言曰：「答罪太輕，是必掘其雙睛，以為不識文字之報。」閻羅不肯，眾呼益厲。閻羅曰：「彼非不欲得佳文，特其所見鄙耳。」眾又請剖其心。閻羅不得已，使人褫去袍服，以白刃剗胸，兩人瀝血鳴嘶。眾始大快，皆曰：「吾輩抑鬱泉下，未有能一伸此氣者；今得興先生，怨氣都消矣。」鬨然遂散。某受剖已，押投陝西為庶人子。年二十餘，值土寇大作，陷入賊中。有兵巡道往平賊，俘擄甚眾，某亦在中。心猶自揣非賊，冀可辯釋。及見堂上官，

亦年二十餘，細視，則興生也。驚曰：「吾合盡矣！」既而俘者盡釋，惟某後至，不容置辯，竟斬之。某至陰司投狀訟興。閻羅不即拘，待其祿盡，遲之三十年，興始至，面質之。興以草菅人命，罰作畜。稽某所為，曾撻其父母，其罪維均。某恐來生再報，請為大畜。閻羅判為大犬，興為小犬。某生於北順天府市肆中。一日，臥街頭，有客自南中來，攜金毛犬，大如狸。某視之，興也。心易其小，齧之。小犬齧其喉下，繫綴如鈴。大犬擺撲嗥竄，市人解之不得。俄頃，俱斃。並至冥司，互有爭論。閻羅曰：「冤冤相報，何時可已。今為若解之。」乃判興來世為某婿。某生慶雲，二十八舉於鄉。生一女，嫻靜娟好，世族

爭委禽焉。某皆弗許。偶過臨郡，值學使發落諸生，其第一卷李姓，實興也。遂挽至旅舍，優厚之。問其家，適無偶，遂訂姻好。人皆謂某憐才，而不知有夙因也。既而娶女去，相得甚歡。然婿恃才輒侮翁，恆隔歲不一至其門。翁亦耐之。後婿中歲偃蹇，苦不得售，翁百計為之營謀，始得志於名場。由此和好如父子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被黜而三世不解，怨毒之甚至此哉！閻羅之調停固善；然墮下千萬眾，如此紛紛，勿亦天下之愛婿，皆冥中之悲鳴號動者耶？」

長亭

石太璞，泰山人，好厭禳之術。有道士遇之，賞其慧，納為弟子。啟牙籤，出二卷，上卷驅狐，下卷驅鬼，乃以下卷授之，曰：「虔奉此書，衣食佳麗皆有之。」問其姓名，曰：「吾汴城北村玄帝觀王赤城也。」留數日，盡傳其訣。石由此精於符籙，委贄者踵接於門。一日，有叟來，自稱翁姓，炫陳幣帛，謂其女鬼病已殆，必求親詣。石聞病危，辭不受贄，姑與俱往。十餘里入山村，至其家，廊舍華好。入室，見少女臥縠幃中，婢以鉤挂帳。望之年十四五許，支綴於床，形容已槁。近臨之，忽開目云：「良醫至矣。」舉家皆喜，謂其不語已數日矣。石乃出，因詰病狀。叟言：「日晝見少年來，與共寢處，捉之已

杳，少間復至，意其為鬼。」石曰：「其鬼也，驅之匪難；恐其是狐，則非余所敢知矣。」叟云：「必非必非。」石授以符，是夕宿於其家。夜分，有少年人，衣冠整肅。石疑是主人眷屬，起而問之。曰：「我鬼也。翁家盡狐。偶悅其女紅亭，姑止焉。鬼為狐崇，陰鷲無傷，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也？女之姊長亭，光豔尤絕。敬留全壁，以待高賢。彼如許字，方可為之施治；爾時我當自去。」石諾之。是夜，少年不復至，女頓醒。天明，叟喜，以告石，請石入視。石焚舊符，乃坐診之。見繡幕有女郎，麗若天人，心知其長亭也。診已，索水灑幃。女郎急以盥水付之，蹀躞之間，意動神流。石生此際，心殊不在鬼矣。出

辭叟，託製藥去，數日不返。鬼益肆，除長亭外，子婦婢女，俱被淫惑。又以僕馬招石，石託疾不赴。明日，叟自至。石故作病股狀，扶杖而出。叟拜已，問故。曰：「此鰥之難也！曩夜婢子登榻，傾跌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。」叟問：「何久不續？」石曰：「恨不得清門如翁者。」叟默而出。石走送曰：「病瘥當自至，無煩玉趾也。」又數日，叟復來；石跛而見之。叟慰問三數語，便曰：「頃與荊人言，君如驅鬼去，使舉家安枕，小女長亭，年十七矣，願遣奉事君子。」石喜，頓首於地。乃謂叟：「雅意若此，病軀何敢復愛。」立刻出門，並騎而去。人視崇者既畢，石恐背約，請與媪盟。媪遽出曰：「先生何見疑也？」

「即以長亭所插金簪，授石為信。石朝拜之。已，乃遍集家人，悉為祓除。惟長亭深匿無跡；遂寫一佩符，使人持贈之。是夜寂然，鬼影盡滅，惟紅亭呻吟未已，投以法水，所患若失。石欲起辭，叟挽止殷懇。至晚，肴核羅列，勸酬殊切。漏二下，主人乃辭客去。石方就枕，聞叩扉甚急；起視，則長亭掩入，辭氣倉皇，言：「吾家欲以白刃相仇，可急遁！」言已，逕返身去。石戰懼無色，越垣急竄。遙見火光，疾奔而往，則里人夜獵者也。喜。待獵畢，乃與俱歸。心懷怨憤，無之可伸，思欲之汴城尋赤城，而家有老父，病廢已久，日夜籌思，莫決進止。忽一日，雙輿至門，則翁媪送長亭至，謂石曰：「曩夜之歸，

胡再不謀？」石見長亭，怨恨都消，故亦隱而不發。媪促兩人庭拜訖。石將設筵，辭曰：「我非閒人，不能坐享甘旨。我家老子昏髦，倘有不悉，郎肯為長亭一念老身，為幸多矣。」登車遂去。蓋殺婿之謀，媪不之聞；及追之不得而返，媪始知之。頗不能平，與叟日相詬誶；長亭亦飲泣不食。媪強送女來，非翁意也。長亭入門，詰之，始知其故。過兩三月，翁家取女歸寧。石料其不返，禁止之。女自此時一涕零。年餘，生一子，名慧兒，買乳媪哺之。然兒善啼，夜必歸母。一日，翁家又以輿來，言媪思女甚。長亭益悲，石不忍復留之。欲抱子去，石不可，長亭乃自歸。別時，以一月為期，既而半載無耗。遣人往探

之，則向所僦宅久空。又二年餘，望想都絕；而兒啼終夜，寸心如割。既而石父又病卒，倍益哀傷；因而病憊，苦次彌留，不能受賓朋之弔。方昏憤間，忽聞婦人哭入。視之，則縗絰者長亭也。石大悲，一慟遂絕。婢驚呼，女始啜泣，撫之良久，始漸甦。自疑已死，謂相聚於冥中。」女曰：「非也。妾不孝，不能得嚴父心，尼歸三載，誠所負心。適家人由海東經此，得翁凶問。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，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。妾來時，母知而父不知也。」言間，兒投懷中。言已，始撫之，泣曰：「我有父，兒無母矣！」兒亦噉啣，一室掩泣。女起，經理家政，柩前牲盛潔備，石乃大慰。而病久，急切不能起。女乃請

石外兄款洽弔客。喪既閉，石始杖而能起，相與營謀齋葬。葬已，女欲辭歸，以受背父之譴。夫挽兒號，隱忍而止。未幾，有人來告母病，乃謂石曰：「妾為君父來，君不為妾母放令去耶？」石許之。女使乳媪抱兒他適，涕洟出門而去。去後，數年不返。石父子漸亦忘之。一日，昧爽啟扉，則長亭飄人。石方駭問，女戚然坐榻上，嘆曰：「生長閨閣，視一里為遙；今一日夜而奔千里，殆矣！」細詰之，女欲言復止。請之不已，哭曰：「今為君言，恐妾之所悲，而君之所快也。邇年徙居晉界，僦居趙搢紳之第。主客交最善，以紅亭妻其公子。公子數逋蕩，家庭頗不相安。妹歸告父；父留之，半年不令還。公子忿恨，不

知何處聘一惡人來，遣神綰鎖，縛老父去。一門大駭，頃刻四散矣。」石聞之，笑不自禁。女怒曰：「彼雖不仁，妾之父也。妾與君琴瑟數年，止有相好而無相尤。今日人亡家敗，百口流離，即不為父傷，寧不為妾弔乎！聞之忤舞，更無片語相慰藉，何不義也！」拂袖而出。石追謝之，亦已渺矣。悵然自悔，拚已決絕。過二三日，媪與女俱來，石喜慰問。母女俱伏。驚而詢之，母子俱哭。女曰：「妾負氣而去，今不能自堅，又卻求人，復何顏矣！」石曰：「岳固非人；母之惠，卿之情，所不忘也。然聞禍而樂，亦猶人情，卿何不能暫忍？」女曰：「頃於途中遇母，始知繫吾父者，蓋君師也。」石曰：「果爾，亦大

易。然翁不歸，則卿之父子離散；恐翁歸，則卿之夫泣兒悲也。」媪矢以自明，女亦誓以相報。石乃即刻治任如汴，詢至玄帝觀，則赤城歸未久。人而參之。便問：「何來？」石視廚下一老狐，孔前股而繫之。笑曰：「弟子之來，為此老魅。」赤城詰之，曰：「是吾岳也。」因以實告。道士謂其狡詐，不肯輕釋。固請，乃許之。石因備述其詐，狐聞之，塞身入灶，似有慚狀。道士笑曰：「彼羞惡之心，未盡亡也。」石起，牽之而出，以刀斷索抽之。狐痛極，齒齧齧然。石不遽抽，而頓挫之，笑問曰：「翁痛之，勿抽可耶？」狐睛睽閃，似有慍色。既釋，搖尾出觀而去。石辭歸。三日前，已有人報叟信，媪先去，留女

待石。石至，女逆而伏。石挽之曰：「卿如不忘琴瑟之情，不在感激也。」女曰：「今復遷還故居矣，村舍鄰邇，音問可以不梗。妾欲歸省，三日可旋，君信之否？」曰：「兒生而無母，未便殤折。我日日鰥居，習已成慣。今不似趙公子，而反德報之，所以為卿者盡矣。如其不還，在卿為負義，道里雖近，當亦不復過問，何不信之與有？」女次日去，二日即返。問：「何速？」曰：「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，未能忘懷，言之絮絮；妾不欲復聞，故早來也。」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，而翁婿間尚不通弔慶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狐情反覆，譎詐已甚。悔婚之事，兩女而一轍，詭可知矣。然要而婚之，是啟其悔者已

在初也。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，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；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，何怪其沒齒不忘也！天下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，類如此。」

席方平

席方平，東安人。其父名廉，性戇拙。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，羊先死；數年，廉病垂危，謂人曰：「羊某今賄囑冥使擄我矣。」俄而身赤腫，號呼遂死，席慘怛不食，曰：「我父樸訥，今見陵於強鬼；我將赴地下，代伸冤氣耳。」自此不復言，時坐時立，狀類癡，蓋魂已離舍矣。席覺初出門，莫知所往，但見路有行人，便問城邑。少選，入城。其父已

收獄中。至獄門，遙見父臥簷下，似甚狼狽；舉目見子，漣然涕流。便謂：「獄吏悉受賕囑，日夜擄掠，脛股摧殘甚矣！」席怒，大罵獄吏：「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」遂出，抽筆為詞。值城隍早衙，喊冤以投。羊懼，內外賄通，始出質理。城隍以所告無據，頗不直席。席忿氣無所復伸，冥行百餘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狀，告之郡司。遲之半月，始得質理。郡司扑席，仍批城隍覆案。席至邑，備受械梏，慘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訟，遣役押送歸家。役至門辭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訴郡邑之酷貪。冥王立拘質對。二官密遣腹心，與席關說，許以千金。席不聽。過數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「君負氣

已甚，官府求和而執不從，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，恐事殆矣。」席以道路之口，猶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喚入。升堂，見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詞，命答二十。席厲聲問：「小人何罪？」冥王漠若不聞。席受答，喊曰：「受答允當，誰教我無錢耶！」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兩鬼捽席下，見東墀有鐵床，熾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脫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復揉捺之。痛極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約一時許，鬼曰：「可矣。」遂扶起，促使下床著衣，猶幸跛而能行。復至堂上，冥王問：「敢再訟乎？」席曰：「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訟，是欺王也。必訟！」又問：「訟何詞？」席曰：「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」冥王又怒，

命以鋸解其體。二鬼拉去，見立木，高八九尺許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上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將就縛，忽堂上大呼「席某」，二鬼即復押回。冥王又問：「尚敢訟否？」答云：「必訟！」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夾席，縛木上。鋸方下，覺頂腦漸闕，痛不可禁，顧亦忍而不號。聞鬼曰：「壯哉此漢！」鋸隆隆然尋至胸下。又聞一鬼云：「此人大孝無辜，鋸令稍偏，勿損其心。」遂覺鋸鋒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頃，半身闕矣。板解，兩身俱仆。鬼上堂大聲以報。堂上傳呼，令合身來見。二鬼即推令復合，曳使行。席覺鋸縫一道，痛欲復裂，半步而踣。一鬼於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，曰：「贈此以報汝孝。」受而

束之，一身頓健，殊無少苦。遂升堂而伏。冥王復問如前；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「不訟矣。」冥王立命送還陽界。隸率出北門，指示歸途，反身遂去。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，奈無路可達帝聽。世傳灌口二郎為帝勳戚，其神聰明正直，訴之當有靈異。竊喜兩隸已去，遂轉身南向。奔馳間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「王疑汝不歸，今果然矣。」摔回復見冥王。竊意冥王益怒，禍必更慘；而王殊無厲容，謂席曰：「汝志誠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貴家，何用汝嗚呼為。今送汝歸，予以千金之產、期頤之壽，於願足乎？」乃註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親視之。席謝而下。鬼與俱出，至途，驅而罵曰：「奸猾

賊！頻頻翻覆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當捉入大磨中，細細研之！」席張目叱曰：「鬼子胡為者！我性耐刀鋸，不耐撻楚。請反見王，王如令我自歸，亦復何勞相送。」乃返奔。一鬼懼，溫語勸回。席故蹇緩，行數步，輒憩路側。鬼含怒不敢復言。約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門半闢，鬼引與共坐；席便據門闕。二鬼乘其不備，推入門中。驚定自視，身已生為嬰兒。憤啼不乳，三日遂殤。魂搖搖不忘灌口，約奔數十里，忽見羽葆來，旛戟橫路。越道避之，因犯鹵簿，為前馬所執，繫送車前。仰見車中一少年，丰儀瑰瑋。問席：「何人？」席冤憤正無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當能作威福，因緬訴毒痛。車中人命釋其縛，使隨車

行。俄至一處，官府十餘員，迎謁道左，車中人各有問訊。已而指席謂一官曰：「此下方人，正欲往愬，宜即為之剖決。」席詢之從者，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囑即二郎也。席視二郎，修軀多髯，不類世間所傳。九王既去，席從二郎至一官廨，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。少頃，檻車中有囚人出，則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當堂對勘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戰慄，狀若伏鼠。二郎援筆立判；頃之，傳下判語，令案中人共視之。判云：「勘得冥王者：職膺王爵，身受帝恩。自應貞潔以率臣僚，不當貪墨以速官謗。而乃繁纓繁戟，徒誇品秩之尊；羊狼狼貪，竟玷人臣之節。斧敲斲，斲人木，婦子之皮骨皆空；鯨吞魚，魚食

蝦，螻蟻之微生可憫。當掬西江之水，為爾湔腸；即燒東壁之床，請君入甕。城隍、郡司，為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。雖則職居下列，而盡瘁者不辭折腰；即或勢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應強項。乃上下其鷹鷂之手，既罔念夫民貧；且飛揚其狙獍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贓而枉法，真人面而獸心！是宜剔髓伐毛，暫罰冥死；所當脫皮換革，仍令胎生。隸役者：既在鬼曹，便非人類。祇宜公門修行，庶還落蓐之身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彌天之孽？飛揚跋扈，狗臉生六月之霜；隳突叫號，虎威斷九衢之路。肆淫威於冥界，咸知獄吏為尊；助酷虐於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懼。當於法場之內，剝其四肢；更向湯鑊之中，撈其

筋骨。羊某：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詐。金光蓋地，因使閻摩殿上，盡是陰霾；銅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，全無日月。餘腥猶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，以賞席生之孝。即押赴東岳施行。」又謂席廉：「念汝子孝義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賜陽壽三紀。」因使兩人送之歸里。席乃抄其判詞，途中父子共讀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蘇；令家人啟棺視父，僵尸猶冰，俟之終日，漸溫而活。及索抄詞，則已無矣。自此，家日益豐；三年間，良沃遍野；而羊氏子孫微矣，樓閣田產，盡為席有。里人或有買其田者，夜夢神人叱之曰：「此席家物，汝烏得有之！」初未深信；既而種作，則終年升斗無所獲，於是復鬻歸席。席父九十餘

歲而卒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人言淨土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，且不知其所以來，又烏知其所以去；而況死而又死，生而復生者乎？忠孝志定，萬劫不移，異哉席生，何其偉也！」

素秋

俞慎，字謹庵，順天舊家子。赴試入都，舍於郊郭。時見對戶一少年，美如冠玉。心好之，漸近與語，風雅尤絕。大悅，捉臂邀至寓，便相款宴。審其姓氏，自言：「金陵人，姓俞，名士忱，字恂九。」

「公子聞與同姓，又益親洽，因訂為昆仲；少年遂以名減字為忱。明日，過其家，書舍光潔；然門庭蹶落，更無廝僕。引公子入內，呼妹出拜，年十三四以來，肌膚瑩澈，粉玉無其白也。少頃，托茗獻客，似家中亦無婢媪。公子異之，數語遂出。由是友愛如胞。恂九無日不來寓所；或留共宿，則以弱妹無伴為辭。公子曰：「吾弟流寓千里，曾無應門之僮，兄妹纖弱，何以為生矣？計不如從我去，有斗舍可共棲止，如何？」恂九喜，約以闈後。試畢，恂九邀公子去，曰：「中秋月明如晝，妹子素秋，具有蔬酒，勿違其意。」竟挽入內。素秋出，略道溫涼，便人複室，下簾治具。少間，自出行炙。公子起曰：「妹子

奔波，情何以忍！」素秋笑入。頃之，舉簾出，則一青衣婢捧壺；又一媪托樣進烹魚。公子訝曰：「此輩何來？不早從事，而煩妹子？」恂九微哂曰：「素秋又弄怪矣。」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，公子不解其故。既而筵終，婢媪徹器，公子適嗽，悞墮婢衣；婢隨唾而倒，碎碗流炙。視婢，則帛剪小人，僅四寸許。恂九大笑。素秋笑出，拾之而去。俄而婢復出，奔走如故，公子大異之。恂九曰：「此不過妹子幼時，卜紫姑之小技耳。」公子因問：「弟妹都已長成，何未婚姻？」答云：「先人即世，去留尚無定所，故此遲遲。」遂與商定行期，鬻宅，攜妹與公子俱西。既歸，除舍舍之；又遣一婢為之服役。公子妻，韓侍郎

之猶女也，尤憐愛素秋，飲食共之。公子與恂九亦然。而恂九又最慧，目下十行，試作一藝，老宿不能及之。公子勸赴童子試。恂九曰：「姑為此業者，聊與君分苦耳。自審福薄，不堪仕進；且一人此途，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，故不為也。」居三年，公子又下第。恂九大為扼腕，奮然曰：「榜上一名，何遂艱難若此！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，故寧寂寂耳；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，不覺中熱，十九歲老童，當效駒馳也。」公子喜，試期，送入場，邑、郡、道皆第一。益與公子下帷攻苦。踰年科試，並為郡、邑冠軍。恂九名大譟，遠近爭婚之，恂九悉卻去。公子力勸之，乃以場後為解。無何，試畢，傾慕者爭錄其文，相與傳

誦；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。榜既放，兄弟皆黜。時方對酌，公子尚強作噓；恂九失色，酒盞傾墮，身仆案下。扶置榻上，病已困殆。急呼妹至，張目謂公子曰：「吾兩人情雖如胞，實非同族。弟自分已登鬼籙。啣恩無可相報，素秋已長成，既蒙嫂氏撫愛，媵之可也。」公子作色曰：「是真吾弟之亂命矣！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！」恂九泣下。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。恂九命舁至，力疾而入，囑妹曰：「我沒後，急闔棺，無令一人開視。」公子尚欲有言，而目已瞑矣。公子哀傷，如喪手足。然竊疑其囑異，俟素秋他出，啟而視之，則冠巾袍服如蛻；揭之，有蠹魚徑尺，僵臥其中。駭異間，素秋促人，慘然曰：

「兄弟何所隔闕？所以然者，非避兄也；但恐傳布飛揚，妾亦不能久居耳。」公子曰：「禮緣情制；情之所在，異族何殊焉？妹寧不知我心乎？即中饋當無漏言，請勿慮。」遂速卜吉期，厚葬之。初，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，恂九不欲。既沒，公子商素秋，素秋不應。公子曰：「妹年已二十矣，長而不嫁，人其謂我何？」對曰：「若然，但惟兄命。然自顧無福相，不願入侯門，寒士而可。」公子曰：「諾。」不數日，冰媒相屬，卒無所可。先是，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，得窺素秋，心愛悅之，欲購作小妻。謀之姊，姊急戒勿言，恐公子知。韓去，終不能釋，託媒風示公子，許為買鄉場關節。公子聞之，大怒，詬罵，將

致意者批逐出門，自此交往遂絕。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，將娶而婦忽卒，亦遣冰來。其甲第雲連，公子之所素識；然欲一見其人，因與媒約，使甲躬謁。及期，垂簾於內，令素秋自相之。甲至，裘馬驕從，炫耀閭里。又視其人，秀雅如處女。公子大悅，見者咸贊美之，而素秋殊不樂。公子不聽，竟許之。盛備奩裝。計費不貲。素秋固止之，但討一老大婢，供給使而已。公子亦不之聽，卒厚贈焉。既嫁，琴瑟甚敦。然兄嫂繫念之，每月輒一歸寧。來時，奩中珠繡，必攜數事，付嫂收貯。嫂未知其意，亦姑從之。甲少孤，止有寡母，溺愛過於尋常，日近匪人，漸誘淫賭，家傳書畫鼎彝，皆以鬻還戲債。而韓荃與有瓜

葛，因招飲而竊探之，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。甲初不肯；韓固求之，甲意似搖，恐公子不甘。韓曰：「我與彼至戚，此又非其支系，若事已成，則彼亦無如何；萬一有他，我身任之。有家君在，何畏一俞謹庵哉！」遂盛妝兩姬出行酒，且曰：「果如所約，此即君家人矣。」甲惑之，約期而去。至日，慮韓詐，夜候於途，果有輿來，啟簾照驗不虛，乃導去，姑置齋中。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。甲奔入，偽告素秋，言公子暴病相呼。素秋未遑理妝，草草遂出。輿既發，夜迷不知何所，連行良遠，殊不可到。忽有二巨燭來，眾竊喜其可以問途。無何，至前，則巨蟒兩目如燈。眾大駭，人馬俱竄，委輿路側；將曙復集，

則空輿存焉。意必葬於蛇腹，歸告主人，垂首喪氣而已。數日後，公子遣人詣妹，始知為惡人賺去，初不疑其婿之偽也。取婢歸，細詰情跡，微窺其變，忿甚，遍愬都邑。某甲懼，求救於韓。韓以金妾兩亡，正復懊喪，斥絕不為力。甲呆憨無所復計，各處勾牒至，但以賂囑免行。月餘，金珠服飾，典貨一空。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，邑官皆奉嚴令，甲知不能復匿，始出，至公堂實情盡吐。蒙憲票拘韓對質。韓懼，以情告父。父時休致，怒其所為不法，執付隸。及見諸官府，言及遇蟒之變，悉謂其詞枝；家人擄掠殆遍，甲亦屢被敲楚。幸母日鬻田產，上下營救，刑輕得不死，而韓僕已瘵斃矣。韓久困囹圄，願助甲賂公子千

金，哀求罷訟。公子不許。甲母又請益以二姬，但求姑存疑案，以待尋訪；妻又承叔母命，朝夕解免，公子乃許之。甲家綦貧，貨宅辦金，而急切不能得售，因先送姬來，乞其延緩。踰數日，公子夜坐齋頭，素秋偕一媪，驀然忽入。公子駭問：「妹固無恙耶？」笑曰：「蟒變乃妹之小術耳。當夜竄人一秀才家，依於其母。彼自言識兄，今在門外，請人之也。」公子倒屣而出，燭之，非他，乃周生，宛平之名士也，素以聲氣相善。把臂入齋，款洽臻至。傾談既久，始知顛末。初，素秋昧爽款生門，母納入，詰之，知為公子妹，便欲馳報。素秋止之，因與母居。慧能解意，母悅之，以子無婦，竊屬意素秋，微言之。素秋以未

奉兄命為辭。生亦以公子交契，故不肯作無媒之合，但頻頻偵聽。知訟事已有關說，素秋乃告母欲歸。母遣生率一媪送之，即囑媪媒焉。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，竊有心而未言也；及聞媪言，大喜，即與生面訂為好。先是，素秋夜歸，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；公子不可，曰：「向憤無所洩，故索金以敗之耳。今復見妹，萬金何能易哉！」即遣人告諸兩家，頓罷之。又念生家故不甚豐，道賒遠，親迎殊艱，因移生母來，居以恂九舊第；生亦備幣帛鼓樂，婚嫁成禮。一日，嫂戲素秋：「今得新婿，曩年枕席之愛，猶憶之否？」素秋微笑，因顧婢曰：「憶之否？」嫂不解，研問之，蓋三年床第，皆以婢代。每夕，以筆畫其兩

眉，驅之去，即對燭而坐，婿亦不之辨也。益奇之，求其術，但笑不言。次年大比，生將與公子偕往。素秋以為不必，公子強挽之而去。是科，公子薦於鄉，生落第歸。隱有退志。踰歲，母卒，遂不復言進取矣。一日，素秋告嫂曰：「向問我術，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。今遠別行有日矣，請祕授之，亦可以避兵燹。」驚而問之。答云：「三年後，此處當無人煙。妾荏弱不堪驚恐，將蹈海濱而隱。大哥富貴中人，不可以偕，故言別也。」乃以術悉授嫂。數日，又告公子。留之不得，至於泣下。問：「往何所？」即亦不言。雞鳴早起，攜一白鬚奴，控雙衛而去。公子陰使人委送之，至膠萊之界，塵霧障天，既晴，已迷所

往。三年後，闖寇犯順，村舍為墟。韓夫人剪帛置門內，寇至，見雲繞韋馱高丈餘，遂駭走，以是得無恙焉。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，遇一叟甚似老奴，而髭髮盡黑，猝不能認。叟停足而笑曰：「我家公子尚健耶？借口寄語：秋姑亦甚安樂。」問其居何里，曰：「遠矣，遠矣！」匆匆遂去。公子聞之，使人於所在遍訪之，竟無蹤跡。

異史氏曰：「管城子無食肉相，其來舊矣。初念甚明，而乃持之不堅。寧如糊眼主司，固衡命不衡文耶？一擊不中，冥然遂死，蠹魚之癡，一何可憐！傷哉雄飛，不如雌伏。」

賈奉雉

賈奉雉，平涼人。才名冠一時，而試輒不售。一日，途中遇一秀才，自言郎姓，風格灑然，談言微中。因邀俱歸，出課藝就正。郎讀罷，不甚稱許，曰：「足下文，小試取第一則有餘，闈場取榜尾則不足。」賈曰：「奈何？」郎曰：「天下事，仰而跂之則難，俯而就之甚易，此何須鄙人言哉！」遂指一二人、一二篇以為標準，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。聞之，笑曰：「學者立言，貴乎不朽，即味列八珍，當使天下不以為泰耳。如此獵取功名，雖登臺閣，猶為賤也。」郎曰：「不然。文章雖美，賤則弗傳。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；不然，簾內諸官，皆以此等物事進

身，恐不能因閱君文，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。」賈終嘿然。郎起而笑曰：「少年盛氣哉！」遂別而去。是秋入闈復落，邑邑不得志，頗思郎言，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。未至終篇，昏昏欲睡，心惶惑無以自主。又三年，闈場將近，郎忽至，相見甚懽。因出所擬七題，使賈作文。越日，索文而閱，不以為可，又令復作；作已，又訾之。賈戲於落卷中，集其冗泛濫，不可告人之句，連綴成文，俟其來而示之。郎喜曰：「得之矣！」因使熟記，堅囑勿忘。賈笑曰：「實相告：此言不由中，轉瞬即去，便受夏楚，不能復憶之也。」郎坐案頭，強令自誦一過；因使袒背，以筆寫符而去，曰：「只此已足，可以束閣群書矣。」驗其

符，濯之不下，深入肌理。至場中，七題無一遺者。回思諸作，茫不記憶，惟戲綴之文，歷歷在心。然把筆終以為羞；欲少竄易，而顛倒苦思，竟不能復更一字。日已西墜，直錄而出。郎候之已久，問：「何暮也？」賈以實告，即求拭符；視之，已漫滅矣。再憶場中文，遂如隔世。大奇之。因問：「何不自謀？」笑曰：「某惟不作此等想，故能不讀此等文也。」遂約明日過諸其寓。賈諾之。郎既去，賈取文稿自閱之，大非本懷，怏怏不自得，不復訪郎，嗒喪而歸。未幾，榜發，竟中經魁。閱舊稿，一讀一汗。讀竟，重衣盡溼。自言曰：「此文一出，何以見天下士矣！」方慚乍間，郎忽至曰：「求中即中矣，何其悶也？」

「曰：「僕適自念，以金盆玉碗貯狗矢，真無顏出見同人。行將遁跡山丘，與世長絕矣。」郎曰：「此亦大高，但恐不能耳。果能之，僕引見一人，長生可得，並千載之名，亦不足戀，況儻來之富貴乎！」賈悅，留與共宿，曰：「容某思之。」天明，謂郎曰：「予志決矣！」不告妻子，飄然遂去。漸入深山，至一洞府，其中別有天地。有叟坐堂上，郎使參之，呼以師。叟曰：「來何早也？」郎白：「此人道念已堅，望加收齒。」叟曰：「汝既來，須將此身並置度外，始得。」賈唯唯聽命。郎送至一院，安其寢處，又投以餌，始去。」房亦精潔；但戶無扉，窗無櫺，內惟一几一榻。賈解履登榻，月明穿射矣。覺微飢，

取餌啖之，甘而易飽。竊意郎當復來，坐久寂然，杳無聲響。但覺清香滿室，臟腑空明，脈絡皆可指數。忽聞有聲甚厲，似貓抓癢，自牖睨之，則虎蹲檐下。乍見，甚驚；因憶師言，即復收神凝坐。虎似知其有人，尋人近榻，氣咻咻，遍嗅足股。少頃，聞庭中噪動，如雞受縛，虎即趨出。又坐少時，一美人入，蘭麝撲人，悄然登榻，附耳小言曰：「我來矣。」一言之間，口脂散馥。賈瞑然不少動。又低聲曰：「睡乎？」聲音頗類其妻，心微動。又念曰：「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。」瞑如故。美人笑曰：「鼠子動矣！」初，夫妻與婢同室，押褻惟恐婢聞，私約一謎曰：「鼠子動，則相歡好。」忽聞是語，不覺大動，開目凝

視，真其妻也。問：「何能來？」答云：「郎生恐君岑寂思歸，遣一嫗導我來。」言次，因賈出門不相告語，俛傍之際，頗有怨懟。賈慰藉良久，始得嬉笑為歡。既畢，夜已向晨，聞叟譙訶聲，漸近庭院。妻急起，無地自匿，遂越短牆而去。俄頃，郎從叟入。叟對賈杖郎，便令逐客。郎亦引賈自短牆出，曰：「僕望君奢，不免躁進；不圖情緣未斷，累受扑責。從此暫去，相見行有日也。」指示歸途，拱手遂別。賈俯視故村，故在目中。意妻弱步，必滯途間。疾趨里餘，已至家門，但見房垣零落，舊景全非，村中老幼，竟無一相識者，心始駭異。忽念劉、阮返自天台，情景真似。不敢入門，於對戶憩坐。良久，有老

翁曳杖出。賈揖之，問：「賈某家何所？」翁指其第曰：「此即是也。得無欲聞奇事耶？僕悉知之。相傳此公聞捷即遁；遁時，其子纔七八歲。後至十四五歲，母忽大睡不醒。子在時，寒暑為之易衣；迨歿，兩孫窮蹶，房舍拆毀，惟以木架苫覆蔽之。月前，夫人忽醒，屈指百餘年矣。遠近聞其異，皆來訪視，近日稍稀矣。」賈豁然頓悟，曰：「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。」翁大駭，走報其家。時長孫已死；次孫祥，至五十餘矣。以賈年少，疑有詐偽。少間，夫人出，始識之。雙涕霑霑，呼與俱去。苦無屋宇，暫入孫舍。大小男婦，奔人盈側，皆其曾、玄，率陋劣少文。長孫婦吳氏，沽酒具藜藿；又使少子杲及婦，與

己共室，除舍舍祖翁姑。賈入舍，煙埃兒溺，雜氣熏人。居數日，懊惋殊不可耐。兩孫家分供餐飲，調飪尤乖。里中以賈新歸，日日招飲；而夫人恆不得一飽。吳氏故士人女，頗嫻閨訓，承順不衰。祥家給奉漸疏，或噉爾與之。賈怒，攜夫人去，設帳東里。每謂夫人曰：「吾甚悔此一返，而已無及矣。不得已，復理舊業，若心無愧恥，富貴不難致也。」居年餘，吳氏猶時餽餉，而祥父子絕跡矣。是歲，試入邑庠。邑令重其文，厚贈之，由此家稍裕。祥稍稍來近就之。賈喚人，計曩所耗費，出金償之，斥絕令去。遂買新第，移吳氏共居之。吳二子，長者留守舊業；次杲頗慧，使與門人輩共筆硯。賈自山中歸，心思益明。

澈。無何，連捷登進士第。又數年，以侍御出巡兩浙，聲名赫奕，歌舞樓臺，一時稱盛。賈為人颯峭，不避權貴，朝中大僚，思中傷之。賈屢疏恬退，未蒙俞旨，未幾而禍作矣。先是，祥六子皆無賴，賈雖擯斥不齒，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，橫占田宅，鄉人共患之。有某乙娶新婦，祥次子篡取為妾。乙故狙詐，鄉人斂金助訟，以此聞於都。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。賈殊無以自剖，被收經年。祥及次子皆瘐死。賈奉旨充遼陽軍。時杲入汴已久，為人頗仁厚，有賢聲。夫人生一子，年十六，遂以囑杲，夫妻攜一僕一媪而去。賈曰：「十餘年富貴，曾不如一夢之久。今始知榮華之場，皆地獄境界，悔比劉晨、阮肇，多造一重孽案。」

耳。」數日，抵海岸，遙見巨舟來，鼓樂殷作，虞候皆如天神。既近，舟中一人出，笑請侍御過舟少憩。賈見驚喜，躡身而過，押隸不敢禁。夫人急欲相從，而相去已遠，遂憤投海中。漂泊數步，見一人垂練於水，引救而去。隸命篙師盪舟，且追且號，但聞鼓聲如雷，與轟濤相間，瞬間遂杳。僕識其人，蓋郎生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世傳陳大士在闈中，書藝既成，吟誦數四，歎曰：『亦復誰人識得！』遂棄而更作，以故闈墨不及諸稿。賈生羞而遁去，此處有仙骨乃再返人世，遂以口腹自貶，貧賤之中人甚矣哉！」

臙脂

東昌卞氏，業牛醫者，有女小字臙脂，才姿惠麗。父寶愛之，欲占鳳於清門，而世族鄙其寒賤，不屑締盟，所以及笄未字。對戶龔姓之妻王氏，佻脫善謔，女閨中談友也。一日，送至門，見一少年過，白服裙帽，丰采甚都。女意似動，秋波縈轉之。少年俯其首，趨而去。去既遠，女猶凝眺。王窺其意，戲之曰：「以娘子才貌，得配若人，庶可無恨。」女暈紅上頰，脈脈不作一語。王問：「識得此郎否？」答云：「不識。」王曰：「此南巷鄂秀才秋隼，故孝廉之子。妾向與同里，故識之，世間男子，無其溫婉。今衣素，以妻服未闋也。娘子如有意，當寄語使委冰

焉。」女無語，王笑而去。數日無耗，心疑王氏未暇即往，又疑宦裔不肯俯拾。邑邑徘徊，縈念頗苦；漸廢飲食，寢疾憊頓。王氏適來省視，研詰病因。答言：「自亦不知。但爾日別後，即覺忽忽不快，延命假息，朝暮人也。」王小語曰：「我家男子，負販未歸，尚無人致聲鄂郎。芳體違和，非為此否？」女頰顏良久。王戲之曰：「果為此者，病已至是，尚何顧忌？先令夜來一聚，彼豈不肯可？」女嘆息曰：「事至此，已不能羞，但渠不嫌寒賤，即遣媒來，病當愈；若私約，則斷斷不可！」王頷之，遂去。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，既嫁，宿偵夫他出，輒尋舊好。是夜宿適來，因述女言為笑，戲囑致意鄂生。宿久知女

美，聞之竊喜，幸其機可乘也。將與婦謀，又恐其妒，乃假無心之詞，問女家閨闈甚悉。次夜，踰垣入，直達女所，以指叩窗。內問：「誰何？」答以：「鄂生。」女曰：「妾所以念君者，為百年，不為一夕。郎果愛妾，但宜速倩冰人；若言私合，不敢從命。」宿姑諾之，苦求一握纖腕為信。女不忍過拒，力疾啟扉。宿遽入，即抱求歡。女無力撐拒，仆地上，氣息不續。宿急曳之。女曰：「何來惡少，必非鄂郎；果是鄂郎，其人溫馴，知妾病由，當相憐恤，何遂狂暴若此！若復爾爾，便當嗚呼，品行虧損，兩無所益！」宿恐假跡敗露，不敢復強，但請後會。女以親迎為期。宿以為遠，又請之。女厭糾纏，約待病

愈。宿求信物，女不許。宿捉足解繡履而去。女呼之返，曰：「身已許君，復何吝惜？但恐『畫虎成狗』，致貽污謗。今褻物已入君手，料不可反。君如負心，但有一死！」宿既出，又投宿王所。既臥，心不忘履，陰揣衣袂，竟已烏有。急起篝燈，振衣冥索。詰之，不應。疑婦藏匿，婦故笑以疑之。宿不能隱，實以情告。言已，遍燭門外，竟不可得。懊恨歸寢，竊幸深夜無人，遺落當猶在途也。早起尋之，亦復杳然。先是，巷中有毛大者，游手無籍。嘗挑王氏不得，知宿與洽，思掩執以脅之。是夜，過其門，推之未扃，潛入。方至窗下，踏一物，奕若絮帛，拾視，則巾裏女舄。伏聽之，聞宿自述甚悉，喜極，抽身而

出。踰數夕，越牆入女家，門戶不悉，誤詣翁舍。翁窺窗，見男子，察其音蹟，知為女來者。心忿怒，操刀直出。毛大駭，反走。方欲攀垣，而卞追已近，急無所逃，反身奪刃；媼起大呼，毛不得脫，因而殺之。女稍痊，聞喧始起。共燭之，翁腦裂不復能言，俄頃已絕。於牆下得繡履，媼視之，臙脂物也。逼女，女哭而實告之；但不忍貽累王氏，言鄂生之自至而已。天明，訟於邑。邑宰拘鄂。鄂為人謹訥，年十九歲，見客羞澀如童子。被執，駭絕。上堂不知置詞，惟有戰慄。宰益信其情真，橫加桎械。生不堪痛楚，以是誣服。即解郡，敲扑如邑。生冤氣填塞，每欲與女面相質；及相遭，女輒詬詈，遂結舌不能自

伸，由是論死。往來覆訊，經數官無異詞。後委濟南府復案。時吳公南岱守濟南，一見鄂生，疑不類殺人者，陰使人從容私問之，俾盡得其詞。公以是益知鄂生冤。籌思數日，始鞫之。先問臙脂：「訂約後，有知者否？」答：「無之。」「遇鄂生時，別有人否？」亦答：「無之。」乃喚生上，溫語慰之。生自言：「曾過其門，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，某即趨避，過此並無一言。」吳公叱女曰：「適言側無他人，何以有鄰婦也？」欲刑之。女懼曰：「雖有王氏，與彼實無關涉。」公罷質，命拘王氏。數日已至，又禁不與女通，立刻出審，便問王：「殺人者誰？」王對：「不知。」公詐之曰：「臙脂供言，殺

卞某汝悉知之，胡得隱匿？」婦呼曰：「冤哉！淫婢自思男子，我雖有媒合之言，特戲之耳。彼自引奸夫入院，我何知焉！」公細詰之，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。公呼女上，怒曰：「汝言彼不知情，今何以自供撮合哉？」女流涕曰：「自己不肖，致父慘死，訟結不知何年，又累他人，誠不忍耳。」公問王氏：「既戲後，曾語何人？」王供：「無之。」公怒曰：「夫妻在床，應無不言者，何得云無？」王供：「丈夫久客未歸。」公曰：「雖然，凡戲人者，皆笑人之愚，以炫己之慧，更不向一人言，將誰欺？」命梏十指。婦不得已，實供：「曾與宿言。」公於是釋鄂拘宿。宿至，自供：「不知。」公曰：「宿妓者必無良士！」

「嚴械之。宿自供：「賺女是真。自失履後，未敢復往，殺人實不知情。」公怒曰：「踰牆者何所不至！」又械之。宿不任凌藉，遂以自承。招成報上，無不稱吳公之神。鐵案如山，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。然宿雖放縱無行，故東國名士。聞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最，且又憐才恤士之德，因以一詞控其冤枉，語言愴惻。公乃討其招供，反覆凝思之。拍案曰：「此生冤也！」遂請於院、司，移案再鞫。問宿生：「鞋遺何所？」供曰：「忘之。但叩婦門時，猶在袖中。」轉詰王氏：「宿介之外，姦夫有幾？」供言：「無有。」公曰：「淫辭之人，豈得專私一個？」供言：「身與宿介，稚齒交合，故未能謝絕；後非無見挑者，身

實未敢相從。」因使指其人以實之。供云：「同里毛大，屢挑而屢拒之矣。」公曰：「何忽貞白如此？」命撈之。婦頓首出血，力辨無有，乃釋之。又詰：「汝夫遠出，寧無有託故而來者？」曰：「有之，某甲、某乙，皆以借貸餽贈，曾一二次入小人家。」蓋甲、乙皆巷中游蕩子，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。公悉籍其名，並拘之。既集，公赴城隍廟，使盡伏案前。便謂：「曩夢神人相告，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。今對神明，不得有妄言。如肯自首，尚可原宥；虛者，廉得無赦！」同聲言無殺人之事。公以三木置地，將並加之；括髮裸身，齊鳴冤苦。公命釋之，謂曰：「既不自招，當使鬼神指之。」使人以氈褥悉障殿窗，

令無少隙；袒諸囚背，驅入暗中，始授盆水，一一命自盥訖；繫諸壁下，戒令「面壁勿動。殺人者，當有神書其背」。少間，喚出驗視，指毛曰：「此真殺人賊也！」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，又以煙煤濯其手；殺人者恐神來書，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；臨出，以手護背，而有煙色也。公固疑是毛，至此益信。施以毒刑，盡吐其實。判曰：「宿介：蹈盆成括殺身之道，成登徒子好色之名。祇緣兩小無猜，遂野鷺如家雞之戀；為因一言有漏，致得隴興望蜀之心。將仲子而踰園牆，便如鳥墮；冒劉郎而至洞口，竟賺門開。感悅驚彪，鼠有皮胡若此？攀花折樹，士無行其謂何！幸而聽病燕之嬌啼，猶為玉惜；憐弱柳之憔悴，未似鶯

狂。而釋么鳳於羅中，尚有文人之意；乃劫香盟於襪底，寧非無賴之尤！蝴蝶過牆，隔窗有耳；蓮花卸瓣，墮地無蹤。假中之假以生，冤外之冤誰信？天降禍起，酷械至於垂亡；自作孽盈，斷頭幾於不續。彼踰牆鑽隙，固有玷夫儒冠；而僵李代桃，誠難消其冤氣。是宜稍寬笞扑，折其已受之慘；姑降青衣，開其自新之路。若毛大者：刁猾無籍，市井凶徒。被鄰女之投梭，淫心不死；伺狂童之入巷，賊智忽生。開戶迎風，喜得履張生之蹟；求漿值酒，妄思偷韓掾之香。何意魄奪自天，魂攝於鬼。浪乘槎木，直入廣寒之宮；逕泛漁舟，錯認桃源之路。遂使情火息焰，慾海生波。刀橫直前，投鼠無他顧之意；寇窮安往，急

免起反噬之心。越壁入人家，止期張有冠而李借；奪兵遺繡履，遂教魚脫網而鴻離。風流道乃生此惡魔，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！即斷首領，以快人心。臙脂：身猶未字，歲已及笄。以月殿之仙人，自應有郎似玉；原霓裳之舊隊，何愁貯屋無金？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，竟繞春婆之夢；怨標梅而思吉士，遂離倩女之魂。為因一線纏縈，致使群魔交至。爭婦女之顏色，恐失『臙脂』；惹鷲鳥之紛飛，並托『秋隼』。蓮鉤摘去，難保一瓣之香；鐵限敲來，幾破連城之玉。嵌紅豆於骰子，相思骨竟作厲階；喪喬木於斧斤，可憎才真成禍水！葳蕤自守，幸白壁之無瑕；縲紲苦爭，喜錦衾之可覆。嘉其人門之拒，猶潔白之情人；遂其

擲果之心，亦風流之雅事。仰彼邑令，作爾冰人。」案既結，遐邇傳誦焉。自吳公鞫後，女始知鄂生冤。堂下相遇，腆然含涕，似有痛惜之詞，而未可言也。生感其眷戀之情，愛慕殊切；而又念其出身微，且日登公堂，為千人所窺指，恐娶之為人姍笑，日夜縈迴，無以自主。判牒既下，意始安貼。邑宰為之委禽，送鼓吹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甚哉！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！縱能知李代為冤，誰復思桃僵亦屈？然事雖暗昧，必有其間，要非審思研察，不能得也。嗚呼！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，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。世之居民上者，棋局消日，紬被放衙，下情民艱，更不肯一勞方寸。至

鼓動衙開，巍然高坐，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，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！」

愚山先生吾師也。方見知時，余猶童子。竊見其獎進士子，拳拳如恐不盡；小有冤抑，必委曲呵護之，曾不肯作威學校，以媚權要。真宣聖之護法，不止一代宗匠，衡文無屈士已也。而愛才如命，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。嘗有名士入場，作「寶藏興焉」文，誤記「水下」；錄畢而後悟之，料無不黜之理。作詞曰：「寶藏在山間，誤認卻在水邊。山頭蓋起水晶殿。瑚長峰尖，珠結樹顛。這一回崖中跌死撐船漢！告蒼天：留點蒂兒，好與友朋看。」先生閱文至此，和之曰：「寶藏將山誇，忽然見在水涯。樵夫

漫說漁翁話。題目雖差，文字卻佳，怎肯放在他人下。嘗見他，登高怕險；那曾見，會水滄殺？「此亦風雅之一斑，憐才之一事也。」

阿纖

奚山者，高密人。貿販為業，往往客蒙沂之間。一日，途中阻雨，及至所常宿處，而夜已深，遍叩肆門。無有應者。徘徊廡下。忽二扉豁開，一叟出，便納客人，山喜從之。繫蹇登客，堂上迄無几榻。叟曰：「我憐客無歸，故相容納。我實非賣食沽飲者。家中無多手指，惟有老荊弱女，眠熟矣。雖有宿肴，苦少烹鬻，勿嫌冷啜也。」言已，使人。少頃，以足

床來，置地上，促客坐；又入，攜一短足几至；拔來報往，蹀躞甚勞。山起坐不自安，曳令暫息。少間，一女郎出行酒。叟顧曰：「我家阿纖興矣。」視之，年十六七，窈窕秀弱，風致嫣然。山有少弟未婚，竊屬意焉。因詢叟清貫尊閥，答云：「士虛，姓古。子孫皆夭折，剩有此女。適不忍攪其酣睡，想老荊喚起矣。」問：「婿家阿誰？」答言：「未字。」山竊喜。既而品味雜陳，似所宿具。食已，致恭而言曰：「萍水之人，遂蒙寵惠，沒齒所不敢忘。緣翁盛德，乃敢遽陳朴魯：僕有幼弟三郎，十七歲矣。讀書肄業，頗不頑冥。欲求援繫，不嫌寒賤否？」叟喜曰：「老夫在此，亦是僑寓。倘得相託，便假一廬，移家

而往，庶免懸念。」山都應之，遂起展謝。叟殷勤安置而去。雞既鳴，叟已出，呼客盥沐。束裝已，酬以飯金。固辭曰：「客留一飯，萬無受金之理；矧附為婚姻乎？」既別，客月餘，乃返。去村里餘，遇老媪率一女郎，冠服盡素。既近，疑似阿纖。女郎亦頻轉顧，因把媪袂，附耳不知何辭。媪便停步，向山曰：「君奚姓耶？」山唯唯。媪慘然曰：「不幸老翁壓於敗堵，今將上墓。家虛無人，請少待路側，行即還也。」遂入林去，移時始來。途已昏冥，遂與偕行。道其孤弱，不覺哀啼；山亦酸惻。媪曰：「此處人情大不平善，孤孀難以過度。阿纖既為君家婦，過此恐遲時日，不如早夜同歸。」山可之。既至家，媪挑燈

供客已，謂山曰：「意君將至，儲粟都已糶去；尚存廿餘石，遠莫致之。北去四五里，村中第一門，有談二泉者，是吾售主。君勿憚勞，先以尊乘運一囊去，叩門而告之，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，糶作路用，煩驅蹄躐一致之也。」即以囊粟付山。山策蹇去，叩戶，一碩腹男子出，告以故，傾囊先歸。俄有兩夫以五騾至。媪引山至粟所，乃在窖中。山下為操量執概，母放女收，頃刻盈裝，付之以去。凡四返而粟始盡。既而以金授媪。媪留其一人二畜，治任遂東。行二十里，天始曙。至一市，市頭賃騎，談僕乃返。既歸，山以情告父母。相見甚喜，即以別第館媪，卜吉為三郎完婚。媪治奩妝甚備。阿纖寡言少怒；或與

語，但有微笑；晝夜績織無停晷；以是上下悉憐悅之。囑三郎曰：「寄語大伯：再過西道，勿言吾母子也。」居三四年，奚家益富，三郎入泮矣。一日，山宿古之舊鄰，偶及曩年無歸，投宿翁媪之事。主人曰：「客悞矣。東鄰為阿伯別第，三年前，居者輒睹怪異，故空廢甚久，有何翁媪相留？」山甚訝之，而未深言。主人又曰：「此宅向空十年，無敢入者。一日，第後牆傾，伯往視之，則石壓巨鼠如貓，尾在外猶搖。急歸，呼眾共往，則已渺矣。群疑是物為妖。後十餘日，復人試，寂無形聲；又年餘，始有居人。」山益奇之。歸家私語，竊疑新婦非人，陰為三郎慮；而三郎篤愛如常。久之，家中人紛相猜議。女微

察之，夜中語三郎曰：「妾從君數載，未嘗少失婦德；今置之不以人齒。請賜離婚書，聽君自擇良耦。」因泣下。三郎曰：「區區寸心，宜所夙知。自卿入門，家日益豐，咸以福澤歸卿，烏得有異言？」女曰：「君無二心，妾豈不知；但眾口紛紜，恐不免秋扇之捐。」三郎再四慰解，乃已。山終不釋，日求善撲之貓，以覘其意。女雖不懼，然蹙蹙不快。一夕，謂媪小恙，辭三郎省侍之。天明，三郎往訊。則室已空。駭極，使人於四途蹤跡之，並無消息。中心營營，寢食都廢。而父兄皆以為幸，交慰藉之，將為續婚；而三郎殊不懌。俟又年餘，音問已絕；父兄輒相誚責，不得已，以重金買妾，然思阿纖不衰。又數

年，奚家日漸貧，由是咸憶阿纖。有叔弟嵐以故至膠，迂道宿表戚陸生家。夜聞鄰哭甚哀，未遑詰問。既返，復聞之，因問主人。答云：「數年前，有寡母孤女，僦居於是。月前姥死，女獨處，無一線之親，是以哀耳。」問：「何姓？」曰：「姓古。嘗閉戶不與里社通，故未悉其家世。」嵐驚曰：「是吾嫂也！」因往款扉。有人揮涕出，隔扉應曰：「客何人？我家故無男子。」嵐隙窺而遙審之，果嫂。便曰：「嫂啟關，我是叔家阿遂。」女聞之，拔關納人，訴其孤苦，意悽慘悲懷。嵐曰：「三兄憶念頗苦。夫妻即有乖迕，何遂遠遁至此？」即欲賃輿同歸。女愴然曰：「我以人不齒數故，遂與母偕隱；今又返而依人，誰

不加白眼？如欲復還，當與大兄分炊；不然，行乳藥求死耳！」嵐既歸，以告三郎。三郎星夜馳去。夫妻相見，各有涕洟。次日，告其屋主。屋主謝監生，窺女美，陰欲圖致為妾，數年不取其值；頻風示媪，媪絕之。媪死，竊幸可媒，而三郎忽至。通計房租以留難之。三郎家故不豐，聞金多，頗有憂色。女言：「不妨。」引三郎視倉儲，約粟三十餘石，償租有餘。三郎喜，以告謝。謝不受粟，故索金。女歎曰：「此皆妾身之惡幃也！」遂以其情告三郎。三郎怒，將訴於邑。陸氏止之，為散粟於里黨，斂資償謝，以車送兩人歸。三郎實告父母，與兄析居。阿纖出私金，日建倉廩，而家中尚無儋石，共奇之。年餘驗視，則倉

中盈矣。不數年，家大富；而山苦貧。女移翁姑自養之；輒以金粟周兄，狃以為常。三郎喜曰：「聊可云不念舊惡矣。」女曰：「彼自愛弟耳。且非渠，妾何緣識三郎哉？」後亦無甚怪異。

瑞雲

瑞雲，杭之名妓，色藝無雙。年十四歲，其母蔡媪，將使出應客。瑞雲告曰：「此奴終身發軔之始，不可草草。價由母定，客則聽奴自擇之。」媪曰：「諾。」乃定價十五金，逐日見客。客求見者必以贄；贄厚者，接一弈，酬一畫；薄者，留一茶而已。瑞雲名噪已久，自此富商貴介，日接於門。餘杭賀生，才

名夙著，而家僅中貲。素仰瑞雲，固未敢擬同鴛夢，亦竭微贄，冀得一睹芳澤。竊恐其閱人既多，不以寒峻在意；及至相見一談，而款接殊殷。坐語良久，眉目含情。作詩贈生曰：「何事求漿者，藍橋叩曉關？有心尋玉杵，端只在人間。」生得之狂喜，更欲有言，忽小鬟來白「客至」，生倉猝遂別。既歸，吟玩詩詞，夢魂縈擾。過一二日，情不自已，修贄復往。瑞雲接見良歡。移坐近生，悄然謂：「能圖一宵之聚否？」生曰：「窮蹶之士，惟有癡情可獻知己。一絲之贄，已竭綿薄。得近芳容，意願已足；若肌膚之親，何敢作此夢想。」瑞雲聞之，戚然不樂，相對遂無一語。生久坐不出，媼頻喚瑞雲以促之，生乃歸。

心甚邑邑，思欲罄家以博一歡，而更盡而別，此情復何可耐？籌思及此，熱念都消，由是音息遂絕。瑞雲擇婿數月，更不得一當，媪頗恚，將強奪之而未發也。一日，有秀才投贄，坐語少時，便起，以一指按女額曰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遂去。瑞雲送客返，共視額上有指印，黑如墨，濯之益真。過數日，墨痕漸闊；年餘，連顴徹準矣。見者輒笑，而車馬之跡以絕。媪斥去妝飾，使與婢輩伍。瑞雲又荏弱，不任驅使，日益憔悴。賀聞而過之，見蓬首廚下，醜狀類鬼。起首見生，面壁自隱。賀憐之，便與媪言，願贖作婦。媪許之。賀貨田傾裝，買之而歸。入門，牽衣攬涕，且不敢以伉儷自居，願備妾媵，以俟來者。賀

曰：「人生所重者知己；卿盛時猶能知我，我豈以衰故忘卿哉！」遂不復娶。聞者共姍笑之，而生情益篤。居年餘，偶至蘇，有和生與同主人，忽問：「杭有名妓瑞雲，近如何矣？」賀以：「適人」對。又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其人率與僕等。」和曰：「若能如君，可謂得人矣。不知價幾何許？」賀曰：「緣有奇疾，姑從賤售耳。不然，如僕者，何能於勾欄中買佳麗哉！」又問：「其人果能如君否？」賀以其問之異，因反詰之。和笑曰：「實不相欺；昔曾一覲其芳儀，甚惜其以絕世之姿，而流落不偶，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，留待憐才者之真鑑耳。」賀急問曰：「君能點之，亦能滌之否？」和笑曰：「烏得不能？」

但須其人一誠求耳！」賀起拜曰：「瑞雲之婿，即某是也。」和喜曰：「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，不以妍媸易念也。請從君歸，便贈一佳人。」遂與同返。既至，賀將命酒。和止之曰：「先行吾法，當先令治具者有歡心也。」即令以盥器貯水，戟指而書之，曰：「濯之當愈。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。」賀笑捧而去，立俟瑞雲自饋之，隨手光潔，豔麗一如當年。夫婦共德之，同出展謝，而客已渺，遍覓之不可得，意者其仙歟？

仇大娘

仇仲，晉人，忘其邵邑。值大亂，為寇俘去。二

子福、祿俱幼；繼室邵氏，撫雙孤，遺業能溫飽。而歲屢祲，豪強者復凌藉之，遂至食息不保。仲叔尚廉利其嫁，屢勸駕，而邵氏矢志不搖。廉陰券於大姓，欲強奪之；關說已成，而他人不之知也。里人魏名夙狡獪，與仲家積不相能，事事思中傷之。因邵寡，偽造浮言以相敗辱。大姓聞之，惡其不德而止。久之，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，邵漸聞之，冤結胸懷，朝夕隕涕，四體漸以不仁，委身床榻。福甫十六歲，因縫紉無人，遂急為畢姻。婦，姜秀才妃瞻之女，頗稱賢能，百事賴以經紀。由此用漸裕，乃使祿從師讀。魏忌嫉之，而陽與善，頻招福飲，福倚為腹心交。魏乘間告曰：「尊堂病廢，不能理家人生產；弟坐食，一

無所操作：賢夫婦何為作牛馬哉！且弟買婦，將大耗金錢。為君計，不如早析，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。」福歸，謀諸婦；婦咄之。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，福惑焉，直以己意告母。母怒，詬罵之。福益恚，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。魏乘機誘與博賭，倉粟漸空，婦知而未敢言。既至糧絕，被母駭問，始以實告。母憤怒而無如何，遂析之。幸姜女賢，旦夕為母執炊，奉事一如平日。福既析，益無顧忌，大肆淫賭。數月間，田產悉償戲債，而母與妻皆不及知。福貲既罄，無所為計，因券妻代貲，而苦無受者。邑人趙閻羅，原漏網之巨盜，武斷一鄉，固不畏福言之食也，慨然假貲。福持去，數日復空。意踟躕，將背券

盟。趙橫目相加。福大懼，賺妻付之。魏聞竊喜，急奔告姜，實將傾敗仇也。姜怒，訟興。福懼甚，亡去。姜女至趙家，始知為婿所賣，大哭，但欲覓死。趙初慰諭之，不聽；既而威逼之，益罵；大怒，鞭撻之，終不肯服。因拔笄自刺其喉，急救，已透食管，血溢出。趙急以帛束其項，猶冀從容而挫折焉。明日，拘牒已至，趙行行殊不置意。官驗女傷重，命笞之，隸相顧無敢用刑。官久聞其橫暴，至此益信，大怒，喚家人出，立斃之。姜遂舁女歸。自姜之訟也，邵氏始知福不肖狀，一號幾絕，冥然大漸。祿時年十五，瑩瑩無以自主。先是，仲有前室女大娘，嫁於遠郡，性剛猛，每歸寧，餽贈不滿其志，輒迕父母，往

往以憤去，仲以是怒惡之；又因道遠，遂數載不一存問。邵氏垂危，魏欲使招之來而啟其爭。適有貿販者，與大娘同里，便託寄語大娘，且歆以家之可圖。數日，大娘果與少子至。入門，見幼弟侍病母，景象慘澹，不覺愴惻。因問弟福，祿備告之。大娘聞之，忿氣塞吭，曰：「家無成人，遂任人蹂躪至此！吾家田產，諸賊何得賺去！」因人廚下，爇火炊糜，先供母，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。啖已，忿出，詣邑投狀，訟諸博徒。眾懼，斂金賂大娘。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。邑令拘甲、乙等，各加杖責，田產殊置不問。大娘憤不已，率子赴郡。郡守最惡博者。大娘力陳孤苦，及諸惡局騙之狀，情詞慷慨。守為之動，判令邑

宰追田給主；仍懲仇福，以儆不肖。既歸，邑宰奉令敲比，於是故產盡反。大娘時已久寡，乃遣少子歸，且囑從兄務業，勿得復來。大娘由此止母家，養母教弟，內外有條。母大慰，病漸瘥，家務悉委大娘。里中豪強，少見陵暴，輒握刃登門，侃侃爭論，罔不屈服。居年餘，田產日增。時市藥餌珍肴，餽遺姜女。又見祿漸長成，頻囑媒為之覓姻。魏告人曰：「仇家產業，悉屬大娘，恐將來不可復返矣。」人咸信之，故無肯與論婚者。有范公子子文，家中名園，為晉第一。園中名花夾路，直通內室。或不知而悞入之，值公子私宴，怒執為盜，杖幾死。會清明，祿自塾中歸，魏引與遊遨，遂至園所。魏故與園丁有舊，放令

人，周歷亭榭。俄至一處，溪水洶湧，有畫橋朱檻，通一漆門；遙望門內，繁花如錦，蓋即公子內齋也。魏給之曰：「君請先入，我適欲私焉。」祿信之，尋橋入戶，至一院落，聞女子笑聲。方停步間，一婢出，窺見之，旋踵即返。祿始駭奔。無何，公子出，叱家人綰索逐之。祿大窘，自投溪中。公子反怒為笑，命諸僕引出。見其容裳都雅，便令易其衣履，曳入一亭，詰其姓氏。藹容溫語，意甚親暱。俄趨入內；旋出，笑握祿手，過橋，漸達曩所。祿不解其意，逡巡不敢入。公子強曳入之，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。既坐，則群婢行酒。祿辭曰：「童子無知，悞踐閨闈，得蒙赦宥，已出非望。但願釋令早歸，受

恩非淺。」公子不聽。俄頃，肴炙紛紜。祿又起，辭以醉飽，公子捺坐，笑曰：「僕有一樂拍名，若能對之，即放君行。」祿唯唯請教。公子云：「拍名『渾不似』。」祿默思良久，對曰：「銀成『沒奈何』。」公子大笑曰：「真石崇也！」祿殊不解。蓋公子有女名蕙娘，美而知書，日擇良耦。夜夢一人告之曰：「石崇，汝婿也。」問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明日落水矣。」早告父母，共以為異。祿適符夢兆，故邀入內舍，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。公子聞對而喜，乃曰：「拍名乃小女所擬，屢思而無其偶，今得屬對，亦有天緣。僕欲以息女奉箕帚；寒舍不乏第宅，更無煩親迎耳。」祿惶然遜謝，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。公子姑

令歸謀，遂遣圉人負溼衣，送之以馬。既歸告母，母驚為不詳。於是始知魏氏險；然因凶得吉，亦置不仇，但戒子遠絕而已。踰數日，公子又使人致意母，母終不敢應。大娘應之，即倩雙媒納采焉。未幾，祿贅入公子家。年餘游泮，才名籍甚。妻弟長成，敬少弛；祿怒，攜婦而歸。母已杖而能行。頻歲賴大娘經紀，第宅亦頗完好。新婦既歸，婢僕如雲，宛然大家有風焉。魏又見絕，嫉妒益深，恨無瑕之可蹈，乃引旗下逃人誣祿寄貲。國初立法最嚴，祿依令徙口外。幸范公子上下賄託，僅以蕙娘免行；田產盡沒入官。幸大娘執析產書，銳身告理，新增良沃若干頃，悉置福名，母女始得安居。祿自分不返，遂書離婚字付岳

家，伶仃自去。行數日，至都北，飯於旅肆。有丐子怔營戶外，貌絕類兄；近致訊詰，果兄。祿因自述，兄弟悲慘。祿解複衣，分數金，囑令歸。福泣受而別。祿至關外，寄將軍帳下為奴。因祿文弱，俾主支籍，與諸僕同棲止。僕輩研問家世，祿悉告之。內一人驚曰：「是吾兒也！」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，後寇投誠，賣仲旗下，時從主屯關外。向祿緬述，始知真為父子，抱首悲哀，一室為之酸辛。已而憤曰：「何物逃東，遂詐吾兒！」因泣告將軍。將軍即命祿攝書記；函致親王，付仲詣都。仲伺車駕出，先投冤狀。親王為之婉轉，遂得昭雪，命地方官贖業歸仇。仲返，父子各喜。祿細問家口，為贖身計。乃知仲入旗

下，兩易配而無所出，時方鰥也。祿遂治任返。初，福別弟歸，蒲伏自投。大娘奉母坐堂上，操杖問之：「汝願受扑責，便可姑留；不然，汝田產既盡，亦無汝噉飯之所，請仍去。」福涕泣伏地，願受笞。大娘投杖曰：「賣婦之人，亦不足懲。但宿案未消，再犯首官可耳。」即使人往告姜，姜女罵曰：「我是仇氏何人，而相告耶！」大娘頻述告福而揶揄之，福慚愧不敢出氣。居半年，大娘雖給奉周備，而役同廝養。福操作無怨詞，託以金錢輒不苟。大娘察其無他，乃白母，求姜女復歸。母意其不可復挽。大娘曰：「不然。渠如肯事二主，楚毒豈肯自穢？要不能不有此忿耳。」遂率弟躬往負荊。岳父母諄讓良切。大娘叱使

長跪，然後請見姜女。請之再四，堅避不出；大娘搜捉以出。女乃指福唾罵，福慚汗無地自容。姜母始曳令起。大娘請問歸期。女曰：「向受姊惠綦多，今承尊命，豈復有異言？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！且恩義已絕，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？請別營一室，妾往奉事老母，較勝披削足矣。」大娘代白其悔，為翼日之約而別。次朝，以乘輿取歸，母逆於門而跪拜之。女伏地大哭。大娘勸止，置酒為歡，命福坐案側，乃執爵而言曰：「我苦爭者，非自利也。今弟悔過，貞婦復還，請以簿籍交納；我以一身來，仍以一身去耳。」夫婦皆興席改容，羅拜哀泣，大娘乃止。居無何，昭雪之命下，不數日，田宅悉還故主。魏大

駭，不知其故，自恨無術可以復施。適西鄰有回祿之變，魏託救焚而往，暗以編菅爇祿第，風又暴作，延燒幾盡；止餘福居兩三屋，舉家依聚其中。未幾祿至，相見悲喜。初，范公子得離書，持商蕙娘。蕙娘痛哭，碎而投諸地。父從其志，不復強。祿歸，聞其未嫁，喜如岳所。公子知其災，欲留之；祿不可，遂辭而退。大娘幸有藏金，出葺敗堵。福負鍤營築，掘見窖鏹，夜與弟共發之，石池盈丈，滿中皆不動尊也。由是鳩工大作，樓舍群起，壯麗擬於世胄。祿感將軍義，備千金往贖父。福請行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。祿乃迎蕙娘歸。未幾，父兄同歸，一門歡騰。大娘自居母家，禁子省視，恐人議其私也。父既歸，堅

辭欲去。兄弟不忍。父乃析產而三之：子得二，女得一也。大娘固辭。兄弟皆泣曰：「吾等非姊，烏有今日！」大娘乃安之。遣人招子，移家共居焉。或問大娘：「異母兄弟，何遂關切如此？」大娘曰：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，惟禽獸如此耳，豈以人而效之？」福、祿聞之皆流涕。使工人治其第，皆與己等。魏自計十餘年，禍之而益福之，深自愧悔。又仰其富，思交歡之，因以賀仲階進，備物而往。福欲卻之；仲不忍拂，受雞酒焉。雞以布縷縛足，逸入灶；灶火燃布，往棲積薪，僮婢見之而未顧也。俄而薪焚災舍，一家惶駭。幸手指眾多，一時撲滅，而廚中百物俱空矣。兄弟皆謂其物不祥。後值父壽，魏復餽牽羊。卻

之不得，繫羊庭樹。夜有僮被僕毆，忿趨樹下，解羊索自經死。兄弟嘆曰：「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！」自是魏雖殷勤，竟不敢受其寸縷，寧厚酬之而已。後魏老，貧而作丐，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噫嘻！造物之殊不由人也！益仇之而益福之，彼機詐者無謂甚矣。顧受其愛敬，而反以得禍，不更奇哉？此可知盜泉之水，一掬亦污也。」

曹操冢

許城外有河水洶湧，近崖深黯。盛夏時，有人入浴，忽然若被刀斧，尸斷浮出；後一人亦如之。轉相

驚怪。邑宰聞之，遣多人闡斷上流，竭其水。見崖下有深洞，中置轉輪，輪上排利刃如霜。去輪攻入，有小碑，字皆漢篆。細視之，則曹孟德墓也。破棺散骨，所殉金寶，盡取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後賢詩云：『盡掘七十二疑冢，必有一冢葬君尸。』寧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？奸哉瞞也！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，變詐亦復何益？嗚呼，瞞之智，正瞞之愚耳！」

龍飛相公

安慶戴生，少薄行，無檢幅。一日，自他醉歸，

途中遇故表兄季生。醉後昏眊，亦忘其死，問：「向在何所？」季曰：「僕已異物，君忘之耶？」戴始恍然，而醉亦不懼。問：「冥間何作？」答云：「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。」戴曰：「人世禍福，當必知之？」季曰：「此僕職也，烏得不知？但過煩，非甚關切，不能盡記耳。二日前偶稽冊，尚賭君名。」戴急問其何詞，季曰：「不敢相欺，尊名在黑暗獄中。」戴大懼，酒亦醒，苦求拯拔。季曰：「此非所能效力，惟善可以已之。然君惡籍盈指，非大善不可復挽。窮秀才有何大力？即日行一善，非年餘不能相準，今已晚矣。但從此砥行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。」戴聞之泣下，伏地哀懇；及仰首而季已杳矣。悒悒而

歸。由此洗心改行，不敢差跌。先是，戴私其鄰婦，鄰人聞知而不肯發，思掩執之。而戴自改行，永與婦絕；鄰人伺之不得，以為恨。一日，遇於田間，陽與語，給窺智井，因而墮之。井深數丈，計必死。而戴中夜甦，坐井中大號，殊無知者。鄰人恐其復生，過宿往聽之；聞其聲，急投石。戴移閉洞中，不敢復作聲。鄰人知其不死，斲土填井，幾滿之。洞中冥黑，真與地獄無少異者。空洞無所得食，計無生理。蒲伏漸入，則三步外皆水，無所復之，還坐故處。初覺腹餒，久竟忘之。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，惟長宣佛號而已。既見燐火浮游，熒熒滿洞，因而祝之：「聞青燐悉為冤鬼；我雖暫生，固亦難返，如可共話，亦慰寂

寞。」但見諸燐漸浮水來；燐中皆有一人，高約人身之半。詰所自來。答云：「此古煤井。主人攻煤，震動古墓，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，溺死四十三人。我等皆其鬼也。」問：「相公何人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但相公文學士，今為城隍幕客。彼亦憐我等無辜，三五日輒一施水粥。要我輩冷水浸骨，超拔無日。君倘再履人世，祈撈殘骨葬一義冢，則惠及泉下者多矣。」戴曰：「如有萬分之一，此即何難。但深在九地，安望重睹天日乎！」因教諸鬼使念佛，捻塊代珠，記其藏數。不知時之昏曉：倦則眠，醒則坐而已。忽見深處有籠燈，眾喜曰：「龍飛相公施食矣！」邀戴同往。戴慮水沮，眾強扶曳以行，飄若履虛。曲折半里

許，至一處，眾釋令自行；步益上，如升數仞之階。階盡，睹房廊，堂上燒明燭一枝，大如臂。戴久不見火光，喜極趨上。上坐一叟，儒服儒巾。戴輟步不敢前。叟已睹見，訝問：「生人何來？」戴上，伏地自陳。叟曰：「我耳孫也。」因令起，賜之坐。自言：「戴潛，字龍飛。曩因不肖孫堂，連結匪類，近墓作井，使老夫不安於夜室，故以海水沒之。今其後續如何矣？」蓋戴近宗凡五支，堂居長。初，邑中大姓賂堂，攻煤於其祖塋之側。諸弟畏其強，莫敢爭。無何，地水暴至，採煤人盡死井中。諸死者家，群興大訟，堂及大姓皆以此貧；堂子孫至無立錐。戴乃堂弟裔也。曾聞先人傳其事，因告翁。翁曰：「此等不

尚，其後烏得昌！汝既來此，當毋廢讀。」因餉以酒饌，遂置卷案頭，皆成、洪制藝，迫使研讀。又命題課文，如師教徒。堂上燭常明，不翦亦不滅。倦時輒眠，莫辨晨夕。翁時出，則以一僮給役。歷時覺有數年之久，然幸無苦。但無別書可讀，惟制藝百首，首四千餘遍矣。翁一日謂曰：「子孽報已滿，合還人世。余冢鄰煤洞，陰風刺骨，得志後，當遷我於東原。」戴敬諾。翁乃喚集群鬼，仍送至舊坐處。群鬼羅拜再囑。戴亦不知何計可出。先是，家中失戴，搜訪既窮，母告官，係縲多人，並少蹤緒。積三四年，官離任，緝察亦弛。戴妻不安於室，遣嫁去。會里中人復治舊井，入洞見戴，撫之未死。大駭，報諸其

家。昇歸經日，始能言其底裏。自戴入井，鄰人毆殺其婦，為婦翁所訟，駁審年餘，僅存皮骨而歸。聞戴復生，大懼，亡去。宗人議究治之，戴不許；且謂曩時實所自取，此冥中之譴，於彼何與焉。鄰人察其意無他，始逡巡而歸。井水既涸，戴買人人洞拾骨，俾各為具，市棺設地，葬叢冢焉。又稽宗譜名潛，字龍飛，先設品物，祭諸其冢。學使聞其異，又賞其文，是科以優等入闈，遂捷於鄉。既歸，營兆東原，遷龍飛厚葬之；春秋上墓，歲歲不衰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鄉有攻煤者，洞沒於水，十餘人沉溺其中。竭水求尸，兩月餘始得涸，而十餘人並無死者。蓋水大至時，共泐高處，得不溺。縋而上之，

見風始絕，一晝夜乃漸甦。始知人在地下，如蛇鳥之蟄，急切未能死也。然未有至數年者。苟非至善，三年地獄中，烏復有生人哉！」

珊瑚

安生大成，重慶人。父孝廉，早卒。弟二成，幼。生娶陳氏，小字珊瑚，性嫻淑。而生母沈，悍謬不仁，遇之虐，珊瑚無怨色。每早旦，靚妝往朝。值生疾，母謂其誨淫，詬責之。珊瑚退，毀妝以進。母益怒，投繯自撾。生素孝，鞭婦，母始少解。自此益憎婦。婦雖奉事惟謹，終不與交一語。生知母怒，亦寄宿他所，示與婦絕。久之，母終不快，觸物類而罵

之，意忒在珊瑚。生曰：「娶妻以奉姑嫜，今若此，何以妻為！」遂出珊瑚，使老嫗送諸其家。方出里門，珊瑚泣曰：「為女子不能作婦，歸何以見雙親？不如死！」袖中出剪刀刺喉。急救之，血溢沾衿。扶歸生族孀家。孀王氏，寡居無耦，遂止焉。媪歸，生囑隱其情，而心竊恐母知。過數日，探知珊瑚創漸平，登王氏門，使勿留珊瑚。王召之入；不入，但盛氣逐珊瑚。無何，王率珊瑚出，見生，便問：「珊瑚何罪？」生責其不能事母。珊瑚脈脈不作一言，惟俯首嗚泣，淚皆赤，素衫盡染，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。又數日，母已聞之，怒詣王，惡言誚讓。王傲不相下，反數其惡；且言：「婦已出，尚屬安家何人？我

自留陳氏女，非留安氏婦也，何煩強與他家事！」母怒甚而窮於詞，又見意氣譏詢，慚沮大哭而返。珊瑚意不自安，思他適。先是，生有母姨于媪，即沈姊也。年六十餘，子死，止一幼孫及寡媳；又嘗善視珊瑚。遂辭王往投媪。媪詰得故，極道妹子昏暴，即欲送之還。珊瑚力言其不可，兼囑勿言，於是與于媪居，類姑婦焉。珊瑚有兩兄，聞而憐之，欲移之歸而嫁之。珊瑚執不肯，惟從于媪紡績以自度。生自出婦，母多方為子謀婚，而悍聲流播，遠近無與為耦。積三四年，二成漸長，遂先為畢姻。二成妻臧姑，驕悍戾沓，尤倍於母。母或怒以色，則臧姑怒以聲。二成又懦，不敢為左右袒。於是母威頓減，莫敢撻，反

望色笑而承迎之，猶不能得臧姑懽。臧姑役母若婢；生不敢言，惟身代母操作，滌器灑汛掃之事皆與焉。母子恆於無人處，相對飲泣。無何，母以鬱積病，委頓在床，便溺轉側皆須生；生晝夜不得寐，兩目盡赤。呼弟代役，甫入門，臧姑輒喚去之。生於是奔告于媪，冀媪臨存。入門，泣且訴。訴未畢，珊瑚自幃中出。生大慚，禁聲欲出。珊瑚以兩手叉扉。生窘急，自肘下沖出而歸，亦不敢以告母。無何，于媪至，母喜止之。由此媪家無日不以人來，來輒以甘旨餉媪。媪寄語寡媳：「此處不餓，後勿復爾。」而家中餽遺，卒無少間。媪不肯少嘗食，緘留以進病者。母病亦漸瘥。媪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疾。沈嘆

曰：「賢哉婦乎！姊何修者！」媪曰：「妹以去婦何如人？」曰：「嘻！誠不至夫己氏之甚也！然烏如甥婦賢！」媪曰：「婦在，汝不知勞；汝怒，婦不知怨；惡乎弗如？」沈乃泣下，且告之悔，曰：「珊瑚嫁也未者？」答云：「不知，請訪之。」又數日，病良已。媪欲別。沈泣曰：「恐姊去，我仍死耳！」媪乃與生謀，析二成居。二成告臧姑。臧姑不樂，語侵兄，兼及媪。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，臧姑乃喜。立析產書已，媪始去。明日，以車乘來迎沈。沈至其家，先求見甥婦，極道甥婦德。媪曰：「小女子百善，何遂無一疵？余固能容之。子即有婦如吾婦，恐亦不能享也。」沈曰：「嗚呼冤哉！謂我木石鹿豕耶！具有

口鼻，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？」媪曰：「被出如珊瑚，不知念子作何語？」曰：「罵之耳。」媪曰：「誠反躬無可罵，亦惡乎而罵之？」曰：「瑕疵人所時有，惟其不能賢，是以知其罵也。」媪曰：「當怨者不怨，則德焉者可知；當去者不去，則撫焉者可知。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，固非予婦也，而婦也。」沈驚曰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珊瑚寄此久矣。向之所供，皆渠夜績之所貽也。」沈聞之，泣數行下，曰：「我何以見吾婦矣！」媪乃呼珊瑚。珊瑚含涕而出，伏地下。母慚痛自撾，媪力勸始止，遂為姑媳如初。十餘日偕歸，家中薄田數畝，不足自給，惟恃生以筆耕，婦以針耨。二成稱饒足，然兄不之求，弟亦不之顧。

也。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；嫂亦惡其悍，置不齒。兄弟隔院居。臧姑時有凌虐，一家盡掩其耳。臧姑無所用虐，虐夫及婢。婢一日自經死。婢父訟臧姑，二成代婦質理，大受扑責，仍坐拘臧姑。生上下為之營脫，卒不免。臧姑械十指，肉盡脫。官貪暴，索望良奢。二成質田貸貲，如數納人，始釋歸。而債家責負日亟，不得已，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。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，要生署券。生往，翁忽自言：「我安孝廉也。任某何人，敢市吾業！」又顧生曰：「冥間感汝夫妻孝，故使我暫歸一面。」生出涕曰：「父有靈，急救吾弟！」曰：「逆子悍婦，不足惜也！歸家速辦金，贖吾血產。」生曰：「母子僅自存活，安得多

金？」曰：「紫薇樹下有藏金，可以取用。」欲再問之，翁已不語；少時而醒，茫不自知。生歸告母，亦未深信。臧姑已率數人往發窖，坎地四五尺，止見磚石，並無所謂金者，失意而去。生聞其掘藏，戒母及妻勿往視。後知其無所獲，母竊往窺之，見磚石雜土中，遂返。珊瑚繼至，則見土內悉白鏹；呼生往驗之，果然。生以先人所遺，不忍私，召二成均分之。數適得揭取之二，各囊之而歸。二成與臧姑共驗之，啟囊則瓦礫滿中，大駭。疑二成為兄所愚，使二成往窺兄，兄方陳金几上，與母相慶。因實告兄，生亦駭，而心甚憐之，舉金而並賜之。二成乃喜，往酬債訖，甚德兄。臧姑曰：「即此益知兄詐。若非自愧於

心，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？」二成疑信半之。次日，債主遣僕來，言所償皆偽金，將執以首官。夫妻皆失色。臧姑曰：「如何哉！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，是將以殺汝也！」二成懼，往哀債主，主怒不釋。二成乃券田於主，聽其自售，始得原金而歸。細視之，見斷金二錠，僅裹真金一韭葉許，中盡銅耳。臧姑因與二成謀：留其斷者，餘仍返諸兄以覘之。且教之言曰：「屢承讓德，實所不忍。薄留二錠，以見推施之義。所存物產，尚與兄等。余無庸多田也，業已棄之，贖否在兄。」生不知其意，固讓之。二成辭甚決，生乃受。稱之，少五兩餘。命珊瑚質奩妝以滿其數，攜付債主。主疑似舊金，以剪刀斷驗之，紋色俱

足，無少差謬，遂收金，與生易券。二成還金後，意其必有參差；既聞舊業已贖，大奇之。臧姑疑發掘時，兄先隱其真金，忿詣兄所，責數詬厲。生乃悟返金之故。珊瑚逆而笑曰：「產固在耳，何怒為？」使生出券付之。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：「汝不孝不弟，冥限已迫，寸土皆非己有，占賴將以奚為！」醒告臧姑，欲以田歸兄。臧姑嗤其愚。是時二成有兩男，長七歲，次三歲。無何，長男病痘死。臧姑始懼，使二成退券於兄，言之再三，生不受。未幾，次男又死。臧姑益懼，自以券置嫂所。春將盡，田蕪穢不耕，生不得已，種治之。臧姑自此改行，定省如孝子，敬嫂亦至。未半年而母病卒。臧姑哭之慟，至勺飲不入

口。向人曰：「姑早死，使我不得事，是天不許我自贖也！」產十胎皆不育，遂以兄子為子。夫妻皆壽終。生三子，皆舉進士。人以為孝友之報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不遭跋扈之惡，不知靖獻之忠，家與國有同情哉。逆婦化而母死，蓋一堂孝順，無德以戡之也。臧姑自克，謂天不許其自贖，非悟道者何能為此言乎？然應迫死，而以壽終，天固已恕之矣。生於憂患，有以矣夫！」

五通

南有五通，猶北之有狐也。然北方狐崇，尚百計

驅遣之；至於江浙五通，民家有美婦，輒被淫占，父母兄弟，皆莫敢息，為害尤烈。有趙弘者，吳之典商也。妻閻氏，頗風格。一夜，有丈夫岸然自外人，按劍四顧，婢媼盡奔。閻欲出，丈夫橫阻之，曰：「勿相畏，我五通神四郎也。我愛汝，不為汝禍。」因抱腰舉之，如舉嬰兒，置床上，裙帶自脫，遂狎之。而偉岸甚不可堪，迷惘中呻楚欲絕。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。既而下床，曰：「我五日當復來。」乃去。弘於門外設典肆，是夜婢奔告之。弘知其五通，不敢問。質明，視妻憊不起，心甚羞之，戒家人勿播。婦三四日始就平復，而懼其復至。婢媼不敢宿內室，悉避外舍；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。無何，四郎偕兩人入，皆

少年蘊藉。有僮列肴酒，與婦共飲。婦羞縮低頭，強之飲亦不飲；心惕惕然，恐更番為淫，則命合盡矣。三人互相勸酬，或呼大兄，或呼三弟。飲至中夜，上坐二客並起，曰：「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，會當邀二郎、五郎釀酒為賀。」遂辭而去。四郎挽婦入幃，婦哀免；四郎強合之，血液流離，昏不知人，四郎始去。婦奄臥床榻，不勝羞憤。思欲自盡，而投繯則帶自絕，屢試皆然，苦不得死。幸四郎不常至，約婦痊可始一來。積兩三月，一家俱不聊生。有會稽萬生者，趙之表弟，剛猛善射。一日，過趙，時已暮，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，遂導客宿內院。萬久不寐，聞庭中有人行聲，伏窗窺之，見一男子入婦室。疑之，捉

刀而潛視之，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，肴陳几上矣。忿火中騰，奔而入。男子驚起，急覓劍；刀已中顱，顱裂而踣。視之，則一小馬，大如驢。愕問婦，婦具道之，且曰：「諸神將至，為之奈何！」萬搖手，禁勿聲。滅燭取弓矢，伏暗中。未幾，有四五人自空飛墮。萬急發一矢，首者殪。三人吼怒，拔劍搜射者。萬握刀倚扉後，寂不少動。一人入，剝頸亦殪。仍倚扉後，久之無聲，乃出，叩關告趙。趙大驚，共燭之，一馬兩豕死室中。舉家相慶。猶恐二物復仇，留萬於家，包豕烹馬而供之；味美，異於常饈。萬生之名，由是大噪。居月餘，其怪竟絕，乃辭欲去。有木商某苦要之。先是，某有女未嫁，忽五通晝降，是二

十餘美丈夫，言將聘作婦，委金百兩，約吉期而去。計期已迫，闔家惶懼。聞萬生名，堅請過諸其家。恐萬有難詞，隱其情不以告。盛筵既罷，妝女出拜客，年十六七，是好女子。萬錯愕不解其故，離坐傴僂，某捺坐而實告之。萬初聞而驚；而生平意氣自豪，故亦不辭。至日，某仍懸采於門，使萬坐室中。日昃不至，竊意新郎已在誅數。未幾，見簷間忽如鳥墜，則一少年盛服入，見萬，返身而奔。萬追出，但見黑氣欲飛，以刀躍揮之，斷其一足，大嗥而去。俯視，則巨爪大如手，不知何物；尋其血蹟，入於江中。某大喜。聞萬無耦，是夕即以所備床寢，使與女合卺焉。於是素患五通者，皆拜請一宿其家。居年餘，始攜妻

而去。自是吳中止有一通，不敢公然為害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五通、青蛙，惑俗已久，遂至任其淫亂，無人敢私議一語。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！」

又

金生，字王孫，蘇州人。設帳於淮，館搢紳園中。園中屋宇無多，花木叢雜。夜既深，僮僕散盡，孤影徬徨，意緒良苦。一夜，三漏將殘，忽有人以指彈扉。急問之，對以「乞火」，音類館童。啟戶納之，則二八麗者，一婢從諸其後。生意妖魅，窮詰甚悉。女曰：「妾以君風雅之士，枯寂可憐，不畏多

露，相與遣此良宵。恐言其故，妾不敢來，君亦不敢納也。」生又疑為鄰之奔女，懼喪行檢，敬謝之。女橫波一顧，生覺魂魄都迷，忽顛倒不能自主。婢已知之，便云：「霞姑，我且去。」女頷之。既而呵曰：「去則去耳，甚得雲耶、霞耶！」婢既去，女笑曰：「適室中無人，遂偕婢從來。無知如此，遂以小字令君聞矣。」生曰：「卿深細如此，故僕懼有禍機。」女曰：「久當自知，保不敗君行止，勿憂也。」上榻緩其裝束。見臂上腕釧，以條金貫火齊，啣雙明珠；燭既滅，光照一室。生益駭，終莫測其所自至。事甫畢，婢來叩窗；女起，以釧照徑，入叢樹而去。自此無夕不至。生於女去時遙尾之；女似已覺，遽蔽其

光，樹濃茂，昏不見掌而返。一日，生詣河北，笠帶斷絕，風吹欲落，輒於馬上以手自按。至河，坐扁舟上，飄風墮笠，隨波竟去。意頗自失。既渡，見大風飄笠，團轉空際，漸落；以手承之，則帶已續矣。異之。歸齋向女緬述；女不言，但微哂之。生疑女所為，曰：「卿果神人，當相明告，以祛煩惑。」女曰：「岑寂之中，得此癡情人為君破悶，妾自謂不惡。縱令妾能為此，亦相愛耳，苦致詰難，欲見絕耶？」生不敢復言。先是，生養甥女，既嫁，為五通所惑，心憂之而未以告人。緣與女狎暱既久，肺鬲無不傾吐。女曰：「此等物事，家君能驅除之。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？」生苦哀求計。女沉思曰：「

此亦易除，但須親往。若輩皆我家奴隸，若令一指得著肌膚，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。」生哀求無已，女曰：「當即圖之。」次夕至，告曰：「妾為君遣婢南下矣。婢子弱，恐不能便誅卻耳。」次夜方寢，婢來叩戶。生急起納人。女問：「如何？」答云：「力不能擒，已宮之矣。」笑問其狀。曰：「初以為郎家也；既到，始知其非。比至婿家，燈火已張，人見娘子坐燈下，隱几若寐。我斂魂覆瓿中。少時，物至，入室急退，曰：『何得寓生人！』審視無他，乃復入。我陽若迷。彼啟衾人，又驚曰：『何得有兵氣！』本不欲以穢物污指，奈恐緩而生變，遂急捉而闔之。物驚嗥遁去。乃起啟瓿，娘子若醒，而婢子行

矣。」生喜謝之，女與俱去。後半月餘，絕不復至，亦已絕望。歲暮，解館欲歸，女忽至。生喜逆之，曰：「卿久見棄，念必有獲罪；幸不終絕耶？」女曰：「終歲之好，分手未有一言，終屬缺事。聞君捲帳，故竊來一告別耳。」生請偕歸。女嘆曰：「難言之矣！今將別，情不忍昧：妾實金龍大王之女，緣與君有宿分，故來相就。不合遣婢江南，致江湖流傳，言妾為君閹割五通。家君聞之，以為大辱，忿欲賜死。幸婢以身自任，怒乃稍解；杖婢以百數。妾一跬步，皆以保母從之，投隙一至，不能盡此衷曲，奈何！」言已，欲別。生挽之而泣。女曰：「君勿爾，後三十年可復相聚。」生曰：「僕年三十矣；又三十

年，幡然一老，何顏復見？」女曰：「不然，龍宮無白與也。且人生壽夭，不在容貌，如徒求駐顏，固亦大易。」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。生旋里，甥女始言其異，云：「當晚若夢，覺一人捉予塞盎中；既醒，則血殷床褥，而怪絕矣。」生曰：「我曩禱河伯耳。」群疑始解。後生六十餘，貌猶類三十許人。一日，渡河，遙見上流浮蓮葉，大如席，一麗人坐其上，近視，則神女也。躍從之，人隨荷葉俱小，漸漸如錢而滅。此事與趙弘一則，俱明季事，不知孰前孰後。若在萬生用武之後，則吳下僅遺半通，宜其不足為害也。

申氏

涇河之側，有士人子申氏者，家窶貧，竟日恆不舉火。夫妻相對，無以為計。妻曰：「無已，子其盜乎！」申曰：「士人子，不能亢宗，而辱門戶、羞先人，跖而生，不如夷而死！」妻忿曰：「子欲活而惡辱耶？世不田而食者，止兩途：汝既不能盜，我無寧娼耳！」申怒，與妻語相侵。妻含憤而眠。申念：為男子不能謀兩餐，至使妻欲娼，固不如死！潛起，投繯庭樹間。但見父來，驚曰：「癡兒，何至於此！」斷其繩，囑曰：「盜可以為，須擇禾黍深處伏之。此行可富，無庸再矣。」妻聞墮地聲，驚寤；呼夫不應；爇火覓之，見樹上繯絕，申死其下。大駭。撫捺之，移時而甦，扶臥床上。妻忿氣少平。既明，託夫

病，乞鄰得稀餌申。申啜已，出而去。至午，負一囊米至。妻問所從來。曰：「余父執皆世家，向以搖尾為羞，故不屑以相求也。古人云：『不遭者可無不為。』今且將作盜，何顧焉！可速炊，我將從卿言，往行劫。」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，含忍之。因泔米作糜。申飽食訖，急尋堅木，斧作梃，持之欲出。妻察其意似真，曳而止之。申曰：「子教我為，事敗相累，當無悔！」絕裾而去。日暮，抵鄰村，違村里許伏焉。忽暴雨，上下淋溼。遙望濃樹，將以投止。而電光一照，已近村垣。遠處似有行人，恐為所窺，見垣下禾黍蒙密，疾趨而入，蹲避其中。無何，一男子來，軀甚壯偉，亦投禾中。申懼，不敢少動。幸男子

斜行去。微窺之，入於垣中。默意垣內為富室亢氏第，此必梁上君子，俟其重獲而出，當合有分。又念：其人雄健，倘善取不予，必至用武。自度力不敵，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。計已定，伏伺良俟。直將雞鳴，始越垣出。足未至地，申暴起，挺中腰臂，蹣然傾跌，則一巨龜，喙張如盆。大驚，又連擊之，遂斃。先是，亢翁有女，絕惠美，父母皆憐愛之。一夜，有丈夫入室，狎逼為懽。欲號，則舌已入口，昏不知人，聽其所為而去。羞以告人，惟多集婢媼，嚴扃門戶而已。夜既寢，更不知扉何自而開；入室，則群眾皆迷，婢媼遍淫之。於是相告各駭，以告翁；翁戒家人操兵環繡闥，室中人燭而坐。約近夜半，內外

人一時都暝，忽若夢醒，見女白身臥，狀類癡，良久始寤。翁甚恨之，而無如何。積數月，女柴瘠頗殆。每語人：「有能驅遣者，謝金三百。」申平時亦悉聞之。是夜得龜，因悟崇翁女者，必是物也。遂叩門求賞。翁喜，延之上座，使人舁龜於庭，齧割之。留申過夜，其怪果絕。乃如數贈之，負金而歸。妻以其隔宿不還，方切憂盼；見申入，急問之。申不言，以金置榻上。妻開視，幾駭絕，曰：「子真為盜耶！」申曰：「汝逼我為此，又作是言！」妻泣曰：「前特以相戲耳。今犯斷頭之罪，我不能受賊人累也！請先死！」乃奔。申逐出，笑曳而返之，具以實告，妻乃喜。自此謀生產，稱素封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不患貧，患無行耳。其行端者，雖餓不死；不為人憐，亦有鬼祐也。世之貧者，利所在忘義，食所在忘恥，人且不敢以一文相託，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！」

邑有貧民某乙，殘臘向盡，身無完衣。自念：何以卒歲？不敢與妻言，暗操白梃，出伏墓中，冀有孤身而過者，劫其所有。懸望甚苦，渺無人跡；而松風刺骨，不復可耐。意瀕絕矣，忽見一人傴僂來。心竊喜，持梃遽出。則一叟負囊道左，哀曰：「一身實無長物。家絕食，適於婿家乞得五升米耳。」乙奪米，復欲褫其絮襖，叟苦哀求。乙憐其老，釋之，負米而歸。妻詰其自，詭以「賭債」對。陰念此策良佳。次

夜復往。居無幾時，見一人荷挺來，亦投墓中，蹲居眺望，意似同道。乙乃逡巡自塚後出。其人驚問：「誰何？」答云：「行道者。」問：「何不行？」曰：「待君耳。」其人失笑。各以意會，并道飢寒之苦。夜既深，無所獵獲。乙欲歸。其人曰：「子雖作此道，然猶雛也。前村有嫁女者，營辦中夜，舉家必殆。從我去，得當均之。」乙喜，從之。至一門，隔壁聞炊餅聲，知未寢，伏伺之。無何，一人啟關荷杖出行汲，二人乘間掩入。見燈輝北舍，他屋皆暗黑。聞一媪曰：「大姐，可向東舍一矚，汝奩妝悉在櫥中，忘扃鑰未也。」聞少女作嬌慵聲。二人竊喜，潛趨東舍，暗中摸索得臥櫥；啟覆探之，深不見底。其

人謂乙曰：「人之！」乙果入，得一裹，傳遞而出。其人問：「盡矣乎？」曰：「盡矣。」又給之曰：「再索之。」乃閉櫝加鎖而去。乙在其中，窘急無計。未幾，燈火亮入，先照櫝。聞媪云：「誰已肩矣。」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。乙急甚，乃作鼠嚙物聲。女曰：「櫝中有鼠！」媪曰：「勿壞而衣。我疲頓已極，汝宜自覘之。」女振衣起，發肩啟櫝。乙突出，女驚仆。乙拔關奔去，雖無所得，而竊幸得免。嫁女家被盜，四方流播。或議乙。乙懼，東遁百里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。年餘，浮言稍息，始取妻同居，不業白挺矣。此其自述，因類申氏，故附之。

恆娘

洪大業，都中人。妻朱氏，姿致頗佳，兩相愛悅。後洪納婢寶帶為妾，貌遠遜朱，而洪嬖之。朱不平，輒以此反目。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，然益嬖寶帶，疏朱。後徙其居，與帛商狄姓者為鄰。狄妻恆娘，先過院謁朱。恆娘三十許，姿僅中人，而言詞輕倩。朱悅之。次日，答其拜，見其室亦有小妻，年二十以來，甚娟好。鄰居幾半年，並不聞其詬誶一語；而狄獨鍾愛恆娘，副室則虛員而已。朱一日見恆娘而問之曰：「余向謂良人之愛妾，為其為妾也，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。今乃知不然。夫人何術？如可授，願北面為弟子。」恆娘曰：「嘻！子則自疏，而尤男子乎？朝夕而絮聒之，是為叢驅雀，其離滋甚耳！其歸

益縱之，即男子自來，勿納也。一月後，當再為子謀之。」朱從其言，益飾寶帶，使從丈夫寢。洪一飲食，亦使寶帶共之。洪時一周旋朱，朱拒之益力，於是共稱朱氏賢。如是月餘，朱往見恆娘。恆娘喜曰：「得之矣！子歸毀若妝，勿華服，勿脂澤，垢面敝履，雜家人操作。一月後，可復來。」朱從之：衣敝補衣，故為不潔清，而紡績外無他問。洪憐之，使寶帶分其勞；朱不受，輒叱去之。如是者一月，又往見恆娘。恆娘曰：「孺子真可教也！後日為上巳節，欲招子踏春園。子當盡去敝衣，袍袴襪履，嶄然一新，早過我。」朱曰：「諾。」至日，攬鏡細勻鉛黃，一如恆娘教。妝竟，過恆娘，恆娘喜曰：「可矣！」

又代換鳳髻，光可鑑影；袍袖不合時製，拆其線，更作之；謂其履樣拙，更於笥中出業履，共成之，訖，即令易著。……臨別，飲以酒，囑曰：「歸去一見男子，即早閉戶寢，渠來叩關，勿聽也。三度呼，可一度納。口索舌，手索足，皆吝之。半月後，當復來。」朱歸，炫妝見洪，洪上下凝睇之，歡笑異於平時。朱少話游覽，便支頤作慵態；日未昏，即起入房，闔扉眠矣。未幾，洪果來款關；朱堅臥不起，洪始去。次夕復然。明日，洪讓之。朱曰：「獨眠習慣，不堪復擾。」日既西，洪入閨坐守之。滅燭登床，如調新婦，綢繆甚懽。更為次夜之約；朱不可長，與洪約，以三日為率。半月許，復詣恆娘。恆娘

闔門與語曰：「從此可以擅專房矣。然子雖美，不媚也。子之姿，一媚可奪西施之寵，況下者乎！」於是試使睨，曰：「非也！病在外眥。」試使笑，又曰：「非也！病在左頤。」乃以秋波送嬌，又靦然瓠犀微露，使朱倣之。凡數十作，始略得其彷彿。恆娘曰：「子歸矣！攬鏡而媚習之，術無餘矣。至餘床第之間，隨機而動之，因所好而投之，此非可以言傳者也。」朱歸，一如恆娘教。洪大悅，形神俱惑，唯恐見拒。日將暮，則相對調笑，跬步不離閨闥，日以為常，竟不能推之使去。朱益善遇寶帶，每房中之宴，輒呼與共榻坐；而洪視寶帶益醜，不終席，遣去之。朱賺夫人寶帶房，扃閉之，洪終夜無所沾染。於是寶

帶恨洪，對人輒怨謗。洪益厭怒之，漸施鞭楚。寶帶忿，不自修，拖敝垢履，頭類蓬葆，更不復可言人矣。恆媳一日謂朱曰：「我之術如何？」朱曰：「道則至妙；然弟子能由之，而終不能知之也。縱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子不聞乎：人情厭故而喜新，重難而輕易？丈夫之愛妾，非必其美也，甘其所乍獲，而幸其所難邁也。縱而飽之，則珍錯亦厭，況藜羹乎！」「毀之而復炫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置不留日，則似久別；忽睹豔妝，則如新至，譬貧人驟得梁肉，則視脫粟非味矣。而又不易與之，則彼故而我新，彼易而我難，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。」朱大悅，遂為閨中之密友。積數年，忽謂朱曰：「我兩人情若一體，自當

不昧生平。向欲言而恐疑之也；行相別，敢以實告：妾乃狐也。幼遭繼母之變，鬻妾都中。良人遇我厚，故不忍遽絕，戀戀以至於今。明日老父尸解，妾往省覲，不復還矣。」朱把手唏噓。早旦往視，則舉家惶駭，恆娘已杳。

異史氏曰：「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；新舊難易之情，千古不能破其惑；而變憎為愛之術，遂得以行乎其間矣。古佞臣事君，勿令見人，勿使窺書。乃知容身固寵，皆有心傳也。」

葛巾

常大用，洛人。癖好牡丹。聞曹州牡丹甲齊、魯，心向往之。適以他事如曹，因假搢紳之園居焉。而時方二月，牡丹未華，惟徘徊園中，目注勾萌，以望其拆。作懷牡丹詩百絕。未幾，花漸含苞，而資斧將匱；尋典春衣，流連忘返。一日，凌晨趨花所，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。疑是貴家宅眷，亦遂徬返。暮而往，又見之，從容避去。微窺之，宮妝豔絕。眩迷之中，忽轉一想：此必仙人，世上豈有此女子乎！急返身而搜之，驟過假山，適與媪遇。女郎方坐石上，相顧失驚。嫗以身幃女，叱曰：「狂生何為！」生長跪曰：「娘子必是神仙！」嫗咄之曰：「如此妄言，自當繫送令尹！」生大懼，女郎微笑曰：「去之！」過

山而去。生返，不能徒步。意女郎歸告父兄，必有詬辱之來。偃臥空齋，自悔孟浪。竊幸女郎無怒容，或當不復置念。悔懼交集，終夜而病。日已向辰，喜無問罪之師，心漸寧帖。而回憶聲容，轉懼為想。如是三日，憔悴欲死。秉燭夜分，僕已熟眠。嫗入，持甌而進曰：「吾家葛巾娘子，手合鴆湯，其速飲！」生聞而駭，既而曰：「僕與娘子，夙無怨嫌，何至賜死？既為娘子手調，與其相思而病，不如仰藥而死！」遂引而盡之。嫗笑，接甌而去。生覺藥氣香冷，似非毒者。俄覺肺鬲寬舒，頭顱清爽，酣然睡去。既醒，紅日滿窗。試起，病若失，心益信其為仙。無可夤緣，但於無人時，彷彿其立處、坐處，虔拜而默禱。

之。一日，行去，忽於深樹內，覲面遇女郎，幸無他人，大喜，投地。女郎近曳之，忽聞異香竟體，即以手握玉腕而起，指膚軟膩，使人骨節欲酥。正欲有言，老嫗忽至。女令隱身石後，南指曰：「夜以花梯度牆，四面紅窗者，即妾居也。」匆匆遂去。生悵然，魂魄飛散，莫能知其所往。至夜，移梯登南垣，則垣下已有梯在，喜而下，果有紅窗。室中聞敲棋聲，佇立不敢復前，姑踰垣歸。少間，再過之，子聲猶繁；漸近窺之，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著，老嫗亦在坐，一婢侍焉。又返。凡三往復，三漏已催。生伏梯上，聞嫗出云：「梯也，誰置此？」呼婢共移去之。生登垣，欲下無階，恨悒而返。次夕，復往，梯

先設矣。幸寂無人，入，則女郎兀坐，若有思者。見生驚起，斜立含羞。生揖曰：「自謂福薄，恐於天人無分，亦有今夕耶！」遂狎抱之。纖腰盈掬，吹氣如蘭，撐拒曰：「何遽爾！」生曰：「好事多磨，遲為鬼妒。」言未及已，遙聞人語。女急曰：「玉版妹子來矣！君可姑伏床下。」生從之。無何，一女子入，笑曰：「敗軍之將，尚可復言戰否？業已烹茗，敢邀為長夜之歡。」女郎辭以困惰。玉版固請之，女郎堅坐不行。玉版曰：「如此戀戀，豈藏有男子在室耶？」強拉之，出門而去。生膝行而出。恨絕，遂搜枕簟。冀一得其遺物。而室內并無香奩，祇床頭有水精如意，上結紫巾，芳潔可愛。懷之，越垣歸。自理衿

袖，體香猶凝，傾慕益切。然因伏床之恐，遂有懷刑之懼，籌思不敢復往，但珍藏如意，以冀其尋。隔夕，女郎果至，笑曰：「妾向以君為君子也，而不知寇盜也。」生曰：「良有之。所以偶不君子者，第望其如意耳。」乃攬體入懷，代解裙結。玉肌乍露，熱香四流，偎抱之間，覺鼻息汗熏，無氣不馥。因曰：「僕固意卿為仙人，今益知不妄。幸蒙垂盼，緣在三生。但恐杜蘭香之下嫁，終成離恨耳。」女笑曰：「君慮亦過。妾不過離魂之倩女，偶為情動耳。此事宜要慎祕，恐是非之口，捏造黑白，君不能生翼，妾不能乘風，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。」生然之，而終疑為仙，固詰姓氏。女曰：「既以妾為仙，仙人何必以姓

名傳。」問：「嫗何人？」曰：「此桑姥。妾少時受其露覆，故不與婢輩同。」遂起，欲去，曰：「妾處耳目多，不可久羈，蹈隙當復來。」臨別，索如意，曰：「此非妾物，乃玉版所遺。」問：「玉版為誰？」曰：「妾叔妹也。」付鉤乃去。去後，衾枕皆染異香。由此三兩夜輒一至。生惑之，不復思歸。而囊橐既空，欲貨馬，女知之，曰：「君以妾故，瀉囊質衣，情所不忍。又去代步，千餘里將何以歸？妾有私蓄，卿可助裝。」生辭曰：「感卿情好，撫臆誓肌，不足論報；而又貪鄙，以耗卿財，何以為人矣！」女固強之，曰：「姑假君。」遂捉生臂，至一桑樹下，指一石，曰：「轉之！」生從之。又拔頭上簪，刺土

數十下，又曰：「爬之。」生又從之。則甕口已見。女探入，出白鏹近五十兩許；生把臂止之，不聽，又出十餘錠，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。一夕，謂生曰：「近日微有浮言，勢不可長，此不可不預謀也。」生驚曰：「且為奈何！小生素迂謹，今為卿故，如寡婦之失守，不復能自主矣。一惟卿命，刀鋸斧鉞，亦所不遑顧耳！」女謀偕亡，命生先歸，約會於洛。生治任旋里，擬先歸而後逆之；比至，則女郎車適已至門。登堂朝家人，四鄰驚賀，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。生竊自危；女殊坦然，謂生曰：「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，即或知之，妾世家女，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。」生弟大器，年十七，女顧之曰：「是有慧根，前程

尤勝於君。」完婚有期，妻忽夭殞。女曰：「妾妹玉版，君固嘗窺見之，貌頗不惡，年亦相若，作夫婦可稱嘉耦。」生聞之而笑，戲請作伐，女曰：「必欲致之，即亦非難。」喜問：「何術？」曰：「妹與妾最相善。兩馬駕輕車，費一嫗之往返耳。」生懼前情俱發，不敢從其謀；女固言：「不害。」即命車，遣桑媪去。數日，至曹。將近里門，媪下車，使御者止而候於途，乘夜入里。良久，偕女子來，登車遂發。昏暮即宿車中，五更復行。女郎計其時日，使大器盛服而逆之。五十里許，乃相遇，御輪而歸；鼓吹花燭，起拜成禮。由此兄弟皆得美婦，而家又日以富。一日，有大寇數十騎，突入第。生知有變，舉家登樓。

寇人，圍樓。生俯問：「有仇否？」答言：「無仇。但有兩事相求：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，請賜一見；一則五十八人，各乞金五百。」聚薪樓下，為縱火計以脅之。生允其索金之請；寇不滿志，欲焚樓，家人大恐。女欲與玉版下樓，止之不聽。炫妝而下，階未盡者三級，謂寇曰：「我姊妹皆仙媛，暫時一履塵世，何畏寇盜！欲賜汝萬金，恐汝不敢受也。」寇眾一齊仰拜，喏聲「不敢」。姊妹欲退，一寇曰：「此詐也！」女聞之，反身佇立，曰：「意欲何作，便早圖之！尚未晚也。」諸寇相顧，默無一言。姊妹從容上樓而去。寇仰望無跡，鬩然始散。後二年，姊妹各舉一子，始漸自言：「魏姓，母封曹國夫人。」生疑

曹無魏姓世家，又且大姓失女，何得一置不問？未敢窮詰，而心竊怪之。遂託故復詣曹，入境諮訪，世族并無魏姓。於是仍假館舊主人。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，頗涉駭異，因詰主人。主人笑，即請往觀曹夫人，至則牡丹一本，高與簷等。問所由名，則以此花為曹第一，故同人戲封之。問其「何種」？曰：「葛巾紫也。」心益駭，遂疑女為花妖。既歸，不敢質言，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。女蹙然變色，遽出，呼玉版抱兒至，謂生曰：「三年前，感君見思，遂呈身相報；今見猜疑，何可復聚！」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，兒墮地並沒。生方驚顧，則二女俱渺矣。悔恨不已。後數日，墮兒處生壯丹二株，一夜徑尺，當年而

花，一紫一白，朵大如盤，較尋常之葛巾、玉版，瓣尤繁碎。數年，茂蔭成叢；移分他所，更變異種，莫能識其名。自此牡丹之盛，洛下無雙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懷之專一，鬼神可通，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。少府寂寞，以花當夫人，況真能解語，何必力窮其原哉？惜常生之未達也！」

馮木匠

撫軍周有德，改創故藩邸為部院衙署。時方鳩工，有木作匠馮明寰直宿其中。夜方就寢，忽見紋窗半開，月明如晝。遙望短垣上，立一紅雞；注目間，

雞已飛搶至地。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。馮疑為同輩所私；靜聽之，眾已熟眠。私心怔忡，竊望其悞投也。少間，女果越窗過，徑已入懷。馮喜，默不言。歡畢，女亦遂去。自此夜夜至。初猶自隱，後遂明告。女曰：「我非悞就，敬相投耳。」兩人情日密。既而工滿，馮欲歸，女已候於曠野。馮所居村，離郡固不甚遠，女遂從去。既入室，家人皆莫之睹，馮始知其非人。迨數月，精神漸減，心益懼，延師鎮驅，卒無少驗。一夜，女豔妝來，向馮曰：「世緣俱有定數：當來推不去，當去亦挽不住。今與子別矣。」遂去。

馬子才，順天人。世好菊，至才尤甚，聞有佳種，必購之，千里不憚。一日，有金陵客寓其家，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，為北方所無。馬欣動，即刻治裝，從客至金陵。客多方為之營求，得兩芽，裹藏如寶。歸至中途，遇一少年，跨蹇從油碧車，丰姿灑落。漸近與語。少年自言：「陶姓。」談言騷雅。因問馬所自來，實告之。少年曰：「種無不佳，培溉在人。」因與論藝菊之法。馬大悅，問：「將何往？」答云：「姊厭金陵，欲卜居於河朔耳。」馬欣然曰：「僕雖固貧，茅廬可以寄榻。不嫌荒陋，無煩他適。」陶趨車前，向姊咨稟。車中人推簾語，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。顧弟言：「屋不厭卑，而院宜得廣。」馬

代諾之，遂與俱歸。第南有荒圃，僅小室三四椽，陶喜，居之。日過北院，為馬治菊。菊已枯，拔根再植之，無不活。然家清貧，陶日與馬共食飲，而察其家似不舉火。馬妻呂，亦愛陶姊，不時以升斗餽卹之。陶姊小字黃英，雅善談，輒過呂所，與共紉績。陶一日謂馬曰：「君家固不豐，僕日以口腹累知交，胡可為常。為今計，賣菊亦足謀生。」馬素介，聞陶言，甚鄙之，曰：「僕以君風流高士，當能安貧；今作是論，則以東籬為市井，有辱黃花矣。」陶笑曰：「自食其力不為貪，販花為業不為俗。人固不可苟求富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。」馬不語，陶起而出。自是，馬所棄殘枝劣種，陶悉掇拾而去。由此不復就馬寢食，

招之始一至。未幾，菊將開，聞其門囂喧如市。怪之，過而窺焉，見市人買花者，車載肩負，道相屬也。其花皆異種，目所未睹。心厭其貪，欲與絕；而又恨其私祕佳本，遂款其扉，將就消讓。陶出，握手曳人。見荒庭半畝皆菊畦，數椽之外無曠土。斲去者，則折別枝插補之；其蓓蕾在畦者，罔不佳妙；而細認之，皆向所拔棄也。陶入屋，出酒饌，設席畦側，曰：「僕貧不能守清戒，連朝幸得微貲，頗足供醉。」少間，房中呼「三郎」，陶諾而去。俄獻佳肴，烹飪良精。因問：「貴姊胡以不字？」答云：「時未至。」問：「何時？」曰：「四十三月。」又詰：「何說？」但笑不言，盡歡始散。過宿，又詣

之，新插者已盈尺矣。大奇之，苦求其術。陶曰：「此固非可言傳；且君不以謀生，焉用此？」又數日，門庭略寂，陶乃以蒲席包菊，捆載數車而去。踰歲，春將半，始載南中異卉而歸，於都中設花肆，十日盡售，復歸藝菊。問之去年買花者，留其根，次年盡變而劣，乃復購於陶。陶由此日富：一年增舍，二年起夏屋。興作從心，更不謀諸主人。漸而舊日花畦，盡為廊舍。更於牆外買田一區，築墉四周，悉種菊。至秋，載花去，春盡不歸。而馬妻病卒。意屬黃英，微使人風示之。黃英微笑，意似允許，惟專候陶歸而已。年餘，陶竟不至。黃英課僕種菊，一如陶。得金益合商賈，村外治膏田二十頃，甲第益壯。忽有客自

東粵來，寄陶生函信，發之，則囑姊歸馬。考其寄書之日，即妻死之日；回憶園中之飲，適四十三月也，大奇之。以書示英，請問「致聘何所」。英辭不受采。又以故居陋，欲使就南第居，若贅焉。馬不可，擇日行親迎禮。黃英既適馬，於間壁開扉通南第，日過課其僕。馬恥以妻富，恆囑黃英作南北籍，以防淆亂。而家所須，黃英輒取諸南第。不半歲，家中觸類皆陶家物。馬立遣人一一齎還之，戒勿復取。未浹旬，又雜之。凡數更，馬不勝煩。黃英笑曰：「陳仲子毋乃勞乎？」馬慙，不復稽，一切聽諸黃英。鳩工庀料，土木大作，馬不能禁。經數月，樓舍連互，兩第竟合為一，不分疆界矣。然遵馬教，閉門不復業

菊，而享用過於世家。馬不自安，曰：「僕三十年清德，為卿所累。今視息人間，徒依裙帶而食，真無一毫丈夫氣矣。人皆祝富，我但祝窮耳！」黃英曰：「妾非貪鄙；但不少致豐盈，遂令千載下人，謂淵明貧賤骨，百世不能發跡，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。然貧者願富，為難；富者求貧，固亦甚易。床頭金任君揮去之，妾不靳也。」馬曰：「捐他人之金，抑亦良醜。」英曰：「君不願富，妾亦不能貧也。無已，析君居：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何害？」乃於園中築茅茨，擇美婢往侍馬。馬安之。然過數日，苦念黃英。招之，不肯至；不得已，反就之。隔宿輒至，以為常。黃英笑曰：「東食西宿，廉者當不如是。」馬亦

自笑，無以對，遂復合居如初。會馬以事客金陵，適逢菊秋。早過花肆，見肆中盆列甚煩，款朵佳勝，心動，疑類陶製。少間，主人出，果陶也。喜極，具道契闊，遂止宿焉。要之歸，陶曰：「金陵，吾故土，將婚於是。積有薄貲，煩寄吾姊。我歲杪當暫去。」馬不聽，請之益苦。且曰：「家幸充盈，但可坐享，無須復賈。」坐肆中，使僕代論價，廉其直，數日盡售。逼促囊裝，賃舟遂北。入門，則姊已除舍，床榻裊褥皆設，若預知弟也歸者。陶自歸，解裝課役，大修亭園，惟日與馬共棋酒，更不復結一客。為之擇婚，辭不願。姊遣兩婢侍其寢處，居二四年，生一女。陶飲素豪，從不見其沉醉。有友人曾生，量亦無

對。適過馬，馬使與陶相較飲。二人縱飲甚歡，相得恨晚。自辰以迄四漏，計各盡百壺。曾爛醉如泥，沉睡座間。陶起歸寢，出門踐菊畦，玉山傾倒，委衣於側，即地化為菊，高如人；花十餘朵，皆大於拳。馬駭絕，告黃英。英急往，拔置地上，曰：「胡醉至此！」覆以衣，要馬俱去，戒勿視。既明而往，則陶臥畦邊。馬乃悟姊弟菊精也，益愛敬之。而陶自露跡，飲益放，恆自折柬招曾，因與莫逆。值花朝，曾來造訪，以兩僕舁藥浸白酒一罈，約與共盡。壇將竭，二人猶未甚醉。馬潛以一甌續人之，二人又盡之。曾醉已憊，諸僕負之以去。陶臥地，又化為菊。馬見慣不驚，如法拔之，守其旁以觀其變。久之，葉

益憔悴。大懼，始告黃英。英聞駭曰：「殺吾弟矣！」奔視之，根株已枯。痛絕，掐其梗，埋盆中，攜入閨中，日灌溉之。馬悔恨欲絕，甚怨曾。越數日，聞曾已醉死矣。盆中花漸萌，九月既開，短幹粉朵，嗅之有酒香，名之「醉陶」，澆以酒則茂。後女長成，嫁於世家。黃英終老，亦無他異。

異史氏曰：「青山白雲人，遂以醉死，世盡惜之，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。植此種于庭中，如見良友，如對麗人，——不可不物色之也。」

書癡

彭城郎玉柱，其先世官至太守，居官廉，得俸不治生產，積書盈屋。至玉柱，尤癡：家苦貧，無物不鬻，惟父藏書，一卷不忍置。父在時，曾書「勸學篇」黏其座右，郎日諷誦；又幃以素紗，惟恐磨滅。非為干祿，實信書中真有金粟。晝夜研讀，無間寒暑。年二十餘，不求婚配，冀卷中麗人自至。見賓親，不知溫涼，三數語後，則誦聲大作，客逡巡自去。每文宗臨試，輒首拔之，而苦不得售。一日，方讀，忽大風飄卷去。急逐之，踏地陷足；探之，穴有腐草；掘之，乃古人窖粟，朽敗已成糞土。雖不可食，而益信「千鍾」之說不妄，讀益力。一日，梯登高架，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，大喜，以為「金屋」之驗。出以示

人，則鍍金而非真金。心竊怨古人之誑己也。居無何，有父同年，觀察是道，性好佛。或勸郎獻輦為佛龕。觀察大悅，贈金三百、馬二匹。郎喜，以為金屋、車馬皆有驗，因益刻苦。然行年已三十矣。或勸其娶，曰：「『書中自有顏如玉』，我何憂無美妻乎？」又讀二三年，迄無效；人咸揶揄之。時民間訛言，天上織女私逃。或戲郎：「天孫竊奔，蓋為君也。」郎知其戲，置不辯。一夕，讀漢書至八卷，卷將半，見紗翦美人夾藏其中。駭曰：「書中顏如玉，其以此應之耶？」心悵然自失。而細視美人，眉目如生；背隱隱有細字云：「織女。」大異之。日置卷上，反復瞻玩，至忘食寢。一日，方注目間，美人忽

折腰起，坐卷上微笑。郎驚絕，伏拜案下。既起，已盈尺矣。益駭，又叩之。下几亭亭，宛然絕代之姝。拜問：「何神？」美人笑曰：「妾顏氏，字如玉，君固相知已久。日垂青盼，脫不一至，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。」郎喜，遂與寢處。然枕席間親愛倍至，而不知為人。每讀，必使女坐其側。女戒勿讀，不聽。女曰：「君所以不能騰達者，徒以讀耳。試觀春秋榜上，讀如君者幾人？若不聽，妾行去矣。」郎暫從之。少頃，忘其教，吟誦復起。踰刻，索女，不知所在。神志喪失，囑而禱之，殊無影跡。忽憶女所隱處，取漢書細檢之，直至舊所，果得之。呼之不動，伏以哀祝。女乃下曰：「君再不聽，當相永絕！」

「因使治棋枰、擣菹之具，日與遨戲。而郎意殊不屬。覩女不在，則竊卷流覽。恐為女覺，陰取漢書第八卷，雜溷他所以迷之。一日，讀酣，女至，竟不之覺；忽睹之，急掩卷，而女已亡矣。大懼，冥搜諸卷，渺不可得；既，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，葉數不爽。因再拜祝，矢不復讀。女乃下，與之弈，曰：「三日不工，當復去。」至三日，忽一局贏女二子。女乃喜，授以絃索，限五日工一曲。郎手營目注，無暇他及；久之，隨指應節，不覺鼓舞。女乃日與飲博，郎遂樂而忘讀。女又縱之出門，使結客，由此僮之名暴著。女曰：「子可以出而試矣。」郎一夜謂女曰：「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；今與卿居久，何不然

也？」女笑曰：「君日讀書，妾固謂無益。今即夫婦一章，尚未了悟，枕席二字有工夫。」郎驚問：「何工夫？」女笑不言。少間，潛迎就之。郎樂極，曰：「我不意夫婦之樂，有不可言傳者。」於是逢人輒道，無有不掩口者。女知而責之。郎曰：「鑽穴踰隙者，始不可以告人；天倫之樂，人所皆有，何諱焉。」過八九月，女果舉一男，買媪撫字之。一日，謂郎曰：「妾從君二年，業生子，可以別矣。久恐為君禍，悔之已晚。」郎聞言，泣下，伏不起，曰：「卿不念呱呱者耶？」女亦悽然，良久曰：「必欲妾留，當舉架上書盡散之。」郎曰：「此卿故鄉，乃僕性命，何出此言！」女不之強，曰：「妾亦知其有數，

不得不預告耳。」先是，親族或窺見女，無不駭絕，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，共詰之。郎不能作偽語，但默不言。人益疑，郵傳幾遍，聞於邑宰史公。史，閩人，少年進士。聞聲傾動，竊欲一睹麗容，因而拘郎乃女。女聞知，遁匿無跡。宰怒，收郎，斥革衣衿，桎械備加，務得女所自往。郎垂死，無一言。械其婢，略能道其彷彿。宰以為妖，命駕親臨其家。見書卷盈屋，多不勝搜，乃焚之；庭中煙結不散，暝若陰霾。郎既釋，遠求父門人書，得從辨復。是年秋捷，次年舉進士。而啣恨切於骨髓。為顏如玉之位，朝夕而祝曰：「卿如有靈，當佑我官於閩。」後果以直指巡閩。居三月，訪史惡款，籍其家。時有中表為司

理，逼納愛妾，託言買婢寄署中。案既結，郎即日自劾，取妾而歸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下之物，積則招妒，好則生魔：女之妖，書之魔也。事近怪誕，治之未為不可；而祖龍之虐，不已慘乎！其存心之私，更宜得怨毒之報也。嗚呼！何怪哉！」

齊天大聖

許盛，兗人。從兄成，賈於閩，貨未居積。客言大聖靈著，將禱諸祠。盛未知大聖何神，與兄俱往。至則殿閣連蔓，窮極弘麗。入殿瞻仰，神猴首人身，

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。諸客肅然起敬，無敢有惰容。盛素剛直，竊笑世俗之陋。眾焚奠叩祝，盛潛去之。既歸，兄責其慢。盛曰：「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，何遂誠信如此？如其有神，刀槩雷霆，余自受之！」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，皆搖手失色，若恐大聖聞。盛見其狀，益譁辨之；聽者皆掩耳而走。至夜，盛果病，頭痛大作。或勸詣祠謝，盛不聽。未幾，頭小愈，股又痛，竟夜生巨疽，連足盡腫，寢食俱廢。兄代禱，迄無驗。或言：神譴須自祝。盛卒不信。月餘，瘡漸斂，而又一疽生，其痛倍苦。醫來，以刀割腐肉，血溢盈碗；恐人神其詞，故忍而不呻。又月餘，始就平復。而兄又大病。盛曰：「何如矣！敬神者亦復如

是，足徵余之疾，非由悟空也。」兄聞其言，益恚，謂神遷怒，責弟不為代禱。盛曰：「兄弟猶手足。前日支體糜爛而不之禱；今豈以手足之病，而易吾守乎？」但為延醫剉藥，而不從其禱。藥下，兄暴斃。盛慘痛結於心腹，買棺殮兄已，投祠指神而數之曰：「兄病，謂汝遷怒，使我不能自白。倘爾有神，當今死者復生。余即北面稱弟子，不敢有異辭；不然，當以汝處三清之法，還處汝身，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。」至夜，夢一人招之去，人大聖祠，仰見大聖有怒色，責之曰：「因汝無狀，以菩薩刀穿汝脛股；猶不自悔，嘖有煩言。本宜送拔舌獄，念汝一念剛鯁，姑置宥赦。汝兄病，乃汝以庸醫夭其壽數，於人何尤？」

今不少施法力，益令狂妄者引為口實。」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閻羅。青衣曰：「三日後，鬼籍已報天庭，恐難為力。」神取方版，命筆，不知何詞，使青衣執之而去。良久乃返。成與俱來，並跪堂上。神問：「何遲？」青衣白：「閻魔不敢擅專，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，是以來遲。」盛趨上拜謝神恩。神曰：「可速與兄俱去。若能向善，當為汝福。」兄弟悲喜，相將俱歸。醒而異之。急起啟材視之，兄果已甦，扶出，極感大聖力。盛由此誠服信奉，更倍於流俗。而兄弟貲本，病中已耗其半；兄又未健，相對長愁。一日，偶游郊郭，忽一褐衣人相之曰：「子何憂也？」盛方苦無所訴，因而備述其遭。褐衣人曰：「有一佳境，暫

往瞻矚，亦足破悶。」問：「何所？」但云：「不遠。」從之。出郭半里許，褐衣人曰：「予有小術，頃刻可到。」因命以兩手抱腰，略一點首，遂覺雲生足下，騰蹕而上，不知幾百由旬。盛大懼，閉目不敢少啟。頃之曰：「至矣。」忽見琉璃世界，光明異色。訝問：「何處？」曰：「天宮也。」信步而行，上上益高。遙見一叟，喜曰：「適遇此老，子之福也！」舉手相揖。叟邀過詣其所，烹茗獻客；止兩盞，殊不及盛。褐衣人曰：「此吾弟子，千里行賈，敬造仙署，求少贈餽。」叟命僮出白石一棗，狀類雀卵，瑩澈如冰，使盛自取之。盛念攜歸可作酒枚，遂取其六。褐衣人以為過廉，代取六枚，付盛並裹之。

囑納腰橐，拱手曰：「足矣。」辭叟出，仍令附體而下，俄頃及地。盛稽首請示仙號。笑曰：「適即所謂觔斗雲也。」盛恍然，悟為大聖，又求祐護。曰：「適所會財星，賜利十二分，何須他求。」盛又拜之，起視已渺。既歸，喜而告兄。解取共視，則融入腰橐矣。後輦貨而歸，其利倍蓰。自此屢至閩，必禱大聖。他人之禱，時不甚驗；盛所求無不應者。

異史氏曰：「昔士人過寺，畫琵琶於壁而去；比返，則其靈大著，香火相屬焉。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，人靈之，則既靈焉矣。何以故？人心所聚，而物或托焉耳。若盛之方鯁，固宜得神明之祐，豈真耳內繡針，毫毛能變；足下觔斗，碧落可升哉！卒為邪

惑，亦其見之不真也。」

青蛙神

江漢之間，俗事蛙神最虔。祠中蛙不知幾百萬，有大如籠者。或犯神怒，家中輒有異兆：蛙游几榻，甚或攀緣滑壁不得墮，其狀不一，此家當凶。人則大恐，斬牲禳禱之，神喜則已。楚有薛昆生者，幼惠，美姿容。六七歲時，有青衣媪至其家，自稱神使，坐致神意，願以女下嫁崑生。薛翁性朴拙，雅不欲，辭以兒幼。雖故卻之，而亦未敢議婚他姓。遲數年，崑生漸長，委禽於姜氏。神告姜曰：「薛崑生，吾婿也，何得近禁鬻！」姜懼，反其儀。薛翁憂之，

潔牲往禱，自言：「不敢與神相匹偶。」祝已，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，蠢然擾動；傾棄，謝罪而歸。心益懼，亦姑聽之。一日，崑生在途，有使者迎宣神命，苦邀移趾。不得已，從與俱往。入一朱門，樓閣華好。有叟坐堂上，類七八十歲人。崑生伏謁，叟命曳起之，賜坐案旁。少間，婢媪集視，紛紜滿側。叟顧曰：「人言薛郎至矣。」數婢奔去。移時，一媪率女郎出，年十六七，麗絕無儔。叟指曰：「此小女十娘，自謂與君可稱佳偶；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。此自百年事，父母止主其半，是在君耳。」崑生目注十娘，心愛好之，默然不言。媪曰：「我固知郎意良佳。請先歸，當即送十娘往也。」崑生曰：「諾。」

趨歸告翁。翁倉遽無所為計，乃授之詞，使返謝之，崑生不肯行。方消讓間，輿已在門，青衣成群，而十娘入矣。上堂朝拜，翁姑見之皆喜。即夕合卺，琴瑟甚諧。由此神翁神媪，時降其家。視其衣，赤為喜，白為財，必見，以故家日興。自婚於神，門堂藩溷皆蛙，人無敢詬蹴之。惟崑生少年任性，喜則忌，怒則踐斃，不甚愛惜。十娘雖謙馴，但善怒，頗不善崑生所為；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。十娘語侵崑生。崑生怒曰：「豈以汝家翁媪能禍人耶？丈夫何畏蛙也！」十娘甚諱言「蛙」，聞之恚甚，曰：「自妾入門，為汝家田增粟、賈益價，亦復不少。今老幼皆已溫飽，遂如鴉鳥生翼，欲啄母睛耶！」崑生益憤曰：「

吾正嫌所增污穢，不堪貽子孫。請不如早別。」遂逐十娘。翁媪既聞之，十娘已去。呵崑生，使急往追復之。崑生盛氣不屈。至夜，母子俱病，鬱冒不食。翁懼，負荊於祠，詞義殷切。過三日，病尋愈。十娘亦自至，夫妻懽好如初。十娘日輒凝妝坐，不操女紅，崑生衣履，一委諸母。母一日忿曰：「兒既娶，仍累媪！人家婦事姑，吾家姑事婦！」十娘適聞之，負氣登堂曰：「兒婦朝侍食，暮問寢，事姑者，其道如何？所短者，不能吝傭錢，自作苦耳。」母無言，慚沮自哭。崑生入，見母涕痕，詰得故，怒責十娘。十娘執辨不相屈。崑生曰：「娶妻不能承歡，不如勿有！便觸老蛙怒，不過橫災死耳！」復出十娘。十娘

亦怒，出門逕去。次日，居舍災，延燒數屋，几案床榻，悉為煨燼。崑生怒，詣祠責數曰：「養女不能奉翁姑，略無庭訓，而曲護其短！神者至公，有教人畏婦者耶！且盜孟相敵，皆臣所為，無所涉於父母。刀鋸斧鉞，即加臣身；如其不然，我亦焚汝居室，聊以相報。」言已，負薪殿下，爇火欲舉。居人集而哀之，始憤而歸。父母聞之，大懼失色。至夜，神示夢於近村，使為婿家營宅。及明，齎材鳩工，共為崑生建造，辭之不此；日數百人相屬於道，不數日，第舍一新，床幕器具悉備焉。修除甫竟，十娘已至，登堂謝過，言詞溫婉。轉身向崑生展笑，舉家變怨為喜。自此十娘性益和，居二年，無間言。十娘最惡蛇，崑

生戲函小蛇，給使啟之。十娘變色，詬崑生。崑生亦轉笑生嗔，惡相抵。十娘曰：「今番不待相迫逐，請從此絕！」遂出門去。薛翁大恐，杖崑生，請罪於神。幸不禍之，亦寂無音。積有年餘，崑生懷念十娘，頗自悔，竊詣神所哀十娘，迄無聲應。未幾，聞神以十娘字袁氏，中心失望，因亦求婚他族；而歷相數家，並無如十娘者，於是益思十娘。往探袁氏，則已墜壁滌庭，候魚軒矣。心愧憤不能自己，廢食成疾。父母憂皇，不知所處。忽昏憤中有人撫之曰：「大丈夫頻欲斷絕，又作此態！」開目，則十娘也。喜極，躍起曰：「卿何來？」十娘曰：「以輕薄人相待之禮，止宜從父命，另醮而去。固久受袁家采幣，妾

千思萬思而不忍也。卜吉已在今夕，父又無顏反壁，妾親攜而置之矣。適出門，父走送曰：「癡婢！不聽吾言，後受薛家凌虐，縱死亦勿歸也！」崑生感其義，為之流涕。家人皆喜，奔告翁媪。媪聞之，不待往朝，奔入子舍，執手鳴泣。由此崑生亦老成，不作惡謔，於是情好益篤。十娘曰：「妾向以君儂薄，未必遂能相白首，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；今已靡他，妾將生子。」居無何，神翁神媪著朱袍，降臨其家。次日，十娘臨蓐，一舉兩男。由此往來無間。居民或犯神怒，輒先求崑生；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閨，朝拜十娘，十娘笑則解。薛氏苗裔甚繁，人名之「薛蛙子家」。近人不敢呼，遠人呼之。

青蛙神，往往託諸巫以為言。巫能察神嗔喜：告諸信士曰「喜矣」，神則至；「怒矣」，婦子坐愁歎，有廢餐者。流俗然哉？抑神實靈，非盡妄也？有富賈周某，性吝嗇。會居人斂金修關聖祠，貧富皆與有力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。久之，工不就，首事者無所為謀。適眾賽蛙神，巫忽言：「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，其取簿籍來。」眾從之。巫曰：「已捐者，不復強；未捐者，量力自註。」眾唯唯敬聽，各註已。巫視曰：「周某在此否？」周方混蹟其後，惟恐神知，聞之失色，次且而前。巫指籍曰：「註金百。」周益窘。巫怒曰：「淫債尚酬二百，況好事耶！」蓋周私一婦，為夫掩執，以金二百自贖，故訐之也。周

益慚懼，不得已，如命註之。既歸，告妻。妻曰：「此巫之詐耳。」巫屢索，卒不與。一日，方晝寢，忽聞門外如牛喘。視之，則一巨蛙，室門僅容其身，步履蹇緩，塞兩扉而入。既入，轉身臥，以鬩承頷，舉家盡驚。周曰：「必討募金也。」焚香而祝，願先納三十，其餘以次齎送，蛙不動；請納五十，身忽一縮，小尺許；又加二十，益縮如斗；請全納，縮如拳，從容出，入牆罅而去。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，人皆異之，周亦不言其故。積數日，巫又言：「周某欠金五十，何不催併？」周聞之，懼，又送十金，意將以此完結。一日，夫婦方食，蛙又至，如前狀，目作怒。少間，登其床，床搖撼欲傾；加喙於枕而眠，

腹隆起如臥牛，四隅皆滿。周懼，即完百數與之。驗之，仍不少動。半日間，小蛙漸集，次日益多，穴倉登榻，無處不至；大於椀者，升灶啜蠅，糜爛釜中，以致穢不可食；至三日，庭中蠢蠢，更無隙處。一家皇駭，不知計之所出。不得已，請教於巫。巫曰：「此必少之也。」遂祝之，益以甘金，首始舉；又益之，起一足；直至百金，四足盡起，下床出門，狼狽數步，復返身臥門內。周懼，問巫。巫揣其意，欲周即解囊。周無奈何，如數付巫，蛙乃行，數步外，身暴縮，雜眾蛙中，不可辨認，紛紛然亦漸散矣。祠既成，開光祭賽，更有所需。巫忽指首事者曰：「某宜出如千數。」共十五人，止遺二人。眾祝曰：「吾等

與某某，已同捐過。」巫曰：「我不以貧富為有無，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為多寡。此等金錢，不可自肥，恐有橫災飛禍。念汝等首事勤勞，故代汝消之也。除某某廉正無所苟且外，即我家巫，我亦不少私之，便令先出，以為眾倡。」即奔人家，搜括箱櫥。妻問之，亦不答，盡卷囊蓄而出。告眾曰：「某私剋銀八兩，今使傾橐。」與眾共衡之，秤得六兩餘，使人誌其欠數。眾愕然，不敢置辯，悉如數納人。巫過此茫不自知；或告之，大慙，質衣以盈之。惟二人虧其數，事既畢，一人病月餘，一人患疔瘡，醫藥之費，浮於所欠，人以為私剋之報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老蛙司募，無不可與為善之人，其

勝刺釘拖索者，不既多乎？又發監守之盜，而消其災，則其現威猛，正其行慈悲也。」

任秀

任建之，魚臺人。販氈裘為業。竭貲赴陝。途中逢一人。自言：「申竹亭，宿遷人。」話言投契，盟為弟昆，行止與俱。至陝，任病不起，申善視之。積十餘日，疾大漸。謂申曰：「吾家故無恆產，八口衣食，皆恃一人犯霜露。今不幸，殂謝異域。君，我手足也，兩千里外，更有誰何！囊金二百餘，一半君自取之，為我小備殮具，剩者可助資斧；其半寄吾妻子，俾輦吾櫬而歸。如肯攜殘骸旋故里，則裝資勿計

矣。」乃扶枕為書付申，至夕而卒。申以五六金為市薄材，殮已。主人催其移柩，申託尋寺觀，竟遁不返。任家年餘方得確耗。任子秀，時年十七，方從師讀，由此廢學，欲往尋父柩。母憐其幼，秀哀涕欲死，遂典貲治任，俾老僕佐之行，半年始還。殯後，家貧如洗。幸秀聰穎，釋服，入魚臺泮。而佻達善博，母教戒綦嚴，卒不改。一日，文宗案臨，試居四等。母憤泣不食，秀慚懼，對母自矢。於是閉戶年餘，遂以優等食餼。母勸令設帳，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，咸諂薄之。有表叔張某，賈京師，勸使赴都，願攜與俱，不耗其貲。秀喜，從之。至臨清，泊舟關外。時鹽航艤集，帆檣如林。臥後，聞水聲人聲，聒

耳不寐。更既靜，忽聞鄰舟骰聲清越，入耳縈心，不覺舊技復癢。竊聽諸客，皆已酣寢，囊中自備千文，思欲過舟一戲。潛起解囊，捉錢踟躕，回思母訓，即復束置。既睡，心怔忡，苦不得眠；又起，又解；如是者三。興勃發，不可復忍，攜錢逕去。至鄰舟，則見兩人對博，錢注豐美。置錢几上，即求人局。二人喜，即與共擲。秀大勝。一客錢盡，即以巨金質舟主，漸以十餘貫作孤注。賭方酣，又有一人登舟來，眈視良久，亦傾橐出百金質主人，入局共博。張中夜醒，覺秀不在舟；聞骰聲，心知之，因詣鄰舟，欲撓沮之。至，則秀胯側積貲如山，乃不復言，負錢數千而返。呼諸客並起，往來移運，尚存十餘千。未幾，

三客俱敗，一舟之錢俱空。客欲賭金，而秀欲已盈，故託非錢不賭以難之。張在側，又促逼令歸。三客燥急。舟主利其盆頭，轉貸他舟，得百餘千。客得錢，賭更豪；無何，又盡歸秀。天已曙，放曉關矣，共運貲而返。三客亦去。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，盡箔灰耳。大驚，尋至秀舟，告以故，欲取償於秀。及問姓名、里居，知為建之之子，縮頸羞汗而退。過訪榜人，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。秀至陝時，亦頗聞其姓字；至此鬼已報之，故不復追其前鄰矣。乃以貲與張合業而北，終歲獲息倍蓰。遂援例入監。益權子母，十年間，財雄一方。

晚霞

五月五日，吳越間有鬥龍舟之戲：剡木為龍，繪鱗甲，飾以金碧；上為雕甍朱檻；帆旌皆以錦繡；舟末為龍尾，高丈餘；以布索引木板下垂，有童坐板上，顛倒滾跌，作諸巧劇。下臨江水，險危欲墮。故其購是童也，先以金啗其父母，預調馴之，墮水而死，勿悔也。吳門則載美妓，較不同耳。鎮江有蔣氏童阿端，方七歲。便捷奇巧，莫能過，聲價益起，十六歲猶用之。至金山下，墮水死。蔣媪止此子，哀鳴而已。阿端不自知死，有兩人導去，見水中別有天地；回視，則流波四繞，屹如壁立。俄入宮殿，見一人兜牟坐。兩人曰：「此龍窩君也。」便使拜伏。龍窩君顏色和霽，曰：「阿端伎巧可入柳條部。」遂引

至一所，廣殿四合。趨上東廊，有諸年少，出與為禮，率十三四歲。即有老嫗來，眾呼解姥。坐令獻技。已，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，洞庭和風之樂。但聞鼓鉦惶聒，諸院皆響。既而諸院皆息。姥恐阿端不能即嫺，獨絮絮調撥之；而阿端一過，殊已了了。姥喜曰：「得此兒，不讓晚霞矣！」明日，龍窩君按部，諸部畢集。首按夜叉部，鬼面魚服，鳴大鉦，圍四尺許；鼓可四人合抱之，聲如巨霆，叫噪不復可聞。舞起，則巨濤洶湧，橫流空際，時墮一點星光，及著地消滅。龍窩君急止之，命進乳鶯部，皆二八姝麗，笙樂細作，一時清風習習，波聲俱靜，水漸凝如水晶世界，上下通明。按畢，俱退立西墀下。次按燕子部，

皆垂髻人。內一女郎，年十四五以來，振袖傾鬟，作散花舞；翩翩翔起，衿袖襪履間，皆出五色花朵，隨風颺下，飄泊滿庭。舞畢，隨其部亦下西墀。阿端旁睨，雅愛好之。問之同部，即晚霞也。無何，喚柳條部。龍窩君特試阿端。端作前舞，喜怒隨腔，俛仰中節。龍窩君嘉其惠悟，賜五文袴褶，魚鬚金束髮，上嵌夜光珠。阿端拜賜下，亦趨西墀，各守其伍。端於眾中遙注晚霞，晚霞亦遙注之。少間，端逡巡出部而北，晚霞亦漸出部而南；相去數武，而法嚴不敢亂部，相視神馳而已。既按蛺蝶部，童男女皆雙舞，身長短、年大小、服色黃白，皆取諸同。諸部按已，魚貫而出。柳條在燕子部後，端疾出部前，而晚霞已緩

滯在後。回首見端，故遺珊瑚釵，端急納袖中。既歸，凝思成疾，眠餐頓廢。解姥輒進甘旨，日三四省，撫摩殷切，病不少瘥。姥憂之，罔所為計，曰：「吳江王壽期已促，且為奈何！」薄暮，一童子來，坐榻上與語，自言：「隸蛺蝶部。」從容問曰：「君病為晚霞否？」端驚問：「何知？」笑曰：「晚霞亦如君耳。」端悽然起坐，便求方計。童問：「尚能步否？」答云：「勉強尚能自力。」童挽出，南啟一戶；折而西，又闢雙扉。見蓮花數十畝，皆生平地上；葉大如席，花大如蓋，落瓣堆梗下盈尺。童引入其中，曰：「姑坐此。」遂去。少時，一美人撥蓮花而入，則晚霞也。相見驚喜，各道相思，略述生平。

遂以石壓荷蓋令側，雅可幃蔽；又勻鋪蓮瓣而藉之，忻與狎寢。既訂後約，日以夕陽為候，乃別。端歸，病亦尋愈。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畝。過數日，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。稱壽已，諸部悉歸，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教舞。數月更無音耗，端悵惘若失。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；端託晚霞為外妹，求攜去，冀一見之。留吳江門下數日，宮禁森嚴，晚霞苦不得出，怏怏而返。積月餘，癡想欲絕。一日，解姥入，戚然相弔曰：「惜乎！晚霞投江矣！」端大駭，涕下不能自止。因毀冠裂服，藏金珠而出，意欲相從俱死。但見江水若壁，以首力觸不得入。念欲復還，懼問冠服，罪將增重。意計窮蹙，汗流浹踵。忽睹壁下有大大

樹一章，乃猱攀而上，漸至端杪；猛力躍墮，幸不沾濡，而竟已浮水上。不意之間，恍睹人世，遂飄然泅去。移時，得岸，少坐江濱，頓思老母，遂趁舟而去。抵里，四顧居廬，忽如隔世。次且至家，忽聞窗中有女子曰：「汝子來矣。」音聲甚似晚霞。俄，與母俱出，果霞。斯時兩人喜勝於悲；而媪則悲疑驚喜，萬狀俱作矣。初，晚霞在吳江，覺腹中震動，龍宮法禁嚴，恐旦夕身婉，橫遭撻楚；又不得一見阿端，但欲求死，遂潛投江水。身泛起，沉浮波中，有客舟拯之，問其居里。晚霞故吳名妓，溺水不得其尸，自念衍院不可復投，遂曰：「鎮江蔣氏，吾婿也。」客因代貰扁舟，送諸其家。蔣媪疑其錯誤，女

自言不誤，因其情詳告媪。媪以其風格韻妙，頗愛悅之；第慮年太少，必非肯終寡也者。而女孝謹，顧家中貧，便脫珍飾售數萬。媪察其志無他，良喜。然無子，恐一旦臨蓐，不見信於戚里，以謀女。女曰：「母但得真孫，何必求人知。」媪亦安之。會端至，女喜不自己。媪亦疑兒不死；陰發兒冢，骸骨具存。因以此詰端。端始爽然自悟；然恐晚霞惡其非人，囑母勿復言。母然之。遂生口同里，以為當日所得非兒尸。然終慮其不能生子。未幾，竟舉一男，捉之無異常兒，始悅。久之，女漸覺阿端非人，乃曰：「胡不早言！凡鬼衣龍宮衣，七七魂魄堅凝，生人不殊矣。若得宮中龍角膠，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，惜不早購之。」

也。」端貨其珠，有賈胡出貲百萬，家由此巨富。值母壽，夫妻歌舞稱觴，遂傳聞王邸。王欲強奪晚霞。端懼，見王自陳：「夫婦皆鬼。」驗之無影而信，遂不之奪。但遣宮人就別院，傳其技。女以龜溺毀容，而後見之。教三月，終不能盡其技而去。

白秋練

直隸有慕生，小字蟾宮，商人慕小寰之子。聰惠喜讀。年十六，翁以文業迂，使去而學賈，從父至楚。每舟中無事，輒便吟誦。抵武昌，父留居逆旅，守其居積。生乘父出，執卷哦詩，音節鏗鏘。輒見窗影憧憧，似有人竊聽之，而亦未之異也。一夕，翁赴

飲，久不歸，生吟益苦。有人徘徊窗外，月映甚悉。怪之，遽出窺覘，則十五六傾城之姝。望見生，急避去。又二三日，載貨北旋，暮泊湖濱。父適他出，有媪入曰：「郎君殺吾女矣！」生驚問之。答云：「妾白姓。有息女秋練，頗解文字。言在郡城，得聽清吟，於今結想，至絕眠餐。意欲附為婚姻，不得復拒。」生心實愛好，第慮父嗔，因直以情告。媪不實信，務要盟約。生不肯，媪怒曰：「人世姻好，有求委禽而不得者。今老身自媒，反不見納，恥孰甚焉！請勿想北渡矣！」遂去。少間，父歸，善其詞以告之，隱冀垂納。而父以涉遠，又薄女子之懷春也，笑置之。泊舟處，水深沒棹；夜忽沙磧擁起，舟滯不得

動。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，至次年桃花水溢，他貨未至，舟中物當百倍於原直也，以故翁未甚憂怪。獨計明歲南來，尚須揭貲，於是留子自歸。生竊喜，悔不詰媪居里。日既暮，媪與一婢扶女郎至，展衣臥諸榻上。向生曰：「人病至此，莫高枕作無事者！」遂去。生初聞而驚；移燈視女，則病態含嬌，秋波自流。略致訊詰，嫣然微笑。生強其一語，曰：「『為郎憔悴卻羞郎』，可為妾詠。」生狂喜，欲近就之，而憐其荏弱。探手於懷，接為戲。女不覺懽然展謔，乃曰：「君為妾三吟王建『羅衣葉葉』之作，病當愈。」生從其言。甫兩過，女攬衣起坐曰：「妾愈矣！」再讀，則嬌顫相和。生神志益飛，遂滅燭共

寢。女未曙已起，曰：「老母將至矣。」未幾，媪果至。見女凝妝權坐，不覺欣慰。邀女去，女俛首不語。媪即自去，曰：「汝樂與郎君戲，亦自任也。」於是生始研問居止。女曰：「妾與君不過傾蓋之友，婚嫁尚不可必，何須令知家門。」然兩人互相愛悅，要誓良堅。女一夜早起挑燈，忽開卷淒然淚瑩，生急起問之。女曰：「阿翁行且至。我兩人事，妾適以卷卜，展之得李益江南曲，詞意非祥。」生慰解之，曰：「首句『嫁得瞿塘賈』，即已大吉，何不祥之與有！」女乃稍權。起身作別曰：「暫請分手，天明則千人指視矣。」生把臂哽咽，問：「好事如諧，何處可以相報？」曰：「妾常使人偵探之，諧否無不聞

也。」生將下舟送之，女力辭而去。無何，慕果至。生漸吐其情，父疑其招妓，怒加詬厲。細審舟中財物，並無虧損，譙訶乃已。一夕，翁不在舟，女忽至，相見依依，莫知決策。女曰：「低昂有數，且圖目前。姑留君兩月，再商行止。」臨別以吟聲作為相會之約。由此值翁他出，遂高吟，則女自至。四月行盡，物價失時，諸賈無策，斂貲禱湖神之廟。端陽後，雨水大至，舟始通。生既歸，凝思成疾。慕憂之，巫醫並進。生私告母曰：「病非藥禳可痊，唯有秋練至耳。」翁初怒之；久之，支離益憊，始懼，賃車載子，復如楚，泊舟故處。訪居人，並無知白媪者。會有媪操柁湖濱，即出自任。翁登其舟，窺見秋

練，心竊喜；而審詰邦族，則浮家泛宅而已。因實告子病由，冀女登舟，姑以解其沈痼。媼以婚無成約，弗許。女露半面，殷殷窺聽，聞兩人言，皆淚欲望。媼視女面，因翁哀請，即亦許之。至夜，翁出，女果至，就榻嗚泣曰：「昔年妾狀，今到君耶！此中況味，要不可不使君知。然羸頓如此，急切何能便瘳？妾請為君一吟。」生亦喜。女亦吟王建前作。生曰：「此卿心事，醫二人何得效？然聞卿聲，神已爽矣。試為我吟『楊柳千條盡向西』。」女從之。生贊曰：「快哉！卿昔誦詩餘，有采蓮子云：『菡萏香連十頃陂。』心尚未忘，煩一曼聲度之。」女又從之。甫闕，生躍起曰：「小生何嘗病哉！」遂相狎抱，沈痼

若失。既而問：「父見媪何詞？事得諧否？」女已察知翁意，直對「不諧」。既而女去，父來，見生已起，喜甚，但慰勉之。因曰：「女子良佳。然自總角時，把柁櫂歌，無論微賤，抑亦不貞。」生不語。翁既出，女復來，生述父意。女曰：「妾窺之審矣：天下事，愈急則愈遠，愈迎則愈距。當使意自轉，反相求。」生問計。女曰：「凡商賈之志在利耳。妾有術知物價。適視舟中物，並無少息。為我告翁：居某物，利三之；某物，十之。歸家，妾言驗，則妾為佳婦矣。再來時，君十八，妾十七，相歡有日，何憂為！」生以所言物價告父。父頗不信，姑以餘貲半從其教。既歸，所自置貨，貲本大虧；幸少從女言，得

厚息，略相準。以是服秋練之神。生益誇張之，謂女自言，能使己富。翁於是益揭貲而南。至湖，數日不見白媪；過數日，始見其泊舟柳下，因委禽焉。媪悉不受，但涓吉送女過舟。翁另賃一舟為子合卺。女乃使翁益南，所應居貨，悉籍付之。媪乃邀婿去，家於其舟。翁三月而返。物至楚，價已倍蓰。將歸，女求載湖水；既歸，每食必加少許，如用醯醬焉。由是每南行，必為致數罈而歸。後三四年，舉一子。一日，涕泣思歸。翁乃偕子及婦俱如楚。至湖，不知媪之所在。女扣舷呼母，神形喪失。促生沿湖問訊。會有釣鱖者，得白驥。生近視之，巨物也，形全類人，乳陰畢具。奇之，歸以告女。女大駭，謂夙有放生願，

囑生贖放之。生往商釣者，釣者索直昂。女曰：「妾在君家，謀金不下巨萬，區區者何遂斬直也！如必不從，妾即投湖水死耳！」生懼，不敢告父，盜金贖放之。既返，不見女。搜之不得，更盡始至。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適至母所。」問：「母何在？」腆然曰：「今不得不實告矣：適所贖，即妾母也。向在洞庭，龍君命司行旅。近宮中欲選嬪妃，妾被浮言者所稱道，遂敕妾母，坐相索。妾母實奏之。龍君不聽，放母於南濱，餓欲死，故罹前難。今難雖免，而罰未釋。君如愛妾，代禱真君可免。如以異類見憎，請以兒擲還君。妾去，龍宮之奉，未必不百倍君家也。」生大驚，慮真君不可得見。女曰：「明日未刻，真君

當至。見有跛道士，急拜之，入水亦從之。真君喜文士，必合憐允。」乃出魚腹綾一方，曰：「如問所求，即出此，求書一『免』字。」生如言候之。果有道士蹙蹙而至，生伏拜之。道士急走，生從其後。道士以杖投水，躍登其上。生竟從之而登，則非杖也，舟也。又拜之，道士問：「何求？」生出羅求書。道士展視曰：「此白驥翼也，子何遇之？」蟾宮不敢隱，詳陳顛末。道士笑曰：「此物殊風雅，老龍何得荒淫！」遂出筆草書「免」字，如符形，返舟令下。則見道士踏杖浮行，頃刻已渺。歸舟，女喜，但囑勿洩於父母。歸後二三年，翁南遊，數月不歸。湖水既罄，久待不至。女遂病，日夜喘急，囑曰：「如妾

死，勿瘞，當於卯、午、酉二時，一吟杜甫夢李白詩，死當不朽。候水至，傾注盆內，閉門緩妾衣，抱人浸之，宜得活。」喘息數日，奄然遂斃。後半月，慕翁至，生急如其教，浸一時許，漸甦。自是每思南旋。後翁死，生從其意，遷於楚。

王者

湖南巡撫某公，遣州佐押解餉六十萬赴京。途中被雨，日暮愆程，無所投宿，遠見古剎，因詣棲止。天明，視所解金，蕩然無存。眾駭怪，莫可取咎。回白撫公，公以為妾，將置之法。及詰眾役，並無異詞。公責令仍反故處，緝察端緒。至廟前，見一瞽

者，形貌奇異，自榜云：「能知心事。」因求卜筮。瞽曰：「是為失金者。」州佐曰：「然。因訴前苦。瞽者便索肩輿，云：「但從我去，當自知。」遂如其言，官役皆從之。瞽曰：「東」。東之。瞽曰：「北」。北之。凡五日，入深山，忽睹城郭，居人輻輳。入城，走移時，瞽曰：「止。」因下輿，以手南指：「見有高門西向，可款關自問之。」拱手自去。州佐如其教，果見高門，漸入之。一人出，衣冠漢制，不言姓名。州佐述所自來，其人云：「請留數日，當與君謁當事者。」遂導去，令獨居一所，給以食飲。暇時閒步，至第後，見一園亭，人涉之。老松翳日，細草如氈。數轉廊榭，又一高亭，歷階而入，

見壁上挂人皮數張，五官俱備，腥氣流熏。不覺毛骨森豎，疾退歸舍。自分留鞞異域，已無生望，因念進退一死，亦姑聽之。明日，衣冠者召之去，曰：「今日可見矣。」州佐唯唯。衣冠者乘怒馬甚駛，州佐步馳從之。俄，至一轅門，儼如制府衙署，皂衣人羅列左右，規模凜肅。衣冠者下馬，導入。又一重門，見有王者，珠冠繡紱，南面坐。州佐趨上，伏謁。王者問：「汝湖南解官耶？」州佐諾。王者曰：「銀俱在此。是區區者，汝撫軍即慨然見贈，未為不可。」州佐泣訴：「限期已滿，歸必就刑，稟白何所申證？」王者曰：「此即不難。」遂付以巨函云：「以此復之，可保無恙。」又遣力士送之。州佐慄息，不敢

辨，受函而返。山川道路，悉非來時所經。既出山，送者乃去。數日，抵長沙，敬白撫公。公益妄之，怒不容辨，命左右者飛索以縲。州佐解襍出函，公拆視未竟，面如灰土。命釋其縛，但云：「銀亦細事，汝姑出。」於是急檄屬官，設法補解訖。數日，公疾，尋卒。先是，公與愛姬共寢，既醒，而姬髮盡失。闔署驚怪，莫測其由。蓋函中即其髮也。外有書云：「汝自起家守令，位極人臣。賂賂貪婪，不可悉數。前銀六十萬，業已驗收在庫。當自發貪囊，補充舊額。解官無罪，不得加譴責。前取姬髮，略示微警。如復不遵教令，旦晚取汝首領。姬髮附還，以作明信。」公卒後，家人始傳其書。後屬員遣人尋其處，則皆重

岩絕壑，更無徑路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紅線金合，以儆貪婪，良亦快異。然桃源仙人，不事劫掠；即劍客所集。烏得有城郭衙署哉？嗚呼！是何神歟？苟得其地，恐天下之赴謁者無已時矣。」

某甲

某甲私其僕婦，因殺僕納婦，生二子一女。閱十九年，巨寇破城，劫掠一空。一少年賊，持刀入甲家。甲視之，酷類死僕。自歎曰：「吾今休矣！」傾囊贖命。迄不顧，亦不一言，但搜人而殺，共殺一家。

二十七口而去。甲頭未斷，寇去少甦，猶能言之。三日尋斃。嗚呼！果報不爽，可畏也哉！

衢州三怪

張握仲從戎衢州，言：「衢州夜靜時，人莫敢獨行。鐘樓上有鬼，頭上一角，象貌獐惡，聞人行聲即下。人駭而奔，鬼亦遂去。然見之輒病，且多死者。又城中一塘，夜出白布一疋，如匹練橫地。過者拾之，即卷入水。又有鴨鬼，夜既靜，塘邊并寂無一物，若聞鴨聲，人即病。」

拆樓人

何罔卿，平陰人。初令秦中，一賣油者有薄罪，其言戇，何怒，杖殺之。後仕至銓司，家貲富饒。建一樓，上梁日，親賓稱觴為賀。忽見賣油者入，陰自駭疑。俄報妾生子，愀然曰：「樓工未成，拆樓人已至矣！」人謂其戲，而不知其實有所見也。後子既長，最頑，蕩其家。傭為人役，每得錢數文，輒買香油食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常見富貴家數第連亙，死後，再過已墟。此必有拆樓人降生其家也。身居人上，烏可不早自惕哉！」

大蝎

明彭將軍宏，征寇入蜀。至深山中，有大禪院，云已百年無僧。詢之土人，則曰：「寺中有妖，入者輒死。」彭恐伏寇，率兵斬茅而入。前殿中，有皂雕奪門飛去；中殿無異；又進之，則佛閣，周視亦無所見，但入者皆頭痛不能禁。彭親入亦然。少頃，有大蝎如琵琶，白板上蠢蠢而下，一軍驚走，彭遂火其寺。

陳云棲

真毓生，楚夷陵人，孝廉之子。能文，美丰姿，弱冠知名。兒時，相者曰：「後當娶女道士為妻。」父母共以為笑。而為之論婚，低昂苦不能就。生母臧

夫人，祖居黃岡，生以故詣外祖母。聞時人語曰：「黃州『四雲』，少者無論。」蓋郡有呂祖菴，菴中女道士皆美，故云。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，生因竊往。扣其關，果有女道士三四人，謙喜承迎，儀度皆潔。中一最少者，曠世真無其儔，心好而目注之。女以手支頤，但他顧。諸道士覓盞烹茶。生乘間問姓字。答云：「雲棲，姓陳。」生戲曰：「奇矣！小生適姓潘。」陳頰顏發頰，低頭不語，起而去。少間，淪茗，進佳果。各道姓字：一，白雲深，年三十許；一，盛雲眠，二十以來；一，梁雲棟，約二十有四五，卻為弟。而雲棲不至。生殊悵惘，因問之。白曰：「此婢懼生人。」生乃起別，白力挽之，不留而

出。白曰：「而欲見雲棲，明日可復來。」生歸，思戀綦切。次日，又詣之。諸道士俱在，獨少雲棲，未便遽問。諸女冠治具留餐，生力辭，不聽。白拆餅授箸，勸進良殷。既問：「雲棲何在？」答云：「自至。」久之，日勢已晚，生欲歸。白捉腕留之，曰：「姑止此，我捉婢子來奉見。」生乃止。俄，挑燈具酒，雲眠亦去。酒數行，生辭已醉。白曰：「飲三觥，則雲棲出矣。」生果飲如數。梁亦以此挾勸之，生又盡之，覆瓿告辭。白顧梁曰：「吾等面薄，不能勸飲，汝往曳陳婢來，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。」梁去，少時而返，具言：「雲棲不至。」生欲去，而夜已深，乃佯醉仰臥。兩人代裸之，迭就淫焉。終夜不

堪其擾。天既明，不睡而別，數日不敢復往，而心念雲棲不忘也，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。一日，既暮，白出門，與少年去。生喜，不甚畏梁，急往款關。雲眠出應門，問之，則梁亦他適。因問雲棲。盛導去，又入一院，呼曰：「雲棲！客至矣。」但見室門闔然而合。盛笑曰：「閉扉矣。」生立窗外，似將有言，盛乃去。雲棲隔窗曰：「人皆以妾為餌，釣君也。頻來，身命殆矣。妾不能終守清規，亦不敢遂乖廉恥，欲得如潘郎者事之耳。」生乃以白頭相約。雲棲曰：「妾師撫養。即亦非易，果相見愛，當以二十金贖妾身。妾候君三年。如望為桑中之約，所不能也。」生諾之。方欲自陳，而盛復至，從與俱出，遂別歸。中

心怛悵，思欲委曲夤緣，再一親其嬌范，適有家人報父病，遂星夜而還。無何，孝廉卒。夫人庭訓最嚴，心事不敢使知，但刻減金貲，日積之。有議婚者，輒以服闋為辭。母不聽。生婉告曰：「曩在黃岡，外祖母欲以婚陳氏，誠心所願。今遭大故，音耗遂梗，久不如黃省問；旦夕一往，如不果諧，從母所命。」夫人許之。乃攜所積而去。至黃，詣菴中，則院宇荒涼，大異疇昔。漸入之，惟一老尼炊灶下，因就問。尼曰：「前年老道士死，『四雲』星散矣。」問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雲深、雲棟，從惡少去；向聞雲棲寓居郡北；雲眠消息不知也。」生聞之悲歎。命駕即詣郡北，遇觀輒詢，並少蹤跡。悵悵而歸，偽告母曰：

「舅言：陳翁如岳州，待其歸，當遣伴來。」踰半年，夫人歸寧，以事問母，母殊茫然。夫人怒子誑；媼疑甥與舅謀，而未以聞也。幸舅出，莫從稽其妄。夫人以香愿登蓮峰，齋宿山下。既臥，逆旅主人扣扉，送一女道士，寄宿同舍，自言：「陳雲棲。」聞夫人家夷陵，移坐就榻，告愬坎坷，詞旨悲惻。末言：「有表兄潘生，與夫人同籍，煩囑子姪輩一傳口語，但道其暫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，朝夕厄苦，度日如歲。令早一臨存；恐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。」夫人審名字，即又不知。但云：「既在學宮，秀才輩想無不聞也。」未明早別，殷殷再囑。夫人既歸，向生言及。生長跪曰：「實告母：所謂潘生，即兒也。」

「夫人既知其故，怒曰：「不肖兒！宣淫寺觀，以道士為婦，何顏見親賓乎！」生垂頭，不敢出詞。會生以赴試入郡，竊命舟訪王道成。至，則雲棲半月前出游不返。既歸，悒悒而病。適臧媪卒，夫人往奔喪，殯後迷途，至京氏家，問之，則族妹也。相便邀入。見有少女在堂，年可十八九，姿容曼妙，目所未睹。夫人每思得一佳婦，俾子不懟，心動，因詰生平。妹云：「此王氏女也，京氏甥也。怙恃俱失，暫寄此耳。」問：「婿家誰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把手與語，意致嬌婉，母大悅，為之過宿，私以己意告妹。妹曰：「良佳。但其人高自位置；不然，胡蹉跎至今也。容商之。」夫人招與同榻，談笑甚懽；自願母夫

人。夫人悅，請同歸荊州；女益喜。次日，同舟而還。既至，則生病未起，母欲慰其沉痾，使婢陰告曰：「夫人為公子載麗人至矣。」生未信，伏窗窺之，較雲棲尤豔絕也。因念：三年之約已過，出游不返，則玉容必已有主。得此佳麗，心懷頗慰。於是蹶然動色，病亦尋瘳。母乃招兩人相拜見。生出，夫人謂女：「亦知我同歸之意乎？」女微笑曰：「妾已知之。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，母不知也。妾少字夷陵潘氏，音耗闊絕，必已另有良匹。果爾，則為母也婦；不爾，則終為母也女，報母有日也。」夫人曰：「既有成約，即亦不強。但前在五祖山時，有女冠問潘氏，今又潘氏，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。」女驚曰：

「臥蓮峰下者母耶？詢潘者，即我是也。」母始恍然悟，笑曰：「若然，則潘生固在此矣。」女問：「何在？」夫人命婢導去問生，生驚曰：「卿雲棲耶？」女問：「何如？」生言其情，始知以潘郎為戲。女知為生，羞與終談，急返告母。母問其「何復姓王」，答云：「妾本姓王。道師見愛，遂以為女，從其姓耳。」夫人亦喜，涓吉為之成禮。先是，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。道成居隘，雲眠遂去之漢口。女嬌癡不能作苦，又羞出操道士業，道成頗不善之。會京氏如黃岡，女遇之流涕，因與俱去，俾改女冠裝，將論婚士族，故諱其曾隸道士籍。而問名者，女輒不願，舅及妗皆不知其意向，心厭嫌之。是日，從夫人歸，得所

託，如釋重負焉。合卺後，各述所遭，喜極而泣。女孝謹，夫人雅憐愛之；而彈琴好弈，不知理家人生業，夫人頗以為憂。積月餘，母遣兩人如京氏，留數日而歸，泛舟江流，歛一舟過，中一女冠，近之，則雲眠也。雲眠獨與女善。女喜，招與同舟，相對酸辛。問：「將何之？」盛雲：「久切懸念。遠至棲鶴觀。則聞依京舅矣。故將詣黃岡，一奉探耳。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。今視之如仙，剩此漂泊人，不知何時已矣！」因而歛歔。女設一謀：令易道裝，偽作姊，攜伴夫人，徐擇佳耦。盛從之。既歸，女先白夫人，盛乃入。舉止大家；談笑間，練達世故。母既寡，苦寂，得盛良懽，惟恐其去。盛早起，代母劬

勞，不自作客。母益喜，陰思納女姊，以掩女冠之名，而未敢言也。一日，忘某事未作，急問之，則盛代備已久。因謂女曰：「畫中人不能作家，亦復何為。新婦若大姊者，吾不憂也。」不知女存心久，但懼母嗔。聞母言，笑對曰：「母既愛之，新婦欲效英、皇，何如？」母不言，亦靦然笑。女退，告生曰：「老母首肯矣。」乃另潔一室，告盛曰：「昔在觀中共枕時，姊言：『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，我兩人當共事之。』猶憶之否？」盛不覺雙眸煢煢，曰：「妾所謂親愛者，非他：如日日經營，曾無一人知其甘苦；數日來，略有微勞，即煩老母卹念，則中心冷暖頓殊矣。若不下逐客令，俾得長伴老母，於願斯足，

亦不望前言之踐也。」女告母。母今姊妹焚香，各矢無悔詞，乃使生與行夫婦禮。將寢，告生曰：「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。」生猶未信。既而落紅殷褥，始奇之。盛曰：「妾所以樂得良人者，非不能甘岑寂也；誠以閨閣之身，腆然酬應如勾欄，所不堪耳。借此一度，挂名君籍，當為君奉事老母，作內紀綱，若房闈之樂，請別與人探討之。」三日後，襪被從母，遣之不去。女早詣母所，占其床寢，不得已，乃從生去。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，習為常。夫人故善弈，自宴居，不暇為之。自得盛，經理井井，晝日無事，輒與女弈。挑燈淪茗，聽兩婦彈琴，夜分始散。每與人曰：「兒父在時，亦未能有此樂也。」盛司出納，每

記籍報母。母疑曰：「兒輩常言幼孤，作字彈棋，誰教之？」女笑以實告。母亦笑曰：「我初不欲為兒娶一道士，今竟得兩矣。」忽憶童時所卜，始信定數不可逃也。生再試不第。夫人曰：「吾家雖不豐，簿田三百畝，幸得雲眠紀理，日益溫飽。兒但在膝下，率兩婦與老身共樂，不願汝求富貴也。」生從之。後雲眠生男女各一；雲棲女一男三。母八十餘歲而終：孫皆入泮；長孫，雲眠所出，已中鄉選矣。

司札吏

遊擊官某，妻妾甚多。最諱某小字，呼年曰歲，生日硬，馬曰大驢；又諱敗曰勝，安為放。雖簡札往

來，不甚避忌，而家人道之，則怒。一日，司札吏白事，悞犯；大怒，以研擊之，立斃。三日後，醉臥，見吏持刺入。問：「何為？」曰：「『馬子安』來拜。」忽悟其鬼，急起，拔刀揮之。吏微笑，擲刺几上，泯然而沒。取刺視之，書云：「歲家眷硬大驢子放勝。」暴謬之夫，為鬼挪揄，可笑甚已！

牛首山一僧，自名鐵漢，又名鐵屎。有詩四十字，見者無不絕倒。自鏤印章二：一曰「混帳行子」，一曰「老實潑皮」。秀水王司直梓其詩，名曰：「牛山四十屁。款云：『混帳行子、老實潑皮放。』」不必讀其詩。標名已足解頤。

蚰蜒

學使朱喬三家門限下有蚰蜒，長數尺。每遇風雨即出，盤旋地上如白練然。按蚰蜒形若蜈蚣，晝不能見，夜則出。聞腥輒集。或云：蜈蚣無目而多貪也。

司訓

教官某，甚聾，而與一狐善；狐耳語之，亦能聞。每見上官，亦與狐俱，人不知其重聽也。積五六年，狐別而去。囑曰：「君如傀儡，非挑弄之，則五官俱廢。與其以聾取罪，不如早自高也。」某戀祿，不能從其言，應對屢乖。學使欲逐之，某又求當道者

為之緩頰。一日，執事文場，唱名畢，學使退與諸教官燕坐。教官各捫籍靴中，呈進關說。已而學使笑問：「貴學何獨無所呈進？」某茫然不解。近坐者肘之，以手入靴，示之勢。某為親戚寄賣房中偽器，輒藏靴中，隨在求售。因學使笑語，疑索此物。鞠躬起對曰：「有八錢者最佳，下官不敢呈進。」一座匿笑。學使叱出之，遂免官。

異史氏曰：「平原獨無，亦中流之砥柱也。學使而求呈進，固當奉之以此。由是得免。冤哉！」

朱公子子青「耳錄」云：「東萊一明經遲，司訓沂水。性顛癡，凡同人咸集時，皆默不語；遲坐片

時，不覺五官俱動，笑啼並作，旁若無人焉者。若聞人笑聲，頓止。儉鄙自奉，積金百餘兩，自埋齋房，妻子亦不使知。一日，獨坐，忽手足自動，少刻云：『作惡結怨，受凍忍飢，好容易積蓄者，今在齋房。倘有人知，竟如何？』如此再四。一門斗在旁，殊亦不覺。次日，遲出，門斗入，掘取而去。過二三日，心不自寧，發穴驗視，則已空空。頓足拊膺，歎恨欲死。一教職中可云千態百狀矣。

黑鬼

膠州李總鎮，買二黑鬼，其黑如漆。足革粗厚，立刃為途，往來其上，毫無所損，總鎮配以娼，生子

而白，僚僕戲之，謂非其種。黑鬼亦疑，因殺其子，檢骨盡黑，始悔焉。公每令兩鬼對舞，神情亦可觀也。

織成

洞庭湖中，往往有水神借舟。遇有空船，纜忽自解，飄然遊行。但聞空中音樂並作，舟人蹲伏一隅，瞑目聽之，莫敢仰視，任所往。遊畢，仍泊舊處。有柳生，落第歸，醉臥舟上。笙樂忽作。舟人搖生不得醒，急匿艙下。俄有人掙生。生醉甚，隨手墮地，眠如故，即亦置之。少間，鼓吹鳴聒。生微醒，聞蘭麝充盈，睨之，見滿船皆佳麗。心知其異，目若瞑。少

間，傳呼織成。即有侍兒來，立近頰際，翠襪紫烏，細瘦如指。心好之，隱以齒齧其襪。少間，女子移動，牽曳傾踣。上問之，因白其故。在上者怒，命即行誅。遂有武士入，捉縛而起。見南面一人，冠類王者，因行且語，曰：「聞洞庭君為柳氏，臣亦柳氏；昔洞庭落第，今臣亦落第；洞庭得遇龍女而仙，今臣醉戲一姬而死；何幸不幸之懸殊也！」王者聞之，喚回，問：「汝秀才下第者乎？」生諾。便授筆札，令賦「風鬟霧鬢」。生固襄陽名士，而構思頗遲，捉筆良久。上諛讓曰：「名士何得爾？」生釋筆自白：「昔『三都賦』十稔而成，以是知文貴工、不貴速也。」王者笑聽之。自辰至午，稿始脫。王者覽之，大悅。

曰：「真名士也！」遂賜以酒。頃刻，異饌紛綸。方問對間，一吏捧簿進白：「溺籍告成矣。」問：「人數幾何？」曰：「一百二十八人。」問：「簽差何人矣？」答云：「毛、南二尉。」生起拜辭，王者贈黃金十斤，又水晶界方一握，曰：「湖中小有劫數，持此可免。」忽見羽葆人馬，紛立水面，王者下舟登輿，遂不復見，久之，寂然。舟人始自艫下出，蕩舟北渡，風逆不得前。忽見水中有鐵貓浮出。舟人駭曰：「毛將軍出現矣！」各舟商人俱伏。又無何，湖中一木直立，築築搖動。益懼曰：「南將軍又出矣！」少時，波浪大作，上翳天日，四顧湖舟，一時盡覆。生舉界方危坐舟中，萬丈洪濤，至舟頓滅，以是

得全。既歸，每向人語其異。言舟中侍兒，雖未悉其容貌，而裙下雙鉤，亦人世所無。後以故至武昌，有崔媪賣女，千金不售；蓄一水晶界方，言有能配此者，嫁之。生異之，懷界方而往。媪忻然承接，呼女出見，年十五六已來，媚曼風流，更無倫比，略一展拜，返身入幃。生一見，魂魄動搖，曰：「小生亦蓄一物，不知與老姥家藏頗相稱否？」因各出相較，長短不爽毫釐。媪喜，便問寓所，請生即歸命輿，界方留作信。生不肯留，媪笑曰：「官人亦太小心！老身豈為一界方抽身竄去耶？」生不得已，留之。出則賃輿急返，而媪室已空，大駭。遍問居人，迄無知者。日已向西，形神懊喪，邑邑而返。中途，值一輿過，

忽舉簾曰：「柳郎何遲也？」視之，則崔媪。喜問：「何之？」媪笑曰：「必將疑老身拐騙者矣。別後，適有便輿，頃念官人亦僑寓，措辦良艱，故遂送女歸舟耳。」生邀回車，媪必不可。生倉皇不能確信，急奔入舟，女果及一婢在焉。見生入，含笑承迎。見翠襪紫履，與舟中侍兒妝飾，更無少別。心異之，徘徊凝注。女笑曰：「眈眈注目，生平所未見耶？」生益俯窺之，則襪後齒痕宛然，驚曰：「卿織成耶？」女掩口微哂。生長揖曰：「卿果神人，早請直言，以祛煩惑。」女曰：「實告君：前舟中所遇，即洞庭君也。仰慕鴻才，便欲以妾相贈；因妾過為王妃所愛，故歸謀之。妾之來，從妃命也。」生喜，沐手焚香，

望湖朝拜，乃歸。後詣武昌，女求同去，將便歸寧。既至洞庭，女拔釵擲水，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，女躍登，如飛鳥集，轉瞬已杳。生坐船頭，於沒處凝盼之。遙遙一樓船至，既近窗開，忽如一彩禽翔過，則織成至矣。一人自窗中遞擲金珠珍物甚多，皆妃賜也。自是，歲一兩覲以為常。故生家富有珠寶，每出一物，世家所不識焉。

相傳唐柳毅遇龍女，洞庭君以為婿。後遜位於毅。又以毅貌文，不能攝服水怪，付以鬼面，晝戴夜除；久之漸習忘除，遂與面合而為一。毅覽鏡自慚。故行人泛湖，或以手指物，則疑為指己也；以手覆額，則疑其窺己也；風波輒起，舟多覆。故初登舟，

舟人必以此告戒之。不則設牲牢祭享，乃得渡。許真君偶至湖，浪阻不得行。真君怒，執毅付郡獄。獄吏檢囚，恆多一人，莫測其故。一夕，毅示夢郡伯，哀求拔救。伯以幽明異路，謝辭之。毅云：「真君於某日臨境，但為求懇，必合有濟。」既而真君果至，因代求之，遂得釋。嗣後湖禁稍平。

竹青

魚容，湖南人，忘其郡邑。家貧，下第歸，資斧斷絕。羞於行乞，餓甚，暫憩吳王廟中，拜禱神座。出臥廊下，忽一人引去，見王，跪曰：「黑衣隊尚缺一卒，可使補缺。」王曰：「可。」即授黑衣。既著

身，化為鳥，振翼而出。見鳥友群集，相將俱去，分集帆檣。舟上客旅，爭以肉向上拋擲。群於空中接食之。因亦尤效，須臾果腹。翔棲樹杪，意亦甚得。踰二三日，吳王憐其無偶，配以雌，呼之「竹青」。雅相愛樂。魚每取食，輒馴無機，竹青恆勸諫之，卒不能聽。一日，有滿兵過，彈之中胸。幸竹青啣去之，得不被擒。群鳥怒，鼓翼搨波，波湧起，舟盡覆。竹青仍投餌哺魚。魚傷甚，終日而斃。忽如夢醒，則身臥廟中。先是，居人見魚死，不知誰何，撫之未冷，故不時令人邏察之。至是，訊知其由，斂貲送歸。後三年，復過故所，參謁吳王。設食，喚鳥下集群啗，祝曰：「竹青如在，當止。」食已，並飛去。後領薦

歸，復謁吳王廟，薦以少牢。已，乃大設以饗烏友，又祝之。是夜宿於湖村，秉燭方坐，忽几前如飛鳥飄落，視之，則二十許麗人，靦然曰：「別來無恙乎？」魚驚問之。曰：「君不識竹青耶？」魚喜，詰所來。曰：「妾今為漢江神女，返故鄉時常少。前烏使兩道君情，故來一相聚也。」魚益欣感，宛如夫妻之久別，不勝懽戀。生將偕與俱南，女欲邀與俱西，兩謀不決。寢初醒，則女已起。開目，見高堂中巨燭熒煌，竟非舟中。驚起，問：「此何所？」女笑曰：「此漢陽也。妾家即君家，何必南！」天漸曉，婢媪紛集，酒炙已進。就廣床上設矮几，夫婦對酌。魚問：「僕何在？」答：「在舟上。」生慮舟人不能久待。

女言：「不妨，妾當助君報之。」於是日夜談讌，樂而忘歸。舟人夢醒，忽見漢陽，駭絕。僕訪主人，杳無音信。舟人欲他適，而纜結不解，遂共守之。積兩月餘，生忽憶歸，謂女曰：「僕在此，親戚斷絕。且卿與僕，名為琴瑟，而不一認家門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無論妾不能往；縱往，君家自有婦，將何以處妾乎？不如置妾於此，為君別院可耳。」生恨道遠，不能時至。女出黑衣，曰：「君向所著舊衣尚在。如念妾時，衣此可至；至時，為君解之。」乃大設肴珍，為生祖餞。即醉而寢，醒，則身在舟中，視之，洞庭舊泊處也。舟人及僕俱在，相視大駭，詰其所往。生故悵然自驚，枕邊一襪，檢視，則女贈新衣襪履，黑

衣亦摺置其中。又有繡橐維繫腰際，探之，則金貲充
物焉。於是南發，達岸，厚酬舟人而去。歸家數月，
苦憶漢水，因潛出黑衣著之。兩脅生翼，翕然凌空，
經兩時許，已達漢水。回翔下視，見孤嶼中有樓舍一
簇，遂飛墮。有婢子已望見之，呼曰：「官人至矣！
」無何，竹青出，命眾手為緩結，覺羽毛劃然盡脫。
握手入舍曰：「郎來恰好，妾旦夕臨蓐矣。」生戲問
曰：「胎生乎？卵生乎？」女曰：「妾今為神，則皮
骨已硬，應與曩異。」越數日，果產，胎衣厚裹，如
巨卵然，破之，男也。生喜，名之「漢產」。三日
後，漢水神女皆登堂，以服食珍物相賀。並皆佳妙，
無三十以上人。俱入室就榻，以拇指按兒鼻，名曰：

「增壽」。既去，生問：「適來者皆誰何？」女曰：「此皆妾輩。其末後著藕白者，所謂『漢皋解珮』，即其人也。」居數月，女以舟送之，不用帆楫，飄然自行。抵陸，已有人繫馬道左，遂歸。由此往來不絕。積數年，漢產益秀美，生珍愛之。妻和氏，苦不育，每思一見漢產。生以情告女。女乃治任，送兒從父歸，約以三月。既歸，和愛之過於己出，過十餘月，不忍令返。一日，暴病而殤，和氏悼痛欲死。生乃詣漢告女。入門，則漢產赤足臥床上，喜以問女。女曰：「君久負約。妾思兒，故招之也。」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。女曰：「待妾再育，令漢產歸。」又年餘，女雙生男女各一：男名「漢生」，女名「玉珮」。

「。生遂攜漢產歸。然歲恆三四往，不以為便，因移家漢陽。漢產十二歲入郡庠。女以人間無美質，招去，為之娶婦，始遣歸。婦名「卮娘」，亦神女產也。後和氏卒，漢生及妹皆來擗踊。葬畢，漢生遂留；生攜玉珮去，自此不返。

段氏

段瑞環，大名富翁也。四十無子。妻連氏最妒，欲買妾而不敢。私一婢；連覺之，撻婢數百，鬻諸河間欒氏之家。段日益老，諸姪朝夕乞貸，一言不相應，怒徵聲色。段思不能給其求，而欲嗣一姪，則群姪阻撓之，連之悍亦無所施，始大悔。憤曰：「翁年

六十餘，安見不能生男！」遂買兩妾，聽夫臨幸，不之問。居年餘，二妾皆有身，舉家皆喜。於是氣息漸舒。凡諸姪有所強取，輒惡聲梗拒之。無何，一妾生女，一妾生男而殤。夫妻失望。又將年餘，段中風不起，諸姪益肆，牛馬什物，競自取去。連詬斥之，輒反脣相稽。無所為計，朝夕嗚哭。段病益劇，尋死。諸姪集柩前，議析遺產。連雖痛切，然不能禁止之。但留沃墅一所，贍養老稚，姪輩不肯。連曰：「汝等寸土不留，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！」日不決，惟忿哭自撾。忽有客人弔，直趨靈所，俯仰盡哀。哀已，便就苫次。眾詰為誰。客曰：「亡者吾父也。」眾益駭。客從容自陳。先是，婢嫁欒氏，踰五六月，

生子懷，樂撫之等諸男。十八歲入泮。後樂卒，諸兄析產，置不與諸樂齒。懷問母，始知其故。曰：「既屬兩姓，各有宗祏，何必在此承人百畝田哉！」乃命騎詣段，而段已死。言之鑿鑿，確可信據。連方忿痛，聞之大喜，直出曰：「我今亦復有兒！諸所假去牛馬什物，可好自送還；不然，有訟興也！」諸姪相顧失色，漸引去。懷乃攜妻來，共居父憂。諸段不平，共謀逐懷。懷知之，曰：「樂不以為樂，段復不以為段，我安適歸乎！」忿欲質官，諸戚黨為之排解，群謀亦寢。而連以牛馬故，不肯已。懷勸置之。連曰：「我非為牛馬也，雜氣集滿胸，汝父以憤死，我所以吞聲忍泣者，為無兒耳。今有兒，何畏哉！前

事汝不知狀，待予自質審。」懷固止之，不聽，具詞赴宰控。宰拘諸段，審狀，連氣直詞惻，吐陳泉湧。宰為動容，并懲諸段，追物給主。既歸，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，招之來，以所追物，盡散給之。連七十餘歲，將死，呼女及孫媳曰：「汝等誌之：如三十不育，便當典質釵珥，為媾納妾。無子之情狀實難堪也！」

異史氏曰：「連氏雖妒，而能疾轉，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。觀其慷慨激發，吁！亦傑矣哉！」

濟南蔣稼，其妻毛氏，不育而妒。嫂每勸諫，不聽，曰：「寧絕嗣，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！」年

近四旬，頗以嗣續為念。欲繼兒子，兄嫂俱諾，而故悠悠之。兒每至叔所，夫妻餌以甘醴，問曰：「肯來吾家乎？」兒亦應之。兄私囑兒曰：「倘彼再問，答以不肯。如問何故不肯，答云：『待汝死後，何愁田產不為吾有。』」一日，稼出遠賈，兒復來。毛又問，兒即以父言對。毛大怒曰：「妻孥在家，固日日算吾田產耶！其計左矣！」遂兒出，立招媒媪，為夫買妾。及夫歸，時有賣婢者，其價昂，傾貲不能取盈，勢將難成。其兄恐遲而變悔，遂暗以金付媪，偽稱為媪轉貸而玉成之。毛大喜，遂買婢歸。毛以情告夫，夫怒，與兄絕。年餘，妾生子。夫妻大喜。毛曰：「媪不知假貸何人，年餘竟不置問，此德不可

忘。今子已生，尚不償母價也！」稼乃囊金詣媪。媪笑曰：「當大謝大官人。老身一貧如洗，誰敢貸一金者。」具以實告。稼感悟，歸告其妻，相為感泣。遂治具邀兄嫂至，夫婦皆膝行，出金償兄，兄不受，盡歡而散。後稼生三子。

狐女

伊袞，九江人。夜有女來，相與寢處。心知為狐，而愛其美，祕不告人，父母亦不知也。久而形體支離。父母窮詰，始實告之。父母大憂，使人更代伴寢，兼施勅勒，卒不能禁。翁自與同衾，則狐不至；易人，則又至。伊問狐。狐曰：「世俗符咒，何能制

我。然俱有倫理，豈有對翁行淫者！」翁聞之，益伴子不去，狐遂絕。後值叛寇橫恣，村人盡竄，一家相失。伊奔入崑崙山，四顧荒涼。日既暮，心恐甚。忽見一女子來，近視之，則狐女也。離亂之中，相見欣慰。女曰：「日已西下，君姑止此。我相佳地，暫創一室，以避虎狼。」乃北行數武，遂蹲莽中，不知何作。少刻返，拉伊南去，約十餘步，又曳之回。忽見大木千章，繞一高亭，銅牆鐵柱，頂類金箔；近視，則牆可及肩，四圍並無門戶，而牆上密排坎窞，女以足踏之而過，伊亦從之。既入，疑金屋非人工可造，問所自來。女笑曰：「君子居之，明日即以相贈。金鐵各千萬，計半生喫著不盡矣。」既而告別。伊苦留

之，乃止。曰：「被人厭棄，已拚永絕；今又不能自堅矣。」及醒，狐女不知何時已去。天明，踰垣而出。回視臥處，並無亭屋，惟四針插指環內，覆脂合其上；大樹，則叢荊老棘也。

張氏婦

凡大兵所至，其害甚於盜賊：蓋盜賊人猶得而仇之，兵則人所不敢仇也。其少異於盜者，特不敢輕於殺人耳。甲寅歲，三藩作反，南征之士，養馬袁郡，雞犬廬舍一空，婦女皆被淫污。時遭霖雨，田中瀦水為湖，民無所匿，遂乘垣入高粱叢中。兵知之，裸體乘馬，入水搜淫，鮮有遺脫。惟張氏婦不伏，公然在

家。有廚舍一所，夜與夫掘坎深數尺，積茅焉；覆以薄，加蓆其上，若可寢處。自炊灶下。有兵至，則出門應給之。二蒙古兵強與淫。婦曰：「此等事，豈可對人行者？」其一微笑，啁噓而出。婦與人室，指蓆使先登。薄折，兵陷。婦又另取蓆及薄覆其上，故立坎邊，以誘來者。少間，其一復入。聞坎中號，不知何處，婦以手笑招之曰：「在此處。」兵踏蓆，又陷。婦乃益投以薪，擲火其中。火大熾，屋焚。婦乃呼救。火既熄，燔尸焦臭。人問之。婦曰：「兩豬恐害於兵，故納坎中耳。」由此離村數里，於大道旁並無樹木處，攜女紅往坐烈日中。村去郡遠，兵來率乘馬，頃刻數至。笑語啁噓，雖多不解，大約調弄之

語。然去道不遠，無一物可以蔽身，輒去，數日無患。一日，一兵至，甚無恥，就烈日中欲淫婦。婦含笑不甚拒。隱以針刺其馬，馬輒噴嘶，兵遂繫馬股際，然後擁婦。婦出巨錐猛刺馬項，馬負痛奔駭。韁繫股不得脫，曳馳數十里，同伍始代捉之。首軀不知處，韁上一股，儼然在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巧計六出，不失身於悍兵。賢哉婦乎，慧而能貞！」

于子游

海濱人說：「一日，海中忽有高山出，居人大

駭。一秀才寄宿漁舟，沾酒獨酌。夜闌，一少年人，儒服儒冠，自稱：『于子游。』言詞風雅。秀才悅，便與懽飲。飲至中夜，離席言別。秀才曰：『君家何處？玄夜茫茫，亦太自苦。』答云：『僕非土著，以序近清明，將隨大王上墓。眷口先行，大王姑留憩息，明日辰刻發矣。宜歸，早治任也。』秀才亦不知大王何人。送至鷓首，躍身入水，撥刺而去，乃知為魚妖也。次日，見山峰浮動，頃刻已沒。始知山為大魚，即所云大王也。俗傳清明前，海中大魚攜兒女往拜其墓，信有之乎？

康熙初年，萊郡潮出大魚，鳴號數日，其聲如牛。既死，荷擔割肉者，一道相屬。魚大盈畝，翅尾

皆具；獨無目珠。眶深如井，水滿之。割肉者誤墮其中，輒溺死。或云：「海中貶大魚，則去其目，以目即夜光珠」云。

男妾

一官紳在揚州買妾，連相數家，悉不當意。惟一媼寄居賣女，女十四五，丰姿姣好，又善諸藝。大悅，以重價購之。至夜，入衾，膚膩如脂。喜捫私處，則男子也。駭極，方致窮詰。蓋買好僮，加意修飾，設局以騙人耳。黎明，遣家人尋媼，則已遁去無蹤。中心懊喪，進退莫決。適浙中同年某來訪，因為告訴。某便索觀，一見大悅，以原價贖之而去。

異史氏白：「苟遇知音，即予以南威不易。何事無知婆子，多作一偽境哉！」

汪可受

湖廣黃梅縣汪可受，能記三生：一世為秀才，讀書僧寺。僧有牝馬產騾駒，愛而奪之。後死，冥王稽籍，怒其貪暴，罰使為騾償寺僧。既生，僧愛護之，欲死無間。稍長，輒思投身澗谷，又恐負豢養之恩，冥罰益甚，遂安之。數年，孽滿自斃，生一農人家。墮蓐能言，父母以為怪，殺之，乃生汪秀才家。秀才近五旬，得男甚喜。汪生而了了；但憶前生以早言死，遂不敢言。至三四歲，人皆以為啞。一日，父方

為文，適有友人過訪，投筆出應客。汪入見父作，不覺技癢，代成之。父返見之，問：「何人來？」家人曰：「無之。」父大疑。次日，故書一題置几上，旋出；少間即返，翳行悄步而入。則見兒伏案間，稿已數行，忽睹父至，不覺出聲，跪求免死。父喜，握手曰：「吾家止汝一人，既能文，家門之幸也，何自匿為？」由是益教之讀。少年成進士，官至大同巡撫。

牛犢

楚中一農人赴市歸，暫休于途。有術人後至，止與傾談。忽瞻農人曰：「子氣色不祥，三日內當退財，受官刑。」農人曰：「某官稅已完，生平不解爭

鬥，刑何從至？」術人曰：「僕亦不知。但氣色如此，不可不慎之也！」農人頗不深信，拱別而歸。次日，牧犢于野，有驛馬過，犢望見，誤以為虎，直前觸之，馬斃。役報農人至官，官薄懲之，使償其馬。蓋水牛見虎必鬥，故販牛者露宿，輒以牛自衛；遙見馬過，急驅避之，恐其誤觸也。

王大

李信，博徒也。晝臥，忽見昔年博友王大、馮九來，邀與敖戲，李亦忘其為鬼，欣然從之。既出，王大往邀村中周子明，馮乃導李先行，入村東廟中。少頃，周果同王至。馮出葉子，約與撩零。李曰：「倉

卒無博貲，辜負盛邀，奈何？」周亦云然。王云：「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，同往貸之，宜必諾允。」於是四人並去。飄忽間，至一大村。村中甲第連垣，王指一門，曰：「此黃公子家。」內一老僕出，王告以意。僕即入白。旋出，奉公子命，請王、李相會。人見公子，年十八九，笑語藹然。便以大錢一提付李，曰：「知君慤直，無妨假貸。周子明我不能信之也。」王委曲代為請。公子要李署保，李不肯。王從旁慫恿之，李乃諾。亦授一千而出。便以付周，且述公子之意，以激其必償。出谷，見一婦人來，則村中趙氏妻，素喜爭善罵。馮曰：「此處無人，悍婦宜小崇之。」遂與王捉返入谷。婦大號。馮掬土塞其口。周

贊曰：「此等婦，只宜椽杙陰中！」馮乃捋襟，以長石強納之，婦若死。眾乃散去，復入廟，相與博賭。自午至夜分，李大勝，馮、周貲皆空。李因以厚貲增息悉付王，使代償黃公子；王又分給周、馮，局復合。居無何，聞人聲紛拏，一人奔入，曰：「城隍老爺親捉博者，今至矣！」眾失色。李捨錢踰垣而逃。眾顧貲，皆被縛。既出，果見一神人坐馬上，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。天未明，已至邑城，門啟而入。至衙署，城隍南面坐，喚人犯上，執籍呼名。呼已，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，乃以墨朱各塗兩目，遊市三周訖。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朱，眾皆賂之。獨周不肯，辭以囊空；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，亦不許。押者指之

曰：「汝真鐵豆，炒之不能爆也！」遂拱手去。周出城，以唾濕袖，且行且拭。及河自照，墨朱未去，掬水盥之，堅不可下，悔恨而歸。先是，趙氏婦以故至母家，日暮不歸。夫往迎之。至谷口，見婦臥道周。睹狀，知其遇鬼，去其泥塞，負之而歸。漸醒能言，始知陰中有物，宛轉抽拔而出。乃述其遭。趙怒，遽赴邑宰，訟李及周。牒下，李初醒；周尚沉睡，狀類死。宰以其誣控，笞趙械婦，夫妻皆無理以自申。越日，周醒，目眶忽變一赤一黑，大呼指痛。視之，筋骨已斷，惟皮連之，數日尋墮。目上墨朱，深入肌理。見者無不掩笑。一日，見王大來索負。周厲聲但言無錢，王忿而去。家人問之，始知其故。共以神鬼

無情，勸償之。周齷齪不可，且曰：「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，陰陽應無二理，況賭債耶！」次日，有二鬼來，謂黃公子具呈在邑，拘赴質審；李信亦見隸來，取作間證：二人一時並死。至村外相見，王、馮俱在。李謂周曰：「君尚帶赤墨眼，敢見官耶？」周仍以前言告。李知其吝，乃曰：「汝既昧心，我請見黃八官人，為汝還之。」遂共詣公子所。李入而告以故，公子不可，曰：「負欠者誰，而取償於子？」出以告周，因謀出貲，假周進之。周益忿，語侵公子。鬼乃拘與俱行。無何，至邑，人見城隍。城隍呵曰：「無賴賊！塗眼猶在，又賴債耶！」周曰：「黃公子出利債，誘某博賭，遂被懲創。」城隍喚黃家僕上，

怒曰：「汝主人開場誘賭，尚討債耶？」僕曰：「取貲時，公子不知其賭。公子家燕子谷，捉獲博徒在觀音廟，相去十餘里。公子從無設局場之事。」城隍顧周曰：「取貲悍不還，反被捏造！人之無良，至汝而極！」欲答之。周又訴其息重。城隍曰：「償幾分矣？」答云：「實尚未有所償。」城隍怒曰：「本貲尚欠，而論息耶？」答二十，立押償主。二鬼押至家，索賄，不令即活，縛諸廁內，令示夢家人。家人焚楮錠二十提，火既滅，化為金二兩、錢二千。周乃以金酬債，以錢賂押者，遂釋令歸。既蘇，臀創墳起，膿血崩潰，數月始痊。後趙氏婦不敢復罵；而周以四指帶赤墨眼，賭如故。此以知博徒之非人矣！

異史氏曰：「世事之不平，皆由為官者矯枉之過正也。昔日富豪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，人無敢言者；不然，函刺一投，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。故昔之民社官，皆為勢家役耳。迨後賢者鑒其弊，又悉舉而大反之。有舉人重貲作巨商者，衣錦厭梁肉，家中起樓閣、買良沃。而竟忘所自來。一取償，則怒目相向。質諸官，官則曰：『我不為人役也。』是何異懶殘和尚，無工夫為俗人拭涕哉！余嘗謂昔之官諂，今之官謬；諂者固可誅，謬者亦可恨也。放貲而薄其息，何嘗專有益於富人乎？」

張石年宰淄川，最惡博。其塗面游城，亦如冥法，刑不至墮指，而賭以絕。蓋其為官，甚得鉤距

法。方簿書旁午時，每一人上堂，公偏暇，里居、年齒、家口、生業，無不絮絮問。問已，始勸勉令去，有一人完稅一繳單，自分無事，呈單欲下。公止之。細問一過，曰：「汝何博也？」其人力辨生平不解博。公笑曰：「腰中尚有博具。」搜之，果然。人以為神，而並不知其何術。

樂仲

樂仲，西安人。父早喪，遺腹生仲。母好佛，不茹葷酒。仲既長，嗜飲善啖，竊腹誹母，每以肥甘勸進，母咄之。後母病，彌留，苦思肉。仲急無所得肉，剖左股獻之。病稍瘥，悔破戒，不食而死。仲哀

悼益切，以利刃益割右股見骨。家人共救之，裹帛敷藥，尋愈。心念母苦節，又慟母愚，遂焚所供佛像，立主祀母，醉後，輒對哀哭。年二十始娶，身猶童子。娶三日，謂人曰：「男女居室，天下之至穢，我實不為樂！」遂去妻。妻父顧文淵，浼戚求返，請之三四，仲必不可。遲半年，顧遂醮女。仲鰥居二十年，行益不羈：奴隸優伶皆與飲；里黨乞求，不靳與；有言嫁女無釜者，揭灶頭舉贈之，自乃從鄰借釜炊。諸無行者知其性，咸朝夕騙賺之。或以賭博無貲，對之歛歔，言追呼急，將鬻其子。仲措稅金如數，傾囊遺之；及租吏登門，自始典質營辦。以故，家日益落。先是仲殷饒，同堂子弟，爭奉事之，凡有

任其取攜，莫之較；及仲蹇落，存問絕少。仲曠達，不為意。值母忌辰，仲適病，不能上墓，欲遣子弟代祀；諸子弟皆謝以故。仲乃酌諸室中，對主號痛，無嗣之戚，頗縈懷抱。因而病益劇。瞽亂中，覺有人撫摩之，目微啟，則母也。驚問：「何來？」母曰：「緣家中無人上墓，故來就享，即視汝病。」問：「母向居何所？」母曰：「南海。」撫摩既已，遍體生涼。開目四顧，渺無一人，病瘥。既起，思朝南海。會鄰村有結香社者，即賣田十畝，挾貲求偕。社人嫌其不潔，共擯絕之。乃隨從同行。途中牛酒薤蒜不戒，眾更惡之，乘其醉睡，不告而去。仲即獨行。至閩遇友人邀飲，有名妓瓊華在座。適言南海之游，瓊

華願附以行。仲喜，即待趣裝，遂與俱發；雖寢食與共，而毫無所私。既至南海，社中人見其載妓而至，更非笑之，鄙不與同朝。仲與瓊華知其意，乃任其先拜而後拜之。眾拜時，恨無現示。及二人拜，方投地，忽見遍海皆蓮花，花上瓔珞垂珠；瓊華見為菩薩，仲見花朵上皆其母。因急呼奔母，躍人從之。眾見萬朵蓮花，悉變霞彩，障海如錦。少間，雲靜波澄，一切都杳，而仲猶身在海岸。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，衣履並無沾濡。望海大哭，聲震島嶼。瓊華挽勸之，愴然下剎，命舟北渡。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，仲獨憩逆旅。有童子方八九歲，丐食肆中，貌不類乞兒。細詰之，則被逐於繼母。心憐之。兒依依左右，

苦求拔拯，仲遂攜與俱歸。問其姓氏，則曰：「阿辛，姓雍。母顧氏。嘗聞母言：『適雍六月，遂生余。余本樂姓。』」仲大驚。自疑生平一度，不應有子。因問樂居何鄉。答云：「不知。但母沒時，付一函書，囑勿遺失。」仲急索書。視之，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。驚曰：「真吾兒也！」審其年月良確，顏慰心願。然家計日疏，居二年，割畝漸盡，竟不能畜僮僕。一日，父子方自炊，忽有麗人入，視之，則瓊華也。驚問：「何來？」笑曰：「業作假夫妻，何又問也？向不即從者，徒以有老嫗在；今已死。顧念不從人，無以自庇；從人，則又無以自潔；計兩全者，無如從君，是以不憚千里。」遂解裝代兒炊。仲良

喜。至夜，父子同寢如故，另治一室居瓊華。兒母之，瓊華亦善撫兒。戚黨聞之，皆餽仲，兩人皆樂受之。客至，瓊華悉為治具，仲亦不問所自來。瓊華漸出金珠，贖故產，廣置婢僕馬牛，日益繁盛。仲每謂瓊華曰：「我醉時，卿當避匿，勿使我見。」華笑諾之。一日，大醉，急喚瓊華。華豔妝出。仲睨之良久，大喜，蹈舞若狂，曰：「吾悟矣！」頓醒。覺世界光明，所居廬舍，盡為瓊樓玉宇，移時始已。從此不復飲市上，惟日對瓊華飲。瓊華茹素，以茶茗侍。一日，微醺，命瓊華按股，見股上剗痕，化為兩朵赤菡萏，隱起肉際。奇之。仲笑曰：「卿視此花放後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。」瓊華信之。既為阿辛完婚，

瓊華漸以家付新婦，與仲別院居。子婦三日一朝，事非疑難不以告。役一婢：一溫酒，一瀹茗而已。一日，瓊華至兒所，兒媳咨白良久，共往見父。入門，見父白足坐榻上。聞聲，開眸微笑曰：「母子來大好！」即復瞑。瓊華大驚曰：「君欲何為？」視其股上，蓮花大放。試之，氣已絕。急以兩手捻合其花，且祝曰：「妾千里從君，大非容易。為君教子訓婦，亦有微勞。即差二三年，何不一少待也？」移時，仲忽開眸笑曰：「卿自有卿事，何必又牽一人作伴也？無已，姑為卿留。」瓊華釋手，則花已復合。於是言笑如初。積三年餘，瓊華年近四旬，猶如二十許人。忽謂仲曰：「凡人死後，被人捉頭昇足，殊不雅潔。」

「遂命工治雙槽。辛駭問之。答云：「非汝所知。」工既竣，沐浴妝竟，命子及婦曰：「我將死矣。」辛泣曰：「數年賴母經紀，始不凍餒。母尚未得一享安逸，何遂捨兒而去？」曰：「父種福而子享，奴婢牛馬，皆騙債者填償汝父，我無功焉。我本散花天女，偶涉凡念，遂謫人間三十餘年；今限已滿。」遂登木自入。再呼之，雙目已含。辛哭告父，父不知何時已僵，衣冠儼然。號慟欲絕。入棺，並停堂中，數日未殮，冀其復返。光明生於股際，照徹四壁。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，近舍皆聞。棺既合，香光遂漸減。既殯，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，共謀逐辛，訟諸官，官莫能辨，擬以田產半給諸樂。辛不服，以詞質郡，久不

決。初，顧嫁女於雍，經年餘，雍流寓於閩，音耗遂絕。顧老無子，苦憶女，詣婿，則女死甥逐。告官。雍懼，賂顧，不受，必欲得甥。窮覓不得。一日，顧偶於途中，見彩輿過，避道左。輿中一美人呼曰：「若非顧翁耶？」顧諾。女子曰：「汝甥即吾子，現在樂家，勿訟也。甥方有難，宜急往。」顧欲詳詰，輿已去遠。顧乃受賂人西安。至，則訟方沸騰。顧自投官，言女大歸日、再醮日，及生子年月，歷歷甚悉。諸樂皆被杖逐，案遂結。及歸，述其見美人之日，即瓊華沒日也。辛為顧移家，授廬贈婢。六十餘，生一子，辛顧卹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斷葷戒酒，佛之似也。爛熳天真，

佛之真也。樂仲對麗人，直視之為香潔道伴，不作溫柔鄉觀也。寢處三十年，若有情、若無情，此為菩薩真面目，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！」

香玉

勞山下清宮，耐冬高二丈，大數十圍，牡丹高丈餘，花時璀璨似錦。膠州黃生，舍讀其中。一日，自窗中見女郎，素衣掩映花間。心疑觀中焉得此。趨出，已遁去。自此屢見之。遂隱身叢樹中，以伺其至。未幾，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，遙望之，豔麗雙絕。行漸近，紅裳者卻退，曰：「此處有生人！」生暴起。二女驚奔，袖裙飄拂，香風洋溢，追過短牆，

寂然已杳。愛慕彌切，因題句樹下云：「無限相思苦，含情對短窗。恐歸沙吒利，何處覓無雙？」歸齋冥想。女郎忽入，驚喜承迎。女笑曰：「君洵洵似強寇，使人恐怖；不知君乃騷雅士，無妨相見。」生略叩生平。曰：「妾小字香玉，隸籍平康巷。被道士閉置山中，實非所願。」生問：「道士何名？當為卿一滌此垢。」女曰：「不必，彼亦未敢相逼。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，亦佳。」問：「紅衣者誰？」曰：「此名絳雪，乃妾義姊。」遂相狎。及醒，曙色已紅。女急起，曰：「貪歡忘曉矣。」著衣易履，且曰：「妾酌君作，勿笑：『良夜更易盡，朝暾已上窗。願如梁上燕，棲處自成雙。』」生握腕曰：「卿秀外惠

中，令人愛而忘死。顧一日之去，如千里之別。卿乘間當來，勿待夜也。」女諾之。由此夙夜必偕。每使邀絳雪來，輒不至，生以為恨。女曰：「絳姊性殊落落，不似妾情癡也。當從容對駕，不必過急。」一夕，女慘然入，曰：「君隴不能守，尚望蜀耶？今長別矣。」問：「何之？」以袖拭淚，曰：「此有定數，難為君言。昔日佳作，今成讖語矣。『佳人已屬沙吒利，義士今無古押衙』，可為妾詠。」詰之，不言，但有嗚咽。竟夜不眠，早旦而去。生怪之。次日，有即墨藍氏，入官游矚，見白牡丹，悅之，掘移逕去。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，悵惋不已。過數日，聞藍氏移花至家，日就萎悴。恨極，作哭花詩五十首，

日日臨穴涕洟。一日，憑弔方返，遙見紅衣人，揮涕穴側。從容近就，女亦不避。生因把袂，相向汎瀾。已而挽請入室，女亦從之。歎曰：「童稚姊妹，一朝斷絕！聞君哀傷，彌增妾慟。淚墮九泉，或當感誠再作；然死者神氣已散，倉卒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。」

一生曰：「小生薄命，妨害情人，當亦無福可消雙美。曩頻煩香玉道達微忱，胡再不臨？」女曰：「妾以年少書生，什九薄倖；不知君固至情人也。然妾與君交，以情不以淫。若晝夜狎暱，則妾所不能矣。」

言已，告別。生曰：「香玉長離，使人寢食俱廢。賴卿少留，慰此懷思，何決絕如此！」女乃止，過宿而去。數日不復至。冷雨幽窗，苦懷香玉，輾轉床頭，

淚凝枕席。攬衣更起，挑燈復踵前韻曰：「山院黃昏雨，垂簾坐小窗。相思人不見，中夜淚雙雙。」詩成自吟。忽窗外有人曰：「作者不可無和。」聽之，絳雪也。啟戶內之。女視詩，即續其後曰：「連袂人何處？孤燈照晚窗。空山人一個，對影自成雙。」生讀之淚下，因怨相見之疏。女曰：「妾不能如香玉之熱，但可少慰君寂寞耳。」生欲與狎。曰：「相見之歡，何必在此。」於是至無聊時，女輒一至。至則宴飲唱酌，有時不寢遂去，生亦聽之。謂曰：「香玉吾愛妻，絳雪吾良友也。」每欲相問：「卿是院中第幾株？乞早見示，僕將抱植家中，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，貽恨百年。」女曰：「故土難移，告君亦無益

也。妻尚不能終從，況友乎！」生不聽，捉臂而出，每至壯丹下，輒問：「此是卿否？」女不言，掩口笑之。旋生以臘歸過歲。至二月間，忽夢絳雪至，愀然曰：「妾有大難！君急往，尚得相見；遲無及矣。」醒而異之，急命僕馬，星馳至山。則道士將建屋，有一耐冬，礙其營造，工師將縱斤矣。生急止之。入夜，絳雪來謝。生笑曰：「向不實告，宜遭此厄！今已知卿；如卿不至，當以艾炷相炙。」女曰：「妾固知君如此，曩故不敢相告也。」坐移時，生曰：「今對良友，益思豔妻。久不哭香玉，卿能從我哭乎？」二人乃往，臨穴灑涕。更餘，絳雪收淚勸止。又數夕，生方寂坐，絳雪笑入曰：「報君喜信：花神感君

至情，俾香玉復降宮中。」生問：「何時？」答曰：「不知，約不遠耳。」天明下榻，生囑曰：「僕為卿來，勿長使人孤寂。」女笑諾。兩夜不至。生往抱樹，搖動撫摩，頻喚無聲。乃返，對燈團艾，將往灼樹。女遽入，奪艾棄之，曰：「君惡作劇，使人創痛，當與君絕矣！」生笑擁之。坐未定，香玉盈盈而入。生望見，泣下流離，急起把握。香玉以一手握絳雪，相對悲哽。及坐，生把之覺虛，如手自握，驚問之。香玉泫然曰：「昔，妾花之神，故凝；今，妾花之鬼，故散也。今雖相聚，勿以為真，但作夢寐觀可耳。」絳雪曰：「妹來大好！我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。」遂去。香玉款笑如前；但俛傍之間，彷彿一身

就影。生悒悒不樂。香玉亦俯仰自恨。乃曰：「君以白藪屑，少雜硫黃，日酌妾一杯水，明年此日報君恩。」別去。明日，往觀故處，則牡丹萌生矣。生乃日加培植，又作雕欄以護之。香玉來，感激倍至。生謀移植其家，女不可，曰：「妾弱質，不堪復戕。且物生各有定處，妾來原不擬生君家，違之反促年壽。但相憐愛，合好自有日耳。」生恨絳雪不至。香玉曰：「必欲強之使來，妾能致之。」乃與生挑燈至樹下，取草一莖，布掌作度，以度樹本，自下而上，至四尺六寸，按其處，使生以兩爪齊搔之。俄見絳雪從背後出，笑罵曰：「婢子來，助桀為虐耶！」牽挽並入。香玉曰：「姊勿怪！暫煩陪侍郎君，一年後不相

擾矣。」從此遂以為常。生視花芽，日益肥茂，春盡，盈二尺許。歸後，以金遺道士，囑令朝夕培養之。次年四月至宮，則花一朵，含苞未放；方流連間，花搖搖欲折；少時已開，花大如盤，儼然有美人坐蕊中，裁三四指許；轉瞬飄然欲下，則香玉也。笑曰：「妾忍風雨以待君，君來何遲也！」遂入室。絳雪亦至，笑曰：「日日代人作婦，今幸退而為友。」遂相談讌。至中夜，絳雪乃去。二人同寢，款洽一如從前。後生妻卒，遂入山，不復歸。是時，牡丹已大如臂。生每指之曰：「我他日寄魂於此，當生卿之左。」二女笑曰：「君勿忘之。」後十餘年，忽病。其子至，對之而哀。生笑曰：「此我生期，非死期

也，何哀為！」謂道士曰：「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，一放五葉者，即我也。」遂不復言。子輿之歸家。即卒。次年，果有肥芽突出，葉如其數。道士以為異，益灌溉之。三年，高數尺，大拱把，但不花。老道士死，其弟子不知愛惜，斫去之。白牡丹亦憔悴死；無何，耐冬亦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情之至者，鬼神可通。花以鬼從，而人以魂寄，非其結於情者深耶？一去而兩殉之，即非堅貞，亦為情死矣。人不能貞，亦其情之不篤耳。仲尼讀唐棣而曰『未思』，信矣哉！」

三仙

一士人赴試金陵，經宿遷，遇三秀才，談論超曠，遂與沽酒款洽。各表姓字：一介秋衡，一常豐林，一麻西池。縱飲甚樂，不覺日暮。介曰：「未修地主之儀，忽叨盛饌，於理不當。茅茨不遠，可便下榻。」常、麻並起捉裾，喚僕相將俱去。至邑北山，忽睹庭院，門遶清流。既入，舍宇清潔。呼童張燈，又命安置從人。麻曰：「昔日以文會友，今場期伊邇，不可虛此良夜。請擬四題，命鬪各拈其一，文成方飲。」眾從之。各擬一題，寫置几上，拾得者就案構思。二更未盡，皆已脫稿，迭相傳視。秀才讀三作，深為傾倒，草錄而懷藏之。主人進良醞，巨杯促酌，不覺醺醉。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。客醉不暇解

履，和衣而臥。及醒，紅日已高，四顧並無院宇，主僕臥山谷中。大駭。見傍有一洞，水涓涓流，自訝迷惘。視懷中，則三作俱存。下問土人，始知為「三仙洞」。蓋洞中有蟹、蛇、蝦蟆三物，最靈，時出游，往往見之。士人入闈，三題即仙作，以是擢解。

鬼隸

歷城縣二隸，奉邑令韓承宣命，營幹他郡，歲暮方歸。途遇二人，裝飾亦類公役，同行話言。二人自稱郡役。隸曰：「濟城快皂，相識十有八九，二君殊昧生平。」二人云：「實相告：我城隍鬼隸也。今將以公文投東岳。」隸問「公文何事？」答云：「濟南

大劫，所報者，殺人之名數也。」驚問其數。曰：「亦不甚悉，約近百萬。」隸問其期，答以「正朔」。二隸驚顧，計到郡正值歲除，恐罹於難；遲留恐貽遣責。鬼曰：「違悞限期罪小，人遭劫數禍大。宜他避，姑勿歸。」隸從之。未幾，北兵大至，屠濟南，扛尸百萬。二人亡匿得免。

王十

高苑民王十，負鹽於博興。夜為二人所獲。意為土商之邏卒也，舍鹽欲遁；足苦不前，遂被縛。哀之。二人曰：「我非鹽肆中人，乃鬼卒也。」十懼，乞一至家，別妻子。不許，曰：「此去亦未便即死，

不過暫役耳。」十問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冥中新閻王到任，見奈河淤平，十八獄坑廁俱滿，故捉三種人淘河：小偷、私鑄、私鹽；又一人使滌廁：樂戶也。」十從去，入城郭，至一官署，見閻羅在上，方稽名籍。鬼稟曰：「捉一私販王十至。」閻羅視之，怒曰：「私鹽者，上漏國稅，下蠹民生者也。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為私鹽者，皆天下之良民。貧人揭錙銖之本，求升斗之息，何為私哉！」罰二鬼市鹽四斗，並十所負，代運至家。留十，授以蒺藜骨朵，令隨諸鬼督河工。鬼引十去，至奈河邊，見河內人夫，繼續如蟻。又視河水渾赤，臭不可聞。淘河者皆赤體持畚鍤，出沒其中。朽骨腐尸，盈筐負舁而出；深處則滅

頂求之。惰者輒以骨朵攻背股。同監者以香綿丸如巨菽，使含口中，乃近岸。見高苑肆商，亦在其中，十獨苛遇之：入河楚背，上岸敲股。商懼，常沒身水中，十乃已。經三晝夜，河夫半死，河工亦竣。前二鬼仍送至家，豁然而蘇。先是，十負鹽未歸，天明，妻啟戶，則鹽兩囊置庭中，而十久不至。使人遍覓之，則死途中。舁之而歸，奄有微息，不解其故。及醒，始言之。肆商亦於前日死，至是始蘇。骨朵擊處，皆成巨疽，渾身腐潰，臭不可近。十故詣之。望見十，猶縮首衾中，如在奈河狀。一年，始愈，不復為商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鹽之一道，朝遷之所謂私，乃不從

乎公者也；官與商之所謂私，乃不從乎其私者也。近日齊、魯新規，土商隨在設肆，各限疆域。不惟此邑之民，不得去之彼邑；即此肆之民，不得去之彼肆。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；其售於他邑，則廉其直；而售諸土人，則倍其價以昂之。而又設邏於道，使境內之人，皆不得逃吾網。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，法不宥。彼此互相釣，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。一被邏獲，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，而後送諸官；官則桎梏之，是名『私鹽』。嗚呼！冤哉！漏數萬之稅非私，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；本境售諸他境非私，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，冤矣！律中『鹽法』最嚴，而獨於貧難軍民，背負易食者，不之禁；今則一切不禁，

而專殺此貧難軍民！且夫貧難軍民，妻子嗷嗷，上守法而不盜，下知恥而不倡；不得已，而揭十母而求一子。使邑盡此民，即『夜不閉戶』可也，非天下之良民乎哉！彼肆商者，不但使之淘奈河，直當使滌獄廁耳！而官於春秋節，受其斯須之潤，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。然則為貧民計，莫若為盜及私鑄耳：盜者白晝劫人，而官若聾；鑄者爐火亙天，而官若瞽；即異日淘河，尚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，而官刑立至也。嗚呼！上無慈惠之師，而聽奸商之法，日變日詭，奈何不頑民日生，而良民日死哉！」

各邑肆商，舊例以若干石鹽貲，歲奉本縣，名曰：「食鹽」。又逢節序，具厚儀。商以事謁官，官

則禮貌之，坐與語，或茶焉。送鹽販至，重懲不遑。張公石年令淄川，肆商來見，循舊規，但揖不拜。公怒曰：「前令受汝賄，故不得不降汝禮；我市鹽而食，何物商人，敢公堂抗禮乎！」捋袴將笞。商叩頭謝過，乃釋之。後肆中獲二負販者，其一逃去，其一被執到官。公問：「販者二人，其一焉往？」販者曰：「逃去矣。」公曰：「汝腿病不能奔耶？」曰：「能奔。」公曰：「既被捉，必不能奔；果能，可起試奔，驗汝能否。」其人奔數步欲止。公曰：「奔勿止！」其人疾奔，竟出公門而去。見者皆笑。公愛民之事不一，此其閒情，邑人猶樂誦之。

大男

奚成列，成都士人也。有一妻一妾。妾何氏，小字昭容。妻早沒，繼娶申氏，性妒妒，虐遇何，因並及奚；終日嘵聒，恆不聊生。奚怒，亡去。去後，何生一子大男。奚去不返，申攢何不與同炊，計日授粟。大男漸長，用不給，何紡績佐食。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，亦欲讀。母以其太穉，姑送詣讀。大男慧，所讀倍諸兒。師奇之，願不索束脩。何乃使從師，薄相酬。積二三年，經書全通。一日歸，謂母曰：「塾中五六人，皆從父乞錢買餅，我何獨無？」母曰：「待汝長，告汝知。」大男曰：「今方七八歲，何時長也？」母曰：「汝往塾，路經關帝廟，當拜之，祐汝速長。」大男信之，每過必入拜。母知之，問曰：「

汝所祝何詞？」笑云：「但祝明年便使我十六七歲。」母笑之。然大男學與軀長並速：至十歲，便如十三四歲者；其所為文竟成章。一日，謂母曰：「昔謂我壯大，當告父處，今可矣。」母曰：「尚未，尚未。」又年餘，居然成人，研詰益頻，母乃緬述之。大男悲不自勝，欲往尋父。母曰：「兒太幼，汝父存亡未知，何遽可尋？」大男無言而去，至午不歸。往塾問師，則辰餐未復。母大驚，出貲傭役，到處冥搜，杳無蹤蹟。大男出門，循途奔去，茫然不知何往。適遇一人將如夔州，言姓錢。大男丐食相從。錢病其緩，為賃代步，資斧耗竭。至夔，同食，錢陰投毒食中，大男瞑不覺。錢載至大剎，託為己子，偶病絕貲，賣

諸僧。僧見其丰姿秀異，爭購之。錢得金竟去。僧飲之，略醒。長老知而詣視，奇其相，研詰，始得顛末。甚憐之，贈貲使去。有瀘州蔣秀才，下第歸，途中問得故，嘉其孝，攜與同行。至瀘，主其家。月餘，遍加諮訪。或言閩商有奚姓者，乃辭蔣，欲之。蔣贈以衣履，里黨皆斂貲助之。途遇二布客，欲往福清，邀與同侶。行數程，客窺囊金，引至空所，摯其手足，解奪而去。適有永福陳翁過其地，脫其縛，載歸其家。翁豪富，諸路商賈，多出其門，翁囑南北客代訪奚耗。留大男伴諸兒讀。大男遂住翁家，不復游。然去家愈遠，音益梗矣。何昭容孤居三四年，申氏減其費，抑勒令嫁。何志不搖。申強賣於重

慶賈，賈劫取而去。至夜，以刀自剗。賈不敢逼，俟創瘡，又轉鬻於鹽亭賈。至鹽亭，自刺心頭，洞見臟腑。賈大懼，敷以藥，創平，求為尼。賈曰：「我有商侶，身無淫具，每欲得一人主縫紉。此與作尼無異，亦可少償吾值。」何諾。賈輿送去。入門，主人趨出，則奚生也。蓋奚已棄儒為商，賈以其無婦，故贈之也。相見悲駭，各述苦況，始知有兒尋父未歸。奚乃囑諸客旅，偵察大男。而昭容遂以妾為妻矣。然自歷艱苦，痾痛多疾，不能操作，勸奚納妾。奚鑒前禍，不從所請。何曰：「妾如爭床第者，數年來固已從人生子，尚得與君有今日耶？且人加我者，隱痛在心，豈及諸身而自蹈之？」奚乃囑客侶，為買三十餘

老妾。踰半年，客果為買妾歸，入門，則妻申氏。各相駭異。先是，申獨居年餘，兄苞勸令再適。申從之。惟田產為子姪所阻，不得售。鬻諸所有，積數百金，攜歸兄家。有保寧賈，聞其富有，資以多金，啗苞，賺娶之。而賈老廢不能人。申怨兄，不安於室，懸梁投井，不堪其擾。賈怒，搜括其貲，將賣作妾。聞者皆嫌其老。賈將適夔，乃載與俱去。遇奚同肆，適中其意，遂貨之而去。既見奚，慙懼不出一語。奚問同肆商，略知梗概。因曰：「使遇健男，則在保寧，無再見之期，此亦數也。然今日我買妾，非娶妻，可先拜昭容，修嫡庶禮。」申恥之。奚曰：「昔日汝作嫡，何如哉！」何勸止之。奚不可，操杖臨

偪。申不得已，拜之。然終不屑承奉，但操作別室。何悉優容之，亦不忍課其勤惰。奚每與昭容談嚙，輒使役使其側；何更代以婢，不聽前。會陳公嗣宗宰鹽亭。奚與里人有小爭，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奚。公不准理，叱逐之。奚喜，方與何竊頌公德。一漏既盡，僮呼叩扉，人報曰：「邑令公至。」奚駭極，急覓衣履，則公已至寢門；益駭，不知所為。何審之，急出曰：「是吾兒也！」遂哭。公乃伏地悲哽。蓋大男從陳翁姓，業為官矣。初，公至自都，迂道過故里，始知兩母皆醮，伏膺哀痛。族人知大男已貴，反其田廬。公留僕營造，冀父復還。既而授任鹽亭，又欲棄官尋父，陳翁苦勸止之。會有卜者，使筮焉。卜者

曰：「小者居大，少者為長；求雄得雌，求一得兩；為官吉。」公乃之任。為不得親，居官不茹葷酒。是日，得里人狀，睹奚姓名，疑之。陰遣內使細訪，果父。乘夜微行而出。見母，益信卜者之神。臨去，囑勿播，出金二百，啟父辦裝歸里。父抵家，門戶一新，廣畜僕馬，居然大家矣。申見大男貴盛，益自斂。兄苞不憤，告官，為妹爭嫡。官廉得其情，怒曰：「貪貲勸嫁，已更二夫，尚何顏爭昔年嫡庶耶！」重笞苞。由此名分益定。而申妹何，何姊之。衣服飲食，悉不自私。申初懼其復仇，今益愧悔。奚亦忘其舊惡，俾內外皆呼以太母，但誥命不及耳。

異史氏曰：「顛倒眾生，不可思議，何造物之巧

也！奚生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，一碌碌庸人耳；苟非孝子賢母，烏能有此奇合，坐享富貴以終身哉！」

外國人

己巳秋，嶺南從外洋飄一巨艘來。上有十一人，衣鳥羽，文采璀璨。自言：「呂宋國人。遇風覆舟，數十人皆死；惟十一人附巨木，飄至大島得免。凡五年，日攫鳥蟲而食；夜伏石洞中，織羽為帆。忽又飄一舟至，櫓帆皆無，蓋亦海中碎於風者，於是附之將返。又被大風引至澳門。」巡撫題疏，送之還國。

韋公子

韋公子，咸陽世家。放縱好淫，婢婦有色，無不私者。嘗載金數千，欲盡覽天下名妓，凡繁麗之區，無不至。其不甚佳者，信宿即去；當意，則作百日留。叔亦名宦，休致歸，怒其行，延明師置別業，使與諸公子鍵戶讀。公子夜伺師寢，踰垣歸，遲明而返。以為常。一夜，失足折肱，師始知之。告公，公益施夏楚，俾不能起而始藥之。及愈，公與之約：能讀倍諸弟，文字佳，出勿禁；若私逸，撻如前。然公子最慧，讀常過程。數年，中鄉榜。欲自敗約，公箝制之。赴都，以老僕從，授日記籍，使誌其言動。故數年無過行。後成進士，公乃稍弛其禁。公子或將有作，惟恐公聞，入曲巷中，輒託姓魏。一日，過西

安，見優僮羅惠卿，年十六七，秀麗如好女，悅之。夜留繾綣，贈貽豐隆。聞其新娶婦尤韻妙，私示意惠卿。惠卿無難色，夜果攜婦至，二人共一榻。留數日，眷愛臻至。謀與俱歸。問其家口，答云：「母早喪，父存。某原非羅姓。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，賣至羅家，四月即生餘。倘得從公子去，亦可察其音耗。」公子驚問母姓。曰：「姓呂。」生駭極，汗下浹體，蓋其母即生家婢也。生無言。時天已明，厚贈之，勸令改業。偽託他適，約歸時召致之，遂別去。後令蘇州，有樂妓沈韋娘，雅麗絕倫，愛留與狎。戲曰：「卿小字取『春風一曲杜韋娘』耶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妾母十七為名妓，有咸陽公子，與公同姓，留

三月，訂盟婚娶。公子去，八月生妾，因名韋，實妾姓也。公子臨別時，贈黃金鴛鴦，今尚在。一去竟無音耗，妾母以是憤悒死。妾三歲，受撫於沈媪，故從其姓。「公子聞言，愧恨無以自容。默移時，頓生一策。忽起挑燈，喚韋娘飲，暗置鴆毒盃中。韋娘纔下咽，潰亂呻嘶。眾集視，則已斃矣。呼優人至，付以尸，重賂之。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，聞之，皆不平，賄激優人，訟於上官。生懼，瀉橐彌縫，卒以浮躁免官。歸家年才三十八，頗悔前行。而妻妾五六人，皆無子。欲繼公孫；公以門無內行，恐兒染習氣，雖許過嗣，但待其老而後歸之。公子憤欲招惠卿，家人皆以為不可，乃止。又數年，忽病，輒搗心

曰：「淫婢宿妓者，非人也！」公聞而嘆曰：「是殆將死矣！」乃以次子之子，送詣其家，使定省之。月餘果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盜婢私娼，其流弊殆不可問。然以己之骨血，而謂他人父，亦已羞矣。乃鬼神又侮弄之，誘使自食便液。尚不自剖其心，自斷其首，而徒流汗投鳩，非人頭而畜鳴者耶！雖然，風流公子所生子女，即在風塵中，亦皆擅場。」

石清虛

邢雲飛，順天人。好石，見佳石，不惜重直。偶

漁於河，有物挂網，沉而取之，則石徑尺，四面玲瓏，峰巒疊秀。喜極，如獲異珍。既歸，雕紫檀為座，供諸案頭。每值天欲雨，則孔孔生雲，遙望如塞新絮。有勢豪某，踵門求觀。既見，舉付健僕，策馬徑去。邢無奈，頓足悲憤而已。僕負石至河濱，息肩橋上，忽失手，墮諸河。豪怒，鞭僕。即出金，僱善泅者，百計冥搜，竟不可見。乃懸金署約而去。由是尋石者日盈於河，迄無獲者。後邢至落石處，臨流於邑，但見河水清澈，則石固在水中。邢大喜，解衣入水，抱之而出。攜歸，不敢設諸廳所，潔治內室供之。一日，有老叟款門而請。邢託言石失已久。叟笑曰：「客舍非耶？」邢便請入舍，以實其無，及入，

則石果陳几上。愕不能言。叟撫石曰：「此吾家故物，失去已久，今固在此耶。既見之，請即賜還。」邢窘甚，遂與爭作石主。叟笑曰：「既汝家物，有何驗證？」邢不能答。叟曰：「僕則故識之。前後九十二竅，巨孔中五字云：『清虛天石供。』」邢審視，孔中果有小字，細如粟米，竭目力裁可辨認；又數其竅，果如所言。邢無以對，但執不與。叟笑曰：「誰家物，而憑君作主耶！」拱手而出。邢送至門外；既還，已失石所在。邢急追叟，則叟緩步未遠。奔牽其袂而哀之。叟曰：「奇哉！經尺之石，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？」邢知其神，強曳之歸，長跽請之。叟乃曰：「石果君家者耶、僕家者耶？」答曰：「誠屬君

家，但求割愛耳。」叟曰：「既然，石固在是。」入室，則石已在故處。叟曰：「天下之寶，當與愛惜之人。此石能自擇主，僕亦喜之。然彼急於自見，其出也早，則魔劫未除。實將攜去，待二年後，始以奉贈。既欲留之，當減三年壽數，乃可與君相終始。君願之乎？」曰：「願。」叟乃以兩指捏一竅，竅軟如泥，隨手而閉。閉三竅，已，曰：「石上竅數，即君壽也。」作別欲去。邢苦留之，辭甚堅；問其姓字，亦不言，遂去。積年餘，邢以故他出，夜有賊入室，諸無所失，惟竊石而去。邢歸，悼喪欲死。訪察購求，全無蹤跡。積有數年，偶入報國寺，見賣石者，則故物也，將便認取。賣者不服，因負石至官。官

問：「何所質驗？」賣石者能言竅數。邢問其他，則茫然矣。邢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，理遂得伸。官欲杖責賣石者，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，遂釋之。邢得石歸，裹以錦，藏櫝中，時出一賞，先焚異香而後出之。有尚書某，購以百金。邢曰：「雖萬金不易也。」尚書怒，陰以他事中傷之。邢被收，典質田產。尚書託他人風示其子。子告邢，邢願以死殉石。妻竊與子謀，獻石尚書家。邢出獄始知，罵妻毆子，屢欲自經，家人覺救，得不死。夜夢一丈夫來，自言：「石清虛。」戒邢勿戚：「特與君年餘別耳。明年八月二十日，昧爽時，可詣海岱門，以兩貫相贖。」邢得夢，喜，謹誌其日。其石在尚書家，更無出雲。

之異，久亦不甚貴重之。明年，尚書以罪削職，尋死。邢如期至海岱門，則其家人竊石出售，因以兩貫市歸。後邢至八十九歲，自治葬具；又囑子，必以石殉。及卒，子遵遺教，瘞石墓中。半年許，賊發墓，劫石去。子知之，莫可追詰。越二三日，同僕在道，忽見兩人，奔躋汗流，望空投拜，曰：「邢先生，勿相逼！我二人將石去，不過賣四兩銀耳。」遂繫送到官，一訊即伏。問石，則鬻宮氏。取石至，官愛玩，欲得之，命寄諸庫。吏舉石，石忽墮地，碎為數十餘片。皆失色。官乃重械兩盜論死。邢子拾碎石出，仍瘞墓中。

異史氏曰：「物之尤者禍之府。至欲以身殉石，

亦癡甚矣！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，誰謂石無情哉？古語云：『士為知己者死。』非過也！石猶如此，何況於人！」

曾友于

曾翁，昆陽故家也。翁初死未殮，兩眶中淚出如瀋，有子六，莫解所以。次子悌，字友于，邑名士，以為不祥，戒諸兄弟各自惕，勿貽痛於先人；而兄弟半迂笑之。先是，翁嫡配生長子成，至七八歲，母子為強寇擄去。娶繼室，生三子：曰孝，曰忠，曰信。妾生三子：曰悌，曰仁，曰義。孝以悌等出身賤，鄙不齒，因連結忠、信為黨。即與客飲，悌等過堂下，

亦傲不為禮。仁、義皆忿，與友于謀，欲相仇。友于百詞寬譬，不從所謀；而仁、義年最少，因兄言，亦遂止。孝有女，適邑周氏，病死。糾悌等往撻其姑，悌不從。孝憤然，令忠、信合族中無賴子，往捉周妻，擄掠無算，拋粟毀器，盜盂無存。周告官。官怒，拘孝等囚繫之，將行申黜。友于懼，見宰自投。友于品行，素為宰重，諸兄弟以是得無苦。友于乃詣周所負荊，周亦器重友于，訟遂止。孝歸，終不德友于。無何，友于母張夫人卒，孝等不為服，宴飲如故。仁、義益忿。友于曰：「此彼之無禮，於我何損焉。」及葬，把持墓門，不使合厝。友于乃瘞母隧道中。未幾，孝妻亡，友于招仁、義同往奔喪。二人

曰：「『期』且不論，『功』于何有！」再勸之，鬨然散去。友于乃自往，臨哭盡哀。隔牆聞仁、義鼓且吹，孝怒，糾諸弟往毆之。友于操杖先從。入其家，仁覺先逃。義方踰垣，友于自後擊仆之。孝等拳杖交加，毆不止。友于橫身障阻之。孝怒，讓友于。友于曰：「責之者，以其無禮也，然罪固不至死。我不怙弟惡，亦不助兄暴。如怒不解，身代之。」孝遂反杖撻友于，忠、信亦相助毆兄，聲震里黨，群集勸解，乃散去。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。孝逐去之，不令居喪次。而義創甚，不復食飲。仁代具詞訟官，訴其不為庶母行服。官簽拘孝、忠、信，而令友于陳狀。友于以面目損傷，不能詣署，但作詞稟白，哀求寢息，宰

遂銷案。義亦尋愈。由是仇怨益深。仁、義皆幼弱，輒被敲楚。怨友于曰：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無！」友于曰：「此兩語，我宜言之，兩弟何云！」因苦勸之，卒不聽。友于遂扃戶，攜妻子借寓他所，離家五十餘里，冀不相聞。友于在家，雖不助弟，而孝等尚稍有顧忌；既去，諸兄一不當，輒叫罵其門，辱侵母諱。仁、義度不能抗，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，行則懷刃。一日，寇所掠長兄成，忽攜婦亡歸。諸兄弟以家久析，聚謀三日，竟無處可以置之。仁、義竊喜，招去共養之。往告友于。友于喜，歸，共出田宅居成。諸兄怒其市惠，登門窘辱。而成久在寇中，習於威猛，大怒曰：「我歸，更無人肯置一屋；幸三弟念手

足，又罪責之。是欲逐我耶！」以石投孝，孝仆。仁、義各以杖出，捉忠、信，撻無數。成乃訟宰，宰又使人請教友于。友于詣宰，俛首不言，但有流涕。宰問之，曰：「惟求公斷。」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，使七分相準。自此仁、義與成倍加愛敬，談及葬母事，因並泣下。成恚曰：「如此不仁，真禽獸也！」遂欲啟壙，更為改葬。仁奔告友于，友于急歸諫止。成不聽，刻期發墓，作齋於塋。以刀削樹，謂諸弟曰：「所不哀麻相從者，有如此樹！」眾唯唯。於是一門皆哭臨，安厝盡禮。自此兄弟相安。而成性剛烈，輒批撻諸弟，於孝尤甚。惟重友于，雖盛怒，友于至，一言即解。孝有所行，成輒不平之，故孝無一

日不至友于所，潛對友于詬詛。友于婉諫，卒不納。友于不堪其擾，又遷居三泊，去家益遠，音跡遂疏。又二年，諸弟皆畏成，久而相習。而孝年四十六，生五子：長繼業，三繼德，嫡出；次繼功，四繼績，庶出；又婢生繼祖。皆成立。效父舊行，各為黨，日相競，孝亦不能呵止。惟祖無兄弟，年又最幼，諸兄皆得而詬厲之。岳家近三泊，會詣岳，迂道詣叔。入門，見叔家兩兄一弟，絃誦怡怡，樂之，久居不言歸。叔促之，哀求寄居。叔曰：「汝父母皆不知，我豈惜甌飯瓢飲乎！」乃歸。過數月，夫妻往壽岳母。告父曰：「兒此行不歸矣。」父詰之，因吐微隱。父慮與叔有夙隙，計難久居。祖曰：「父慮過矣。二

叔，聖賢也。」遂去，攜妻之三泊。友于除舍居之，以齒兒行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。祖最慧，寄籍三泊年餘，入雲南郡庠。與善閉戶研讀，祖又諷誦最苦。友于甚愛之。自祖居三泊，家中兄弟益不相能。一日，微反脣，業詬辱庶母。功怒，刺殺業。官收功，重械之，數日死獄中。業妻馮氏，猶日以罵代哭。功妻劉聞之，怒曰：「汝家男子死，誰家男子活耶！」操刀入，擊殺馮，自投井死。馮父大立，悼女死慘，率諸子弟，藏兵衣底，往捉孝妻，裸撻道上以辱之。成怒曰：「我家死人如麻，馮氏何得復爾！」吼奔而出。諸曾從之，諸馮盡靡。成首捉大立，割其兩耳。其子護救，繼、績以鐵杖橫擊，折其兩股。諸馮各被夷

傷，鬩然盡散。惟馮子猶臥道周。成夾之以肘，置諸馮村而還。遂呼績詣官自首。馮狀亦至。於是諸曾被收。惟忠亡去，至三泊，徘徊門外。適友于率一子一姪鄉試歸，見忠，驚曰：「弟何來？」忠未語先淚，長跪道左。友于握手曳入，詰得其情，大驚曰：「似此奈何！然一門乖戾，逆知奇禍久矣；不然，我何以竄蹟至此。但我離家久，與大令無聲氣之通，今即蒲伏而往，徒取辱耳。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，吾三人中倖有捷者，則此禍或可少解。」乃留之，晝與同餐，夜與共寢。忠頗感愧。居十餘日，見其叔姪如父子，兄弟如同胞，悽然下淚曰：「今始知從前非人也。」友于喜其悔悟，相對酸惻。俄報友于父子同科，祖亦

副榜。大喜。不赴鹿鳴，先歸展墓。明季科甲最重，諸馮皆為斂息。友于乃託親友賂以金粟，資其醫藥，訟乃息。舉家泣感友于，求其復歸。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，俾各滌慮自新，遂移家還。祖從叔不卻歸其家。孝乃謂友于曰：「我不德，不應有亢宗之子；弟又善教，俾姑為汝子。有寸進時，可賜還也。」友于從之。又三年，祖果舉於鄉。使移家去，夫妻皆痛哭而去。不數日，祖有子方三歲，亡歸友于家，藏繼善室，不肯返；捉去輒逃。孝乃令祖異居，與友于鄰。祖開戶通叔家。兩間定省如一焉。時成漸老，家事皆取決於友于。從此門庭雍穆，稱孝友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，奈何

詩書之家，往往而蹈之也！夫門內之行，其漸漬子孫者，直入骨髓。古云：其父盜，子必行劫，其流弊然也。孝雖不仁，其報亦慘；而卒能自知乏德，託子於弟，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。——若論果報猶迂也。」

嘉平公子

嘉平某公子，風儀秀美。年十七八，入郡赴童子試。偶過許娼之門，見內有二八麗人，因目注之。女微笑點首，公子近就與語。女問：「寓居何處？」具告之。問：「寓中有人否？」曰：「無。」女云：「妾晚間奉訪，勿使人知。」公子歸，及暮，屏去僮

僕。女果至，自言：「小字溫姬。」且云：「妾慕公子風流，故背媪而來。區區之意，願奉終身。」公子亦喜。自此三兩夜輒一至。一夕，冒雨來，入門解去溼衣，罵諸媪上；又脫足上小靴，求公子代去泥塗。遂上床以被自覆。公子視其靴，乃五文新錦，沾濡殆盡，惜之。女曰：「妾非敢以賤物相役，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。」聽窗外雨聲不止，遂吟曰：「淒風冷雨滿江城。」求公子續之。公子辭以不解。女曰：「公子如此一人，何乃不知風雅！使妾清興消矣！」因勸肄習，公子諾之。往來既頻，僕輩皆知。公子姊夫宋氏，亦世家子，聞之，竊求公子，一見溫姬。公子言之，女必不可。宋隱身僕舍，伺女至，伏窗窺

之，顛倒欲狂。急排闥，女起，踰垣而去。宋嚮往甚殷，乃修贄見許媪，指名求之。媪曰：「果有溫姬，但死已久。」宋愕然退，告公子，公子始知為鬼。至夜，因以宋言告女。女曰：「誠然。顧君欲得美女子，妾亦欲得美丈夫。各遂所願足矣，人鬼何論焉？」公子以為然。試畢而歸，女亦從之。他人不見，惟公子見之。至家，寄諸齋中。公子獨宿不歸，父母疑之。女歸寧，始隱以告母，母大驚，戒公子絕之，公子不能聽。父母深以為憂，百術驅之不能去。一日，公子有諭僕帖，置案上，中多錯謬：「椒」訛「菽」，「姜」訛「江」，「可恨」訛「可浪」。女見之，書其後：「何事『可浪』？『花菽生江。』有媪

如此，不如為娼！」遂告公子曰：「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，故蒙羞自薦。不圖虛有其表！以貌取人，毋乃為天下笑乎！」言已而沒。公子雖愧恨，猶不知所題，折帖示僕。聞者傳為笑談。

異史氏曰：「溫姬可兒！翩翩公子，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！遂至悔不如娼，則妻妾羞泣矣。顧百計遣之不去，而見帖浩然，則『花菽生江』，何殊於杜甫之『子章髑髏』哉！」

「耳錄」云：「道傍設漿者，榜云：「施『恭』結緣。」亦可一笑。

有故家子，既貧，榜於門曰：「賣古淫器。」訛審為淫云：「有要宣淫、定淫者，大小皆有，入內看物論價。」崔盧之子孫如此甚眾，何獨「花菽生江」哉！

二班

殷元禮，雲南人，善針灸之術。遇寇亂，竄入深山。日既暮，村舍尚遠，懼遭虎狼。遙見前途有兩人，疾趁之。既至，兩人問客何來，殷乃自陳族貫。兩人拱敬曰：「是良醫殷先生也，仰山斗久矣！」殷轉詰之。二人自言班姓，一為班爪，一為班牙。便謂：「先生，余亦避難石室，幸可棲宿，敢屈玉趾，

且有所求。」殷喜從之。俄至一處，室傍巖谷。爇柴代燭，始見二班容軀威猛，似非良善。計無所之，亦即聽之。又聞榻上呻吟，細審，則一老嫗僵臥，似有所苦。問：「何恙？」牙曰：「以此故，敬求先生。」乃束火照榻，請客逼視。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，皆大如碗，且云：「痛不可觸，妨礙飲食。」殷曰：「易耳。」出艾團之，為灸數十壯，曰：「隔夜愈矣。」

「二班喜，燒鹿餉客；並無酒飯，惟肉一品。爪曰：「倉猝不知客至，望勿以輶褻為怪。」殷飽餐而眠，枕以石塊。二班雖誠樸，而粗莽可懼，殷轉側不敢熟眠。天未明，便呼嫗，問所患。嫗初醒，自捫，則瘤破為創。殷促二班起，以火就照，敷以藥屑，曰：「

愈矣。」拱手遂別。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。後三年無耗。殷適以故入山，遇二狼當道，阻不得行。日既西，狼又群至，前後受敵。狼撲之，仆；數狼爭嚙，衣盡碎。自分必死。忽兩虎驟至，諸狼四散。虎怒，大吼，狼懼盡伏。虎悉撲殺之，竟去。殷狼狽而行，懼無投止。遇一媪來，睹其狀，曰：「殷先生喫苦矣！」殷戚然訴狀，問何見識。媪曰：「余即石室中灸瘤之病嫗也。」殷始恍然，便求寄宿。媪引去，入一院落，燈火已張，曰：「老身伺先生久矣。」遂出袍袴，易其敝敗。羅漿具酒，酬勸諄切。媪亦以陶碗自酌，談飲俱豪，不類巾幗。殷問：「前日兩男子，係老姥何人？胡以不見？」媪曰：「兩兒遣逆先生，

尚未歸復，必迷途矣。」殷感其義，縱飲不覺沉醉，酣眠座間。既醒，已曙，四顧竟無廬，孤坐巖上。聞巖下喘息如牛，近視，則老虎方睡未醒。喙間有二癩痕，皆大如拳。駭極，惟恐其覺，潛蹤而遁。始悟兩虎即二班也。

車夫

有車夫載重登坡，方極力時，一狼來嚙其臀。欲釋手，則貨敝身壓，忍痛推之。既上，則狼已齧片肉而去。乘其不能為力之際，竊嘗一臠，亦黠而可笑也。

乩仙

章丘米步雲，善以乩卜。每同人雅集，輒召仙相與賡和。一日，友人見天上微雲，得句，請以屬對，曰：「羊脂白玉天。」乩批云：「問城南老董。」眾疑其妄。後以故偶適城南，至一處，土如丹砂，異之。見一叟牧豕其側，因問之。叟曰：「此豬血紅泥地也。」忽憶乩詞，大駭。問其姓，答云：「我老董也。」屬對不奇，而預知遇城南老董，斯亦神矣！

苗生

龔生，岷州人。赴試西安，憩於旅舍，沽酒自

酌。一偉丈夫人，坐與語。生舉卮勸飲，客亦不辭。自言苗姓，言嘯粗豪。生以其不文，偃蹇遇之。酒盡，不復沽。苗曰：「措大飲酒，使人悶損！」起向壚頭沽，提巨甌而入。生辭不飲，苗捉臂勸釂，臂痛欲折。生不得已，為盡數觴。苗以羹碗自吸，笑曰：「僕不善勸客，行止惟君所便。」生即治裝行。約數里，馬病，臥於途，坐待路側。行李重累，正無方計，苗尋至。詰知其故，遂謝裝付僕，己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，趨二十餘里，始至逆旅，釋馬就櫪。移時，生主僕方至。生乃驚為神人，相待優渥，沽酒市飯，與共餐飲。苗曰：「僕善飯，非君所能飽，飫飲可也。」引盡一甌，乃起而別曰：「君醫馬尚須時

日，余不能待，行矣。」遂去，後生場事畢，三四友人，邀登華山，藉地作筵。方共宴笑，苗忽至，左攜巨尊，右提豚肘，擲地曰：「聞諸君登臨，敬附驥尾。」眾起為禮，相並雜坐，豪飲甚懽。眾欲聯句。苗爭曰：「縱飲甚樂，何苦愁思！」眾不聽，設「金谷之罰」。苗曰：「不佳者，當以軍法從事！」眾笑曰：「罪不至此。」苗曰：「如不見誅，僕武夫亦能之也。」首座靳生曰：「絕巘憑臨眼界空。」苗信口續曰：「唾壺擊缺劍光紅。」下座沉吟既久，苗遂引壺自傾。移時，以次屬句，漸涉鄙俚。苗呼曰：「只此已足，如赦我者，勿作矣！」眾弗聽。苗不可復忍，遽效作龍吟，山谷響應；又起俛仰作獅子舞。詩

思既亂，眾乃罷吟，因而飛觴再酌。時已半酣，客又互誦闡中作，迭相贊賞。苗不欲聽，牽生豁拳。勝負屢分，而諸客誦贊未已。苗厲聲曰：「僕聽之已悉。此等文，只宜向床頭對婆子讀耳，廣眾中刺刺者可厭也！」眾有慚色，更惡其粗莽，遂益高吟。苗怒甚，伏地大吼，立化為虎，撲殺諸客，咆哮而去。所存者，惟生及靳。靳是科領薦。後三年，再經華陰，忽見嵇生，亦山上被噬者。大恐欲馳，靳捉鞵使不得行。靳乃下馬，問其何為。答曰：「我今為苗氏，之俚，從役良苦。必再殺一士人，始可相代。三日後，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，然必在蒼龍嶺下，始是代某者。君於是日，多邀文士於此，即為故人謀也。」

靳不敢辨，敬諾而別。至寓，籌思終夜，莫知為謀，自拚背約，以聽鬼責。適有表戚蔣生來，靳述其異。蔣名下士，邑尤生考居其上，竊懷忌嫉。聞靳言，陰欲陷之。折簡邀尤，與共登臨，自乃著白衣而往，尤亦不解其意。至嶺半，餽酒並陳，敬禮臻至。會郡守登嶺上，與蔣為通家，聞蔣在下，遣人召之。蔣不敢以白衣往，遂與尤易冠服。交著未完，虎驟至，啣蔣而去。

異史氏曰：「得意津津者，捉衿袖，強人聽聞；聞者欠伸屢作，欲睡欲遁，而誦者足蹈手舞，茫不自覺。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，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在也。然嫉忌者易服而斃，則知苗亦無心者耳。故

厭怒者苗也，——非苗也。」

蠍客

南商販蠍者，歲至臨朐，收買甚多。土人持木鉗入山，探穴發石搜捉之。一歲，商復來，寓客邸。忽覺心動，毛髮森悚，急告主人曰：「傷生既多，今見怒於蠶鬼，將殺我矣！急垂拯救！」主人顧室中有巨甕，乃使蹲伏，以甕覆之。移時，一人奔入，黃髮獐醜。問主人：「南客安在？」答曰：「他出。」其人入室四顧，鼻作嗅聲者三，遂出門去。主人曰：「可幸無恙矣。」及啟甕視客，已化為血水。

杜小雷

杜小雷，益都之西山人。母雙盲。杜事之孝，家雖貧，甘旨無缺。一日，將他適，市肉付妻，令作鮓飩。妻最忤逆，切肉時，雜蜣螂其中。母覺臭惡不可食，藏以待子。杜歸，問：「鮓飩美乎？」母搖首，出示子。杜裂視，見蜣螂，怒甚。入室，欲撻妻，又恐母聞。上榻籌思，妻問之，不語。妻自餒，彷徨榻下。久之，喘息有聲。杜叱曰：「不睡，待敲扑耶！」亦竟寂然。起而燭之，但見一豕，細視，則兩足猶人，始知為妻所化。邑令聞之，繫去，使遊四門，以戒眾人。譚薇臣曾親見之。

毛大福

太行毛大福，瘍醫也。一日，行術歸，道遇一狼，吐裹物，蹲道左。毛拾視，則布裹金飾數事。方怪異間，狼前歡躍，略曳袍服，即去。毛行，又曳之。察其意不惡，因從之去。未幾，至穴，見一狼病臥，視頂上有巨瘡，潰腐生蛆。毛悟其意，撥剔淨盡，敷藥如法，乃行。日既晚，狼遙送之。行三四里，又遇數狼，咆哮相侵，懼甚。前狼急入其群，若相告語，眾狼悉散去。毛乃歸。先是，邑有銀商甯泰，被盜殺於途，莫可追詰。會毛貨金飾，為甯所認，執赴公庭。毛訴所從來，官不信，械之。毛冤極不能自伸，惟求寬釋，請問諸狼。官遣兩役押入山，

直抵狼穴。值狼未歸，及暮不至，三人遂反。至半途，遇二狼，其一瘡痕猶在，毛識之，向揖而祝曰：「前蒙餽贈，今遂以此被屈。君不為我昭雪，回去撈掠死矣！」狼見毛被繫，怒奔隸。隸拔刀相向。狼以喙拄地大嗥；嗥兩三聲，山中百狼群集，圍旋隸。隸大窘。狼競前嚙繫索，隸悟其意，解毛縛，狼乃俱去。歸述其狀，官異之，未遽釋毛。後數日，官出行，一狼啣敝履，委道上。官過之，狼又啣履奔前置於道。官命收履，狼乃去。官歸，陰遣人訪履主。或傳某村有叢薪者，被二狼迫逐，啣其履而去。拘來認之，果其履也。遂疑殺甯者必薪，鞫之果然。蓋薪殺甯，取其巨金，衣底藏飾，未遑搜括，被狼啣去也。

昔一穩婆出歸，遇一狼阻道，牽衣若欲召之。乃從去，見雌狼方媿不下。嫗為用力按捺，產下放歸。明日，啣鹿肉置其家以報之。可知此事從來多有。

雹神

唐太史濟武，適日照會安氏葬。道經雹神李左車祠，人游眺。祠前有池，池水清澈，有朱魚數尾游泳其中。內一斜尾魚唼呷水面，見人不驚。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。道士急止勿擊。問其故，言：「池鱗皆龍族，觸之必致風雹。」太史笑其附會之誣，竟擲之。既而升車東行，則有黑雲如蓋，隨之以行。簌簌雹落，大如綿子。又行里餘，始霽。太史弟涼武在後，

追及與語，則竟不知有雹也。問之前行者亦云。太史笑曰：「此豈廣武君作怪耶！」猶未深異。安村外有關聖祠，適有稗販客，釋肩門外，忽棄雙籠，趨祠中，拔架上大刀旋舞。曰：「我李左車也。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，敬先告主人。」數語而醒，不自知其所言，亦不識唐為何人。安氏聞之，大懼。村去祠四十餘里，敬修楮帛祭具，詣祠哀禱，但求憐憫，不敢枉駕。太史怪其敬信之深，問諸主人。主人曰：「雹神靈蹟最著，常託生人以為言，應驗無虛語。若不虔祝以尼其行，則明日風雹立至矣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廣武君在當年，亦老謀壯事者流也。即司雹於東，或亦其不磨之氣，受職於天。然業

已神矣，何必翹然自異哉！唐太史道義文章，天人之欽矚已久，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。」

李八缸

太學李月生，升字翁之次子也。翁最富，以缸貯金，里人稱之「八缸」。翁寢疾，呼子分金：兄八之，弟二之。月生缺望。翁曰：「我非偏有愛憎，藏有窖鏹，必待無多人時，方以畀汝，勿急也。」過數日，翁益彌留。月生慮一旦不虞，覷無人，即床頭祕訊之。翁曰：「人生苦樂，皆有定數。汝方享妻賢之福，故不宜再助多金，以增汝過。」蓋月生妻車氏，最賢，有桓、孟之德，故云。月生固哀之。怒曰：「

汝尚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，即予千金，亦立盡耳。苟不至山窮水盡時，勿望給與也！」月生孝友敦篤，亦即不敢復言。無何，翁大漸，尋卒。幸兄賢，齋葬之謀，勿與校計。月生又天真爛漫，不較錙銖，且好客善飲，炊黍治具，日促妻三四作，不甚理家人生產。里中無賴窺其懦，輒魚肉之。踰數年，家漸落。窘急時，賴兄小周給，不至大困。無何，兄以老病卒，益失所助，至絕糧食。春貸秋償，田所出，登場輒盡。乃割畝為活，業益消滅。又數年，妻及長子相繼殂謝，無聊益甚。尋買販羊者之妻徐，翼得其小阜；而徐性剛烈，日凌藉之，至不敢與親朋通弔慶禮。忽一夜夢父曰：「今汝所遭，可謂山窮水盡矣。嘗許汝窖

金，今其可矣。」問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明日畀汝。」醒而異之，猶謂是貧中之積想也。次日，發土葺墉，掘得巨金，始悟向言「無多人」，乃死亡將半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月生，余杵臼交，為人樸誠無偽。余兄弟與交，哀樂輒相共。數年來，村隔十餘里，老死竟不相聞。余偶過其居里，因亦不敢過問之。則月生之苦況，蓋有不可明言者矣。忽聞暴得千金，不覺為之鼓舞。嗚呼！翁臨終之治命，昔習聞之，而不意其言皆讖也。抑何其神哉！」

老龍缸戶

朱公徽蔭巡撫粵東時，往來商旅，多告無頭冤狀。千里行人，死不見屍，數客同遊，全無音信，積案纍纍，莫可究詰。初告，有司尚發牒行緝；迨投狀既多，竟置不問。公蒞任，歷稽舊案，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，其千里無主者，更不知凡幾。公駭異惻怛，籌思廢寢。遍訪僚屬，迄少方略。於是潔誠熏沐，致檄城隍之神。已而齋寢，恍惚見一官僚，搢笏而入。問：「何官？」答云：「城隍劉某。」「將何言？」曰：「鬢邊垂雪，天際生雲，水中漂木，壁上安門。」言已而退。既醒，隱謎不解。輾轉終宵，忽悟曰：「垂雪者，老也；生雲者，龍也；水上木為舡；壁上門為戶；豈非『老龍舡戶』耶！」蓋省之東北，曰小

嶺、曰藍關，源自老龍津，以達南海，嶺外巨商，每由此入粵。公遣武弁，密授機謀，捉龍津駕舟者，次第擒獲五十餘名，皆不械而服。蓋此等賊以舟渡為名，賺客登舟，或投蒙藥，或燒悶香，致客沉迷不醒；而後剖腹納石，以沉水底。冤慘極矣！自昭雪後，遐邇懽騰，謠頌成集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剖腹沉石，慘冤已甚，而木雕之有司，絕不少關痛癢豈特粵東之暗無天日哉！公至則鬼神效靈，覆盆俱照，何其異哉！然公非有四目兩口，不過痼瘵之念，積於中者至耳。彼巍巍然，出則刀戟橫路，入則蘭麝熏心，尊優雖至，究何異於老龍缸戶哉！」

青城婦

費邑高夢說為成都守，有一奇獄。先是，有西商客成都，娶青城山寡婦。既而以故西歸，年餘復返。夫妻一聚，而商暴卒。同商疑而告官，官亦疑婦有私，苦訊之。橫加酷掠，卒無詞。牒解上司，並少實情，淹繫獄底，積有時日。後高署有患病者，延一老醫，適相言及。醫聞之，遽曰：「婦尖嘴否？」問：「何說？」初不言，詰再三，始曰：「此處繞青城山有數村落，其中婦女多為蛇交，則生女尖喙，陰中有物類蛇舌。至淫縱時，則舌或出，一人陰管，男子陽脫立死。」高聞之駭，尚未深信。醫曰：「此處有巫媪能內藥使婦意蕩，舌自出，是否可以驗見。」高即

如言，使媪治之，舌果出，疑始解。牒報郡。上官皆如法驗之，乃釋婦罪。

鴉鳥

長山楊令，性奇貪。康熙乙亥間，西塞用兵，市民間騾馬運糧。楊假此搜括，地方頭畜一空。周村為商賈所集，趁墟者車馬輻輳。楊率健丁悉篡奪之，不下數百餘頭。四方估客，無處控告。時諸令皆以公務在省。適益都令董、萊蕪令范、新城令孫，會集旅舍。有山西二商，迎門號愬，蓋有健騾四頭，俱被搶掠，道遠失業，不能歸，哀求諸公為緩頰也。三公憐其情，許之。遂共詣楊。楊治具相款。酒既行，眾言

來意。楊不聽。眾言之益切。楊舉酒促醕以亂之，曰：「某有一令，不能者罰。須一天上、一地下、一古人，左右問所執何物，口道何詞，隨問答之。」便倡云：「天上有月輪，地下有崑崙，有一古人劉伯倫。左問所執何物，答云：『手執酒杯。』右問口道何詞，答云：『道是酒杯之外不須提。』」范公云：「天上有廣寒宮，地下有乾清宮，有一古人姜太公。手執釣魚竿，道是『願者上鉤』。」孫云：「天上有天河，地下有黃河，有一古人是蕭何。手執一本大清律，道是『臧官臧吏』。」楊有慚色，沉吟久之，曰：「某又有之。天上有靈山，地下有泰山，有一古人是寒山。手執一帚，道是『各人自掃門前雪』。」

眾相視腆然。忽一少年傲岸而入，袍服華整，舉手作禮。共挽坐，酌以大斗。少年笑曰：「酒且勿飲。聞諸公雅令，願獻芻蕘。」眾請之。少年曰：「天上有玉帝，地下有皇帝，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。手執三尺劍，道是『貪官剝皮』。」眾大笑。楊恚罵曰：「何處狂生敢爾！」命隸執之。少年躍登几上，化為鴉，沖簾飛出，集庭樹間，四顧室中，作笑聲。主人擊之，且飛且笑而去。異史氏曰：「市馬之役，諸大令健畜盈庭者十之七，而千百為群，作騾馬賈者，長山外不數數見也。聖明天子愛惜民力，取一物必償其值，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！鴉所至，人最厭其笑，兒女共唾之，以為不祥。此一笑，則何異於鳳鳴哉！」

古瓶

淄邑北村井涸，村人甲、乙縋入淘之。掘尺餘，得髑髏。誤破之，口含黃金，喜納腰橐。復掘，又得髑髏六七枚。悉破之，無金。其旁有磁瓶二、銅器一。器大可合抱，重數十斤，側有雙環，不知何用，斑駁陸離。瓶亦古，非近款。既出井，甲、乙皆死。移時乙蘇，曰：「我乃漢人。遭新莽之亂，全家投井中。適有少金，因內口中，實非含斂之物，人人都有也。奈何遍碎頭顱？情殊可恨！」眾香楮共祝之，許為殯葬，乙乃愈；甲則不能復生矣。顏鎮孫生聞其

異，購銅器而去。袁孝廉宣四得一瓶，可驗陰晴：見有一點潤處，初如粟米，漸闊漸滿，未幾雨至；潤退，則雲開天霽。其一人張秀才家，可志朔望：朔則黑點起如豆，與日俱長；望則一瓶遍滿；既望，又以次而退，至晦則復其初。以埋土中久，瓶口有小石黏口上，刷剔不可下。敲去之，石落而口微缺，亦一憾事。浸花其中，落花結實，與在樹者無異雲。

元少先生

韓元少先生為諸生時，有吏突至，白主人慾延作師，而殊無名刺。問其家閥，含糊對之。束帛緘贄，儀禮優渥。先生許之，約期而去。至日，果以輿來。

迤邐而往，道路皆所未經。忽睹殿閣，下車入，氣象類藩邸。既就館，酒炙紛羅，勸客自進，並無主人。筵既撤，則公子出拜；年十五六，姿表秀異。展禮罷，趨就他舍，請業始至師所。公子甚慧，聞義輒通。先生以不知家世，頗懷疑悶。館有二僮給役，私詰之，皆不對。問：「主人何在？」答以事忙。先生求導窺之，僮不可。屢求之，乃導至一處，聞拷楚聲。自門隙目注之，見一王者坐殿上，階下劍樹刀山，皆冥中事。大駭。方將卻步，內已知之，因罷政，叱退諸鬼，疾呼僮。僮變色曰：「我為先生，禍及身矣！」戰惕奔入。王者怒曰：「何敢引人私窺！」即以巨鞭重笞訖。乃召先生入，曰：「所以不見

者，以幽明異路。今已知之，勢難再聚。」因贈束金使行。曰：「君天下第一人，但坎壈未盡耳。」使青衣捉騎送之。先生疑身已死，青衣曰：「何得便爾！先生食御一切，置自俗間，非冥中物也。」既歸，坎壈數年，中會、狀，其言皆驗。

薛慰娘

豐玉桂，聊城儒生也。貧無生業。萬歷間，歲大侵，孑然南遁。及歸，至沂而病。力疾行數里，至城南叢葬處，益憊，因傍冢臥。忽如夢，至一村，有叟自門中出，邀生入。屋兩楹，亦殊草草。室內一女，年十六七，儀容慧雅。叟使淪柏枝湯，以陶器供

客。因詰生里居、年齒，既已，乃曰：「洪都姓李，平陽族。流寓此間，今三十二年矣。君志此門戶，余家子孫如見探訪，即煩指示之。老夫不敢忘義。義女慰娘，頗不醜，可配君子。三豚兒到日，即遣主盟。」

生喜，拜曰：「犬馬齒二十有二，尚少良配。惠以眷好，固佳；但何處得翁之家人而告訴也？」

叟曰：「君但住北村中，相待月餘，自有來者，止求不憚煩耳。」

生恐其言不信，要之曰：「實告翁：僕故家徒四壁，恐後日不如所望，中道之棄，人所難堪。即無姻好，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，即何妨質言之也？」

叟笑曰：「君欲老夫旦旦耶？我稔知君貧。此訂非專為君，慰娘孤而無依，相託已久，不忍聽其流落，故以

奉君子耳。何見疑！」即捉臂送生出，拱手闔扉而去。生覺，則身臥冢邊，日已將午。漸起，次且入村。村人見之皆驚，謂其已死道旁經日矣。頓悟叟即冢中人也，隱而不言，但求寄寓。村人恐其復死，莫敢留。村有秀才與同姓，聞之，趨詰家世，蓋生總服叔也。喜導至家，餌治之，數日尋愈。因述所遇，叔亦驚異，遂坐待以覘其變。居無何，果有官人至村，訪父墓址，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。先是，其父李洪都，與同鄉某甲行賈，死於沂，某因瘞諸叢葬處。既歸，某亦死。是時翁三子皆幼。長伯仁，舉進士，令淮南。數遣人尋父墓，迄無知者。次仲道，舉孝廉。叔向最少，亦登第。於是親求父母，至沂遍訪。是日

至，村人皆莫識。生乃引至墓所，指示之。叔向未敢信，生為具陳所遇，叔向奇之。審視兩墳相接，或言三年前有宦者，葬少妾於此。叔向恐誤發他冢，生遂以所臥處示之。叔向命舁材其側，始發冢。冢開，則見女屍，服妝黯敗，而粉黛如生。叔向知其誤，駭極，莫知所為。而女已頓起，四顧曰：「三哥來耶？」叔向驚，就問之，則慰娘也。乃解衣蔽覆，舁歸逆旅。急發旁冢，冀父復活。既發，則膚革猶存，撫之僵燥，悲哀不已。裝斂入村，清醮七日；女亦縗經若女。忽告叔向曰：「曩阿翁有黃金二錠，曾分一為妾作奩。妾以孤弱無藏所，僅以絲線繫腰，而未將去，兄得之否？」叔向不知，乃使生反求諸壙，果得之，

一如女言。叔向仍以線誌者分贈慰娘。暇乃審其家世。先是，女父薛寅侯無子，止生慰娘，甚鐘愛之。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，將媪問渡。操舟者乃金陵媒也。適有宦者，任滿赴都，遣覓美妾，凡歷數家，無當意者，將為扁舟詣廣陵。忽遇女，隱生詭謀，急招附渡。媪素識之，遂與共濟。中途，投毒食中，女、媪皆迷。推媪墮江；載女而返，以重金賣諸宦者。入門，嫡始知，怒甚。女又惘然，莫知為禮，遂撻楚而囚禁之。北渡三日，女方醒。婢言始末，女大泣。一夜，宿於沂，自經死，乃瘞諸亂冢中。女在墓，為群鬼所凌，李翁時呵護之，女乃父事翁。翁曰：「汝命合不死，當為擇一快婿。」前生既見而出，反謂女

曰：「此生品誼可託。待汝三兄至，為汝主婚。」一日曰：「汝可歸候，汝三兄將來矣。」蓋即發墓之日也。女於喪次，為叔向緬述之。叔向歎息良久，乃以慰娘為妹，俾從李姓。略買衣妝，遣歸生。曰：「資斧無多，不能為妹子辦妝。意將偕歸，以慰母心，如何？」女亦欣然。於是夫妻從叔向，輦柩並發。及歸，母詰得其故，愛逾所生，館諸別院。喪次，女哀悼過於兒孫。母益憐之，不令東歸，囑諸子為之買宅。適有馮氏賣宅，直六白金。倉猝未能取盈，暫收契券，約日交兌。及期，馮早至；適女亦從別院入省母，突見之，絕似當年操舟人。馮見亦驚。女趨過之。兩兄亦以母小恙，俱集母所。女問：「廳前跽躓

者為誰？」仲道曰：「幾忘卻，此必前日賣宅者也。」即起欲出。女止之，告以所疑，使詰難之。仲道諾而出，則馮已去，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。因問：「何來？」曰：「昨夕馮某浼早登堂，一署券保。適途遇之，雲偶有所忘，暫歸便返，使僕坐以待之。」少間，生及叔向皆至，遂相攀談。慰娘以馮故，潛來屏後窺客，細視之，則其父也。突出，持抱大哭。翁驚涕曰：「吾兒何來！」眾始知薛即寅侯也。仲道雖於街頭常遇，初未悉其名字。至是共喜，為述前因，設酒相慶。因留信宿，自道行蹤。蓋失女後，妻以悲死，鰥居無依，故遊學至此也。生約買宅後，迎與同居。翁次日往探，馮則舉家遁去，乃知殺媪賣女者，

即其人也。馮初至平陽，貿易成家；比年賭博，日就消乏，故貨居宅，賣女之資，亦瀕盡矣。慰娘得所，亦不甚仇之，但擇日徙居，更不追其所往。李母餽遺不絕，一切日用皆供給之。生遂家於平陽，但歸試甚苦。幸是科舉孝廉。慰娘富貴，每念媪為己死，思報其子。媪夫姓殷，一子名富，好博，貧無立錫。一日，博局爭注，毆殺人命，亡歸平陽，遠投慰娘。生遂留之門下。研詰所殺姓名，蓋即操舟馮某也。駭歎久之，因為道破，乃知馮即殺母仇人也。益喜，遂役生家。薛寅侯就養於媪，媪為買婦，生子女各一焉。

田子成

江寧田子成，過洞庭，舟覆而沒。子良耜，明季進士，時在抱中。妻杜氏，聞訃，仰藥而死。良耜受庶祖母撫養成立，筮仕湖北。年餘，奉憲命營務湖南。至洞庭，痛哭而返。自告才力不及，降縣丞，隸漢陽，辭不就。院司強督促之乃就。輒放蕩江湖間，不以官職自守。一夕，艤舟江岸，聞洞簫聲，抑揚可聽。乘月步去，約半里許，見曠野中，茅屋數椽，熒熒燈火；近窗窺之，有三人對酌其中。上座一秀才，年三十許；下座一叟；側座吹簫者，年最少。吹竟，叟擊節贊佳。秀才面壁吟思，若罔聞。叟曰：「盧十兄必有佳作，請長吟，俾得共賞之。」秀才乃吟曰：「滿江風月冷淒淒，瘦草零花化作泥。千里雲山飛不

到，夢魂夜夜竹橋西。」吟聲愴惻。叟笑曰：「盧十兄故態作矣！」因酌以巨觥，曰：「老夫不能屬和，請歌以侑酒。」乃歌「蘭陵美酒」之什。歌已，一座解頤。少年起曰：「我視月斜何度矣。」突出見客，拍手曰：「窗外有人，我等狂態盡露也！」遂挽客人，共一舉手。叟使與少年相對坐。試其杯皆冷酒，辭不飲。少年起以葦炬燎壺而進之。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，叟固止之。因訊邦族，良耜具道生平。叟致敬曰：「吾鄉父母也。少君姓江，此間土著。」指少年曰：「此江西杜野侯。」又指秀才：「此盧十兄，與公同鄉。」盧自見良耜，殊偃蹇不甚為禮。良耜因問：「家居何里？如此清才，殊早不聞。」答曰：「

流寓已久，親族恆不相識，可歎人也！」言之哀楚。叟搖手亂之曰：「好客相逢，不理觴政，聒絮如此，厭人聽聞！」遂把杯自飲，曰：「一令請共行之，不能者罰。每擲三色，以相逢為率，須一古典相合。」乃擲得麼二三，唱曰：「三加麼二點相同，雞黍三年約范公：朋友喜相逢。」次少年，擲得雙二單四，曰：「不讀書人，但見俚典，勿以為笑。四加雙二點相同，四人聚義古城中：兄弟喜相逢。」盧得雙麼單二，曰：「二加雙麼點相同，呂向兩手抱老翁：父子喜相逢。」良耜擲，復與盧同，曰：「二加雙麼點相同，茅容二簋款林宗：主客喜相逢。」令畢，良耜興辭。盧始起曰：「故鄉之誼，未遑傾吐，何別之遽？」

將有所問，願少留也。」良耜復坐，問：「何言？」曰：「僕有老友某，沒於洞庭，與君同族否？」良耜曰：「是先君也，何以相識？」曰：「少時相善。沒日，惟僕見之，因收其骨，葬江邊耳。」良耜出涕下拜，求指墓所。盧曰：「明日來此，當指示之。要亦易辨，去此數武，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。」良耜灑涕，與眾拱別。至舟，終夜不寢，念盧情詞似皆有因。昧爽而往，則舍宇全無，益駭。因遵所指處尋墓，果得之。叢蘆其上，數之，適符其數。恍然悟盧十兄之稱，皆其寓言；所遇，乃其父之鬼也。細問土人，則二十年前，有高翁富而好善，溺水者皆拯其屍而埋之，故有數墳在焉。遂發冢負骨，棄官而返。歸

告祖母，質其狀貌皆確。江西杜野侯，乃其表兄，年十九，溺於江；後其父流寓江西。又悟杜夫人歿後，葬竹橋之西，故詩中憶之也。但不知叟何人耳。

王桂菴

王樨，字桂菴，大名世家子。適南遊。泊舟江岸。鄰舟有榜人女，繡履其中，風姿韶絕。王窺既久，女若不覺。王朗吟「洛陽女兒對門居」，故使女聞。女似解其為己者，略舉首一斜瞬之，俛首繡如故。王神志益馳，以金一錠投之，墮女襟上；女拾棄之，金落岸邊。王拾歸，益怪之，又以金釧擲之，墮足下；女操業不顧。無何，榜人自他歸。王恐其見釧

研詰，心急甚；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。榜人解纜，逕去。王心情喪惘，癡坐凝思。時王方喪偶，悔不即媒定之。乃詢舟人，皆不識其何姓。返舟急追之，杳不知其所往。不得已，返舟而南。務畢，北旋，又沿江細訪，並無音耗。抵家，寢食皆縈念之。踰年，復南，買舟江際，若家焉。日日細數行舟，往來者帆楫皆熟，而曩舟殊杳。居半年，貲罄而歸。行思坐想，不能少置。一夜，夢至江村，過數門，見一家柴扉南向，門內疏竹為籬，意是亭園，逕入。有夜合一株，紅絲滿樹。隱念：詩中「門前一樹馬櫻花」，此其是矣。過數武，葦笆光潔。又入之，見北舍三楹，雙扉闔焉。南有小舍，紅蕉蔽窗。探身一窺，則梳架當

門，罨畫裙其上，知為女子閨闈，愕然卻退；而內亦覺之，有奔出瞰客者，粉黛微呈，則舟中人也。喜出望外，曰：「亦有相逢之期乎！」方將狎就，女父適歸，倏然驚覺，始知是夢。景物歷歷，如在目前。祕之，恐與人言，破此佳夢。又年餘，再適鎮江。郡南有徐太僕，與有世誼，招飲。信馬而去，誤入小村，道途景象，彷彿平生所歷。一門內，馬纓一樹，夢境宛然。駭極，投鞭而入。種種物色，與夢無別。再入，則房舍一如其數。夢既驗，不復疑慮，直趨南舍，舟中人果在其中。遙見王，驚起，以扉自幃，叱問：「何處男子？」王逡巡間，猶疑是夢。女見步趨甚近，闐然扃戶。王曰：「卿不憶擲釧者耶？」備述

相思之苦，且言夢徵。女隔窗審其家世，王具道之。女曰：「既屬宦裔，中饋必有佳人，焉用妾？」王曰：「非以卿故，昏娶固已久矣！」女曰：「果如所云，足知君心。妾此情難告父母，然亦方命而絕數家。金釧猶在，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。父母偶適外戚，行且至。君姑退，倩冰委禽，計無不遂；若望以非禮成耦，則用心左矣。」王倉卒欲出。女遙呼王郎曰：「妾芸娘，姓孟氏。父字江籬。」王記而出。罷筵早返，謁江籬。江迎入，設坐籬下。王自道家閥，即致來意，兼納百金為聘。翁曰：「息女已字矣。」王曰：「訊之甚確，固待聘耳，何見絕之深？」翁曰：「適間所說，不敢為誑。」王神情俱失，拱別而

返。當夜輾轉，無人可媒。向欲以情告太僕，恐娶榜人女為先生笑；今情急，無可為媒，質明，詣太僕，實告之。太僕曰：「此翁與有瓜葛，是祖母嫡孫，何不早言？」王始吐隱情。太僕疑曰：「江離固貧，素不以操舟為業，得毋誤乎？」乃遣子大郎詣孟。孟曰：「僕雖空匱，非賣昏者。曩公子以金自媒，諒僕必為利動，故不敢附為婚姻。既承先生命，必無錯謬。但頑女頗恃嬌愛，好門戶輒便拗卻，不得不與商榷，免他日怨婚也。」遂起，少入而返，拱手一如尊命，約期乃別。大郎復命，王乃盛備禽妝，納采於孟，假館太僕之家，親迎成禮。居三日，辭岳北歸。夜宿舟中，問芸娘曰：「向於此處遇卿，固疑不類舟

人子。當日泛舟何之？」答云：「妾叔家江北，偶借扁舟一省視耳。妾家僅可自給，然儻來物頗不貴視之。笑君雙瞳如豆，屢以金貲動人。初聞吟聲，知為風雅士，又疑為儂薄子作蕩婦挑之也。使父見金釧，君死無地矣。妾憐才心切否？」王笑曰：「卿固黠甚，然亦墮吾術矣！」女問：「何事？」王止而不言。又固詰之，乃曰：「家門日近，此亦不能終祕。實告卿：我家中固有妻在，吳尚書女也。」芸娘不信，王故壯其詞以實之。芸娘色變，默移時，遽起，奔出；王屣履追之，則已投江中矣。王大呼，諸船驚鬧，夜色昏蒙，惟有滿江星點而已。王悼痛終夜，沿江而下，以重價覓其骸骨，亦無見者。邑邑而歸，憂

痛交集。又恐翁來視女，無詞可對。有姊丈官河南，遂命駕造之，年餘始歸。途中遇雨，休裝民舍，見房廊清潔，有老嫗弄兒廈間。兒見王入，即撲求抱，王怪之。又視兒秀婉可愛，攬置膝頭，嫗喚之，不去。少頃，雨霽，王舉兒付嫗，下堂趣裝。兒啼曰：「阿爹去矣！」嫗恥之，呵之不止，強抱而去。王坐待治任，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，則芸娘也。方詫異間，芸娘罵曰：「負心郎！遺此一塊肉，焉置之？」王乃知為己子。酸來刺心，不暇問其往跡，先以前言之戲，矢日自白。芸娘始反怒為悲。相向涕零。先是，第主莫翁，六旬無子，攜媪往朝南海。歸途泊江際，芸娘隨波下，適觸翁舟。翁命從人拯出之，療控終

夜，始漸蘇。翁媪視之，是好女子，甚喜，以為己女，攜歸。居數月，欲為擇婿，女不可。踰十月，生一子，名曰寄生。王避雨其家，寄生方周歲也。王於是解裝，入拜翁媪，遂為岳婿。居數日，始舉家歸。至，則孟翁坐待，已兩月矣。翁初至，見僕輩情詞恍惚，心頗疑怪；既見，始共懽慰。歷述所遭，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。

寄生

寄生字王孫，郡中名士。父母以其襁褓認父，謂有夙惠，鍾愛之。長益秀美，八九歲能文，十四入郡庠。每自擇偶。父桂菴有妹二娘，適鄭秀才子僑，生

女閨秀，慧豔絕倫。王孫見之，心切愛慕。積久，寢食俱廢。父母大憂，苦研詰之，遂以實告。父遣冰於鄭；鄭性方謹，以中表為嫌，卻之。王孫愈病。母計無所出，陰婉致二娘，但求閨秀一臨存之。鄭聞，益怒，出惡聲焉。父母既絕望，聽之而已。郡有大姓張氏，五女皆美；幼者名五可，尤冠諸姊，擇婿未字。一日，上墓，途遇王孫，自輿中窺見，歸以白母。母沈知其意，見媒媪于氏，微示之。媪遂詣王所。時王孫方病，訊知，笑曰：「此病老身能醫之。」芸娘問故。媪述張氏意，極道五可之美。芸娘喜，使媪往候王孫。媪入，撫王孫而告之。王孫搖首曰：「醫不對症，奈何！」媪笑曰：「但問醫良否耳；其良也，召

和而緩至，可矣；執其人以求之，守死而待之，不亦癡乎？」王孫歛歔曰：「但天下之醫，無愈和者。」媪曰：「何見之不廣也？」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，神情態度，口寫而手狀之。王孫又搖首曰：「媪休矣！此餘願所不及也。」反身向壁，不復聽矣。媪見其志不移，遂去。一日，王孫沉痾中，忽一婢人曰：「所思之人至矣！」喜極，躍然而起。急出舍，則麗人已 在庭中。細認之，卻非閨秀，著松花色細褶繡裙，雙鉤微露，神仙不啻也。拜問姓名，答曰：「妾，五可也。君深於情者，而獨鍾閨秀，使人不平。」王孫謝曰：「生平未見顏色，故日中止一閨秀。今知罪矣！」遂與要誓。方握手殷殷，適母來撫摩，遽然而覺，

則一夢也。回思聲容笑貌，宛在目。陰念：五可果如所夢，何必求所難邁。因而以夢告母。母喜其念少奪，急欲媒之。王孫恐夢見不的，託鄰媪素識張氏者，偽以他故詣之，囑其潛相五可。媪至其家，五可方病，靠枕支頤，婀娜之態，傾絕一世。近問：「何恙？」女默然弄帶，不作一語。母代答曰：「非病也。連日與爹娘負氣耳！」媪問故。曰：「諸家問名，皆不願，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。是為母者勸之急，遂作意不食數日矣。」媪笑曰：「娘子若配王郎，真是玉人成雙也。渠若見五娘，恐又憔悴死矣！我歸，即令倩冰，如何？」五可止之曰：「姥勿爾！恐其不諧，益增笑耳！」媪銳然以必成自任，五可方

微笑。媼歸，復命，一如媒媼言。王孫詳問衣履，亦與夢合，大悅。意雖稍舒，然終不以人言為信。過數日，漸瘳，祕招於媼來，謀以親見五可。媼難之，姑應而去。久之，不至。方欲覓問，媼忽忻然來曰：「機幸可圖。五娘向有小恙，日令婢輩將扶，移過對院。公子往伏伺之，五娘行緩澀，委曲可以盡睹矣。」王孫喜，明日，命駕早往，媼先在焉。即令繫馬村樹，引入臨路舍，設座掩扉而去。少間，五可果扶婢出。王孫自門隙目注之。女從門外過，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，王孫窺覘盡悉，意顫不能自持。未幾，媼至，曰：「可以代閨秀否？」王孫申謝而返，始告父母，遣媒要盟。及灼往，則五可已別字矣。王孫失

意，悔悶欲死，即刻復病。父母憂甚，責其自誤。王孫無詞，惟日飲米汁一合。積數日，雞骨支床，較前尤甚。媪忽至，驚曰：「何憊之甚？」王孫涕下，以情告。媪笑曰：「癡公子！前日人趁汝來，而故卻之；今日汝求人，而能必遂耶？雖然，尚可為力。早與老身謀，即許京都皇子，能奪還也。」王孫大悅，求策。媪命函啟遣伴，約次日候於張所。桂菴恐以唐突見拒。媪曰：「前與張公業有成言，延數日而遽悔之；且彼字他家，尚無函信。諺云：『先炊者先餐。』何疑也！」桂菴從之。次日，二僕往，並無異詞，厚犒而歸。王孫病頓起。由此閨秀之想遂絕。初，鄭子僑卻聘，閨秀頗不懌；及聞張氏婚成，心愈抑鬱，

遂病，日就支離。父母詰之，不肯言。婢窺其意，隱以告母。鄭聞之，怒不醫，以聽其死。二娘對曰：「吾姪亦殊不惡，何守頭巾戒，殺吾嬌女！」鄭恚曰：「若所生女，不如早亡，免貽笑柄！」以此夫妻反目。二娘故與女言，將使仍歸王孫，若為媵。女俛首不言，意若甚願。二娘商鄭，鄭更怒，一付二娘，置女度外，不復預聞。二娘愛女切，欲實其言。女乃喜，病漸瘥。竊探王孫，親迎有日矣。及期，以姪完婚，偽欲歸寧，昧旦，使人求僕輿於兄。兄最友愛，又以居村鄰近，遂以所備親迎車馬，先迎二娘。既至，則妝女人車，使兩僕兩媪護送之。到門，以氈貼地而入。時鼓樂已集，從僕叱令吹播，一時人聲沸

眙。王孫奔視，則女子以紅帕蒙首，駭極，欲奔；鄭僕夾扶，便令交拜。王孫不知何由，即便拜訖。二媪扶女，逕坐青廬，始知其閨秀也。舉家皇亂，莫知所為。時漸瀕暮，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。桂菴遣僕以情告張；張怒，遂欲斷絕。五可不肯，曰：「彼雖先至，未受雁采；不如仍使親迎。」父納其言，以對來使。使歸，桂菴終不敢從。相對籌思，喜怒俱無所施。張待之既久，知其不行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，因另設青帳於別室。而王孫周旋兩間，蹀躞無以自處。母乃調停於中，使序行以齒，二女皆諾。及五可聞閨秀差長，稱「姊」有難色。母甚慮之。比三朝公會，五可見閨秀風致宜人，不覺右之，自是始定。然

父母恐其積久不相能，而二女卻無間言，衣履易著，相愛如姊妹焉。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。笑曰：「無他，聊報君之卻於媪耳。尚未見妾，意中止有閨秀；即見妾，亦略斬之，以覘君之視妾，較閨秀何如也。使君為伊病，而不為妾病，則亦不必強求容矣。」王孫笑曰：「報亦慘矣！然非於媪，何得一覲芳容。」五可曰：「是妾自欲見君，媪何能為。過舍門時，豈不知眈眈者在內耶。夢中業相要，何尚未知信耶？」王孫驚問：「何知？」曰：「妾病中夢至君家，以為妄；後聞君亦夢，妾乃知魂魄真到此也。」王孫異之，遂述所夢，時日悉符。父子之良緣，皆以夢成，亦奇情也。故並誌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父癡於情，子遂幾為情死。所謂情種，其王孫之謂與？不有善夢之父，何生離魂之子哉！」

周生

周主者，淄邑之幕客。令公出，夫人徐，有朝碧霞元君之願，以道遠故，將遣僕齎儀代往。使周為祝文。周作駢詞，歷敘平生，頗涉狎謔。中有云：「栽般陽滿縣之花，偏憐斷袖；置夾谷彌山之草，惟愛餘桃。」此訴夫人所憤也，類此甚多。脫稿，示同幕凌生。凌以為褻，戒勿用。弗聽，付僕而去。未幾，周主卒於署；既而僕亦死；徐夫人產後，亦病卒。人猶

未之異也。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，夜與凌生同宿。夢父戒之曰：「文字不可不慎也！我不聽凌君言，遂以褻詞，致干神怒，遽夭天年；又貽累徐夫人，且殃及焚文之僕；恐冥罰尤不免也！」醒而告凌，凌亦夢同，因述其文。周子為之惕然。

異史氏曰：「恣情縱筆，輒灑灑自快，此文客之常也。然姪嫚之詞，何敢以告神明哉！狂生無知，冥譴其所應爾。但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，駢死而不知其罪，不亦與刑律中分首從者，殊多憤憤耶？冤已！」

褚遂良

長山趙某，稅屋大姓。病癥結，又孤貧，奄然就斃。一日，力疾就涼，移臥簷下。既醒，見絕代麗人坐其傍。因詰問之。女曰：「我特來為汝作婦。」某驚曰：「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；且奄奄一息，有婦何為！」女曰：「我能治之。」某曰：「我病非倉猝可除；縱有良方，其如無貲買藥何！」女曰：「我醫疾不用藥也。」遂以手按趙腹，力摩之。覺其掌熱如火。移時，腹中痞塊，隱隱作解拆聲。又少時，欲登廁。急起，走數武，解衣大下，膠液流離，結塊盡出，覺通體爽快。返臥故處，謂女曰：「娘子何人？」祈告姓氏，以便尸祝。」答云：「我狐仙也。君乃唐朝褚遂良，曾有恩於妾家，每銘心欲一圖報。日相尋

覓，今始得見，夙願可酬矣。」某自慚形穢，又慮茅屋灶煤，玷染華裳。女但請行。趙乃導人家，土莖無席，灶冷無煙，曰：「無論光景如此，不堪相辱；即卿能甘之，請視甕底空空，又何以養妻子？」女但言：「無慮。」言次，一回頭，見榻上氈席衾褥已設；方將致詰，又轉瞬，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，諸物已悉變易，几案精潔，饒酒並陳矣。遂相歡飲。日暮，與同狎寢，如夫婦。主人聞其異，請一見之，女即出見。無難色。由此四方傳播，造門者甚夥。女並不拒絕。或設筵招之，女必與夫俱。一日，座中一孝廉，陰萌淫念。女已知之，忽加諂讓。即以手推其首；首過櫺外，而身猶在室，出入轉側，皆所不能。

因共哀免，方曳出之。積年餘，造請者日益煩，女頗厭之。被拒者輒罵趙。值端陽，飲酒高會，忽一白兔躍入。女起曰：「春藥翁來見召矣！」謂兔曰：「請先行。」兔趨出，逕去。女命趙取梯。趙於舍後負長梯來，高數丈。庭有大樹一章，便倚其上；梯更高於樹杪。女先登，趙亦隨之。女回首曰：「親賓有願從者，當即移步。」眾相視不敢登。惟主人一僮，踴躍從其後。上上益高，梯盡雲接，不可見矣。共視其梯，則多年破扉，去其白板耳。群入其室，灰壁敗灶依然，他無一物。猶意僮返可問，竟終杳已。

劉全

鄒平牛醫侯某，荷飯餉耕者。至野，有風旋其前，侯即以杓掬漿祝奠之。盡數杓，風始去。一日適城隍廟，閒步廊下，見內塑劉全獻瓜像，被鳥雀遺糞，糊蔽目睛。侯曰：「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！」因以爪甲為除去之。後數年，病臥，被二皂攝去。至官衙前，逼索財賄甚苦。侯方無所為計，忽自內一綠衣人出，見之訝曰：「侯翁何來？」侯便告訴。綠衣人責二皂曰：「此汝侯大爺，何得無禮！」二皂喏喏，遜謝不知。俄聞鼓聲如雷。綠衣人曰：「早衙矣。」遂與俱入，令立墀下，曰：「姑立此，我為汝問之。」遂上堂點手，招一吏人下，略道數語。吏人見侯拱手曰：「侯大哥來耶？汝亦無甚大事，有一馬相訟，

一質便可復返。」遂別而去。少間，堂上呼侯名，侯上跪，一馬亦跪。官問侯：「馬言被汝藥死，有諸？」侯曰：「彼得瘟症，某以瘟方治之。既藥不瘳，隔日而死，與某何涉？」馬作人言，兩相苦。官命稽籍，籍註馬壽若干，應死於某年月日，數確符。因訶曰：「此汝天數已盡，何得妄控！」叱之而去。因謂侯曰：「汝存心方便，可以不死。」仍命二皂送回。前二人亦與俱出，又囑途中善相視。侯曰：「今日雖蒙覆庇，生平實未識荊。乞示姓字，以圖啣報。」綠衣人曰：「三年前，僕從泰山來，焦渴欲死。經君村外，蒙以杓漿見飲，至今不忘。」吏人曰：「某即劉全。曩被雀糞之污，悶不可耐，君手為滌除，是以耿

耿。奈冥間酒饌，不可以奉賓客，請即別矣。」侯始悟，乃歸。既至家，款留二皂。皂並不敢飲其杯水。侯甦，蓋死已踰兩日矣。從此益修善。每逢節序，必以漿酒酌劉全。年八旬，尚強健，能超乘馳走。一日，途間見劉全騎馬來，若將遠行。拱手道溫涼畢，劉曰：「君數已盡，勾牒出矣。勾役欲相招，我禁使弗須。君可歸治後事，三日後，我來同君行。地下代買小缺，亦無苦也。」遂去。侯歸告妻子，招別戚友，棺衾俱備。第四日日暮，對眾曰：「劉大哥來矣。」入棺遂歿。

土化兔

靖逆侯張勇鎮蘭州時，出獵獲兔甚多，中有半身或兩股尚為土質。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兔。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。

鳥使

苑城史烏程家居，忽有鳥集屋上，香色類鴉。史見之，告家人曰：「夫人遣鳥使召我矣。急備後事，某日當死。」至日果卒。殯日，鴉復至，隨柩緩飛，由苑之新。及殯，鴉始不見。長山吳木欣目睹之。

姬生

南陽鄂氏，患狐，金錢什物，輒被竊去。迺之，

崇益甚。鄂有甥姬生，名士不羈，焚香代為禱免，卒不應；又祝舍外祖使臨己家，亦不應。眾笑之。生曰：「彼能幻變，必有人心。我固將引之，俾入正果。」數日輒一往祝之。雖不見驗，然生所至，狐遂不擾，以故，鄂常止生宿。生夜望空請見，邀益堅。一日，生歸，獨坐齋中，忽房門緩緩自開。生起致敬曰：「狐兄來耶？」殊寂無聲。一夜，門自開。生曰：「倘是狐兄降臨，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，何妨即賜光霽？」卻又寂然。案頭有錢二百，及明失之。生至夜，增以數百。中宵，聞布幄鏗然。生曰：「來耶？敬具時銅數百備用。僕雖不充裕，然非鄙吝者。若緩急有需，無妨質言，何必盜竊？」少間，視錢，

脫去二百。生仍置故處，數夜不復失。有熟雞，欲供客而失之。生至夕，又益以酒，而狐從此絕跡矣。鄂家崇如故。生又往祝曰：「僕設錢而子不取，設酒而子不飲；我外祖衰邁，無為久崇之。僕備有不腆之物，夜當憑汝自取。」乃以錢十千、酒一罇，兩雞皆聶切，陳几上。生臥其傍，終夜無聲，錢物如故。狐怪從此亦絕。生一日晚歸，啟齋門，見案上酒一壺，燂雞盈盤，錢四百，以赤繩貫之，即前日所失物也。知狐之報。嗅酒而香，酌之色碧綠，飲之甚醇。壺盡半酣，覺心中貪念頓生，驀然欲作賊。便啟戶出。思村中一富室，遂往越其牆。牆雖高，一躍上下，如有翅翎。入其齋，竊取貂裘、金鼎而出。歸置床頭，始

就枕眠。天明，攜入內室。妻驚問之，生囁嚅而告，有喜色。妻駭曰：「君素剛直，何忽作賊！」生恬然不為怪，因述狐之有情。妻恍然悟曰：「是必酒中之狐毒也。」因念丹砂可以卻邪，遂研入酒，飲生。少頃，生忽失聲曰：「我奈何做賊！」妻代解其故，爽然自失。又聞富室被盜，譟傳里黨。生終日不食，莫知所處。妻為之謀，使乘夜拋其牆內。生從之。富室復得故物，事亦遂寢。生歲試冠軍，又舉行優，應受倍賞。及發落之期，道署樑上黏一帖云：「姬某作賊，偷某家裘、鼎，何為行優？」梁最高，非跋足可黏。文宗疑之，執帖問生。生愕然，思此事除妻外無知者；況署中深密，何由而至？因悟曰：「此必狐之

為也。」遂緬述無諱，文宗賞禮有加焉。生每自念：無所取罪於狐，所以屢陷之者，亦小人之恥獨為小人耳。

異史氏曰：「生欲引邪入正，而反為邪惑。狐意未必大惡，或生以諧引之，狐亦以戲弄之耳。然非身有夙根，室有賢助，幾何不如原涉所云，家人寡婦，一為盜污遂行淫哉！吁！可懼也！」

吳木欣云：「康熙甲戌，一鄉科令浙中，點稽囚犯。有竊盜，已刺字訖，例應逐釋。令嫌『竊』字減筆從俗，非官板正字，使颺去之；候創平，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。盜口佔一絕云：『手把菱花仔細

看，淋漓鮮血舊痕斑。早知面上重為苦，竊物先防識字官。』禁卒笑之曰：「詩人不求功名，而乃為盜？』盜又口占答之云：『少年學道志功名，只為家貧誤一生。冀得貲財權子母，囊遊燕市博恩榮。』」即此觀之，秀才為盜，亦仕進之志也。狐授姬生以進取之資，而返悔為所誤，迂哉！一笑。

果報

安丘某生，通卜筮之術。其為人邪蕩不檢，每有鑽穴踰隙之行，則卜之。一日，忽病，藥之，不愈。曰：「吾實有所見。冥中怒我狎褻天數，將重譴矣，藥何能為！」亡何，日暴瞽，兩手無故自折。

某甲者，伯無嗣。甲利其有，願為之後。伯既死，田產悉為所有，遂背前盟。又有叔，家頗裕，亦無子。甲又父之。死，又背之。於是併三家之產，富甲一鄉。一日，暴病若狂，自言曰：「汝欲享富厚而生耶！」遂以利刃自割肉，片片擲地。又曰：「汝絕人後，尚欲有後耶！」剖腹流腸，遂斃。未幾，子亦死，產業歸人矣。果報如此，可畏也夫！

公孫夏

保定有國學生某，將人都納貲，謀得縣尹。方趣裝而病，月餘不起。忽有僮人曰：「客至。」某亦忘其疾，趨出逆客。客華服類貴者。三揖入舍，叩所自

來。客曰：「僕，公孫夏，十一皇子坐客也。聞治裝將圖縣尹，既有是志，太守不更佳耶？」某遜謝，但言：「貲薄，不敢有奢願。」客請效力，俾出半貲，約於任所取盈。某喜求策，客曰：「督、撫皆某最契之交，暫得五千緡，其事濟矣。目前真定缺員，便可急圖。」某訝其本省。客笑曰：「君迂矣！但有孔方在，何問吳、越桑梓耶？」某終躊躇，疑其不經。客曰：「無須疑惑。實相告：此冥中城隍缺也。君壽盡，已注死籍。乘此營辦，尚可以致冥貴。」即起告別，曰：「君且自謀，三日當復會。」遂出門跨馬去，某忽開眸，與妻子永訣。命出藏鏹，市楮錠萬提，郡中是物為空。堆積庭中，雜芻靈鬼馬，日夜焚

之，灰高如山。三日，客果至。某出貲交兌，客即導至部署，見貴官坐殿上，某便伏拜。貴官略審姓名，便勉以「清廉謹慎」等語。乃取憑文，喚至案前與之。某稽首出署。自念監生卑賤，非車服炫耀，不足震懾曹屬。於是益市輿馬；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美妾。區畫方已，真定鹵簿已至。途百里餘，一道相屬，意甚得。忽前導者鉦息旗靡。驚疑間，見騎者盡下，悉伏道周；人小徑尺，馬大如狸。車前者駭曰：「關帝至矣！」某懼，下車亦伏，遙見帝君從四五騎，緩轡而至。鬚多繞頰，不似世所模肖者；而神采威猛，目長幾近耳際。馬上問：「此何官？」從者答：「真定守。」帝君曰：「區區一郡，何直得如此

張皇！」某聞之，灑然毛悚；身暴縮，自顧如六七歲兒。帝君令起，使隨馬蹤行。道傍有殿宇，帝君入，南向坐，命以筆札，俾自書鄉貫姓名。某書已，呈進。帝君視之，怒曰：「字訛誤不成形象！此市儈耳，何足以任民社！」又命稽其德籍。傍一人跪奏，不知何詞。帝君厲聲曰：「干進罪小，賣爵罪重！」旋見金甲神縮鎖去。遂有二人捉某，褫去冠服，笞五十，臀肉幾脫，逐出門外。四顧車馬盡空，痛不能步，偃息草間。細認其處，離家尚不甚遠。幸身輕如葉，一晝夜始抵家。豁若夢醒，床上呻吟。家人集問，但言股痛。蓋瞑然若死者，已七日矣，至是始寤。便問：「阿憐何不來。」——蓋妾小字也。先

是，阿憐方坐談，忽曰：「彼為真定太守，差役來接我矣。」乃入室麗妝，妝竟而卒，才隔夜耳。家人述其異。某悔恨椎胸，命停屍勿葬，冀其復還。數日杳然，乃葬之。某病漸瘳，但股瘡大劇，半年始起。每自曰：「官貲盡耗，而橫被冥刑，此尚可忍；但愛妾不知昇向何所，清夜所難堪耳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嗟乎！市僧固不足南面哉！冥中既有線索，恐夫子馬蹤所不及到，作威福者，正不勝誅耳。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事，與此頗類，亦人中之神也。先生以清覈受主知，再起總制荊楚。行李蕭然，惟四五人從之，衣履皆敝陋。途中人皆不知為貴官也。適有新令赴任，道與相值。駝車二十餘乘，前

驅數十騎，騶從以百計。先生亦不知其何官，時先之，時後之，時以數騎雜其伍。彼前馬者怒其擾，輒訶卻之。先生亦不顧瞻。亡何，至一巨鎮，兩俱休止。乃使人潛訪之，則一國學生，加納赴任湖南者也。乃遣一價召之使來。令聞呼駭疑；及詰官閥，始知為先生，悚懼無以為地。冠帶蒲伏而前。先生問：「汝即某縣縣尹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先生曰：「蕞爾一邑，何能養如許騶從？履任，則一方塗炭矣！不可使殃民社，可即旋歸，勿前矣。」令叩首曰：「下官尚有文憑。」先生即令取憑，審驗已，曰：「此亦細事，代若繳之可耳。」令伏拜而出，歸途不知何以為情，而先生行矣。世有未蒞任而已受考成者，實所

創聞。蓋先生奇人，故信其有此快事耳。」

韓方

明季，濟郡以北數州縣，邪疫大作，比戶皆然。齊東農民韓方，性至孝。父母皆病，因具楮帛，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。歸途零涕。遇一人，衣冠清潔，問：「何悲？」韓具以告。其人曰：「孤石之神，不在於此，禱之何益？僕有小術，可以一試。」韓喜，詰其姓字。其人曰：「我不求報，何必通鄉貫乎？」韓敦請臨其家。其人曰：「無須。但歸，以黃紙置床上，厲聲言：『我明日赴都，告諸嶽帝！』病當已。」韓恐不驗，堅求移趾。其人曰：「實告子：我非人

也。巡環使者以我誠篤，俾為南鄉土地。感君孝，指授此術。目前嶽帝舉枉死之鬼，其有功人民，或正直不作邪崇者，以城隍、土地用。今日殃人者，皆郡城北兵所殺之鬼，急欲赴都自投，故沿途索賂，以謀口食耳。言告嶽帝，則彼必懼，故當已。」韓悚然起敬，伏地叩謝。及起，其人已渺。驚歎而歸。遵其教，父母皆愈。以傳鄰村，無不驗者。

異史氏曰：「沿途崇人而往，以求不作邪崇之用，此與策馬應『不求聞達之科』者何殊哉！天下事大率類此。猶憶甲戌、乙亥之間，當事者使民捐穀，具疏謂民樂輸。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，甚費敲扑。時郡北七邑被水，歲稔，催辦尤難。唐太史偶至利津，

見繫逮者十餘人。因問：『為何事？』答曰：『官捉吾等赴城，比追樂輸耳。』農民不知『樂輸』二字作何解，遂以為徭役敲比之名，豈不可歎而可笑哉！」

紉針

虞小思，東昌人。居積為業。妻夏，歸寧返，見門外一嫗，偕少女哭甚哀。夏詰之，嫗揮淚相告。乃知其夫王心齋，亦宦裔也。家中落，無衣食業，浼中保貸富室黃氏金，作賈。中途遭寇，喪貲，幸不死。至家，黃索償，計子母不下三十金，實無可準抵。黃窺其女紉針美，將謀作妾。使中保質告之：如肯可，折債外，仍以廿金壓券。王謀諸妻。妻泣曰：「我雖

貧，固簪纓之胄。彼以執鞭發蹟，何敢遂媵吾女！況紉針固自有婿，汝烏得擅作主！」先是，同邑傅孝廉之子，與王投契，生男阿卯，與祿中論婚。後孝廉官於閩，年餘余而卒。妻子不能歸，音耗俱絕。以故紉針十五，尚未字也。妻言及此，遂無詞，但謀所以為計。妻曰：「不得已，其試謀諸兩弟。」——蓋妻范氏，其祖曾任京職，兩孫田產尚多也。次日，妻攜女歸告兩弟，兩弟任其涕淚，並無一詞肯為設處。范乃號啼而歸。適逢夏詰，且訴且哭。夏憐之。視其女，綽約可愛，益為哀楚。因邀入其家，款以酒食。慰之曰：「母子勿戚，妾當竭力。」范未遑謝，女已哭伏在地，益加惋惜。籌思曰：「雖有薄蓄，然三十

金亦復大難。當典質相付。」母子拜謝。夏以三日為約。別後，百計為之營謀，亦未敢告諸其夫。三日，未滿其數；又使人假諸其母。范母女已至，因以實告。又訂次日。抵暮，假金至，合裹並置床頭。至夜，有盜穴壁，以火入。夏覺，睨之，見一人臂跨短刀，狀貌凶惡。大懼，不敢作聲，偽為睡者。盜近箱，意將發扃。回顧夏枕邊有裹物，探身攫去，就燈解視；乃入腰橐，不復怯筭而去。夏乃起呼。家中惟一小婢，隔牆呼鄰，鄰人集而盜已遠。夏乃對燈啜泣。見婢睡熟，乃引帶自經於櫺間。天曙婢覺，呼人解救，四肢冰冷。虞聞奔至，詰婢始得其由，驚涕營葬。時方夏，屍不僵，亦不腐。過七日，乃殮之。既

葬。紉針潛出，哭於其墓。暴雨忽集，霹靂大作，發墓，紉針震死。虞聞，奔驗，則棺木已啟，妻呻嘶其中，抱出之。見女屍，不知為誰。夏審視，始辨之。方相駭怪。未幾，范至，見女已死，哭曰：「固疑其在此，今果然矣！聞夫人自縊，日夜不絕聲。今夜語我，欲哭於殯宮，我未之應也。」夏感其義，遂與夫言，即以所葬材穴葬之。范拜謝。虞負妻歸，范亦歸告其夫。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，身有字云：「偷夏氏金賊。」俄聞鄰婦哭聲，乃知雷擊者即其夫馬大也。村人白於官，拘婦械鞫，則范氏以夏之措金贖女，對人感泣，馬大賭博無賴，聞之而盜心遂生也。官押婦搜贓，則止存二十數；又檢馬屍得四數。官判

賣婦償補責還虞。夏益喜，全金悉仍付范，俾償債主。葬女三日，夜大雷電以風，墳復發，女亦頓活。不歸其家，往扣夏氏之門，蓋認其墓，疑其復生也。夏驚起，隔扉問之。女曰：「夫人果生耶！我紉針耳。」夏駭為鬼，呼鄰媪詰之，知其復活，喜內入室。女自言：「願從夫人服役，不復歸矣。」夏曰：「得無謂我損金為買婢耶？汝葬後，債已代償，可勿見猜。」女益感泣，願以母事。夏不允。女曰：「兒能操作，亦不坐食。」天明，告范。范喜，急至。亦從女意，即以屬夏。范去，夏強送女歸。女啼思夏。王心齋自負女來，委諸門內而去。夏見，驚問，始知其故，遂亦安之。女見虞至，急下拜，呼以父。虞固

無子女，又見女依依憐人，頗以為懽。女紡績縫紉，勤勞臻至。夏偶病劇，女晝夜給役。見夏不食，亦不食，面上時有啼痕。向人曰：「母有萬一，我誓不復生！」夏少瘳，始解顏為歡。夏聞流涕，曰：「我四十無子，但得生一女如紉針亦足矣。」夏從不育；逾年忽生一男，人以為行善之報。居二年，女益長。虞與王謀，不能堅守舊盟。王曰：「女在君家，婚姻惟君所命。」女十七，惠美無雙。此言出，問名者趾錯於門，夫妻為揀。富室黃某亦遣媒來。虞惡其為富不仁，力卻之。為擇於馮氏。馮，邑名士，子慧而能文。將告於王；王出負販未歸，遂逕諾之。黃以不得於虞，亦託作賈，跡王所在，設饌相邀，更復助以資

本，漸漬習洽。因自言其子慧以自媒。王感其情，又仰其富，遂與訂盟。既歸，詣虞，則虞昨日已受馮氏婿書。聞王所言，不悅，呼女出，告以情。女佛然曰：「債主，吾仇也！以我事仇，但有一死！」王無顏，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。黃怒曰：「女姓王，不姓虞。我約在先，彼約在後，何得背盟！」遂控於邑宰，宰意以先約判歸黃。馮曰：「王某以女付虞，固言婚嫁不復預聞，且某有定婚書，彼不過杯酒之談耳。」宰不能斷，將惟女願從之。黃又以金賂官，求其左袒，以此月餘不決。一日，有孝廉北上，公車過東昌，使人問王心齋。適問於虞，虞轉詰之，蓋孝廉姓傅，即阿卯也。入閩籍，十八已鄉薦矣。以前約未

婚。其母囑令便道訪王，問女曾否另字也。虞大喜，邀傅至家，歷述所遭。然婿遠來數千里，患無憑據。傅啟篋出王當日允婚書。虞招王至，驗之果真，乃共喜。是日當官覆審，傅投刺謁宰，其案始銷。涓吉約期乃去。會試後，市幣帛而還，居其舊第，行親迎禮。進士報已到閩，又報至東，傅又捷南宮。復入都觀政而返。女不樂南渡，傅亦以廬墓在，遂獨往扶父柩，載母俱歸。又數年，虞卒，子纔七八歲，女撫之過於其弟。使讀書，得人邑庠，家稱素封，皆傅力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神龍中亦有游俠耶？彰善癉惡，生死皆以雷霆，此『錢塘破陣舞』也。轟轟屢擊，皆為

一人，焉知紉針非龍女謫降者耶？」

桓侯

荊州彭好士，友家飲歸。下馬溲便，馬齧草路傍。有細草一叢，蒙茸可愛，初放黃花，豔光奪目，馬食已過半矣。彭拔其餘莖，嗅之有異香，因納諸懷。超乘復行。馬驚駛絕馳，頗覺快意，竟不計算歸途，縱馬所之。忽見夕陽近山，始將旋轡。但望亂山叢沓，並不知其何所。一青衣人來，見馬方噴嘶，代為捉啣，曰：「天已近暮，吾家主人便請宿止。」彭問：「此屬何地？」曰：「閭中也。」彭大駭，蓋半日已千餘里矣。因問：「主人為誰？」曰：「到彼自

知。」又問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咫尺耳。」遂代鞚疾行，人馬若飛。過一山頭，見半山中屋宇重疊，雜以屏幔，遙睹衣冠一簇，若有所伺。彭至下馬，相向拱敬。俄，主人出，氣象剛猛，巾服都異人世。拱手向客，曰：「今日客莫遠於彭君。」因揖彭，請先行。彭謙謝，不肯遽先。主人捉臂行之。彭覺捉處如被械梏，痛欲折，不敢復爭，遂行。下此者，猶相推讓，主人或推之，或挽之，客皆呻吟傾跌，似不能堪，一依主命而行。登堂，則陳設炫麗，兩客一筵。彭暗問接坐者：「主人何人？」答云：「此張桓侯也。」彭愕然，不敢復咳。合座寂然。酒既行，桓侯曰：「歲歲叨擾親賓，聊設薄酌，盡此區區之意。值遠客辱

臨，亦屬幸遇。僕竊妄有干求，如少存愛戀，即亦不強。」彭起問：「何物？」曰：「尊乘已有仙骨，非塵世所能驅策。欲市馬相易，如何？」彭曰：「敬以奉獻，不敢易也。」桓侯曰：「當報以良馬，且將賜以萬金。」彭離席伏謝。桓侯命人曳起之。俄傾，酒饌紛綸。日落，命燭。眾起辭，彭亦告別。桓侯曰：「君遠來焉歸？」彭顧同席者曰：「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。」桓侯乃遍以巨觴酌客。謂彭曰：「所懷香草，鮮者可以成仙，枯者可以點金；草七莖，得金一萬。」即命僮出方授彭。彭又拜謝。桓侯曰：「明日造市，請於馬群中任意擇其良者，不必與之論價，吾自給之。又告眾曰：「遠客歸家，可少助以資斧。」

眾唯唯。觴盡，謝別而出。途中始詰姓字，同座者為劉子翬。同行二三里，越嶺，即睹村舍。眾客陪彭並至劉所，始述其異。先是，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，斬牲優戲，以為成規，劉其首善者也。三日前，賽社方畢。是午，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。問之，言殊恍惚，但敦促甚急，過山見亭舍，相共駭疑。將至門，使者始實告之；眾亦不敢卻退。使者曰：「姑集此，邀一遠客行至矣。」蓋即彭也。眾述之驚怪。其中被把握者，皆患臂痛；解衣燭之，膚肉青黑。彭自視亦然。眾散，劉即襍被供寢。既明，村中爭延客；彭又伴彭入市相馬。十餘日，相數十匹，苦無佳者；彭亦拚苟就之。又入市，見一馬，骨相似佳；騎試之，

神駿無比。逕騎入村，以待鬻者；再往尋之，其人已去。遂別村人慾歸。村人各餽金貲，遂歸。馬一日行五百里。抵家，述所自來，人不之信，囊中出蜀物，始共怪之。香草久枯，恰得七莖，遵方點化，家以暴富。遂敬詣故處，獨祀桓侯之祠，優戲三日而返。

異史氏曰：「觀桓侯燕賓，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。然主人肅客，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，則當年之勇力可想。」

吳木欣言：「有李生者，脣不掩其門齒，露於外盈指。一日，於某所宴集，二客遜上下，其爭甚苦。一力挽使前，一力卻向後。力猛肘脫，李適立其後，

肘過觸喙，雙齒並墮，血下如涌。眾愕然，其爭乃息。——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，同一笑也。

粉蝶

陽曰旦，瓊州土人也。偶自他郡歸，泛舟於海。

遭颶風，舟將覆；忽飄一虛舟來，急躍登之。回視則同舟盡沒。風愈狂，暝然任其所吹。亡何，風定。開眸，忽見島嶼，舍宇連。把棹近岸，直抵村門。村中寂然，行坐良久，雞犬無聲。見一門北向，松竹掩藹。時已初冬，牆內不知何花，蓓蕾滿樹。心愛悅之，逡巡遂入。遙聞琴聲，步少停。有婢自內出，年約十四五，飄灑豔麗。睹陽，返身遽入。俄聞琴聲

歇，一少年出，訝問客所自來。陽具告之。轉詰邦族，陽又告之。少年喜曰：「我姻親也。」遂揖請入院。院中精舍華好，又聞琴聲。既入舍，則一少婦危坐，朱絃方調，年可十八九，風采煥映。見客人，推琴欲逝。少年止之曰：「勿遁，此正卿家瓜葛。」因代溯所由。少婦曰：「是吾姪也。」因問其「祖母尚健否？父母年幾何矣？」陽曰：「父母四十餘，都各無恙；惟祖母六旬，得疾沉痾，一步履須人耳。姪實不省姑係何房，望祈明告，以便歸述。」少婦曰：「道途遼闊，音問梗塞久矣。歸時但告而父，」十姑問訊矣，渠自知之。」陽問：「姑丈何族？」少年曰：「海嶼姓晏。此名神仙島，離瓊三千里，僕流寓

亦不久也。」十娘趨入，使婢以酒食餉客，鮮蔬香美，亦不知其何名。飯已，因與瞻眺，見園中桃杏含苞，頗以為怪。晏曰：「此處夏無大暑，冬無大寒，花無斷時。」陽喜曰：「此乃仙鄉。歸告父母，可以移家作鄰。」晏但微笑。還齋炳燭，見琴橫案上，請一聆其雅操。晏乃撫絃捻柱。十娘自內出，晏曰：「來，來！卿為若姪鼓之。」十娘即坐，問姪：「願何聞？」陽曰：「姪素不讀『琴操』，實無所願。」十娘曰：「但隨意命題，皆可成調。」陽笑曰：「海風引舟，亦可作一調否？」十娘曰：「可。」即按絃挑動，若有舊譜，意調崩騰；靜會之，如身仍在舟中，為颶風之所擺簸。陽驚歎欲絕，問：「可學否？」十

娘授琴，試使勾撥，曰：「可教也。欲何學？」曰：「適所奏『颶風操』，不知可得幾日學？請先錄其曲，吟誦之。」十娘曰：「此無文字，我以意譜之耳。」乃別取一琴，作勾剔之勢，使陽效之。陽習至更餘，音節組合，夫妻始別去。陽目注心凝，對燭自鼓；久之，頓得妙悟，不覺起舞。舉首，忽見婢立燈下，驚曰：「卿固猶未去耶？」婢笑曰：「十姑命待安寢，掩戶移繫耳。」審顧之，秋水澄澄，意態媚絕。陽心動，微挑之；婢俯首含笑。陽益惑之，遽起挽頸。婢曰：「勿爾！夜已四漏，主人將起，彼此有心，來宵未晚。」方狎抱間，聞晏喚「粉蝶」。婢作色曰：「殆矣！」急奔而去。陽潛往聽之。但聞晏

曰：「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，汝必欲收錄之。今如何矣？宜鞭三百！」十娘曰：「此心一萌，不可給使，不如為吾姪遺之。」陽甚慚懼，返齋滅燭自寢。天明，有童子來侍盥沐，不復見粉蝶矣。心惴惴恐見譴逐。俄，晏與十姑並出，似無所介於懷，便考所業。陽為一鼓。十娘曰：「雖未入神，已得什九，肄熟可以臻妙。」陽復求別傳。晏教以「天女謫降」之曲，指法拗折，習之三日，始能成曲。晏曰：「梗概已盡，此後但須熟耳。嫻此兩曲，琴中無梗調矣。」陽頗憶家，告十娘曰：「吾居此，蒙姑撫養甚樂；顧家中懸念。離家三千里，何日可能還也！」十娘曰：「此即不難。故舟尚在，當助爾一帆風。子無家室，我

已遣粉蝶矣。」乃贈以琴。又授以藥，曰：「歸醫祖母，不惟卻病，亦可延年。」遂送至海岸，俾登舟。陽覓楫，十娘曰：「無須此物。」因解裙作帆，為之縈繫。陽慮迷途，十娘曰：「勿憂，但聽帆漾耳。」繫已，下舟。陽淒然，方欲拜別，而南風競起，離岸已遠矣。視舟中糗糧已具，然止足供一日之餐，心怨其吝。腹餒不敢多食，惟恐遽盡，但啗胡餅一枚，覺表裏甘芳。餘六七枚，珍而存之，即亦不復飢矣。俄見夕陽欲下，方悔來時未索膏燭。瞬息，遙見人煙；細審，則瓊州也。喜極。旋已近岸，解裙裹餅而歸。入門，舉家驚喜，蓋離家已十六年矣，始知其遇仙人。視祖母老病益憊；出藥投之，沉痾立除。共怪問之，

因述所見。祖母泫然曰：「是汝姑也。」初，老夫人有少女，名十娘，生有仙姿，許字晏氏。婿十六歲入山不返，十娘待至二十餘，忽無疾自殂，葬已三十餘年。聞旦言，共疑其未死。出其裙，則猶在家所素著也。餅分啖之，一枚終日不飢，而精神倍生。老夫人命發冢驗視，則空棺存焉。旦初聘吳氏女未娶，旦數年不還，遂他適。共信十娘言，以俟粉蝶之至；既而年餘無音，始議他圖。臨邑錢秀才，有女名荷生，豔名遠播。年十六，未嫁而三喪其婿。遂媒定之，涓吉成禮。既入門，光豔絕代，旦視之，則粉蝶也。驚問曩事，女茫乎不知。蓋被逐時，即降生之辰也。每為之鼓「天女謫降」之操，輒支頤凝想，若有所會。

李檀斯

長山李檀斯，國學生也。其村中有媪走無常，謂人曰：「今夜與一人昇檀老投生淄川柏家莊一新門中，身軀重贅，幾被壓死。」時李方與客歡飲，悉以媪言為妄。至夜，無疾而卒。天明，如所言往問之，則其家夜生女矣。

錦瑟

沂人王生，少孤，自為族。家清貧；然風標修潔，灑然裙履少年也。富翁蘭氏，見而悅之，妻以女，許為起屋治產。娶未幾而翁死。妻兄弟鄙不齒

數。婦尤驕倨，常傭奴其夫；自享饕餮，生至，則脫粟瓢飲，折稀為匕，置其前。王悉隱忍之。年十九，往應童子試，被黜。自郡中歸，婦適不在室，釜中烹羊臠熟，就噉之。婦人，不語，移釜去。生大慚，抵箸地上，曰：「所遭如此，不如死！」婦恚，問死期，即授索為自經之具。生忿投羹碗，敗婦顙。生含憤出，自念良不如死，遂懷帶入深壑。至叢樹下，方擇枝繫帶，忽見土崖間，微露裙幅；瞬息，一婢出，睹生，急返，如影就滅，土壁亦無綻痕。固知妖異；然欲覓死，故無畏怖，釋帶坐覘之。少間，復露半面，一窺即縮去。念此鬼物，從之必有死樂。因抓石叩壁曰：「地如可入，幸示一途！我非求歡，乃求死

者。」久之，無聲。王又言之。內云：「求死請姑退，可以夜來。」音聲清銳，細如游蜂。生曰：「諾。」遂退以待夕。未幾，星宿已繁，崖間忽成高第，靜敞雙扉。生拾級而入。纔數武，有橫流湧注，氣類溫泉。以手探之，熱如沸湯；不知其深幾許。疑即鬼神示以死所，遂踴身入。熱透重衣，膚痛欲糜；幸浮不沉。泅沒良久，熱漸可忍，極力爬抓，始登南岸，一身幸不泡傷。行次，遙見夏屋中有燈火，趨之。有猛犬暴出，齧衣敗襪。摸石以投，犬稍卻。又有群犬要吠，皆大如犢。危急間，婢出叱退，曰：「求死郎來耶？吾家娘子憫君厄窮，使妾送君入安樂窩，從此無災矣。」挑燈導之。啟後門，黯然行去。

入一家，明燭射窗，曰：「君自入，妾去矣。」生入室四瞻，蓋已入己家矣。反奔而出，遇婦所役老媪曰：「終日相覓，又焉往！」反曳入。婦帕裹傷處，下床笑逆，曰：「夫妻年餘，狎謔顧不識耶？我知罪矣。君受虛誚，我被實傷，怒亦可以少解。」乃於床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，曰：「以後衣食，一唯君命，可乎？」生不語，拋金奪門而奔，仍將入壑，以叩高第之門。既至野，則婢行緩弱，挑燈尤遙望之。生急奔且呼，燈乃止。既至，婢曰：「君又來，負娘子苦心矣。」王曰：「我求死，不謀與卿復求活。娘子巨家，地下亦應需人。我願服役，實不以有生為樂。」婢曰：「樂死不如苦生，君設想何左也！吾家無他

務。惟淘河、糞除、飼犬、負屍；作不如程，則取耳、劓鼻、敲肘脛趾。君能之乎？」答曰：「能之。」又入後門，生問：「諸役何也？適言負屍，何處得如許死人？」婢曰：「娘子慈悲，設『給孤園』，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。鬼以千計，日有死亡，須負瘞之耳。請一過觀之。」移時，人一門，署「給孤園」。人，見屋宇錯雜，穢臭熏人。園中鬼見燭群集，皆斷頭缺足，不堪入目。回首欲行，見屍橫牆下；近視之，血肉狼藉。曰：「半日未負，已被狗咋。」即使生移去之。生有難色，婢曰：「君如不能，請仍歸享安樂。」生不得已，負置祕處。乃求婢緩頰，倖免屍污。婢諾。行近一舍，曰：「姑坐此，妾入言之。」

飼狗之役較輕，當代圖之，庶幾得當以報。」去少頃，奔出，曰：「來，來！娘子出矣。」生從入。見堂上籠燭四懸，有女郎近戶坐，乃二十許天人也。生伏階下。女郎命曳起之，曰：「此一儒生，烏能飼犬；可使居西堂，主簿。」生喜，伏謝。女曰：「汝以樸誠，可敬乃事。如有舛錯，罪責不輕也！」生唯唯。婢導至西堂，見棟壁清潔，喜甚，謝婢。始問娘子官閥。婢曰：「小字錦瑟，東海薛侯女也。妾名春燕。旦夕所需，幸相聞。」婢去，旋以衣履衾褥來，置床上。生喜得所。黎明，早起視事，錄鬼籍。一門僕役，盡來參謁，餽酒送脯甚多。生引嫌，悉卻之。日兩餐，皆自內出。娘子察其廉謹，特賜儒巾鮮衣。

凡有齎賚，皆遣春燕。婢頗風格，既熟，頗以眉目送情。生斤斤自守，不敢少致差跌，但偽作駢鈍。積二年餘，賞給倍於常廩，而生謹抑如故。一夜，方寢，聞內第喊噪。急起，捉刀出，見炬火光天。人窺之，則群盜充庭，僕仆駭竄。一僕促與偕遁，生不肯；塗面束腰，雜盜中呼曰：「勿驚薛娘子！但當分括財物，勿使遺漏。」時諸舍群賊方搜錦瑟不得，生知未為所獲，潛入第後獨覓之。遇一伏嫗，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矣。生亦過牆，見主婢伏於暗隙。生曰：「此處烏可自匿？」女曰：「吾不能復行矣！」生棄刀負之。奔二三里許，汗流竟體，始入深谷，釋肩令坐。歛，一虎來。生大駭，欲迎當之，虎已啣女。生急捉

虎耳，極力伸臂入虎口，以代錦瑟。虎怒，釋女，嚼生臂，脆然有聲。臂斷落地，虎亦返去。女泣曰：「苦汝矣！苦汝矣！」生忙遽未知痛楚，但覺血溢如水，使婢裂衿裹斷處。女止之，俯覓斷臂，自為續之；乃裹之。東方漸白，始緩步歸。登堂如墟。天既明，僕媪始漸集。女親詣西堂，問生所苦。解裹，則臂骨已續；又出藥糝其創，始去。由此益重生，使一切享用，悉與己等。臂愈，女置酒內室以勞之。賜之坐，三讓而後隅坐。女舉爵如讓賓客。久之，曰：「妾身已附君體，意欲效楚王女之於臣建。但無媒，羞自薦耳。」生惶恐曰：「某受恩重，殺身不足酬。所為非分，懼遭雷殛，不敢從命。苟憐無室，賜婢已

過。」一日，女長姊瑤臺至，四十許佳人也。至夕，招生入，瑤臺命坐，曰：「我千里來，為妹主婚，今夕可配君子。」生又起辭。瑤臺遽命酒，使兩人易盞。生固辭，瑤臺奪易之。生乃伏地謝罪，受飲之。瑤臺出，女曰：「實告君：妾乃仙姬，以罪被謫。自願居地下，收養冤魂，以贖帝譴。適遭天魔之劫，遂與君有附體之緣。遠邀大姊來，固主婚嫁，亦使代攝家政，以便從君歸耳。」生起敬曰：「地下最樂！某家有悍婦；且屋宇隘陋，勢不能容委曲以共其生。」女笑曰：「不妨。」既醉歸寢，歡戀臻至。過數日，謂生曰：「冥會不可長，請郎歸。君幹理家事畢，妾當自至。」以馬授生，啟扉自出，壁復合矣。生騎馬

入村，村人盡駭。至家門，則高廬煥映矣。先是，生去，妻召兩兄至，將筮楚報之；至暮，不歸，始去。或於溝中得生履，疑其已死。既而年餘無耗。有陝中賈某，媒通蘭氏，遂就生第與婦合。半年中，修建連。賈出經商，又買妾歸，自此不安其室。賈亦恆數月不歸。生訊得其故，怒，繫馬而入。見舊媪，媪驚伏地。生叱罵久，使導詣婦所，尋之已遁；既於舍後得之，已自經死。遂使人舁歸蘭氏。呼妾出，年十八九，風致亦佳，遂與寢處。賈託村人，求反其妾，妾哀號不肯去。生乃具狀，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。賈不敢復言，收肆西去。方疑錦瑟負約；一夕，正與妾飲，則車馬扣門而女至矣。女但留春燕，餘即遣歸。

入室，妾朝拜之。女曰：「此有宜男相，可以代妾苦矣。」即賜以錦裳珠飾。妾拜受，立侍之；女挽坐，言笑甚懽。久之，曰：「我醉欲眠。」生亦解履登床，妾始出；入房，則生臥榻上；異而反窺之，燭已滅矣。生無夜不宿妾室。一夜，妾起，潛窺女所，則生及女方共笑語。大怪之。急反告生，則床上無人矣。天明，陰告生；生亦不自知，但覺時留女所、時寄妾宿耳。生囑隱其異。久之，婢亦私生，女若不知之。婢忽臨蓐難產，但呼「娘子」。女人，胎即下；舉之，男也。為斷臍置婢懷，笑曰：「婢子勿復爾！業多，則割愛難矣。」自此，婢不復產。妾出五男二女。居三十年，女時返其家，往來皆以夜。一日，攜

婢去，不復來。生年八十，忽攜老僕夜出，亦不返。

太原獄

太原有民家，姑婦皆寡。姑中年，不能自潔，村無賴頻頻就之。婦不善其行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。姑慚，借端出婦；婦不去，頗有勃谿。姑益恚，反相誣，告諸官。官問姦夫姓名。媪曰：「夜來宵去，實不知其阿誰，鞫婦自知。」因喚婦。婦果知之，而以姦情歸媪，苦相抵。拘無賴至，又譁辨：「兩無所私。彼姑婦不相能，故妄言相詆毀耳。」官曰：「一村百人，何獨誣汝？」重笞之。無賴叩乞免責，自認與婦通。械婦，婦終不承。逐去之。婦忿告憲院，仍

如前，久不決。時淄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，推折獄才，遂下其案於臨晉。人犯到，公略訊一過，寄監訖，便命隸人備磚石刀錐，質明聽用。共疑曰：「嚴刑自有桎梏，何將以非刑折獄耶？」不解其意，姑備之。明日，升堂，問知諸具已備，命悉置堂上。乃喚犯者，又一一略鞫之。乃謂姑婦：「此事亦不必甚求清析。淫婦雖未定，而姦夫則確。汝家本清門，不過一時為匪人所誘，罪全在某。堂上刀石具在，可自取擊殺之。」姑婦赧赧，恐邂逅抵償。公曰：「無慮，有我在。」於是媪婦並起，掇石交投。婦啣恨已久，兩手舉巨石，恨不即立斃之；媪惟以小石擊臀腿而已。又命用刀。婦把刀貫胸膈，媪猶逡巡未下。公止

之曰：「淫婦我知之矣。」命執媪嚴梏之，遂得其情。答無賴三十，其案始結。

附記：公一日遣役催租，租戶他出，婦應之。役不得賄，拘婦至。公怒曰：「男子自有歸時，何得擾人家室！」遂答役，遣婦去。乃命匠多備手械，以備敲比。明日，合邑傳頌公仁。欠賦者聞之，皆使妻出應，公盡拘而械之。余嘗謂：孫公才非所短；然如得其情，則喜而不暇哀矜矣。

新鄭訟

長山石進士宗玉，為新鄭令。適有遠客張某，經

商於外，因病思歸，不能騎步，賃手車一輛，攜貲五千，兩夫挽載以行。至新鄭，兩夫往市飲食，張守貲獨臥車中。有某甲過，睨之，見旁無人，奪貲去。張不能禦，力疾起，遙尾綴之，入一村中；又從之，入一門內。張不敢入，但自短垣窺覘之。甲釋所負，回首見窺者，怒執為賊，縛見石公，因言情狀。問張，備述其冤。公以無質實，叱去之。二人下，皆以官無皂白。公置若不聞。頗憶甲久有逋賦，遣役嚴追之。逾日，即以銀三兩投納。石公問金所自來。甲云：「質衣鬻物。」皆指名以實之。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，有與甲同村者否。適甲鄰人在，喚人問之：「汝既為某甲近鄰，金所從來。爾當知之。」鄰曰：「不知。」

「公曰：「鄰家不知，其來曖昧。」甲懼，顧鄰曰：「我質某物、鬻某器，汝豈不知？」鄰急曰：「然，固有之矣。」公怒曰：「爾必與甲同盜，非刑詢不可！」命取梏械。鄰人懼曰：「吾以鄰故，不敢招怨；今刑及己身，何諱乎。彼實劫張某錢所市也。」遂釋之。時張以喪費未歸，乃責甲押償之。此亦見石之能實心為政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石公為諸生時，恂恂雅飭，意其人翰苑則優，簿書則拙。乃一行作吏，神君之名，譟於河朔。誰謂文章無經濟哉！故志之以風有位者。」

李象先

李象先，壽光之聞人也。前世為某寺執爨僧，無疾而化。魂出棲坊上，下見市上行人，皆有火光出顛上，蓋體中陽氣也。夜既昏，念坊上不可久居，但諸舍暗黑，不知所之。唯一家燈火猶明，飄赴之。及門，則身已嬰兒。母乳之。見乳恐懼；腹不勝飢，閉目強吮。逾三月餘，即不復乳；乳之，則驚懼而啼。母以米瀋間棗栗哺之，得長成。是為象先。兒時至某寺，見寺僧，皆能呼其名。至老猶畏乳。

異史氏曰：「象先學問淵博，海岱清士。子早貴，身僅以文學終，此佛家所謂福業未修者耶？弟亦名士。生有隱疾，數月始一動；動時急起，不顧賓客，自外呼而入，於是婢媪盡避；使及門復痿，則不

入室而反。兄弟皆奇人也。」

房文淑

開封鄧成德，游學至兗，寓敗寺中，傭為造齒籍者繕寫。歲暮，僚役各歸家，鄧獨炊廟中。黎明，有少婦叩門而入，豔絕，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。次日，又如之。至夜，鄧起挑燈，適有所作，女至益早。鄧曰：「來何早也？」女曰：「明則人雜，故不如夜。太早，又恐擾君清睡。適望見燈光，知君已起，故至耳。」生戲曰：「寺中無人，寄宿可免奔波。」女哂曰：「寺中無人，君是鬼耶？」鄧見其可狎，俟拜畢，曳坐求歡。女曰：「佛前豈可作此。身無片椽，

尚作妄想！」鄧固求不已。女曰：「去此三十里某村，有六七童子，延師未就。君往訪李前川，可以得之。託言攜有家室，令別給一舍，妾便為君執炊，此長策也。」鄧慮事發獲罪。女曰：「無妨。妾房氏，小名文淑，並無親屬，恆終歲寄居舅家，有誰知？」鄧喜。既別女，即至某村，謁見李前川，謀果遂。約歲前即攜家至。既反，告女。女約候於途中。鄧告別同黨，借騎而去。女果待於半途，乃下騎，以轡授女，御之而行。至齋，相得甚懽。積六七年，居然琴瑟，並無追捕逃者。女忽生一子。鄧以妻不育，得之甚喜，名曰「兗生」。女曰：「偽配終難作真。妾將辭君而去，又生此累人物何為！」鄧曰：「命好，倘

得餘錢，擬與卿遁歸鄉里，何出此言？」女曰：「多謝，多謝！我不能脅肩諂笑，仰大婦眉睫，為人作乳媪，呱呱者難堪也！」鄧代妻明不妒，女亦不言。月餘，鄧解館，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。告女曰：「我思先生設帳，必無富有之期。今學負販，庶有歸時。」女亦不答。至夜，女忽抱子起。鄧問：「何作？」女曰：「妾欲去。」鄧急起，追問之，門未啟，而女已杳。駭極，始悟其非人也。鄧以形跡可疑，故亦不敢告人，託之歸寧而已。初，鄧離家，與妻婁約，年終必返；既而數年無音，傳其已死。兄以其無子，欲改醮之。婁更以三年為期，日惟以紡績自給。一日，既暮，往扃外戶，一女子掩入，懷中繡兒，曰：「自母

家歸，適晚。知姊獨居，故求寄宿。「婁內之。至房中，視之，二十餘麗者也。喜與共榻，同弄其兒，兒白如瓠。歎曰：「未亡人遂無此物！」女曰：「我正嫌其累人，即嗣為姊後，何如？」婁曰：「無論娘子不忍割愛；即忍之，妾亦無乳能活之也。」女曰：「不難。當兒生時，患無乳，服藥半劑而效。今餘藥尚存，即以奉贈。」遂出一裹，置窗間。婁漫應之，未遽怪也。既寢，及醒呼之，則兒在而女已啟門去矣。駭極。日向辰，兒啼飢，婁不得已，飼其藥，移時湏流，遂哺兒。積年餘，兒漸豐肥，漸學語言，愛之不啻己出。由是再醮之心遂絕。但早起抱兒，不能操作謀衣食，益窘。一日，女忽至。婁恐其索兒，先問其

不謀而去之罪，後敘其鞠養之苦。女笑曰：「姊告訴艱難，我遂置兒不索耶？」遂招兒。兒啼入婁懷。女曰：「犢子不認其母矣！此百金不能易，可將金來，署立券保。」婁以為真，顏作頰，女笑曰：「姊勿懼，妾來正為兒也。別後慮姊無豢養之資，因多方措十餘金來。」乃出金授婁。婁恐受其金，索兒有詞，堅卻之。女置床上，出門逕去。抱子追之，其去已遠，呼亦不顧。疑其意惡。然得金，少權子母，家以饒足。又三年，鄧賈有贏餘，治裝歸。方共慰藉，睹兒問誰氏子。妻告以故。問：「何名？」曰：「渠母呼之兗生。」生驚曰：「此真吾子也！」問其時日，即夜別之日。鄧乃歷敘與房文淑離合之情，益共欣

慰。猶望女至。而終渺矣。

秦檜

青州馮中堂家，殺一豕，燂去毛鬣，肉內有字云：「秦檜七世身。」烹而啖之，其肉臭惡，因投諸犬。嗚呼！檜之肉，恐犬亦不當食之矣！

聞益都人說：「中堂之祖，前身在宋朝為檜所害，故生平最敬岳武穆。於青州城北通衢傍建岳王殿，秦檜、萬俟卨伏跪地下。往來行人瞻禮岳王，則投石檜、卨，香火不絕。後大兵征於七之年，馮氏子孫毀岳王像。數里外，有俗祠「子孫娘娘」，因昇

檜、高其中，使朝跪焉。百世下，必有杜十姨、伍髭鬚之悞，甚可笑也。

又青州城內，舊有澹臺子羽祠。當魏璫烜赫時，世家中有媚之者，就子羽毀冠去鬚，改作魏監。此亦駭人聽聞者也。

浙東生

浙東生房某，客於陝，教授生徒。嘗以膽力自詡。一夜，裸臥，忽有毛物從空墮下，擊胸有聲；覺大如犬，氣咻咻然，四足撓動。大懼，欲起；物以兩足撲倒之，恐極而死。經一時許，覺有人以尖物穿

鼻，大嚏，乃蘇。見室中燈火熒熒，床邊坐一美人，笑曰：「好男子！膽氣固如此耶！」生知為狐，益懼。女漸與戲，膽始放，遂共狎暱。積半年，如琴瑟之好。一日，女臥床頭，生潛以獵網蒙之。女醒，不敢動，但哀乞。生笑不前。女忽化白氣，從床下出，恚曰：「終非好相識！可送我去。」以手曳之，身不覺自行。出門，凌空翕飛。食頃，女釋手，生暈然墜落。適世家園中有虎阱，揉木為圈，結繩作網，以覆其口。生墜網上，網為之側；以腹受網，身半倒懸。下視，虎蹲阱中，仰見臥人，躍上，近不盈尺，心膽俱碎。園丁來飼虎，見而怪之。扶上，已死；移時，始漸甦，備言其故。其地乃浙界，離家止四百餘里。

矣。主人贈以貲遣歸。歸告人：「雖得兩次死，然非狐則貧不能歸也。」

博興女

博興民王某，有女及笄。勢豪某窺其姿，伺女出，掠去，無知者。至家逼淫，女號嘶撐拒，某縊殺之。門外故有深淵，遂以石繫屍，沉其中。王覓女不得，計無所施。天忽雨，雷電繞豪家，霹靂一聲，龍下攫豪首去。天晴，淵中女屍浮出，一手捉人頭，審視，則豪頭也。官知，鞫其家人，始得其情。龍其女之所化與？不然，何以能爾也？奇哉！

一員官

濟南同知吳公，剛正不阿。時有陋規，凡貪墨者，虧空犯贓罪，上官輒庇之，以贓分攤屬僚，無敢梗者。以命公，不受；強之不得，怒加叱罵。公亦惡聲還報之，曰：「某官雖微？亦受君命。可以參處，不可以罵詈也！要死便死，不能損朝廷之祿，代人償枉法贓耳！」上官乃改顏溫慰之。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；人自無直道耳，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！會高苑有穆情懷者，狐附之，輒慷慨與人談論，音響在座上，但不見其人。適至郡，賓客談次，或詰之曰：「仙固無不知，請問郡中官共幾員？」應聲答曰：「一員。」共笑之。復詰其故，曰：「通郡官僚雖七十

有二，其實可稱為官者，吳同知一人而已。」是時泰安知州張公，人以其木強，號之「橛子」。凡貴官大僚登岱者，夫馬兜輿之類，需索煩多，州民苦於供億。公一切罷之。或索羊豕，公曰：「我即一羊也，一豕也，請殺之以犒騶從。」大僚亦無奈之。公自遠宦，別妻子者十二年。初蒞泰安，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，相見甚歡。逾六七日，夫人從容曰：「君塵甑猶昔，何老諄不念子孫耶？」公怒，大罵，呼杖，逼夫人伏受。公子覆母號泣，求代。公橫施撻楚，乃已。夫人即偕公子命駕歸，矢曰：「渠即死於是，吾亦不復來矣！」逾年，公卒。此不可謂非今之強項令也。然以久離之琴瑟，何至以一言而躁怒至此，豈人

情哉！而威福能行於床第，事更奇於鬼神矣。

丐仙

高玉成，故家子，居金城之廣里。善針灸，不擇貧富輒醫之。里中來一丐者，脛有廢瘡，臥於道。膿血狼籍，臭不可近。居人恐其死，日一飴之。高見而憐焉，遣人扶歸，置於耳舍。家人惡其臭，掩鼻遙立。高出艾親為之灸，日餉以疏食。數日，丐者索湯餅。僕怒訶之。高聞，即命僕賜以湯餅。未幾，又乞酒肉。僕走告曰：「乞人可笑之甚！方其臥於道也，日求一餐不可得；今三飯猶嫌粗糲，既與湯餅，又乞酒肉。此等貪饕，只宜仍棄之道上耳。」高問其瘡，

曰：「痂漸脫落，似能步履，顧假呻嘍作呻楚狀。」高曰：「所費幾何，即以酒肉饋之，待其健，或不吾仇也。」僕偽諾之，而竟不與；且與諸曹偶語，共笑主人癡。次日，高親詣視丐，丐跛而起，謝曰：「蒙君高義，生死人而肉白骨，惠深覆載。但新瘡未健，妄思饞嚼耳。」高知前命不行，呼僕痛笞之，立命持酒炙餌丐者。僕啣之，夜分，縱火焚耳舍，乃故呼號。高起視，舍已燼。歎曰：「丐者休矣！」督眾救滅。見丐者酣臥火中，齶聲雷動。喚之起，故驚曰：「屋何往？」群始驚其異。高彌重之，臥以客舍，衣以新衣，日與同坐處。問其姓名，自言：「陳九。」居數日，容益光澤。言論多風格，又善手談，高與對

局，輒敗；乃日從之學，頗得其奧祕。如此半年，丐者不言去，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。即有貴客來，亦必偕之同飲。或擲骰為令，陳每代高呼采，雉盧無不如意。高大奇之。每求作劇，輒辭不知。一日，語高曰：「我欲告別，向受君惠且深，今薄設相邀，勿以人從也。」高曰：「相得甚歡，何遽決絕？且君杖頭空虛，亦不敢煩作東道主。」陳固邀之曰：「盃酒耳，亦無所費。」高曰：「何處？」答云：「園中。」一時方嚴冬，高慮園亭苦寒。陳固言：「不妨。」乃從至園中。覺氣候頓暖，似三月初。又至亭中，益暖。異鳥成群，亂弄清珠，彷彿暮春時。亭中几案，皆鑲以瑠玉。有一水晶屏，瑩澈可鑒：中有花樹搖

曳，開落不一；又有白禽似雪，往來句亅於其上。以手撫之，殊無一物。高愕然良久。坐，見鸚鵡棲架上，呼曰：「茶來！」俄見朝陽丹鳳，啣一赤玉盤，上有玻璃盞二，盛香茗，伸頸屹立。飲已，置盞其中，鳳啣之，振翼而去。鸚鵡又呼曰：「酒來！」即有青鸞黃鶴，翩翩自日中來，啣壺啣盃，紛置案上。頃之，則諸鳥進饌，往來無停翅；珍錯雜陳，瞬息滿案，餚香酒冽，都非常品。陳見高飲甚豪，乃曰：「君宏量，是得大爵。」鸚鵡又呼曰：「取大爵來！」忽見日邊閃閃，有巨蝶攫鸚鵡盃，受斗許，翔集案間。高視蝶大於雁，兩翼綽約，文采燦麗，亟加贊歎。陳喚曰：「蝶子勸酒！」蝶展然一飛，化為麗

人，繡衣翩躚，前而進酒。陳曰：「不可無以佐觴。」女乃仙仙而舞。舞到酣際，足離於地者尺餘，輒仰折其首，直與足齊，倒翻身而起立，身未嘗著於塵埃。且歌曰：「連翩笑語踏芳叢，低亞花枝拂面紅。曲折不知金鈿落，更隨蝴蝶過籬東。」餘音嫋嫋，不啻繞梁。高大喜，拉與同飲。陳命之坐，亦飲之酒。高酒後，心搖意動，遽起狎抱。視之，則變為夜叉：睛突於眦，牙出於喙，黑肉凹凸，怪惡不可言狀。高驚釋手，伏几戰栗。陳以箸擊其喙，訶曰：「速去！」隨擊而化，又為蝴蝶，飄然颺去。高驚定，辭出。見月色如洗，漫語陳曰：「君旨酒佳肴，來自空中，君家當在天上。盍攜故人一遊？」陳曰：「可。」即

與攜手躍起。遂覺身在空冥，漸與天近。見有高門，口圓如井，人則光明似晝。階路皆蒼石砌成，滑潔無纖翳。有大樹一株，高數丈；上開赤花，大如蓮，紛紜滿樹。下一女子，擣絳紅之衣於砧上，豔麗無雙。高木立晴停，竟忘行步。女子見之，怒曰：「何處狂郎，妄來此處！」輒以杵投之，中其背。陳急曳於虛所，切責之。高被杵，酒亦頓醒，殊覺汗愧。乃從陳出，有白雲接於足下。陳曰：「從此別矣。有所囑，慎志勿忘：君壽不永，明日速避西山中，當可免。」高欲挽之，反身竟去。高覺雲漸低，身落園中，則景物大非。歸與妻子言，共相駭異。視衣上著杵處，異紅如錦，有奇香。早起從陳言，裹糧入山。大霧障

天，茫茫然不辨徑路。躡荒急奔，忽失足，墮雲窟中，覺深不可測；而身幸不損。定醒良久，仰見雲氣如籠。乃自歎曰：「仙人令我逃避，大數終不能免。何時出此窟耶？」又坐移時，見深處隱隱有光，遂起而漸入，則別有天地。有三老方對奕，見高至，亦不顧問，棋不輟。高蹲而觀焉。局終，斂子入盒。方問客何得至此。高言：「迷墮失路。」老者曰：「此非人間，不宜久淹，我送君歸。」乃導至窟下。覺雲氣擁之以昇，遂履平地。見山中樹色深黃，蕭蕭木落，似是秋杪。大驚曰：「我以冬來，何變暮秋？」奔赴家中，妻子盡驚，相聚而泣。高訝問之，妻曰：「君去三年不返，皆以為異物矣。」高曰：「異哉，纔頃

刻耳。」於腰中出其糗糧，已若灰燼。相與詫異。妻曰：「君行後，我夢二人皂衣閃帶，似誅賦者，詢詢然入室張顧，曰：『彼何往？』我訶之曰：『彼已外出。爾即官差，何得人人閨闈中？』二人乃出。且行且語，雲『怪事怪事』而去。」乃悟已所遇者，仙也；妻所夢者，鬼也。高每對客，衷杵衣於內，滿座皆香，非麝非蘭，著汗彌盛。

人妖

馬生萬寶者，東昌人，疏狂不羈。妻田氏，亦放誕風流。伉儷甚敦。有女子來，寄居鄰人寡媪家，言為翁姑所虐，暫出亡。其縫紉絕巧，便為媪操作。媪

喜而留之。逾數日，自言能於宵分按摩，愈女子瘵蠱。媪常至生家，游揚其術，田亦未嘗著意。生一日於牆隙窺見女，年十八九已來，頗風格。心竊好之。私與妻謀，託疾以招之。媪先來，就榻撫問已，言：「蒙娘子招，便將來。但渠畏見男子，請勿以郎君人。」妻曰：「家中無廣舍，渠儂時復出入，可復奈何？」已又沉思曰：「晚間西村阿舅家招渠飲，即囑令勿歸，亦大易。」媪諾而去。妻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，笑而行之。日曛黑，媪引女子至，曰：「郎君晚回家否？」田曰：「不回矣。」女子喜曰：「如此方好。」數語，媪別去。田便燃燭，展衾，讓女先上床，己亦脫衣隱燭。忽曰：「幾忘卻，廚舍門未關，

防狗子偷喫也。」便下床，啟門易生。生窺窾入，上床與女共枕臥。女顫聲曰：「我為娘子醫清恙也。」間以昵辭，生不語。女即撫生腹，漸至臍下，停手不摩，遽探其私，觸腕崩騰。女驚怖之狀，不啻悞捉蛇蠍，急起欲遁。生沮之。以手入其股際。則播垂盈掬，亦偉器也。大駭，呼火。生妻謂事決裂，急燃燈至，欲為調停。則見女投地乞命。羞懼，趨出。生詰之，雲是谷城人王二喜。以兄大喜為桑沖門人，因得轉傳其術。又問：「玷幾人矣？」曰：「身出行道不久，祇得十六人耳。」生以其行可誅，思欲告郡；而憐其美，遂反接而宮之。血溢隕絕，食頃復甦。臥之榻，覆之衾，而囑曰：「我以藥醫汝，創瘡平，從我

終焉可也；不然，事發不赦！」王諾之。明日，媪來，生給之曰：「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。以天閹為夫家所逐，夜為我家言其由，始知之。忽小不康，將為市藥餌，兼請諸其家，留與荊人作伴。」媪入室視王，見其面色敗如塵土。即榻問之。曰：「隱所暴腫，恐是惡疽。」媪信之，去。生餌以湯，糝以散，日就平復。夜輒引與狎處；早起，則為田提汲補綴，灑掃執炊，如媵婢然。居無何，桑沖伏誅，同惡者七人並棄市；惟二喜漏網，檄各屬嚴緝。村人竊共疑之；集村媪隔裳而探其隱，群疑乃釋。王自是德生，遂從馬以終焉。後卒，即葬府西馬氏墓側，今依稀在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馬萬寶可雲善於用人者矣。兒童喜蟹可把玩，而又畏其鉗，因斷其鉗而畜之。嗚呼！苟得此意，以治天下可也。」

附錄

蟄蛇

予邑郭生，設帳於東山之和莊，蒙童五六人，皆初入館者也。書室之南為廁所，乃一牛欄；靠山石壁，壁上多雜草蓁莽。童子入廁，多歷時刻而後返。郭責之。則曰：「予在廁中騰雲。」郭疑之。童子入廁，從旁睨之，見其起空中二三尺，倏起倏墜；移時

不動。郭進而細審，見壁縫中一蛇，昂首大於盆，吸氣而上。遂遍告莊人共視之。以炬火焚壁，蛇死壁裂。蛇不甚長，而粗則如巨桶。蓋蟄於內而不能出，已歷多年者也。

晉人

晉人某，有勇力，不屑格拒之術，而搏技家當之盡靡。過中州，有少林弟子受其辱，忿告其師，群謀設席相邀，將以困之。既至，先陳茗果。胡桃連殼，堅不可食。某取就案邊，伸食指敲之，應手而碎。寺眾大駭，優禮而散。

龍

博邑有鄉民王茂才，早赴田。田畔拾一小兒，四五歲，貌豐美而言笑巧妙。歸家子之，靈通非常。至四五年後，有一僧至其家，兒見之，驚避無蹤。僧告鄉民曰：「此兒乃華山池中五百小龍之一，竊逃於此。」遂出一鉢，注水其中，宛一小白蛇遊衍於內，袖鉢而去。

愛才

仕宦中有妹養宮中而字貴人者，有將官某代作啟，中警句云：「令弟從長，奕世近龍光，貂珥曾參

於畫室；舍妹夫人，十年陪鳳輦，霓裳遂燦於朝霞。
寒砧之杵可掬，不擣夜月之霜；御溝之水可託，無勞
雲英之詠。「當事者奇其才，遂以文階換武階，後至
通政使。」

製作軟體：天火藏書排版系統
網 址：<http://ebook.cdict.info>
字型資訊：黑體（DroidSansFallback）
 宋體（全字庫）
 楷體（全字庫）
製作日期：2012年1月25日
製作時間：22時54分00秒

天火藏書排版系統，為一套直書的排版系統，主要方便使用者閱讀電子書而設計，未經授權的版權內容，請勿使用本系統進行排版，否則後果自行負責。無版權或超過版權時效，或經過版權擁有者授權的內容，可自由使用本系統排版，並自由在網路上散布，但不得作為商業使用，如您需要在商業使用，請使用其他的排版軟體。
